尋找逃荒婦女娃娃

◎ 依娃 著 胡傑 插圖

中國著名學者姚監復、著名記錄片導演胡傑作序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内容簡介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這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部有關 1958 年至 1963 年甘、陝逃荒婦女、兒童的口述歷史專著。

“到陝西逃活命去!”“到陝西就能吃飽!”大饑荒的重災區甘肅省餓死 130 多萬人口，十萬多年齡在 16 歲到 50 歲之間的婦女，家裡餓死了父親、丈夫、兄弟姐妹，在家無顆糧，坐以待斃的情況下，她們拖兒帶女翻山越嶺，有些獨自扒火車逃荒，有些在人販子的帶領、安排下逃荒，有些在親戚、老鄉的同往下，步行、爬火車、乞討、半路被攔截收容……千辛萬苦來到當時“五風”刮得稍微溫和一點的陝西。黑人黑戶，就沒有糧食定量，她們唯一的生存之路，就是嫁給陝西最窮的、年紀大的、身體殘疾的或喪妻的男人，以求有個地方睡覺，有個地方吃飯，以求能把她們帶來的孩子撫養成人，以求活命。甚至不少七、八歲的未成年兒童獨自逃荒，在陝西給人當兒子活下來。

“到火車站就有男人等著領，給我一個饃，我就跟上回去了。”“我要飯到這個村裡，人家問了問，我就再沒有走。”“我是人販子領來的，人家賣了一百元。”“給我父親一斗包穀，就行了”……

三年來，作者走訪了陝西省戶縣、周至、富平等地，採訪了八十多位當年來自甘肅十多個縣的逃荒婦女、兒童。錄音口述、拍攝照片，搶救大饑荒研究中尚無人關注的群體的記憶。這本書記錄了婦女、兒童屈辱無奈的求生故事，字字泣血，句句涕淚。

在本書中，中國畫家首次以系列繪畫形式表達對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這場大饑荒的深切關注。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真相》系列(95)

尋找
逃荒婦女娃娃

依娃 著　胡傑 插圖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本書作者依娃家的逃荒婦女。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獻犬爨辛

獻給我受苦受難的母親

我的母親牛淑英（1944 年一）

在這個黑暗的極權時代，一個年幼孩子所經歷的苦難，便是這個國家所經歷的苦難。一個女性個人所遭受的屈辱，便是這個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一個母親所承負的空前悲劇，便是人類共同所承負的空前悲劇。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Xunzhao Taohuang Funv Wawa

by Yi, Wa

Published in 2015 by Mirror Books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978-1-940004-71-6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 .S. A.

Phone: (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真相》系列(95)
書名: 尋找逃荒婦女娃娃
作者: 依娃
插圖: 胡傑
出版人: 何頻
責任編輯: 史劍
校對: 李湘蘭
書籍裝幀: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twitter.com/MingJingNews
facebook.com/MingJingNews
意見、稿件聯絡: news@mirrormediagroup.com
訂户、廣告聯絡: info@mirrormediagroup.com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電話: (516) 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940004-71-6
定價: HK169 NT569
版次: 2015 年

電子版 谷歌版 臉書版 PC 版 蘋果版 推特版 印刷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目錄

11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15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記錄
17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查名單
22 逃離甘肅各縣人數
23 逃入陝西各縣人數

24 序一：大饑荒中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
——依娃的《尋找逃荒婦女娃娃》記錄的真人真事（姚監復）

27 序二：繪畫何為?
——關於依娃這本書的插圖（胡傑）

30 自序：傾聽她們的哭訴
——1958 年~ 1963 年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研情況綜述

48 第一章 我家的逃荒史
一、外婆：拖兒帶女逃荒的母親
二、尋人啟事：尋找姨婆、俊俊（時年 12 歲）、俊之（時年 10 歲）
三、母親：為逃活命
四、舅舅（時年 10 歲）：把人餓得沒有指望
五、我的身分證：甘、陝逃荒婚姻的後代

91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一、我兒子的名字叫“秦安”（時年 7 歲）
二、餓得大人吃娃娃
三、從張千虎改為呂志強（時年 12 歲）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四、給別人當兒子活下來（時年 10 歲）
五、領你到陝西就能吃飽（時年 14 歲）

91 第三章 逃荒的未婚女子

一、我扒油罐車從武威來的
二、我家的女人都跑了
三、保大的，把小的餓死去
四、人吃人 老鴉麻雀吃石頭
五、人販子的女兒
六、人臉上的顏色和樹葉子一樣綠
七、餓得家里人一個不疼一個了
八、我把你殺著吃了去
九、晚上在窯洞裡偷著吃
十、一個饃領回來一個媳婦
十一、家裡有麥不敢吃
十二、姐姐 你在哪裡?
十三、在陝西跟不上好男人

126 第四章 逃荒的已婚婦女

一、火車站上就有男人領婆娘哩
二、死三個當一雙半
三、唉——!
四、酒泉 姨
五、把我的人（丈夫）餓死了!
六、我和老頭都是秦腔演員
七、餓死的餓死上吊的上吊
八、我把娃領上就跑了
九、我今年 86 歲了
十、人完了
十一、你領上娃娃逃個活命去
十二、媳婦餓死了她的婆婆

目錄

十三、女娃送人了 男娃沒人要
十四、人販子把我販來的
十五、嫂子說你怎麼才來?

269 第五章 孩子們的逃荒記憶

一、我啥都不知道（16 歲）
二、我媽領我逃出來的（9 歲）
三、五福兄弟（14 歲）
四、五歲逃荒小女娃娃（5 歲）
五、四歲逃荒小男娃娃（4 歲）
六、天上下雨想親娘（16 歲）
七、我媽先後跟了三個男人（7 歲）
八、甘谷苦兒流浪記（9 歲）
九、到陝西就好了（13 歲）
十、姐姐的愛情（14 歲）
十一、遇到了一個好人（16 歲）
十二、沒有戶口回甘肅去!（11 歲）

339 第六章 十多萬逃荒婦女娃娃

——血肉凝結成“甘、陝一家親”

一、甘肅女人都往陝西跑
二、殺狗熬湯澆莊稼
三、咱陝西能比甘肅強一點
四、我敢說嗎?
五、我一直當著村幹部
六、人不怕勞動就怕餓
七、村口 88 歲的老人敘說
八、人販子張廣祿——是拐賣婦女? 還是救命恩人?
九、“大漢婆”的命運

十、逃荒到武功的婦女、娃娃狀況
十一、去西安火車站尋找逃荒蹤痕
425 十二、去逃荒第一站——寶雞市繼續尋找

附件一

428 《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記要》

附件二

430 《省制止人口自由流動辦公室 1964 年天水、定西、酒泉、武都、張掖等地關於安置回鄉外流婦女情況的報告》摘選

附件三

431 《制止人口外流辦公室一九六五年張志發等來信要求協助尋找接遣其妻子》摘選

附件四

433 甘肅省、地、縣下發有關甘肅外流陝西婦女問題解決辦法部分文件目錄

附件五

446 她把毛澤東時代的苦難告訴世界（依娃／《新史記》記者高伐林）

後記　走村串戶的尋找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作者在各地各縣、各家各戶所搜集到了一部分餓亡者名單，其中包括因餓病死者、因偷糧搜糧而被打死者、工傷死者、勞累死者、自殺者、被人相食者、撐死者、一些餓亡兒童等等。

寫下他們的名字，是為了不能忘卻的記念!

（注: 排名以漢語拼音字母為序）

城兒，男，40 多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餓亡。

董凡俊，女，21 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黃淑女的娃娃，男，1 歲多，甘肅省徽縣水楊公社，餓亡。

侯 × ×，男，20 多歲，甘肅省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上吊死亡。

侯財，男，50 多歲，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餓亡。

侯長福，男，8 歲，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餓亡。

侯 × ×，男，36、7 歲，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侯 × ×，女，8、9 歲，甘肅省武威縣人，拉肚子病死。

賈鳳英的姨姨，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鄉人。 餓亡。

賈 × ×，男，4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鄉人，餓亡。

賈 × ×，男，40 多歲，甘肅省武山縣鴛鴦鄉人，上吊死亡。

賈妻，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山縣鴛鴦鄉人，餓亡。

康振花，女，60 多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餓亡。

李 × ×，男，半歲，甘肅省甘谷縣李家堡子人，餓亡。

李 × ×，男，3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 被修水庫炸死。 李妻，女，3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餓亡。

李 × ×，男，2 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被撐死。

李 × × 的舅婆、女，5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餓亡。

李守魁，男，5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餓亡。

李鳳花，女，4、5 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餓亡。

劉 × ×，男，5 歲，甘肅省武威縣縣城人，餓亡。

劉 ××, 女, 7 歲, 小名豬丫頭, 甘肅省武威縣縣城人, 餓亡。

劉玉芳的丈夫, 27 歲, 甘肅省漳縣鹽井公社人, 餓亡。

劉玉芳的父親, 50 多歲, 甘肅省漳縣鹽井公社人, 餓亡。

羅 ××, 男, 3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 餓亡。

牛福成, 男, 69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牛志恒, 男, 42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牛佛黛, 女, 14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牛祥娃, 男, 8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

牛潤斗, 男, 40 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 餓亡。

牛 ××, 女, 3 歲, 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 餓亡。

牛玉鳳的女兒, 5 歲, 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 餓亡。

任 ××, 男, 40 出頭, 甘肅省秦安縣岳王鎮人, 餓亡。

任金巧的三個哥哥、姐姐名字、年紀不詳, 餓亡。 甘肅省秦安縣岳王鎮人

石歲娃, 女,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因為害怕隊長開批鬥, 跳懸崖摔壞腿, 死亡。

宋寶的父親、母親、姐姐、哥哥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人。 均餓亡。

茹鳳土, 男, 30 多歲,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 ,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逃往新疆後失蹤, 估計死亡。

茹永武, 男, 60 歲,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 餓亡。

王 ××, 男, 5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餓亡。 王玉英的大爸爸、三爸爸、五爸爸,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餓亡。

王世德, 男, 年紀不祥,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大隊人。

王春霞的父親, 40 多歲, 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 餓亡。

王春霞的弟弟, 5、6 歲, 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 餓亡。

王春霞的姨父, 男, 30 多歲, 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 餓亡。

王香雲的父親, 50 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廟灘人, 死於新疆柴達木。

王小雲, 女, 22 歲, 甘肅省甘谷縣廟灘人, 逃荒陝西戶縣, 病亡。

魏根福, 男, 5 歲, 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餓亡。

魏增福, 男, 16 歲, 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逃荒到陝西後, 參軍到西藏 "剿匪" 中 "犧牲"。

許 ××, 男, 6、7 歲, 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 餓亡。

謝 ××, 五十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謝家莊人。 餓亡。

楊巧娃, 女, 3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病亡。

楊樹方, 男, 40 多歲, 甘肅省徽縣人。 餓亡。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楊樹 ×，男，30 多歲，甘肅省徽縣人，餓亡。
楊老四，男 3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餓亡。
楊妻，女，3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餓亡。
楊俊傑，男，20 多歲，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淹死。
楊俊傑的母親，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餓亡。
楊俊傑的兒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 餓亡。
余淑霞的堂哥，年紀不詳，甘肅省張掖縣人，餓亡
張小清，女，2、3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忠平，男，38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武奎，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因為偷豆子被發現，上吊而死。
張 × 虎，男，4、5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餓亡。
張勤娃的一個姑姑、一個姨姨餓死，姓名、年紀、地址不詳
張 × ×，男，60 歲，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地主，被槍斃。
張君山，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餓亡。
趙燈娃三爺的兒子，姓名不詳，5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上吊自殺。
趙燈娃舅舅的大女兒，姓名不詳，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餓亡。
趙燈娃舅舅的二女兒，姓名不詳，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餓亡。
趙燈娃的舅舅，土改時因為不願意交出自己家的地，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被叛刑槍斃。
朱國英的丈夫，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槐樹廟人，餓亡。
周玉英的伯母，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隴西縣永基鄉人。 餓亡。
周玉英伯伯的孩子，男，四、五歲，甘肅省隴西縣永基鄉人。 餓亡。

無名餓亡者：
小女娃，尚未取名。 一歲左右，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一個小孩，性別、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被自己餓極的父親殺食。
× × ×，男，7、8 歲，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人，餓亡。
× × ×，女，16、7 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 × ×，男，50 多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小女孩 × × ×，姓名年紀不詳，被父親殺食。
無名嬰兒，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李河村人，因為母親沒奶水而餓死。
× × × 的母親，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的父親，50多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小女孩，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一個老人，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女，30多歲，甘肅省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上吊死亡。

王蘭芳的二伯、二娘、三娘、三娘的一個男娃娃等，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人，死亡人數、姓名、年紀不詳。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餓亡。

陳金有的母親，五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謝家莊人。 餓亡。

甘肅省甘谷縣很多想外出逃荒的人，坐在牆邊曬太陽，因為飢餓，站立不起來，便餓亡，人數不詳。

夾邊溝右派，姓名年紀不詳，天水市人，在陝西省戶縣上吊自殺。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記錄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

（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夏在中南海游泳池邊對毛澤東說的話來自於王光美、劉源等著《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第 32、240 頁。）

一、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一對夫妻，因為家裡沒有糧食，丈夫趕走了婆娘，將自己的小孩殺掉，將帶血的木板和藏進炕洞子裡面。 用小泥爐小鍋煮娃娃肉吃。 隊長進去喊他開會，問他吃的什麼肉，他說：“撿到一個死豬娃。”隊長用筷子一戳，發現有小孩的手。 但是當時並沒有報案，因為每個人都餓得活不下去，誰還管被吃掉的小娃娃。

二、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小孩 × × × 餓死後，她飢不擇食的母親剁開兒子的身體煮著吃了。 但是沒有人報案，沒有人調查，村人之間相互傳說一段時間，就不了了之。 誰都餓得顧不上管。

三、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那裡一個男人把女人吃了。 婆娘不見了，人就問：“咋不見了。”男人說：“去哪裡逛去了。”結果在鍋裡煮著。

男人餓得沒有辦法，不知道怎麼把婆娘弄死了，就吃上了，沒有人管。

四、甘肅省秦安縣月陽坡，一個父親因為太飢餓，就罵孩子：“我把你殺著吃了去！”他的妻子害怕，就帶兒子逃回娘家躲避。 但是餓極的男人殺了自己的女兒，弄碎後準備下鍋，被村裡的幹部發現。 逮捕後，被政府槍斃。 以什麼樣的罪名，目前不得而知。

五、甘肅省武威縣城附近，一家兒子媳婦出門要飯，許多天不回來，他們的小女兒餓死了，爺爺餓得沒有辦法，就吃了自己的小孫子。 等兒子媳婦回來，他們的父親也餓死了。 這件人吃人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六、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一個家裡沒有吃的，媳婦說回娘家找些吃的。一個老婆子殺了自己三歲的小孫子，第二天隊上人進去問："你媳婦呢？咋不見人。"老婆子說："媳婦回娘家去了，我把我的孫子吃了。"村里人說："你胡說，你胡說。"老婆子不知是餓糊塗了，還是嚇糊塗了，還是說："真的，我把我的孫子吃掉了。"

後來，公社來人將老婆子綁走游街，法辦槍斃，殺人償命。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查名單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數以萬計，靠作者一人之力不可能尋找、編寫出一個完整的逃荒者名單。 這個重大的項目，應該由兩省的專業戶籍工作人員完成。 這裡排寫出來一百多位逃荒者名單，只是給歷史留下一個佐證，給以後的研究者留下一些參考依據。

最重要的，是把這些大饑荒親歷者、逃荒者的名字刻印在歷史上!

（排名以英文字母為序。 前為甘肅省地址，後為陝西省地址）

陳貴彩，女，77 歲，前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人，現戶縣澇店鎮人。

陳玉蘭，曾用名張凡凡，女，67 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人。

陳金有，曾用名謝金有，男，63 歲，前甘谷縣謝家莊人，現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陳世花，女，73 歲，前武山縣，現陝武功縣 ×× 鄉人。

陳玉蓮，女，75 歲，前秦安縣國旗鄉人，現耀州縣廟彎鎮蔡河村人。

翠蘭，女，60 多歲，來處不詳，現武功縣正元鄉鋪邑大隊人。

董玉蘭，女，逃荒時 30 多歲，前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逃至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已故。

凡鳳蘭，女，70 歲，前逃荒前為甘肅省徽縣人，現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郭張孝，曾用名張纏虎，男，63 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周至縣終南鎮東大堅三組人

高千梅，女，75 歲，前陳縣趙八鄉，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侯香花，女，65 歲，前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現周至縣尚村鎮西岩村人。

劉桂花的三娘，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天水縣北道鋪人，餓亡。

侯水蘭，女，66 歲，前武威縣河寨鄉人，現富平縣到賢鎮西仁村五組人。

黃金蓮，女，74 歲，前徽縣水楊公社三和大隊原崖小隊人，現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賈鳳英，女，72 歲，，前隴西縣蔡子鄉人，現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賈村棠，女，68 歲，前武山縣鴛鴦鄉人，現武功縣 ×× 鄉人。

呂志強，曾用名張千虎，男，65 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眉縣金渠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鎮棗林村人。

羅桂花，女，逃荒時 30 多歲，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後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已故。

羅志前，男，58 歲，前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羅 ××，男，65 歲，前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羅志前的母親，93 歲，前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已故。

李春花，女，70 歲，甘谷縣李家堡子人，現周至縣尚村鄉疙瘩頭村人。

李淑芳，女，71 歲，前秦安縣王堡鄉李河村人，現興平縣桑鎮鄉人

李桂蘭，女，77 歲，前武都縣人，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李巧雲，曾用名候金雲，女，62 歲，前武威縣人，富平縣到賢鄉西仁村人。

李 ××，女，年紀不詳，前前武威縣人，富平縣到賢鄉人。

李 ××，男，年紀不詳，武威縣人，富平縣到賢鄉人。

李芳萍，女，66 歲，前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人，現戶縣倉游鎮許村人。

劉書蘭，女，73 歲，前通渭縣人，現耀州縣人。

劉書蘭的妹妹，年紀不祥，前通渭縣人，現耀州縣人。

劉玉梅，女，2003 年去世時 83 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店人，後逃荒富平縣流曲鄉北耕大隊。

劉環琴，女，出逃時 30 多歲，前秦安縣魏店鄉人，失蹤。 她的孩子俊俊、俊之均失蹤。

劉惠珍，女，69 歲，前逃荒前為武威縣縣城人，富平鄉華朱鄉順陽村人。

劉桂花，女，78 歲，前天水縣北道鋪人，現戶縣喬家堡人

劉慧霞，女，81 歲，前武山縣人，武功縣鋪邑鄉大堡村人。

劉玉芳，女，79 歲，前漳縣鹽井公社人，現戶縣縣城人。

林苗巧，女，72 歲，前甘谷縣大莊鄉林家窯人，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羅瑞芳，女，71 歲，前隴西縣蔡子鄉人，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羅菊芬，女，59 歲，前隴西縣蔡子鄉人，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改名為嚴水英。

牛貴英，女，74 歲，前武都縣佛崖鄉人，現現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牛淑英，女，69 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後富平縣流曲公社東川大隊人。

牛富貴，男，63 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彎村人，現富平縣流曲鄉北耕人，後來改為黃豪，隨繼父姓。

牛俊娣，女，74 歲，前秦安縣王堡鄉羅點大隊店下灣村人，現耀州縣柳林鄉五峰大隊人。

牛玉鳳，女，75 歲，前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現戶縣龐光鎮蘭正村人。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牛俊香, 女, 62 歲, 前秦安縣王家村人, 後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牛金香, 女, 逃荒時 36 歲, 前秦安縣王家村人, 逃荒到富平縣流曲鄉炭村, 已故。

牛格香, 女, 59 歲, 前秦安縣王家村人, 後富平縣流曲鄉人。

牛來喜, 男, 62 歲, 前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 後興平縣西吳鄉散區人。

染月花, 女, 82 歲, 前通渭縣冰峪鄉人, 後耀州縣柳林鄉蔡河鎮人。

茹鳳玲, 女, 70 歲, 前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 現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任金巧, 曾用名岳金巧, 女, 58 歲, 前秦安縣岳王鎮人, 後陝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任金 ×, 男, 65 歲, 前秦安縣岳王鎮人, 後陝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任金巧的母親, 逃荒時年 30 多歲, 前秦安縣岳王鎮人, 後陝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已故。

宋玉蘭, 女, 75 歲, 前定西縣人, 後富平縣曹村鄉小賈大隊人。

宋玉英, 女, 77 歲, 定西縣人, 後富平縣曹村鄉小賈大隊人

石俊梅, 女, 逃荒來陝西時 40 多歲, 前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人, 後興平縣西吳鄉散區人。 已故。

王玉英, 女, 72 歲, 前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現興平縣西吳鄉散區村人

王玉英的母親、妹妹、弟弟, 前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現周至人, 母親已經故去。

王秀英, 女, 78 歲, 前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人, 後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王玉蘭, 女, 73 歲, 前秦安縣千戶鄉千戶鎮人, 後戶縣澇店鎮人。

王秀英, 女, 69 歲, 前甘谷縣人, 現陝西省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王婉婉, 女, 87 歲, 前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 現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王新定, 曾用名張新定, 男, 63 歲, 前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 現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人。

王香雲, 女, 68 歲, 前甘谷縣廟灘人, 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王小雲, 女, 逃荒時 18 歲, 前甘谷縣廟灘人, 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病故。

王歲義, 男, 63 歲, 前甘谷縣廟灘人, 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王春霞, 女, 74 歲, 前漳縣城關鄉人, 現富平縣城關鎮朱雀區懷陽村人。

王蘭芳, 女, 76 歲, 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戶縣澇店鄉里賢莊人。

王清芳, 曾用名王清蓮, 70 多歲, 前天水地區某縣人, 現禮泉縣叱幹鎮劉家村。

魏祥福, 男, 70 歲, 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現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魏連福，男，67 歲，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現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魏 × 福，男，64 歲，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現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魏增福，男，逃荒時 6、7 歲，前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後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在西藏“犧牲”。

許秀英，女，72 歲，前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人，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楊芬芬，女，逃荒來陝西時 30 多歲，前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人，後富平縣到賢鎮槐原村人。

楊彩蓮，女，73 歲，前徽縣榆樹鄉東坡大隊東坡小隊人，現戶縣渭豐鎮元南二隊人。

楊生花，女，86 歲，前徽縣人，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楊菊蘭，女，69 歲，前定西縣菜口鄉人，現在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楊海棠，79 歲，前甘谷縣楊家莊人，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嚴寬幸，男，64 歲，前隴西縣蔡子鎮殷家門人，現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余淑霞，63 歲，前張掖縣人，現戶縣龐光鎮新陽坡村人

張範琴，女，64 歲，前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人，後富平縣到賢鎮槐原村人

張喜民，男，逃荒來陝西時 5、6 歲，前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人，後富平縣到賢鎮槐原村人，已故。

張海花，女，71 歲，前秦安縣蓮花鄉羊彎村人，後戶縣澇店鎮姚餘村人。

張鳳清，女，62 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渭南市人，

張代清，女，76 歲，前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現渭南市郊區人。

張亞琴，女，70 歲，前武威縣鳳落鎮人。 現富平縣倒賢鎮槐原村人

張秀良，女，逃荒時 41 歲，前武威縣人，富平縣到賢鄉人，已故。

張蓮花，女，逃荒時 40 多歲，前甘谷縣廟灘人，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已故。

張勤娃，女，70 歲，原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富平縣流曲鎮炭村人。

張愛蓮，女，72 歲。 原通渭縣馬營鎮人，現旬邑縣人。

張梁，男，70 歲，原通渭縣馬營鎮人，現旬邑縣人。

張愛蓮的母親，女，逃荒時 30 多歲，前通渭縣馬營鄉景家窯人，後旬邑縣人，已故。

朱俊蘭，女，71 歲，前秦安縣郭家鎮人，現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七組人

趙燈娃，女，71 歲，前甘谷縣潘安鎮人，現戶縣渭豐鄉元南村四隊人

周玉英，女，72 歲，前隴西縣永基鄉人，現周至縣尚村疙瘩頭村人。

無名逃荒者：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查名單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一個婦女，武山縣人，逃荒到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被丈夫虐待、長期家暴，死亡。

秀蘭媽媽，隴西縣人，逃荒到周至縣。 已故。

秀蘭，女，67 歲，前隴西縣人，現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人。

秀蘭的四個姐妹，姓名、年紀不詳，隴西縣人，現在周至縣。

尚尚媽，秦安縣人，帶領兩個兒子逃荒到富平縣。 已故。

一個小女娃，被祖母從隴西帶來時六歲，現戶縣大王莊，找不到娘家。

一個婦女，帶來五個女兒，落戶戶縣，等女兒長大出嫁，回到甘肅。

富平縣小溪鄉農民石商貴病死了婆娘，自己去甘肅武威領回來一個女人當老婆，姓名不詳。

王春霞的姨，漳縣城關鎮人，帶一個兒子逃荒到禮泉縣。

×××，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留下家中病夫，自己來陝西。

雲讓媳婦，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吳吉祥媳婦，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李順子的繼奶奶，五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人，逃至周至。

李順子的姑媽，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人

李順子的三嬸子，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人，

一個通渭小媳婦，姓名年紀不詳，逃荒到周至。

牛景峰的表弟，10 歲，甘肅省秦安縣人，陝西地址不詳。

武威女人，來陝西時 30 多歲，安家到富平縣小溪鄉，所嫁丈夫名字為石商貴。

張××，女，50 多歲，原秦安縣郭家鎮人，後富平縣流曲鄉人，已故。

無名婦女，60 多歲，原秦安縣郭家鎮人，後富平縣流曲鄉人，已故。

無名母子，姓名、年紀不詳，原秦安縣人，後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無名女子，姓名、年紀不詳，來處不詳，後武功縣正元鄉鋪邑大隊，已故。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逃離甘肅各縣人數

註: 逃離甘肅各縣、逃入陝西各縣的人數, 只是在作者有能力調查的範圍內所統計出來的數字, 並不代表實際的從甘肅各縣逃離、逃入陝西各縣的比例人數。僅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

從這些統計數字來看, 甘肅省的天水、武山、秦安、隴西、甘谷等鐵路沿線的婦女比較容易逃出, 來到陝西後, 也是大多落戶在陝西省靠近西安、咸陽、寶雞這幾個大城市附近, 農田平坦、交通便利、經濟條件比較好的縣、鄉、村。

甘肅省秦安縣: 39 人
甘肅省隴西縣: 18 人
甘肅省甘谷縣: 15 人
甘肅省武威縣: 9 人
甘肅省通渭縣: 8 人
甘肅省漳縣: 6 人
甘肅省武山縣: 6 人
甘肅省張掖縣: 5 人
甘肅省徽縣: 3 人
甘肅省定息縣: 3 人
甘肅省酒泉縣: 2 人
甘肅省天水縣: 2 人
甘肅省武都縣: 1 人
甘肅省陳縣: 1 人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逃入陝西各縣人數

陝西省戶縣: 38 人
陝西省富平縣: 38 人
陝西省周至縣: 17 人
陝西省蒲城縣: 10 人
陝西省武功縣: 7 人
陝西省興平縣: 4 人
陝西省耀州縣: 3 人
陝西省渭南市: 2 人
陝西省眉縣: 3 人
陝西省旬邑縣: 3 人
陝西省禮泉縣: 1 人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序一

大饑荒中
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

——依娃的《尋找逃荒婦女娃娃》記錄的真人真事

姚監復

1958 年中國大躍進的狂熱造成長達 5 年的大饑荒，幾千萬無辜的善良的勤勞的農民不幸地“非正常死亡”，通過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金橋”陷入了黑暗的地獄。在這場中外歷史罕見的大悲劇中，還出現了千千萬萬的逃荒難民隊伍，僅僅在甘肅，就有約十萬婦女逃到陝西，出現了妻離子散、骨肉分離的慘不忍睹的一幕幕傷心往事。依娃的外婆也是這場大浩劫的一名受害者、當事人，也是歷史的見證者。因此，依娃的《尋找逃荒婦女娃娃》並不是作家的主觀編造，也不同於記者的冷靜、客觀報導，而是懷著深厚的真正的同情心、深厚的歷史感和責任感，對每一位受難者訪談，又像記錄、整理自己的家史一樣用心血和淚水寫出了這本《尋找逃荒婦女娃娃》的書。這不是紙質的一般的書，而是血淚凝結的無數苦難的結晶體，極為沈重的大躍進、大饑荒浩劫的人間悲劇的史實，是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向人民、特別是對那些懷疑大饑荒年代的死亡人數和苦難程度的善良人，展示了在那個荒唐的罪惡的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年代裡，可憐的餓得快死的農民的痛苦選擇的悲慘情景和故事。依娃真情地痛苦地向我述說過她的訪談對象，她們未曾開口就流淚、痛哭、多年積壓在記憶深處的苦痛爆發時的傾訴，她們回憶起，被飢餓逼迫得與丈夫別離，攜帶兒女翻山越嶺逃往異鄉；她們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吃飯生存而重新找一個能養活她和子女的男人；她們又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2013 年 11 月，依娃、姚監復先生相會在波士頓。

養育了小娃娃，在災荒過後，前夫千方百計尋找蹤跡終於重逢時，她們面臨新的痛苦的選擇，再次拋棄新生骨肉還是與前夫決裂？兩個男人見面時，為了同一個老婆而爭鬥，她怎麼辦？有的男人告別了年青的戀人，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定情時的小河溪，遠走高飛到新疆，後來再找到流落到陝西的女方所在地，打聽清楚了地方，可是戀人卻已經死去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講述了一件件親身經歷的撕心裂肺的苦痛往事，依娃含著熱淚記錄、整理出來了。對於那些質疑大饑荒中死亡數字，實際上否定大饑荒事實的人，應當看到依娃寫的真人真事，證明了一個不容懷疑的事實：如果沒有大饑荒，幾萬婦女會流亡嗎？會自願選擇那些遠離親人、告別丈夫、親人的痛心之路、死亡之途嗎？這些真人真事，證明大饑荒的大浩劫是確實的真實。 正是造成幾千萬農民非正常死亡的大饑荒，才逼出來這樣悲慘的大逃荒！這是玩弄數字遊戲，企圖否定幾千萬“巨死亡”的學者們所不能否定的“大饑荒是場大浩劫”的歷史事實！依娃的《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和《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就是活生生的人證！

依娃的寫作方式是以老鄉、也是同命運的受苦人、女性的特殊身分，很自然也很親切地真誠地交心交談，她們也無所顧忌地不講面子把最隱秘的痛心的往事向依娃傾訴，這樣，依娃的書真實地記錄了許多真實的個案材料，真人真事真實的感情和真實的細節，從微觀上像一個一個細胞那樣記述了大饑荒的真實，為馮客、楊繼繩從整體上、宏觀上分析大饑荒的書作了主要的補充和闡釋，使人們從多角度多側面，特別是從受害者個人感受經歷的角度更深刻也更具體、更細緻地瞭解大饑荒的非人道非人性的殘酷、罪惡面。 使人們認真思考，造成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發生在和平時期、正常氣象條件下並非大自然災害年月，這是不是由於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人為地強迫性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的方針制造的災禍？這些始作俑者、決策者是不是犯了反人類罪？大饑荒的幸存者和死難者的家屬與後代是不是應該控訴這起反人類罪的罪犯？……至少道德法庭和歷史法庭將審判罪犯！依娃的書，將為未來的正義審判提供一份重要的定罪的證據，《尋找逃荒婦女娃娃》的價值將更充分體現出來，將發射出耀眼的正義的光芒！

1930 年代巴金為可憐的女人作代言人，替梅表姐、鳴鳳、瑞玨向吃人的禮教、封建專制制度發出正義的吶喊：“我控訴！”1960 年代，千千萬萬可憐的女人在大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饑荒的浩劫中，被剝奪了愛情、親情、人格的尊嚴甚至生命。由於這些悲愴的事件發生在黑暗的卻至今有人歌頌的毛澤東時代，由於最最最最革命的口號掩飾了最最最最專制的文化、政治傳統，以及最強有力又最無情最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所不在的壓力與恐嚇，巴金和有良心的作家保持了沈默，不敢控訴。到了21世紀，終於有了一批作家，包括依娃，向大饑荒的製造者發出了正義的吶喊："我們控訴！"出版了一部又一部揭露大饑荒真相的書，但是，只能在大陸之外出版，而且是在事發後半個世紀。血與淚的實錄。這是歷史退步後的進步，也反映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艱鉅性、曲折性與反覆性。中國由黑暗走向光明，從專制走向民主、自由、法制與人權的歷史進程必然是長期的痛苦的需要犧牲的，又是符合歷史和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依娃和越來越多的有正義感、良知和仁愛之心的作家，將為這股潮流的洶湧澎湃沖破黑暗而貢獻出淚、血與愛心。拒絕遺忘，是為了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向後看，正是為了更好地向前看。像太陽將從東方昇起那樣，一個難以擺脫黑暗的舊中國必將改變為光明的新中國！

2013.12.13 於北京

（姚監復，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著作有《眾人鑠金難鑠真——陳希同親述》等。）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序二

繪畫何為?

——關於依娃這本書的插圖

胡傑

到目前為止，我只是在照片上見過依娃。2012 年，依娃給我寄來了她的散文集《我的鄉村》，把她生長的黃土高原那溝溝坎坎寫的很有質感，像是在田埂上拾起一塊土坷垃，用手隨性隨心刻鑿一下，就呈現出一個黃土色的人。 後來知道她從美國又回到了家鄉的溝溝坎坎裡，寫她母親那輩子人的故事。 當我聽她說，她母親是個乞丐的時候我心裡一震，我在拍攝《星火》的時候知道，在大躍進的後期，甘肅隴西地區有很多婦女逃荒去了陝西省，在那裡只要嫁個人都可以活下來。 而依娃的媽媽就是逃亡中的一位。 也許，正是這個緣故，她觸摸到了 1959 年到 1961 年中國當代史上沈默的大飢餓。 然而，依娃與眾不同的是，她沒有就此而止，而是勇敢獨自前行，她沿著母親還是大姑娘時的逃荒路線去實地採訪。 可以想象，一個生活在美國並有了基本人權意識的她，再次融入那片傳說著神秘故事的黃土地時，她的不同情感。

依娃在 2013 年底的一次來信中說，她要出一部關於大饑荒的書了。 問我可不可以為此畫插圖，我回信說可以試試。 我這樣的回答是因為，在此之前我也接觸到了大饑荒。 那是我在 1999 年拍攝尋找林昭這部紀錄片時。 在採訪中，我逐漸知道了"三年自然災害"不是來自"自然"，而是一場慘烈的人禍。 來自那場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運動。 後來我拍攝了河南光山縣一位農民老伯吳永寬的紀錄片，他為全村 74 位在 1959 年冬餓死的村民修建了紀念碑。 而當時他的村莊只有 130 幾人，餓死一半人還多。 需要強調的是，這塊紀念碑至今仍是神州大地上，為三年人為災禍而餓死的上千萬同袍所修建的唯一一塊紀念碑。 後來，我走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工作中的胡傑（胡傑提供）

訪了安徽、雲南、甘肅、四川、遼寧等地。隨著採訪的深入，在我眼前展現的不僅是文字資料，聽到的不僅是被採訪者的述說，還有在腦子中出現的一幅幅慘烈場景，作為一個職業的畫家，我也不斷在本子上畫著一些草圖。當時我找到了用紀錄片的表達方式，但面對這些草圖，我卻沒有找到如何用繪畫語言表達這樣思維。

後來依娃給我發來了15段插圖的文字，這成了這組繪畫的出發點。我用木刻版畫的形式進行了表達。儘管這些繪畫無法抵達依娃的疼痛和這些具體人的飢餓與恐怖，我也常懷疑繪畫這樣的局限性和表達公共記憶可能性，甚至懷疑繪畫本身。依娃的文字是這樣的：如，嫂子在人家家屋檐下睡了一個晚上，對來接她的哥說：“你怎麼才來接我？”就咽下最後一口氣。又如14歲的魏連福扒火車去逃荒，卻進不了車廂，只有掛在車廂外面胳膊從把手裡伸過來，用牙齒緊緊地咬住大拇指頭，以防掉下去等等，還有那在吃著死去母親奶的孩子等等，這些都是我在採訪中相遇的，只是在中國大地不同的村莊由那些操著不同鄉音的老鄉們見證的事情。

繪畫已經和人類共同走過上萬年，近代各種流派又繽紛而過，但繪畫本身的美學力量是什麼？那震顫我們心靈的現實，怎樣才能表達。我在採訪中，有很多右派知識分子，他們面對身邊的暴力和對他們自身的暴力，面對難友的一個個死亡似乎已經麻木。他們勞作在改造的思想的工地上，有思想的人已經被暴力、勞累、飢餓所消滅。我見到的文字是揭發難友的紙條是自我檢查，見到的繪畫是頌揚大躍進的宣傳畫和揭發批判自己同伴的漫畫。繪畫何為？有一位死過一次的右派告訴我：當自己餓死的時候，整個身體很平靜，甚至沒有痛苦。大腦已經沒有思想了。餓死的人是面帶微笑的。繪畫何為？這是我不止一次聽過的故事：當走過一個已經餓死的母親時，看到孩子還趴在母親的屍體上吮吸著母親的乳頭。那個心裡的疼痛怎樣表達。《星火》裡的向承鑒是用決絕的文章和記錄的文字表達的，是用在法庭上義正詞嚴的怒斥表達的。依娃的那個小親戚魏連福，身體懸掛在列車的車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廂外，為了不使自己掉下去，他咬著自己的手指，這是人類求生的極限。 繪畫可以畫出魏連福的生存極限嗎？那些死去的，從農村的孩子到勞教的知識分子的底色畫的出來嗎？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底色？道德沈淪是什麼底色？按照吳永寬老人的話說："那已經沒有社會了"。 恐怖和死亡已經徹底改變了價值的標準。

繪畫，永遠是心靈的草圖。 所有的繪畫都是心靈的未完成時。 我對自己提出的方向是現場的深刻性。 這也許是這組繪畫的情況。 這是我用繪畫表達思考的理由。

2014 年 1 月於中國南京

（胡傑，紀錄片導演，畫家）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自序

傾聽她們的哭訴

——1958 年~ 1963 年
甘、陝逃荒婦女兒童調研情況綜述

在這個世界上活了快五十年了，我幸運的沒有逃過荒，不曾體驗過背井離鄉、沿村乞討、日間無食、夜間無宿的日子。想象不出來，一個被逼迫逃荒的人，尤其是一個婦女、一個小娃娃會遭遇到什麼困境、會怎樣的恐慌無助、最後的命運會飄零何處？

我也寫作多年，出版了幾本書，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寫這樣一本書。從不曾想過，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人逃過荒，只是為了逃活命，只是為了能吃上飯，只是為了活下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要拚命的尋找她們、詢問她們，傾聽她們，寫下這些逃荒的婦女、娃娃們的苦難經歷。好像，冥冥之中命運安排我寫這本書，在我流浪海外、飽經世間風雨，準備好的時候來寫。

鮮為人知的甘、陝逃荒群體

“三年自然災害”是我許多年來對那段歷史的唯一認識，課本上的歷史早被人塗脂抹粉的面目全非，潰爛之處艷如桃花。

幾十年來，逃荒者就在我家，在我的身邊生活，我卻從來也不知道問，不知道怎麼回事情，歷史被歲月埋上了厚重的塵土。外婆於 2003 年 5 月去世了，時年 83 歲，逃荒到陝西生活了四十二年，但她不曾對我講過自己的逃荒經歷。舅舅也六十出頭了，記得我小時候，他隨便說了一句：“那餓的時候，連玉米芯都吃上了。”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在通渭和受過餓得的老人、天真的娃娃在一起。

我沒有在意，想他在胡說。母親年近七十歲了，把一句“我是個叫化子”掛在嘴邊好幾十年，但是從來沒有給我好好說過她家餓死過好幾口人，她和外婆是沒有吃的，快餓死了，才跑到陝西逃荒要飯。我不能抱怨我的母親，因為她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吃的。她認為是自己天生的窮命鬼，她不願意說出她受過的苦，覺得丟人，沒有臉面。

2011 年，我和母親、舅舅、老姑一起回到了他們的老家，甘肅省秦安縣，在我的詢問下，舅舅開始對我講：“你的那個小姨是餓死的，我親眼看見的，我坐在炕上，她爬到炕邊去喝水，就死了。”老姑對我講：“你那個老爺（注：曾外祖父）餓得半夜睡不著，爬起來去偷了個生產隊的白菜，想燒著吃上，還沒有吃上，就被隊長打了一頓，連餓帶打，人就不行了。”95 歲的三婆說：“是人販子把你婆、你媽領走的，那兩個老漢穿著黑布褂子。不走不得行，男人死了，一個寡婦咋拉扯娃娃嘛？”村裡的老人說：“那時候能往陝西跑的，還是有本事的，年紀大的，身體不好的，還走不動，就死在家裡了。你婆算是走對了。”我吃驚得如遭電擊，我從來都聞所未聞過這些事情呀！不知道母親家裡曾經餓死過好幾口人呀！不知道外婆和母親、舅舅是在這種沒有糧食吃、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逃荒到陝西的呀！為什麼？發生了什麼？怎麼逃荒的？怎麼在陝西落下腳的？怎麼活下來的？

我坐在小板櫈上開始詢問舅舅，看著他的眼睛，安靜地傾聽他敘述；我和母親坐在炕上，聊家常一樣的詢問母親逃荒的前後經過，瞭解那些不堪入耳的細節；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我乘坐三輪車在上下顛簸中來到耀縣老姑家，請她講自己被婆家虐待、不給吃的、自己出門逃荒、嫁給本地人的經歷。聽陝西老家的村里人說，這方圓當年來的陝西婦女多得很，有些都陸續死了，有些年紀大了……。從甘肅逃荒到陝西，從家人的敘述中我才知道了大饑荒中甘、陝大逃荒這一頁沈重的、卻不被人們知道的歷史往事。

這場甘、陝大逃荒發生過五十多年了，我連自己家的逃荒史都一無所知，再不要說瞭解整個甘、陝逃荒婦女、兒童情況的全貌。中國每年出版百萬部文學作品，至今沒有一部描寫甘、陝逃荒婦女的專著。每年拍攝上百部電影，但是沒有一部以甘、陝逃荒婦女為主角的片子。現在回想，八十年代出現的那部電影《牧馬人》，女主角就是一個逃荒者，四川逃荒到寧夏。但是謝晉導演美化了這種逃荒，一個年青女子逃荒要飯遇到一個右派，因村人撮合結婚生子，夫妻恩愛，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謝晉導演沒有告訴人們，她為什麼逃荒？她家餓死了幾口人？她所在的四川餓死了多少人？我還記得有一篇短篇小說，大概是說饑荒過去了，逃荒到陝西的婦女想回家。她拿了一點錢、一點棉花，帶著從甘肅帶來的孩子走了，留下自己和陝西人生的孩子。小說的立意大概是說這個逃荒婦女多麼高尚，思念前夫，但是沒有卷走陝西男人的全部財產。把女人強行塑造成真、善、美的典型，加以歌頌，卻沒有挖掘出她們所承受骨肉分離的苦難和大饑荒的背景。就是這樣的作品，以後也很少能看到了。

幾十年來，中國的電影、電視、出版都嚴重貧血和軟骨，被二月河的皇帝、金庸的江湖、瓊瑤的哭哭啼啼、六六、池莉的男男女女婆婆媽媽所佔領……對中國人來說，好像這場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好像這幾千萬人消失的無聲無息，好像成千上萬的逃荒婦女都失去了記憶。直到楊繼繩先生出版了百萬字的《墓碑》，像投向沈睡歷史的一枚炸彈，炸醒了蒙昧無知的人們。楊先生的書給我很大的觸動和啟發，激發我開始了尋找行動。在寫作《尋找大饑荒幸存者》（明鏡出版社，2013 年）的同時，我開始關注、留心甘、陝逃荒婦女研究方面的資料和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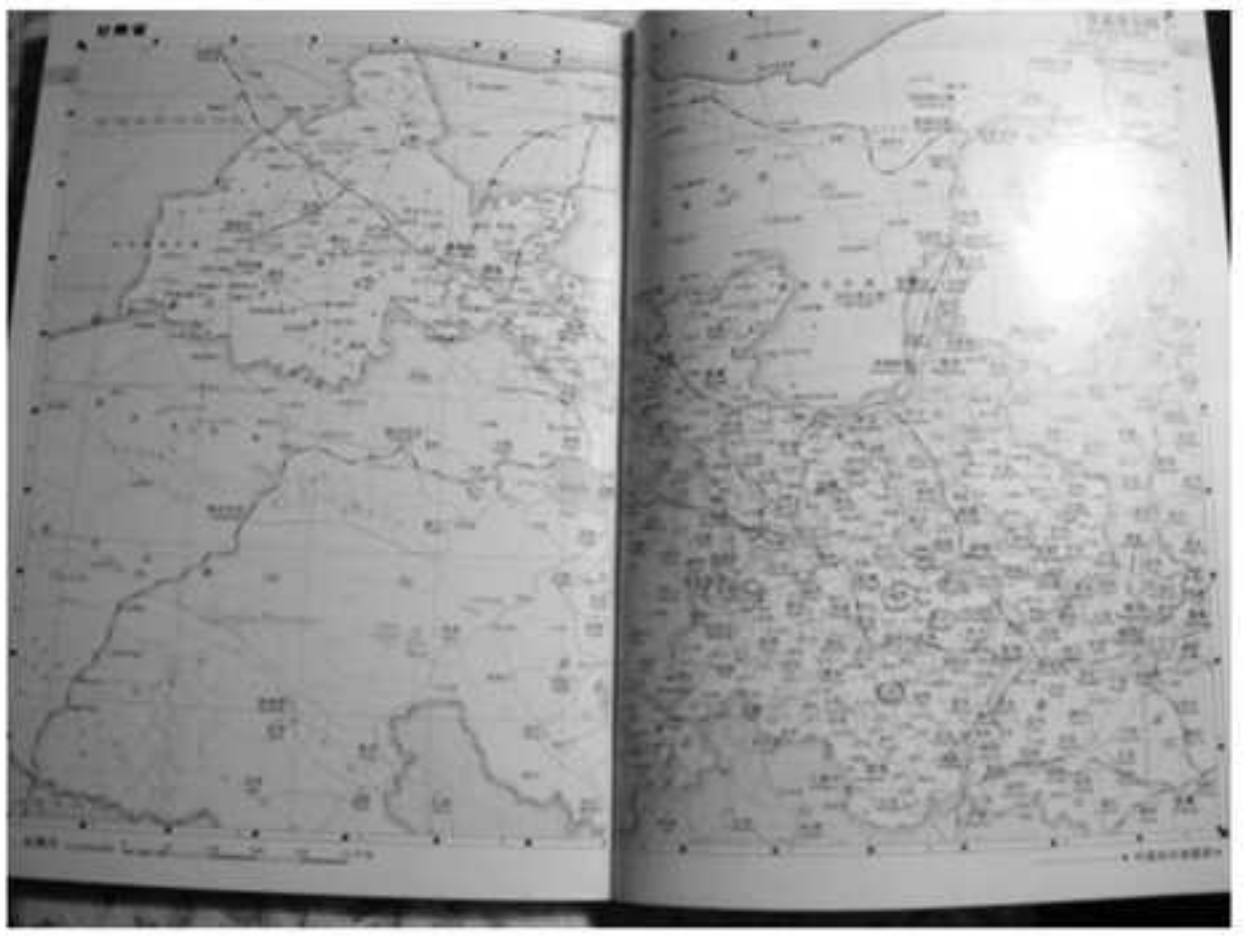
由於政治的嚴控，大饑荒這一事實真相一直被製造它的政黨所掩蓋，甘、陝逃荒婦女這個群體更是極少有學者研究。早在 1991 年，旅美學者丁抒教授文中有少許提及：“甘肅通渭縣要麼整死，要麼餓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實實地餓死。二十年代的作家柔石寫過一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的是窮人將妻子典當給財主當生育工具的事。現在是新社會，法律已不允許典當婦女，但這並不能禁止甘肅的婦女為救瀕於餓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鄰省陝西再嫁，得到糧食送回甘肅家中。結果製造的悲劇同四、五十年前一樣；幾年後婦女在‘後夫’家留下親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一些甘肅婦女，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谷縣的婦女，很方便地到了較為富庶的關中咸陽的平原地帶，

便再也不肯離開了。饑饉後，老家男人找到了她們，可是她們沒有回甘肅。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親娘，結果也還是悲劇。”（1）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皮學軍的論文中提到：“從 1956 年 12 月 30 日到 1957 年 12 月 18 日之間，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連續發布了 9 個限制農民進城的文件。1957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聯合指示強調，糧食部門不得向沒有城市戶口的人銷售糧食。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基本上被嚴格限制住了。1958 年 1 月 9 日，毛澤東又以“主席令”頒布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剝奪了佔總人口 85% 的農民——隨後不久便是所有中國人的遷徙自由權利……1959 年至 1961 年間，僅甘肅省通渭縣“因飢餓外流到陝西、內蒙古、新疆、青海、寧夏等省（區）及靖遠、會寧、蘭州、酒泉、武威、張掖、兩當、徽縣、武都、臨洮等縣市的人口達 21,958 人。”（2）

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秦衛東也寫過一篇關於甘、陝逃荒婦女的文章：“1963 年 12 月 15 日，中共西北局又一次轉來陝西省委批轉省人委政法辦公室《關於制止和處理與外省災區婦女非法同居的報告》。報告指出，自 1961 年 9 月以來，又有 8 萬外地婦女和寶雞、咸陽群眾非法同居，其中甘肅婦女佔六成以上。據初步調查估計，甘肅災區流入陝西的婦女約有 5 萬多人，這些婦女中原籍有丈夫的佔相當比例，而很多人已同陝西群眾非法同居，有的在陝西又生下孩子，組成了新的家庭，陝西人不願放回，甘肅人要討回，遭到刁難和毒打，造成一些婦女顧慮重重，於是，矛盾衝突大、阻力大，成為棘手問題。如天水中灘公社劉某，艱難地撫養兩個孩子，於是決定陝西找愛人，賣掉老人的壽板材、傢具、布證等，四次前往陝西，終於找見，因其愛人在陝西又生了孩子，該婦女既難捨陝西孩子，又思念甘肅孩子，在舉棋不定時，劉某從甘肅帶來村里人和親戚夜搶該婦女，雙方打起架，結果一人被打傷致殘。”（3）

我最近又在網絡上尋找到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孟鳳鳴的畢業論文《1958 年 ——1963 年 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探究》，是目前最為比較全面的甘、陝逃荒婦女研究成果，她所引用的甘肅省發布的文件就十五個之多，均來自甘肅省檔案館。她的文中說：“這些婦女在最困難的 1958 年 ——1963



甘肅省地圖，為陝西省的鄰居。

年大多外流到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陝西省的一些縣、市，在此期間，外流婦女的生存狀況異常艱辛，她們不僅遭受著被拐騙的厄運，且迫於生計與流入地男性非法同居，並要時時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學術界一直沒有對 1958 年至、1963 年這一階段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專著和文章……這方面的研究相當薄弱，甚至可以說是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4）

在寫作這本書時，我曾經和孟鳳鳴女士取得聯繫，想得到一些官方原始文件，用於參考。但是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我再也沒有收到她的回音。可見學術遠沒有自由。

紙張的文件被密封在檔案館裡見不得人，但活著的“檔案”散落在陝西各縣、鄉、村，她們活著、她們會說話、她們能見證這場“外流”“和陝西男人非法同居”。我開始尋找這些當年的逃荒婦女、兒童。從家人開始尋找，從富平縣開始尋找，然後到陝西省的戶縣、興平、耀州、周至、武功、眉縣、蒲城開始尋找。當我疲憊、當我勞累的時候，我就鼓勵自己：就當是在逃荒，她們當年怎麼跑，我就怎麼跑。用她們逃荒的精神去尋找她們！

逃荒的因由、逃荒的途徑、逃荒婦女的定義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搞浮誇，1958 年糧食產量最初說是 220 億斤，回來落實到 185 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 110 億斤，實際不到 80 億斤。1959 年又提出糧食總產量 270 億斤的大計劃，結果離計劃更遠。比 1958 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徵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 1958 年，甘肅省在中央裡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省委書記張仲糧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徵購任務一完成，口糧、種子、飼料都沒有了。甘肅省的饑荒在 1958 年春天就開始了，當時農村就有餓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現象。”“甘肅省餓死人在 100 萬以上”，“通渭縣全人口死亡 60,210 人，死絕了 2,168 戶，1,221 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 11,940 人……”（5）

甘肅省是全國饑荒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當大饑荒蔓延如疫，餓殍遍野，不少莊子裡發生人食人、親相食的時候，人們的家庭、婚姻、道德、傳統習俗都被徹底摧毀、被顛覆……如大饑荒研究專家余習廣先生所形容的“天崩地裂到深淵”。

“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大鍋飯，家家戶戶被砸爛了鍋，搜去了存糧，逼迫人們到集體食堂吃飯。剛開始有饅頭，慢慢成稀飯，沒有一年半載，就是“星星月亮湯”，野菜加野草也開不出來了，於是食堂散夥。生產隊的糧食不是被收繳光了，就是被隊長、會計、保管員私分，還有的鎖在倉庫裡，以“國家的糧食”不給人吃，眼看著人餓得浮腫、走不動路、躺在炕上最後餓死。一九五九年年底到一九六一年開春，兩、三個

月之間甘肅的通渭縣、秦安縣、武山縣、甘谷縣、隴西縣等縣農民見不到一點糧食，幾乎每家都有餓死的人，有的村莊十戶九空，關門絕後。在極端困境下，有的家庭保兒子，餓死老人，有的家庭保自己人，餓死媳婦，有的家庭保大點的孩子，餓死年紀幼小的女娃娃……一時間，已經結婚的婦女被婆家、夫家虐待、不給吃的，甚至趕出門外。已經訂婚的女子，因為害怕養活不起，被退掉了婚約，推遲了迎娶，就是夫妻感情平日尚好的夫妻，因為家裡缺糧少米，可憐無助的丈夫也會對妻子說："你走，你自己逃活命去，帶上一個娃娃，活了活，死了死。"這些可憐的婦女、兒童不逃荒，就要在家裡活活等死。從 1958 年起，大面積的飢餓和死亡迫使甘肅農民開始了悲慘的逃荒生涯。這就是大災荒期間甘肅婦女流落陝西的時代背景。

1958 年~ 1963 年，成千上萬的甘肅婦女、兒童逃荒來到鄰省陝西，以求活命，"外流婦女絕大部分是農民，其中也有少數現役軍人、職工幹部和復員退伍軍人的家屬……據不完全統計，從 1958 年~ 1963 年 12 月止，陝西省就有五萬多甘肅籍婦女流入，約佔 90%。根據天水專區十幾個縣的不完全統計，從 1958 年~ 1963 年 10 月底，共外流婦女 36345 人，到 1963 年 10 月底，未返鄉的婦女有 8432 人，其中流入陝西 8321 人，佔流入外省人數的 98%，流入寧夏的 7 人，流入新疆的 84 人，流入青海的 20 人……武山縣從 1958 年~ 1964 年流出婦女人口 3100 多人……甘谷縣從 1957 年~ 1963 年共外流 24591 人（男 12466 人，女人 12125 人）……從秦安縣的不完全統計看，自 1959 年~ 1963 年年 11 月底，該縣共外流婦女 3450 人……根據漳縣雙個公社的摸底，到 1962 年 9 月底為止，雙個公社有 493 個婦女在外地，其中外流在陝西的有 410 人。"（6）

"把人餓得胡跑哩！"逃荒"大軍"中，她們年紀在一歲—七十歲之間，有母親懷裡尚在吃奶的嬰兒，有白髮蒼蒼手拄拐棍的老婦，她們其中一部分是家裡餓死了丈夫，有一些是家裡有丈夫有小孩子，有些是丈夫家不給吃的，餓得受不了。有些是為了自己逃荒，多少能給家里人多吃一口的年青女子，有些是餓死了父母，沒有人照顧，流浪的孤兒。"根據甘谷縣城關、六豐等 25 個公社和 1 個居民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在外流的 984 個婦女中，屬於生活困難被迫外流的就有 976 人，佔總數的 99%，而因為家庭不和以及受人引誘或者被壞人販賣等原因流出的僅有 8 人，佔總數的 1%。"（7）由此可見，她們出門逃荒不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僅僅是為了"逃活命"。

她們來陝西的途徑，其中將近有一半是人販子帶領販賣過來的。因為當時的婦女基本上沒有受過教育，不認識字，不敢獨自出門。就由人販子帶出來，給找好男家，直接送到，從中獲得一些利益，錢財糧食不等。也有一部分是由自己的父親、姑姑、姨姨這樣的親戚帶領來的。當父親的把女兒送來，給到一個陝西人家，換些包穀豆子拿回甘肅，搶救家里人的命。當姑姑的、姨姨的自己先被人販子領來落下腳，熟悉情況後，回娘家的時候，就帶回來自己的侄女、外甥女、村裡的年青

女子，介紹給陝西這邊熟悉的親戚，或者村里人。 還有些在鐵路沿線的縣，比如甘谷、隴西、定西，很多女子就餓得自己扒油罐車、煤車跑來陝西，兩眼一抹黑，是溝是崖往下跳。 留在家裡就要被餓死，逃荒出來摸不著東南西北，走一步算一步。她們有些人一下火車，在火車站就被來找媳婦、找女人的當地男人帶回家。 有些年青女子下了車，走村串戶的要飯，被有兒子的人家收留下當媳婦。 有些拖兒帶女的婦女，白天要飯，夜裡在小廟裡避風躲雨，被路過的好心人看見，領回去介紹給死去婆娘的叔叔、伯伯，組成新的家庭，在陝西生活下來。

“你們怎麼知道來陝西呢？”我問。

“人家說，陝西好，陝西有吃的。”

“人販子說，陝西人家吃得好，穿得好，去了給你找個好人家。”

“來了也不好，還吃過榆樹皮、包穀芯，一家子為吃飯鬧事，生氣，到人家的生地方，咱是黑人黑戶。 人家看不起咱。”

“有了娃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回去了，娃咋辦？咱是沒有辦法才到人家這地方了。”

經過三年多的調研，總結出甘肅婦女逃荒到陝西，和陝西男人結婚，她們逃荒的具體因由有這麼幾個方面：

1，喪夫。 這些婦女年紀在二十出頭——到四十多歲之間，她們的丈夫不是因為年老體邁自然死亡，而是因為長期勞累、飢餓、生病死亡，所以這些婦女的年紀都比較輕，又有孩子。 孤寡無助，不逃沒有活路。

2，家中有夫。 很多婦女在甘肅老家有丈夫，但是家中無糧，和丈夫家人口角漸多，沒有了感情，最先跑回娘家，娘家自顧不暇，還是沒有飯吃，就帶著孩子、或者留下孩子逃跑出來。 以後陝西這邊需要辦理戶口手續，才回到甘肅去辦理離婚手續，也就是一張蓋有公社公章的離婚證明。 很多甘肅丈夫來陝西找到妻子，但是這些婦女已經有了新的家庭，生育了陝男人的孩子，不願意跟著前夫回去甘肅。

3，未婚的女子，被人販子帶領，或者自己逃荒來陝西，有些家人知道，有些父母更本就不知道。 她們來陝西多年後才和家人取得聯繫。

4，逃荒兒童。 他們大多數跟隨著逃荒的母親而來，母親跟了陝西的男人，他們也就成了陝西男人的“娃”，由後父養活，生活下來。 逃荒者中有 7、8 歲——12、14 歲的兒童因為父母均被餓死，在老家餓得實在受不了。 自己出門流浪，扒火車來到陝西，一邊要飯，一邊乞討。 最後在陝西給別人家當兒子，改名換姓，活了下來。

5，逃荒來陝西安家落戶的男人極少極少，現在能採訪到的男人，都是當年跟隨母親逃荒來的小娃娃。“男人家出去沒有人給吃的。”留在甘肅的男人沒有了婆娘和自己的孩子，更是沒有吃的。 其中有些人精神失常，有些絕望地餓死、自殺。

從甘肅省六十個縣逃荒出來的十萬婦女、兒童的來到陝西的逃荒途徑，大致能歸類以下幾種：

1，由人販子帶領拐賣。 在大饑荒的年代，出現了一種以帶領甘肅婦女到陝西，介紹給陝西男人的職業，大多為男性，也有少數女性，人數有上千名。 幾年間，他們多次往返於甘、陝之間，把數萬名掙扎在死亡線上婦女、兒童帶領出甘肅、安頓在陝西各地，從中獲得利益，稱為人販子。 其中不少，後來被政府逮捕法辦。 例帶領我母親一家逃荒到陝西的人販子張廣祿被受法坐牢數年。

“如牛家山公社的李 ×× 挑撥有夫之婦張 ××，以欺騙的方式，將女方勾引到陝西，以 500 元賣給安 ×× 為妻。 城關公社的王 ××，周 ×× 等人，也施展各種詭計和販賣婦女 20 多人。 還有些不法分子為達到自己牟利的目的，竟不惜將自己的親人誘騙、販賣到外地。 如秦安縣郭家公社宋家生產隊在役軍人宋 ×× 之妻，於 1961 年 2 月被她娘家弟弟誘騙，賣給陝西扶鳳縣食林公社強家溝生產隊的李 ××。”（8）“根據陝西省公安廳統計，從 1963 年 1~5 月份，查處販賣外流婦女、兒童的案件 196 起，參與作案的罪犯 204 人。 這夥罪犯騙取現金 138500 元，白洋 793 塊。 還有糧食、糧票、手錶等大批財物。”（9）

人犯子中不乏拐騙、販賣婦女，牟取錢財之徒，但是他們的存在，充當了“逃荒嚮導”“搭線人”、“婚姻介紹人”、“救命恩人”等角色，人販子的功過是非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討論。

2，自己逃荒，不買票，扒火車跑。 其中有帶孩子的婦女，年青的女子。 中途被政府收容後，逃出來還是往陝西跑，其中最多的被收容了四、五次之多。 有些逃荒婦女、小嬰兒餓死、凍死在逃荒路上。 逃荒路是一條堆著白骨的路。

3，自己的父親領來、親戚領來。 饑荒年月，女兒就是廉價的財產，送給人家，多少能換些糧食，解救餓肚子的家人。 有不少十二、三歲的小女娃都是給陝西人當童養媳。

4，陝西男人自己去甘肅領女人回來。 有些陝西男人因為家境特別貧寒，在當地找不上女人，這些條件

在戶縣元村，第三次見到逃荒婦女楊彩蓮，右為她的兒子。

不好的鰥夫、年青的男子直接到甘肅領一個婆娘、女子回來為妻。 女人為了吃一口飯，也就跟上回來了。 為米麵夫妻，先活命再說。

5，丈夫或者未婚夫帶領妻子、未婚妻逃荒，到了一個村子，就謊稱是婦女的哥哥、娘家人等，安頓下妻子、未婚妻，換取少許包穀、穀子，拿回甘肅救其他家里人的命。

逃荒婦女的定義，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孟鳳鳴這樣認為："外流婦女的定義為：1958 年至 1963 年生活困難時期，在不能進行正常生產和生活的情況下，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流入陝西等省廣大農村以尋求一塊立足之地甘肅省的婦女"。(10) 我看，更確切地說，應修改為："1958 年至 1963 年中國大饑荒時期，在家中無糧食坐以待斃的情況下，為了逃條活命而被逼無奈逃荒到陝西省廣大農村，給人當妻子、童養媳、兒女以求生存的甘肅省的婦女、兒童。"

1957 年~ 1964 年間，陝西省寶雞縣周原公社張謝大隊就有來自甘肅 14 個縣的 37 個婦女，其中 29 人嫁給了本地人。(11)"據民政部門不完全統計，甘肅省 75 個縣市有 64 個縣市僅在 1962 年 1 ~ 9 月份就有 36345 名婦女流入陝西關中平原各縣，後來返回 35272 人，未返回 11073 人"。(12) 由此可見甘、陝婦女、兒童逃荒時間的跨度之長、地域範圍之廣、人數之多。

逃荒婦女的年齡、價格、婚姻對象

"咱是出門要飯哩。""能逃荒的還是能跑動的，有本事的。""年輕的還能跑，年紀大的、跑不動的就在家裡等死。""咱是年輕女子，跑出來總有人要哩。"當年的逃荒婦女這麼說道。"從 1963 年 10 月底天水地區十多個縣對尚未返鄉的 8432 個外流婦女的統計，從外流婦女的年齡上看，10 歲以下的 1257 人，11 ~ 18 歲的 2631 人，19 ~ 25 歲的 3323 人，26 歲~ 35 歲的 2729 人，36 歲以上的 1133 人。"(13)"根據陝西省興平縣 1961 年 6 月統計，流入興平的婦女絕大部分是 18 ~ 45 歲的青壯年，佔到 91。9%，來自甘肅的既有 109 人。"(14) 從這些當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逃荒到陝西的婦女大多數是青壯年的婦女、女子和未成年的兒童。 六十歲以上的年老婦女極少。

婦女在大饑荒年代變成一種商品，會說話、會幹活、會生育的商品。 在人販子和需要婦女做婆娘的男人之間頻繁的發生著暗地的買賣交易。 經過對八十多位逃荒者的走訪，所調查出甘肅逃荒婦女到陝西的價格基本如下：

1，一個婦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賣得 100 元。 其中包括坐火車的路費、伙食、汽車費用等等，人販子除去開銷，最後的"利潤"可能是五、六十元，這在當時是不少的錢。 雖然冒險和辛勞，但是有不少人從事這個行業。 我看到一些

當時的官方文件說，有些人販子把一個婦女能賣到 400 多元。但在我的整個採訪中還沒有聽說過這麼高的價格，這對當時公社集體化的農民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2，50 元~ 60 元不等。更多的陝西男人，鰥夫或者單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錢，就是借，那個年月家家緊張人人沒錢，人販子又著急著走。一般來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他把一個婦女從甘肅某縣山村領出來，送到陝西某縣“收貨人”手裡，就不會再來打擾他們的生活。於是，50 元~ 60 元也能成交，彼此不會吵架鬧事。

3，用糧食交換。有時是家裡的父親、兄長，甚至丈夫帶領這些婦女出來，挨家挨戶的詢問，看收留不收留這些婦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討價還價，換上二、三十斤包穀，也不會太多。最重要的一點，當時政府不允許糧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會被沒收。再一個陝西人本身糧食也短缺，能少給點，自己就多吃點。甘肅地方多是山地，就是換多了，也很難背回去，並有被打劫殺身的危險。最主要的，還是沒有糧食。

4，一個饃一個媳婦，誰給吃的就跟誰。一個饃在當時的價格是一塊錢，一個饃就能找一個媳婦嗎？好像是在說笑話。但是逃荒婦女王秀英，76 歲，她說：“我的妹子去相親，我說能不能看上，回來給我說一聲。到那家，人家給吃上了一個白面饃，我妹子就不回來了，跟上人家了。”當時只有 19 歲的李春花說：“下了火車，就有在火車站等女子的人，他領我到食堂，給買了個饃，就花了一塊錢，吃了，我就跟回來了。不說人模樣子好不好，先有個地方住下。”

5，白撿一個媳婦。有些婦女是下了火車，漫無目的的要飯，到一個村子被人收留，就連一個饃都沒有了。還有些是在爛廟裡、小草房裡休息，被村里人領回去，就那麼生活在一起，一分錢都沒有花，白撿了個婆娘。

6，兒女白白送給人。有一些婦女來陝西時帶著四、五個孩子，因為沒有戶口，新的夫家很難養活，她們會把一、兩個娃娃送給別人撫養。“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沒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沒有人要，害怕養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給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養活大。娃娃跟母親逃荒出來了，還是不得以送人了。

因為嚴格的戶籍制度，這些婦女逃荒來陝西後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來，她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給一個陝西男人。根據幾十位逃荒者的口述和陝西本省人的回憶和介紹，大概可以分析出甘肅逃荒婦女嫁給了幾類陝西男人：

1，本人家境非常貧寒，在本地找不到媳婦的男人。我的父親宋長順就是其中典型一例，人年青、相貌端正、幹活踏實，但父亡娘走，非常貧窮，最後找了從甘肅逃荒來的我的母親牛淑英。

一九六四年寶雞縣周原公社張謝大隊非法同居婦女統計表。

2, 年紀大, 死了婆娘, 留下幾個娃娃沒有人照顧的男人。 那個年代, 醫療條件差, 一個婦女生個孩子、得場大病就可能喪命。 鰥夫就花一點錢, 讓人販子從甘肅帶一個婆娘來, 給自己當女人, 給家裡做飯, 料理家務。

3, 個人身體有缺陷、殘疾、非常醜陋的男人。 有些男人因為眼睛瞎、腿瘸等疾病, 多年沒有婚娶。但是甘肅逃荒過來的婦女沒有辦法, 只有跟上, 才能有個吃飯的地方。 逃荒婦女王秀英說: “給我找了幾個男人都是瞎子, 我就說, 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 ”

4, 如果是女子父親本人帶領女子來, 會挑選女婿, 給女兒找一個年紀、相貌、家境相對比較好的男子。 但是這麼 “好運氣” 的逃荒婦女所佔的比例很少很少。大多數說: “看都沒有看一眼。” “咱挑人家啥? 咱是要飯哩! ”

5, 苦命女人跟上窮男人, 誰也不嫌棄誰。 有些年青女子是男人在火車站領回來當媳婦的, 有些是到村裡要飯被收留下來的, 有的是由村裡的熱心人介紹來的。都是窮苦人, 誰也不笑話誰, 誰也不會看不起誰。 饑荒的年代, 唯有家裡的熱炕、鍋裡的包穀湯散發著熱氣。 年年月月, 她們建立起珍貴的夫妻之情、苦難中的親情。 有不少婦女告訴我: “遇到了一個好人” 。

有關文件和有些研究論文中用 “非法同居” 這個詞語形容這些逃荒婦女和陝西男人的婚姻, 這是對她們人格和尊嚴的再一次侮辱。 眾多的甘肅婦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以自身換取生存。 首先回答她們一個問題: 餓死人, 逼迫婦女逃荒是不是非法? 是不是犯罪?

“甘肅外流陝西婦女” 的遣返、回流

1958 年~ 1963 年, 十萬以上甘肅婦女、兒童逃荒到陝西, 造成甘肅各地、縣上萬個家庭妻離子散、男無婆娘兒無娘。 這些婦女的外流讓生產隊失去一部分勞動力, 留在家中的男勞力也無心上工。 他們說: “像這樣出門一把鎖, 進門一把火, 下地後娃娃沒人管, 還下苦幹啥哩, 動彈著點, 餓不死就行了” 。(15) 有些村沒有婦女、年青女子, 只有光棍和找不上媳婦的小夥子。 同時對流入地陝西一些地、縣帶來戶口、土地、分糧等壓力。1961 年 8 月 15 日, 陝西省就此問題寫文件送遞國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務院，請示解決辦法。陝西省的文件上稱“1959 ~ 1961 年 6 月，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靜寧、隴西、通渭、崇信、莊浪、天水、武都等縣流入陝西隴縣、興平咸陽、寶雞等地 16 ~ 45 歲婦女兩萬餘人，並和當地群眾非法同居，未辦結婚手續的佔 73%。辦了手續的佔 11%，訂婚的佔 16%。有的已生了小孩。外流同居婦女原說自己沒有結婚或丈夫去世，但實際上多數是有夫之婦。有的丈夫已找上門來，有的寫信向政府告狀。有的屬於“放鴿子”，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背井離鄉來陝西求生就食。大量甘肅婦女流陝，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希望中央政府協調兩省共同解決。”（16）陝西省 1963 年 12 月 15 日的報告再次指出，“自 1961 年 9 月以來，又有 8 萬外地婦女和寶雞、咸陽群眾非法同居，其中甘肅婦女佔六成以上。”（17）

正是因為甘肅逃荒陝西的人數之多，社會影響之大，甘、陝兩省才多次下發文件，安排遣返工作。“兩省的省、專、縣有關部門，於 1963 年 12 月 13 日在西安召開了座談會，甘肅省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民政廳副廳長王子厚、天水專署副專員白璋、定西專區副專員毛德功以及省公安廳、高級人民法院、、武山、甘谷、秦安、張家川、通渭、隴西、漳縣的負責同志 22 人。陝西省參見這次座談會的有民政廳副廳長向晨、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尚振端、省委婦聯主任劉靜，以及省公安廳、寶雞專署民政局、咸陽專署民政局等單位的負責人 12 人”。頒布了《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記要》。（18）

兩省於 1963 年出台了外流婦女遣返文件、政策以後，甘肅省從各流出重點縣抽調 151 名公社幹部以上脫產幹部組成 25 個工作組，分駐陝西省的 25 個重點流入縣，“甘谷、武山、通渭等三個縣各抽調 11 名，合計 33 名，秦安、清水、張家川、漳縣、隴西、渭源、天水、徽縣、成縣、定西、武威等十二個縣各抽調 8 名，合計 66 名，莊浪、康縣、禮縣、岷縣等四縣各抽調 3 名，合計 12 人……"（19）幾十個縣派民政人員、公社幹部、復員軍人等來到陝西各縣、社、村尋找、勸說、同時也有威逼、恐嚇、強行帶走已經在陝西結婚生子的甘肅婦女回原籍甘肅。更多的甘肅男人帶著公社的介紹信，變賣家產充當盤纏，來到陝西找自己的婆娘回家。但是他們的婆娘已經和別人生養了孩子，有了感情，不願意跟他們回到甘肅老家。比如我採訪的戶縣姚村 76 歲的王秀英老人。我問：“你的前夫來找過你嗎？”她說：“來過，來找過，我讓他趕緊吃飯，吃飽了趕緊走。”王秀英出門找來村裡的民兵隊長，把他的前夫嚇唬走了。王秀英所嫁的男人比他大二十多歲，她並不喜歡。但她不回家的一個原因，“回去還是沒有吃的，餓死去嗎？陝西多少強一點。”我採訪到和逃荒婦女李春花結婚的陝西人陳志創，當年公社要遣返他的妻子回甘肅。陳志創提起多年前的事情還是一肚子氣，他說：“咱那時年青，不讓人。她要自己回去，我就讓她回去；如果她不願意回去，誰讓她回去，我就要打人啦，鬧事了。”

甘肅人在討妻子時，陝西群眾抵觸情緒大，陝西人說：“陝西人把甘肅人救活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了，現在甘肅人又來領人回去，沒良心，理不通。”有的說：“在陝西時間長了，成了家，生了孩子，現在要領人回家，拆散夫妻，破壞家庭”等，因此在個別地區。對甘肅人接找原妻百般阻難，有的向接領者要算房錢、衣物等費用，有的將婦女深藏密窖躲避等。還有的地方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甚至強迫捆綁。激化了矛盾，增加了遣返的難度。（20）甚至有打殘廢甘肅尋妻者，殺害尋妻者的案件發生。

遣返過程中，有些婦女被逼迫留下她們在陝西生下的孩子，因為孩子是“人家的”。不少婦女回到甘肅後，和前夫有了感情隔閡，前夫又嫌棄妻子在陝西跟過別人，兩口子打架吵嘴少不了。加上陝西這邊的男人去人找、寫信叫、有些寄去路費。有些婦女以回娘家串門、下地幹活等藉口，又偷偷的跑回陝西，稱之為“回流”。她們再一次回到陝西有幾個原因，返鄉受到歧視，人們說：“好女不流陝，流陝無好女”。和陝西的男人有了感情，牽掛留在陝西的幼兒幼女。另外陝西的生活條件比甘肅強一點。比如李春花被送回甘肅甘谷老家，幾個月後，又跑回來。她說：“我的女子才一歲，放下娃娃我心慌，政策是個啥？過去了就沒有人管了。”她的丈夫陳志創開玩笑說：“捨不得老漢。”他們在陝西周至生活了一輩子，生兒育女。

回流到陝西的婦女，他們在甘肅的前夫又跑來陝西，不但和這些婦女辦理了離婚手續，有些還帶走了這些婦女領到陝西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因為這是“他家的娃”，讓母親和兒子永遠的骨肉分離，娃娃從小沒有了娘。有些年青的女子當時為了生存勉強嫁給陝西殘疾、聾啞、眼瞎、甚至有些先天智障的男人，甘肅情況好一點後，她們想逃脫不幸的婚姻，一次次逃跑，陝西這邊的家人千方百計的哄、勸、求、攔，發生過幾個男人到汽車站、火車站連拉帶扯抬回婦女的事情。不少婦女在甘肅有丈夫孩子，陝西也有丈夫孩子，兩邊都是親人都捨不得放下，婦女人在陝西，甘肅的丈夫和孩子就以她的親戚的名義來回探親走動。極個別的婦女一妻兩夫陝、甘兩邊走，來回和兩個丈夫過。等陝西的丈夫去世後，才全心全意回到甘肅和前夫相伴餘生。也有些善良的甘肅男人對回來的女人說：“等我死了，你就回陝西和他好好過活去，人家救了咱的命呀。”我聽聞這了樣的話，難過、感動的涕淚漣漣。人性不滅，善良不滅。

“1965 年 7 月，甘肅省派駐陝西接遣外流婦女工作組奉命撤回。工作組在陝西的 15 個月中，共接回流陝婦女兩萬多人，兒童 4100 人。加上 1961 ~ 1963 年接回的兩萬多人，8 萬流陝婦女中前後接回 5 萬人，接遣工作告一段落。沒有回來的，也都按兩省座談會的精神，辦了結婚、離婚手續和戶口及糧食關係遷移手續。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是她們心中永遠的痛。”（21）每一個逃荒婦女、兒童都有自己不同的血淚故事，而回流又一次讓這些無辜的、可憐的婦女選擇、割捨、痛苦，撕扯，都是親人、都是骨肉，怎麼辦？怎麼辦？

當年年紀在 30 歲~ 50 多歲的逃荒婦女，大多已經離開了人世，其中很多婦女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八百里秦川土地平，來了就不想走了，擔水都好擔。

為小腳女人，出門很不方便，到死也沒有機會回到故鄉看一看。非常遺憾的是這場大逃荒的“主角們”從沒有人去尋找、調查，口述，留下了當代歷史最牢靠的見證，損失難以彌補。她們最清楚當時的饑荒狀況，人販子如何遊說，又如何拖兒帶女背井離鄉……我尋訪中年紀最大的老人是86歲的楊生花，逃荒時已經34、5歲了。現在能找到的還有一些當時在甘肅有丈夫、娃娃的婦女，為數已經不多。更多的年紀在六十幾歲，七十出頭的婦女大多數是被人販子領來，或者由自己的母親帶領來逃活命。現在六十出頭的逃荒者，當時還是小娃娃，記得家裡吃什麼，記得逃荒過程，到陝西落腳的情況。但是為什麼沒有吃的，人販子和母親怎麼說的、和後父怎麼交易的等等他們並不十分清楚。

大饑荒年代的逃荒婚姻，首先是為了解決生存和吃飯問題。這些婦女寄人籬下委曲求全，但是她們還有什麼路可走呢？到底有多少甘肅婦女、兒童逃荒到陝西，官方文件說是五萬人、八萬人。在我的調查中，往往是一個家庭就有四、五個人逃荒，一個家庭幾個妯娌都離開了自己的丈夫逃荒，在陝西一個村子裡隨便一找就能找到六、七個逃荒婦女、娃娃，還不包括這五十年來不斷去世的人數。因此，我斷言，“五萬婦女逃荒”是被縮小的數字，以中共向來成績誇大若干倍，災難縮小若干倍的惡習，逃荒人數至少在十萬以上。逃荒數字，不是我考證、研究的主題，這個題目要留給那些有良知的、有戶籍資料的、具備人口研究方法的學者去研究、求證。

在這裡，我必須坦誠地說明，這本書並不是甘肅逃荒婦女、兒童境遇的全貌，只能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大家看一看甘肅省的地圖就會瞭解，甘肅屬於河西走廊，像一條又長又瘦的“咸肉乾”，這樣的長度，在內地往往會跨越三、四個省。甘肅當時的逃荒婦女兒童，西北部靠近新疆的區、縣，比如酒泉、武威、張掖，大多逃荒外流去當時情況比較好，又相對容易找到活幹的新疆謀生。甘肅省東邊靠陝西省近的天水、定西、慶陽，包括中間地帶的武威這些地區的婦女大多向東逃荒來到陝西求生存。從人數上來說，甘肅省逃荒陝西省的婦女佔大多數。大饑荒後，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逃荒到陝西各地的婦女、兒童被遣返回甘肅的有五、六萬人之多，回到原籍生活。他們怎麼被遣返的？是自願還是被強迫？回去以後的前夫能不能接受她們？村里人怎麼看待她們？她們以後的生活境遇怎麼樣？……這個群體，目前還沒有人去關注、調研、寫作。

這本書中我所尋找、走訪、口述、記錄的幾十位逃荒者，僅僅是甘肅逃荒到陝西，最後沒有被遣返、回到甘肅又“回流”、最終留在陝西生兒育女，落地生根的這部分婦女、兒童的數萬逃荒者的逃荒經歷。可以說只是大饑荒滔天洪水中的一個支流。

結局：她們活著，背負著一生的痛楚

在開始做甘、陝逃荒婦女、娃娃調研、採訪之前，我潛意識裡面有一個概念：逃荒者怎麼說，也比那些已經餓亡的人強，起碼她們逃荒出來了，起碼她們掙扎著活下來了，保住了生命，起碼她們有了後來的家庭兒女，有了後代。當我走訪過八十多個當年 4 歲到 30 多歲的婦女、娃娃後，促膝交談，又一次揭開血肉模糊的傷疤，多少次哽噎難以繼續說的時候，多少次她們哭得說不下去的時候。我知道，我錯了，我估計錯了這種逃荒之後艱難的“活著”——陝西話形容是“熬煎”，熬煎地活著。

她們的父親、丈夫、兄弟姐妹、家人被餓死了，閉上了眼睛，結束了痛苦。可是身無分文、沒有行李、不認識一個字、分不清東南西北的她們，吃根咬草忍饑挨餓的記憶就是她們的行李；眼睜睜地、絲毫無助的看著親人死去的情節、小路上、田地裡處處可見死人的屍體，就是她們的包袱；病弱的身體、枯黃的頭髮、驚惶擔憂的、不知道夜晚到哪裡避寒的恐懼就是她們的“財產”……當時年僅七、八歲的張鳳清說：“走到一個村子，晚上我就躺在人家家門口，有時候，人家就收留我進去睡。”說到這兒，她一串串淚水滾落出來，我不知道怎麼安慰她，只有陪著她掉淚。當時十八、九歲的李春花說：“他給了我一個饃，我就跟上他回來了——三九寒天，要凍死我呀。”張千虎、張纏虎兄弟兩個自己逃荒來陝西，挨家挨戶的打聽：“你們要收留兒子嗎？我給你們當兒子。”只要給一口飯，就給人家當兒子。十來歲的張玉蘭，被父親賣到陝西當童養媳，換回來一斗玉米……

婦女、兒童這些弱勢群體，本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社會制度的保護、照顧，維護她們擁有自己的權益。可是，在那個年代，這些婦女、兒童只有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扒火車、沿途乞討，來到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的陝西，她們唯一的出路——跟上一個陝西男人，那麼就能吃上飯，才能活。

是的，她們活下來了，在陝西有了自己的家庭，生育了兒女後代。她們散落在陝西這幾十個縣，成千上百個鄉村裡，經過了五十多年，她們的相貌、語言、生活習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戶縣渭豐鄉元南村逃荒婦女高千梅，來陝西生活了 55 年了。

慣和陝西當地婦女沒有任何區別。但是，多少年來，他們忍受著失去親人的痛苦，和父母家人、甚至自己幼兒分別的痛苦。他們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忍受著孤獨，遭受村人的歧視。其中一部分婦女婚姻很不幸福，被丈夫多年打罵。但是為了孩子，沒有退路，一輩子忍受著人在異鄉為異客、思念故鄉親人的煎熬。比如黃金蓮老人多年都在思念自己再也找不到的親姐姐，王秀英老人在甘肅生育的兒子來陝西看她，被陝西的兒子趕出門。饑荒年月給他們一生留下胃疼病、頭疼症、低血糖、消化不良等……她們一輩子都背負著饑荒、逃荒的記憶，一輩子都經受著身體和心靈的痛苦。但是她們一輩子都關閉著嘴巴，不願意對人訴說。

從沒有人來詢問、安慰，更談不上賠償、賠罪！

多少年來，被中共統治愚弄的中國人相信《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相信印刷出上億張到處懸掛的偶像。可是終究發現，歷史在他們手中不過是任人蹂躪的娼妓而已，顛倒是非、掩蓋真相。時直今天，製造大饑荒的政黨還不肯承認大饑荒曾經發生過，不肯承認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而導致中國 4000 ~ 5000 萬人被活活餓死。剛上台的習近平說："不能用後 30 年否定前 30 年。"去年還有楊松林這樣的教授出版《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博士生導師孫經先更是發明出"營養性死亡"這樣無恥、荒唐、令人氣憤的"學術名詞"。

這場大饑荒對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城市人來說是"神話"，不曾發生過；對年青人來說是"天方夜譚"，"你們說餓死人，咋不見挖出萬人坑？"就是千千萬萬餓亡者的後代、逃荒者的後代也絲毫不曉得那段歷史的真相。因此，我要逃荒般地走訪、尋找、詢問、記錄，留下這些甘、陝逃荒婦女、兒童的血淚見證。只為尋找真相，傳播真相。

在寫作本書期間，我在波士頓見到姚監復先生，他說："你做的是口述歷史，中國人一般都是為大人物做口述歷史，你是給小人物做口述歷史。哪怕只找到十來個當年的逃荒婦女，都應該記錄下來。那種妻離子散、骨肉分離多悲慘呀！"前輩的話使我倍受鼓勵。是的，在一個大時代，哪怕是一個人的苦難命運都應該去記錄。姚先生為這本書作序，深深感謝。

大饑荒年月，幾乎沒有任何影像、照片留下。為了讓口述人所講述的一些悲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慘場景視覺上更加直觀、更加震撼，我誠請我所欽佩的、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的導演胡傑兄為此書插圖。 在此感謝。

今天，歷史要由親歷者、幸存者來寫！歷史要由有正義感的人、有良知的人來寫。

對這些逃荒婦女、娃娃來說，我回憶、我講述、我哭泣、我控訴！

對我這個逃荒者的後代來說，我尋找、我記錄、我寫作、我控訴！

這本書是這些逃荒婦女、娃娃的血淚控訴書！

走筆到此，我的“叫化子”母親今年剛好 70 歲了，這本書就算是獻給母親的禮物，雖然她不認識字，並不閱讀，但是，血淚之書將永遠留在這個世界上！

2014 年 2 月 5 日

引用資料來源：

1：《人禍》第九章“餓神州遍野哀鴻”，作者丁抒，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出版社，1995 年修訂版。

2：《紅燈亮在求生之路——“大躍進”時期流民的收容遣送》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皮學軍，《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辯》宋永毅、丁抒編，田園書屋 2009 年

3：《甘肅流陝婦女回歸記》，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秦衛東，《炎黃春秋》2011 年 11 期。

4：《1958 年——1963 年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探究》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孟鳳鳴研究生學位論文，2011 年。

5：《墓碑——1958 ～ 1962 年中國大饑荒記實》“甘肅不甘”一章，作者楊繼繩，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

6：《甘肅省民政廳制止人口外流辦公室一九六三年陝西、甘肅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在西安的座談會記錄、兩省記要等文件》，1964 年 12 月 11 日。

7：同上

8：同上

9；《駐寶雞工作組關於咸陽專區永壽、乾縣、興平等縣市未遣返有夫之婦花名冊》1964 年

10：同 4

11：《駐寶雞工作組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本組關於流陝婦女、兒童的摸底遣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送、群眾來信等四種彙總表》1965 年

12:《中國人口 . 甘肅分冊》蘇潤餘主編, 中國財經經濟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版。

13: 同 6

14:《甘肅省民政廳黨組一九六三年西北局轉批省委關於制止外流婦女非法同居的報告, 甘肅省委轉批民政廳、法院、婦聯安置外流婦女的報告, 陝甘兩省座談會報告和接遣情況的報告》, 1965 年 8 月 18 日。

15:《省制止人口自由外流辦公室 1963 年本廳關於制止人口自由流動情況向內務部的報告和動員接遣外流婦女有關問題向省委、省人委的報告》

1963 年 9 月 3 日。

16:《關於甘肅省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同居情況的報告》1961 年 8 月 15 日, 陝西省人民委員會給國務院的報告。

17:《關於制止和處理與外省災區婦女非法同居的報告》1963 年 12 月 15 日, 中共西北局轉發陝西省委批轉省人委政法辦公室

18:《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記要》。1963 年 12 月 13 日。

19: 同 14

20: 同 3

21: 同 3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第一章 我家的逃荒史

最初編寫這章的時候，小標題為“我家的逃荒者”，過了一段時間，修改為：“我家的逃荒史”。一字之改，意義完全不同。

一個人有自己的歷史，一個家庭也有自己的歷史。所謂史，必是久遠的事情，也必是寫史人調查、研究、總結比較清楚、完整的往事。那麼，它應該是真實的、客觀的、準確的記錄過去發生的某個歷史事件的起因、過程、結果。儘可能地不帶有各人的偏見、情感。

每一個家庭都是真實歷史的一個微小的細胞，需要我們用顯微鏡去放大考察。外婆去世十年了，母親、舅舅也老了，我都快年近半百了，才開始像個考古學家一樣挖掘、琢磨、考證家史。一次次從美國飛回中國，飛回陝西老家，坐下來和母親聊天，詢問舅舅，去山裡採訪老姑。用筆端掃去積累五十多年的塵埃，逐漸顯露出那些被餓死了的親人的遺骨，這堆遺骨中有曾祖父、外祖父、小姨、小舅、一個未成年的小姨。其中只有曾外祖父、外祖父有墳，其他幾個小娃娃都找不到埋葬地了。那麼歷史就在活著的親人記憶中。

“媽，小姨是怎麼死的？”

“那娃十五了，值錢了，那是餓死了。”

“媽，你們為什麼來陝西？”

“沒有吃的，等著餓死嗎？”

“誰領你們出來？那個人叫個啥？”

“人販子，張廣祿，後來被法辦了。”

“媽，你恨人販子嗎？他販賣你來陝西？”

“不恨，人家掙利，咱為逃活命哩。”

從母親、舅舅的口中我才詢問清楚：我四十出頭的外婆在家裡幾口人被餓死後，走投無路之下，

我的陝西父親、甘肅母親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屋。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於 1961 年夏天，在人販子張廣祿的帶領下，帶著我十七歲的母親、十歲的舅舅，邁著三寸小腳一步一步走出甘肅秦安，扒上火車，逃荒到陝西。 隨後嫁給一個富平縣流曲鄉一個鰥夫，既我的繼外祖父黃喜聯。 外婆嫁夫養子養女，三人才得以活命。 我們一個小小的家庭，就有外婆、母親、舅舅、老姑、姨婆、表舅、表姨七位逃荒者。

沈重的往事在我多次詢問後更加豐滿、翔實、準確。 我家的逃荒史並不傳奇，只是當年甘肅逃荒到陝西眾多逃荒人群中的一個家庭。 但是，我有責任走訪、詢問清楚，加以記錄。 讓世人、後人知道一個家庭的逃荒經過，因為它不僅僅是我家的逃荒史，而是中國大饑荒的一部分。

我對甘、陝逃荒婦女、兒童的尋找是從我家的逃荒者開始。

一、外婆：拖兒帶女逃荒的母親

當我 2011 年開始走訪、調研、寫作大饑荒的時候，我的外婆已經去世了八年多了。 我再也沒有機會和她坐在炕頭、坐在院裡、或者坐在灶火邊聊過去的事情了，聽她自己親口敘說那些年她所經歷的饑荒、逃荒遭遇了。

可是，我開始寫作這本關於甘、陝逃荒婦女、兒童專著的時候，我總是想起我的外婆。 因為我想到，如果沒有外婆帶領著十七歲的母親，十歲的舅舅從甘肅老家秦安縣逃荒來到陝西，他們三個人極有可能就會餓死在那個山圪垃裡了，死的無聲無息。 那麼，這個世界上就會少一樁甘、陝婚姻，那麼這個世界上就會少一個叫“春娥”的小女子，今天就不會有一個筆名叫“依娃”的作家，也就不會有這麼一本書了……. 所以，我這非常幸運地、非常偶然地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生命，要寫一本關於甘陝逃荒婦女兒童的書，裡面不能沒有我的外婆的名字、聲音、模樣、遭遇。 因為，沒有外婆拖兒帶女的逃荒求生，就沒有母親，就沒有我。

我的外婆劉玉梅（1920 年——2013 年）

“婆！婆！”外婆活在世界的時候，我總是這麼喊叫她。 想起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外婆，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外婆的模樣，就好像她坐在我的身邊，慈愛的看望著我，嘴巴微微的笑著。 我的外婆個頭不高，身體瘦小，總是穿著藍色或者黑色的大襟襖，在舊社會裹過小腳，留下三寸金蓮，因此走路總是慢慢的，遇到急事，想走快也走不快。 自打我記事起，就記得外婆嘴扁扁的，滿嘴沒有幾顆牙齒，說話有點走風漏氣，吃東西總是很費力的咀嚼，沒有嚼爛就吞咽下去。 我還記得她戴著一副銀耳環，梳著纂纂頭。 天氣好的時候，外婆舀盆清水，洗了頭，先將長長的頭髮梳直，根部用繩子紮得緊緊的，然後盤一個纂兒，用卡子別緊，前面的頭髮看上去光溜溜的。 就是梳子上的落髮，外婆從來也不捨得扔掉，收集起來，多了給來村裡換爛貨的老漢，能換點針頭線腦，或者給我換一、兩塊糖。 現在的孩子，已經無法相信我說的話了。

“婆，你叫個啥名字？”我記得是四歲，或者五歲的時候，有一天問外婆的名字。 因為我想外婆也是有名字的，我想知道。

“我的名字？”外婆笑了，很不好意思，好像她不應該有名字。 外婆又說：“我的名字叫個劉玉梅。”從此，我記得了外婆的名字叫劉玉梅，很好聽的名字。 外婆又小聲說：“出了門了，人家問你什麼成分，你就說是貧農。”我根本沒有把外婆的話當回事情。 也不知道問她更多的事情。 四十多年後，我才知道，在甘肅老家富農成分的外爺被餓死了，外婆才心有餘悸的這麼叮囑我。

外婆家的老屋子早在十幾年前就被拆除了，被新的小樓房代替。 記憶中外婆的家是村裡最窮、最破落的人家，單扇門沒有油漆過，院子裡就兩間房子，一間睡覺，一間做飯。 也是村里人口最少的人家，就一個外爺、一個舅舅，還有外婆三口人。 遠不如村裡其他人家門大院寬，人丁興亡。

我童年的許多時光，都是在外婆身邊度過，在她身邊蹦蹦跳跳、唧唧喳喳。記得她夏天在廚房做飯，天氣熱還要燒火，熱得汗水順著滿臉和脖子流，怎麼擦都擦不完。 熱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外婆對我說：“娥，你去給咱看著門，婆給咱做飯。”外婆脫去外衣，露出兩隻乾癟、垂掉的很長的乳房，臉上顯露出在一個娃娃面前的羞臊，她說：“來人了，你就趕緊叫婆，我就趕緊穿衣裳，哎呀，把人熱死了。”那個時候，我沒有想過，外婆曾經是一個母親，她的乳房，曾經哺乳過五個娃娃。 只覺得外婆的“奶”很難看，像兩條放幹的老絲瓜。

吃飯的時候，外婆家只有兩雙筷子，如果舅舅週末從流曲街的學校回來了，筷子就不夠用。 外婆盛好飯，讓我使用筷子吃，自己折兩截棉花杆當筷子吃飯。 那些年，外婆做的飯也就是包穀面饃、包穀麵湯，沒有油沒有菜。 連油煽辣子都煽不起，一家一人分不上兩斤油，比吃眼淚還金貴。 日子難過也得過，冬來暑去，外婆總是忙碌在廚房裡，給外爺、舅舅、我做飯。 飯做好了，打發我去生產隊飼養室叫爺爺回來吃飯。

外婆是小腳，她那個年紀的農村婦女，多是小腳，是不能下地勞動的，更不能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擔水推磨。一日三餐，給外爺、舅舅做飯是外婆的活。空閑的時候，外婆就紡線、納鞋底、縫縫補補。有時，就走到村口，坐在皂莢樹下和一個老婆子說閑話。小娃娃是不喜歡聽老人說話的，外婆說話的時候，我和一個叫黑狗的男娃追逐、嬉戲、吵嘴。那時候，外婆在不斷的說些什麼呢？如果我總是聽就好了，我只記得風吹著外婆的頭髮和多皺的臉。晚上，我總是和外婆睡在一個炕上，睡在她的枕邊。炕上沒有多餘的枕頭，外婆便讓我睡枕頭，自己睡在疊起來的衣服上。“婆，我看看你的腳？”“臭腳有啥好看的？難看得很。”雖然這麼說，因為我的好奇，外婆還是伸出兩隻早變得奇形怪狀的腳，幾個腳指頭被長在了腳心，早沒有知覺了。看著令人心驚肉跳。中國多少婦女，就被男人欣賞的三寸金蓮的所摧殘，成了“殘疾人”。外婆沒有抱怨過。

“我頭昏。”“我頭昏的啥都做不成。”外婆總是說她頭昏，沒有錢看病，也沒有錢買藥，就那麼一天天拖著。我不知道外婆為什麼那麼單薄，那麼弱不禁風，那麼面色蠟黃蒼白。其時，那時她不過五十多歲，年紀不算大。到現在，我才知道，是早些年餓壞了，把身體餓壞了，腸胃餓壞了，消化系統餓壞了，留下了很多老毛病……。我記得外婆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雞屁股，養雞賣蛋，一個雞蛋能賣七分錢八分錢，賣一百個雞蛋就是七、八塊錢，再賣一次，就能買一個綢子被面，慢慢的存攢幾年，就能給男大當婚的，舅舅娶媳婦了。賣雞蛋得從北耕村走到流曲街，三、四里路。我常常陪伴外婆一起去，帶著我前一天剜的馬齒菜做的菜餅子，中午吃，外婆沒有牙，菜餅子能咬動。我們坐在街道兩邊的房檐下，等待著買主，要少了害怕吃虧，要多了害怕賣不出去，多與少就是一個雞蛋相差一分兩分錢。費不少口舌賣了雞蛋，我們一老一少慢慢順著小路走回來，路兩邊都是包谷地。晚上，外婆心疼地說：“好好歇，把娃跑乏了。”可是外婆是小腳呀。就那麼一分一毛的積攢，外婆給舅舅娶上了媳婦，完成了她當母親的責任。

我童年在外婆身邊的六、七年，長大工作後年年探親回家的近十年，直到1992年出國前最後一次見到外婆，外婆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句：“婆是從甘肅逃荒來陝西的，不是陝西本地人。”我年少無知，一直以為外婆就是陝西本地人。外婆為什麼從來不說？我猜想不出來，或許她覺得我年紀太小，不懂事。二來，過去太苦的事情，給娃娃說出來幹什麼？還有，外婆太疼愛我，怕我知道了，給外人說出去，對我不好。本來，外婆一家在村裡就是小戶人家，沒有當幹部的，沒有在外面掙錢的，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負。再說，外婆也不知道那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她都認為是自己的命。

外婆給舅舅娶了媳婦，舅舅有了兩個男娃娃，外婆一手照看管大。我於1993年出國，忙綠卡忙工作忙孩子忙房子……外婆沒有等到我回去，沒有等到再見她的大孫女一面，於農曆2003年5月17日仙逝，終年83歲，帶走了她一生的苦難故事。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劉玉梅這個人了。我2003年7月回國，只有磕跪在一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堆沒有墓碑的黃土墳邊，燒紙燃香，哭喊著：”婆……！婆……！”

人死燈不滅，身去魂還在。外婆走了，留下種種疑問：外婆的老家在哪裡？她生育過幾個娃娃？她的第一個丈夫是怎麼死的？她是怎麼帶著母親和舅舅來陝西的？她是怎麼活下來的？都是我這個孫女要找到的答案。自 2010 年，從我走訪大饑荒幸存者以來，去世多年外婆的身事在我不斷向母親、舅舅、老姑、村裡老人的詢問中逐漸清晰。

外婆，劉玉梅，1920 年出生於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家中有兄弟姐妹共四人，外婆為長女，下面有兩個妹妹，大妹妹叫劉環果，小妹妹叫劉環琴。最小的兄弟叫劉寶山，80 歲，目前居住在蘭州市，退休。外婆在二十歲上嫁給我的外爺牛志恒，牛家家境富裕，擁有四合院大房、田產牲口等。外婆和牛志恒生育了五個孩子，為我的母親牛淑英，小姨牛佛黛，舅舅牛富貴，小舅舅牛祥娃，最小的一個小姨沒有名字。根據我的母親和村里人說，外爺曾經在國民黨的部隊多年，外婆隨軍和外爺居住岷縣。我的母親對此有些記憶：“你爺是軍人，穿著黃尼子衣服。當著連長。”外爺是不是連長，擔任什麼職務，都問不清楚了。沒有文化的母親，可能認為連長的職務就是大官了。“解放那年，分地，我們回來的時候，騎了兩個騾子回來，你婆騎了一個，我騎了一個，從岷縣回到秦安。”兩個騾子，在那個年代，可是老值錢了。既然部隊上願意給我外爺兩個騾子騎回來，可能就是個什麼官吧。算來我的母親才六、七歲，尚不知事。

土改時，外爺牛志恒被劃為村裡兩戶富農之一，被沒收了山上、山下的土地，農具、糧食、布疋，當然還有那兩頭騾子，最後被攆出他們的四合大院，居無定所。在別人家住兩天，在小學校住兩天，在土窯洞住兩天。到了五八年大躍進吃大食堂，從饅頭吃到洋芋，洋芋吃到稀湯，最後食堂散夥，回家挨餓。我的舅舅牛富貴說：“家裡有糧食哩，你爺多年攢下的，拿不出來，不敢拿，人家打哩，鬥爭哩。不敢家裡冒煙，不敢私人開火，就那麼把人餓死完了。你爺又不讓

外婆的老家秦安縣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人偷，固執的很，硬是餓死了。”

外爺在 1960 年的正月的一個晚上，靜悄悄地餓死在炕上，我的母親就睡在父親的身邊，我矮小體弱的外婆頓時成了孤立無助的寡婦，家裡沒有吃的沒有喝的，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緊接著，她已經長大成人的，最喜歡的小女兒佛黛也餓死了，餓死在炕頭，小兒子祥娃餓死了。 死前想喝口湯都沒有喝上，……三九寒天，滴水成冰。 連樹葉都拔不到，野菜都找不到，一對兒女已經餓得奄奄一息，時刻待斃。 我是個作家，我卻沒有能力寫出當時外婆的境遇，丈夫死了，天踢了，地陷了，落到黑洞洞的深淵了。 一個女人，短短的時間，沒有了丈夫，沒有了三個孩子，她對誰去嚎？對誰去哭？對誰去訴？她怎麼活下去？她怎麼喂養這兩個還活著的兒女？天爺，你真的瞎了眼睛嗎？天爺，天爺！

外婆還有的，是我瘦骨嶙峋像一根竹竿子的母親，餓得什麼都不知道癡癡呆呆的舅舅，家裡時常沒有一星面，沒有一點吃的。 親戚鄰家自己顧不上自己，想借借不上，想幫幫不成，舅舅說：“好多天就沒有吃的，就啃一點冰塊塊，沒有燒的，連熱水都沒有。 把人餓的沒有指望，時時刻刻覺得就會死。 坐在那裡不得起來。”好不容易熬到夏天，人販子張廣祿找到外婆，說帶領他們去找早逃荒到外地的姨婆劉環琴。 這樣，在張廣祿的帶領下，外婆領著年僅十七歲的母親、十歲的舅舅，背上家裡最值錢的一口鍋，走上了逃荒之路。 離開老家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彎村，邁著小腳，爬山下溝沿路乞討，半夜歇息在陌生人家。 幾個人步行五十多裡，在秦安縣南河川搭上東去的火車，一路到西安，然後轉車到富平。 母子三個人，路上沒有吃的，身上沒有一分錢，不知道到哪裡去。 命運就在人販子張廣祿手裡，前途是兩眼一抹黑。 是溝是涯都得往前走。 不走，留在秦安就等著死，母子三個人就等著餓死。 逃荒，逃活命，帶上兩個娃娃去陝西逃荒是唯一的路。

外婆走的時候，有沒有到外爺墳上去？有沒有對外爺哭訴告別？男人死了一年多，就要離開他，外婆有沒有對外爺說：“我出去，我出去，是為了咱這兩個娃，為了淑英和富貴，為了讓兩個娃活下來。”外婆是不是聽見墳墓裡的外爺說：“你去吧，去吧，領上我們的娃娃逃命去，出去了，跟個人，把咱娃養大……。”想來那是外婆第一次坐火車，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坐火車。 那一路上，她都在想些什麼？是不是離開家鄉逃荒像割開了她的身體那麼得疼？她是否知道自己有去無返，永遠的留在了陝西？

外婆領母親、舅舅到富平縣後最初住在曹村一戶人家，據流曲鄉東川大隊當時的幹部宋子成回憶：“那家的人對你婆不好，還打你婆，在那裡住不成，以後才去了你後來這個外爺家。 剛來，可憐得很。”那時陝西吃糧也緊張，第一家落不下腳。 外婆沒有辦法，又帶著母親、舅舅來到流曲公社北耕大隊，被一個病死了婆娘，沒有自己的娃娃，家境特別窮苦的男人收留下來，這個老漢就是我童年記憶中的外爺，最疼愛我、最嬌寵我的外爺黃喜聯。 他是生產隊的飼養員，養牛養馬，愛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我家的逃荒女人：外婆、老姑、母親，小女娃為依娃。

抽旱煙，愛喝茶，非常疼愛娃娃。身上有幾毛錢零用錢，都是買了柿子、果子給我吃。上街道給牲口去看病，花一毛錢買一個肉夾饃給我吃，自己捨不得嘗一口。我多年都認為他就是我的親外爺，不知道還有一個甘肅的外爺，名字叫牛志恒的外爺，一個被餓死的外爺。多少年，我不知道，我有兩個外爺爺。

逃荒到異地他鄉的外婆是孤獨的，沒有姐妹，沒有親戚，沒有個能說心裡話的人。沒有錢，沒有盤纏，那幾百里路對她，比千里萬里都艱難。對外婆來說，比較愉快的時光，是我們幾個孫女去，在她面前玩耍，在她面前嬉戲，和她睡在一個炕上，聽著窗外的風聲雨聲，和我們說些胡話。給我們梳頭，給我們做飯，給我們曬些南瓜子、西瓜子……看著我們一個個出生，一天天長大，是外婆最大的安慰。

外婆來陝西後，有了五個外孫女，兩個孫子，他們為宋琳、宋春玲、宋春麗、宋小莉、宋小玲，牛旭輝、牛餘輝。這些年又有了十一個曾孫子、曾孫女兒。外婆帶領我的母親、舅舅逃了出來，活了下來，她這杆病弱乾枯的老樹上，萌發出頑強的新芽，而後碩果累累，子孫眾多。我們沒有被餓得絕種絕戶，老牛家後繼有人。

是外婆邁著一雙小腳，在那深山老林裡、陡峭土路上一步步的走出來，帶領著兩個不知世事的，餓得虛弱無力的兒女走出了秦安，走出了甘肅，走出了死亡之地。是我的外婆領著我的母親、舅舅來到了陝西，吃到了糧食，得以活下來，得以保住生命……。一個弱小的、無能的、走投無路的母親挽救了兩個孩子的命。但我不想說我的外婆偉大、了不起、是英雄，任何這種描繪大人物的詞彙用在她身上都是對她的褻瀆和羞辱。她只是大饑荒中，甘陝大逃荒中，千千萬萬婦女中兩手牽著兒女、小腳步履艱難逃活命的母親中的一個。她只是像一隻身體瘦小，羽毛稀疏的老母雞，在暴風驟雨電閃雷鳴之中，本能地、竭盡全力地、以母愛之心掩護著兩個翅翼下飢寒交迫索索發抖的小雞娃。小時候，我常常看到暴風雨後，外婆養的那些雞，有些被嚇死了、雨澆死了，命好活下來的幾個，眼神驚恐，毛都沾在身上，聲音難聽地叫喚兩聲，就開始找吃的。外婆多像那暴風雨後的老母雞，帶著兩隻濕淋淋的雞娃找食吃。

我在家的日子少，常見到外婆的二妹宋春玲回憶到："每次婆和媽鬥了嘴都會說：'你媽性格不好，你死了的那個姨性格好，乖，聽話得很。'"外婆在陝西落腳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後，時常想著死去的外爺、小姨、舅舅……。 我不得而知，外婆快去世的那些日子，有沒有想回甘肅秦安老家，想再一次到故去四十多年的外爺墳上說幾句話，在看一看自己的老家……。 舅母人粗糙無理，舅舅懦弱，日子也過得緊。 加上外婆小腳，年老後更是走不動路了，沒有辦法，沒有人帶領外婆回去一趟。 外婆從 1961 年到 2003 年四十二年間，從沒有回去過甘肅老家一次。 最後病死它鄉。

外婆的墳和繼外祖父黃喜聯的墳埋在一起，他們只在一起生活過十多年，外爺黃喜聯於 1972 年就得食道癌去世了，算是拉大了我的母親，送她出嫁。 養活成人了我的舅舅牛富貴，並供養他上完當時農村孩子很少能上上的高中。 外爺黃喜聯是我們一家的恩人，我的母親、舅舅都叫他“大”，我們幾個孩子都是叫他“爺”“爺”。 我總想知道，外婆的魂在哪裡？回到甘肅秦安了嗎？回到她的第一個丈夫哪裡了嗎？告訴他：“我們的兩個娃都活下來了，還有了孫子。”嗎？我能感覺到，外婆的靈魂不得安寧，總在甘、陝這幾百里之間來回飄蕩，在兩個丈夫之間來回的走動、看望、陪伴。 一個是和她共同生育了五個孩子，共同生活過二十年的丈夫。 一個是在逃荒中、無食無宿時善心的收留了她，給她一個破爛但能避風雨、寒冬來能燒熱炕的家，有粗茶淡飯吃的家，養活大她兩個兒女的男人。 她更留戀哪一個外爺？她要陪伴哪一個外爺？

我長了這麼大，都快年過半百了，才問清楚外婆所遭受過的飢餓、死亡、逃荒、求生的苦難往事，才知道外婆一輩子跟過兩個男人。 細細梳理，這一切好像都發生在我的身上，我跟隨著外婆走過了一遍她的路。 讓我的心那麼的疼，那麼的撕扯，那麼的不能忍受。 那麼的不能沈默，那麼的要悲嚎、要痛哭，要質問。 是誰奪去了她年僅四十二歲丈夫的命？是誰奪去了她年幼三個孩子的命？是誰逼迫她帶領一兒女出門逃荒？是誰讓一個女人、一個母親承受沈重的不堪承受苦難和悲劇？……。 更為可怕的是，這不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的處境和不幸。 外婆一生的遭遇並不傳奇獨特，她只是成千上萬甘肅逃荒陝西婦幼中的其中之一而已。

“婆！”“婆！“”婆！”你聽見你的娥在叫你嗎？婆，我是你生前給你拉風箱的孫女，是牽著你的手，慢慢去上街道賣雞蛋的孫女，是你給剜野菜給羊拔草的孫女，是和你鑽在一個被子裡，讓你講故事，你說不會講的孫女。 我永遠是你長不大的孫女。

我這樣到處找人詢問、不停的記錄書寫，是為了讓這些孫子、重孫子知道他們的老外婆、老老外婆曾經以三寸小腳、弱不禁風的身體、沒有路費、沒有乾糧，帶領一雙兒女，一步步地，頂風冒雨，走出了店下彎、走出了秦安、走出了甘肅，逃荒要飯來到了陝西，活下來，生存下來，她的兒女在這裡落地生根，從此生育了我們，繁衍這麼多的子孫後代。 記住了，我們是逃荒者的後代。

淚眼中，我喊聲：“爺爺！爺爺！”遠在甘肅秦安老家的外爺牛志恒一定聽到了，我還會回去祭拜你。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淚眼中，再讓我喊一聲："爺！爺！"對收留下我外婆母子三口人的外爺黃喜聯，我說不出感謝，只有愛和思念。

婆！婆！婆！我的婆！我只能用這些文字給你雕刻一座像，永遠地坐落在我的書裡———一個拖兒帶女逃荒的母親。

二、尋人啟事：尋找姨婆、俊俊、俊之

本人，依娃，本名宋琳，作家，大饑荒調研者，目前居住美國麻州。 尋找 1958 年~ 1962 年中國大饑荒中，出門逃荒要飯，從此失蹤的三位親人。

尋找姨婆劉環琴、表舅俊俊、表姨俊之。 劉環琴為我外婆劉玉梅的二妹妹，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人，時年三十多歲，白淨秀氣，個子不高，小腳。 她的丈夫名字叫金海，是一位民間秦腔藝人。 因為當時嚴重的飢餓，家中斷糧，我姨婆和丈夫商量後，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兒子俊之五、六歲，女兒俊俊十一、二歲，留下剛剛出生尚在襁褓中的兒子強林。 於一九六零年冬季離開了魏店鄉的家，出門逃荒要飯，從此以後不知去向，失蹤。 母子三人，再也沒有回到家中，再也沒有任何音信。 她的丈夫金海曾經到蘭州、白銀一帶尋找，到處張帖尋人啟事，都沒有任何消息，找不到下妻子兒女的下落。 他也曾多次來到陝西各地尋找，仍然沒有任何音信，死不見屍，活不見人。 成為她的丈夫、她的兒子、我的外婆、我的母親多年的傷痛。

"人可能都死在外面了，不然，兩個娃大了，知道回來找我們，家就在魏店街道。"我的母親常常這麼念叨。"就是死在半路上，也沒有人知道哪裡來的人，就是讓狼吃了也不知道。 那些年，出門逃荒餓死的人、凍死的人，多得很。 到哪裡找去？也可能讓人殺著吃了……或許迷路了，死在山裡了，世上沒有人了。"母親快七十歲了，常常念叨她六零年出門要飯去的的小姨，我的姨婆劉環琴。

如果表舅俊之、表姨俊俊還活著，如果你們常常給你們的後代講述你們逃荒的經歷，如果你們的兒孫輩看到了我的書和這份"尋人啟事"，請和我聯繫。 如果任何知情人、有線索的人，請和我聯繫。 感激不盡。

五十四年沒有音信，十有八九，我的姨婆、表舅、表姨早已經餓死在逃荒路上，凍死在那個山圪垃裡，或者被餓瘋的人逮住當了"食物"，早成餓鬼怨魂。 請每一位看到這張"尋人啟事"的人，幫助我找到我的姨婆劉環琴、表姨俊俊、表舅俊之。 或者找到他們的墳墓和屍骨。 我想知道，他們逃荒到哪裡去了？他們的路上經歷了什麼？他們最後是怎麼死的？眼睛能閉上嗎？想對我們家里人說些什麼？他們的靈魂能找到回家的路嗎？

逃荒路其实是生死路。 有一些人出门逃荒能幸存下来。 可是很多人却饿死

姨婆领著俊俊、俊之出門逃荒，從此“失蹤”了。 胡傑插圖

在逃荒的半路上、饿死在火车站、饿死在政府的收容所。 许多逃过荒的妇幼告诉我:“人走着走着,坐下歇歇就死了。”“火车站附近有个沟埋满了饿死的人,有上百人哩。”从此家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火车沿线的坟场里有老姨、俊俊、俊之吗?

姨婆劉環琴,你在哪裡? 你的鬼魂在哪裡? 我在尋找你!

表舅俊之、表姨俊俊,你們在哪裡? 我在尋找你們,我們沒有忘記你們。

感謝不盡。

甘肅省長久地址: 秦安縣王堡鄉店下彎村 牛代祥

陝西省長久地址: 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 牛淑英

想念你們,為你們流淚。

愛你們的親人 依娃(小名春娥)

2014 年 1 月 15 日 泣書

我的母親牛淑英的證詞

採訪時間: 2013 年 12 月 2 日

前記: 雖然,我多次詢問母親過去的事情的時候,談論到我的姨婆劉環琴和她的兩個孩子,但是沒有專篇寫過。 當我寫作這本有關逃荒專著的時候,我產生一種自責,作為一個歷史調研者、寫作者、記錄者,不應該因為和個人關係的近疏,而忽視那些在我們的生活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平日很少提起過的、不幸“失蹤”、或者死亡半個世紀之久的親人。 應該平等的記錄和記念他們。

因此,為了留下關於姨婆帶領兩個孩子外出逃荒後失蹤的證詞,我打電話給我的母親,詢問錄音,留下證言。

依: 媽,你知道我老姨家在哪裡?

母親: 魏店,你沒有去過。(注: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

依: 媽,你記得我老姨是哪一年出門逃荒的?

母親; 他們出去的早,就是六零年,正餓的時候。 我們是六一年來陝西的。

依; 那時候,我老姨多大歲數?

母親: 就是個三十多歲。 她是排行老三,你外婆是老大,還有一個妹子,一個小兄弟。

依: 她的兩個娃叫什麼名字?

母親: 一個女娃一個男娃,女娃大,有個十來歲,叫個俊俊。 男娃五、六歲,叫個俊之,你老姨領出去在沒有影子了。

依: 他們出門前給你們說了嗎?

母親: 她們魏店距離咱店下彎二十幾裡路, 那麼遠, 沒有說, 我們不知道。 餓成那樣, 也走不來。

依: 我姨婆的男人是幹什麼的?

母親: 唱戲的, 唱秦腔戲的。 早的時候, 他們唱戲的時候, 我就去看, 就晚上睡在他們家。 那個男人名字叫個金海。 你老姨沒有幹啥, 在家裡看娃。 唉——, 那時候也不唱戲了, 老戲都不讓唱了。 我姨父也幹不了啥, 不會種地, 生活就緊張。

依: 她為什麼出去?

母親: 是五九年、六零年, 沒有吃的, 男人說: "去, 你領上兩個娃娃出去逃命去。"

依: 他自己咋不領上娃去? 讓女人出去?

母親: 他是男人, 他怎麼出去? 唉——, 女人出門逃難去了, 他就守在家裡, 喝上些食堂給的稀湯湯, 吊著命。 我去他家, 我姨父在在家, 就說: "娘們三個出門了, 再沒有回來。……" 等了幾個月還不見回來, 我姨父急了, 他跑到到蘭州、白銀到處貼 "尋人啟事", 還是找不到了,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依: 我老姨父給你說的時候哭了沒有?

母親: 哭哩, 一家子就留下他一個人了, 他不哭?

依: 你和我婆(注: 外婆)找過我老姨嗎?

母親: 沒有。 誰知道到哪裡去了?(注: 外婆和母親根本沒有能力去找, 自己都逃荒來陝西。)

依: 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吃的?

母親: 誰知道哪幾年為什麼沒有吃的。

後來金海沒有辦法, 沒有婆娘沒有娃, 光棍一個, 沒有辦法生活, 就離開魏店, 到金昌當了上門女婿, 重找了一個婆娘……我姨父都死了。 你打問這些幹什麼? 都過去的事情了。

我的表舅馬全賀的證詞

採訪時間: 2014 年 2 月 3 日

前記: 關於 "失蹤" 的姨婆劉環琴, 我的母親講述的不夠詳細。 我又多方找到我的另外一個姨婆劉環過的兒子, 也就是我的表舅馬全賀的電話號碼, 給他打電話詢問。 雖然是一家子人, 逃荒的逃荒, 外流的外流, 這麼多年來, 上輩人都很少來往, 我們下一代連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 馬全賀, 六十歲, 原是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魏南大隊人, 以後當兵, 轉業後在新疆石河子工作, 目前已經退休。 電話撥

通，我報上姓名、及我和他的關係。

依：我是陝西牛淑英的大姑娘。 我應該叫你舅舅吧？

馬：嗯，我知道，你外婆是老大，我媽是老二，你外婆帶著你媽媽、舅舅三個人走陝西，我都記得。 那時候沒有吃的，吃食堂天天糊糊湯，人吃不飽肚子。 我就去生產隊偷些包穀、穀子、白菜。 讓人家發現了還打哩。

依：我想寫一寫咱們家的事情，你對我那個姨婆有印象嗎？

馬：有，她叫個劉環琴，姊妹中最小的一個，那時候也就是三十多歲，人很白淨。

依：我姨婆走的時候，給你們說了嗎？

馬：說了，說要去陝西去。

依：那時候，她們不出門行不行？

馬：不出門就餓死了。 我們自己家沒有餓死人，我們家親戚餓死的人不少。我爸的弟弟家、妹妹家、叔叔家都有餓死的人。

依：餓死了幾個人？

馬：我爸的叔叔家餓死了四、五個人，餓死了。 周圍鄰居餓死的多得很。

依：你能看見嗎？

依：我都記得，我家的鄰居一家子死光了。 那是我眼見的。 我那個鄰居叫王世德，全家五口人都餓死光了。 那時候，我們不敢出門，人死多了，不敢出門，害怕人吃人。

依：那人死了，誰給埋呢？

馬：就是隔壁鄰居埋，隨便埋，有的就隨便扔掉了，沒有棺材。

依：我那個姨婆是哪一年離開老家的？

馬：六零年，我模模糊糊記得是十一月份，天氣冷了。

依：她再沒有回來嗎？

馬：沒有，我娘娘（土語：姨姨）就失蹤了，以後我姨父還去陝西找過，也再沒有找到。 他們還有個兒子，就給了人了，就送給魏店的人了。

依：那個娃娃多大？叫個啥？

馬：唉呀，那個娃娃是六零年的，娃娃小得很，我娘娘領不上，就領了兩個出門，留下了一個。 結果我姨父也沒有辦法帶，養活不了。 就給了人了。 娃娃叫個強林，給的人家姓啥我還不清楚，反正是跟了人家家的姓了。

依：以後我這個老姨父怎麼生活呢？

馬：他艱難，是個唱戲的，家裡世代就是唱秦腔的。 我娘娘沒有回來，強林又送了人了，他在秦安呆不住，就到金昌了，安了個家，以後這些年還是在農村唱戲。

依：那他們父子以後再見面了沒有？

馬：強林長大了，又找到他父親，兩邊也就來往著，強林照顧養父養母，也照顧我姨父。 前些年強林還來新疆打工，我姨父說他病重了，讓強林回去看看他。我姨父三、四年前就過世了，活到八十四、五歲。

到死都說："不知道她們娘三個到哪裡去了？都是我害下的……"我姨父找了幾十年找不到嘛。 現在這一家子，就強林一個人活著了。

後記："你帶上兩個娃娃逃命去。"一句話、一個決定就是三條命。 老姨父的後半生在追悔、自責中度過，如果他不讓她們母子三人出門，或許餓死在家裡，如果全家一起出門，或許都死在外面……沒有如果，只有一出門逃荒就是生死離別。

令我難過的是，不知道三位親人死在哪裡，怎麼死的，沒有墳，沒有碑。

但願這張小小的"尋人啟事"能給她們一絲慰藉，知道他們的家人、後代、親人沒有忘記他們。

三、母親：為逃活命

受訪人：牛淑英，女，69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公社東川大隊人，為我的母親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5 日
錄音長度：40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公社東川大隊我家

大饑荒餓亡者：

牛福成，男，69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曾外祖父。

牛志恒，男，42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為我的外祖父。

牛佛黛，女，14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餓亡，為我的大姨。

小女娃，尚未取名。 一歲左右，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小姨

牛祥娃，男，8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為我的小舅。

母親

前記: 不知道母親的過去, 就不會認識自己。 這個世界上, 每一人, 當官的也好, 賤民也好,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都是母親生育的。 沒有一個人能逃避母親的身體和給予, 但是,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瞭解母親、知道母親、理解母親? 當我年紀大了些, 我覺得我不瞭解我的母親。 她是怎麼來的陝西? 她的過去是怎麼樣的? 她這個人是怎麼樣的? 她為什麼一輩子都說自己是個叫化子呢? 我都一無所知。 這些年來, 只要有機會, 我就詢問母親, 和母親聊天, 讓她講過去的事情。 剛開始, 比較困難, 我問一句, 母親回答一句。 慢慢的, 母親講述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細, 我都一一記錄。

今年夏天, 我從甘肅秦安縣老家採訪回來, 並帶回來隨手採摘的一種野花。 前一日鮮艷亮麗, 等我拿回家已經花枯葉幹。 可是她是從三百多公里以外母親的故鄉帶回來的, 我想讓母親看一看, 聞一聞, 摸一摸。 我不肯定, 年紀大了, 記性不好的母親能不能認得我也不知道名字的野花。

依: 媽, 你認得這個是什麼?

母親: 這是月白色, 在哪裡采的?

依: 你認得嗎?

依: 棉花花嘛。

依: 你認識還是不認識? 現在乾了, 你認得嗎? 你知道從哪裡來的?

母親: 甘肅! (注: 母親的口吻非常肯定, 令我吃驚。)

依: 你怎麼知道是甘肅來的?

母親: 甘肅長這個, 叫個棉花花。

依: 甘肅你老家?

母親: 嗯。 甘肅就長這種花, 野花, 滿坡都是, 年年都回來哩。(我很驚訝母親記得五十年前見過的故鄉的棉花花)

依: 你家是什麼成分?

母親: 富農嘛? 富嘛, 地多嘛。 啊呀, 從山頂上到溝下面, 都是, 牡丹坪上都是。

依: 你們以前的房子大嗎?

母親: 大嘛, 院子在堡子裡面。 四個睡房。

依: 有牲口嗎?

母親: 有牛, 還有馬了、騾子了。

依: 土改的時候, 人家是分? 還是搶?

母親: 人家把牲口拉去了。

依: 誰拉去了? 幹部嗎?

母親: 隊里人。

依: 人家給你打條子嗎?

母親: 不寫。 人家拉了就拉了, 給你寫啥條子哩! 家裡的東西拿去了, 我們一聲都不敢出聲。

依: 為什麼拿? 憑什麼拿?

母親: 入了社了。

依: 什麼叫入了社了?

母親: 農業社。 把牲口拉去了。

依: 哪一年?

母親: 五二年。 那是我爺爺的牲口, 讓人家拉走了。 你叫老爺, 我的爺。 你老爺都氣瘋了, 就是嫌把牲口拉走了。 嫌把家裡東西都收拾完了。 啥都都搶光了。

依: 是不是晚上把燈都點在斗裡? 是不是?

母親: 不叫點燈嘛。

依: 為什麼放在斗裡?

母親: 人家巡查著哩。 巡查看你把什麼轉移出去了。 人家懷疑哩, 巡查哩。

依: 那燈放在斗裡, 外面能不能看見燈光?

母親: 那怎麼不能看見。 斗是四方的。

(注: 把燈放在斗裡點, 是害怕巡查的人進來, 看你們轉移什麼了沒有。)

依: 到了五八年, 你們吃什麼?

母親: 每天都是喝稀飯, 沒有饃, 天天稀湯湯。

依: 那你自己咋不蒸饃哩?

母親: 拿什麼蒸饃? 沒有麵嘛?

依: 那麵到哪裡去了?

母親: 那一陣人都沒有麵, 都沒有麵(沒有糧食)。 那陣人都沒有麵。 隊裡不分, 隊裡沒有什麼分?

依: 地裡打下糧食為什麼不分?

母親: 地裡哪裡有麥?

依: 那地裡的麥子到哪裡去了?

母親: 誰知道。(注: 母親也說不清楚)。

依: 吃食堂的時候, 你們吃什麼?

母親: 就是稀飯。 苞穀麵餬糊, 裡面下些洋芋疙瘩。

依: 一家能吃多少?

母親: 一家能舀上兩碗。 咱家六個人。 你婆、你爺、我、你那個小姨、你舅、你那個小舅。 還有一個小妹子, 月娃子都死了。(餓死了)

依: 那你只能打六碗飯, 誰去端?

母親：你婆去端，你婆還是個小腳，她慢慢的走著去，走著回來，吃一飯比上天還艱難。

依：多大的盆子？

母親：一個瓦盆。

依：我婆能提動？回來怎麼吃呢？

母親：一人倒上一碗，一喝。

依：媽，我爺死了多少年了？

母親：這都五十多年了。五八年沒有的，五九年的正月死的。

依：我爺死的時候有多大歲數？

母親：不知道，也就是四十多些。還年輕得很。那陣我十四了。你舅才六、七歲。我個子低低的，我個子低。我瘦得很。

依：我爺四十歲，正能吃著呢？怎麼能夠嘛？我爺是怎麼死的？

母親：有些病，加上餓，就……成天沒有吃的，有時候連湯都沒有了。

依：為什麼不問隊上要些糧？

母親：要不上，隊裡沒有。你婆要去了，沒有，人家不給。

依：沒給。那怎麼辦？有娃娃哩。

母親：那餓去。

依：我爺死之前睡了多長時間？

母親：老睡著，那一個晚上還睡著，第二天早晨沒有了。人受餓，並不是今天餓，明天死，躺了好長時間。我們在這邊，代祥家這邊住。牡丹坪上沒有人了，全部到店下灣來了。人全部都搬下來了。人家不讓住。攆出來了。在那裡住得過了年，才挪過來。

依：我爺死的那個晚上，你記得不？

母親：你爺死的那個晚上，我們在別人家睡著。炕小得很。小小的一個炕，我看睡了幾個人，我、你爺、你舅、你姨、你那個小舅舅。兩個小舅舅，一個小姨，還有我就四個娃。加上你爺就五個人。

依：五個人就睡一個炕？

母親：嗯，擠著睡，你婆到外面找地方睡去了。我起來看，唉？你爺每次把肩膀都蓋得嚴嚴的，老喊叫冷得很，今天怎麼肩膀在外面露出著？我一摸，冰冰的，一摸，硬硬棒的，那個簾子一揭，外面下了些雪。我就叫你婆去，你婆就來了。

依：你看見我爺的臉了嗎？

母親：看見了，眼睛閉著哩。

依：他死之前叫喚了沒有？

母親：沒有。

依：聲喚了沒有（難受地呻吟）？

十五歲的小姨餓死了，時年十六歲的母親抬出去。 胡傑插圖

母親: 沒有, 沒有。 我和他一起睡著, 他是這樣睡的, 側身睡的, 手這樣。 我們就去叫代祥的父親來幫忙。(注: 許多餓死的人都是默默的死去, 睡在半夜死去, 活人還睡在一邊。)

依: 那陣你沒有哭嗎?

母親: 那瓜得(笨的, 也是餓的)什麼都不知道。 人瓜著哩, 餓得啥都不知道。 叫代祥他父親來給剃頭, 用一個板子, 抬上。 一個櫃桌板子。 大概是我們的。 這麼寬, 有個兩米長。

依: 那人的頭和腳都能放下嗎?

母親: 能。 在地裡山坡上挖了個窯窯。 代祥的父親, 那個人好, 他挖下的。 沒有人給幫忙, 人都餓得走不動路。 挖下我去了, 我看著把你爺埋了, 就蓋了個舊棉襖。 你爺是五九年死的。

後來, 那一年, 我領著春麗(三妹)去把墳重新埋了。(以前母親說過回去給外爺重新埋葬, 但是我沒有太注意她的話)不記得哪一年了? 七二年, 還是七三年? 我還是沒有錢, 找人伐了一棵樹, 給你爺做了一副薄皮棺材, 把墳挪了一下, 就算安葬了。

依: 你的妹子死是多大?

母親: 十四、五了。 那娃長得高。 岷縣生的。

依: 那娃是怎麼死的?

母親: 餓死了!

依: 餓死了! 你為什麼沒有給我說過姨是餓死的, 你為什麼沒有給我說過?

(注: 這是母親第一次明確地說"餓死了", 小姨是餓死的, 我聽著眼淚一下子冒出來, 悲傷不已。)

母親: 死了五十多年了。

依: 你以前為什麼不給我說? 你以前為什麼不給我說?

母親: 說什麼? (注: 母親覺得, 人死了, 說有什麼用呢?)你那個姨叫個佛黛, 牛佛黛。

依: 你說我姨沒有死前成天吃什麼?

母親: 吃什麼? 吃苜蓿菜。

依: 我姨自己拔嗎? 你去嗎?

母親: 去呀。 臨死的前兩天, 她挖小蒜去了, 挖了一籠, 她昏迷在地裡了, 幾天沒有啥吃, 過路的一個人把她叫起來了。 回來那天下午後, 睡下就不能動彈了。 你婆提水去了, 她下來要喝涼水, 就……。 你這個姨是屬鼠的, 活著就六十七、八了。 你姨身體比我好, 個子高。

依: 你不是和我婆抬水去了, 你回來看見我姨是什麼樣子?

母親: 我和和你婆抬水去了。 你舅坐在炕上, 你姨從炕上爬下來, 想喝點涼

水。 她爬到炕邊不得上去了。 我和你婆回來，就看見你姨在炕邊上爬著。 不得動彈了，眼睛閉住了。

依：沒說要著吃呀喝呀？

母親：沒有。（注：已經沒有任何力氣了）我煮了些苜蓿菜，問她吃不吃，她說："這苜蓿菜怎麼是紅的？"苜蓿是綠綠的，怎麼是紅的？她說是紅的。 病了的人說菜是紅的。 她說是紅的。 她的腦子不對了，菜是綠的，怎麼是紅的？那是人餓瓜了，眼睛看不清楚了，胡說哩。

依：我姨是怎麼埋的？

母親：我和我四大兩個人抬出去埋的。

依：你把我姨埋掉的？

母親：嗯。 用個棍子。 和我四大兩個人抬。

依：棍？綁了沒有？

母親：誰知道怎麼綁的。

依：用個棍子抗上？

母親：嗯。

依：誰挖的墳？

母親：你四爺爺，就在店下。 弄點土就埋了，沒有個墳。（注：這是母親第一次說這個細節，十五歲的小姨佛黛餓死了，十六歲的母親和本家叔叔用個棍子抬小姨的屍體出去。 她還是個孩子呀。）

依：那我小舅祥娃呢？

母親：祥娃在店下這邊，六歲，就這麼高。 死了扔到溝裡去了。

依：祥娃子怎麼死的？

母親：娃娃有病哩，肚子里長了個啥，娃有病，又沒有什麼吃。

依：那問隊裡要上些糧食，娃病著哩，給吃上些。

母親：要不上。 人家不給。

依：你兄弟死、你妹子死，你哭了嗎？

母親：哭什麼？

依：你心裡難受不？

母親：瓜的知道什麼？（餓傻了）還知道哭？人餓瓜了。

依：我婆、我舅和你怎麼從甘肅來的？

母親：是我外婆的外甥領來的，說你那個老姨叫我們呢，就這麼來了。 人家哄我們哩。 也是沒有辦法了，你爺死了，幾個娃死了，你婆也沒有辦法了。

依：那人叫什麼？把你領來的人？

母親：張廣祿，是我外婆的外甥。 那是個人販子，就把我、你婆、你舅，領來

陝西了，還領了三個老婆子，三個娃娃。 一次領了七個人，三個老婆子，四個娃，你和我舅，還有那兩個女子。

依：你有沒有個包袱？

母親：沒有。

依：有沒有饃路上吃？

母親：哪來的饃吃？

依：你們在哪裡上的火車？

母親：南河川。 從家走到南河川，走著去的。 幾十里路哩。

依：我婆是小腳，怎麼走？

母親：慢慢走。

依：你能走動嗎？

母親：都走著。 一直走，一直走。

依：那你路上怎麼吃？

母親：路上就沒有吃。

依：幾天沒有吃？

母親：兩天。

依：那怎麼辦？你肚子餓不？

母親：在車上，你婆昏車，吐的不行，有人給了個缸子，給沖的白糖水。 那個人好。

依：你兩天什麼都沒有吃？

母親：走到山裡俊，俊芳的媽拿著面，燒了一點湯，喝了點。 以後，在路上什麼都沒有吃。 到西安買了幾碗菜。 涼菜吃了吃。

依：你的姨找到沒有？

母親：沒有，誰知道到哪裡去了？我那個姨是你婆的妹子，叫個劉環琴。 出去要飯去了？我姨還領著兩個娃。 一個男娃，一個女娃。 就再找不到了。

女娃叫俊俊，男娃叫俊之。 走的時候，男娃五、六歲，女娃十歲。

依：你再沒有找嗎？

母親：沒有，到哪裡去找？

依：人還活著沒有？

母親：不知道。 我姨父以後在蘭州和白銀貼尋人啟事都找不到，沒有音信了。等了幾年我姨都沒有回來，我姨父給人家當上門女婿去了。 你老姨怕是早都死了，餓死在半路上了。 不出去不行，出去還不行，唉……！那幾年！

依：那你父親死了、妹子死了、兄弟死了，你和我婆、我舅舅出來，你路上害怕嗎？害怕你來了怎麼吃、怎麼住、怎麼活？

母親：那糊裡糊塗的。 有人販子，靠他吃飯。

我的父親宋長順、母親牛淑英

依：你自己不害怕嗎？

母親：不害怕。

依：你又沒有錢，沒有饃，你都不認字，你連甘肅、陝西都分不清，你到哪裡去？

母親：有人領哩，領到那裡算那裡。

依：就是人家咋說就咋說，人家怎麼走就怎麼走，你自己也沒有辦法。你不怕人家把你給賣了？

母親：我不怕。（注：害怕不害怕，跟著人販子來陝西是唯一的求生之路。人販子領到哪裡算哪裡，她也沒有辦法。就是吃人販子的，喝人販子的，人販子領到哪裡算哪裡。她是沒有任何辦法，沒有什麼選擇，完全沒有辦法。）

依：你從西安到富平這裡怎麼走的？

母親：從西安坐火車到縣裡，然後走回來。走到吉崖村。

依：你路上沒有拿個包袱？衣服、梳子、針線了、頂針了，路上補個什麼？

母親：沒有。

依：你沒有行李？就兩個手。

母親：嗯。

依：你一個女娃子，不梳頭嗎？

母親：誰知道，我不記得了，沒有拿。（注：沒有吃的東西，一個女孩梳頭不梳頭不重要了）我記得出門背了一個鍋，小鍋，我背著，半路上把鍋賣了。

我背了二十里路。賣掉可以賣的吃。我背著，你婆賣了。賣了幾塊錢。

依：你來陝西的那一年多大？

母親：十七，那是六一年。第二年來咱屋裡（注：嫁給父親）十八了。

依：是不是張廣祿先給你找了一個男人，你說那個人是光頭？四十幾歲了，你是不是不愛那個人？

母親：嗯。我見了那個人。不說那個了，不說了。（注：母親不太願意說她來陝西後，人販子介紹的那個老醜男人。）

依：不怕，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不怕。怕什麼？我是當女兒的，沒什麼關係。不是你的錯，是那個時候人販子亂販人哩。

母親: 張廣祿把他女兒、他姐都販賣過來了。 他姐都嫁人了, 還是天水城裡縣長的太太。 他的女兒還在炭村。

第一次給我說的那個男人, 是個電光頭, 年紀大, 我就沒有去, 我就不想去。

依: 你第一次在哪裡和我爸見面的? (注: 父親、母親是典型的甘陝逃荒婚姻, 因此許多細節我都有興趣知道。)

母親: 德龍他姐家, 德龍是吉崖村的小夥子。

依: 你和我爸結婚是哪一年?

母親: 我十八。 六二年? 還是六三年?

依: 那時候, 你已經是個大女子了, 你身上有沒有來那個(月經)?

母親: 沒有。

依: 一般來說女娃娃十二、三, 十四、五就有了。 你多大才有?

母親: 二十。 二十上才來, 人說來的遲了笨得很。

依: 你知道為什麼?

母親: 那人身體不好, 餓成那樣, 有的人來得遲。 我那時候是身體不好。 瘦得很, 胸前平平的, 什麼都不知道。(注: 因為飢餓, 導致少女遲經、婦女停經, 不來月經, 不能生育等。)

依: 你和我爸結婚, 他給你什麼了沒有?

母親: 給了你婆四十塊錢, 哈哈, 哈。 你婆要一百, 給了不知道六十, 還是四十, 老粗布一身, 八塊錢扯了一身絨。 老粗布衣裳, 一條褲子。

依: 你生我的時候, 吃的什麼?

母親: 吃什麼? 唉——! 稱了三十斤麥子, 吃了半個月, 就沒有什麼吃了。

給你報戶口去了, 上戶口的人問名字哩, 一想是春天生的, 就叫了個 "春娥"。

依: 你現在知道那時候為什麼沒有糧食吃?

母親: 那誰知道? 地都是一樣的, 現在人多了, 還吃不完了。 誰知道那幾年是怎麼弄的, 沒有吃的。 在農業社幹活把人累的, 還沒有沒啥吃, 到哪裡都沒啥吃。 到陝西還是吃包穀紅薯, 苜蓿菜。 靠苜蓿養活人哩。

依: 我婆死了幾年了?

母親: 整整十年了。 零三年老了, 生活不好, 如果好, 還能多活幾年。

你這個爺人好。(繼外祖父)你還記得嗎? 也沒有嫌棄你婆領兩個娃來, 要讓他給養活呢。 不是人家親生的, 叫人家給養活呢。

依: 我爺爺叫什麼?

母親: 黃喜聯。 剛開始我不叫。 叫不出來。 後來怎麼又叫開了, 叫 "大" 哩, 把老漢高興得的。 我看人家人好, 就叫開了。 你舅就給人家當兒了。 給人家當女子了。 那個老漢人善良, 把咱收拾下了。 咱是叫化子嘛。

饑荒者、逃荒者的後代，唯一的全家福。

依：最後張廣祿怎麼樣了？

母親：他受了法了，他把一個軍人的婆娘販賣過來了。判了刑了，他販人哩。

依：販你們這樣的人，他掙些利哩？

母親：掙嘛。（人販子也是救命人，被政府法辦了，還有被槍斃的。）販一個人能掙多少錢。咱不知道。還沒有一、兩百元？他販賣過來的人不少，還有一個老婆子呢？和我們一起來的那個老婆子？名字我不知道，魏店人，來了十天就死了。去看病去了，走到炭村，死到炭村的門洞裡。那是人受了餓，來了陝西天氣熱，受了熱，年齡也大了。魏店人。

依：你恨不恨人販子？那個張廣碌把你販過來，把你賣掉了？把你賣了錢了。他被政府法辦了？你恨不？

母親：我不。

依：他把你都賣了，賣了錢了，你為什麼不恨？政府都把他法辦了，他犯法了。你為什麼不恨？

母親：不恨。他領過來，咱為逃活命哩。（注：母親的話令人震撼，她說不恨人販子，因為他領著她們逃活命。）

依：我想把你哄一哄，說這花西安來的。

母親：甘肅來的，甘肅來的。陝西就沒有這個，棉花花。開這麼大花，野的，多得很。溝裡都是。可能秋季耔掉下去，春天就長開了。

後記：我的父親宋長順在生前從來沒有給我說過那些年的“餓”，也沒有說過

和母親的婚姻經過。這幾年才聽村里人說，那些年吃食堂，管理員多吃一點，做飯的再偷上一點，社員人人吃不飽，我的父親也餓得浮腫了。為吃一個包穀面發糕，在食堂門口轉來轉去，不敢進去要。今天多吃了明天的分量，明天吃什麼？偷吃一點生玉米，又吃的拉肚子，險呼沒有拉死。其實，作為一個種地的農民，父親一輩子都沒有吃“飽”，包穀、紅薯一直是他和我們全家的主食。一吃就是好幾十年。我小時候，過一段時間，就看見父親在炕上呻吟，因為胃疼的讓他臉色青白、頭冒虛汗。抗一抗，也就過去了。還是下地幹活，像牛一樣耕地勞動。春來秋去，一年一年，養大了三個女兒……

父親一生辛苦，積勞成疾，終於於 2004 年 3 月 23 日去世。和我的甘肅逃荒“叫花子”母親共同生活了四十一年。父親的墳就在距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我每次回家都會去看望他，和他說說話。以前，我也抱怨過父親沒有本事，一輩子就會挖土種地，這些年我才明白，父親是被捆綁在土地上勞作的一代農人，沒有遷徙之自由。他從不對我說那些年的“餓”，是因為那是那些年農民的常態，習慣了，餓慣了，營養不良慣了。父親就像那片土地，逆來順受，默默地承受著一切苦難。

好在，母親還在。2011 年六月，我第一次陪伴母親回到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彎村的故鄉，開始挖掘她封塵五十多年的記憶。2012 年、2013 年再一次次回去甘、陝採訪，花費了好幾年，我才問清楚母親的歷史。沒有文化，不認識幾個字的母親並不知道這場大饑荒，她一直不願意多說過去的事情，她覺得丟人，她覺得都是自己命不好。

這是母親第一次面對我說：佛黛是餓死的。

這是母親第一次面對我說：佛黛是我和四大用棍子抬出去埋的。

這是母親第一次面對我說：我不恨人販子，咱是為了逃活命。

母親來陝西後，由人販子先安排到一戶人家，那個男人相貌醜，人懶惰，母親不喜歡。後來由村幹部出面才讓母親離開了那個家，後來由人介紹給我貧窮孤單的父親。母親十八歲結婚，二十歲才來月經，一個飢餓的子宮孕育出一個生命，就是我。母親和我的父親宋長順生育了五個女孩子，但是因為生活艱難，難以養育，先後將我和我的四妹宋小莉送給別人家。四妹多年來把母親叫“姑姑”，把父親叫“姑夫”。母親想四妹，那家人害怕母親和四妹太親近，攆母親出門。三十出頭的母親，三年之間送出去了兩個孩子，多少傷痛？多少淚水？多少無奈？誰知道？誰體

我從母親的故鄉帶回一束棉花花，陪伴我寫這本書。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會？母親那些年，脾氣很不好，失眠，人瘦得不成樣子。好在，父母晚年的時候，我們都回到了他們身邊。

現在，四妹親熱地叫母親："媽！"

母親的一生都是苦難的，缺吃少穿，吃油就像吃眼淚。我記得冬天母親的手總是裂開很多口子，流著血，還要做飯洗鍋。她穿的衣服補丁落補丁。母親、父親都得過貧血，那是長期營養不良的緣故。種地的人，常年吃得卻是紅薯包穀。那三十多年，中國的農民被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壓榨的皮包骨頭，幾乎人人都是貧血，都是營養不良……中國農民不是餓了三年，而是三十年！中國農民過著奴隸般的生活！

我將那束乾燥的棉花花用紙盒子裝起來，帶回美國，放在我的書架上，陪伴著我寫作這本書，就好像母親天天陪伴著我一樣。在家的時候，我天天早晨在屋檐下小櫈上寫，母親總是說："她寫字哩，她愛寫字。"對，母親說得對，我是在寫字。字可成文章、可成書、可成史。

一場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口的大饑荒———一場十多萬甘、陝婦女、兒童的大逃荒———一對最貧賤、最卑微的夫妻———一個小名字叫"春娥"的小女娃娃———一本沈甸甸、包含逃荒血淚的書。今年母親七十歲了，父親去世整十年了，但願我再回家的時候，能把這本書祭奠在父親宋長順的墳前。

四、舅舅：把人餓得沒有指望

受訪人：牛富貴，男，63 歲，小名牛六一，後來改為黃豪，隨繼父姓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北耕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彎村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5 日
錄音長度：62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北耕王新定家

大饑荒餓亡者：同上篇。

前記：我回來，去看望舅舅，他在甘肅老鄉王新定家串門。我又問起他過去的事情，只要我問，他總是不厭其煩的說。那怕是重複，那怕說的都是一樣的內容。我感覺到，這些話，他憋在心裡五十多年了，沒有機會說，沒有人可說。他說一遍，那種內心的承負就稍微輕一點，那種傷痛就受到了微弱的治療。我願意聽，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舅舅

一次次地聽，讓舅舅講述的家族歷史更加準確、翔實、豐富。

我面前的舅舅才六十二歲，還要經營幾畝果園，照顧兒子媳婦出門打工留在家裡的孫子，他黑瘦黑瘦的，頭髮白完了，安裝了假牙。 讓我最不敢對視的是舅舅的眼睛，因為那個眼睛記錄了一個孩子的飢餓，恐慌、無助，常常躲閃著我的目光，就更加讓我難過。 舅舅是我最親的人。

依：舅，那你是哪一年來陝西的？

牛：我是六一年。 那年我十一。 虛歲剛十一歲。

依：你那時候叫什麼名字？

牛：那時候叫牛六一，這是小名字，大名字叫個牛富貴。 現在叫個黃豪戶口簿上寫是黃豪。 我就是跟了後面父親的姓。 從牛改成黃，改了姓，改了人家的姓了。（注：幾乎每一個逃荒來的娃娃都改姓，跟隨繼父的姓。）

依：大人物的歷史書上有，小人物的歷史，你們逃過荒的人沒有人知道。 你說一說當時家裡的情況。 你記得的情況，怎麼樣？

牛：那差得很。 哎呀！那是要吃的沒有吃的，要穿的沒有穿的，啥都沒有。 蓋的被子都沒有。 吃啥哩？

依：你們家不是富農嗎？有錢嗎？

牛：沒收了。

依：沒收了？收有沒有打字據？

牛：沒有。 咱是地富反壞嘛，地富，革命的對象嘛。 因為你老爺、外爺解放前有些地，有院子大房就畫成富農成分了。

依：你記得我老爺嗎？你的爺爺？

牛：記得，我記得叫牛福成。 你老爺人瘦瘦的，個子高大，算是能人。 經營了上百畝地哩，舊社會還雇用過不少夥計。 他死的時候我九歲，就是六零年。 我記得你老爺穿著長袍子，藍顏色的，我都記得。

我聽你婆說解放那陣，還到家裡搜過東西。 搜銀子元、布什麼的，我剛生下來，不知道。 把財產都沒收去了，把你老爺氣瘋了，只要是糧食，聽你婆說。 到了五八年、五九年，我大了，七、八歲了，我記得。 一夥人進來是到處翻哩，到處翻哩。到家裡、地裡到處挖哩，把藏糧食的窖口找到。 窖口，咱家城外面藏了有一窖糧食，叫人家找到了。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依：你們家的窖，有多少糧食？

牛：糧食多少？反正也不少哩。從地裡挖出來的。都是穀子，你外爺藏起來度荒的糧食。

依：那爺爺沒有說：不許拿，攔著，這是我的東西。

牛：那就不敢說。那說了就不行。你不說都鬥爭哩，鬥爭富農是常事。你還敢說話？

依：鬥地主富農不？

牛：鬥哩，我記得給戴上紙糊的尖尖帽子，敲鑼打鼓，開會鬥爭，有時候就打，掀過來掀過去的打嘛。如果偷吃了隊裡的莊稼，就鬥爭。你老爺沒有吃的，成天跑著找吃的，不敢偷，要飯要不上。最後就餓死了，死的時候有七十歲了。連餓帶急，一輩子的辛苦奮鬥都沒收著去了。他死了，那時候人都餓，我就沒有去看，不知道咋埋的。

依：五八年吃食堂吃什麼？

牛：哎呀，吃食堂饃、面都吃，剛開始還吃得好，後來慢慢就吃得不行了。就定量給，後來就沒有辦法吃了，五八年吃大食堂，最困難的時間是五九、六零、六一。一天、一天幾乎就不吃東西。

依：不吃，還是沒有？

牛：就沒有嘛。以後食堂散了。那個人民大食堂搞不前去了，人餓的，沒有東西，搞不前去了。散了，咱成分高，成分低的，一天還能供應一點點。咱這成分大，去要糧食，人家說："先把你地下藏下的陳糧吃完了，再來要。"人家說你自己家裡有哩。還不給分糧。

依：不給？成分不好的人就不給糧食？說你有糧，但是又把你的糧食搜走了。你基本上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牛：啥都沒了。陳的也沒有了，新的也沒有了。那我們吃什麼？有時時間一長，給你幾斤，一斤半斤。那餓得厲害的很，家裡的鍋砸了，灶火挖了。就沒有辦法了。

依：一斤半斤幾個人吃？

牛：就是五、六口子人吃。吃的那個飯就是稀飯，能看見人影子。在碗裡都能看見自己的臉，看清楚鼻子眼窩，給娃娃吃些稠的，大人喝些清湯。就是那個有時還沒有，有時還沒有！沒有吃的，就硬餓，再是沒有燒的柴。到了冬天到地裡想拾點草都沒有。讓人挖得光光的，就沒有燒火的東西。甘肅那天氣冷得很，一桶子水就都凍成冰了。肚子裡燒得不行，餓得不行，就拿上一塊冰，抿一抿。沒有吃的，餓得，沒有吃的，就沒有指望！想吃東西，到處找不上，餓得就沒有指望！

依：你餓得還能走路嗎？

牛：都不太走得動，成天就蹲在門口，有太陽了曬一曬。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看著舅舅長大、逃走的村裡老人牛耀乾、王青芬。

依：那爺爺死的時候，你在跟前嗎？

牛：在哩。

依：那個晚上你記得嗎？爺爺是什麼樣子？能不能動彈？爺爺多大歲數？

牛：我估計四十多歲。他的教育特別嚴格，不准動集體的一針一線。他也害怕，人家抓住往死裡打哩。幹部打人是一個方面，還有他是餓死也不准動集體的東西。那一天是一九六零年，正月初九，那之前我們被攆出門，沒有在自己家住，在代祥家那邊住，都沒有人收留咱，看見個空房子就鑽進去了。我記得那個晚上，那家的一個老婆子餓死了，我們嚇得不敢住了，又出來鑽在一個小窯窯裡，過了一兩天，天氣冷得很，甘肅，西北，你想想。我、你媽、你姨、你那個小舅，我們幾個睡在一起。你婆睡不下，到人家家睡去了。

那一天早晨，天明時下了薄薄的一層雪，到天明瞭，你爺沒有了，餓死了。我、你媽都在跟前，幾個人睡了一個炕。

你外爺是正月初九餓死的，這樣就嚇得不敢住了，就跑下來，到一個學校的爛窯窯裡鑽著，我們四、五個人就這麼鑽著。晚上睡覺我們睡在裡面，你婆睡在門口。那時候狼多得很，還害怕狼把娃叼著吃了。你那個舅，祥娃子五三年的娃，應該是五歲了。我七歲，他五歲，差兩歲。人家生產隊給了一點面，就算分的糧食，娃娃跑著，餓極了，把人餓瘋了。娃娃抓面去了，大人把他擋住了，不敢讓吃，害怕吃多了，給撐壞了。再是一碗面一個娃吃了，全家人的命就完蛋了。

大人把祥娃子一擋，娃當下就沒有氣了，娃也是餓得快死了，就最後一口氣了。如果那時候有一口吃的馬上能救活。如果有這麼大的一疙瘩饃，就能把命救活。那是那幾年實驗過的，有一把面，燒成稀飯，馬上就能救活人。把面一奪過來，娃娃就絕望了，你婆給罐飯也沒有救活，“嚓！”就咽了氣了。我就在一邊看著，祥娃子就沒有氣了。

依：那個娃娃長得像你嗎？

牛：那個娃娃長得漂亮。白白淨淨的，那娃長得漂亮。這就餓死了，又嚇得不敢住了。就到三婆的莊子裡，在人家屋裡住。這前後不到兩個月，你二姨不在的時候是春天，苜蓿剛剛出來。你的這個姨，估計就是個十四、五歲。佛黛，牛佛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黛。十四、五歲，懂事得很，在那麼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吃喝還要先給你婆。

佛黛是你媽的妹子，我的姐，比我大三、四歲。但活著就六十五、六了，不，六十七、八了。就餓的。她身體好，飯量大，她以前在部隊上，隨軍著哩，好吃的吃慣了。（注：佛黛以前跟外爺在部隊上幾年）。那幾年沒有什麼吃，把她餓的，飯量大。

依：十四、五歲，正長身體嘛。

牛：那個時候，飯量大的，人就先餓死。供不上嘛。

飯量大的，身體好的，就死得快。就是這樣，她和我在房子裡坐著，都餓得不行了。餓得不行了，你婆和你媽，屋裡連燒的水都沒有。喝的都是涼水，沒有柴燒。餓得不行，就啃點冰塊塊子。渴得不行，就啃點冷冰塊。你婆和你媽拿了個桶，還是罐子，到泉上弄些水去。弄些水去，我就在炕上睡著，你的二姨渴得不行，一瓢水沒有喝到嘴裡，就順著炕爬下來。

依：大概是什麼位置？她睡在哪裡？你睡在哪裡？大概是怎麼樣的？誰在裡面？誰在外面？

牛：我在裡面，你二姨在炕外面，她渴得不行了，到水缸邊上，找水去了，這一瓢水沒有喝到嘴裡，就餓死了。嘴裡吐出那個白沫子，她順著缸就溜下去了。她溜下去了，那時候，我餓得瓜（傻呆）著哩。

依：你就看著。

牛：嗯。佛黛溜到缸下面去了，我就在炕邊坐著。也不管。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也沒有勁管，沒有力氣拉。後來，你婆和你媽回來，把她扶到炕上，嘴裡流出來白沫子，流的到處都是。你外婆到處找吃的，如果能找一點面，熬點糊糊，一灌馬上就活了。沒找上，沒找上就走了。找不下，家家都找不下一點點面，糧食。借不上，人家有也不想給。不怪人家。咱這一家子就是五個人餓死了。

外祖父牛志恒沒有墓碑的墳墓。

依：我爺爺和娃（注：小姨佛黛和小舅祥娃）怎麼埋的？

牛：你爺爺是代祥舅舅的父親，弄了個板子，放在板子上，抬出去的。家裡沒有一張蓆子卷，也沒有什麼蓋！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啥都沒有。往土窯裡一塞，就……放進去，土一埋就行了。

那個時候人打那個窯窯，那個時候打那個窯窯真正是不容易！那不容易！人都沒有勁了，那個情義重得很。你那個爺爺（代祥的父親牛志斌）和那個六合舅舅，他們兩個抬著葬咱的老人。

依：我這個姨怎麼埋的？

牛：你姨就是人家抬出去，抬到崖下面，挖個窯，塞進去就行了。

依：也沒有個墳什麼的？

牛：就扔了。誰扔的我都不知道，我那時候也瓜著（餓傻了）呢。餓瓜了，不知道了啥。光知道你這個姨叫牛佛黛，你這個小舅舅叫個祥娃子。

依：我爺死的時候，我婆、我媽，還有你哭了沒有？

牛：那人都餓瓜了。哭？但如果有些吃的，還要搶著吃哩。我就比如說，如果有東西吃，就先搶著吃東西。心裡也難受。但是都餓瓜了。

依：你記得我婆哭了沒有？

牛：哭也就是一、兩聲，沒有勁哭！沒勁哭！我都瓜了，不知道哭。啥都不知道，餓瓜了。

我最餓的時候，到場上翻開麥草，找麥粒子吃，找一顆吃一顆，後來還找不上了，村裡的娃娃把那個麥草翻遍了。那是夏天，到了冬天，一顆都沒有。

依：你有沒有去剜過草，拔過苜蓿？

牛：苜蓿。反正你外爺活著的時候，不許動。為什麼咱家餓死的人多，主要他是寧可餓死，不動（不許偷）集體東西。人家都沒有餓死的，就咱家餓死的人多。

依：還有一個小女娃？你記得不？

牛：記得。我推算出來就是五九年死的，月娃子，是個女娃。

依：小女娃怎麼死的？

牛：都是餓死的。娃小，你婆哪裡來的奶？沒有喝的沒有飯，哪裡來的奶？

大人吃不上，想燒點麵餬糊也沒有。有一次你婆給娃熬了一碗飯，還讓我給偷著吃了，吃了，娃沒有吃的了，就沒有接上這一頓。你婆就一點沒有奶，人不吃，哪裡來的奶？

依：娃最後哭了沒有？

牛：哭，餓得不行了，沒有勁哭，就死了。

依：女娃叫什麼？

牛：還沒有名字，如果活著也五十多歲了，是我最小的妹子……。那陣小娃死了，就扔到山溝下面了，那個溝深得很，誰當回事情嘛？我經常看見有大人把娃抱出去扔掉。

依：死這麼多人，隊裡不給你補助些嗎？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牛：沒有，不可能補助。

依：家裡沒有人了，你小小的，你和我婆怎麼活呢？等著死嗎？

牛：那就沒有辦法，你就等著，熬一天算一天。 就沒處去。 沒處吃，人家家都沒有一口飯給你吃，都沒有吃的。 如果還留在當地，就徹底餓死完了。

出來是你婆決定的，我也想往出跑。

依：你到陝西是別人領？還是自己走的？

牛：是你老姨托的人，叫人販子把我們領來的。 那陣子都是人販子領來的。 你婆自己走不了，一個小腳婦女，沒有出過門。 這個人販子來咱村裡，拿著點心。 給我吃了一口，說："到陝西了就吃這個東西。"

依：人販子叫什麼？

牛：張廣祿，他和咱們還是親戚關係。

依：他把人販來能不能掙點錢？

牛：那就說不來了，就是有錢也有限。 主要是販你婆、你媽，我是跟上來的，那時候，男娃不值錢，沒有人要。

依：你們路上怎麼走？

牛：先是走到南河川，幾十里路都是走哩，往陝西走路上搭的火車。 人家人販子出的錢。

我們身上就沒有錢，一點錢都沒有。

依：你從屋裡拿了點什麼？

牛：屋裡拿什麼？沒有啥可拿。 屋裡啥事都沒有。 沒有被子、鞋、衣裳。

我穿的鞋子連底子都沒有，腳指頭都在外面，都是黑的。

依：你背了些什麼？

牛：背了個鍋。 半路上把鍋給賣了。 你婆賣了。 這麼大個鍋，想往陝西背，身上沒有錢，就給賣了。 賣了幾塊錢？我不清楚，就是幾塊錢。 賣掉鍋買些吃的，吃掉了。 那陣饃貴得很，黑市價一塊錢只能買一個饃。 甘肅還沒有，到陝西一塊錢只能買一張餅子。 還是偷偷摸摸買上，趕緊一吃。

我們到西安城裡去，人把饃都不敢手裡拿，手裡拿上，旁邊過來一個人，穿得看著挺文明，咱身上髒得很，人家也不嫌髒，一把就搶去了。 抓去就吃上了。 人餓瘋了。

我知道了這場饑荒，才慢慢的理解了舅舅。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依: 我聽我婆說, 在西安還把你給丟了? 丟在哪裡了?

牛: 西安火車站嘛。 那時候, 我記得, 西安火車站只有三間平房子, 吊著幾個電燈泡, 放了幾個硬背櫈子。 那個晚上, 我出去上廁所去了, 下雨呢, 人擠得很, 我撞了人了, 不讓我過去, 還罵我。 我也乏了, 就鑽到座位下面。

依: 那我婆找不到你了?

牛: 第二天早晨了, 我還在底下睡覺哩。 那把你婆嚇死了, 以為把我丟了。 當媽的出門逃荒就為娃的。 幾個人到處找到處喊叫……最後在座位下面把我找到了, 我還沒有醒來。 一路餓了, 乏了。 在火車站我也沒有人領走, 沒有人要。 都是出門逃活命的人, 自己連自己都顧不了了。 男娃女娃沒人要, 饃有人要。 饃有人要, 人沒有人要。

我們從西安搭汽車到富平縣, 然後走回來, 先落腳到曹村, 呆不住, 以後才來這個北耕, 讓這裡你爺收留下咱三口子人。

依: 我這個爺爺(注: 繼外祖父黃喜聯)對你好嗎?

牛: 好嘛, 那個人好得很。 你這個爺名字叫個黃喜聯。 六十年代就是四十幾, 這家裡也窮得很, 那窮得就沒有辦法說了, 炕上沒有席。 人家對咱好, 那是真的。

依: 他沒有嫌棄我婆領來兩個娃? 養活你花錢哩, 你還小著呢?

牛: 人家沒有。 人家好, 我到這裡, 人家還給我買著吃。 給我買白饃。 有人就吃不上。 有的人自己吃上, 不讓娃吃。 你這個爺好, 有啥好東西先讓我吃。 我後來也把他稱呼"大"了, 把姓也改了, 改成"黃"了。

你這個爺 73 年就死了, 得了病了, 我給埋了。 真是救了咱一家子的命了。

依: 這個事情過去這麼久了,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吃的? 當農民的沒有吃的?

牛: 人家說起來是"三年自然災害", 社會上說是"三年自然災害"。 還聽說那幾年給蘇聯還賬。

依: 你們那裡有沒有澇了、旱了、蟲了什麼的? 你看見的。

牛: 我看見還是有收成哩。 有收成, 但是人沒有啥吃。

有收成, 人沒有吃的。 你婆的娘家魏店街道, 以前繁華得很, 等那一、兩年過去, 一些家裡都沒有人了。

依: 前年咱們一起回甘肅老家, 過後我也沒有問你。 離開五十年, 你是第一次回去, 你回來, 心裡怎麼想的?

牛: 咋想的? 唉呀! 我一到那裡, 心裡難受得很啊! 眼淚一直往下流哩, 六十年代各個角落的事情都記得, 記得清清楚楚的, 經常在眼前走過。 我從那裡回來, 好長時間都一直想、一直想。 從六零年出來, 就經常回憶著哩。 以前那個時候不敢說這些話。

是事實, 那個時候也不敢說。 說了就要帶災哩。 那你就是對社會不滿。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從改革開放以後，才敢說。

依：你的兩個兒子都知道嗎？

牛：知道，以前根本不敢說。有首歌唱“東方紅，太陽昇，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說的一套，做的一套。把糧食都收完了。

依：你說我爺爺是大高個子，你的個子不長，是不是餓下的？

牛：餓嘛，餓得不長個子，矮得很，幹活就沒有勁。我頂多一米六。

挨過餓的人，我那三年都沒有吃過油、鹽，油鹽都沒有吃過。

唉——，我總想過去的事情，想你那個姨、你那個舅，就老是害頭疼，頭疼了一輩子，我的腦子就不太好，神經衰弱著哩。

我從來都沒有忘記這些事情，就忘記不了。

後記：我要離開家的 8 月 31 日，舅舅來看望我，我又和舅舅談，把重要的內容補充進這篇訪談。

我有記憶的時候，舅舅還是個學生，在流曲街道上念書，住校。他每個週末回來背一次饃，沒有新鮮菜、沒有咸菜、連辣椒都沒有，就那麼一書包饃是舅舅一週的口糧。天熱饃很快就放壞了，能拉出白絲。冬天又凍成硬疙瘩。舅舅就是那樣念完了當時村裡孩子很少能念出來的高中，一個大隊也沒有兩、三個。

舅舅回村後，當過會計，天天給社員記錄工分。七幾年推薦上大學，他的同學幾個都去了北京、西安、咸陽上大學。如果舅舅想去，也是有機會上大學，以後成為吃商品糧吃公家飯的城里人。可是，如果舅舅走了，外婆怎麼辦？沒有人擔水沒有人推磨沒有人給掙工分。那時，外爺黃喜聯也去世了。我想，舅舅是掙扎過的，在上大學和當兒子之間，舅舅最後的選擇是當兒子。他知道他是外婆唯一的指望和依靠。外婆離不開他。

舅舅沒有去上大學，當了幾年北耕大隊的小學老師。可是一個月才六元錢民辦教師工資，還常常拿不到。不夠家裡油鹽醬醋的開支。舅舅也就不願幹了，回來當農民種地。

舅舅後來娶妻生子，一直下苦種地，常常胃疼頭疼，身體一直不大好。這些年算是能吃飽飯了，但是經濟上還是不甚寬裕。我去看望他的時候，從縣城的羊肉泡饃館提回兩份羊肉湯給他，他卻不捨得吃，要留給上學的孫子回來吃。外爺黃喜聯以前就是這樣對待我的。

這麼多年了，我才理解了舅舅的決擇和付出，才理解了舅舅和外婆那種從生死線上逃出來、相依為命、相互不能分開的感情。舅舅是對的，陪伴外婆到八十多歲，雖然他在農村種了一輩子的地。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五、我的身分證：甘、陝逃荒婚姻的後代

我是誰？我自問，我常常自問。

我是誰？我來自何處？我是誰和誰生育的孩子？我的母親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的父親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為什麼會來到這個數億人的世界上？我的出生是一個偶然還是必然？……這是每個人都要詢問自己的問題。 對有些人來說，或許很簡單。 對我，卻是四十五歲以後才開始苦苦思考的、尋求答案的問題。

我——宋春娥——宋琳——EVESONG——依娃。 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曾經用過的名字，而且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面前繼續使用著。 讓我稍微解釋一下，“宋春娥”為我的乳名，“娥！”“娥！”父親、母親、舅舅、村里人都這麼叫我。“宋琳”是我的官名，是七歲以後才改的，在國內的任何身分證明上、履歷上、戶口上，都是填寫這個名字。“EVESONG”是我來美國後，為了讓老外稱呼方便容易記住，就入鄉隨俗自己給自己起了一個英文名字，現在駕駛執照上、護照上都是用這個名字了。“依娃”是我的筆名，從 2005 年開始使用，如果在網絡上搜索，會搜到不太多的詞條，算來也跟隨了我快十年了。 這幾個土氣的、洋氣的、正式的、發表作品用的筆名，加起來就是“我”嗎？我是誰？我有著父母怎樣的遺傳基因？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曾經歷過什麼？這些年，我在尋覓大饑荒幸存者、逃荒者、見證者的同時，也在尋覓一個“我”。 一個我不認識的“我”。

雖然我目前的護照、駕駛執照上填寫的生日為 1965 年 5 月 2 日，其時那是一個假生日。 小時候，沒有人給我過過生日，自己也從來不打問。 等我長大了問，父母說記不清楚，我很生氣，就自己填寫了一個固定的日期，一錯錯到底。 這些年我又多次問母親，母親說：“誰說不記得？是六五年的二月初十。 春天生下的娃，你大（土語：父親）報戶口去了，人家問名字，你大說就叫個‘春娥’，就叫個‘宋春娥’。”陝西人稱呼人多為單字，外婆、父親、母親、村里人都稱呼我“娥”，到現在都是如此。 我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流曲公社東川大隊一隊一間破舊小屋的土炕上。 我的父親名字叫宋長順，母親名字叫牛淑英，我為家裡的長女，生我那年，父親二十六歲，母親二十一歲。 他們兩個均為農民。 我三年前才曉得，母親因為多年的飢餓，身體乾瘦，年

依娃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到二十，都沒有乳房長出，胸前平坦，沒有來女孩子家十三、四歲就應該來的月經。 我真的、真的不知道，難以想象，同樣長年吃不飽、忍饑挨餓的父親的精子如何在母親貧瘠乾枯的子宮裡坐床、發芽、孕育……。 那個豆芽般小的、微弱的、渴望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小生命——就是我，她來自一個飢餓的子宮，飢餓的母親，飢餓的年代。

母親飢餓的子宮，孕育了我這個小生命。 生我那一年，父親才二十六歲，如此俊朗。

就在寫這些文字之前，我沒有想過，我在生命的開端，我在母親肚子裡生長的時候，母親吃些什麼？喝些什麼？母親能供給我些什麼養分？母親是在她年紀二十歲，逃荒來到陝西不到三年的時候懷上我的，也就是一九六四年的四、五月間。 那時候正是春荒季節，陳糧吃完了，新糧還沒有打下來。 陝西農民家庭吃的最多的便是包穀珍子、和快放壞的紅薯，還有捂了一冬天春來生出白菌的酸菜。 飯桌上沒有任何綠色新鮮蔬菜，就不要說什麼肉蛋了。 頂多是一點辣椒和鹽，還有自己腌下的酸菜。 最好的，是母親和村裡其他婦女一起去偷些隊裡喂養牲口的苜蓿，回來洗乾淨下在面裡，見點綠色。 那就是最好吃的食物了，沒有一點兒油花子。

就是夏季打下麥子，公社的馬車等在打麥場，一車車的拉走了，大多數上繳給了“國家”。 能分到農民每家每戶的很少很少，頂多一個人幾十斤麥，還是原糧。農民一年四季吃的還是秋糧，包穀、豆子、紅薯、野菜。 聽耀縣老姑牛俊娣說：“那幾年，你大到我這裡找過糧食，我就給一點豆子穀子背回去。 給烙幾個鍋盔（一種陝西大餅）背回去。”從富平縣到耀縣要一百多裡路，這一段可以乘汽車，但下了汽車，要爬好幾個小時的山，翻山越嶺淌過小河，才能到深山老林裡的老姑家……老姑家到現在都沒有通上汽車。 年青的父親背回一點豆子、穀子，步行幾十里回來，是為了讓懷孕的母親吃，讓肚子裡的我吃。 家徒四壁沒錢缺糧的父親、母親都滿懷希望地等待我的到來，就好像黑暗中等待一束光亮，照耀他們的生活。 再窮的人，都想生育孩子，有了孩子才是過日子。

父親生前對我說過，母親也多次說過，他們說：“那幾年沒有啥吃，農業社分的糧少得很，吃不上幾天就吃完了。 生你的時候，咱家裡存了三十斤麥，好壞不敢磨，害怕磨出來吃完了。 就一直等到生你才磨面出來，哎呀，月子還沒有坐完，幾十斤面吃完了，乾瞪眼去……。”那幾十斤麥子磨出來的面，只讓生了我、坐月子的母親吃，父親自己不吃，照樣吃包穀珍子紅薯湯。 母親吃好些，就有了奶水，我就可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以小手撫著，用力地吸唆母親的乳汁。 我想象著，我就像一隻剛剛生出來的小耗子般弱小，眼睛緊閉著，在母親的懷抱裡，吸唆著飢餓依然延續著瘦弱不堪的母親的乳房，懷孕後生產後稍微隆起豐滿些的乳房，醞釀出甜美漿白乳液的乳房。 我想，年僅二十一歲的母親，一定用殷切的眼神看著我用力的吞咽，用母親本能的愛輕輕地撫摩我的臉頰、頭髮、身體。 那乳汁頑固地侵透進我的身體裡、骨髓裡、血液裡，讓我多年後想起來，我曾經和母親一起飢餓，一起抗爭。 是母親的乳汁喂養我一天天長大，長硬棒，站起來學著走路。 我又想象，喝完紅薯包穀珍飯、胃裡不停冒出酸水的父親是不是總是抽空來看看我，逗我兩下，讓我沖著她笑，叫著我“娥！”

我童年記憶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吃”，都是任何和“吃”有關連的細節。 我曾經寫過十多篇回憶童年的散文，收錄在《我的鄉村》這本散文集裡，幾乎每篇都與“吃”有關。 在什麼地方、和什麼人、吃了什麼、怎麼吃的、怎麼感覺的，這麼好幾十年過去了，我記得清清楚楚。 不是我記憶力好，是“吃”就是我童年的人生大事。 我就心裡嘲笑自己了：“這麼點能耐，寫來寫去就是吃，不能寫點高尚的、大點的東西？”我很長時間為自己寫了那麼多“吃”的記憶感到不安。 今天，當我知道我的母親因為沒有吃的，家裡餓死了四口人，才逃荒來到陝西。 我的父親曾經餓的浮腫，晚上睡不著覺，在食堂門口走來走去不敢進去要一塊玉米饃，今天吃了，明天吃什麼？吃在那個年月，對每一農民、婦女、娃娃都是大事。 我已經不會為自己只會寫“吃”而羞愧而尷尬。 我的童年，雖然沒有三年那麼飢餓，但農村人還是為吃糧食發愁熬煎，一季接不上一季。 我吃過的東西很多很多，生紅薯、生蘿蔔、生辣椒、榆錢、槐花、香椿芽、生碗豆角等等，這些算是能“入口的”。 還有包穀杆、油菜花莖、蔓青根、青麥穗、棉桃，就是棉桃還沒有開的時候，裡面會有一點帶著怪味道的甜味，也是我的入口之物。 甚至抓過蜜蜂吃，小夥伴說蜜蜂的屁股裡有蜂蜜……。 當然，農村的孩子都是這樣，成天在樹上、地裡找吃的，偷瓜摸棗摘杏打果就不用說了。 這樣不幹不淨的吃，肚子裡就生出蛔蟲，我曾經給我最好的小夥伴孔雀往外拽出兩、三條長長的白蟲子。

我的童年沒有一本書、一個本子、一隻鉛筆。 我見過的書是《毛澤東選集》，一套四本，好像是公社發給每家每戶的，母親擺在櫃子上當擺設，從沒有人翻動。 我還見過報紙，是母親從大隊部要些來，在炕的周圍糊起來，炕上的土就少了。 我沒有糖果點心沒有零嘴可吃，成天都想找東西吃，母親做飯沾在鍋上的飯巴巴就是最好吃的零嘴了。 記得有一個父親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在我面前得意洋洋的咀嚼著什麼，她嘴裡散發出令人昏眩的香氣。 我問她：“你吃的啥？”她說：“花生豆。”她絲毫沒有給我一顆嘗嘗的意思，我也不敢要。 就那麼看，那麼聞，就很滿足。 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種可以吃的東西叫“花生”，怎麼那麼香啊！到今天我還記得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那孩子嘴裡散發出來的香味兒。 我記得很清楚第一次吃糖，那是母親帶我去鄰居家玩，那個女人給了我一塊糖，我不捨得吃，帶回來，剝皮放在碗裡，倒上一碗開水，想沖出一碗甜水喝。 但是糖溶化了，那水並不甜，只有靠碗底的那幾口甜。

從我有記憶起，母親很少做白面饃，擀麵條，吃的最多的，也是陝西農村人家家戶戶吃的最多的飯便是包穀珍加紅薯疙瘩。 從秋天到春天，天天早晨喝，天天早晨喝。 我總是捧著一碗飯撈呀撈呀，半天吃不完，飯桌上沒有任何菜沒有豆腐沒有白面饃。 母親就喊："吃飯是吃藥嗎？快吃。"長期的營養不良，使我長得面黃肌瘦發如乾草，身體不好，肚子疼、拉稀，拉蛔蟲是經常的事情。 在茅房裡，我解手後，經常看見幾條白色的、有一尺多長的蟲子在糞便裡蠕動。 告訴父親、母親，他們也就聽聽，並不當回事情。 我四、五歲的時候，因為長期吃不到蔬菜、水果等，滿下巴滿臉長滿了瘡痂，黃黃的，不停的流膿流水，臉上像是戴上了一層脫不掉的面具，不能笑不能說話不能吃飯，臉蛋稍微一動就疼就流水。 我記得鏡子中的自己很難看，很醜陋，我不願意出門，害怕人看著我笑話。 這就是六十年代末，一個中國農村小姑娘的模樣。

吃不好飯，我的身體很虛弱很瘦。 最後鄉村的醫生說："這個娃是貧血，你看那身體不行，你們大人要注意哩。"小小的年紀，我患了貧血，怎麼辦？父親沒有錢帶我去公社醫院看，我從不記得我去過公社的醫院。 每次叫喚肚子疼，父親都是自己熬些乾草水，讓我喝下去。 感冒咳嗽，他就讓我吃些自己買來的土霉素，十足的家庭醫生。 那種土霉素是糖衣的，吃起來很甜，我愛吃。 家裡沒有人的時候，我就搬過櫈子，然後踩上去，從櫃子上取下那包父親藏起來的土霉素，偷偷吃幾片，就是為了舔一舔外面的糖衣，因為我一年也吃不到一次糖果。 父親害怕我病得越來越嚴重，害怕我病死了，就給遠在甘肅省玉門市的姑媽寫信求救，姑媽託人買了一盒 B12 郵寄來，記得說花費了三塊多錢，那可是個大數目。 父親就每天拉著我，帶著那盒寶貝針，帶我到衛生所打針。 在幾個人的強按下，在我殺豬般的哭嚎中，那紅色的液體被注射進我的屁股。 但是飲食沒有任何改變，我的貧血病並沒有用這盒子 B12 打好。

七歲的時候，依娃被父母送給親戚領養。

童年的我，是個非常勤快的孩子。 每到春天，總是提個小籠去給家裡挖野菜，我挖的有薺菜、灰條、刺莖、馬齒菜，拿回來，母親就能下面、烙菜餅，家裡就能吃到綠菜。 等野菜長的老的吃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不成了，我還是天天提籠到地裡拔草，給家裡的羊和豬吃。每到秋天，隊裡的莊稼收完了，隊長就會用個鐵話筒喊：“拾豆子！拾豆子！”我就趕緊提個籠跑著攆著跟上一大群隊裡的婆娘娃娃去豆子地裡撿豆子。都是一粒一粒的撿，撿一下下午才半籠底。我這麼做，是為了討母親高興，作為一個小孩，並不知道吃飯過日子的艱難。有一次，雨天我撿了半籠麥穗回來，被隊上的一個小夥子看見了，他嚇唬我：“隊上的，隊上的，不准拿回去。”我害怕，被他逼迫著倒進隊裡的打麥場上。

1971年的冬季，我知道了父親、母親將把我送給千里之外的姑媽家，不是去玩耍幾天就回來，而是送給他們當孩子。父親、母親從沒有親口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最早知道是從外爺嘴裡。外爺捨不得我走，他對我說：“你去玉門，不燒炕，凍死你呀。”後來不斷的有村裡的老婆婆、嬸子、娘娘等來我家，和母親說這個事情。好像我即將到皇宮裡去生活般的興奮，她們說：“去城市好，吃得好，穿得好。”“城里人家天天吃白面饃，吃國家供應糧，不像咱農民，可憐的。”有一個老婆婆說：“讓娃去，去了好，我娃就掉到福窖裡面了。”

我走的時候，沒有鞋子穿，母親借了一雙鄰居孔雀的平絨鞋給我穿上，身上的一件新面花布棉襖，那布也是借來的，母親一針一線縫製了很多天。走的時候，母親給我和父親烙了一大袋子鍋盔，都是白面的。我想，母親是想讓我好好吃幾口，以後，我就再也吃不上她做的飯菜了。那天，父親帶著我，母親在後面緊跟著，一邊走一邊摸眼淚。村裡的女人見了，就罵母親：“娃要走了，讓娃好好走。看你眼淚比尿水子還多。”我記得我並沒有哭，甚至有些特別的好奇，感覺自己的幾分幸運。我就要到吃得好，穿得好，天天吃白面饃的城市去了。從此就是城里人了，城市對我猶如天堂。

為什麼要送我走？父親母親從沒有給我解釋過。但是我知道是因為家裡窮，父親在生產隊一年到頭的勞動，只分下一元到二元的錢，和很少的麥子、包穀，按工分分糧，我們家卻勞動的人少，吃糧的人多。那時母親已經生了三個女娃，她們很想生一個男娃。可是這三個女娃穿衣吃飯就夠讓他們熬煎的。再說，父親和本家弟兄住在一個院子裡，常常發生口角，那家人家大人多兒子多，經常欺負父親母親，想佔我們僅有的兩間房子。母親生我三妹的時候，那家男人打了父親，甚至砸爛了我家唯一睡房的門，驚嚇得母親沒有了奶水，坐了一個哭泣的月子……。父親想自己蓋幾間土胚房，帶母

我和父母親不多的合影。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親搬出去自己過，但是哪裡有錢買磚買椽蓋房子。送走我，只是減輕一點點父親肩頭的擔子，家裡的糧食稍微寬展一點，讓母親再有機會生個男娃。

父親多年後回憶到："那年我送你去你姑那裡，在咸陽火車站，鄉下娃，沒有出過門，你高興的一個晚上都不歇，一個勁兒得跳，在電燈下面跳，在鄉下，都沒有見過電燈。"父親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三十出頭的父親將要把不足七歲的女兒過繼給自己的大姐，從此以後就很難見到給他端飯端茶的她了。

"進站了！進站了！"父親肩膀上背著兩個舊提包，一手牽著我，跟隨著如蜂而湧的人流進站。我們被檢查票的擋住："小孩，小孩，補票去，補票去。"父親滿臉堆出了深刻的皺紋，哀求到："讓進去吧，小娃嘛。""不行，不行，趕緊補票去。"無奈之下，父親領我跑回售票處，給我補買了兒童票，又快快地往進站口跑，往火車跑……。現在想來，父親只是為了節省下價值五、六元的兒童票。可是，一個農民勞動一年所掙得的錢，也買不來一張兒童票。去玉門市的路費，還是姑媽寄來的。

我們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油城玉門市，見到了姑媽、姑夫、表哥一家。我第一次吃到了大米飯，還有白菜炒大肉，雖然我的碗裡只有那麼三、四片，但是那麼香。還吃到了帶魚、油渣、油炸大豆，父親說："唉呀，娃吃胖了，眼看著就胖了。"住了沒有一個月，父親就要走了，說回去還有活要幹……。在送父親走的北坪汽車站，我沒有哭，沒有纏，沒有抱住父親的腿不讓走，好像我知道我沒有這個權利。我害怕，害怕姑媽生氣。我就那麼站著，看著父親被汽車拉走了，父親那時想的什麼，他哭了沒有，有沒有捨不得留下我，我從來都不知道，父親也沒有說過。那年，父親才三十出頭，他沒有能力將自己的女兒留在身邊撫養。看著她一天天長高，長大成人。我可憐的父親呀，誰知道他心裡的苦呢？誰又知道我家中送走一個孩子年青母親的苦呢？像被摘去瓜兒的藤，只有默默流淌幾滴清淚。第二天又去下地幹活，幹活回來吃飯，吃完飯下地……顧不上多想，想又如何？

七二年春天，姑媽說我要報名上學了，她說："宋春娥太難聽了，一聽就是鄉下來的孩子，改個名字。"隔壁有個高中生說叫"宋琳"，我從此以後就從"宋春娥"改為"宋琳"。老師同學都叫我"宋琳"。我的童年在七歲結束，在離開母親妹妹小村子的那時結束，在從咸陽到玉門的千里鐵路上結束，從一個鄉下娃變成城市小孩中結束，在冰天雪地的油城結束，在性格有些怪異的姑媽管教下和不懂事的表哥打罵下結束。從此，我變成了另外一個孩子，不愛和人說話，內心自卑，非常敏感，又非常孤獨的孩子。如果鄰居來問我："這裡好，還是老家好？"我就只是哭，不說話。雖然我多次想在姑夫發工資後，偷上二十元，坐火車跑回陝西去，跑回父親、母親的身邊，跑回我的那個沒有電燈、沒有白面饃吃的家。但是，必定是年幼膽小，終不敢做，就那麼一天天長大。在同學中間，我從不敢告訴別人，我的父親母親是農民，我覺得很丟人，我覺得非常沒有面子，我怕別人看不起我。好在

TOP杂志网
www.topzazhi.com

我的父親是陝西農民，母親是甘肅逃荒女子，我是逃荒者的後代。 胡傑插圖

姑夫郭紫垣對我如女兒，每頓吃點好的，總會給我撿兩筷子。沒每次上街買菜，總會給我買兩、三本圖畫書。那是我閱讀的開始。

1974 年，陝西富平老家父親來信，大概說母親又生下一個女娃，家裡很緊張，不好養活，母親喂了半年奶後，送給附近一對自己不能生養的夫妻，成了別人家的孩子。我看著信，- 一直啜泣，感到非常傷心，為那個我不曾見過，不曾抱過，不曾親過的小妹妹。我不捨得把她送給別人，送給別人就是別人家的小孩了，不是我的妹妹了。我就那麼哭泣了一個下午，沒有人安慰我……。直到 2003 年，我才和這個妹妹小莉相見相認，她叫了一聲“姐姐”，我們就相擁而泣。我們是親姐妹，卻是在不同的家庭中長大，沒有在一起生活過一天。

我是一個從小離開父親、母親的孩子，缺乏父母之愛長大的孩子。這麼多年，我一直有著一種疼，一種怨，一種苦，還有一個怎麼也接不開的疙瘩。我曾對父親冷淡不滿，嘲笑父親沒有眼光沒有膽量到城市闖一闖，尋找工作，父親支支吾吾地小聲辯解：“我只會種地嘛，到城裡，誰要哩？”。我曾對母親大發脾氣，“你們不愛我，你們給我做過什麼？”母親無言以對，像個被審判的罪人，從送我走的那天，她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我至終想不通，我為什麼不能當一個普通的孩子，在父親、母親的身邊長大，不能吃母親做的飯穿母親縫的衣？不能和幾個妹妹在一起生活玩耍？為什麼我的童年被早早的踐踏摧毀？

一個人不認識自己的母親，就不會認識自己，不瞭解自己的母親，就不會瞭解自己。因為母親是樹幹，自己是這棵風燭殘年老樹上的果。我四十多歲以後，我覺得我不瞭解我的母親。她是怎麼從甘肅來陝西的？她的過去遭受過什麼？她這個人是怎麼樣的？我一無所知，一無所知。我跟隨母親回到甘肅秦安老家，我多次和母親交談，詢問……。幾年來，我反反覆復地想著我和父親、母親的關係，我終於明白這一切都不是他們的錯。雖然他們會說話，是人的模樣，但是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只是像牲口一樣勞動，連飯都吃不飽。我父親一輩子吃的都是紅薯苞穀，所以經常犯胃病。積勞成疾，所以他在六十四歲上就過早地去世了。我終於能夠體會，七歲那年送我走，母親一邊納棉襖、一邊準備乾糧，送我到汽車站的疼；父親千里迢迢送我到姑媽家，自己獨自在咣噹咣噹的火車上一路回來的疼，骨肉分離，怎麼會只是一方的疼呢？怎麼會只是一邊流血呢？只是多年來，我只知道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不幸、自己的苦楚。認識了母親，瞭解了母親後，我終於明白，我是這場大饑荒中，一個甘肅逃荒到陝西的女子，嫁給一個貧窮的陝西男子，所生育的一個孩子，是大饑荒幸存者、逃荒者的後代。我的血液裡流淌著甘肅人的血和陝西人的血。

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十年了，我的母親已經七十歲了。母親老了，牙齒掉得差不多了，安裝了假牙，頭髮全部白完了，時不時讓人給染成黑。走路慢騰騰的，喜歡讓我像牽一個小孩走路那麼手牽著走路……。我總算在他們漫長的記憶裡、苦

難的遭遇裡、骨肉分離的血水裡，一點點一絲絲的找到自己。我終於看到自己身上與生俱來的烙印——農民的女兒——逃荒者的後代——大饑荒的證明！

寫下以上的文字，好像和這本書的主題“逃荒”沒有多大關係，但是我想讓讀者瞭解到，大饑荒過去了，農民的饑荒、吃不飽並沒有過去。她們逃荒到陝西生活下來，並不是“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依然缺衣少食，送兒送女，一生都在貧窮熬煎逆來順受中苦苦度日。母女分別，這是我的傷痛，更是母親的傷痛。

我只是想寫下一個甘、陝逃荒婚姻所生育的一個孩子的遭遇，揭露出這個烙印和傷疤。我是逃荒者的女兒，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有了我的敘述，我們家的逃荒史才相對完整。

當我近年知道這場大饑荒餓死了中國 3600 萬——4500 萬農民，很長時間，我都認為大饑荒是上輩人的，我自己沒有經歷過。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的母親是甘肅逃荒者，我的父親是陝西的農民，他們是典型的甘、陝逃荒婚姻，我是他們所生育的孩子。因此，我和這場大饑荒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

大饑荒是他們的，也是我的。

甘、陝大逃荒是他們的，也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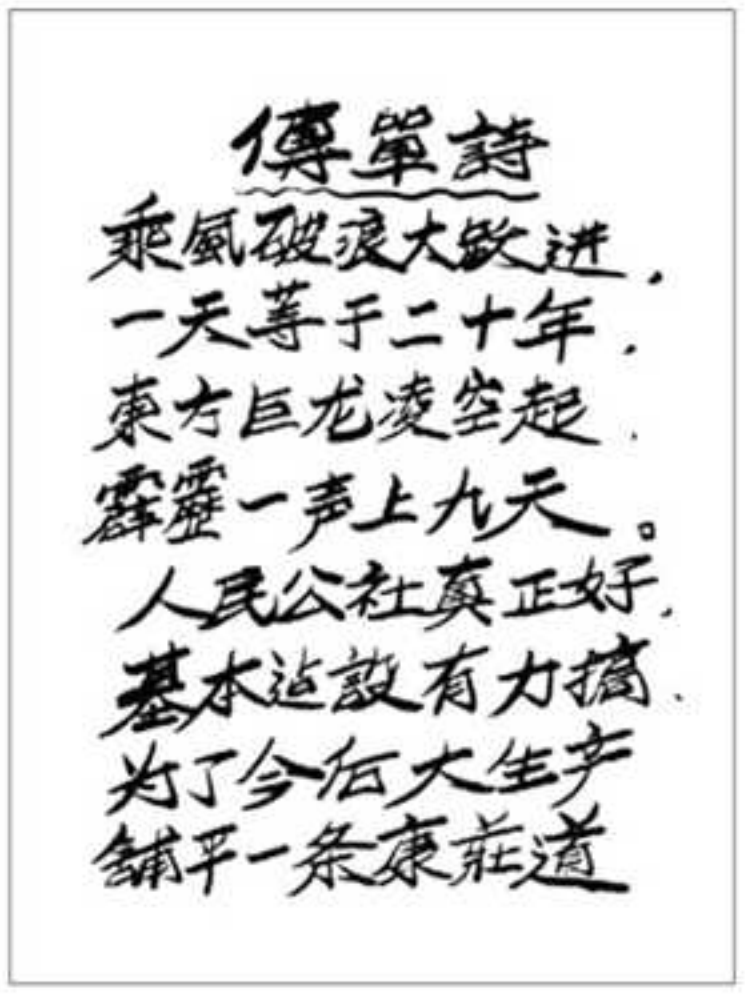
我終於找到了自己與生俱來的身分證——1958 年 ~1962 年中國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代，甘、陝逃荒婚姻的後代。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張鳳清、張代清為親姐妹。

張千虎、張纏虎、張玉蘭為親姐弟。

他們五個人都姓張，是一家人。前兩位為堂姑，後三位為堂侄。他們五個人都是從甘肅逃荒落戶到陝西的逃荒者，其中四位當時年紀僅僅十多歲。



當年的宣傳詩

2012 年 8 月，我去甘肅省天水市採訪了 77 歲的張忠信老人，瞭解到一個地主家庭在土改、大躍進中的悲慘遭遇，他說他二哥的女兒張玉蘭被送到陝西，換回來二十斤包穀，二哥的兒子張千虎、張纏虎兩個當時只有十來歲的娃娃，自己離家逃荒去了陝西。他五叔被逼上吊，五嬸跳崖，兩個堂妹張鳳清、張代清也先後逃荒落戶到陝西。回美後，張忠信老人一家的遭遇一直讓我隱隱作痛時時想起。一年多來，一直有一個想法，要找到這位老人逃荒到陝西的兩個堂妹，兩個侄子，一個侄女。雖然他們的經歷張忠信老人都說過了，也給我提供幾頁口述材料。但是，我還是想找到他們，看看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和他們面對面坐下來，慢慢的詢問，聽他們慢慢的敘說。聽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講述一個家庭五口人的逃荒經歷。

但是，張家五個人分布在五個不同的地方，而且多在鄉下，比較不好找到。對他們逃荒經歷強烈的想瞭解更多細節的心情，驅使我腳踩泥濘東奔西跑，先後去了渭南市、渭南郊區、眉縣、周至縣，拜訪了年已六、七十歲的張家姑侄五人。找到了張忠信老人飢荒年間逃荒到陝西的親人們，他們有些給兒女看孩子，守家院，幫助下一代做生意，養幾頭豬掙些零用錢，忙忙碌碌……但是，五十多年了，張家五個人並沒有忘記那段不堪回首的逃荒往事。

一、我兒子的名字叫“秦安”

受訪人: 張鳳清, 女, 62 歲, 陝西省渭南市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時間: 2013 年 8 月 28 日
錄音長度: 49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渭南市西嶽花園張鳳清家
大饑荒餓亡者:
張武奎, 男,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因為偷豆子被發現, 上吊而死。
石歲娃, 女,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因為害怕隊長開批鬥, 跳懸崖摔壞腿, 死亡。
張小清, 女, 2、3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餓亡。

前記: 和張鳳清打電話聯繫好, 細雨蒙蒙中, 我驅車前往渭南。 雖然老家富平屬於渭南地區管, 我還是第一次去距離五、六十里路的渭南。 在一條馬路的街邊, 個子不高, 身材有些微胖的張風清在等我, 還見到了他的兒子李秦安, 小孫子醜醜, 還有他的丈夫。 秦安是甘肅省的一個縣城名, 是張鳳清的老家。

依: 姨, 你三哥讓我來看看你, 聊一聊。

張鳳清

張: 我小的時候, 沒有人管, 沒有上過學。 那時候別人說過啥, 我都記不住了。

依: 你叫什麼名字?

張: 張鳳清。 我還有個姐姐在這裡, 叫個張代清。

依: 你今年多大了?

張; 我今年六十二了。 我不到十歲就沒有媽了。

依: 你老家在哪裡?

張: 秦安縣魏店公社張家寨子, 距離魏店街道不遠。

依: 你記得以前的事情嗎? 你記得你的父母嗎?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張：父母我隱隱約約能記得一些。 我記得我媽個子高，人瘦一點。

依：你媽叫什麼？

張：不知道。

依：你爸爸叫什麼？

張：也不知道。（注：2012 年 8 月，我去甘肅省天水市採訪過張鳳清的堂哥張忠信，記錄下她的父親叫張武奎，母親叫石歲娃。）我是家裡的老小，我們姊妹四個。 我那時候六、七歲，記得不清楚。

依：你為什麼那麼小就沒有父母了？

張：我們哪個時候成分不好，是地主家庭。 我爸在兄弟裡面排行老五，他那時候還戴著地主的帽子。 就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給你戴上地主帽子、反革命帽子、四類分子帽子。 就是這麼個。 你應該知道嘛，那些年，毛主席在的時候，不是經常鬥爭四類分子嘛。 那時候遊行哩，批鬥哩，就是這麼個。 我爸就是地主戴著帽子。 我家窮得很。

依：地主家應該有錢嘛？

張：到我爸手裡有什麼錢？我爸那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哥什麼都知道。 我哥在蘭州，叫個張忠勇。

依：吃大食堂你記得嗎？

張：吃食堂我記得一點點，給的就是稀湯湯。 沒有饃。

我聽人家說，村裡有兩個媳婦子，在地裡鋤頭地哩，她們兩和隊長關係好，就對隊長說，我媽說了隊長什麼壞話。 給隊長一說，隊長知道了，就叫人下午不要上工了。 那時我爸還在外面幹活去了，不在家。 那天隊長叫我媽，說要拉到村子裡批鬥去。 鬥我媽，說我媽說了他的壞話。 隊長叫人都開會去。 我們住的地方在半山上，咱那地方都是山，上面就住了我們一家子，在半山上，下面還住了幾家子。 隊長就喊叫著讓到大村裡開會去。

開會往下走有溝壩，那個溝還很深。 隊長說到村裡去，批鬥我媽去。 我媽走到半路上，那裡有個崖，就從崖上跳下去。 結果會也沒有開成。

依：你媽為什麼跳？

張：我媽就氣要開會批鬥她，我媽害怕丟人，受不了，就從崖上跳下去。 我還記得，我媽從高崖上跳下去，有幾個人把她抬回來，就把大腿、小腿骨頭都摔斷了。 那時候，沒有醫生，如果現在，腿摔壞了，能給看好。 我看我媽大腿都爛了，血赤赤的。 那時候家裡我哥在秦安上學，上高中。 最後我爸回來了，回來時間不長，我媽就死了。

依：你媽死的時候你看見了沒有？

張：我知道，我在。

依：你媽怎麼打發的（土語：埋葬）？你記得嗎？

張：我記得來了幾個人，還有棺材。咱那裡埋人，還敲鑼哩，我都能記得，有人敲鑼，就把我媽給埋了。

依：爸爸呢？

張：嗯……最後……。（注：張難過得哭起來，再聽錄音的時候，我的眼淚也流下來，很自責，為什麼要揭別人的傷疤？）

依：姨，不要傷心了，不要哭了，我知道是傷心的事情，都過去了，不要哭了，咱們隨便說一說。不要太難過，以前是社會不好，給人定成分。（為了安慰老人，我說了一大堆勸說的話）

張：我的事情，我的娃都不知道。都沒有給娃說過……

依：姨，你不要哭了，你哭，我心裡難過得很。（我給張抹去眼淚。）我就是來看看你，別傷心，把過去的苦事情說一說，讓我們年青人知道一下。

張：我爸回來了，我媽就死了。那個病也看不了，山區到哪裡看去，沒有看成，我媽就走了。我媽死的時候，我還有一個小妹子，剛剛會坐。反正剛會坐，還不會走路哩。一、兩歲的樣子。

我爸回來了，餓得沒有啥吃。我們家莊子那邊，是隊裡種的大豆，摘了些大豆回來，給我弄上吃，給我妹子吃。但是讓誰給看見了，要給他開批鬥會，要開批鬥會。不知道開了沒開，反正我爸那個晚上……。他睡到半夜裡，他把他給吊死了。

（注：張痛哭起來）

依：姨。你不要哭，不要哭，你一哭我難過得很。我們慢慢說，你千萬不要太難過了。你記得你爸爸死是什麼季節？

張：那時候，我記得天不太冷，也不太熱。我爸熬煎得很，發愁得很，人家隊長找過他，罵他偷豆子了，就說要開批鬥會鬥他。那個晚上，我和我二姐在炕上睡著哩，二姐比我大兩歲，我們才幾歲，瓜的不知道啥，還睡覺著哩。我哥在另外一個房子睡覺，我爸和我們在這邊睡。我哥起來的早，天剛麻麻亮就起來了。他起來一看，爸就在，哪時候不是蓋的瓦房，有那個梁，我爸就吊在那個房梁上。

依：在哪個房子？在你們的房子嗎？和你們同一個房子嗎？

張：在我們的房子裡，我和我二姐還睡覺著哩。

依：就是你在炕上睡，爸爸吊死在這個房子裡？

張：嗯，早晨我哥起來了，推門進來，我哥喊得多大的聲音，我哥也才十多歲，還是個娃。我聽著我哥喊叫著："大！大——！大——！"我哥趕緊跑出去叫我村裡的一個人，那人和我們關係好，那個人就來了。來了把繩子割斷，人下來已經都沒有氣了。人吊上去，幾分鐘就沒有氣了。

依：你都記得？

六、七歲的張鳳清早晨睜開眼睛，看見父親吊死在她面前。 胡傑插圖

張: 我那時候就是個六、七歲。

依: 你沒有父母親了怎麼辦?

張: 那時候, 我哥還在天水上學, 我父母死了以後, 他也沒有辦法上學了, 就跑到蘭州, 那裡可能在招工, 就找到蘭州那個煉油機械廠裡。 他在家裡有個媳婦, 他也不願意要。 是我媽以前硬給娶的。

依: 你們幾個小姑娘怎麼辦?

張: 我大姐那時候已經嫁人了, 我大姐嫁人了。 家裡就留下我、二姐、小妹子。我們幾個過, 沒有人管, 沒有吃的, 最後那個妹子也就死了, 就死了。

依: 那個娃娃有名字嗎?

張: 不知道有沒有名字, 沒有人管。(注: 張忠信老人說這個小女娃叫張小清) 我嫂子也就是個十六歲, 年青, 把我們幾個成天狠勁的打。 我二姐受不了, 就跑了, 她一個人跑了。 我二姐也就是個八歲, 一個人跑到快到秦安縣了, 叫個金燈村還是什麼, 有一家子人, 就把我二姐收留下。 給人家當女兒, 就由人家管著了。 我二姐一走, 我就沒有人管了, 我姓什麼叫什麼, 我都不知道。 最後, 時間長了, 我也跑了。 我自己就跑了?

依: 你自己跑, 你那麼小自己跑?

張: 我就自己跑, 我就順著路跑, 跑, 我一個人跑。 我一個人跑, 跑。

依: 沒有親戚管你嗎?

張: 那時候, 沒有人管你, 地主成分, 人躲避都躲避不急。 有的親戚情況好, 人家也不管我們。 最後我走, 走, 走到不知道什麼地方……。 走到那個村子, 天黑了, 就胡亂鑽到那裡一睡, 就睡在人家家門口, 有時候人家就把我叫到家裡, 人家看我可憐……。(注: 張難過得說不下去)

依: 姨, 不要哭, 不要哭。 那時候狼多得很呀?

張: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害怕, 我就順著那個山梁一直走, 慢慢的跑, 慢慢的跑, 不知道走了多長時間, 最後我怎麼給跑到秦安縣? 那一年, 人都往外外面跑, 逃荒哩。 秦安縣把那些逃荒的人使勁擋哩。

依: 為什麼擋?

張: 人家不讓出去, 不讓外出逃荒, 不讓走。 把人弄到收留站一收留, 又送回老家, 哪裡的送回哪裡。 在秦安縣的街道上, 已經黑了, 我坐在地上, 過來了個車, 車上的人下來問我哩, 我就給人家說了, 那個人把我送到收留站去了。

依: 他們問你什麼?

張: 問我的情況, 我一說, 就把我送到收留站, 呆了好長時間。 收留站裡面還給你管飯哩, 一進去你哪裡來的, 又送回哪裡去。 人家不讓我出去, 他們的意思是我在收留站, 還能吃上飯。 我就在那裡面呆, 呆了好長時間, 不知道多長時間了。 我們村子裡的人往外面跑哩, 結果那一個晚上讓收留站的人收留來了, 他們

就問我這個那個。收留站的人也問我，看我是不是撒謊，還真的是沒有父母親了。我們村子裡的人就說："這女娃是我們村子裡的娃，也沒有爸也沒有媽，哥和姐都逃出去了，就她一個人。你把娃送回去，還沒有人管，讓餓死去。"

那一次，魏店來的就收留了幾十個人，要往回送哩，把我也要往回送哩。那時天還沒有亮，也沒有車，都是往回走哩，哪裡來的汽車？那時候還沒有公路。走到天快亮了，我想我回去又沒有人管，我不敢回去。天快亮了，我給送的人說："我去上個廁所。"他說："你去。"我上了個廁所就給跑脫了。

依：你還靈光，你不害怕？

張：我不害怕。我想你把我送回去，我還是沒有地方去，沒爸沒媽。那些親戚誰管你呢？人家自己管不了自己，誰管你呢？我又跑回去，跑到秦安縣。那個晚上，我還在街道上睡著哩，人家又把我拉到收容站。

依：在收容站吃什麼？

張：吃的什麼亂七八糟的，能湊合吃飽，不那麼餓了。咱那裡不是高粱多，紅高粱，吃高粱了，苞穀了，燕麥了。第二天早晨，又要把我送回去。我見了人家的領導還不好意思。

依：你一個小娃娃還知道不好意思？

張：人家感覺我咋天天在這裡呢，怪得很。前兩天把我送走了，我又跑回來了。我見了人家的領導，我就躲避開，人家攆我哩。人家問我："你避開幹什麼？現在我們再不送你回去了，就把你放在這裡面。"我說："你把我送回去，還是沒有人管。送我回去弄啥哩？"那個領導說："現在不送了，秦安縣有一批孤兒，國家收留下管。你就留下。"最後把那個收留站就改成孤兒院了，最後不知道收留了多少孤兒在裡面。

依：有多少個孤兒？

張：我也小，多得很，我也不知道。那是個大院子，四合院子，四面都是房子，都收留滿了。我記得有的小夥子，都多大了。

依：最小的娃娃多大了？

張：我還算比較大的，最小的娃娃有那剛剛會走路的，沒有父母親的娃娃。孤兒院管了有三、四年，孤兒院又解散了。有的娃娃親戚領回去了，沒有人要的就送人了，最後國家把那個孤兒院撤銷了。

依：後來怎麼辦？

張：我哥從蘭州跑回來找我，我還能認得我哥。他在蘭州找上工作了，一兩年以後回來找我們姊妹們，把我二姐找到了，和我二姐的養父兩個人來找我來了。我哥先找到我二姐那裡，到處打聽，聽人說秦安縣有個孤兒院，就到孤兒院找一找。那時候孤兒院問我："姓什麼？"我說："我不知道。我姓李。"我給人家胡說，我

不知道，就胡說了一個。 我哥進到孤兒院問，我聽到門口有人問："你們這裡面有沒有一個叫張鳳清的沒有？"人家那個人說："有個李鳳清，沒有個張鳳清。"我在院子裡站著，臉一轉，怎麼是我哥！我跑過去就把我哥抱住，就喊："哥！"

依：最後怎麼辦？

張：那時候，我哥領上我他也沒有辦法。 他剛剛有工作，自己就能管自己。 又過了好長時間了，我哥給我姐姐說，我姐姐就來看我。 我哥哥又來看我，把我領出來，領到我姐姐那裡。 我大姐那時候在大川林場，就把我領到大姐那裡，我就在大姐那裡住了幾年，由她養活著我，那時候，我姐情況也不好。 到了六七年，還是六八年，我哥想辦法把我的戶口辦到他那裡，辦到蘭州。 六八年，我也就是個十七歲。 在那裡住了一年多。

那時候有一個國家的政策，讓老知青下鄉。 不管是農村的、城市的，只要你是學生一畢業，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主席號召的。 我的年齡剛夠，十六歲到二十六歲都要下鄉。 人家又動員讓我下鄉，最後下到甘肅的慶陽地區，最後我大姐來到了這裡，我就到這裡來了。（注：陝西省的渭南地區）

依：你大姐是怎麼來的？

張：我大姐以前沒有在這裡。 她以前在甘肅，和那個男人過不成，離婚了，就跑出來到這裡。 她來的早，那時我才十二、三歲（注：六二年、六三年）。 大姐來陝西的時候，我的戶口還在我大姐以前的家裡。 最後我下鄉以後，我姐姐叫我到這裡來，最後是我哥去那個男人家裡把我的戶口遷移過來的。

依：你是哪一年到陝西的？

張：到陝西，我記不住，我也就是個二十歲。 我到我姐這裡，我姐就給我找了這一家，就結了婚。 過了幾年，最後國家有個政策，給下過鄉的給工作，我就找到這裡的知青辦，就把下過鄉的手續辦了。 安排了了工作，就算是城市戶口，不是農村戶口。 我在服裝廠上班，做衣服，什麼衣服都做。 衣服、褲子都做。

剛開始做的一般的衣服，中山裝。 最後就是做外貿的、出口的衣服。

依：你工作的時候，敢不敢填寫自己是地主成分？

張：我不會寫字，誰供我念書呢？我沒有上過學。 在孤兒院上了一學期，連個信也不會寫。

依：這個叔叔（注：張的丈夫）在哪裡工作？

張：他原來在這裡的郊區，沒有工作，我姐姐以前認識他。 咱在農村來，也瓜，不懂啥叫個自由戀愛。 我姐姐非要讓我成，這個人性格好著呢。

就四十多年了。 我的大兒子今年四十一，叫個寶安，李寶安。 我的小兒子

三十九，名字叫個秦安，李秦安。 孩子他爸說：“你媽是甘肅秦安縣人，就叫個秦安吧。”就是個紀念。

依：你再回去過秦安沒有？

張：我和我大姐回去過一次。 那是我爸和我媽死了五十週年，我去給老人上墳燒個紙。 我大哥從蘭州回來了，我三哥也回去了。

我大姐現在在這裡，我二姐在甘肅，我哥哥在蘭州，我哥哥個子高，像我媽。我哥還是個先進模範，不光是單位的模範，是全省的，還會打籃球，拉二胡。 我哥文化好，會說話，那時候成分不好，入黨也沒有入上，也苦惱得很。 我們都聯繫著呢，有時候打個電話。 我哥哥也經常來看我。

後記：張鳳清沒有文化，不認字，也不能寫。 她說話慢慢的，但是說的條理很清楚。 下午，我們又去看望她的大姐張代清。

她的兒子秦安不知道母親的苦難，她的孫子醜醜就更不知道了。

二、餓得大人吃娃娃

受訪人：張代清，女，76 歲，陝西省渭南市郊區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8 日

錄音長度：24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渭南市郊區張代清家

大饑荒餓亡者：

一個小孩，性別、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被自己餓極的父親殺食。

人吃人事件記錄：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一對夫妻，因為家裡沒有糧食，丈夫趕走了婆娘，將自己的小孩殺掉，將帶血的木板和藏進炕洞子裡面。 用小泥爐小鍋煮娃娃肉吃。 隊長進去喊他開會，問他吃的什麼肉，他說：“撿到一個死豬娃。”隊長用筷子一戳，發現有小孩的手。 但是當時並沒有報案，

張代清

因為每個人都餓得活不下去，誰還管被吃掉的小娃娃。

前記：和張鳳清一家吃過午飯後，我們開車來到她的大姐張代清家，她個頭不高，性格開朗，不太喜歡講述過去的事情。但是張家一家的逃荒圖，有了細緻的、和粗略的講述，拼湊在一起才全面。

依：姨，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張：七十六了。我是屬虎的。

依：你的老家在哪裡？

張：我老家是秦安魏店，給的那個人（注：嫁的人）還是在魏店，他家在魏店街道上。

依：給的那個人好嗎？

張：好嘛，哈，哈哈。

依：那時候吃食堂是嗎？

張：吃食堂的時候，我還不在家，在蘭州，那時候是逃荒。等我回來，食堂都散夥了。

依：有食堂吃飯，你為什麼跑出去？

張：我走的時候，還沒有食堂。我是五六年、五七年就去逃荒去了。

我那時候已經給人來，就跑了。哈，哈哈。

依：你是兩個人跑？還是一個人跑？

張：我一個人。秦安沒有火車，有汽車，但是我沒有錢坐，就混車。哈，哈哈。我從秦安走到定西，就上了火車。坐火車到了蘭州。

依：你那時候有些錢嗎？

張：哪裡來的錢？逃票哩，車上逃荒的人多得很，多得很。我就到蘭州，給人家幹活，是搞建築還是啥。

依：有沒有工資？

張：有哩，有幾十塊錢，二十塊錢。到五九年吃糧緊張了，呆不住，我又跑回來了。那時候我沒有蘭州市戶口，吃糧緊張了，人家下放人哩。在蘭州我呆不住了，就回來到老家。受苦哩。

依：你哪一年回到秦安？

張：我都忘記了，那時候吃的就緊張得很了。人吃那個蕎麥皮，榆樹皮。那個榆樹皮吃起來是光溜溜，滑得很。顏色是紅紅的，做一點稀飯，都喝不下去，黏得很。我記得那個榆樹皮擀的面厚厚的，吃到嘴裡是滑的，“呼——！”一下就下去了，咬不動。我記得還吃過苞穀芯，苞穀芯砸成小疙瘩，在磨子上磨出面就吃上了，澀的咽不下去。還有貓娃草磨折回去，磨成麵，烙餅子，那都算好的。榆樹葉、

榆錢都是好的……。吃的人拉不出來屎。

秦安餓死的人多，人餓死了還沒有人給埋。沒有死的人都沒有，軟得動彈不了。

依：人是死在家裡？還是死在外面？

張：有的餓死在家裡炕上，有的出門死在路上，地裡。沒有人給埋。壯年勞力還容易死，平時吃得多，沒有吃得一下子就完蛋了……。我記得我們村子有兩個口子，有一個娃娃，把那個男的餓得沒辦法，把媳婦打跑了，男人把娃娃一殺就吃上了。我們都熟悉，村里人都在說。他把娃娃一殺，就煮上吃，隊長到他家去叫他和媳婦開會去。他說："我吃肉哩。"隊長問："你吃從哪裡來的肉？？"隊長不知道他媳婦跑了，叫著開會哩。看見他在盤的那種小爐子上，燒了些柴，架了個小鍋，他吃肉哩。隊長說："你吃的啥肉？"這個男人一個人坐在炕上，圍著那爐子吃肉著呢。隊長一問，這個男人說："我拾到一個死豬娃子。"隊長用筷子一夾，看是娃的手。那個隊長就出來了，領人去問。最後問出來，他把自己娃殺了，還在坑裡面挖了個窟窿，用一塊板子把娃剁死，最後把那個板子藏進炕裡面。那板子上的血都黑了。

依：他被法辦了嗎？

張：那時候沒有人管，沒有人管。不知道是男娃女娃，媳婦餓的，被他打跑了，他把娃一剁，一吃。那時候誰犯法？沒有人管。

咱成分不好，不給吃，還不敢偷。我就又跑了，我跑到這裡來。

依：你在魏店不是有個婆家嗎？他們給不給你吃？

張：不給。生活不行，我就跑了，人家也不擋我。都逃荒哩。

依；你自己跑的？還是別人領你來的？

張：我自己跑的，哈，哈哈，逃荒嘛。

依：你自己怎麼能走到火車站？

張：我就到處跑，到南河川上的火車。

依：你不害怕嗎？

張：不害怕，害怕啥？我一個人跑哩。丟了就丟了，我不害怕。

依：你來的時候帶娃娃了沒

張代清、張鳳清逃荒兩姐妹。

有?

張: 沒帶, 我還沒有娃娃。

依: 到渭南, 你自己找的這一家嗎?

張: 自己找下的。 哈, 哈哈哈。 那時候跑過來的婦女多, 有些在火車站就把女人領走了。 沒有吃的, 給上些吃的, 就跟上了, 又不講啥條件。 人家就把我收留下了, 人家比我大個兩、三歲。 剛來情況都不行, 吃的也緊張。 這一年下來, 給國家交公糧交的麥子, 自己吃的苞穀。 麥子少, 反正是可憐。

哈, 咱在這裡說, 如果不跑出來, 說不定也餓死了。

依: 你到這裡有幾個娃娃?

張: 兩個, 給女兒招了個女婿。 大女兒出嫁了, 二女兒在家。 我來五十多年了, 娃娃都五十了。

依: 那時候為什麼哪沒有吃的?

張: 那時候糧食有哩, 那是剛解放時間不長, 國家把糧食要完了。

後記: 因為同去的人多, 訪談不夠細緻, 但是記錄了一期秦安縣魏店鄉月陽坡的人吃人事件, 非常重要。

三、從張千虎改為呂志強

受訪人: 呂志強, 曾用名張千虎, 男, 65 歲, 陝西省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2 日

錄音長度: 46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眉縣金渠鎮棗林村呂志強家

呂志強

大饑荒餓亡者:

張忠平, 男, 38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餓亡。

楊巧娃, 女, 3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病亡。

張 × 虎, 男, 4、5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餓亡。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前記：出發前，我和呂志強打過電話聯繫。去眉縣那天早晨，下著毛毛小雨，從西安出發，一路平坦寬敞的寶西公路，三個多小時就到了眉縣，經過幾次電話，終於找到了金渠鎮，遠遠看到有一個身材中等，比較情瘦的男人打傘站在路邊，我想他就是呂志強——張千虎了……。跟著呂志強走進村子，走進他家。因為曾經當過衛生員，他的家比一般農家乾淨得多，吃過午飯，我請他講一講當年年僅十二歲的他，如何帶領著十歲的弟弟張纏虎從甘肅秦安逃荒到陝西，那讓我琢磨了一年多，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依：大哥，你以前叫什麼名字？

呂：在老家老家我叫張千虎。現在叫呂志強，跟了後面父親的姓了。我今年算是六十五歲。我是四八年的人。

依：大哥，你是哪一年從甘肅過來的？

呂：我？可能是六零年來的。

依：你記得啥就說啥？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呂：我來的時候還吃食堂著呢，你可能不知道吃食堂？那可能是六零年。那時候我們弟兄四個，現在老大還在甘肅哩，屬羊的，今年就快七十的人了。那時候還在農業社勞動著哩。弟兄四個，姊妹五個，尚村還有我一個姐姐。那時候，我爸還不在家，派到外地燒石灰去了。

依：家裡吃的什麼？你記得嗎？

呂：吃的就是那個苦曲，就是一種野草，熬出來那個湯比麵湯稍微稠一點。

依：你家是什麼成分？

呂：地主，在老家是地主成分。我在老家，餓的成天就是胡跑，找吃的，黑天明地就是找吃的。我們那地方有種豌豆的，那時候山上梁上有狼哩。我晚上月亮地裡去偷著吃豌豆，都不知道害怕狼是個啥。就去摘豌豆角吃，吃完以後回到村子邊上挖的小窯裡面一鑽，睡一會。我就餓得不回家，成天找吃的東西。這一次回去，讓我媽把我拉住，用繩子把我的兩個大拇指頭給綁在一起，我媽生氣了，就罵："野人，你還胡跑不？"我的大拇指被纏得疼了了不得，我疼得直叫喚。我媽就是懲罰我哩，我餓得不行，家裡吃不上，就是成天胡跑。我媽又擔心。

依：你家當時有沒有餓死的人？

呂：餓死的人，甘肅是叫大爸，我大爸就是餓死了，我大爸名字叫個張忠平。才三十幾歲，被生產隊打，鬥爭，又沒有吃的，年紀輕輕就死了。成分不好的就不給分糧食。

我父親生活困難得很，把人餓得不行，他就回來了，他晚上愁得睡不著，就對我媽說："唉……！咱這地方的娃，都不知道到陝西去逃命。鐵路沿線往陝西跑得娃多得很。咱這幾個娃都快餓死了。"

那時候，我父親已經把我姐領出來換糧食，領到陝西省的興平的黃堡，就是紅軍不怕遠征難的那個黃堡，換了一包玉米，一個人換了一包玉米。這一包玉米從陝西背回去，就要救全家六個人的命。

依：你姐姐那時候多大了？

呂：我姐就是個十二、三歲，我姐姐的小名字叫凡凡。我父親從陝西回去，就給我媽說了把我姐姐換玉米的經過。我們都在一個炕上睡，就讓我給聽見了。我那時候還念小學二年紀，聽了我爸的話，我就起了逃跑的心。那時候家裡唯一的糧食，就是有一個箱子，裡面裝著一小袋玉米麵，那個口袋還是用手絹縫製作的。就那麼一點面，就讓我全部拿上了，準備路上吃。

依：你那麼“壞”？

呂：就是。走之前，我和我的小兄弟纏虎打架了，我把他好好打了一頓。困難的時候，他不聽我的話，我就打。我要走，我小兄弟也要走，我嫌他麻煩，走不動路。我小兄弟說：“哥，你把我領上，給你做個伴。”非要跟上我走，主要是家裡沒有吃的，覺得跑出來是個希望。

我那時候也就是個十歲，他比我小兩歲，他是屬虎的，我是屬鼠的。我們給大人說去找野菜，提了個籠，出來門，籠一扔就跑了，就把那一袋子面都拿上跑了，準備路上吃。

依：你沒有給你大（土語：父親）你媽說？

呂：沒有，沒有，偷跑了。一個娃娃，啥都不想，把家裡的面拿上就跑了。走到一個地方叫四嘴子，天黑了，讓那個地方的人給扣留住了。把我和我兄弟關在一個小房子裡面，那時候，集體化可能每個大隊都有手搖的電話，人家給電話打到大隊去了。天還沒有亮，我就把小窗戶弄開了，先把我小兄弟推出去，然後自己翻出去。我和我兄弟就跑了，但是那一點點面，就沒有拿成，讓人家給沒收著去了。

張千虎帶我在村子裡轉轉。

依：人家沒有問面從哪裡來的？

呂：問哩，咋不問？我就說自己家的。那地方收留下人也沒有打罵，知道是逃難去的。老家的地方都是山區，路難走得很，都是步行哩。路上遇到幾個人，人家說：“我們也是去陝西哩。”我說：“那我們跟上你們，成不？”我想大人知道路，就一直跟上走。走到一個地方叫三羊川，還有一個地方叫南河川。哎呀，一路幾十里，把我們兩腿走得腫得多粗，疼得連滾帶爬的。到了那裡，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天已經黑了，那一家子三口人拿了些鋪蓋行李，就睡在那個渭河邊上。那時候，我不知道那個就是渭河。

依：那是幾月？

呂：那是正月二十幾，沒有把我兩給凍死了。

依：你穿著棉衣棉褲嗎？

呂：那時候，就是穿些爛衣服。我們兄弟兩個就跟著人家在旁邊睡下，走累了一下子就睡著了。哎呀，等我眼睛一睜開，那幾個人已經不見了，人家就不想領我們，嫌棄我們娃娃跟上走不動，太麻煩了。我起來摸不出來個東南西北，我估計當時是在渭河的北邊，過了渭河南才會有火車。那時候，從來就沒有見過火車，不知道是個啥東西，就是汽車都沒有見過，光是見過有馬車。要過渭河了，二月天氣，就中間一點水，有水的地方，有人搭了幾個木頭，就那麼過來了。過了河我就想，人家說陝西在低下，那可能就在下面這個方向。我們就順著河走，走著走著，就看見鐵路了，爬山，爬不動，就是上了山可能還是山，就順著鐵路走。

哎呀，那個可害怕了，我給你說。走著走著，沒有路了，那山高得很，爬不上去，上去了有沒有人都不知道。就走捷路。走進一個山洞，就是隧道，走著走著，裡面黑得啥都看不見了。突然聽著火車就來了，跑，跑不了，退，沒有路可退。裡面黑得很，啥都看不見。眼看著火車就跑過來了，就聽火車："嗷——！"地吼了一聲，我們本來在火車道上走著哩，等有感覺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回事情就跑過來了。等火車過去，火車上的水就濺了一頭一身。我們兩個就貼著洞子，都不敢動。後來我回憶，我說這是命不該絕嘛。

如果當時壓死了，家裡我大我媽就不知道，壓死了，我們弟兄兩個就都壓死了。

依：那就是老天保佑著哩。

呂：或許，或許，反正是沒有死。後來走著走著，就看見一個油罐車。

有一輛火車停在半路上，沒有停在站上。有好多個罐，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油罐車，沒有車廂，看著怪得很。我倆一看見，就跑著爬上去，那油罐車上有欄杆哩，就爬到火車連接的那個欄杆上。火車一下子就開了，把我們兩給高興的，就喊叫："去陝西嘍！去陝西嘍！"

可能是走到那個天水的北道，火車停下了，讓一個鐵路工人給看見了。就喊著："哪裡來的娃娃家？到哪裡去哩？下來下來。"就叫人家給扣住了。扣住了，就給送到收容站了，去了那裡還稍微好一點。一人給了一個小饃一碗湯，吃起來香得很。就是麩糠吃起來都是香的，那個時候還說啥哩？

吃完了就讓站隊，哪裡來的送回哪裡。收的人不少，還讓人站隊哩。

依：你看見有多少被收容的人？

呂: 站隊的時候有幾十個人。 我一想這也不行, 好不容易跑出來, 再讓送回去, 回去還是挨餓。 我給我小兄弟一說: "咱找機會跑。" 我們看人家登記不注意的時候, 就跑了。 我們這次就比較有經驗了, 見了這種油罐車還不坐了。 就在站上看見那種大箱子, 黑得要命哩。 我看見有個人上去看了看, 又下來了。 我給我小兄弟說: "咱就上這個車。" 就爬上那個煤車, 坐完油罐車坐煤車。 我們再不敢站起來看了, 老老實實坐在煤炭上, 出了站風再大都敢看了, 一馬子就坐到陝西的興平站。 那個拉煤的車怪, 停下了停好長時間, 走起來就一路不停了。 到了興平, 我念過兩年書, 認識幾個字, 一看那個站牌。 一看是"興平站", 就下來了。

我姐姐的地址是興平縣嶺川大隊, 我就領上我小兄弟找我姐姐去。 去嶺川還要過渭河哩, 那時候沒有橋, 過渭河是用一個木船, 你見過木船嗎? 見過? 我要坐, 人家不讓坐, 我們沒有錢, 就給人家好好說。 人家看兩個娃, 就說: "來, 來, 坐上。" 過了河, 打聽著問著就把我姐給找到了。 有隊有名字, 反正東打聽西問問就給找到了。 到了那一家, 我們一人吃了人家一碗玉米湯。 我還想吃哩, 人家就不給了, 就是不原意接待了。 我說: "我還沒吃飽, 還……" 我說是說了, 說了也沒有用, 人家鍋裡沒有了。 來了兩個小子娃, 能吃能喝, 人家就說: : 你們自己找找看, 有沒有人原意收留你們。"我姐姐也說: " 你們兩個回去, 大和媽急死了。" 我姐姐她也沒有辦法留下我們。

依; 那怎麼辦?

呂: 我們就要著吃, 走村串戶, 打問著誰家想收留個娃娃, 我們就給人家當娃娃。

依: 你和你兄弟一起要, 還是分開要?

呂: 我們兩個先是在一起, 要不上吃的。 好人給上一口飯, 兩個人怎麼吃? 不好的, 一看兩個娃, 啥都不給了。 我說: " 算了, 咱分開, 人家看你小, 或許還給你吃上些。" 我兄弟那麼小, 餓得要命哩, 也不說放心不放心。 逼迫到那裡了, 誰要上是誰的, 誰能活下是誰的, 逼迫到那裡了。 我給我兄弟說: "咱們確定一個地方, 你走多遠, 晚上到這裡來睡覺。 和哥見個面。" 我們兩個說好地方, 晚上了找個場房一睡。

走了那麼幾天, 我兄弟就有人要了, 就落下腳了。

依: 他落腳在什麼地方?

呂: 他落戶到周至了, 第一次落腳的地方不好, 人家要他的那家, 前是沒有生娃, 後來人家生了, 對他不好, 我兄弟就跑了, 跑回甘肅了。 回去還是困難的不行, 又跑回來, 最後落腳到周至縣。 現在叫個周至縣終南鎮東大堅村。 在幾隊, 我都忘了。 他回到老家, 還是覺得不如陝西。

哎呀, 我年紀大兩歲, 沒有人要, 落腳不下。 人家害怕養不了, 養大了跑了, 沒有人要我, 沒有人原意收留。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依：為什麼沒有人要？一個男娃娃養大了能幹活嘛？

呂：人都說不好養，年紀大了，家在那裡，父母親的情況都記得，就白養活了。哎呀，那個艱難，要著吃要不上，讓人收留沒有人收留咱。我看沒有辦法了，就想不行了，咱再回去甘肅老家。我走到興平火車站，爬上去就坐到寶雞。

到興平火車站，我餓得實在沒有辦法了，還做了一回賊。那時候當賊不算賊，我看地裡誰家種的蔥好得很，就趕緊拔了一大捆。我這一輩子，我現在老實交待，正式的做賊做了三次。第一次就是拔這個蔥，拔上蔥，不能吃，辣得很。我拿到寶雞，把蔥給一個賣飯的人，換了人家一小碗蘿蔔絲，就把那一小碗蘿蔔絲吃上了。到了寶雞市就啥都要不上，問誰要著吃呀？問誰都要不上。我肚子餓了，就是撿著吃爛菜葉子，垃圾上撿著吃菜葉子。再餓得不行，就是喝一肚子涼水。偷蔥換蘿蔔這是一次。

對了，要飯的時候，還偷過誰家的一個粗布單子。

依：到人家家裡？

呂：單子門口曬著哩，沒有人看見。農民家，院子裡有繩子，曬著單子，我一看沒有人，就一抽，拿來幹啥？我們弟兄兩個晚上睡覺蓋上，就不太冷了。冷得受不了，人家知道了，也就不會怪罪我了。兄弟兩個冷得受不了。後來，單子幹了啥？賣了吃了？記不清楚了？

我還偷過一次人，到一家子，沒有人，我到廚房把鍋一揭開，放著一碗高粱麵餬糊，端起來呼呼嚕嚕就喝下去了，不管虧人不虧人。那時候已經我一個人亂跑了，就算吃了一頓。……到了寶雞，用一捆蔥換了一碗蘿蔔絲吃上，我有了不活的心理了。

依：一個小娃娃，為什麼不想活了？

呂：我不想活了，回到家裡，就是餓死。陝西，又沒有人收留咱，去要著吃要不上，誰都沒有吃的。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絕望得很，可以說是走投無路了。寶雞有個金台觀，我到山上去看看有沒有野菜，弄些吃上。那時候那個金台觀還是黃土，都是那個梯田地，我上到山上，找了個稍微避風的地方，我就想餓死去算了。我就在那個地方睡了兩天兩夜，啥都沒有吃。結果，唉？還餓不死。

依：那兩天啥都沒有吃？

呂：啥都沒有吃。沒有吃的，也沒有水喝，沒有水喝。最後我看，咋沒有死？難受得很，頭昏沈沈的，我就慢慢起來，慢慢走下來。

我就慢慢走到火車站，到了火車站，睡在那個廣場上等，等到下午，總算遇到好心人了，就是我這地方的我媽（注：後來的養母），就算有了落腳地了。我媽我大老兩口子自己沒有娃，聽說火車站流浪娃，沒有父母的娃多得很，專門到火車站給自己領娃去了。要領個兒子回來，養活大了養老送終。

依：你媽叫什麼名字？

實在找不到吃的，十來歲的張千虎不想活了。 胡傑插圖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呂：我媽叫個常秀雲，是河南洛陽人，不是咱陝西人。

算好，去了就碰著我。 我媽好，去火車站的時候，烙了幾個柿子面的餅子，啥話先不說，先給我吃，我一口氣就吃了好幾個。 甜甜的還好吃，吃上了自然就跟上走了，說實話，那時候就和狗一樣，給上吃的就跟上走了。 人生存是第一的，我一直想有一個落腳點。

我媽說："走，給我當娃能行不？我能讓你吃飽。"我說："行。"她問我："你家裡還有人沒有？""我說："沒有，都死光了，就我一個了。"因為前面一老實說有父母就沒有人要我了，嫌棄我太大了。 我就跟上我媽回來了。

依：這裡你大（注：養父）叫什麼名字？

呂：我大姓呂，叫呂生福。 我來了以後，就從張千虎改為呂志強，人家沒有後人，養活咱哩，應該改嘛。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移到平川，還住在山上，距離這裡還有幾十里路，落腳在那個山上。 到這裡也困難得很，沒有一點房子，老兩口住在生產隊的飼養室，老漢給生產隊喂牛著哩。 那是個草房，小小的，我來了就鑽到一起，三個人睡一個炕。 哎呀，夏天的罪你沒有受過，春夏馬糞裡的罪你不知道，牲口糞便的臭就不說了，那個蚊子就把你吃了。 糞多，蚊子就多。 就那樣，人也能睡。 我也就睡著了。 哎呀，那個牛身上的蚊子，用掃帚一掃，就是黑麻麻一層。 那個牛就跳到裡面去了，那牛身上總有好多蚊子。 晚上蚊子吃牛，不吃你人嗎？

我來了以後，險乎沒有死去。 吃爛菜葉，受凍這麼長時間，得了一場傷害，上吐下泄，發高燒，頭昏，最後人家說可能是敗血症了。 到這個家昏迷了一個星期，沒有醒來過，沒吃沒喝。 你想想，這一路上挨餓受冷，又害怕又驚恐，又絕望，活一天沒有一天的，等有個地方睡了，一下子人就癱瘓了。 我還沒有死，等我醒來，我媽說："娃，你都昏迷了一個禮拜了，把我嚇死了。"那時候醫療條件比較差，農村有個住點醫生，我媽把那個醫生叫來，給我看了看，打了針，就算是沒有死。

我到這裡習慣了以後，我父母還讓我去上學。 念書到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剛好小學念完，初中沒有考上。 鎮上辦了個農業中學，我又到那個農業中學去，念了沒有幾天，文革就開始了，我的命不好。 文化革命了，成天就鬧武鬥。 把人站在桌子上，用個棍子頂住下巴，讓頭抬起來。 有些人惡，一腳踢過去就人仰馬翻，摔得半死不活的，還有用那個皮帶打人，一皮帶下去就是頭破血流，那個不得了，看著害怕得很。 農業中學有一塊地，讓我們成天去勞動。 我說："算了，念啥哩？回家去。"六六年冬天，這裡我大得了風濕性心臟病，到六八年沒有了。 那陣，我年紀還不大嘛。 我剛剛二十，剛成人。 老人心臟病就去世了。

張千虎的養父呂生福

我到這裡以後，也有點運氣。到了六九年，有一個“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麼個號召，隊上就讓我去學習，回來當了個衛生員。當時叫赤腳醫生。

就是我老家有父母這個話，我就隱瞞了二十年。六零年到八一年，我才第一次回去，第一次回甘肅老家。這個話我始終張不了口，最開始我給這裡我媽說家裡沒有人了，六八年這裡我大就不在了。我媽是河南逃荒過來的，我父親在世的時候，和河南老家也沒有通信，我大不在了，我媽通了信，找到老家了，為了報答老人的養育之恩。每過兩、三年，我媽就要回河南，我就把母親送回去，再接回來。這都是咱應該的，應該的。我就想一直報答我媽，也不惹她生氣……。這就憋到八零年，我已經當了個赤腳醫生了，縣上辦了個培訓班，有一年時間。苦悶得很，我就和一個同學說了心裡的話。我說：“這麼多年了，我老做夢夢到我大，我媽，夢著老家……。”我的同學說：“你和你媽說明一下，我想她能理解你。你就回去看一看，你都來了二十多年了，都結了婚了，都有娃了。一個男娃一個女娃，娃都滿地跑哩，你也跑不了了你這裡媽能理解。”

哎呀，我就張不了這個口，當時給我媽說家里人死光了，現在又說有父母，不是哄了人家了？我怎麼都張不開口，人家把我當親娃養活了一場。我晚上睡不著，就給媳婦說：“你去給媽說，好好說，讓我回去看一趟，了個心，就回來了。”我媳婦一說，我媽就罵開了。我媽罵：“你說家里人都死了，還有人哩？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哄了我這麼多年……，。”老人家想不通，就罵了我好幾天。到了臘月三十了，我媽還是不同意我回甘肅老家。我早晨起來，猛然間就上路了，跑了。我想這幾十年了，我的父母算起來年紀也大了，到底還在不在世？這麼多年，都沒去去過一封信，不敢讓這裡的父母親知道。

依：你就回去了？來了二十多年你就回去了？

呂：嗯，我來的時候是十二，過了二十多年，到了八一年，我三十三，我就回去了。我也不管我媽罵不罵，她罵了罵去。

三十那天還沒有班車，我到長興是走著去的，我急得很。去甘肅，我一般坐晚上的火車，到了南河川就剛天亮。我一下火車，那天也沒有汽車了。我的爺爺呀！從南河川到秦安縣都要四、五十里路哩，秦安縣到老家還要四、五十里路。我走到一個地方叫個啥地方，遇到一個司機拉糧哩。那一天他怎麼還拉著哩？我就說了說，把我的情況一說，那個人很同情，就把我捎上了。到了一個地方，就讓我下來，那個地方叫個葉家堡，距離我們魏店老家就不遠了。我就順著山梁走，那天還沒有走到，路不熟悉，走到一個上不著村，下不著店的地方。咱身上又沒有多少錢，就是有錢也沒有地方住旅社，鄉下山區地方。那個地方叫個啥地方？時間長了，我想不起來了。我又走了走，那山下住了幾家人，我就去敲門。要過年了，來個生人敲門，這家不讓進，那家不要我，人家也害怕。最後一家，是個派出所工作的人，這個人讓我進門了。我還帶著我的小女娃，總不能讓娃娃睡野地裡，那麼冷的

張千虎和妻子、小孫女

天氣。那個人說:“我不害怕,我是派出所的。”就讓我和他家老人炕上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我就走了。

依:甘肅你父母的情況怎麼樣?

呂:甘肅我媽?在我和小兄弟走了以後,我還有一個小兄弟,名字我都想不起來了,是屬馬的,就是五四年的娃,要活著的話現在也快六十了。名字不記得了,幾十年了,我這個小兄弟就餓死在家裡了。我小兄弟死了以後,我媽也就死了。連病帶氣。我媽,你想一想,沒有吃的,一下子三個娃沒有了,那個傷心。我們兩個跑得沒有影子了,一個死了。一個女人家,一個當媽的,不是就活不下去了。我聽說,我媽死之前,眼睛都哭瞎了,啥都看不見了,天天哭,天天哭,哭娃娃,哭我們幾個,眼睛就一天天失明了。

依:你媽死的時候多大歲數?

呂:我算了一下,我媽死的時候三十七歲。我媽娘家姓楊,叫個楊巧娃,爸叫個張有生。我爸來陝西找過我,來了幾次,可是沒有找到我。找了好幾年,沒有任何消息,我也沒有給去信。我不敢去信,害怕人家不要我了,還有我這裡媽的河南親戚給通了,我沒有能力都走動。我是上氣不接下氣,沒有房子住,住在飼養室,父親還得了個風濕性心臟病。最後我蓋了房子,盤了炕,把父母搬出來。我還要照顧老人,娶媳婦,添娃。那時候在農業社一個勞動日,幹上一天一毛錢。

依:你回去見到你大嗎?

呂:見到了,那陣我大已經五十多了。老了,還能認得。

依:你大哭了沒有?

呂:哎呀,見到先是罵,破口大罵,原話我都忘記了。大概就是:“你狗日的!死了嗎?幾十年你都不來個信,你叫狼吃上了嗎?”我去我舅舅家也是一頓罵,我舅舅罵我:“你狗日的知道回來了,當你死了,死了總有個骨頭回來嘛,你這狗日的的,把舅操心的,當你死了。你連個信都不來。”大人罵我都是愛我,生氣又難過,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只有聽,啥話都不回嘴。我沒有話說,我說啥哩?確實沒有話說。我也不怪我大,都可憐。誰還想著還能見面?

我媽沒有等住,我大算是把我等上回去了。這以後我就回去的次數多了。那時候買火車票難得很,我在天水的買票房等了一天,我的胳膊伸進窗口,都夾出來一個深印子。人太多了,票買了,我出不來,人都擠著哩。我沒有辦法,就滾到地下,從人縫裡鑽出來。那時候,車少,都只能坐火車。

依: 那些年你和姐姐、小兄弟有沒有來往?

呂: 沒有, 我沒有回過家, 也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 等我回去了一次, 才知道他們在陝西啥事地方, 我們都在陝西, 活著死了都不知道。 小兄弟也換了人家, 我姐姐也沒有在那家長住。 我也沒有去找, 顧不上, 我一心想安家落戶, 也不想回咱那個老家。

不是我沒有心, 顧不上, 農業社那個收入, 還有一個老媽, 還要過自己的日子, 一個男人都熬煎得很。 顧不上, 顧不上。

我老家父親也過世了, 前年還燒了十年紙, 去世的時候是七十八了, 二零零一年去世的。

依: 你知道為什麼那時候沒啥吃?

呂: 我還不知道為啥沒吃的, 後來人家說是國家有糧食哩, 不給人吃。 說毛主席給蘇聯還債哩, 還是弄啥哩? 這是這地方人說的話。

後記: 在呂志強/張千虎家住了一個晚上, 和他告別, 帶走了一個十二歲少年帶領十歲弟弟逃荒陝西的故事, 扒火車、被收容、做賊偷蔥、想自殺餓死、被火車站領養、幾乎喪命的傷寒……在當時的社會主義中國, 一個孩子就像一隻沒有人要的喪家狗, 隨便被陌生人收留為兒。 在陝西有多少個 "呂志強/張千虎"?

呂志氣強目前生活並不如意, 兒子在外地打工, 很少回來。 他養了幾頭豬, 作為能掙錢的副業。

四、給別人當兒子活下來

受訪人: 郭張孝, 曾用名張纏虎, 男, 63 歲, 陝西省周至縣終南鎮東大堅三組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3 日

錄音長度: 52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周至縣終南鎮東大堅三組郭張孝家

張纏虎

前記: 離開眉縣, 我坐車來到周至, 來看望張千虎的弟弟張纏虎。 他的兒子郭建黨開著小汽車來接我, 幾分鐘後, 在一家院子門口種著絲瓜的農家停下來。 個頭不高、有些謝

頂的張纏虎笑眯眯的迎接出來。 如果不問，誰能知道他有過令人涕淚，不堪回首的童年。 雖然他的兄長張千虎已經講述了不少，但我想聽聽從弟弟張纏虎的角度所記憶的經歷。

依：你今年多大歲數？

郭：說起來就是六十三了，我是五零年的人。

依；你是哪一年來陝西的？

郭：我？我是六零年來的，那是第一次。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我又來了，我都十幾了，那是第二次。

依：你們家是地主，我聽說。

郭：地主，家裡要啥沒有啥，就是地多，定成分就是地多就定了個地主，我爺爺地多得很，我們傢俬人打了一個城牆，不然，土匪都來搶，來搶東西，不打人，給了東西就走了。 一解放，人家全部都收走了，不讓我們在自己家住，最後就給我們留了一個破桶子。

依：五八年大躍進，你們家的情況怎麼樣？

郭：大躍進的時候，我還在甘肅。 那個？爺喲！在甘肅，吃的啥？你知道不？沒東西吃，剝榆樹皮，吃榆樹皮，挖草根，吃草根，吃玉米芯芯。 我那時候八、九歲了，啥都記得清楚得很。 那一年，大煉鋼鐵，把人力都抽掉去大鬧鋼鐵去了，沒有勞力了，村裡只有婦女、娃、老漢，幹不動活的人。 沒有男人了，沒有勞力了。 生產隊地裡的洋芋都收不回來。 那些老漢，套個牲口，把地一犁，把洋芋頭犁出來，讓婦女娃娃們來拾。 又拉不回來，就爛在地裡了。

依：一畝地能爛多少洋芋？

郭：那幾年，生產隊那產量低得很，咱年紀小，不知道人家一畝地能產多少。那洋芋收不回來，就挖個坑埋起來，婦女娃娃拾不完，拉不回來，弄不動。 一埋就說收拾完了，洋芋一到冬天就受凍了，發黑了，就吃不成了。

洋芋沒有收回來，還虛報產量，那個社會就是那個樣子。 胡吹，說收了多少多少。 具體情況咱也不知道。 就是胡吹冒了哩，吹牛厲害得很，沒有產下那麼多嘛。

依：你爸有沒有去過洮河修水庫？

郭：五八年我爸那時候在天水，有個磚瓦廠給人家幹活，後來又大鬧鋼鐵去了。

依：你大（土語：父親）能吃飽嗎？

郭：那個？那幾年餓不死就算好的，還要？

依：你在家吃過食堂嗎？

郭：吃過，吃食堂是隊上的大鍋飯，做好了一家一家的分。 每一家的家長到

食堂去領，領回去，你們再自己吃。一般都吃的洋芋，沒有見過饃，還有稀飯，特別清的稀飯。那能吃飽嗎？

依：你吃不飽，敢不敢偷？

郭：餓了偷著揉生麥穗子，吃那個生麥顆。還有那個豌豆，偷著吃。那個生產隊長，打我，因為我和他兒子吵架了。這是六零年以前，把我打了一頓。我們家成分不好，是地主，那些娃娃愛欺負我，我就打他，他大就打我。

依娃和張纏虎在爬滿絲瓜的張家門口。

依：那時候，你們家每天能吃上啥？

郭：嗯——，六零年，我年紀小，記得不清楚。我記得生產隊的大食堂，由我爺去領，給這幾個兒子都分，先是我大伯家，我大爸、四爸這幾家子人。分好了，幾家子幾口人就吃。剩下多少，他自己一吃。

依：你吃不飽，你敢要嗎？

郭：那要不成，不敢要，要也沒有。那時候，我大哥大，要幹活。我就喜歡和我二哥一起玩，餓得沒有辦法。咱甘肅老早都是用人力磨面，我到我四爺家找吃的，啥都沒有，就看見一個石頭磨子，我和我二哥把人家的石頭磨子抬起來，中間支點石頭，我二哥年紀大，我二哥心眼多得很。就是你昨天見的那個，他比我大二歲，心眼多得很。把磨子支起來，中間就有點面，就那麼生吃那個面。石頭磨子，你不知道，磨面磨面，裡面的面磨不完，還有點面在裡面，就是一點渣子。我們就把那個掃出來，吃那個。費了牛力氣，拾掇出來就那麼一點點，我們兄弟兩個就生吃上了。把人餓到那個車程度上了。

還揉著吃生麥子，還偷著吃生產隊的豆角。

依：你和你哥走的時候，你大在家嗎？

郭：那是六零年，我大還不在家，在天水幹活哩。

依：你那麼小的一個娃娃，怎麼決定跑呢？

郭：那是餓得沒有辦法了，我爸就把我姐姐先領到陝西來了，換了些包穀。我二哥心眼靈，我爸和我媽晚上說話哩，他給聽見了，我爸說我姐在陝西的周至啥地方，從興平下車，過渭河，他都記下了。我哥把我領上，就要走。隊裡發了一點小豆，只有一小口袋，這麼大這麼粗，讓我們兩個給偷上了。那天我媽我大哥都給生產隊幹活去了，我二哥把小豆偷上，領上我跑了。跑、跑、跑，跑到嘴頭，那個生產隊把我們給擋住了，就關在那裡。給我們隊裡打了個電話，大隊裡有電話。讓第

第二章　姑侄五人皆逃荒

二天到那裡領我們回去，第二天早晨，那些人回去吃早飯去了。看人家吃飯去了，我二哥說："咱趕緊走！"翻出窗戶，順著公路繼續跑，等我大哥來，人家說："娃跑了，不知道跑哪裡去了。"我們跑到秦安縣，跟上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人，三個人，也是往陝西跑的，全家人。我們跟上走到三羊川，過渭河，那把我嚇死了！哎呀，搭的那個土橋，木頭橋。還是天黑了過河哩，跟上那幾個人，我嚇得不敢走，爬下往過去走。

依：為什麼害怕？

郭：就是害怕，過河我就是害怕，小娃嘛。第二天，走了一天，天黑了，我們要到三羊川爬火車。我哥知道從那裡上了火車，就能到陝西。

依：路上逃荒的人多嗎？

郭：多得很，一路都是步行。大人小娃都是步行，全家逃荒去。不知道那個縣的，往外面跑得人多得很。甘谷的、通渭的，都跑。

依：路上再沒有擋嗎？

郭：擋了幾次哩，到了天水的北道，就擋住了。不知道咋弄的，把我們兩個送到收容所去了。那里人可多了，吃了一頓飯，睡了一覺。一頓一個饃，一碗稀飯，吃不飽，就是不叫你餓死。沒有人打沒有人罵，就是給人講政策，讓人回去，回自己老家去。往回送人哩。我二哥把我領上又偷跑了，又去爬火車。走了好幾天，才走到陝西。

六零年，我就是個十歲，我和二哥下了火車，沒有吃的，就順著鐵路沿線走，走到人家家。那家家裡沒有人。我們進去滿屋裡找吃的，找了半天啥都沒有找到。到廚房去找，鍋裡面有一碗高粱麵餬糊，我和我哥就一人喝了半碗。那實在是沒有辦法了，誰想到人家家偷啥？我還害怕人家逮住了打我。人餓了就和小動物一樣，抓住啥吃啥。喝了些糊糊，我們兩個又順著鐵路走，哎呀，那天正走哩，給走到鐵路山洞裡面去了。剛走進洞子，就聽見火車來了，本來洞子裡面有能藏人的地方，我不知道，找不到。我們就爬到鐵軌的邊上，爬下，兩個人都在一邊爬著，就聽著火車轟隆隆得過去了。把我嚇死了，聽著火車遠了，才敢起來，再走。

依：你路上哭了沒有？

郭：沒哭，給誰哭哩？最後走、走，爬上一個拉礦石的車，長長的火車，一氣就給拉到興平。站台上電燈亮得很，我哥說："這可能就到興平了，咱們下！"我們下來一打問，人家說："就是興平。"我哥在老家算是念過幾天書，他是聽我爸說從興平下車，找那個尚村，那時候，我姐送到了尚村。我姐在甘肅叫凡凡，後來這裡，那家的老漢老婆子給另外起了個名字。最後算是把我姐找到了，我和我姐沒有說話，我二哥和我姐說話。我二哥比我大兩歲，知道的多，找到我姐以後，那幾年的人都沒有吃的。陝西人也沒有啥吃的，都一樣，只是比甘肅強一點點。人家那兩口人不要我們，不收留我們，我姐也沒有辦法，我姐姐比我大四歲，我十歲，她就是

十四歲，還是個小娃。她也沒有辦法，人家讓我們走。

依：那怎麼辦？

郭：我們兩個跑出來，到尚村街道上逛，我姐找我們去了。我姐去尚村街道找我們，就看誰家要娃娃，把我們收留下，就有地方吃飯了。我姐以前在鄰川，我不知道哪兩個字，我不認識字。哈，哈哈哈。（注：郭很坦誠，但是也有點不好意思。）我們兩個一去，那家人還不要我姐了，不要我姐了，又有人介紹，把我姐帶到尚村鎮疙瘩頭村，就是現在住的村子裡去了。那個屋裡不要她了，嫌我們去了，都不要了。

後來臨川有一家要收留娃，問我，我說："我以後就不回去了，死都不會去了。"我小，不懂啥，我就這麼說。我二哥說："以後了，我就要回去哩。"就沒有人要他，沒有人收留他。

依：你是怎麼被人家收留下來的？

郭：不是現在這個地方，是在臨川，有人知道村子來了個娃，介紹給那家。家裡有老兩口子，沒有娃，還有一個老人，我叫婆哩。那個女人是河南人，是生活困難的時候，跑到陝西的。我哥這裡的媽也是河南女人，逃荒到陝西的河南人不少哩。那個女人壞得很，經常打我。我稍微啥不對，就打我，不是自己的娃不心疼。打哩罵哩，往死裡打哩。那個老漢好得很，女人壞得很，成天打我。那女人多大歲數，叫個啥名字我都不知道。

依：她用啥打你？

郭：用手打，用鞋打，用掃帚疙瘩打是正常的。抓住就朝屁股上打，打得我叫爹喊娘的，我不敢罵那個女人，光哭，她叫啥名字我都不知道。最後，我爸從甘肅下來找我們兄弟兩個，先把我姐找到了，是尚村公社，也就把我找到了。就沒有找到我二哥。

依：你見到你爸哭了沒有？

郭：我抱著我爸就哭了一場，哭完了，我說："我不回去！"我爸也哭了，沒有罵我一句，自己的娃娃，和身上的肉一樣，肯定難過。我爸說："你不回了就不回，你好好的在這裡。"我大也沒有辦法領回去。

我爸回來以後，給我媽說："咱娃找到了。"我媽都急出來病了。你想，三個娃都沒有了，死了一個，兩個跑了。我媽都不會說話了，到魏店看醫生。眼睛也看不見了，走路都看不見路了。走路摸著爬著走哩……我媽就說："娃找到了，你咋不領回來？"我爸說："娃不原意回來。"我媽就……（注：說到這裡郭張孝難過的哭起來。）

依：是你不願意回去，還是你爸覺得養不起，不敢領回去？

郭：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害怕受餓，我爸也不敢領我回去，回去還是沒有吃的。（注：我和郭張孝說著話，他的大兒子郭建黨進來了，就坐下

來，聽我們繼續說話。）我爸回去時間不長，我媽就……。 三個娃都不見了，當媽的……。

依：你看，我把你爸惹哭了，讓老人說一說，把過去的苦都說一說。

郭：那個女人經常打我。 那一天，那個女人讓我去找野菜，提了個籠找野菜去。 地裡挑野菜的娃多得很，我就挑不上多少，就回去了。 那個女人就把我打了一頓，我就跑出來，不回那個家了，跑到我姐家。 我給我姐說："我不回那個家了，我要回甘肅咱老家去，我受不了那個打。"我姐夫回過甘肅一次，知道我大哥搬到鳳縣去了，鳳縣屬於陝西管，在寶雞一帶。 我就跑到鳳縣去，但是我去了，我大哥說："鳳縣呆不住，我就要回甘肅了。"沒有幾天，我大哥又從鳳縣搬到甘肅老家。 我在鳳縣就沒有住，就跟上回到甘肅。

我回去聽老人們說，咱甘肅的武山縣那幾年餓死的人最多了。 我家我大爸是餓死的。 我們家姊妹五個，我有一個兄弟餓死了，屬猴的。 哪一年死的，我不記得了，我從陝西又跑回去，可能是六三年。 那個晚上說生產隊開會哩，天剛黑了，要開會了，我爸和我哥都開會去了。 我把飯吃了，鍋洗了，我小兄弟說他頭疼。 我說："你頭疼，爸不在家，等爸回來。"就開會那麼一會，我爸回來娃就不行了。 沒有等到天亮，就沒有人了。

依：那你怎麼又回到陝西了？

郭：我那個兄弟死了，家裡日子沒有法過，我爸就跑到新疆去了，在家裡難過得呆不住，婆娘娃娃都沒有了。 就自己出了門了，一個女子送人了，我二哥找不到了，小兄弟死了，我媽死了……。 那陣子，真個是家破人亡了，就是家破人亡了。 我爸說到新疆打工去，混著吃上一口飯。

依：你爸是哪一年去新疆的？

郭：我爸是六四年去新疆的，去了五、六年都不回來。 我哥也結婚了，到六六年我嫂子生了個娃。 以前，我爸讓我念書去，沒有念一年，我哥說屋裡沒有柴燒，我哥讓我收破爛去。 那一年，可憐的啥都沒有，到村子買了兩毛錢的針。 用針換破爛，那一年，我十六了。 我擔著兩個筐子，不是甘肅人都是擔筐子。 就拾爛鞋爛布，就是換爛貨，給人家一個針兩個針。 換了幾次，到魏店街道一賣，能掙上十來塊錢。 我姑姑家在魏店街道，天黑了我就到我姑姑家睡覺。

有一天，我往三羊鎮走，準備換爛貨去，我猛然一想："去它媽的，不做了，往陝西回！"走在路上，我猛然頭腦這麼一想，我要回去了。 往陝西回，不換這爛貨了，往陝西回。

依：你做這個決定有個啥想法？

郭：我就是覺得陝西比咱那個地方就好，我再找我姐去，路我都熟悉了，在這地方沒有希望了。 那個晚上，我就給我姑姑說："你去了，給我哥捎個話，就說我去陝西了。"我如果去說，我哥能讓我走嗎？我爸那時間還在新疆哩。 那時間就是個

張纏虎和兒子郭建黨。

二、三月間，冷得很，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火車站上。那是從南河川，走了多長時間我都不記得了，就一個人走，走到南河川。那陣狼多得很，經常吃娃哩，狼好像咋不吃我。狼我經常見，路上咋不見狼哩？不吃我。我換爛貨有十幾塊錢，好像買了火車票。

到了鋪幾，我當是到了興平，就下來了，一問人，下錯了。沒有辦法了，又走，再問人；“周至在哪裡？”我又從渭河那邊土橋過來，走到周至找尚村，到了尚村有個晚上八、九點，我記得頭一次來，我姐的村子邊上有個氣象站。天黑了，我就跑到我姐家裡去了。

依：你姐姐那時結婚了嗎？

郭：結婚了，我姐有二十歲了。

我回來，陝西人種的棉花都出來了，出來兩葉子了。我姐姐就開始給我打聽，看誰家要娃哩。

依：你那麼大了，還有人要嗎？

郭：我也自己找，看誰收留娃，大了也有人要，剛好，不用養活了，能勞動了。我就自己找，自己跑，到處打問。

依：你自己怎麼問這個話？

郭：我自己問，在村子裡遇到年紀大的人，我就問：“誰家收留娃？”讓人家給搭個橋。有一天，我走到杜村，到杜村哪個村子我就不太清楚了。給我姐說，第二天讓我到他家去。我就在飼養員室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那個人來給飼養室的飼養員說，又不想要我了，就害怕我將來又跑了。我又找到我姐，看她有啥辦法，人家又不要我了。人家不要了，我又繼續找，就找到現在這個村子。第二天，我走到這個村子也就是吃早飯的時候，我就在村子裡轉，看一看，有一個老漢在門口坐者，我就問：“伯，你們村裡有沒有人要收留娃？”那個老漢是玉文他大，老漢說：“那讓我去問一問。”就把我領上就問我伯（土語：養父），問了一下，他就答應了。

依：你伯那時多大歲數了？

郭：我伯那時大概六十了，也沒有個娃，有個老婆，也是從河南來的。

依：你伯叫什麼？

郭：我伯，我伯官名叫個郭學義。

依：你就把姓名改了？

郭：我現在姓郭，名字沒有改。小名還是纏虎，官名叫個郭張孝，把我們張家

也帶著。

依：他們就把你收留下了？

郭：收留下了，唉——！到人家這個家受過的罪也大得很。家裡窮的，要啥沒有啥，那幾年。我伯那個脾氣不好，對我好，那個脾氣太暴躁了。脾氣不好，心眼好著哩，那個老婆子壞得很，我還把人家叫“媽”哩。就是剛才的話，不是人家的娃，就不心疼你，把你當吃飯來的。有些好東西，人家就自己偷偷吃了，我見都見不著。要使喚你了使勁的使喚，那一年，屋裡沒有柴燒，我一個人到山裡打柴去，打上幾天柴，把柴從山裡擔出來。自己沒有車，借生產隊的車子拉回來，柴拉回來，我就餓得不行了，又饑又渴。那個老婆子也不給我做飯吃，還嫌我把柴火拉回來，沒有先和她打招呼，沒有問候她。一聲“媽”也換不來人家的心，我拉柴回來人累得都動不了了，還罵我哩。那幾年，拉個架子車到山裡面打柴，村子裡沒有一個人去，光我一個人去打。

那幾年在生產隊，我喜歡到外面打工，生產隊一派人，我就出去了。逃避一下家裡的生活，我那個媽，你想一想，那一次我出門做工了四個月不回來，她讓村子人帶話給我：“叫他回來，家裡的黑麵沒有人吃。”你看，當媽的，不嫌丟人，一般當媽的都疼愛娃，村里人都罵哩。她叫我回來，我就不回來，在那裡修路，我就在那裡幹了八個月。

咱把罪受多了，到陝西來，還吃過苞穀皮皮，人家套磨子，磨過之後，那個皮子我就吃過那個，圖那個便宜，買回來吃。

依：你到陝西以後，再見過你大沒有？

郭：見過，我回去哩，我大也來哩，經常回去哩。我一點都不怪我大，那陣子甘肅情況不好。我們一跑出來，我媽就病了，沒有幾個月就我媽也死了。我哥從臨川上去，到了寶雞，叫人給收留下了，就再沒有回去。

依：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吃的？有災害嗎？

郭：人是大鬧鋼鐵，修水利，公糧也重得很，地裡打不下麥。

依：你給兒子說這些嗎？

郭：說這些我心裡難受得很，也輕易不說。

後記：我問郭建黨：“你知道你爸過去的遭遇嗎？”郭建黨說：“我爸的事情我知道，聽我爸說過。我爸一說，就哭開了。現在好著哩，我爸和我兄弟過，看看門看看孫娃子。”

先後找了好幾家子，給人家當兒子，張纏虎／郭張孝算是活了下來。

婦女給男人當婆娘，小娃娃給別人家當兒子，是逃荒者活下來的唯一辦法。

五、領你到陝西就能吃飽

受訪人: 陳玉蘭, 曾用名張玉蘭, 女, 67 歲。 陝西省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4 日
錄音長度: 28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村陳玉蘭家

前記: 我和郭張孝、郭建黨一起來到疙瘩村, 我想看看十二歲被父親領到陝西換了二十斤包穀的張玉蘭, 她是怎麼生活下來的? 怎麼結婚的? 嫁給了一個什麼人? 她怎麼看待自己的遭遇? 不過, 五十多年了, 張玉蘭已經是快七十歲的祖母了。

依: 你叫什麼?

陳: 小名叫個凡凡, 大名叫個玉蘭, 陳玉蘭。

依: 你們家是不是成分不好?

陳: 成分不好, 咋那麼窮? 東西都沒收了, 沒收東西我可記得。 來人把我大伯大媽綁起來, 給吊起來。 我媽是老二的婆娘, 沒有吊我媽。 那時候我大伯還沒有死, 最後就死了。

依: 把人吊在梁上? 還是樹上?

陳: 我那時候才這麼高, 走路還晃哩, 我看見, 一下子把人拖出去, 繩子一捆, 就吊在樹上。 是要啥哩, 我大伯大媽沒有, 人家不相信, 逼供哩。 打著審問, 要啥東西哩。

依: 你大伯、大媽叫喚了沒有?

陳: 那還能不叫喚? 爺, 那叫得殘忍的很, 人受不了, 叫爺叫大的。 沒有吊死, 也吊的半個命沒有了。

依: 有人到你家搜嗎?

陳: 搜哩, 誰知道人家搜啥哩, 連那個石磨子都抬出去了。 那個多重, 沒有四、五百斤嗎? 到處挖, 看你家裡藏下什麼。 挖牆、挖地、挖灶火、挖炕。 我們幾個小娃藏在屋子裡, 就不敢出去看, 就聽著"叮叮咚咚"的。 我還小, 藏起來, 嚇的, 縮著。 不敢動彈, 人家胡成哩。

張玉蘭

依：在甘肅吃的怎麼樣？

陳：那時候吃食堂，人家給舀著吃，分著吃。吃不夠，吃不飽，成天吃的樹葉、草、野菜。我把地里長的那個穀穗子，一拔，手裡來回吹一吹皮，就放在嘴裡“各崩，各崩”的嚼。我說，你相信不？還吃那個玉米芯芯，曬乾了，砸碎，放進石磨子上一推，磨出來就吃那個玉米芯面，吃著澀得很，喉嚨咽不下去。還吃榆樹皮，吃的拉不出來。還吃那個蕎麥皮，燒成灰，磨成面吃，是苦的，不吃餓，吃，苦得鬧死人。

我家我大伯就死了，餓死了。我就記得我大伯出門幹活去了，回來就身體不行了，最後就沒有了。我那時是個娃娃，也不出門。我就聽大人說，那裡搶著吃饃哩，把人給殺了。

爺哩，那時候，我村子裡十幾歲的娃娃都是光屁股，兩個屁股蛋露在外面。沒有褲子穿。

依：男娃女娃？

陳：男娃女娃都是那個樣子，誰還管女娃？沒有穿的。我也沒有穿的，我婆又不管。

依：最後沒有吃的了，你大就把你領來了？

陳：一天到晚見不到一點面氣，我大就把我領出來了。

依：你是哪一年來的？

陳：我記不得了。（注：推算下來，應該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

依：你來的時候多大了？

陳：我還是個娃娃，才十四歲嘛。我今年六十七歲了，你說來多少年了，五十多年了。

依：誰把你領來陝西的？

陳：我爸，我爸在外面打工，回去說，聽人說陝西好得很，有吃的，有喝的，把女娃子領到陝西去，就能落上戶口。我爸一聽，就和我媽一說，那是十一月，把我領到這裡放下，他自己就回去了。

依：你爸領你來，路上怎麼吃？

陳：路上就要著吃，我的爺，魏店在張家寨，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南河川，一直走到火車站。白天黑地的和我爸走，我就跟上我爸走。

依：你媽同意你來嗎？

陳：我媽都急死了，我媽不讓走，不讓送，我爸要送來，想著讓我以後日子過好些。我媽那陣才三十幾歲嘛。

依：你出門，你媽給你準備了些啥？

陳：沒有準備，啥都沒有拿。就是一身衣裳，還有兩個拳頭。路上沒有吃的乾糧，沒有一個包袱，啥都沒有嘛。就可憐的很，沒有換的鞋子襪子，啥都沒有。

我的爺，出門錢拿上、饃拿上、衣裳拿上、行李拿上，沒有那個這個。 如果能拿上，我就不出門了。

依：你大身上有錢嗎？

陳：我大身上沒有錢。 他沒有買票，那陣子出門，誰買票哩？哈，哈哈哈。

依：火車上吃什麼？

陳：吃啥？就餓著，就餓著，下了火車就好了。

依：那陣子火車上逃荒的人多嗎？

陳：多，就是多得很，他想查票，他走不過去，人都堵嚴嚴實實的，走不過去嘛。 車站上還搶著吃，人看見人拿個饃吃，一把就搶過去了。 人餓極了，亂世嘛。

依：你爸給你怎麼說的？

陳：在路上，我爸給我說："我把你領到陝西去，你去了，就能吃飽，以後還能把咱這一家人領過去。"你看，我爸把我領來，在臨川的一個尚村，家裡有個老婆子，還有一個男娃，那個男娃還沒有結婚哩。 我爸把我領來，放在那個家，他就回去了。

依：把你領來，這裡的人能給你大些啥？

陳：換啥哩？換啥哩？

依：給你大錢不？

陳：沒有錢，那陣人沒有錢，把我換了些玉米，說讓我吃飽。 沒有餓死就好了。

我大把玉米背回去了，就沒有再來。

我爸給我說："你好好在這，我就回家了。"我爸就回家了。 那家人也可憐的很，用的那個勺都是漏的，舀飯哩。 到了第二年二月，我爸出門打工去了，我的兩個兄弟，是要飯跑出來的，就是眉縣那個找我來了，到陝西找我來了。 眉縣的那個兄弟年紀大些，念過些書，走到哪裡能知道方向。 兩個人跑來了，到臨川來找我，那一家人也可憐。 一下子來了姊妹三個，不讓吃飯了，不要了，都攆走了。 沒有飯吃，都攆走了。

依：人家罵你了嗎？

陳：罵哩，人家就說："說來一個，引來三個，你走，我養活不起，你走，趕緊走。"

依：你也不知道兩個兄弟來了，你看見他們害怕嗎？

陳：害怕呀，就害怕人家不要了。 我們三個人走出來，走到西陽村，我就迷了方向了。 我們在那裡歇息了一個晚上，早晨起來要飯吃，三個人給走岔了，找不到了，我迷了方向了。 我分不清東南西北，不知道朝哪裡走，就胡亂走，走著要著。

依：你能要的吃上嗎？

陳：能吃上。 咱是個女娃子，有人要，後來有人就把我領到這裡來了。 那領

我的是個女人，把我領到這個村子，給她的侄子領媳婦哩，人家的侄子又不要我。這個村子有一個老漢一個老婆子，自己沒有娃，就把我收留成女兒了。把我當娃，我後來的那個老漢（注：丈夫）還是個河南人。

我們是三省人和了一家子，我是甘肅人，老漢是河南人，老婆子是陝西人，三省人。三省人和了一家子人。我的兩個兄弟就給人家當娃，就讓人收留下了。我小兄弟還是在周至，我的大兄弟不知道怎麼跑到眉縣去了，多年都沒有來往，還說不到一起了。

依：你咱怎麼稱呼這裡的養父母？

陳：我“伯”也叫，“爸”也叫，“媽”就叫媽。

依：你的養父叫啥名字？

陳：老漢姓陳，陳家，陳定州，我媽姓段。

依：他們就是沒有娃？

陳：沒有，人家對我好得很，好著哩。我來了，也不知道啥，這地方好，平平的，也就不想回去了。就落腳到這裡了。我媽死了，我都沒有回去，一個沒有錢，也不知道路咋走。唉！

那個老漢死的早，我結婚沒有多長時間，那個老漢就死了，就只有我和青社（注：張的兒子）他爸和那個老婆子。老婆子死的遲，我的老大都十歲了，才死。

依：你結婚是哪一年？

陳：我過去就忘記了。

依：你最後又嫁給誰了？

陳：我沒有嫁，我的女婿是上門女婿，給老人養老，送終的。給我招了個女婿，年齡大得很。

依：你結婚的時候多大了？

陳：十七歲，我來兩、三年就結婚了，沒有給人，就招了個女婿。我娃他爸也是河南人，從小沒有媽，沒有人管，是河南他二姐管大的。就和我過活上。

依：比你大多少？

陳：大二十多歲哩，叫趙振煥，我的老大兒子就叫個陳青社，屬龍的，都快五十歲的人了。就隨我們這一家子的姓。

依：你找個年紀大的，你願意嗎？

陳：我不願意能行嘛？我還年紀小，瓜得很，瓜得很（注：老實），那時候的人老實。不知道挑哩撿哩，也不知道要啥。

依：你見過幾個對象？

陳：就見過這一個，就跟上了。瓜瓜，沒有要啥。那些年嘛，叫人家白撿的。

是人家給我介紹的，給我們家當個上門女婿。剛開始他還把歲數瞞了，他本來是屬馬的，給我說是屬牛的。瞞了十幾歲，比我大二十幾歲哩。如果活著就

八十幾了，把我哄了。

但是人精幹著哩，好著哩。性格好著哩。

依：有一陣子國家讓甘肅來的婦女回去，你呢？

陳：他讓人回去，但是不送我。人家說從甘肅來的婦女太多了，人家陝西不要，把好幾個人都送回去了，再沒有回來。但是沒有送我，因為這家老漢老婆子沒有兒女，算是特殊情況，就沒有送。

依：如果女人在這裡有了娃怎麼辦？

陳：娃就給人家留下了，不准抱娃回去，娃就沒有媽了，沒有媽就沒有媽。有人回去就不回來了，甘肅有男人哩。有些人送回去，又跑回來了。這裡就有一個自己又跑回來了，人還活著哩，我去給你打聽一下。

依：為啥回去又跑回來？

陳：女人家，想她娃嘛！還有一個女人，讓陝西這裡的男人給打死了。

依：哎呀，她是從哪裡來的？

陳：武山來的，那個男人抽煙，愛賭博，沒有錢了，回來就打婆娘。打的婆娘病了，也不給看，等看的時候就沒有救了，就死了。那個女人好得很，是咱的甘肅鄉黨。

依：你後來再怎麼見到你大你媽？

陳：我大來了，把我的小兄弟找到了，這個大的弟弟一直找不到。我眉縣的兄弟二十年了才回去甘肅，我後來也回去了一次。我那時候娃小，我也不得出門，我有六個娃哩，出不了門。咱為啥要生六個娃？生這麼多娃幹啥？你知道咱來是個客人，人少了在人家的大地方就不行，人家看不起你，欺負你，就不行嘛。我娃他大就是獨子，有個事情沒有人給幫忙，沒有人給咱撐腰，咱為啥要生六個娃娃？

你想想，他是河南人，我是甘肅人，當地沒有人，算是小戶，力單薄得很。我就一氣生了六個娃，娃一長大，村里人就沒有人笑話咱了。家大了，人多了，日子就好些了。

依娃和張玉蘭、張纏虎姐弟兩個聊天。

依：你回去就見到你大？

陳：我回去看我大，我哭哩，我大不哭，說："哭啥哩？你哭啥哩？"

依：你有幾個娃？

陳：六個娃，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六個娃哩。我這也艱難，我爸把我領來給了一子，人家不要了，又找了這家子，給人家當女子，後來給我找了個上門女婿，給老人送終。

這是應該的，應該的。剛來窮得很，一點點地方住，一張照片都沒有，窮得飯都吃不上，還照相哩？

我的老漢，我大兒子讓他照相，他不去，開了個車，硬是拉到鎮子上，照了個老相。我的孫子都知道，那個相片上是他爺。我要收拾起來照片，我的孫子說："我就一個爺爺，你把我爺爺放到哪裡去了。"我孫子十二歲了。

依：那時候為啥沒有吃的糧？

陳：誰知道嗎？是不長糧食？還是啥政策？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批鬥人，把有錢人恨恨的批鬥。我看見的，咋鬥哩？把炭渣倒在地上，讓那些有錢人跪在上面。我的爺，把人往死裡鬥，都是胡成哩。

依：提起這些事情你傷心嗎？

陳：傷心啥？都過去了，我媽死了，我兩個兄弟跑了……。我不敢多想，一想，眼淚就唰唰唰得流，我不想。

依：你給娃娃說這些沒有？

陳：我不說，我給娃不說，我給我娃說，娃不信。誰信哩？人家現在吃飽了，穿暖了，誰相信我說的話？說多了，還嫌我話多，說："不要給我說，煩人得很。"說那些幹啥？

我的老漢死了十幾年了，害了病了，得了食道癌。可憐得很，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吃了喝了就是吐。吐到最後，人就不行了。最後就餓死了，不然不會死。沒有辦法。

我現在一個人，娃都讓我下地幹啥，把我急的，就在村子裡轉，串門子。

後記：前後十多天，從渭南－眉縣－周至，我拜訪了張忠信老人的兩個堂妹，兩個侄子、一個侄女。一個家庭就有五個逃荒者，這就是那個時代，一個家庭的逃荒經歷和遭遇。

一個天真的娃娃、一個好好的家庭被吞噬進飢餓的漩渦，死的死，逃的逃。那就讓我們從這一滴血、一行淚、一個家庭的遭遇中，體會苦澀難咽的滋味吧。

第三章 逃荒的未婚女子

“春季到來綠滿窗，大姑娘窗下繡鴛鴦。”——《四季歌》

十七、八歲到二十出頭的女子，正是一個女性的花季，單純、美好，對自己的未來充滿幻想。即便是農村姑娘，也應該在紡織繡花、剪紙做鞋、準備嫁妝、在父母的照看下度過。

可是一場歷經五年之久的大饑荒，如一場狂風暴雨冰雹雷電，劈頭蓋臉地摧殘得這些花季女子瘦骨嶙峋淚水漣漣。餓得走路都走不穩的她們，還要為家人找野菜、挖草根，自己捨不得吃，懂事地先讓家中大（注：父親）吃、媽吃、兄弟們吃，鄉下的女子總是把自己的位置排在最卑微……她們眼看著父親餓死了、兄弟姐妹也餓死了，自己餓得頭昏眼花，還得去給隊裡幹活掙工分，一天得二兩、三兩吊命糧。當母親的眼看沒有辦法，下著狠心說：“我的好娃，你趕緊跑，逃活命去。能活了活，如果死在外面了是你的命。不要管媽了。”

1958 年宣傳畫上的農村女子是這樣的。

這些年青女子都不識字，都沒有出過門，沒有坐車的盤纏，甚至沒有一個衣服包袱帶著出門，離開母親和老家的就是她們自己的一條命。武威、甘谷、隴西這些鐵路沿線的逃荒女子自己扒火車、油罐車、煤車。而秦安、徽縣、通渭等這些交通不便的山區逃荒女子，多有人販子、自己的親戚、自己的父親先走幾十里山路，坐上火車，往陝西跑。“到陝西就好了，就能吃飽了。”……逃荒即逃命。

來到陝西，不管她們願意不願意，喜歡不喜歡，都得儘快嫁給一個陝西當地的男人，因為她們沒有地方居住，沒有地方吃飯，嫁漢嫁漢，為了吃

飯。 採訪中，好幾位受方人都說：“一下了火車，就有陝西這裡的男人在火車站下等，給上些吃的，就跟著回來了。”

”你願意嗎？“我問當年只有十九歲的李春花。

“我願意嘛！咋不願意？不跟上走，我就要凍死了，那是三九寒天呀。 一個女子，下了火車怎麼辦？到哪裡去哩？”

“我就花了五毛錢，還是一塊錢，買了一個饃，就把她領回來了。”李春花的丈夫陳志創說，他當時在寶雞鐵路當臨時工修鐵路。

逃荒的女子，窮得找不上媳婦的男子，就這麼搭伴過日子、生娃、種地……五十多年過去了，這些當年的逃荒女子成了母親、祖母，她們說著一口陝西話，能做地道的陝西油潑辣子擀長面。 她們不願意對鄰居、兒女多說過去的逃荒經歷。 也很少有人來問，好像從來也沒有發生過走山路、扒火車、沿村乞討、趕緊嫁給一個自己還沒有看清楚的男人等等這些往事。

逃荒和生存就是她們的苦澀青春，她們的年輕印記！

一、我扒油罐車從武威來的

受訪人：張亞琴，女，70 歲，陝西省富平縣倒賢鎮槐原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3 日

錄音長度：34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倒賢鎮槐原村張亞琴家

大饑荒餓亡者：

×××，女，16、7 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男，50 多歲，甘肅省武威縣鳳落鎮人，餓亡。

前記：張亞琴的兒子在倒賢鎮開著一個饃店，我找到他的時候，他不太願意讓我去採訪他從甘肅逃荒來的母親，害怕惹老母親傷心。 和他聊了一會兒，他改變了注意，帶我來到他家。一說明來意，還沒有開始說話，老人就哭起來。真令我自責。

張亞琴

依: 姨, 你叫個啥?

張: 我叫個張亞琴。

依: 你今年多大歲數?

張: 我今年六十九, 快七十了。

張的兒子: 媽, 這人想問問你那些年的事情, 就是你當時咋從甘肅來的?

張: 你問這個為啥?

張的兒子: 等一會我給你解釋, 咱們就當諞閑傳, (土語: 聊天)

(老人知道我要問以前的事情, 就開始哭, 流淚。)

依: 姨, 你別哭, 又把你惹得惜慌(土語: 可憐、傷心)的, 別哭, 別哭。

張的兒子: 為啥我剛才對你說,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張: 那個惜慌得很, 人吃樹皮哩, 你說啥?

(老人哭起來)

依: 姨, 你不要哭, 不要哭, 我來又把你弄傷心了。

張: 老早的事情, 惜慌得很。 嗚……., 嗚……。

依: 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把過去受過的苦都說一說。 給我們年輕人都知道一下。 姨, 你不要哭, 你慢慢得說。 你家裡那時候在什麼地方?

張: 甘肅武威。 鳳落鎮。

依: 你是哪一年到這裡的?

張: 六二年。

依: 把你當時家裡的情況說一說。 你不要哭。

張: 屋裡就可憐的, 沒有什麼吃。

依: 你家那時有幾口子人?

張: 七、八口子人。

依: 你那時候多大?

張: 十九了。 還小著哩。

依: 為什麼沒東西吃? 你知道嗎?

張: 虛報哩, 人家虛報哩。 地裡打的糧食少, 往上面報的多, 就是這麼個情況。

依: 你們那裡出產什麼?

張: 麥子、洋芋。

依: 你是說莊稼長得還可以, 都被收去了?

張: 那陣子吃食堂, 家家戶戶的糧食都被收走了, 收完了, 都收到食堂去了。

依: 吃食堂吃的什麼?

張: 吃食堂開始吃得比較好, 饃了菜了, 吃了沒有多長時間, 就不行了, 食堂裡也沒有什麼吃了。

依: 吃食堂, 你們去食堂吃, 還是拿回來吃?

張: 弄個鍋鍋, 綁個繩繩, 叫兩個娃抬回來。 後來就在食堂吃, 有桌子板櫈, 吃大鍋飯。 那個鍋可大了, 我還給人家抬過水, 鍋裡的湯攪都攪不動, 上面的不熟, 下面的焦糊了。 難吃得很。

依: 沒東西吃的時候吃什麼?

張: 吃糠, 是隊裡給稱下的, 我媽拿回來, 我們在石頭上簸出來的糠, 就吃。

依: 那時候不是不讓屋裡做飯, 有沒有人來搜糧食?

張: 兩頭不叫冒煙, 我們家不冒煙, 就不搜, 冒煙, 就搜來了。 那個害怕得很, 打人哩。

把你抓住就問: "你吃啥呢?" 就打人, 家家戶戶都不讓做飯。

依: 到你家搜了嗎?

張: 搜哩, 就鐵鉗到處戳, 地裡戳, 牆上戳, 搜糧食, 但是糧食早全部給人家了。 家裡凡是帶鐵的東西都給你砸了, 把鍋給你一砸, 連門鼻子都給撬走了, 回爐哩, 說大煉鋼鐵。 把多大的鍋就給你 "咚!" 地一砸, 就開了花了。 哪裡有一個釘子, 都給你撬走了。 我聽說煉下來那個鐵了鋼了, 就用不成。

依: 你們哪裡有沒有煉鋼鐵?

張: 沒有, 人家把收下的鍋、鐵都拉走了, 拉到別的地方煉去了。

依: 食堂關閉了, 到後來吃什麼?

張: 沒啥吃了, 就到山上打雞爪菜, 就是平時豬吃的東西, 騎上馬騎上驢就到高山上挖回來, 把那個一淘, 一煮, 再曬一下, 用磨子一磨, 攪和上糠, 捏成疙瘩蒸熟。 那個味道吃不進去, 吃不進去。

人都餓的吃老鼠哩, 餓極了就吃哩。 我每天就拿一個茶碗, 在麥秸裡面找麥顆顆子。 我大喂牲口, 我在麥草裡面拾, 一上午拾不滿一茶碗。

依: 那時候有社員偷著吃的嗎?

張: 當然有哩, 那餓極了偷著吃, 還生吃哩。 隊長不在跟前了, 你給我偷, 我給你偷, 都餓得很, 受不了了。 我記得種糧的那一天, 把種子都種不到裡面了, 都叫人偷了。 有些婦女穿著大襟襖, 裡面縫個布袋子, 把種子偷偷裝上, 說攙和了農藥, 人也不管了。 每個人都偷上些, 看隊長來了, 趕緊把袋子抹平, 把衣服弄好。

依: 人家搜嗎?

張: 搜, 那地距離家也近, 說回去拉屎去哩, 就回去把麥掏出來, 跑回去倒了。 偷上了就能做點飯, 偷不上了, 拿什麼做呀? 把麥偷上煮著吃, 再就是用石頭窩窩一捶, 捶爛了煮著吃, 一人吃上些, 再吃上些野菜。 救命哩。

依: 那麥顆顆子小娃都不能吃呀?

張: 就是用石窩捶爛, 給娃燒些糊糊, 給娃吃上。

依: 家裡你父親、母親的情況怎麼樣?

張: 也不行, 我兄弟都跑到新疆去了, 找吃的去了, 打工去了。 跑到新疆的八里昆去了。 情況好轉以後, 他又回來了, 回來還是偷偷回來的, 人家不讓他回來, 他偷跑回來了。 去, 還是偷跑去的。 去的時候, 他說走到哈密那裡, 有個種麥子的機子, 曬著哩, 機子裡有一些麥。 一起有好幾個人, 把那個麥子拿出來, 用火烤, 烤熟一吃。 吃得才有些力氣, 才最後走到八里昆。

依: 你兄弟叫個啥?

張: 我兄弟叫個張建, 建設的建。 當時就只有十七歲, 娃娃念書哩, 餓的招不住, 我父親說: "你出去, 能逃活命就逃活命。" 我們一起的有多少都餓死了。

依: 你說餓死的人是和你一樣大的嗎?

張: 有和我一樣大的, 還有比我大些的。 是啥情況, 是拿上那個被子, 還有那個鬥, 拿上換去了, 換上些麩糠, 就吃。 那個娃娃出去一天, 沒有換回來一把吃的。 回到家滿嘴的白沫子, 沒有東西吃, 就喝了一碗涼水, 就睡下了。 早晨家里人叫叫不動彈, 一看人都死了。

依: 是男娃女娃?

張: 女娃, 我隊上的, 年紀也就是個十七、八。

依: 叫個啥?

張: 名字都忘記了。 時間長了。 死的人多了, 遍地都是死人, 說個實話, 死了人都沒人埋。 人沒有氣力。 人, 那時候太惜惶了。

依: 你有沒有看到其他餓死的人?

張: 有哩, 那個老漢臉腫的, 腿腫的、腳腫的, 年紀也就是個五十幾歲, 也死了, 走在半路上, 跌過去, 就死了。 也是我隊裡的, 名字我都忘記了。

依: 還有你看見的嗎?

張: 看下多得很, 名字記不起來了。 多年了, 誰能想起來。

依: 你自己家當時沒有了誰?

張: 我舅都跑完了, 就留下我外婆了。 都跑到青海去了。 我大(土語: 父親)顧了這個顧那個, 顧不過來, 顧我姑姑, 都沒有啥吃。 我大人勤快, 家裡有好多的白菜, 就給我外婆送點白菜, 叫吃上, 可憐的很, 你就沒有見過。

依: 當時是不是浮腫的人很多?

張: 多。

依: 最後有沒有政府來救濟?

張: 唉——! 你說實話還挨打哩, 人家調查來了, 工作組來調查來了, 你還不敢說實話, 沒有啥吃, 還得說吃飽著哩。 人家到農民跟前調查來了, 我大喂隊裡的牲口, 就調查到我大那裡去了, 我大給人家說了實話: "沒啥吃, 人都餓得不行了, 人連糠都吃不上, 你如果不信, 把我吃的東西端上來, 你先吃一下。" 端上來我家裡吃的, 叫那個人吃, 那個人看了一下, 人家不吃。 就從那裡, 救濟糧就下來了, 多虧了我大。

我大就說了實話，給發了些糧。 人就不敢說實話，不敢說你餓。

依：發的什麼？

張：我大說了實話，救濟糧就下來了。 發了一點麥，村里人都有，多少都有一點，就算是把人命給救下了。 人家都說："你這老漢厲害，敢說實話。"

當時，下面的一些人，欺上瞞下，為了誇他的功績，給國家交了多少公糧，就叫社員沒啥吃。 人就不敢說實話，鬥爭哩。

依：你參加過鬥爭會沒有？

張：我有個親戚，我叫大大（土語：叔父），不是我大大，就是我大的兄弟，不知道為什麼叫人家鬥爭，險乎把眼睛珠子打出來，害怕的不敢看。 那個晚上，把他踩在地上打，我去看去了，就不敢看，開會哩，鬥爭哩，就把人往死力打。 我只聽那個人叫喚哩，求哩，我就不敢看。

依：你大大叫什麼？

張：我知道，叫個張少奎。 叫人打壞了。

依：打人的是幹部還是社員？

張：都是些二杆子，二流子，不講道理，打人就高興，按咱這裡說就是些瞎猱。

依：那人最後活著嗎？

張：活著，把那個眼睛打得嚴重，腫得看不見人，烏黑的。 不知道為什麼打，也不是幹部。 有時候就是成分不好，地主富農，叫你打掃街道。 你是地主富農，早晨起來給人家打掃衛生。 當時，對地主富農一種態度，對貧下中農又是一種態度。

依：你是怎麼到這裡的？

張：胡跑哩，冒碰哩。

依：有人領你嗎？

張：有一個人領，她也是胡跑哩，我就跟上跑。 就是沒有飯吃，能跑出來逃個命。 咱也沒文化，不知道東南西北，就胡跑哩。

依：你在路上走還是坐火車？

張：搭的油車，就是拉的石油車。 那上面坐的人多得很，都是逃難的人。

依：油罐車怎麼坐？

張：就是扒住兩個油罐的接連處，有些欄杆子。

依：那危險得很呀？

張：危險，危險也得坐，那你沒有錢怎麼辦？就沒有車廂，是油罐，就是兩節車廂的銜接處，有抓的東西，抓住那個就來了。 肯定危險，火車開著，掉下去就沒有命了，扒煤車，扒罐車。

依：抓一兩個小時還可以，抓那麼長時間怎麼受得了？

張：那也沒辦法，就抓住來了。 為活命哩。

依：你要過飯嗎？

張: 沒要過飯, 我餓了幾天都沒向人要過飯。 沒有要過, 就硬餓著。

依: 你下車時, 有沒有人查?

張: 沒有, 那陣逃出來的人多得很, 他就沒辦法攆, 攆了這個那個跑了。 如果不是餓, 你國家拿火車把人拉都拉不過來。 是餓的沒辦法了人才跑哩。

我們從咸陽下的車, 人家說, 這裡有一個農場。 我們就想找到了, 幹些活, 看能不能活命。 來了也找不到農場, 也不知道農場在哪裡。

依: 那餓得很怎麼辦?

張: 餓就餓著。 我們到了咸陽, 遇到一個軍人, 在武威參軍著哩, 就把我領上, 說這裡有個甘肅人哩, 就是我剛說的那個人, 把我領到這個人屋裡, 就叫我吃, 在他屋裡住著, 後來認了個乾親, 我就叫這個人乾媽, 人都死了多年了。

出來還是姑娘, 人家就給說相(土語: 對象)哩, 就給我說過來了。 男人出來就不行。 那個時候人淒惶得很。

依: 是別人把你領到這家的嗎?

張: 有人領, 沒有人領也不敢走。 那個人是經常跑的人, 我就跟上來了。 上了火車還唱歌哩, 沒啥吃還高興的唱哩, 苦中作樂。 她是唱哩, 我是聽哩。

依: 你到陝西這裡吃得怎麼樣?

張: 我就落戶到這裡了, 他們弟兄多, 吃得還可以。 比甘肅強些, 有時候接不住了, 人家還能想辦法, 哪怕借些, 買些, 想辦法能接上。

依: 你給你娃說過去這些事情不?

張: 說哩, 娃都知道。

依: 你知道為什麼那時候人挨餓?

張: 我聽說是因為虛報, 甘肅縣長都受了法了, 叫槍斃了。 這個人給一個人八斤, 人家叫八斤縣長, 一個人一年是給八斤。 電視上還報導過這個八斤縣長, 等於是沒有糧吃。

武威那地方糧食長得好著哩, 就是不叫人吃嘛。

後記: 整理這本書的時候, 我採訪過張亞琴老人已經兩年了, 但是還是為惹得她傷心地哭而感到不安、自責。 那是一塊沒有長好的傷疤, 稍微一動就流血了。 我又一次為她流淚。 請求她和她的兒子原諒我, 祝願老人健康、長壽。

二、我家的女人都跑了

受訪人: 王玉英, 女, 72 歲, 陝西省興平縣西吳鄉散區村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第三章　逃荒的未婚女子

時間: 2012 年 9 月 13 日

錄音長度: 33 分鐘

地點: 陝西省興平縣西吳鄉散區村王玉英家

王玉英

大饑荒餓亡者:

王 × ×, 男, 5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餓亡。

王玉英的大爸爸、三爸爸、五爸爸,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管子林鄉王窯人, 餓亡。

依: 姨, 你叫個啥名字?

王: 我叫個王玉英。

依: 你老家在甘肅什麼地方?

王: 甘肅秦安縣人, 秦安管子林鄉。 我來的時候也就是十八、九, 我大大(土語: 父親)下世了(注: 去世)了, 我媽也走了。 我就餓得就走了。

我來的時候還不到十八歲, 把媽領著我的兄弟、我的妹子, 走到河北(注: 甘肅的一個地方), 我就去挖些苜蓿根給兩個弟妹吃, 大的哭, 小的也哭, 把娃娃餓得不成。 我媽就把我扔在那裡, 領的娃娃多了就被人家擋住了。 我大大下世了, 我兄弟還小著哩, 就把我給留下來了。 我就下來了(注: 來陝西了)。

依: 你是一個人下來?

王: 我媽先下來, 把我留給我三爸爸, 我就硬餓得不得了, 走都走不動了, 上了車啥都不知道, 把我一下子就給拉到了茂陵, 陝西的茂陵。

依: 你是從哪裡上的車?

王: 從甘谷站上上的車, 在渭水下車, 再打車到鋪幾, 我媽給我寫來的信, 讓我到鋪幾去。 我年紀小, 也餓得沒有力氣了, 就一下子給坐到茂陵這裡, 我下車一問, 不是要去的地方。 身上又沒有錢, 坐車人家又不讓上。 我一個人就順著公路走, 我還不到十八歲, 一個小女娃有啥辦法。 沒有錢, 又沒啥吃, 走到縣城靠東王家這裡, 這裡的他哥(注: 丈夫的哥哥)就碰著了, 就問我: "娃, 你到哪裡去哩?" 我就說: "我到鋪幾去哩, 我沒有錢, 我也去不了, 人家不讓上車。" 我身上只裝了一袋子樹皮炒麵, 提在手上, 就是我唯一的行李。 這裡他哥就把我領到這裡來了。 領到這家子, 有他爸, 弟兄兩個人, 我就在這裡過活。 跟上這個人。

我過活了三年, 到二十一了, 這裡往回送人哩, 往上送哩(注: 遣返甘肅逃荒婦女)。 我就跑了, 就沒送。

在興平縣村委會採訪。

依: 你跑到哪裡去了?

王: 這裡把我藏在親戚家了, 我就藏起來了。 後來, 這裡要戶口, 我回去辦戶口, 我爸爸(注: 叔父)在上面哩, 戶口都弄來, 這就不送了。就紮根到這裡了。

我媽逃荒落在周至, 就成天找我哩。 又沒有個信, 咱又不會寫, 十八的娃, 我沒念過書, 又不認識個字。 我大大死的早, 我和我媽我弟兄就沒辦法吃, 偷又不敢偷, 公家一天給二兩糧, 把人餓的, 就沒有辦法, 我就跑出來, 紮根在這裡, 今年七十二了。 就在這裡過活, 就是這個樣子。

依: 你媽最後找到你沒有?

王: 我媽找到我了, 現在我媽都下世了。

依: 你來的時候, 你父親已經去世了?

王: 是, 我大去世的時候是五十一, 我記不得是哪一年, 反正就是那幾年。

依: 你大去世的時候你在跟前嗎?

王: 我在跟前哩。

依: 你大是餓死的?

王: 是餓死的。

依: 你記得你大說過什麼話?

王: 我大說: "我也沒有本事讓你們吃上, 就把你們娘們四個丟下了, 我也活不長了。"人餓得不得起來了, 成天在炕上睡著哩。 就把我大大餓死了。 我大一下世, 我們就沒有辦法, 一點辦法都沒有了, 一個女人三個娃, 咋過活呀? 我媽還是小腳, 做不成啥活。

依: 誰把你大埋掉的?

王: 我大爸爸(土語: 大伯), 我大爸爸死了, 我五爸爸死了, 我三爸爸死了。 我們把二爸爸叫大爸爸。 只留下我四爸爸一個人

依: 都是餓死的?

王: 都是餓死的。 那一年, 死的人多得很。 我隊里人死的都沒人埋, 都是用蓆子一卷, 最後連蓆子都沒人卷, 沒力氣卷。

依: 你記得他們叫什麼? 多大歲數?

王: 我父親叫個……? 我現在都記不起來了, 來年成太多了, 來的時候年紀太小了。

我大爸爸是屬狗的, 三爸爸是屬羊的。 我媽也沒有給我說我, 我也不知道他們

的名字。年代太多了。

依：你大是老幾？

王：我大是老大。

依：你自己在哪裡看見的死人？

王：唉——！我們那裡有一片子地，是一片子梨園，坑挖得淺的很，把死人都沒有埋住，連腳都露在外面，人看著也不害怕。人都餓得腿一根長，一根短，也沒有辦法。人餓的跌倒就沒有氣了。人就吃的苜蓿菜，還有樹皮，還有打碗花子根根。有些就能活下來，有些就活不下來。就是這麼個情況，我說天爺，人死完了，完全死完了。

啊呀，一死就是一家子，一家子都是沒本事的人，吃不上。人家有本事的，還能偷上，沒本事的沒啥吃，就把一家子散光了。啊呀，害怕的很。

依：你有沒有餓得浮腫？

王：哎呀！娘呀！我腫得沒眉沒眼的，沒啥吃就虛腫了，吃啥哩，吃柴柴草草哩，就吃那個。

依：你們家有沒有被搜糧食？

王：沒有，我們是貧農。有那地主富農在窖裡藏的糧食，叫人挖出來，打得吱哇喊叫的，我看見的。那一陣是，膽子大的人能偷上些，吃上。人沒有辦法，我媽腳那麼小，娃娃又小，我不敢去偷，我媽也不敢去，我大也老實的很，也不敢偷，就餓死了。

那陣我還小，給家裡去擔水，就擔不動，就擔上半桶子，朝台台子上擔。有一次我去城裡買東西去了，回來一看，我媽的臉摔得爛爛的，紅兮兮的滲出血，她是提水去了，提不動，摔了一跤。小腳走不成山路。我媽就說："你大死了，咱活不到前面去了。"我媽就先走了，把我留下，一次不敢領太多的娃，害怕落不下腳。我跟著我三爸爸。

依：那陣你媽多大歲數？

王：我媽在周至死的時候九十六，我媽死了已經有十年了。從甘肅來的時候也都五十好幾了，娃，實在是沒辦法說。

後來我聽我媽說，他們被擋在北道鋪，北道鋪在寶雞上面一點，被收容了，被關了半個月，差點餓死在那裡了。我媽說人家把你關起來，就不讓你出來。最後把我媽關了半個月，又給拉回渭水，又要送回甘肅。我兄弟和我妹子哭著喊叫："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娃知道回去沒啥吃。我媽把娃拉著藏在牆角背後，就沒有被送回去，我媽又領著娃娃坐了個火車又回來了。又到了鋪幾站，下來人家擋哩，我媽下來就領著娃娃跑，算是跑掉了，不然被抓住又送回去了。

依：在收容站給吃的啥？

王：就是菜糊糊，我媽說沒有餓死，是因為湯裡面多少有點面，能見到面星星

了。

依: 是汽車送還是火車送?

王: 火車, 我媽藏起來了, 回去也沒有辦法。 我媽還是人剛強, 不剛強沒辦法, 娃咋辦哩? 回去怎麼辦? 就是個餓死。 那幾年, 就不得了。

依: 你媽到這裡就是重跟人(注: 改嫁)了?

王: 嗯, 跟上人, 才能落腳下來, 才能養活我兄弟、我妹子。 他們兩個現在還在周至哩。

沒辦法, 不跟人沒辦法, 我媽腳小的, 把我們領到甘谷的灣子裡去, 就沒辦法吃, 就丟下我, 我是最大的, 讓我自己找活路去, 就把我兄弟我妹子領下來了(到陝西了)。 我說: "這咋辦呀?" 我就找些苦曲根根, 給兩個娃吃上, 我媽餓得不得動彈。 一家一天領上半斤雜麵, 我媽就活了, 我大大就餓死了。 就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

依: 你媽咋把你找到的?

王: 我手裡有個信皮皮子, 是以前我媽找人寫給我的。 這裡他哥把我領著去了, 說我媽在周至什麼什麼地方, 就找著去了。

依: 這個信皮皮是從哪裡來的?

王: 我媽給我寫的信, 讓我來。 我布袋裡裝著信皮皮, 來找我媽。 年紀太小, 在火車上睡著了, 一下子錯過周至站了, 給坐到茂陵這裡了。 身上沒有錢, 咋找我媽去? 如果沒有這裡他哥, 我就餓死在半路了。 走不動了, 車上一晚上都沒有什麼吃, 走到這腿都不得動彈了, 他哥才把我領來了。

依: 你就去周至看你媽去了?

王: 我搭車去的, 現在車費大, 老早去是八塊錢。

依: 那一次見面是你多長時間沒有見你媽?

王: 我是我媽到陝西以後四個月, 我才來。

依: 你見你媽, 你媽哭了嗎?

王: 哎呀, 我媽找我找不到, 像瘋了一樣, 找不著。 我兄弟我妹子跟著我媽, 我兄弟是屬龍的, 我妹子是屬牛的, 我媽一見我就大哭, 就說: "娃, 媽把你都想死在這路上了。" 我媽成天半夜的哭, 半夜的哭, 找不到我, 找不到我。 最後就算找到了, 就來往開了。

依: 你媽在這裡生活怎麼樣?

王: 好著哩, 我媽來了就沒受什麼罪, 再也沒有生娃, 老漢(注: 繼父)先前也沒有娃, 我兄弟就給人家當娃哩, 人家把咱收留了, 就要管人家哩。 人家老漢好, 對我媽和娃都好。

依: 這里人(注: 丈夫)比你大多少?

王: 人家大得多, 他是屬龍的, 比我要大一輪哩。 也沒有辦法。

依: 也不算大, 人對你好就行了。

王: 好著哩。

依: 你這裡屋里人叫啥?

王: 叫個張順友, 比我大十二歲。

依: 你來就結婚了?

王: 嗯, 我大女子都五十二了, 一來就有了娃了, 這就沒死, 活下來了。

依: 你有幾個娃?

王: 我在這裡有五個娃, 一個男娃, 四個女娃, 男娃今年四十了。 我最大的孫子今年十四了, 都好著哩。

依: 你家的女人還有誰跑出來的?

王: 我三娘跑出來了, 我三爸爸跑來陝西找我三娘, 我三娘不回去。 我四娘也跑來了, 我五娘也跑來了, 我媽跑下來了, 女人都跑了, 就剩下我三爸爸一個了。 我五爸爸還是個教師, 比其他人還能強一點, 但是我五娘都餓得受不了, 都跑出來了。 我三爸爸當工人著哩, 我三娘也跑了, 吃不上嘛, 把人往死裡餓哩。

依: 這些女人最後有沒有回去?

王: 我四娘回去了, 我三娘沒有回去, 我五娘沒有回去, 我媽沒有回去。 咱說個不好聽的話, 這些女人到這裡都跟了人(注: 男人)了。 我四娘都跟了人了, 後來又回去了。

依: 那有了娃怎麼辦?

王: 我四娘還沒有娃, 就走了。 回去也死了。 就回去了個四娘, 沒有娃, 有娃了還可憐, 領還是不領?

我再沒有回去過, 我大大一下世, 我們都跑出來, 家裡再沒有人了。 回去再沒有親人, 咱回去幹什麼去?

依: 你給娃說不說這些事情?

王: 說哩。

依: 娃相信不?

王: 相信。 有些話給娃說娃還難受, 我這個孫子成天問: "婆, 你咋從甘肅來陝西的?" 我說: "婆咋來的? 婆是當叫花子跑到這裡來的。" 咱說這種話, 好像是可憐得很, 是社會把人逼迫的沒辦法, 不出來咋弄呀? 不出來咱也死了。 是天睜開眼睛著, 沒有死。 他哥這個人好得很, 好得很。 啥時候都有好人哩, 是社會不好。

老一輩子人把罪受完了, 把罪受完了。

後記: 採訪完, 王玉英手牽手把我送到村口, 我讓她回去, 她不回去, 讓我先走。她說: "見到你, 就等於把咱老家的親人見了。" 淚水溢出我的眼眶, 我再沒有回頭看她, 只聽見傍晚的蟬在樹林間鳴叫。

三、保大的 把小的餓死去

受訪人: 趙燈娃, 女, 71 歲, 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四隊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
時間: 2012 年 9 月 16 日
錄音長度: 39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趙燈娃家

大饑荒餓亡者:
趙燈娃三爺的兒子, 姓名不詳, 50 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 上吊自殺。
趙燈娃舅舅的大女兒, 姓名不詳, 十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 餓亡。
趙燈娃舅舅的二女兒, 姓名不詳, 十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 餓亡。
趙燈娃的舅舅, 土改時因為不願意交出自己家的地, 甘肅省甘谷縣潘安鎮人, 被叛刑槍斃。

依: 姨, 你叫個啥名字?
趙: 我姓趙, 叫個趙燈娃。
依: 這個名字還好聽, 你老家在哪裡?
趙: 甘肅, 甘谷縣, 潘安鎮, 叫個潘安鎮街道。
依: 姨, 你是哪一年到咱這裡的?
趙: 我是六零年。 我的大娃是六一年生下的。
依: 你來的時候你們哪裡情況怎麼樣?

趙燈娃

趙: 不好, 好能到這裡?
依: 怎麼樣個不好法?
趙: 咋不好? 那一陣子, 比如說地裡打個四百斤、五百斤, 幹部就給上面說打了一千斤, 說一千斤你咋給人家上頭交糧食哩? 那些幹部一看誰家冒煙, 就拿著秤, 背著口袋來了。 就搜來了。
依: 拿秤幹什麼?
趙: 看你冒煙, 看你有糧食沒有, 就跑來了, 還要稱稱你 "偷" 了多少? 把人逼的, 有上吊的, 有跑掉的, 不好, 不好。

依: 你說上吊是因為逼糧食?

趙: 沒啥吃, 給孩子沒啥吃。 有一個人, 我是要叫爸哩, 就被逼得上了吊了。

依: 上吊的人和你什麼關係?

趙: 是我三爺的兒子, 咱陝西就叫家翁。

依: 他當時多大歲數?

趙: 他年紀大, 如果活著都一百歲了。 那時候也就是五十多歲。 他的女子比我大, 是屬羊的。 我是屬馬的。

依: 他上吊是因為沒有吃的嗎?

趙: 他有幾個娃, 娃多得很, 五個兒子, 兩個女子, 給娃吃不上飯, 發愁得很。 就上吊了, 人家一看你冒煙就來了, 搜家, 就不讓你吃。

依: 你這個爸叫個啥?

趙: 他叫個啥? 他叫個啥? 我咋記不起來了。

依: 他上吊你看見了沒有?

趙: 我沒有。 我給你說, 那陣子人餓的都動彈不了, 聽說他死的時候屎就從褲子裡面流下來了, 都是稀湯湯, 連臭味道都沒有了。 你想想, 不好, 不好。

依: 甘肅搜糧也厲害得很, 是嗎?

趙: 就是, 就看你有糧沒有, 有人把糧食背在脊背上, 人跑出去躲起來, 看人家走了, 才敢回到自己家。 就是這麼個情況。 那時候那人幹活, 幹一天就給二兩糧, 在大灶上(注: 公共食堂)清清的湯給你舀上些。 能看見天的湯, 雲都能在碗裡看見。

人家拿個鐵棍, 看那裡虛就往那裡戳, 戳牆戳地戳灶火, 看你是新炕就給你挖了, 還在茅房裡挖。 我媽存了一些白菜, 把一點糧食藏在白菜哩, 總害怕的很, 就怕人家來找著去了。 又在鍋頭挖了個坑, 塞到鍋頭裡去了。

依: 那陣可能社員偷的也厲害?

趙: 不偷, 沒有啥偷的。 玉米、洋芋都在隊上哩, 不偷。 你一偷, 幹部把你找到, 批判哩, 放到會場上批判, 誰敢偷?

依: 你不偷? 你父母都不偷?

趙: 不偷, 我們家我最大, 正幹活哩, 還有幾個小的, 就偷不了人家的東西。 也沒有啥偷, 就是個洋芋、苞穀, 幹活的人那麼多, 你咋偷? 就不偷。

依: 姨, 你是咋出來的?

趙: 我的父親, 是個打鐵的, 鐵匠。 在老家呆不住, 他跑到陝西找個活, 把我領出來, 安頓到這裡。 我爸爸帶我出來的。

依: 你和你大(土語: 父親)在甘谷上的火車嗎?

趙: 不是, 在潘安, 老早潘安鎮有火車站, 現在沒有了。

依: 你在路上有沒有被收留?

趙: 擋哩, 咱甘肅老早是擋人哩, 我媽就把我領出來了, 就叫人家給擋了。 她把我領出來, 她自己回去了, 人家公家, 就是大隊把我媽抓起來, 被送到玉河灘背石頭, 就把你折騰的不得安安寧。 我走了, 人家就收拾我媽哩, 懲罰我媽。

甘谷火車站上抓人哩, 誰被抓住就被關起來了, 不讓朝外面逃。

依: 有沒有打你媽?

趙: 打哩, 打哩, 甘肅的幹部壞得很, 壞得很, 我看不過。 我看不過甘肅的幹部。

依: 是你媽給你說的嗎?

趙: 我走了, 我不知道。 我媽後來給我說的, 我媽那陣也就是個四十多歲, 比我大個二十歲。 人家問她: "你女子到哪裡去了。" 她說: "我不知道。" 我走, 是偷偷摸摸走的, 人家不允許走。 我走了, 人家就收拾我媽哩, 打我媽哩。

依: 你大也沒有回去呀?

趙: 我大是在一個廠子裡打鐵, 他把我領來, 找不上活, 人家說人的鄉規人的鄉間, 做了一段時間, 也沒啥可幹的, 就回去了, 就原回到那個廠了。 就把我給留下來了。 那陣子跑出來的人多。

依: 你大走的時候, 就給你找好地方了嗎?

趙: 找好了, 給我找到這裡, 那一年我十九了。

依: 你大把你安頓好就走了?

趙: 還幹了一陣子活, 打了一陣子鐵。 看我都過活的差不多了才走。

依: 那你大走也傷心得很。

趙: 那也沒有辦法, 每個村子走的人都多得很, 我這一個村子從甘肅來的女人就十幾個。

依: 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包括舅舅姨姨、姑姑什麼的?

趙: 那多得很, 那多得很。 我舅舅的兩個娃娃都餓死了。 兩個都是女娃, 都比我小, 十多歲了。 炕上擺了一排排子。 最後是我媽的哥, 把娃娃都領出來了, 在這裡放一個, 在那裡放一個, 給娃個活命。

我舅還受法去了, 是我媽的親兄弟。

依: 為什麼受法?

趙: 甘肅的那個幹部, 再別提了。

那是啥, 那一年收地(注: 土改時期), 我舅就不願意, 那一片子地能種韭菜和蔥, 能用河水澆上水, 我舅不捨得, 不願意交。 這一個, 咱還是叫舅哩, 是個幹部, 跑到地頭上說: "這不是你的地, 你不要澆了。" 我舅就非要澆, 他就把公社的幹部叫來, 說我這個舅打了他, 就把我舅舅拉去受法去了。

我舅娘說: "去給你舅送些乾饃去。" 家裡做了些饃, 我和我舅舅的大女子送到甘谷縣, 有把門的, 不讓進, 我們也沒有見人。 最後說判了刑, 把我舅弄到哪裡去了

也沒有音信了。我媽找人寫的信也收不到，後來來了個信，到大隊裡，說我舅死了。

咋死的，人也不知道。外面的人吃不上，在裡面的人能吃上？後來又有人說，一槍把我舅打到河裡去了，槍斃了，連屍首都沒有見。去年我回去，我問我舅舅的娃，把我舅弄去受法的還是一大家子的人。

依：你舅多大歲數？

趙：年輕得很，死了的女娃就是他的娃，他的娃多得很。

依：你舅叫個啥？

趙：不知道，

我還有個小妹子，是屬猴的，也就是五六年的，正餓的時候也就是兩、三歲。我爸說："這兩個大，給這兩個吃飯，給這個小的別吃。把她餓死去。"

依：誰說？

趙：我爸，我親爸爸說，把這個餓死去。我妹子沒啥吃，就眼睛成天閉著。

依：哭了沒有？

趙：沒有，沒有力氣哭，也沒有餓死。我媽說："我但能活，我娃就能活。我不得活，我娃就不得活。"我大的意思是大的都大了，把大的保住，小的反正也小，叫死了去。

依：她後來知道你大說過這個話嗎？

趙：知道，我妹子給我說的："你看，咱大說叫我餓死去，叫你們兩個吃飯，把你倆活下。"我父母還靠她哩，我距離遠，老二家窮，全靠這個沒有餓死的小妹子。

依：你走了，你媽哭得惜惶（土語：可憐）吧？

趙：不惜惶，女子，總就要給人哩。我媽沒有哭，我媽娃多得很，多得很。顧不上管，能活了活命去，活不下來了也沒有辦法。

依：你大就回去了？

趙：我媽和我妹子都過來了，住了一、兩年就回去了。回去也不好，再咋說人家地方不如自己的地方，在自己家氣長。在這地方，有些人欺負人哩，就說你要飯過來的，你是甘肅人，反正是欺負你。

依：你這裡屋裡情況還可以吧？

趙：可以，老早是都不可以。現在都可以。

依：你剛到這裡吃得怎麼樣？

趙：苞穀面都吃不飽，也不好。

依：我這伯年紀和你差不多吧？

趙：我的娃是六一年生的，還有個女孩子，六四年的，還是沒啥吃。陝西人看不起人，總說我是："一邊子人。"我就和他抬杠，"我有眼睛有鼻子，靠勞動吃飯，啥叫一邊子人？"我和別人抬杠，不和家里人抬杠。陝西地方好著呢，那是年頭不對，年頭對人也不出門。

依: 我伯(注: 你的丈夫)今年多大了?

趙: 和我一樣大, 七十一了。

依: 你這還好, 沒有給你找個老漢。

趙: 是我爸領著我, 一般的不給, 要給我年齡一樣的, 好的, 不然不給。 如果是人家領來的, 就給上個老漢了。 他和我年齡一樣, 在外面幹工哩。 好著哩, 就是那個年頭嘛。

依: 就見了這一個, 提前有沒有見一個?

趙: 我爸不給, 別的人我爸不給。 我爸見得人多, 都看不上, 不給。

依: 伯, 你給老丈人有沒有給錢? (我問趙的丈夫)

趙: 沒有, 那一陣剛分開家, 也沒有啥, 沒有錢。

依: 有一陣子不是要遣送甘肅來的婦女, 你有沒有經歷?

趙: 有嘛, 那一陣都要往回去送哩, 就看這個村子往上報不報。 我聽人家說要報哩, 又沒有報我。 我爸還到公社等我去了, 看人家的女子都被送回去了, 咋還不見我。 那是六二年了, 或者六三年。

依: 你經常回去嗎?

趙: 經常回去哩, 家裡還有我兄弟、我妹子, 我去年還回去了, 我妹子的娃結婚, 我回去了, 現在都好著哩。

提起老早的事情多得很, 我就不給人說。 我覺得丟人得很, 我就不愛給人說。

後記: 採訪完, 趙燈娃和丈夫摘下一袋子門口的柿子, 非要讓我拿上。 鄉村人都是這樣熱情, 只要自己有, 就喜歡給別人。

2013 年 9 月, 我又一次來到元南村, 又一次見到趙燈娃, 看著身體不如上次好了。

四、人吃人 老鴉麻雀吃石頭

受訪人: 許秀英, 女, 72 歲, 陝西省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人

採訪時間: 2013 年 8 月 26 日

錄音長度 41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魏連福家。

大饑荒餓亡者:

許 ×× , 男, 6、7 歲, 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 餓亡。

第三章　逃荒的未婚女子

許秀英

×××，男，7、8 歲，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記錄：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小孩 ××× 餓死後，她飢不擇食的母親剁開兒子的身體煮著吃了。但是沒有人報案，沒有人調查，村人之間相互傳說一段時間，就不了了之。誰都餓得顧不上管。

前記：我去魏連福家前，打問了一下，他們村裡有好幾個甘肅來的老鄉，我就說一起都看一看。魏連福叫來許秀英，她七十多歲了，身體硬棒，說話聲音宏亮。也很會表達。

依：姨，你今年多大了。

許：七十二了。我是四一年的人。

依：姨，你說你是武威人，但是沒有武威口音呀？

許：我來陝西都幾十年了，五十多年了。我家在武威縣城北，永昌鄉。

依：你是哪一年來的？

許：誰知道是哪一年？也五十二年了，吃食堂那一年來的。

那時候家裡情況不行，吃不上喝不上，喝不上吃不上。沒有吃的，就胡跑。

依：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為什麼沒有吃的？不種地嗎？

許：人餓得都跑完了。

依：你們吃食堂吃的什麼？

許：吃食堂吃的稀湯湯飯，再沒有什麼。天天吃稀湯湯。

依：你自己去打嗎？

許：自己去打還是稀湯湯，不給糧嘛。農業社分不下糧食，沒有糧食吃。餓得跑掉的人多得很。一個人一天幾兩糧。有點糧食都要走了。

依：給你定量多少？

許：定量半斤。

依：幹部有沒有來搜糧食？

許：搜哩，幹部來家裡到處找、翻、戳，櫃子裡缸裡搜。來搜人的都是一個大隊的人。幹部領著外隊的人來搜。搜的都是有錢人，我們家窮得很，沒啥可搜的。搜的都是有錢的人，把糧食找到了就得交出來。

依：打不打？

許：打哩。地主要打哩。地主可憐得很，我們村裡的地主可憐的很呀。

在武威，村裡有三個地主。把地主家給分完了，地分完了，什麼都給分完了。

依：你看見過鬥地主嗎？

許：看見過，開批鬥會打地主。搭起了台子，地主在台子上，用繩子綁著，站在那裡，沒有跪。

依：有沒有戴帽子？掛牌子？

許：沒有戴帽子，掛著牌子。這個上去問幾句："你那時候是怎麼欺負我的？"就是鬥地主。說一說，就打一耳光。再上來一個人，罵幾句，又"啪！啪！"打幾個耳光。

依：打人的是男人、女人？

許：男人女人都打。都訴苦訴怨去了，有苦都說去了。上面的人就叫人上去訴苦，讓人打。

依：地主哭不哭？

許：地主不敢說話，不敢出聲音。兩邊都站著人，背著搶，都是民兵。哎唷，小夥子婆娘都上去打哩。

依：地主的家屬在不在會場？

許：不在。我就不去開會，不去。地主的娃娃婆娘都不去，誰的罪誰受，誰的法誰受。開完會了還要喊口號，"打倒地主分子×××！"把地主要嚇死了。我那時候小，才八、九歲，我也去開會，看熱鬧，是解放初那陣子。

開完會了，民兵就把人提出去，到沒有人的地方，就"叭！""叭！"地用槍給打了（槍斃了）。

依：用槍打？就槍斃了？

許：嗯，就把地主打死了。

依：有沒有個宣判書什麼的？是什麼罪行？

許：人家都調查好了，說地主是死罪。就打死了，用槍打死了。

依：你們村三個地主都打死了嗎？

許：嗯，三個都打死了，在遠處打死的，沒有村子、沒有房子的地方。

依：那地主也可憐，多大歲數？

許：也五十多歲了，打死了，打死了。那是政策，把人拉出去，"叭！"就打死了。我那時候小，就跑著攆著去看哩。

依：你還去現場了？看見了嗎？

許：我那個時候八、九歲，看熱鬧哩。

依：你有沒有看見槍斃以後的地主？

許：看見過，也不害怕，那時候瓜得很。看著還高興得很。

依：是打在身上，還是頭上？

許：頭上，頭上。啊喲，那一次打死的多，打死了十幾個，全公社的地主拉到一

起打。

依：都是男的？有沒有女的？

許：都是男的，男的。十幾個，拉到一起才打哩。身上給插個牌子，掛在脖子上，就是寫：惡霸地主×××，惡霸地主×××，我不認得字，聽人家說的。

依：那過後誰收屍呢？

許：誰家的人誰來領，地主家的人死了，還不敢哭。等沒有人了，才敢哭。打人的人也有十幾個，長槍打，那個時候是長槍。打人的都是年青小夥子，年紀大的人下不了手。不知道是什麼人，都是政府派來的。他自己不敢打。

依：那時候是不是公糧也重得很？

許：打上多少人家都拉走了。

依：那時候，你們兄弟姊妹幾個？

許：我們姊妹四個，我一個女子，三個男娃。我的弟弟餓得跑到新疆去了，現在可能都死了。

哥哥、弟弟都要飯去了，家裡就留下我和我們娘們兩個。我父親死得早，我還小，什麼都不記得。就沒有人管我們了。我們一大家子跑到新疆的十幾個，都往新疆跑。

現在老的死了，小的也不來往了。

依：你那時候參加勞動了嗎？他們不給你飯嗎？

許：哎唷，我參加勞動，人家就給一點工分。沒有錢，沒有糧，就有工分，沒有錢，沒有糧。那時候記工分。

依：就是沒有錢沒有糧，白幹。你有沒有去大煉過鋼鐵，修水利？

許：修過，修水庫，我也修過。我去到水庫上掙工分。

依：有多少人修水庫？

許：都是各隊調來的人，一天干十多個小時活。

依：水庫上給你吃什麼？

許：吃的稀飯米湯。沒有見過饃饃。湯還是人家給你舀哩，自己不能隨便吃。

依：那修水利那麼重的活，女人怎麼辦？

許：都是一樣多。我們幹什麼？兩個女的抬一個筐，抬土，打壩。

依：晚上有沒有開批鬥會，說誰誰勞動不好？

許：開呀，批判哩。

依：大煉鋼鐵的時候，有沒有收你們的鍋？

許：收哩，農民哪裡的鐵？收鍋的、收鏟子勺子的，收什麼的都有。連婦女的鐲子都收了，鐲子是銀的，也收了。隊上人來收，收到哪裡去了，咱就不知道了。你不給不行，硬要哩。不交不行。人家說："你不交鐵，把你的頭交來。"

依：你那時候有沒有餓得浮腫？

許: 人都腫了, 人都餓死了, 死的人多得很。 餓死的人多得很, 把好多小娃娃都餓死了。 老人也餓死的多得很。

依: 你看見了?

許: 看見了, 看見了。 慢慢就餓死在家了, 人出不去了, 軟得都走不動了。

依: 你家有餓死的嗎?

許: 我家也有。 我家也有餓死的。 我嫂子的娃娃。 這麼大娃娃。(老人用手比高低)

依: 就是個五、六歲。

許: 五、六歲。

依: 嫂子當時也就是二十幾歲?

許: 她比我大。 唉——, 幾年都沒有糧食, 人都餓的黃黃的, 乾瘦乾瘦的。

依: 你嫂子餓死在家, 還是在外面?

許: 我哥哥出門逃活命去了, 她也跟上走了, 跑到新疆去了, 去新疆的人多得很。 就把娃娃餓死了, 一個男娃娃, 可惜了。

我們一個村子跑了多少人? 多一半都跑了。 人家社會上不讓跑, 都是自己跑。 不然等著餓死去。

依: 你的侄子餓死的時候, 你在不在眼前?

許: 在哩, 我看著娃娃死的, 娃娃餓得有了病了, 成了病娃了, 沒有抵抗力, 就死了。

依: 娃娃有沒有喊叫著要吃的?

許: 叫哩, 剛開始看起來還沒有病。 娃娃軟得和麵條一樣, 娃娃軟的和麵條一樣。 人就像咱那油燈一樣沒有油了, 不是病死了。 餓得黃瘦黃瘦的。 就死了。

依: 你那個時候有沒有腫?

許: 腫哩, 腿也腫、手也腫、臉也腫, 哪裡都腫。

依: 那時候有沒有鏡子照見自己?

許: 照哩。 我照見自己的模樣瘦得很, 難看得很。

依: 那時候你敢不敢偷些糧食吃?

許: 不敢, 偷了人家打哩! 還遊行哩, 打哩。 我給你說, 遊行就是給你脖子上戴個牌子, 拉著你滿村子轉。 餓了, 也不敢去偷。

依: 牌子上寫字嗎?

許: 寫哩, 寫著: 賊娃子偷了××, 偷了××。 我不認得字, 人家說的。 掛在脖子上, 遊行, 讓人看, 讓你丟人哩。

依: 打不打?

許: 打呀, 咋不打? 可憐的很。 你不走就打你。 人壞得很, 打人的都是同村的人。 我兄弟就是偷了些糧食, 就被打得“啪!”“啪!”地。

依：你兄弟多大歲數？

許：我兄弟就是個十五、六。把娃一打，娃就跑了。娃是餓嘛，你看可憐不可憐。（許姨說到弟弟，難過的眼淚溢出來。）

依：姨，你也不要太難過。你給我們晚輩們說一說，我們就知道了，不然，沒有人知道。不要難過，慢慢說。

許：我不說，我和我的娃娃不說這些。我還嫌丟人。我給老人說，我受了什麼罪我不給娃娃說，從來都沒有說過。

依：你們那裡是平川？還是山地？

許：平地，還是打糧的地方。

依：那你們浮腫了，公家有沒有救濟？

許：沒有救濟，人家不救濟，那個時候什麼救濟都沒有。

依：政府有沒有辦醫院救人？

許：沒有，沒有沒有。

依：村子裡還有餓死的人嗎？

許：多得很，多得很，多得很。能跑的都跑了，村裡基本上沒有人了。餓死的時是不動的人。沒有糧，還沒有錢。

依：你說人餓死，是在家裡，還是地裡？

許：在家裡，人瘦著瘦著就餓死了。人瘦的、軟的、黃的，最後就死了。吃的少得很，娃娃一天天沒有勁了，一天天沒有勁了，就死了。沒有人管，誰管誰？沒有人管。

依：你有沒有聽說過人吃人、吃娃娃的事情？

許：聽說過。我們那裡就有一個吃娃娃的，娃餓死了，他媽煮著吃了。娃死了，就是我們大隊裡的。

依：叫什麼大隊？

許：叫河寨大隊，永昌公社。

依：多大的娃娃？

許：他媽的娃娃，男娃子，七歲了。他媽餓的，人瘦的，不得活了，娃娃死了，就吃上了，那是把人餓的。剁了剁，就煮上吃掉了。

依：那被人發現了不得了呀？

許：那沒有人管，沒有人調查，沒有人管。人都說哩。

依：人咋發現了？

許：是我們鄰村的，村里人發現的。那個媽才三十多歲，把自己的娃吃了。沒有調查，反正沒有人調查，死多死少都沒有人調查。

餓死的人嘛？誰調查？媽可憐，娃娃可憐，有吃的誰吃娃娃嘛？誰給上面報？就沒有人給報？當官的不敢報，農民沒有地方報。那時候是人吃人，老鴉麻雀吃石頭。

武威餓得厲害，死的人多，老人都死完了。沒什麼吃嘛。最後沒有辦法，我就

出來了。

依: 你出來陝西, 是自己走, 還是別人領?

許: 別人領的, 我自己走不了。 是我的一個親戚, 人家說: "那個地方好, 陝西地方好得很, 有吃的, 有喝的, 地方好得很。" 就把我領來了。

依: 那你走, 你媽讓你走嗎?

許: 沒有讓我媽知道, 讓她知道了, 我就走不了了。 怕我媽傷心, 不讓走。

依: 當時領了幾個人?

許: 就我一個人。

依: 領你的人是不是能掙點錢?

許: 不掙錢, 是掙別人的錢。 人家不白領, 把我領來了, 安頓個家, 人家會給點錢。

依: 你在武威搭的火車?

許: 搭的火車。 火車不要錢, 偷著上去坐哩。 不要錢。

依: 路上能吃上嗎?

許: 路上火車上買點吃的。 人家給我買點吃上。

依: 你當時有沒有個包袱、行李什麼的?

許: 什麼都沒有。 空手, 什麼都沒有。

依: 你穿的什麼?

許: 那是冬天, 熬不過去了, 就穿著棉衣服。

依: 你就敢跟上人走? 你又不認識字? 也不知道陝西在哪裡? 你不害怕嗎?

許: 不害怕, 餓得啥都不害怕。

依: 你當時為什麼不怕?

許: 當時是逃活命, 死呀活呀, 活一天算一天, 人家領到哪裡算哪裡, 他能怎麼樣? 死了就死, 活了就活。

依: 你不害怕人家把你給賣了?

許: 賣了就賣了。

依: 那個人販子多大歲數?

許: 幾十歲了, 是個女的。 也是咱甘肅人, 是我的一個親戚。 就領到這裡了。

依: 你路上走了幾天?

許: 一天多一些, 到咸陽下車, 再上車, 就到了富平縣。 搭汽車到興鎮。

依: 你是個姑娘家, 到陝西就得安個家, 這個家是不是那個人販子給你介紹的?

許: 是那個人給介紹的, 就把我給安頓下來了。

依: 那個人販子給你安頓下, 你願意嗎?

許: 你不願意怎麼辦? 出去還餓死了, 沒有錢沒有吃的, 怎麼辦? 出去就餓死了。

依: 你的丈夫那時間多大歲數?

許: 三十多歲, 比我大個十多歲。 也沒有成過家, 是個老光棍。

依: 你當時是見了這麼一個嗎?

許: 就這一個, 就呆下來了。

依: 你們結婚有領結婚證嗎?

許: 沒有領。

依: 到這裡以後生活怎麼樣?

許: 能湊合著活。

依: 現在都是自由戀愛, 那時候把你留下, 你願意嗎?

許: 那時候也是自由戀愛, 看上了, 就跟上。 就這麼過在一起了, 都有了六個孩子了。 我們孩子多, 兩個兒子, 四個女子。 一個女兒得病了, 沒有了。 得病不由得人。

依: 你和這個伯伯過的還好嗎?

許: 人好, 不打我不罵我, 都由著我。 但是我有時候罵他, 我性格不好, 我罵的太厲害, 他也發脾氣哩, 過日子嘛, 但他不打人。 不吵架的是鄰居。 我成天到晚忙得很, 娃娃地裡, 還有個老公公……。 這地方比甘肅好。

依: 你再回過武威沒有?

許: 回去過三、四次了, 這幾年沒有回去。 想再回去一次, 我還有個侄子。 我丈夫都死了, 現在給娃娃做飯, 看門, 老了。

依: 你給娃娃們說不說你以前的經歷?

許: 不說, 不說, 我說出來還嫌丟人。 我和年青人說不到一起, 今天還能和你說到一起。 我從來不給人說, 說這些幹什麼?

五、張勤娃　人販子的女兒

受訪人: 張勤娃, 女, 70 歲,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鎮炭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

時間: 2013 年 8 月 27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鎮炭村張勤娃家

大饑荒餓亡者:

張勤娃的一個姑姑、一個姨姨餓死, 姓名、年紀、地址不詳。

人吃人事件記錄: 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 那裡一個男人把女人吃了。 婆娘不見了, 人就問: "咋不見了。" 男人說: "去那裡逛去了。" 結果在鍋裡煮著。

張勤娃和丈夫

男人餓得沒有辦法，不知道怎麼把婆娘弄死了，就吃上了，沒有人管。

前記：任金巧帶我來找張勤娃，聽說她是人販子張廣祿的女兒，我就更有興趣見到她了。 她和任何陝西婦女沒有兩樣，在院子裡做針線，老漢在一邊抽煙，孫子跑出跑進。 雖然是人販子的女兒，他的父親也沒有辦法養活她，領她來到陝西安家。

依：姨，你是哪里人？

張：秦安縣，郭家鎮人。 年頭多了，過去的就忘記了。

依：你們家是什麼成分？

張：我們是下中農。

依：那時候是不是鬥地主？

張：鬥哩，把地主鬥得不得活。 村子裡鬥，給地主戴個四類分子帽子，把人顛倒提上來。

依：什麼叫顛倒？

張：就是把人腳提起來，頭朝下，拉起來，再往下撞，一下下往地下撞，把人往死裡折磨。 我外婆的哥，是個教書的老師，哎呀，給戴著帽子，給顛倒吊起來，給撞的頭都破了。 幾個大小夥子把老漢撞的“咚！咚！凍！”的。 死了就死了。

依：那人死了嗎？

張：那人受了大罪了，活了，再不出家門了。 把人給嚇的，不敢出門。 人受不了，那人還不是地主，就是個學校的老師嘛。 家裡窮得不得了。

依：那為什麼是四類分子？

張：人家給按上的帽子。 那時沒有啥事道理，想給你戴上個帽子就戴上了。 每天晚上都批鬥。 不一定有罪行，沒有罪行人家也要鬥。 隊上一打鈴讓開會，把人都嚇死了。

隊長一打鈴、一敲門，社員都得去開會。 沒有罪的，也得站著聽，有罪的，被批鬥哩。 社員不想批鬥，不批鬥隊長還不行。 當好人也不行，去了不說話也不行。 不表態不行，不打人不行，人只能打人罵人。 當啞巴還不行。

我媽那麼小的腳，每天晚上，遠的很，都得走到街道裡，給人家開會去。

還讓我媽去勞動，端個鐵鍬都端不起來。

依：你是哪一年來的？

張: 來了幾十年了, 誰記那些事情?

依: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張: 就七十了。 誰知道哪年生下的 ?

依: 那時候甘肅情況怎麼樣?

張: 不好的勁大。 少吃沒有喝的, 不然, 怎麼能跑到這裡來?

依: 那時候吃什麼?

張: 野菜, 吃的地裡都沒有了。 沒有糧食, 不然, 跑到這裡來?

一個個成天餓得, 餓得面黃肌瘦的, 不見人樣子, 可憐得很嘛。

依: 你吃食堂了沒有?

張: 咋沒有吃? 吃什麼? 就是吃稀湯湯飯。 有時候有一個雜麵饃, 有時候還沒有。

依: 是你自己給? 還是人家給你?

張: 人家給你, 你自己不能拿。 一個人一個饃, 一個人一勺子稀湯飯, 這還是最好的。 你去勞動了, 就給你, 不勞動了, 還不給了。

依: 那老人勞動不了怎麼辦?

張: 老人? 誰管你老人? 我媽那時候五十多歲了, 給人家推磨子哩。 給隊裡, 隊裡把糧食拉來, 讓幾個人給推, 玉米、豆子, 那時還有麥子? 沒有! 好比穀子、糜子, 給人家食堂推出來。 人家給多少糧食, 就給人家食堂交多少面。

依: 你媽不敢偷著吃上些?

張: 不敢! 人家過稱的。

依; 偷上一點點嘛?

張: 一點都不敢, 不敢。 人家都是稱過的, 偷上一把兩把人家還要過稱哩。 糧食進來過稱, 拿回去還要過稱。 我媽推石頭磨子, 還吃不上。 你想想, 三、四寸的小腳。 看著可憐得很, 能不能推都得推。 不是驢推, 是人推著轉圈圈磨。 就是電視上演的那樣, 石頭磨子, 重得很嘛。 生產隊也沒有驢了, 人都沒有吃的, 還驢?

依: 你們有沒有大煉鋼鐵?

張: 有呀! 把你家的鍋都提走了。 我記得生產隊一進來把鍋就提走了。 隊長一進來就提, 不給, 你不給就不成。 提出門就給你砸了, 砸得稀裡嘩啦的。

依: 還拿什麼?

張: 進門就和土匪一樣, 看見啥拿啥。 人還睡覺的時候, 就叫門打窗進來, 要鍋, 看上你雜七雜八的東西, 看上啥拿啥。 不給不成, 誰敢不給!

依; 要錢不?

張: 要哩, 你不讓拿, 人家都動手打開了。

依: 有沒有到你們家搜糧食?

張: 哪裡有糧食? 搜, 到處都找著搜。

依: 來的人你認識嗎?

張: 我怎麼能不認識?

依: 那都是村子裡認識的人, 怎麼好意思來搜呢?

張: 那人家不管那些事情。 比如我和你認識, 咱倆關係好, 我不打你就不行。 隊長就說: "你們兩串通好的? 一條心。" 就是那個樣子, 不打還不行。 那是時代。

五十年前的張勤娃和丈夫。

埋屋子都找, 看上什麼拿什麼, 我們又不敢說話, 不然人家要打哩。 進來就和土匪一樣。 東西都給了國家了。 沒有道理, 沒有欠條, 都拿去了。

依: 那時候交糧交的多嗎?

張: 交得多, 私人沒有吃的糧, 根本沒有吃的糧。 謊報打了多少, 打了多少, 打不上那麼多。 是胡吹牛皮哩。

依: 那時候社員偷糧食不?

張: 你敢偷? 社員被人家抓住往死裡打哩。 我那時候才十幾歲, 還是個娃。 才十七, 偷啥哩? 大人對我我: " 不敢偷人家的, 偷了人家往死裡打哩。"

依: 那你餓了怎麼辦?

張: 餓了就挨著, 吃野菜樹葉, 啥都吃過, 刺荊, 都吃過。 楊樹榆樹柳樹葉子, 不然, 我到這裡來? 那時候, 人可憐, 把苜蓿地裡扣的沒有苜蓿, 光溜溜的, 連根都扣了, 長不出來。 人都逃完了, 逃活命去了。

依: 你媽呢?

張: 我媽哭得沒有辦法, 但是我有個哥在西安, 能寄去點錢, 能好一點。 有我哥寄錢, 比其他人家好一些。 家裡沒有舍下人, 就算度過了。

依: 你們村子死的人多嗎?

張: 不少, 不少, 一家幾個幾個的就沒有了。

依: 你們的伯父、舅舅、姑姑家有沒有舍人? (方言, "死人" 之意)

張: 舍人, 咋不舍人? 我一個姑姑死了, 一個姨餓死了, 餓死了就埋了, 你還想要棺材? 大人餓死了就是蓆子、門板子抬出去, 小娃餓死的也多, 小娃才受不了餓。 小娃娃死了, 扔出去就行了, 咱哪裡山溝溝多。 那時候誰哭誰哩? 這家子餓死了, 那家子餓死了, 這家子又餓死了, 可憐得很! 連埋的人都沒有, 人餓的面黃肌瘦的, 人沒有辦法幫人, 沒有力氣幫。

依: 那時候國家有沒有救濟?

張: 唉——! 給誰救濟? 人都腫的, 沒有人管, 腫的人太多了。

依: 你自己在村子裡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張：怎麼沒有？人發黃發腫幾天就餓死了，人的臉腫這麼大！（注：張用手做比劃，有臉盆那麼大。）黃亮黃亮的，腫成那個樣子三、五天就死了。人吃不上嘛，吃不上嘛，連個野菜都沒有嘛。

依：那幹部家是不是能吃上？

張：那當然的，人家有權力。

可憐得很，人吃開人了。我們那裡一個男人把女人吃了。人不見了，人就問："咋不見了。"男人說："去哪裡逛去了。"結果在鍋裡煮著。

依：是活著吃？還是死了吃？

張：那是餓得沒有辦法，不知道怎麼把婆娘弄死了，就吃上了，人吃人哩。殘忍得很。那是餓的實在沒有辦法了，人餓得不像人了，餓瘋了。有些人想跑跑不動，想偷偷不上。

依：你是哪一年來陝西的？

張：我和金巧一起來的。

依：你們一起來了幾個人？

張：她媽、她哥兩個，還有我。金巧那時五歲，她大背著她，我們四個人，是我大領來的。

依：那路費誰出呢？這麼多人？

張：我走，我媽給的路費，那時候人都緊張。金巧她大領她們去了，就給她們出了路費。她年紀小，不記得，大人用布帶把娃娃腰裡一綁，背上回來的。這個我記得清清楚楚的，這個我記得清清的。走在那個河灘裡，背著金巧。路遠得很呀，在南河川上的車。

依：那你路上有吃的嗎？

張：家裡隨便拿點什麼，胡日鬼一下，餓了也沒有辦法。

依：那時候你知道往陝西跑？

張：那時候我姑在這裡呢，她來的早。

依：你來的時候，害怕嗎？

張：我還小，才十七歲。人瘦得沒有眉眼。

依：你有那時候的照片嗎？

張：那時飯都沒有吃的，還照相哩？還照相哩？逃活命哩？

依：你姑是別人領來的嗎？

張：那時候這裡有一個老漢的姨，去了說陝西多好多好，就把我姑給哄來了。我姑那時間在天水找醫生都沒有跟，人家就把她哄來了。說這裡的日子多好

張勤娃的小孫女賈心月不知道奶奶的逃荒故事

多好。我姑那時四十多歲，是出了前門，不認得後門，不記得路。出來回不去了，後悔了也回不去了。

我姑是被騙來的，就跟上這個老漢了，那時甘肅也遭了災了。沒有吃的了，就不回去了。

依：那你怎麼到這一家呢？

張：我跟的是我姑父的外甥，人長得可好了。我一來，弟兄好幾個，可憐的死。

依：你願意嗎？

張：我不願意也沒有辦法，又回不去，回去沒有吃的。

依：就是你一來，也沒有挑一下、選一下，就直接放在這家了？

張：沒有，就把我放到這裡。到了臘月二十幾，我姑給我拿了兩身衣服，拿了個紅包袱，就走到人家這家的，你當是人家把你娶過來的？唉——？辦個啥？連一身新衣服也沒有，連一雙新鞋都沒有。那可憐得很。

依：你再回去過沒有？

張：前些年回去過，咱那邊人都好得很，

我再沒有回去過，我心裡還想回去，

依：你在這裡有了幾個娃娃？

張：四個，三個女娃，一個男娃。

依：你給娃娃們說過去的事情嗎？

張：不說，過去的事情都不說了。

後記：張勤娃的孫女賈心月是個活潑、可愛，又有禮貌的高中生。以後如果有機會，我是否應該告訴她她的曾外祖父、她的奶奶的那段經歷呢？

我非常糾結，讓我好好想一想吧。

六、人臉上的顏色和樹葉子一樣綠

受訪人：王春霞，女，74 歲，陝西省富平縣城關鎮朱雀區懷陽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31 日

錄音長度：3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城關鎮朱雀區懷陽村王春霞家

大饑荒餓亡者：

王春霞的父親，40 多歲，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餓亡。

王春霞的弟弟，5、6 歲，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餓亡。

王春霞的姨父，男，30 多歲，甘肅省漳縣城關鄉人，餓亡。

王春霞

依：姨，你多大歲數了？

王：我都七十四了。 我姓王，叫個王春霞。

依：姨，你哪里人？

王：天水上去有個甘谷，甘谷過去是武山，武山過去是漳縣，我是漳縣人。 以前叫個木林鄉，現在叫個城關鄉。 現在改了，山裡和川裡就是一個鄉了。

依：你家那時候是什麼成分？

王：我們是中農，如果是富農，就麻煩了，人家一下子把家裡的東西就搶完了。把村裡的富農攆出去，在富農家開食堂、開學校。 要麼讓窮人住進來，把你的房子、院子都佔了。 那人壞得很。

依：你們那裡鬥地主富農嗎？

王：鬥哩打哩，咋不打？那里人壞，把那些地主，用個棍子頂住脖子，臉得揚起來，讓人吐唾沫，讓人打，野蠻得很。 給地主胡按罪名，說地主剝削人了，欺負了窮人了。 沒有啥道理，就是那個社會。 一個朝代有一個名字，沒有道理。

你看，我大躍進去煉了一次鐵，十九歲在食堂幹了一年，二十歲了沒有啥吃了。那人的人壞得很，一下子又不讓我幹了。 我就跑出來了。

依：那些幹部到你家搜嗎？

王：搜哩，錢也搜，糧也搜，搜出來就拿到食堂去了。 就是讓吃公家飯，不讓私人家裡吃。

依：你在漳縣的時候生活怎麼樣？

王：啊喲，那個時候生活沒有啥吃。 山區地方，打不下糧食，一畝地打上三百斤，給上頭報上五、六百斤。 那些人為了當官，為了顯示積極，弄得集體化沒有人幹活，誰幹活？把牲口都餓死完了，把那個耕地的牛都餓死了，沒有飼料嘛。 光給牛吃些草，沒有幹料，一冬天就把牛放出去。 牛餓死了。

那陣還有羊，富家才看得起羊。 沒有飼料，也死光了。

依：那人吃什麼？

王：哎呀！人硬是餓哩，吃啥？

依：沒有吃食堂嗎？

王：哎呀，吃食堂，剛開始是稱著吃，給你稱。 稱著稱著又不稱了，成了稀飯了。給你一人一勺，你拿回去吃。 最後也不做了，一人給上一兩二兩面，讓回去吃。

依: 面是生面?

王: 是生面, 有些人餓得來不及, 就拿上生吃上了。 有些揪下來些樹葉子, 一煮, 撒一把面, 全家人一吃。 就成那個樣子了, 把人餓得就胡跑開了。

依: 那時候幹部打不打人?

王: 幹部壞, 每個朝代都一樣。 幹部自己能吃上, 牛一死, 人家把皮一剝, 肉一吃, 給勞動的人, 一家給一塊牛皮, 讓拿回去煮著吃。 還是背了糞的人才給, 沒有勞動的人還不給牛皮。

幹部吃牛肉, 背糞的人吃牛皮, 不幹活的人啥都吃不上了。 啥都沒有了, 餓去。

依: 你們漳縣餓死的人多嗎?

王: 我們那裡餓死的人多得很, 我大(土語: 父親)才四十多歲, 就捨了(注: 死了)。 沒有啥吃, 就硬餓死了, 一直吃那個樹葉子。 樹葉子吃多了, 人身上就是一包水了, 肚子裡都是水, 吃樹葉子, 人臉上的顏色和樹葉子一樣了, 成綠的了。 人吃麵是白的, 吃樹葉子是綠的。 樹葉子不養人, 那麼好吃, 咱不要種地了, 就吃樹葉子就成了。

沒有吃的, 榆樹葉子柳樹葉子都吃光了, 把人吃成綠的了, 成了那個顏色了, 人走都走不動了。 我還有一個兄弟也餓死了, 是大些的, 老大餓死了。 一個小的最後沒有辦法了, 國家給收留到那個孤兒院了。

依: 你大死的時候你在身邊嗎?

王: 我大死我在跟前。 我媽死得早, 我小小我媽就死了。 我大是餓死的, 餓得不得動彈了, 要誰的飯去? 家家戶戶都沒有, 要誰的去?

依: 隊裡不給一點嗎?

王: 不給, 硬往死裡餓人。

依: 你們能偷上些嗎?

王: 偷誰的去? 山區路, 給你上些你也背不動, 那麼遠, 那麼難走的路。

依: 你弟弟餓死時多大?

王: 我兄弟餓死也就是個五、六歲, 就是五、六歲嘛。 食堂沒有吃的, 就是給一小碗面, 吃樹葉吃草。 我最小的兄弟就去了孤兒院, 就留下了, 才三、四歲。

依: 你兄弟在孤兒院住了多長時間?

王: 住了好幾年哩。 管到十幾歲, 娃大了, 就本家人領回去。

依: 孤兒院娃多嗎?

王: 孤兒院在漳縣的縣城, 娃多得很, 我去看過我兄弟。 我去看有幾百個娃, 都是一個縣的孤兒嘛。 男娃女娃大娃小娃都有, 還有院長, 還有管理的人, 還有做飯的人。 還有啥菜哩? 一頓飯一個饃, 或者一個餅子, 沒有菜, 沒有啥了。

依: 你幾時去看你的兄弟?

王: 那時我兄弟都十一、二歲了, 縣城我能找到, 我就去看去了。

依: 你去了, 你兄弟能認識你嗎?

王: 認得! 我去了也沒有啥拿, 拿上些啥, 和他坐一坐, 問一問情況。 去轉上一圈看一看, 我就回來了。

依: 你兄弟有沒有說: "姐姐, 把我領回去。"

王: 他也不想出來, 在那裡頭還多少有些吃的, 沒有菜, 還有饃吃。

依: 你們那裡餓死的人多嗎?

王: 人餓死的沒有人埋了。 人死了, 那是冬季, 挖不動, 隨便挖個坑埋進去。 人都凍硬了, 到晚上狼就把人刨出來了, 埋得淺得很嘛。 狼多得很, 遭了年景, 狼就來了, 就吃死了的人。

依: 你看見過死人嗎?

王: 咋沒有? 有些死了人, 人就不埋, 就用草一裹, 腳一綁, 脖子一綁, 拉出去一扔。

依: 脖子綁上拉出去? 為什麼不抬出去?

王: 誰來抬嗎? 餓得人走不動, 誰來給抬嘛? 誰抬嘛? 誰抬嘛?

依: 你的舅舅、伯伯的都死了誰?

王: 死呀, 怎麼沒有死?

我姨父餓死了, 我姨也跑來陝西了, 在禮泉縣, 來的時候還帶來一個小子。 那是沒有辦法了, 有辦法不出來。

依: 你來陝西是別人領來的? 還是自己跑來的?

王: 我那時候沒有啥吃的, 就跑了。 跑出來是我一個人, 在候車室站, 遇到了一個人, 還是咱甘肅人, 張掖人, 是個婆娘, 先跑到陝西了, 她把我領來的。

依: 那時候甘肅不讓人逃荒出來嗎?

王: 不讓過來, 人還是跑, 我村子跑得沒有人了。

依: 你被收容過嗎?

王: 收過, 收過, 我被收容過。 我在天水被擋住了, 把那些外流的人都集合到一起。 讓人都回到老家去, 哪裡來回到哪裡去。

依: 收容站給吃的什麼?

王: 吃, 給上些洋芋湯, 餓不死就行了。

手握著手, 拉拉家常話。

依: 領你來的那個女人是販人嗎?

王: 人家也不是販人, 也沒有掙上錢。 她還領了她的妹子, 還領了她的姐姐, 還有她媽, 都是一起來的。 這個人能幹, 也是咱老家可憐, 沒有吃的, 逃命哩。

依: 你出來有沒有個包袱?

王: 沒有, 啥都沒有。 身上啥錢都沒有, 連一個梳子、一個卡子都沒有。

依: 你路上吃什麼?

王: 早晨坐車, 到晚上就到了。 人家把我領到這裡來了, 那是六零年八月。 那年我剛剛二十, 沒有出過門, 也不認識字, 瓜得很。 我們在山裡, 就沒有學校。 男娃還念書, 女娃念書的少得很, 家裡條件不好, 根本不要想念書。

依: 領你的婆娘就把你安頓在這家嗎?

王: 先把我領到她家, 住了兩天, 就介紹到這家, 我就來了。 沒有啥挑揀的, 就來了。

依: 她給你一說, 你就原意來嗎?

王: 我這個掌櫃的(土語: 丈夫)弟兄五個, 他是老大, 窮得很呀。 我掌櫃的姓曾, 叫個曾世昌, 比我大個五、六歲哩, 是個勤快人, 現在都八十了。 在這裡有了六個娃, 四個女娃, 兩個男娃。

依: 你到這裡生活怎麼樣?

王: 來了也不行, 我成天出去揪苜蓿, 偷上些啥, 家裡窮, 兄弟們多, 難腸得很。 當地的人, 有些人還好, 有些人看你日子過得緊, 還欺負人哩。

依: 後來陝西讓甘肅來的婦女回去, 有讓你回去嗎?

王: 到了六三年, 我都生了我的大娃了, 人家讓我回去哩, 把娃留在這裡。 政府說甘肅跑得沒有人了, 你回去。 我不回去不行, 男人娃在這裡也不行, 上級催下級, 一級催一級, 不回去不行。 我先走到縣裡, 甘肅來的女人集合在一起, 好幾十個人哩。 坐火車回去。 到了天水, 沒有人管, 就散開了, 各處回各處。 我回去, 呆不住, 老漢娃都在這裡, 我又跑回來。

依: 你住了多長時間又回來了?

王: 住了一個月, 回來了, 回來了也沒有人管了。 地方上不管, 是政府讓回, 我回來, 村裡不管我。 咱們富平來的女人少, 武功、楊林多得很, 那邊下了車不倒車, 咱這裡要倒車。 我們村裡跑出來的人多, 戶縣、周至、興平、陳倉甘肅婦女多得很。 那裡距離甘肅近, 好走。 咱們這一帶人少。

依: 你回去遷戶口嗎?

王: 戶口是個啥? 後來也就給報上了。 我們來的女人都沒有戶口, 後來人家會計一登記, 把糧分給你就行了。

依: 你再回過老家沒有?

王: 回去過, 我去年和兒子都回去過。 我那個孤兒院長大的兄弟還在漳縣, 從

孤兒院出來是農民。 沒有念過書，不好找活，就是去修鐵路，下苦力。 他有兩個兒子了，還有孫子了。 我兄弟都六十幾了。

依：那時候為啥沒有吃的？

王：山區打糧不行，產量低。 國家又愣是要哩，下面胡吹冒了都是為了掙官，往上爬。

七、餓得家里人一個不疼一個了

受訪人：賈鳳英，女，72 歲，陝西省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鄉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2 日
錄音長度：3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眉縣金渠鎮棗林村張千虎家

大饑荒餓亡者：
賈鳳英的姨姨，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鄉人。 餓亡。
賈 ×× ，男，40 多歲，甘肅省隴西縣蔡子鄉人，餓亡。

前記：我請張千虎找找甘肅來的老鄉，張千虎說：“哎呀，我還忘記了，我家對門就是一個，老人得了病了，走不成路了。”我們去賈鳳英家，她坐在輪椅上，她的孫子把她慢慢推到張千虎家，我們幾個人聊起來。 她的孫子也在一邊一直聽著奶奶講述過去的往事。

依：姨，你叫個啥名字？
賈：我姓賈，叫個賈鳳英。
依：姨，你是甘肅啥地方人？
賈：隴西，隴西縣，隴西縣蔡子鄉。
依：你慢慢說，想到哪裡說到哪裡（注：我考慮到老人身體不好，說話多了，害怕讓她受不了。）你今年多大了？
賈：七十二了。 我得了病了，身體不好，腦梗，半身不遂，現在就這個樣子了。
依：五八年、六零年有沒有吃過食堂？
賈：五八年、六零年吃食堂，唉——！把人吃死

賈鳳英

了，還？沒有吃的，吃的苦曲菜。甘肅的苦曲菜，我那時候十、七八歲。

依：人家到家裡搜糧食嗎？

賈：開始吃大鍋飯的時候，要把你的鍋都收著去。把糧食都搜著去。不准你家裡冒煙，發現你冒煙人家就來了，把你鍋提出去就砸了，不叫自己吃。

依：你那時候給公社幹活嗎？

賈：給人家幹活，給人家到水渠上打壩。壩上吃壩上住。

依：打壩住啥樣的房子？

賈：去了，就是找個爛草房，鋪點草就睡下了，好多人擠在一起。

依：壩上吃啥？

賈：隨便的飯，沒有饃饃。

依：每天干多長時間活？

賈：啥時候天亮了，幹到啥時候天黑了，就停下來了。

依：壩上有沒有鬥爭人？就說人勞動不好了，態度不好了，表現不好了。

賈：鬥哩。天天鬥，開會，說你不好好幹活。還打人哩。人走路、走路就死了，爬在那裡就死了。

沒有吃的，就餓死了，走著走著就跌倒死了。

依：你看見了嗎？

賈：路上，我看見嘛。還有娃娃家，這麼高的娃娃，走一走就死了。沒有吃的嘛。

依：你看見的？

賈：看著了。

依：有沒有人埋？

賈：叫我去挖坑哩，給死人挖坑哩。能動彈的人去挖坑去。

依：一個坑埋一個人，還是幾個人？

賈：一個人。

依：你埋過幾個人？

賈：我埋過兩、三個，我們那裡的人。

依：你認識他們嗎？

賈：認識。我們那裡叫奶奶，就是我姨，就是我埋掉的。我是個女娃子。

依：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吃的？農民的地還是種著哩，收著哩。

賈：誰敢說這樣的話？

依：有什麼天災嗎？

賈：那陣糧食長得好得很，糧食長得好……（注：賈說到這裡，有點害怕，停頓下來，沈默了好一陣子。）

依：不要緊，現在啥都能說了，沒有人能把你怎麼樣。

賈: 毛主席把糧食給別的人了, 車拉走了, 誰知道拉到哪裡去了。

依: 你們那裡出產啥?

賈: 有麥子、豌豆、大豆, 還有玉米、洋芋, 長得好得很。

依: 那應該先留下口糧嘛?

賈: 毛主席不說這樣的話。 有個順口溜說: "毛主席, 像太陽, 一天給咱吃二兩。" 我家里人最後還沒有糧食吃了。

張千虎帶我來到賈鳳英家採訪。

依: 沒糧食吃了吃什麼?

賈: 吃野菜嘛! 找苦曲菜, 我天天都去找苦曲菜。 野菜吃著吃著, 把我大(注: 父親)餓死了。 家裡就只有我媽和我哥了, 還有我。

依: 你大那時多大年紀了?

賈: 我大那時候也就是個四十多些。

依: 你大叫什麼名字?

賈: 那陣的娃, 瓜得很, 連自己老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不識字, 不知道個啥。 叫個賈××?

依: 你大是怎麼打發的?

賈: 我大死了, 天黑的時候沒有氣了, 我出去叫人, 沒有人來, 叫不來一個人來。 我哥一個人就把我大從炕上挪到地上, 用了四塊小木板夾著, 拉出去, 放在溝裡, 填些土就埋了。

依: 你去了嗎?

賈: 去了, 去了也沒有眼淚, 沒有眼淚。 餓得家里人一個不疼一個了, 我大死了我都不哭了。 我大就餓死了, 我媽、我哥還活著哩。

依: 你們村子的情況怎麼樣?

賈: 村里人餓死完了。 村裡有二十幾戶人, 一百多口人。 我在村裡路上、地裡就看見過死人。 人就埋了。

依: 你餓得腫了嗎——浮腫?

賈: 腫了, 臉上、腿上、腳上, 到處腫。 說到腫, 我記起來那時候吃那個蕎麥皮,

吃了以後身上癢得很，好像有風一樣的。人就腫了，我腫了，還算家裡身體最好的，成天出門給我媽、我哥挖著吃菜。

依：你敢偷人家的苞穀棒子嗎？

賈：不敢偷，那是生產隊的，人餓得爬不起來了，還偷哩？

依：你覺得那些幹部能吃飽嗎？

賈：唉——！人家說："三兩八，餓不死炊事員"。人家隊長家裡都好著哩，人家咋弄的，咱不知道。反正人家能吃上。會計、出納、管食堂的都餓不死，一家子都餓不死，婆娘娃都餓不死。

依：那時候政府有沒有救濟？就是看見你們餓了，有沒有給你們吃的？

賈：沒有！那時候毛主席沒有管，村里人死的死，跑的跑。沒有人管嘛。

依：你是哪一年到這裡的？

賈：六零年食堂不吃了，我還不到二十歲，就來了，就是六零年的樣子。我從甘肅下來的時候，我們那個村子上有兩個人，要來我們眉縣有個地方叫拐棍窯，我就跟上這兩個人來了，這兩個人是逃難來的，我才落腳到陝西。

依：是熟人還是人販子？

賈：是家裡沒有吃的，胡跑哩。我們村裡那個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姑娘領到拐棍窯這裡來了，我聽說了，我就跟上我們村子這個人來了，姓個啥我都不知道。不是人販子，是村子的鄰居，是個男人。

依：你跟上人來，路上吃啥？

賈：坐上火車，一晚上就到了。

依：你有沒有買票？

賈：我哪裡有錢買票？沒有錢買票。人家查票，我就藏起來了。廁所裡藏，再沒有地方去嘛。他前面查，我後面鑽，等他過去了，我就從廁所出來了。沒有逮住過我。

依：你從哪裡下車的？

賈：就從眉縣下的車，就是馬家鎮。我們三個人，那個人領了兩個女子。

依：誰把你安頓到這個家的？

賈：也可能是個人販子，我不知道，就是把人給人家領來，總要給那個人點東西，或者錢，也是應該的，人家有本錢哩，人家操心了。時間要分清楚，現在叫人販子，困難時期，那個人就是救了人命了。

依：他直接把你領到這家嗎？

賈：沒有，另外轉了一個人，他把我放在一家，他就走了。我年紀小，不知道個啥。

依：人家就把你放下了，什麼都沒有說？

賈：嗯，那一家人我都不認識，還提上個籠出去給人家挖野菜。

賈鳳英的丈夫比她大十幾歲，已故。

依: 你不哭嗎?

賈: 不哭。

依: 你不想回家嗎?

賈: 不。

依: 你新的地方, 誰都不認識, 你不想你媽?

賈: 不想我媽。 當時只要有一口飯, 先活下來。 不是現在的說法。 我腦子啥都不想, 有吃的先吃到嘴裡, 顧不上想。

依: 你害怕嗎?

賈: 不害怕! 回去怎麼辦? 就是一死嘛! 來了就回不去了。

依: 你就在那裡和人家過上了嗎?

賈: 那個家裡有個老婆子(注: 婆婆), 厲害得很, 我受不了那個氣, 我就走了, 受不了了。 我成天出門給人家提個籠拔草找柴, 那個老婆子見不得我, 成天罵我哩。 吃飯, 是她做飯, 都是有定量的, 我吃不飽。 我幹啥, 人家都不和心意。 我沒有辦法, 就跑了。

依: 你自己跑的?

賈: 我第二天, 提了個籠去給豬照草, 把籠一扔, 就跑了。 我一路跑, 一路跑, 從拐棍窯跑到範家窯, 胡走胡跑, 走到哪裡要著吃上些。 有些老婆子給我吃上些, 晚上讓我進門和她睡覺。

依: 走了幾天?

賈: 兩天, 最後走到營頭鎮, 有個村子叫萬戶。 有一個人把我領到這家, 就在那裡過上了。

依: 我伯(注: 賈的丈夫)那時年紀多大?

賈: 他比我年紀大得多, 大個十多歲。 我來了沒有辦法, 還挑揀啥哩? 給上吃的就行了, 就過上了。

依: 你有幾個娃娃?

賈: 娃多的, 沒有把我害死。 我生了六個兒子, 給人了兩個, 還有兩個女子, 八個娃。 搞計劃生育, 到醫院我害怕得很。 我不敢去做手術, 害怕疼。

依: 你再回去過沒有?

賈: 回去過, 回去過好幾次, 我帶兒子回去過一次, 我自己回去過一次。 從西站下了車, 到家裡再搭汽車, 走到二十里鋪, 到蔡子河, 往家裡走。

我們以前在太白山的山裡面住, 生了一大堆娃娃, 啥都不知道。 後來就搬到這裡來了。

八、我把你殺著吃了去

受訪人: 朱俊蘭, 女, 71 歲, 陝西省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七組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4 日
錄音長度: 20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周至縣尚村鎮疙瘩頭七組朱俊蘭家

大饑荒餓亡者:
小女孩, 姓名年紀不詳, 被父親殺食。
朱國英的丈夫,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槐樹廟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記錄: 甘肅省秦安縣月陽坡, 一個父親因為太飢餓, 就罵孩子: "我把你殺著吃了去! " 他的妻子害怕, 就帶兒子逃回娘家躲避。 但是餓極的男人殺了自己的女兒, 弄碎後準備下鍋, 被村裡的幹部發現。 逮捕後, 被政府槍斃。 以什麼樣的罪名, 目前不得而知。

依: 姨, 你是哪里人?

朱: 秦安縣郭家鎮。

依: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朱: 七十一了, 屬馬的。 我是六零年過來的, 到陝西的, 是鼠年來的(注: 為一九六零年)。

依: 你來的時候情況怎麼樣?

朱: 情況不好, 我家要給我找婆家, 要娶我, 我不願意, 我就跑了。

依: 你家那時候是什麼成分?

朱: 中農。

依: 你吃過食堂沒有?

朱: 吃過, 就是那個大灶飯。 大灶飯有一頓, 沒一頓, 我們就晚上偷偷做上一點吃上。 白天不敢做, 不敢吃。

朱俊蘭和丈夫曹玉茂

依: 為什麼白天不能吃?

朱: 人家國家不讓開煙火, 不讓個人吃。 我們就晚上偷偷做上些, 胡吃上。 吃的苞穀麵湯、高粱麵湯。 我們家只有四個人, 我爸我媽, 還有一個我的兄弟。 我有一個姐姐, 都出嫁了。

依: 有沒有幹部到你家來找糧食?

朱: 來過, 來找糧食。 一到屋裡, 就是挖地三尺, 胡翻亂找, 找糧食。 我們家那時候有六間房子, 自己住了三間, 幹部說: "你房子閑著哩, 把國家的糧食放在裡面。" 把高粱、穀子都放進去了。 結果有的人從炕洞裡偷糧食, 那個炕洞很大, 從炕眼門那地方偷糧食。 人家就把我大(注: 父親)整治了一下。 人家說是我大拿走了。 他們說: "你晚上弄了啥了? 糧食哪裡去了? " 我大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偷, 我的門、窗戶都貼了封條, 管得緊緊的"。 賊把一些蕎麥偷走了, 人家非說是我大偷走了。

依: 偷了有多少?

朱: 從炕眼門偷了有一麻袋。 人家就來到處挖, 挖地三尺, 到處找, 看我大藏在哪裡了。 最後人家就整治我大, 對我大喊叫: "你說的話鬼相信, 你半夜沒有瞌睡, 起來拾糞哩, 賊能把你家偷了? 誰相信? " 我爸說: "我真的沒有拿, 我不敢拿集體的糧食嘛。"

一袋子蕎麥, 偷的吃了的人在他家後院拉出來一大攤屎, 人家看見了, 就問他吃了啥? 他害怕了, 就跑到蘭州去了。 後來死在蘭州了。

依: 那時候你餓嗎?

朱: 我不是太餓, 我大總是種上些啥, 豆了蕎了, 湯湯水水的沒有斷頓過。

依: 你們那裡有餓死的人嗎?

朱: 有, 人餓的都吃開人了。 月陽坡有一個人把她的女子(注: 女兒)都殺了。就是蔡家坡過來就是月陽坡, 是秦安縣的人。

依: 殺人的是娃她大? 還是媽?

朱: 她大!

依: 為啥?

朱: 沒有吃的, 餓嘛, 餓的殺娃嘛。 把自己的娃殺著吃上了。

依: 那個娃多大了?

朱: 那個人要殺娃哩, 她媽嚇得把男娃藏到舅舅家去了。 她媽沒有在家, 他就把女子殺了, 村裡幹部去看, 他正在往鍋裡煮。 最後把那個人槍斃了, 月陽坡的人。爺呀! 那個害怕得很!

依: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朱: 那我不知道, 就是陽坡人, 把他槍斃了, 國家還不槍斃他嘛? 殺了自己的娃了。

依: 村里人怎麼知道他殺了人?

朱: 以前人都不知道, 他餓得很, 成天在家罵娃娃, 就罵: "我把你殺著吃了去。" 餓得受不住了, 他媽把一個男娃子帶到舅舅家去了。 上午的時候, 村幹部去看, 他已經把女娃殺死了, 在鍋裡煮哩。

依: 他吃了還是沒有吃?

朱: 那就不知道了, 正煮哩。 那就是五九年發生的事情。 最後就把那個人給槍斃了。

依: 你後來為什麼來陝西?

朱: 我沒有婆家, 家里人說找一個, 娶我, 我就跑了。 我爸說: "我的女子不給人, 自由哩。" 最後, 我有個堂姐, 在那個槐樹廟, 男人餓死了, 是我伯的女子。 男人餓死了。 我堂姐也有四十多了。 我姐叫個國英, 朱, 朱國英。 男人餓死了, 沒有辦法了, 還沒有過有百天, 就和他們村子裡的一個女人, 跑到陝西來了。 她是個小腳, 走不動, 出門不方便, 兩個娃娃都沒有領, 一個男娃一個女娃都沒有領。

朱的丈夫: 她堂姐的男人是國民黨部隊裡當過兵的, 是個教頭, 大個子, 人長得英俊得很。 餓死的, 那是餓死的。

朱: 人餓死了, 家裡窮得啥都沒有, 就用一張蓆子一卷, 就埋了, 不用席卷? 怎麼辦? 也就是四十幾歲, 年紀不大。 那可憐得很, 可憐的很, 留下寡婦娃娃, 咋活哩?

人家辦法大的, 偷上些吃, 我堂姐是小腳, 偷不上吃不上。

我爸送我來的時候, 就把這兩個娃領來了。

依: 說 ×× 這兩個娃娃?

朱: 他媽嘛, 我姐到這裡跟了個男人, 就把這兩個娃養活上了。 他不要娃他就是沒腦子, 女人出來就是為娃的。 他不要? ……。 我姐有個娃叫歡歡, 學習好, 考上學了, 教書著哩。 我姐都死了。

我就跟上我姐的女娃一起來了, 她是屬猴的, 我是屬馬的。

依: 你怎麼知道往陝西跑?

朱: 我堂姐到陝西後, 託人給她女子寫了信說: "媽到陝西了, 給人家縫衣裳。" 我堂姐的女娃說: "我媽在陝西用縫紉機縫衣裳哩, 我也學去哩。 我也去陝西哩。" 她就來找我。 問我: "姨姨, 你去不去? " 我們就商量著一起走。

依: 你來的時候多大了?

朱: 我剛剛十七歲。 我堂姐的女子比我小兩、三歲, 男娃才七、八歲, 就一起來了。 我和歡歡換著背那個男娃, 娃娃走不動路嘛。 那個男娃叫個明清。 我爸爸也換著背。

依: 你在哪裡上的火車?

朱: 南河川。 南河川那個河水深得很, 河大得很, 過不去, 要往陝西來割麥子的男人拉著我們過, 沒有男人拉, 水就把我們沖跑了。 一個拉著一個淌過去, 害怕得很。

那一年下了白雨，水大得很，那個男人把我們拉著走，爺呀。害怕得很。

依：你剛來在哪裡？

朱：剛來就在這裡了。我姐夫說："不要走遠了，就找在這個部子裡，給你找個婆家。我姐在八隊，我在七隊，算是一個村子，就落腳到這裡了。"

依：你這個老漢（土語：丈夫）是自己找下的？

朱的丈夫：不是，是她姐給說的，她姐夫算是咱的一個親戚。就說給咱這家子了。

依：那時候你多大？（注：我問朱的丈夫）

朱的丈夫：我那時候二十多了，教書著哩。教書一輩子，啥都教，語文數學都教，就是沒有錢，一個月二十幾塊錢，不到三十塊錢嘛。比農民能強些。

依：你哪一年結婚的？

朱：就那一年，六零年，來了就結婚了，就安頓到這裡了。他是屬牛的，比我大幾歲。哎呀，找了個窮光蛋，來了可憐得很。

依：你們相親了沒有？

朱的丈夫：相親了，看一下就成了。

朱：我要知道他打我，我就不跟他，他使勁打我。打過我，你問他自己。

朱：她不聽話就要打哩，那時候年青……。哈，哈哈。

依：你再回去過沒有？

朱：回去過，怎麼不回去？我不喜歡回去，那個地方是我想哥了，想親人了就去了。走路都不方便。

依：你有幾個娃？

朱的丈夫：六個，三個男的，三個女的。我今年都七十六了。

依：你叫什麼名字？

朱的丈夫：我這里姓曹，我叫個曹玉茂。咱陝西再咋說比甘肅強，莊稼旱了，可以打井澆。

九、晚上在窯洞裡偷著吃

受訪人：周玉英，女，72 歲，陝西省周至縣尚村疙瘩頭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隴西縣永基鄉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4 日

錄音長度：2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周至縣尚村疙瘩頭村周玉英家

大饑荒餓亡者:

周玉英的伯母,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隴西縣永基鄉人。 餓亡。

周玉英伯伯的孩子, 男, 四、五歲, 甘肅省隴西縣永基鄉人。 餓亡。

周玉英

前記: 來到周至尚村, 村子很大, 有幾百戶人家, 休息的時候, 我獨自在村裡轉, 打問三五個圍住大麻將的人: "你們這裡有沒有六零年從甘肅來的人?" 年青人指著前面: "到哪裡問去。" 我看見一個有些年紀的老人, 又問了一遍, 他說: "隔壁就有一個, 你去問。" 當時周玉英正看人們打麻將, 說: "跟我來。" 我就知道, 她有故事。

依: 姨, 你今年多大了?

周: 我七十二歲, 來的時候也就是十九歲。

依: 姨, 你老家在甘肅哪裡?

周: 隴西, 我們距離縣城還遠, 五十多里路。 我們距離武山近, 那陣子是隴西、武山、甘谷和了一個縣。 我們那地方叫個永基鄉。

依: 那時候你們家的成分是什麼?

周: 咱成分不好。 不是成分, 咱怎麼來這裡? 咱是富農成分。

依: 你們怎麼能 "評上" 富農? 家裡富到啥程度了?

周: 咱那個山區地方, 一個大隊三個村子, 看比別人強一點, 地多一點, 就選擇了咱一家子, 就成了富農了嘛。

依: 吃食堂你吃過沒有?

周: 吃了! 不叫自己家做飯, 把糧食、鍋灶、柴火都收到一塊, 吃大鍋飯, 在我家裡搭了一個大灶, 吃了有半年。 最後沒有了, 散夥了。 把人餓的, 稀飯都吃不上了。

依: 沒有吃的時候, 你們吃什麼?

周: 我家裡有吃的, 偷著吃, 晚上偷著吃。 咱那裡是山區, 乾燥, 都有地窖, 把糧食藏起來。 有些讓人挖出來了, 拿走了, 也有他找不到的地方。 他想他的辦法, 咱想咱的辦法嘛。

依: 不讓冒煙嗎?

周: 不讓冒煙, 咱家在邊上, 靠著山, 有一個窯, 深得很, 按了一個小磨子。 家裡放著糧食不得吃, 到晚上了偷著磨, 半夜起來推磨子, 有麥子有玉米, 那時候, 我們家還能吃上麥。 媽個 X, 自己有也不能吃。 餓上一頓, 吃飽一頓, 多虧了那個山, 他看

自己的糧食只能半夜偷偷在窯洞裡吃。 胡傑插圖。

周玉英和兒子武紅福

不見。前面他們能看見，後院那個牛圈深得很，磨子就在那窯裡面，天不黑人不去。做飯也是窯裡面做，有喝茶的那個爐子，前面不冒煙火。我們有銅鍋，我們全家就鑽在窯裡面一吃。

依：你們什麼時候藏下的糧食？

周：是我大（注：父親）以前慢慢藏下的，老人遇過的事情多，藏下糧食，遇到不好的年景了能救人的命。咱那個地下，藏的糧食多得很，就是不敢吃。

他們來搜過，沒有搜出來。

依：你看村里人餓死了嗎？

周：那個，餓死的人多得很，我們家裡偷偷吃著哩，村里人就餓得不像樣子了。有些人是餓死了，沒有吃的。有些人是有糧食，又沒有辦法吃，不敢吃，餓死了。還有些人糧食多得很，就是沒有辦法吃。有些人不讓在自己屋裡住，攆出來，你糧食藏起來就拿不上，有糧食還餓死了。

我們家是晚上偷著吃，吃了不敢出去說。我大了，不會亂說話，我兄弟、妹子讓吃飽，不准娃出門。那陣，就是你出門不說，吃飽的娃和受餓的娃看上去就不一樣。吃飽的娃還玩耍哩，有些娃在牆角就倒下了，還有路上就有走著，就倒下起不來的人。你從村子走出去，那路上倒下的人就多得很，大路上、小路上多得很。都是附近的人，誰看見了也不管，誰也沒有辦法。我們也不敢給吃上一口，不敢。

我舅舅家住的離我們村子不遠，人家晚上還有尋夜的人哩。弄一點面，想給我舅舅送去，看外面有尋夜的人，我們就不敢去。就一直看一直看，到半夜了，尋夜的人都睡覺去了。我們自己吃了，我大就背上些面給我舅家去，讓那一家子人吃上。那時候，背上幾十斤面出門危險得很，讓人看見就把你殺了，搶面哩。但是我大說："多危險的事情都得去，都要把這個艱難度過哩。"每過幾天，我大就偷偷給我舅送點糧食，就那麼熬日子，度生活哩。我們距離近，就那麼熬著過。

依：你們村裡餓死的人多嗎？

周：多嘛，我有個伯，有兩個娃，娃來我家，我媽就偷著給吃，吃了飯，看看外面沒有人，趕緊趕出門去，不敢讓人看見了。就那麼操心，我伯伯的兩個人都餓死了。他婆娘餓死了，一個娃餓死了，就這還偷著吃哩。

一般人我們不敢給，我伯的娃，去送點糧食我們也不敢去，人家娃來了，就偷偷給娃吃上些，就害怕娃出門說，咱自己也沒有吃的了。娃出去一說："人家屋裡有饃哩。"就麻煩大了。我村子餓死的人多得很，多得很。

我八姑比我大一歲，我九姑比我小一歲，加上我家裡就三個大姑娘，我八姑六

零年就結婚了。人家說讓我九姑出去，我大說："不出去，你婆跟前就這麼一個小女孩。"我說："讓我出去，別的姊妹們都小得很，我出去。"我說我年紀大一點，能知道家的情況，還能再回來嘛。

依：這是哪一年？

周：這是六零年，最艱難的時候，我走的時候，全家人都哭，那是沒有辦法了。咱就朝外面走。

出門逃荒的人多得很，說個好聽的話，我的那個家庭，不出來也能成，咱那個成分把人逼迫的，壓力大得很。不出門就不行，將來還有娃哩，娃上學家庭成分就必須寫上。就逼我出門。如果不是那個原因，不是說生活緊張到啥程度了。

我不出門不行，成天開會說："貧下中農的女孩子都餓死了，都出門去了。"就成天把咱鬥哩，那個話說得難聽得很，我就受不了。我村裡剛來了一個媳婦，人暴躁，是個團員，咱村子小，和我一樣大的幾個女孩，家裡窮得很。出門都沒有衣服穿沒有褲子穿，我們就穿得好些。她對我說："把你培養個團員。"我說："咱成分不好。"她說："沒有事。"最後一報上去，等了一年，不行，沒有批下來。我就受不了，成天叫人開會哩，聽那個言語就聽不下去。咱就受不了。就跑了。

依：你出來是自己跑？還是別人領來的？

周：我和我兄弟一起跑出來的。我那陣有十八了，我兄弟正上初中，還正念書著哩。那時候念書遲，放假的時候，我們就跑了。

依；你們出來，村裡讓出來嗎？

周：我們沒有經過村裡幹部同意，出門搭車也不好搭，出門流動人口就讓人家收留了。我們坐車的時候還沒有擋，一路就順利過來了。

依：你識字嗎？怎麼知道要到陝西來？

周：我不認識字，一個字都不認識。我大說："人家都逃難哩，往陝西跑哩，說陝西有吃的。你們去陝西去。"我們不是沒有吃的，是不敢吃。村里人都餓死那麼多了，你家人吃得胖呼呼的就不行。對咱家庭就有影響，人家就有看法，我說我就出去算了。

我和我兄弟坐火車坐到興平，從興平過了渭河，才過來。

依：你怎麼落戶到這裡？

周：我剛下了車，就是天亮就過了河，就和要飯一樣，我準備到山裡去，有一個村子來的人在山裡面，

周玉英和下地回來的丈夫默默地吃飯，一輩子的夫妻。

我要找她去哩。到這個村口，有個老婆子把我擋住，不讓我走，看我可憐，就讓我到她家歇息歇息。我想出了門了，落在那裡算那哩。這個老婆子就是我後來的婆婆。我哪裡都沒有去過，就算落腳到人家家裡了。再沒有胡串了。

依：有一陣讓甘肅的女人回去，有沒有讓你回去？

周：那一年，往甘肅送人哩，我的大娃都半歲了，我不回去，躲避開了。我回去也不行，有娃了。我的娃屬龍的，都五十二了。我四個兒子哩。

後記：我們談話的時候，周玉英的兒子周紅福安靜的坐在一邊聽，他四十出頭，他說："對我媽的這段歷史，我還不清楚，也是第一次聽。"

等了一會兒，他的丈夫回來了，夫妻坐下來，默默的吃飯，稀飯和饃，我拍下了這個平靜的、歲月暗流的畫面。

在那個年月，吃就是一種罪，吃，要半夜偷吃。

十、一個饃領回來一個媳婦

受訪人：李春花，女，70 歲，陝西省周至縣尚村鄉疙瘩頭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李家堡子人

採訪時間：2013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25 分鐘

大饑荒餓亡者：

李 ××，男，半歲，甘肅省甘谷縣李家堡子人，餓亡。

前記：村里人帶領我去找李春花，她滿頭白髮，但是身體不錯，說話聲音洪亮，性格開朗。他的丈夫陳志創也在家，個子瘦高，身體不太好。但是我們說話的時候，喜歡不時的發表意見。他當時在寶雞火車站附近修鐵路，非常瞭解逃荒婦女，被陝西男人直接領回家的情況。算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李春花

依：姨，你多大歲數了？

李: 七十了。

依: 你老家在哪一個縣?

李: 甘谷縣。 甘谷的李家堡子, 從山上翻過去就是王家川, 大石頭。

甘谷就是天水, 我娘家遠得很, 還在西北哩。

依: 你那時家裡生活怎麼樣?

李: 家裡娃娃來, 說現在變化了, 都好著哩。

那陣, 不行, 不行, 是餓死人的年份嘛。 我給你說, 有吃就吃, 沒有吃就沒有吃, 沒有人管! 沒有人管! 我從小沒有父母。 沒有人管。

依: 你在甘肅和誰一起生活?

李: 這家管兩天, 那家管兩天。

依: 你給隊裡幹活嗎?

李: 我沒有做, 我放羊哩。 給隊裡放羊哩。

依: 人家給你吃嗎?

李: 吃嘛, 嫂子哥哥多少管一下。

依: 那時能吃飽嗎?

李: 吃不飽!

依: 你偷著吃嗎? 我不是說你人不好, 就是問問那時的情況。

李: 不偷, 咱年紀小, 偷誰的? 哈, 哈哈。

依: 那餓了怎麼辦?

李: 你問這樣的話? 餓了吃些剩飯、炒麵、湯湯水水。 吊命著哩, 別人管著咱, 咱年紀小, 不由咱。

依: 你哥哥去修過洮河嗎?

李: 去了, 我沒有去。 受苦哩, 炸山哩。

依: 人是不是最後都(餓)腫了?

李: 人腫, 是這樣子, 吃那個麥糠衣子(麥殼), 人就發脹, 虛脹。 我沒有吃那個, 我逃出來早, 沒有吃那個。

那時候人餓死的這裡一個, 那裡一個, 那是個壞年份, 六零年就是壞年份

依 ; 什麼叫壞年份?

李: 意思就是壞年份, 就像蝗蟲吃豆子, 遭了年景了。 為啥是壞年份? 就是入了社了, 幹部能吃些好的, 農民就吃不上……。 我記得單幹的時候, 我們家還是地主, 還有高騾子大馬。

依: 最後都拿去了嗎?

李: 人家都拿走了。

我們家地主成分富得很, 高騾子大馬, 還有羊群都讓人家拉走了。 羊多得很, 最後留了十四個羊, 讓我放哩, 最後都拉走了。

一個饃撿回來一個媳婦的陳志創。

依：打你爺爺、大不？（鬥地主分子，靠暴力奪得田產）

李：咋不打？那樣的社會，怎麼不打？鬥地主富農哩，給你插白旗子。我父母去世的早，他們有四個女娃娃，到廟裡求了一個男娃娃，娃娃半歲就餓死了，沒吃沒喝的餓死了。

依：你說你兄弟餓死了？

李：嗯，我們幾個女娃娃大，那個男娃最小。

依：娃娃叫什麼？

李：還有啥名字？咱不知道。半歲娃沒有名字。

依：那陣幹部到家裡找糧食嗎？

李：餓死人的年份，到哪裡找糧食？

我那時沒有人管了，就讓你放羊去。有大人管的娃娃不放羊。

依：你不害怕狼吃你嗎？

李：人家狼不吃我嘛。那個狼從我身邊走過去，把我的衣服咬爛了，沒有吃我，把一個羊叼走了。

依：啊喲，你不害怕？

李：不知道害怕，才十三、四歲，一個狼把一個羊叼走了。爺爺呀，羊讓狼叼走了，人家不吃我嘛。

依：你村子裡餓死的人多嗎？

李：多得很，多得很。

依：你看見了嗎？

李：我長著眼睛，看不見人死嗎？人害了那個腫病，都死完了。滿山上、半路上都是死人。

你想想，陝西只來了幾萬人，那一年，國家又要把人送回去。有的捨不得老漢（丈夫），還有娃娃，就留在這裡了。有的就回去了，甘肅慢慢的條件也好了。

依：你是哪一年過來的？

李：我是五八年過來的。我來的早，我姐姐說："你咋不逃荒？咋不跑？餓死人了。"就我過來早得很。

依：你從甘肅來的時候多大了？

李：十八、九歲。我來的時候，我舅舅把我領到我姨家，她家有個兒子，說讓我成個家。我表哥不願意，說我們是表兄妹。人家不願意，咱就往外面跑。人都往陝西跑，我就說："陝西是個啥樣子？"我也往陝西跑，上了車亂七八糟的。咱年紀小，

給一個饃，領一個媳婦，兩個人就是一輩子。胡傑插圖

就往外跑。

依: 誰把你領來的?

李: 我自己闖過來的。

依: 你厲害, 你自己上的火車嗎?

李: 我就一邊走, 一邊問。 村裡也有伴, 一個聯繫一個, 就跑了。 也沒有說出來找人(找男人), 就說出來混吃的。

依: 甘谷有火車站嗎? 你買票了嗎? 還是扒火車?

李: 甘谷有個站。 我沒有買票! 我哪裡有個錢, 哈, 哈哈。 有錢咱不出門。

依: 人家不查你的票嗎?

李: 人家攆下來, 咱可再上去。 咱年紀小, 被攆下來, 再上去。

依: 你被攆下來幾次?

李: 唉呀, 我被攆上去, 攆下來, 攆上去, 攆下來, 多少次? 誰知道?

實際上, 我還沒有受多大周折, 我的老漢(丈夫)在寶雞把我遇到了, 就把我領過來了。

依: 你路上吃什麼?

李: 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依: 你要過飯嗎?

李: 我沒有要。 有人要著吃, 那不丟人。 我到了寶雞, 把我的老漢給碰上了。他把我領回來的。

依: 他那時候在幹什麼?

李: 他在修鐵路。

依: (我對李的丈夫說, 他坐在輪椅上, 聽我們說話)你修鐵路, 就敢領回來一個媳婦?

陳: 我在楊坪修鐵路, 打工哩。 在寶雞地方。

依: 你下了火車, 一個女子家, 怎麼和人說話呢?

李: 我穿了一個爛棉衣, 給點吃的, 就跟上來了。

依: 你那時候多大了?

陳: 我那時二十三了。

依: 那時候逃荒來的女子多嗎?

陳: 那多得很。 像我們這樣的年紀, 就在火車站轉(轉著找媳婦), 比如我是陝西人, 我和一個女子說話, 那人家查的人, 把我發現以後, 就讓我給女子掏錢, 把女子送回甘肅去。

依: 誰給誰掏錢? 我還不太懂。

李: 讓他給我掏錢買票, 把我送回去。 意思是不讓你們打交道, 不讓談什麼。

依: 意思是你們兩個一說話, 人家公家的人有發現, 就讓你買票送她回去?

你怎麼敢領媳婦，她沒有戶口？

陳：戶口？那時要什麼戶口？

依：那你怎麼挑？女子多了。你怎麼挑？

李：哈哈，哈哈哈。

陳：那時候的情況，不說好看不好看，不說性格，就是男娃找女娃。就是那麼個情況。

依：我姨長得好看著哩。

李：好什麼？

陳：給人都沒有人要。（老人開玩笑）那時候我個子高，我個子高，人精神。現在老了，縮了。

依：你一見就把姨領回來了？沒有買點什麼？

陳：到食堂吃了個飯。

依：吃的什麼好吃的？

陳：那幾年，還沒有好吃的。就是你手裡有點錢，比如甘肅人來咱陝西，沒有陝西的糧票，還吃不上飯。陝西人到甘肅去，沒有甘肅的糧票，也吃不上飯。

依：你把我姨來領到食堂吃了個飯，媳婦就找下了？花了有沒有一塊錢？

陳：那陣子是一塊錢、五毛錢。

依：你就願意跟上嗎？

李：願意嘛！只要領來有吃的。那是三九天氣，凍得受不了。好壞跟上來，就有熱炕了，有地方睡了。我來的時候穿得單得很，冷的“啪啪”地哆嗦。天黑前把咱的命逃出來就行了。冷得很，三九天氣嘛。

陳：甘肅人瓜的很（笨得很），我給你說。甘肅人來了，人家（政府）把甘肅人關了一房子，那時候是逃命哩，誰不想怎麼樣。甘肅人給人家看門哩。你如果把門一開，你跑了，讓甘肅人都逃命去，不是好嗎？不！不！甘肅人還把門看牢，不讓人出去。那看門的人餓得問我要糧票，我說：“我有糧票，不給你們這樣的人糧票。”

依：你說在寶雞，關的甘肅人，看門的也是甘肅人，但是不開門？

陳：看門的、被看的都是甘肅人。就是甘肅人看甘肅人，甘肅人看住甘肅人嘛。你如果把門一開，都逃命去嘛。人家就不開，讓人餓著凍著餓著。自己還問我要糧票，我有，我不給。

依：你說在寶雞火車站，是不是去找媳婦的小夥子特別多？

陳：那多得很，和戲台子一樣。婦女都是流串哩，沒有什麼吃？你說怎麼辦？

人家還說：“我出來要飯來了，把女子留在原上了，你跟上我去看一看。”

依：人家把你騙到原上去？

陳：把我騙到原上去，我拿了幾個饃，給那人吃上。都是男人，甘肅來的，說他有個女子，說讓我看去。把我騙到原上，就是寶雞的坡上。不是男人出門沒有人給

吃的，我就給他吃了兩個饃。說自己有女子給我介紹上當媳婦。

依：你去了有沒有女子？

陳：沒有。我去了一次，看沒有那麼回事。

依：騙你的錢了沒有？

陳：沒有。咱憑咱的良心，看人家可憐，給人家吃個饃。

那是兩個老漢，也沒有搶咱的。不是人不好，是人餓得不行。那個年景不好，都不奇怪。也有搶的吃的，你買點什麼，就搶著吃，把饃一搶就跑了……人都餓的，可憐，沒有辦法了。出了門了，到陝西也可憐。

那一年，國家把這些婦女往回去送，不讓留在咱陝西。甘肅也不讓過來，嫌丟人，陝西不讓留，吃糧哩。

依：那時候政府有沒有讓你回去？

李：讓回去哩，我不願意回去。我的大女子今年都五十了，這都多少年了？

依：政府讓你回去，你都有老漢有娃了？

李：那人家不說，遣返婦女，都讓回去，都讓回甘肅去。

依：是政府派車送你回去嗎？出路費嗎？

陳：那是國家出，國家讓你回去哩。人家不管你有娃了，有老漢了。我們這裡就有女子給送回去了。送回去，她又跑回來了。

依：你為什麼又跑回來了？

李：我的女子才六個月大，還吃奶著哩。我回去沒有領娃。

陳：她離不開老漢！（老人很幽默）

依：你還那麼值錢（開老人玩笑）。你哭了沒有？婆娘要走了。你哭了沒有？

陳：我？我還哭，我還找大隊的人去打架。我還哭哩？我？

依：你打人了沒有？

陳：送她的那一天，我就說："她要跟著我，不願意回去，誰要送她回去，我就找大隊幹部打架去。我就豁出去了，不管死活了，想怎麼打就怎麼打哩。如果她自己說回去，那我說："你要回去，你就回去，把我的娃給我留下。我要我的小女子。"

李：哈，哈哈哈。（聽丈夫這麼說，李哈哈大笑，笑中有淚）

依：你的意思是，她不願意回，你就去打架，如果她自己要回，就滾蛋。把娃給你留下，這就是你的態度？

陳：就是。我就是看她的態度。那我不打她。人家跟不跟你，要人家自願哩，硬強求就不行。

依：你把她命救下了，有了娃了，你讓她走嗎？

陳：人家要走，就讓人家走。

依：你最後打人了沒有？

陳：沒有，嚇嚇人。她要說不走，我就不打了。非要她走，我就去打。咱年青，

李春花、陳志創老兩口子。

不服氣人。

李：我回去了三個月，他去找我去了。還沒有找到我，但是我的娃娃在這裡，我就心慌得很，想娃，媽想娃，就像天爺下雨一樣，不由人嘛。我就跑回來了。

依：你回來隊上不說你嗎？

李：不說，咱自己吃自己的糧。政策過去就過去了，風刮一下就過去了，隊上也就不管了。人哄人哩，政策來了，幹部就管，過去就過去了。

幾萬人都回去了，政策嘛。

依：你們這個和戲一樣，能拍個電影。

李：我這人潑辣，不是一點點。

依：你們兩個打架嗎？

李：成天都打哩，鐵碰鐵。我三個娃了，一個女娃，二個男娃。

我這人熱鬧，人都愛我，走到哪裡都熱鬧。其實我心裡不舒服，家裡有些事情，但是我眼淚一擦，臉就變了，鄰居看不出來。以前我眼淚多得很，你哭，誰聽哩？笑一笑，十年少。心情不好，也得過活……

依：你們這是一個饃，換了一個媳婦。合算著呢。現在十萬都娶不上個媳婦。

李：你看，我來了，給他生了兒子、女子。一個饃一個媳婦，就跟上人家一輩子。那個時候還能怎麼樣？我們兩個年齡差不多，算好著哩。

後記：在疙瘩頭村，我還看望了一個叫秀蘭的婦女，她今年六十五歲了。當年她的母親帶領著她們四個姊妹和一個弟弟逃荒到陝西，因為沒有辦法，就把最小的妹妹送人撫養。秀蘭不願意回憶以前的事情，我問什麼，她都說："咱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沒有訪談成，但是我還是要寫下她的名字。姓什麼忘記問了，但是記得她所嫁的丈夫叫陳寶傑。秀蘭一家就有六個逃荒者。

以下是我和秀蘭丈夫的姐姐的一段對話，錄於此：

依：甘肅的人就能留下嗎？

無名婦女：她們是要飯過來的，咱這裡那幾年搭的大灶，就在灶上吃飯。沒有媳婦的，就留下給當媳婦。

依：這裡的人就要甘肅人嗎？

無名婦女：要哩，有的人年紀大，不好找，就留下，給人家當個媳婦，不花錢嘛。

這個秀蘭是我兄弟媳婦。她媽來還要了幾個娃，跟了街道上一個人，就不能留

下那麼多，就把那個小女子給人家了。

十一、家裡有麥不敢吃

受訪人：凡鳳蘭，女，70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逃荒前為甘肅省徽縣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8 日

錄音長度：27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凡鳳英家

依：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凡：我，七十一了。頭髮白了，麻麻的，我們這幾個老婆子，買一包染髮膏，一染。

依：你老家在哪裡？

凡：天水，屬於天水管。我們是徽縣，屬於天水地區。

依：你家是什麼成分？

凡：屬於小土地出租。我們是街道做小生意的人，沒有地沒有啥財產。

五八年，徽縣也大鬧鋼鐵，不讓私人家裡做飯，讓吃大灶，來幾個人把你家裡的傢具、鍋灶都給砸了。要煉鋼鐵，家家戶戶都要搜鐵，把鍋都要砸爛，我爸以前在街道賣過餅子，有那個鐵鍋鏊子，是個新的，沒有怎麼用過，我爸捨不得給。還有做了掛麵的槽，在牆裡面藏著哩，人家來搜鐵，把那幾樣東西搜出來了。把門上的釘子都拔完了。

依：你爸哭了沒有？

凡：我爸沒有在家，在礦上給人家做飯著哩。中午我們幾個正吃飯著哩，來了工作組，就到家裡到處搜，把我把的鏊子、槽都搜去了。我把他拉住不讓拿，咱年紀小，但是有點文化，知道點啥，我給一隊食堂管灶著哩。（注：食堂管理員）那些工作組都認識我。我就把他衣服撕住，不准他拿我家的東西。不准拿不行，不准拿不行，有的人你不放手，人家就打人哩。有個人過來把我們兩個人分開，把東西都拿走，就去賣掉了。

凡鳳蘭和丈夫

依：你見鋼了嗎？

凡：人家說是鋼水，鋼屁！胡成精哩！兩天能出來一點點鐵疙瘩。

爺，我也去鬧過鋼鐵，咱那裡是山區，那個山大得很，都在山上哩。挖那個礦石，挖出來礦石，修那個爐，爐子修起來把礦石裝進去，用柴燒。用柴火燒，我們煉鋼鐵、燒石灰，我們小小的娃娃，啥都得幹。

依：你們去了多少人？

凡：全部的人都去了，都是村里人，農民，還有小學生去煉。大些的學生到村裡來燒石灰，修了個石灰窯，燒石灰。我那時候十七、八，算成年了，沒有念書，可憐的，我又沒有我媽，我十五歲我媽就病死了。我們姊妹四個，大隊還不准我們去煉鋼鐵，讓兩個妹妹到學校去，學校有灶，能吃得稍微好一點。我說："人家大鍊鋼鐵，我也去。"幹部說："你不要去。"我想去，那幾年農業社的活重得很，山區地方，成天讓人背糞哩，都靠人往地裡背，我說我也煉鐵去。我去了兩、三個月，比在家裡還苦，在那個山上采礦石，都是沒有人煙的地方，成天背那個礦石。松樹都長得那麼粗，都長得腐爛了，就開出來一塊地方，修一個煉鋼爐。給人搭起來幾個草棚子，讓人住在裡面。去十個人結果八個人都有病了，吃不上，睡不好，晚上睡覺一受涼，人馬上就不行了。那男女都有哩，男的一個男棚子，女的一個女棚子，就那麼簡單的睡覺著哩。有運輸隊，有做飯的，有采礦石的，有修爐子的，去了都分組了。

我們村的人去了修爐子，不采礦石，采礦石的還要往上送，路遠得很。把竹子砍斷，人就在竹子叉上走，人家要那些男人，勞力強的人才要去。我們就不願意幹了，人受不了，都病了……

依：在老家吃的怎麼樣？

凡：吃的份子糧，麥子少得很！大人一天六兩，娃娃是按照歲數給，玉米糊糊，玉米麵條。還有那個粑粑，蒸出來的，一人切一塊，吃飽吃不飽，就那麼多了。老年女人不幹活，就在地裡挖野菜，拿回來做漿水湯，早晨一人一瓢湯。中午就是洋芋面，能吃上洋芋面就是最好的了。洋芋煮好，下點面，沒有一星油。一年吃不上二兩油，頓頓給你分著吃。我們姊妹幾個，一頓就端回來一瓦罐。

依：有人偷著吃嗎？苞穀了什麼的？

凡：有嘛，咋能沒有哩？我可不敢偷。咱年紀小，大些的娃娃把生產隊的洋芋偷上，塞在腰裡。掰玉米的時候，這些老婆子在地裡掰，年青人往村裡運，找那個好的苞穀棒子，坐在地裡剝顆粒，因為那個棒子不好拿。腰裡面有縫好的袋子，剝成顆粒往腰裡一裝。壓扁了，看不出來。

依靠：那有人搜身嗎？

凡：搜哩，咋還能不搜？搜哩，都是那個情況，都偷哩。只要第一個人被搜到了，就一個給一個傳消息，就說："頭裡有事，有事。"就趕緊掏出來扔了，稍微遠一點，人看不見的地方，就挖個坑埋起來。放點草，或者插個棍子做個記號，等下次回來再把袋子掏出來。腰裡裝個布袋，偷起來好偷，就這麼偷上一點。就這麼偷上吃上一

凡鳳蘭的兩個小孫女活潑可愛，成天給奶奶唱歌跳舞。

點。爺！就這麼一天天地混哩。

我家以前也是陝西人，陝西眉縣人，民國十八年遭了年景了，我老爺就逃荒去了甘肅了。陝西和甘肅兩個省，是這裡不好跑那邊，那邊不好跑這別，跑來跑去的。我老爺去甘肅就紮下根了，到我們這一輩就四輩人了。我爸在眉縣的時候會做手工掛麵，給人做手工掛麵還存了些糧食。到吃大食堂的時候，我爸存了兩袋子麥子，但是吃不成，人家天天晚上來搜糧食哩。

依：有多少？

凡：農村那個糧食口袋，兩口袋，有三百多斤哩，我們把坑洞挖開，藏進去兩口袋麥子，再把炕用泥巴一糊，看不出來。我們燒炕就燒另外一個洞口，如果誰一戳，那個炕還燒著哩，還熱著哩。家裡藏了那些麥子不敢吃，磨不成，你一磨，把你的糧食沒收了不說，還要給你開批斗大會哩。開大會，把你弄到中間，你掀過來，我掀過去，把人掀的就受不了。那叫“炒豆子”，就是撞人。

依：有被撞死的嗎？

凡：有哩，就是冒尖人物，地富了，撞來撞去，人一死，一埋就完了，沒有個啥說法。

依：你去開會嗎？

凡：我也去開會，我們幾個姑娘娃都去開會，掛著汽燈，沒有電燈。都是小夥子打人，還喊口號哩，喊叫：“打倒地主分子！”“不老實交待，繼續打！”還喊叫：“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共產黨萬萬歲！”我們幾個姑娘去，就圍著那個汽燈，手裡拿著活，納鞋底，那時候都是做鞋子穿，白天沒有時間做，你開你的會，我們幹我們的活。不幹點活人就打盹了，人家檢查的過來了，開會你不發言，人家就用個棍子在頭上打一下。我們去都拿上活，捻麻繩、做針線、納鞋底，一個擋住一個，就在那個汽燈下面做一點針線活。

我爸那時候在人家煉鐵廠做飯，沒有在家，我們姊妹三個人在家裡，吃不上喝不上。

以後聽人說陝西糧食好，地方好，我姑就先來了，我姑回去說：“人家陝西地平平的，沒有咱這山坡路，我領你去陝西去。”我一走，就剩下兩妹子了。我不走，不行，走了也不行。早晨起來到食堂領些飯，我兄弟不吃洋芋，先自己把那個面片子就挑著吃了，洋芋我妹子一吃，到我就只剩下些清湯了。一個吃麵、一個吃洋芋，我喝湯。農村的男娃，都嬌慣些，家裡沒有大人，咱為大，就讓著他些。如果我妹子先吃麵，

他沒有撈上，就把我妹子打到一邊去了，他就先撈著吃。

實際上是沒有吃的，多了也就不搶了。過上幾天，實在是餓了，我就把面打回來，玉米麵，能做個啥好飯？隊裡有那個苜蓿，我出去偷上一籠回來，鍋裡一煮，把面一和，硬揉到一起，給每個人烙兩個餅子。面少，也吃不飽，爺，把人吃的臉色都綠了。人家說："你去城里人家的廁所去看看，人家的屎和咱農村人的不一樣。咱的是綠的，綠水，人家吃的糧食，是幹的。"

依：你們那裡死的人多嗎？

凡：爺！男勞力都出去了。死的人不少，修水利，天水有個架子山，這些男人都去修。

男人都修水利、修峽去了，不在家。就留下些老漢老婆子和娃娃家，做活重，吃不上飯，老人也就死了。

沒有吃的沒有喝的，那麼個情況，所以說，我姑說："你先來，以後把你爸、你兄弟都搬過來陝西來。"

依：是你姑領你來的，還是你自己來的？

凡：是我姑給我去的信，那是六一年的八月份。

依：徽縣那裡有火車嗎？

凡：沒有，要走幾十里路哩，走到雙石堡，我一個人走，我敢走。我不知道路，我姑給我說到哪裡上車，坐火車到哪裡下車，到了戶縣下車，不知道路了，就走一段問一段，走一段問一段。結果半路上遇到張王村的一個人，他說："你跟上我走，我知道路，離我家不遠。"

這裡我四娘，是個黨支部書記，給別人一說，人都知道。

依：你來那一年多大了？

凡：我來那一年十八了。還是個姑娘娃，那個人把我領到張王村，指著前頭說："你就往那裡走，就對了。去了一打問，就能找到了。"我就往那裡走，走過來，原來這個部子有城門哩，進了城門我就問我姑在哪哩，怎麼都問不到。問我四娘，人都知道，問我姑，甘肅剛來的，人都不知道。我姑是來了一家子人。

依：你姑來了幾口子人？

凡：他的男人也來了，老漢在老家苦累得很。我姑那時候都四十幾歲了，自己先來，第二年才把我姑父弄過來，我姑有一個男娃，就給了我伯家了（注：後來丈夫的伯伯），我伯四個女子，就說沒有個男娃子不行。

凡鳳蘭和逃荒姐妹聊天。

就給了我伯家了，我伯有個兄弟在武山當幹部著哩，去好辦事，就把我姑姑、姑父的戶口給辦到陝西來了。不然，不好辦！我姑還有一個女娃，也帶來了，長大了在咸陽毛紡廠工作。（注：凡的意思是，他的姑媽、姑夫為了能遷戶口來陝西，將自己的兒子送給了別人，讓這家在武山當幹部的兄弟幫忙辦上了戶口。）

依：你來了怎麼辦？

凡：我四娘是支部書記，算是咱自己人，這裡我掌櫃的在紅旗機械廠，他有弟兄三個，他是老三，比我大一歲，今年七十一了。以前個子高得很，現在縮了。我姑說讓我到這家子，那時候，就一個老公公，我姑讓我來也是為了住人家這家的兩間爛房。

那時候沒有戶口就沒有糧食分，我姑來了，生了一個小娃，人家就把她的糧給扣了，不給她糧。她哭哭啼啼的，她的男人就說："那你走，那你走。"那個家也是窮得很，就兩間爛房，隊長來了就說："你不要哭了，到地裡拾去，拾到多少就算你的。"問隊裡要莊基地隊裡也不給，我伯家就到公社找人，最後在城河邊給了一點地。當地人不要那種城河岸，地基不牢實。就給我姑這種外來人了。

依：你們戶縣甘肅來的人最多了。

凡：戶縣特別多，那幾年戶縣條件好些。咱村子裡就幾家子，城河邊上，是我姑姑家，是我姑先來了。我姑是五九年來的，我是六一年來的。我姑回去把我領來了，我姑都過世快三年了。

你看，來了多少人，全衛這個娃他媽是隴西來的，是我來後的第二年來的，就是六二年。西頭有個天雨他媽，那個是陳縣來的，比我早來一年。我們都關係好得很！我們剛來，吃糧緊張，沒有吃的，一到中午吃飯就是一盆子菜。那個老婆子看我們去了，就趕緊烙個大鍋盔（土語：陝西地區的一種厚餅），最後我爸和我伯從甘肅來看我了，又給他們烙個鍋盔，對人親熱得很。她自己一家子吃的都是菜，還有紅薯，人家心好，捨得給人。我們都是出了遠門了，一個地方來的，心就近得很。咱緊張，給別人多吃一口，咱少吃一口。這些人心好，心善，今天自己不吃，明天吃。今天給別人吃上，讓人家吃飽回去。

十二、姐姐 你在哪裡？

受訪人：黃金蓮，女，74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徽縣水楊公社三和大隊原崖小隊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8 日
錄音長度：39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黃金蓮家

第三章　逃荒的未婚女子

黃金蓮

大饑荒餓亡者:

黃淑女的娃娃, 男, 1 歲多, 甘肅省徽縣水楊公社, 餓亡。

前記: 我剛到村裡採訪第一家的時候, 黃金蓮就來了。 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一見你就想哭。” 她以為我是什麼幹部, 或者有本事的人, 著急地想告訴我她的情況。

依: 我來看看甘肅來的姨, 我媽也是甘肅來的。

黃: 我一見你就想哭,

依: 你們在老家情況怎麼樣?

黃: 在徽縣。 家裡情況不好, 我離開娘早, 五歲就沒有娘了。 我爸把我放在我大伯家, 把我姐姐放在我二伯家, 後來是我把爸把我拉扯大的。 我說: “你把我領的像個雞一樣, 領到這裡, 領到那裡。” 這裡住幾年, 那裡住幾年。 五九年情況不好, 我爸的心就變了。 我們家住了兩間房子, 家裡貧苦, 沒有什麼拿, 就扔下走了。

依 : 那時候是沒有什麼吃嗎?

黃: 沒有吃的。 五八年、五九年, 咱那裡沒有什麼吃, 到食堂領飯, 領來的飯不夠吃。

依: 那時候食堂吃什麼?

黃: 就是菜湯湯喝上。 我爸的心變了, 聽了別人的話, 就跑到陝西來了。

依: 是不是那時徽縣餓得很了。

黃: 吃食堂能把人餓死, 沒有辦法, 就把我姐給人了。 我和我爸在隊上幹活, 活又重, 又不讓在家裡做飯, 沒有個面, 只能在食堂領著吃。 我爸說: 在食堂吃那個, 吃了一頓沒一頓。 食堂就是一點湯, 放些菜, 吃了人昏昏沈沈的。

依: 你那時敢偷些什麼吃嗎?

黃: 沒有。

依: 你去給人家修過水庫沒有?

黃: 修過, 到三峽水庫上(當地把朱家峽、紀家峽、何家峽稱為“三峽”)。 我去了, 年紀小, 人家不給咱派重活, 讓我撿石頭。 撿一天石頭, 後來也給人家背土。 那個坎子壘起來, 土背過來倒在邊上。 咱年青, 不讓在邊上倒, 讓倒在坎裡面。 我在水庫上, 做了一年多哩。

那個是土山, 成天打夯哩, 成天用撅頭挖, 成天背土, 背過來倒在邊上修, 修水

庫。 我也修過。 到後來沒有吃的,人就走了! 跑了! 人都是天黑跑掉的。 不讓人跑。

依: 你不害怕人家抓你嗎?

黃: 他們找不到我, 他們跑累了就不找了, 那麼多山, 到哪裡找去?

依 ; 你家還有什麼人?

黃: 沒有什麼人, 我以前在武都, 有伯了叔了, 地方苦焦, 都是石頭山。 我爸說徽縣好一點, 就跑到徽縣。 土改, 就給改了兩間房子, 讓我們住, 混到五八年、五九年就混不成了, 聽了別人的話, 就走了。 走到陝西, 我們也不回去了, 多年沒有回去。大隊上把我們的兩間房子也給拆了。

依: 你們家就兩姊妹, 沒有別的兄弟?

黃: 沒有。 人家本來在徽縣的團家莊坐車哩, 人家不坐, 我就哭了一路。 我爸就問: "你哭什麼? " 我說: "我們都給我姐沒有說一聲。。"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走到車站上了不哭了, 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了, 不哭了。 我扭不過我爸嘛。

我姐姐到現在都找不到, 那是五九年的事情, 我是五九年四月出來的, 我爸領上我出來, 聽了人家的話就出來了。 就把我放在這裡了。

人家本來在徽縣的團家莊坐車哩, 人家不坐, 我就哭了一路。

依: 那你路上吃什麼?

黃: 路上有食堂, 領我們的那個人給我們吃。

依: 有人領你們呢? 男人嗎?

黃: 沒有人領我們走不到人家戶縣。

依: 他領了幾個人?

黃: 那個人現在不知道還活著沒有? 是我們同村人的兄弟, 就領了我們兩個人。人不敢聽別人的話, 聽別人的話, 就把你賣到一邊去了。

依: 你爸年紀不大嘛? 他領你來的?

黃: 我來了七、八年了, 都有了我的大女子了。 我大和我一起過著。 我爸死的時候七十七了。 我爸把我領到這裡, 最後也沒有在這裡, 就埋在這裡了。 是我的親爸。他說甘肅徽縣城地方不好, 聽別人說陝西好。 不是五九年吃糧緊張, 就聽了西堡子九媽的話, 就到這裡來了。

到了這裡家大人多, 過得也不好。 一家子二十幾口人, 住了三間房子, 最後才分開。

依 : 你爸叫什麼名字?

黃: 我爸叫個黃文山。

依: 你爸就是六六年去世的。

黃: 家大, 事情多, 我生氣得很, 什麼都不清楚, 過去就過去了。

依: 來的時候多大歲數?

黃: 我二十歲了, 屬龍的, 我今年七十四了。 我是五九年四月來的。

第三章　逃荒的未婚女子

我姐姐是已經出嫁了，給了人了。“聽人說我爸把我妹子領走了，我也要走了。”我們就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走的，就再沒有音信了。

依：你姐姐有娃了沒有？

黃：沒有娃。沒有娃。生了一個娃都餓死了。娃小，吃不上，餓死了。

依：你姐姐叫什麼名字？

黃：我姐叫淑女，姓黃，叫個黃淑女。我叫個改女，黃改女。我說登個報，我的娃都不登。他們說：“你就找不到，不要想了。”我心裡能不難受嗎？我姐姐死了？還是活著？

依：我給你想辦法。現在有電腦，看能不能找到。

黃：我們這樣的人不上電腦。

我晚上睡不著，我躺在這裡，我的姐姐不知道死了沒有？她不知道走到哪裡去了。那年我還回去了一次，人家說：“你姐走了，你們一走，你姐就走了，搭車去了寶雞了。”從寶雞下了車，不知道走到哪裡去了。走到哪裡去了？

依：你姐姐那時多大？

黃：我姐姐比我大一歲。

依：她已經出嫁了，那裡沒有娃娃，就跑出來了。

黃：她跑出來找我們，也沒有找到我們。也不知道到寶雞什麼地方了。我給我娃說：“你給登個報，看能不能找到，如果遇到好心人，看見報紙了，給她一說，我又不認識字。”我又不認識字，娃娃也不管。

那沒有地方，你到哪裡去想辦法？

不知道姐姐到哪裡去了？在寶雞？還是在其他地方？

依：你找過姐姐沒有？

黃：我回到甘肅找過，人家說走了，不知道走到哪裡去了。戶口都註銷了。

依：可能她找不到你，你也找不到她。

黃：我說我爸在這裡沒有了，我姐也找不到了。以前幹活多，娃娃小，我也顧不上想，現在老了，光是想親人哩。（老人哭起來，一個勁兒抹眼淚。）我看見你，就想我的親人。我都沒有親人了，嗚……

依：你爸那時候怎麼埋的？

黃：我爸有病了，病死

三個逃荒婦女，在戶縣生活了五十多年了。

了。不知道那年沒有的，我都忘記了。可憐得很我爸把我領到這裡來。我爸沒有腦子，我說不過他，他一個勁兒罵我。

依：他罵你什麼？

黃：他罵我："你怎麼不死？你要把我害到什麼時候？把你養活了這麼大了，你能幹什麼？這裡沒有吃的，你還不走，人家走的人多得很，天黑了都出去了。你等著死嗎？"我爸把我罵的頭抬不起來。沒有辦法，得聽他的。

我們村子出來的人很多，都跑哩。

依：都是女人還是男人？

黃：女娃，男人不走。

依：男人為什麼不走？

黃：男人出來混不住嘴，女娃出來都是走寶雞那一路。在徽縣搭車到寶雞。我們是西堡子那個人領來的。我也不知道跑到戶縣來，就跑到寶雞去了。

依：你爸把你從甘肅領來，是誰把你領到這個家的？

黃：西堡子有我們一個老鄉，讓她的兄弟把我們遷到這裡來了。這個老婆子現在還活著哩，在路口那家就是。

我說我後悔得很，聽了你們的話了。到現在我都後悔的很，我不來，他把我背不動。我都二十幾歲的人了，他還能把我怎麼樣？你要去你自己去。

依：你說你為什麼後悔？

黃：我後悔來這裡，是這個意思！我不來，我姐姐不會丟！我姐姐出來找我們，才……。人販子領她來的，她下了車，到哪裡找我嘛？人販子把人領上到山裡去了，那就找不到了。路長路短就找不到了。如果在陝西還好找，如果賣到河南到哪裡去找。找不到了。

依：你姐姐她知道的話，會回娘家，她為什麼不回娘家？

黃：她知道我們走了，沒有回去。如果她回了娘家，我們也能找到她。能找到她，她出來了，我也沒有辦法找了。我說登個報，找一找我姐。如果已經死了，我也不想了。死了死了就完了。不知道是死了還是活著？我的娃娃也不聽我的話，他們說："沒有辦法找。"

我說你們不給我登報，我自己登。我找到西安報社去。

依：我去給你找，想辦法找。你把你的身分證給我，我照一個相。

黃金蓮身分證上的個人資料：

黃金蓮 女 漢

1939 年 8 月 7 日

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莊村中心街 155 號

610125193608073524

依: 你的名字改了?

黃: 我的官名叫黃金蓮, 但是我姐姐不知道, 我們姊妹們離開太早了。 我叫個黃改女, 姐姐叫個黃淑女。

依; 你姐姐活著多大歲數?

黃: 活著? 比我大一歲, 就是七十五歲了。

依: 你的老家是哪裡? 我寫清楚。

黃: 甘肅省徽縣, 水楊公社, 三和大隊, 原崖小隊。

依: 哪一年失散的?

黃: 我是五九年四月走的, 不知道姐姐是幾月走的?

我回去老家找, 大隊說戶口都拿走了, 底子都沒有了, 沒有底子。

依: 你爸回去找過你姐姐嗎?

黃: 我爸回去了, 村里人說我姐姐回來找我們, 村里人說: "你爸把你妹子領走了。" 我姐姐不相信, 村里人說: "你不相信, 你看門上掛著鎖子。" 我姐姐來我家一看, 就哭著回去, 回去就和她男人離婚。 給男人說: "我也走了, 我爸走了, 我妹子走了, 我找他們去。" 她到哪裡找我們去? 如果她留在家裡, 我們還能找到她。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依: 你姐姐在那裡有沒有娃?

黃: 有一個娃, 男娃, 把娃餓的, 給娃胡吃, 娃有病, 拉的脫水了, 沒有錢給看病, 娃也死了。 我姐姐說: "我也沒有娃了, 娃也死了, 我只管我自己去了。"

依: 娃叫個啥?

黃: 我那時候小, 不知道叫個啥。 但活著都五十幾了。 可憐得很。 我姐可憐得很。

依: 你的地址、電話我有了。 你姐的姓名、你的身分證號碼都有了, 我來想辦法。姨, 我想問一問, 你們掌櫃的(丈夫)比你大多少?

黃: 比我大五歲。

依: 你有了幾個娃娃?

黃: 我三個女子, 一個男娃子, 四個。

唉——! 人家說陝西好, 我餓死都不來陝西。 我就不想來陝西, 咱那地方多好。現在那地方都好了……。 我主要是難受在什麼地方? 是把我姐姐給逝遺了, 沒有親人了, 我心裡難受得很。 黑了睡不著就想, 黑了睡不著就想。

我不知道我姐姐死了, 還是活著。 我就說我爸那個人沒有腦子, 出門給我姐姐打個招呼, 都是出了門的人, 我姐也找不到了……。 咱不上電視、不上電腦, 怎麼找?

依: 你來陝西以後, 有沒有想著回去?

黃: 唉! 在這裡有了娃了, 就有了牽連了, 你回去了, 娃怎麼辦? 領上不得成, 留下

十八、九的年輕女子黃金蓮。

也不得成，這麼遠的路哩。咱是當媽的，你看，弄得我這輩子心不安。

其實，我的娃娃在街道上開了個門面，我要吃什麼，他們油鹽醬醋都拿回來了。我心裡不高興，我心裡不高興，年紀大了，就想個親人，親人沒有了，死了，就不想了，就心死了。這還不知道死著活著哩，咱也成這個年齡了，活了今年沒有明年，也說不上來了。七十多歲的人了，出門娃娃也不讓咱出門，不放心咱。

我去年還回徽縣了，現在也沒有本事回去了。

依：你也不要怨你爸了，他也是為了生活。

後記："底片你拿去，能沖出來沖，不能沖出來扔了去。"黃金蓮給我一張收藏了五十多年的底片，我小心翼翼地帶回美國，交給照相館沖洗出來。黑白的，黃金蓮只有十、八九歲，望著我，在問我："我的姐姐在哪裡？"

姐姐在哪裡？我回答不了。

十三、在陝西跟不上好男人

受訪人：賈村棠，女，68 歲，陝西省武功縣 ×× 鄉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山縣鴛鴦鄉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10 日
錄音長度：24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武功縣 ×× 鄉賈村棠家

賈村棠

大饑荒餓亡者：

賈 ××，男，40 多歲，甘肅省武山縣鴛鴦鄉人，上吊死亡。

賈妻，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山縣鴛鴦鄉人，餓亡。

依：姨，你叫什麼？

賈：我姓賈，賈村棠。我今年六十八了，四幾年生

的人？咱也不知道。

依：你老家在哪裡？

武山。武山的鴛鴦鄉（注：或者月牙鄉，音），和甘谷、漳縣算一個縣。我老家在甘谷，以後我爺逃荒逃到武山。

依：五八年、五九年哪裡情況怎麼樣？

賈：那時候，我也十幾歲了，情況就是不好。

依：你那時候上學嗎？

賈：我沒有上過學，從來沒有上過學，一個字都不認識。我媽娃多，讓兩個兄弟上了幾天學，我們幾個大的女娃都沒有上學。

依：你們大煉鋼鐵嗎？

賈：煉過，到徽縣煉過。我沒有去，我到北邊渠修渠。我才十四、五就去修渠。那時候不去就不給吃，你在家裡不幹啥，就不給你吃。

依：去修渠能吃飽嗎？

賈：吃不飽。

依：是修的那個洮河水力工程？是嗎？

賈：就是洮河，不去不行，我們去的人不少，一個大隊是有人數的，派上去，走著去的。

依：最後成功了嗎？

賈：最後也沒有成功，在半山上，水能流上去？在馬嶺的時候，在半山上挖渠，你不知道這個地方。在那裡炸山，把山炸開，石頭亂飛。有時候就把人給炸死了，也沒有辦法。山給炸下來了，人跑不脫，就埋住了。

河上把人餓的，不去也不行，你不去，到村裡食堂人家不給你舀飯，不給你吃嘛。你必須出去幹活去。

依：河上有餓死的人嗎？

賈：有嘛。把人餓死了，有些人就逃跑了，跑到蘭州，給擋住了，又送回來。人就胡跑，個人跑個人的飯碗。回到村裡也沒有吃的，五八年，那是個運動嘛。

依：你們那裡到家裡搜嗎？搜糧食？

賈：那幾年都搜，搜完了。咋不搜？

依：你家搜了嗎？你媽當幹部？

賈：當幹部也搜哩，人家也搜哩。不過就是比別人搜的馬虎一些，走個過場。總得搜一下，做個樣子，當幹部不去也不行。不然人家有意見哩。

哎呀，是我媽領上人搜家哩，不過我媽是大概搜一下，不是挖牆挖地得搜。我媽以後有一個人，那個婆娘領上人去搜，這裡敲敲，那裡敲敲，把牆皮都挖開了。挖炕的、挖灶火的，到處找糧食哩。那幾年吃糧食緊張。

依：那你們家怎麼樣？

賈: 我們家情況還可以, 我媽當著隊長, 生產隊小隊長, 我哥也當隊長, 就是跑腿叫人背糞。 食堂舀飯就給我們家多舀一點。 給幹部家屬還多照顧一點, 把我媽的飯拿回家, 但是我媽又到食堂一吃, 家里人一個人能多吃半碗飯, 多領了一個人的飯。

我們那裡是平地, 說起來還可以, 是產糧地區, 有河水也能澆上。 就是五八年沒有人務農莊稼, 把糧食糟蹋了, 最後都沒有糧食吃了, 不是說誰一家子。 我們家還好, 就是人家說生在紅旗下, 長在紅旗下。

依: 為啥不讓自己吃?

賈: 人家是大鍋飯, 不讓自己家裡吃, 你想偷吃也沒有吃的。 就是有些糧食, 你還不敢吃, 不讓冒煙嘛。 不讓冒煙就生吃, 有些人就生吃。 那時候的人也顧不上考慮拉肚子, 先吃了再說。 人肚子空了, 餓了, 啥都能吃下去。

依: 那時候交公糧是不是也重得很?

賈: 交得重, 給國家多, 那陣子是爭紅旗哩, 我武山笑話多得很, 有個地方弄了個畝產六萬斤洋芋, 幾十畝地裡的洋芋堆到一起, 就說畝產高得很, 吃不完。 還到我們那裡拍電影, 說放衛星了啥了。 人都餓著哩, 人家說人吃不完, 糧食多得很。

依: 你們那裡下場(注: 餓死)的人多嗎?

賈: 人到死, 就瘦成皮了, 幹皮了。 我們家沒有舍人, 我們家左右兩個鄰家, 對門都把人餓死了。 老人也捨, 年青的也捨。 餓死的, 餓死的。

依: 他們不敢要著吃嗎?

賈: 那時間到哪裡要著吃去? 都沒有糧食, 都沒有吃的。 天下老鴉一樣黑, 都沒有吃的, 要不上。 那時候是毛主席領導, 吃食堂, 統一吃飯, 吃一樣的飯。

依: 你說這些人是死在路上? 還是家裡?

賈: 屋裡也死, 路上也死, 出門要飯, 就死在路上了。

依: 你看見了嗎?

賈: 咱那時候年紀小, 也不管那些事情……。 人死了沒有人給埋, 誰埋哩? 人死了, 挖個坑就埋了, 就算清白了, 有些還沒有人給埋。

依: 那時候你媽你哥當幹部, 村裡死了人, 他們敢往上報嗎?

賈: 報哩。 我媽那個人厲害, 啥都不害怕, 我媽是黨員, 共產黨員。 一大早就去叫人幹活, 出工, 那年餓得沒有辦法, 有一個婆的男人就上了吊了, 男人上了吊了, 餓得受不了了, 不上吊也不行了, 才四十幾歲。 我媽進去, 我媽個子高, 踩個櫈子上去, 把那個繩子割斷, 把人放下來, 卸下一塊門板, 放平了才出來叫人抬。

依: 那人死了? 還是活著呢?

賈: 死了, 上了吊了。 我媽膽子大。

依: 那他死了, 家裡的娃娃誰管?

賈: 那沒有人管, 誰管? 死了就埋了, 最後他的婆娘也餓死了。 那個男人熬煎的

不得活，半夜就把他自己吊死了

依：你家裡有沒有舍人？

賈：我家沒有舍人，我娘家沒有舍人，吃糧那麼緊張，都能對付過來。我們最餓的時間，吃草吃根，啥都吃。榆樹皮，好吃，那時候就算最好吃的。就算把荒度過去了

依：你們幹部不敢偷上些吃？

賈：不敢，那個不敢，偷了挨打哩，不敢偷。我媽也不敢拿，

那一年把那些大隊幹部鬥爭的，那是村上餓死人了，說你工作沒有做好。但是餓死人是普遍餓死，我媽又沒有多吃多佔，沒有多拿。

依：是哪裡來的人鬥？

賈：每個大隊都鬥，公社來人開會，有些拉到縣城勞改去了。

依：你說餓死人怪誰？

賈：我不知道，餓死人是沒有糧。咱瓜著（土語：傻子）不知道怪誰。

依：你一個人來的，還是幾個人？

賈：我們幾個年青的女子，在一起說："咱去陝西去。"就來了。

依：你給你父母親說了嗎？

賈：沒有說，他們不知道。那幾年，有兩、三塊錢就能來陝西。有的人有錢，有的人還沒有一分錢，還不買票。

依：你是哪一年來的？

賈：六幾年，咱是要飯來的。我們來了幾個人，走散夥了。一起人多了，能要上吃的嗎？說起來困難過了，家裡吃得還是缺乏得很，我就跑出來了。

依：你下了車怎麼辦？

賈：我下了車就胡跑，身上沒有一分錢，上了車就沒有買票，哈，哈哈。下了車就要著吃，走一截，要著吃上。那時候，還有人給哩。

依：你怎麼找到這一家？

賈：我？說實話，是人託人，我不怕人笑話，誰笑話誰？到陝西這地方來，都是來逃活命的。再一個，都找不上個好男人！好男人，人家陝西婆娘多得是，人家找去了，不找你。你想想，是不是？甘肅來的找的都是最窮的男人，你看，我們這個人，窮得很。

這個人比我大十幾歲哩，也死了。六十幾，早早就死了。

依：你再回去，你媽罵你了嗎？

賈：罵了，咋能不罵嘛，我媽就罵："我當你出門

陳世花母女都逃荒，母親沒有戶口，回甘肅了。

死了，還回來了？”

總的來說，咱甘肅好，地方好，人好，我不愛這裡的人，不愛和這裡的人說話。一說咱是“客人”“黑人”，我就不愛和她們這些人說話。

依：你再沒有想著回去嗎？

我每年都回去看一次，咱有了娃了，有娃了，咱能把娃扔在這裡嘛？不可能的事情。

依：你在這裡有幾個娃？

賈：我這裡有五個娃。四個女娃，一個男娃。咱沒有本事，咱不識字。

後記：一個婦女，把一個上吊的男人繩子割斷，放人下來，那是怎麼樣的情景？

因為是隊長家庭，賈家可以多吃多佔，沒有餓死人。隔壁鄰居家都餓死人了。如果我那時候是隊長，是不是也會先顧自己家人呢？幹部有多大的罪行？

賈村棠不是大批逃荒婦女來陝西那時來的，是後來自己逃荒出來的。其實，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陝西一直是甘肅人逃荒要飯之地。我小時候就經常看見要飯的，到村裡要些乾饃、包穀面。到了八十年代以後，才逐漸沒有逃荒要飯的甘肅人了。

我之前採訪了賈村棠同村的陳世花，女，73 歲，甘肅武山縣人。因為篇幅的緣故，挑選重要的部分錄在此：

我是甘肅武山人，家裡餓得沒有辦法，我給你說，我媽都跑到陝西來了最後人家要戶口，沒有辦法，又回去老家了。

我媽跑到那地方叫個三原。我媽領著兩個小兄弟，小小的。我大沒有辦法，我媽就領我兄弟逃到陝西。還是立不住腳，沒有戶口，沒有吃的。最後又回去了，村上要戶口，回到武山，就再沒有回來。我媽把我兄弟又領回去了。

六零年，我十九了，我一個人跑的，我們那裡有火車。哈，哈哈哈，我坐火車不掏錢，我給你說實話，是胡跑哩。我啥都沒有，沒有包袱，也沒有個吃的。就是一個人。到那個站上，人家擋住了，讓回去，我躲避在溝裡，人家不讓人外流。不讓跑。後來我是人家上車，我就混上車，人家過來檢查票，我就上廁所，我有辦法，這裡一鑽，那裡一鑽，那時間，火車上也松。人家要收容我，我就跑了。年青，人靈活著哩。

我在鋪集下的車。下了車一個人都不認識，我就要饃，要飯吃。誰收拾咱，咱就留下。那是正月，二十幾了，陝西也是冷得很，我要了一個多月饃。我走到這裡，苜蓿都出來了，兩指頭長了。人家看咱可憐，誰家有老媽，有老婆子就讓咱上炕睡一晚上。走到哪裡都有好人，世上都有好人。

這家我自己找的，我要飯自己找的。沒有人領過我，我要飯到這個村裡，就收留下了。這男人比我大十幾歲哩，那時候，咱就隨便找一個，不要飯就行了，還挑啥哩？那時候不說年紀大小，不說相貌好壞，不說，先吃飯，先顧肚子。

第四章 逃荒的已婚婦女

當這場大饑荒鋪天蓋地來臨，最容易被餓死的是壯年男人，一個家庭的頂梁之柱。因為他們平時幹活重，消耗大，飯量也大，一旦吃不上飯。十天半月就會命赴黃泉。

但最苦難的是這些被餓死了丈夫的婦女，寡婦拉扯幾個娃娃——一個難字。更何況那個年月，三十、五十歲的農村婦女大多都是小腳女人，連路都走不穩，別說下地勞動。隊裡不給糧，親戚各人顧不住各人。“為了拉扯活咱的娃娃，咱去陝西。”在家無顆糧，再不走就要餓死大人娃娃的情況下，她們做出這個艱難的決定。她們拖兒帶女，有的帶上全部的的娃娃，“要活活在一起，如果死也死在一起”。有的實在沒有辦法，留下一個，帶上兩個，哄騙娃娃：“媽過兩天就回來了。”她們或者由人販子帶領，或者自己扒火車，經過甘肅、陝西兩省多處的阻攔、收容、一路忍受飢餓、寒冷，千辛萬苦來到聽說“能吃飽飯的陝西”。

這些逃荒婦女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家中有丈夫的，在丈夫家吃不飽，受虐待，餓得自己胡跑亂竄。有些人販子到村子裡遊說陝西如何好，就能一次帶走幾個有男人的婆娘。為了逃命，她們不得不扔下丈夫兒女。“快餓死了，還說啥感情？”

“黑人黑戶”“甘肅麵客”，陝西人這麼稱呼這些逃荒婦女。沒有戶口，就沒有糧食，就沒有飯吃。嫁人活命、嫁夫養娃是逃荒婦女的唯一出路。她們很快和當地男人結婚，為他們操持家務，參加勞動，緊跟著生育孩子。有些甘、陝家庭有丈夫亡妻的娃娃、婦女帶來的娃娃，和甘、陝婚姻新生的娃娃，組成了特殊的大家庭，吃糠咽菜艱難生活。

這些婦女、兒童在陝西慢慢安了家，轉上了戶口，分了自留地，分上了口糧，陝西成了她們的家。其中一些母親，就留在陝西回不去了，甘肅還有自己的骨肉，一輩子都在思念和自責中度過。還有一些母親，在陝西生育了孩子後，被兩省的遣返政策送回甘肅原籍。因為想念這裡的兒女，又偷偷跑回來。其中一部分婦女在饑荒過後，回到原籍和以前的丈夫重新生活在一起，留下在陝西生的娃娃……非常遺憾的是，當年年長的逃荒婦女，邁著三寸金蓮攜兒帶女逃荒到陝西的母親們大多已經故去。她們中大多數人沒有文化，不清楚自己老家的地址，父母的姓名，再也沒有機會和能力回到老家。我唯一能做的是翻拍下一些能找到的黑白照片，

寫下她們的名字，讓歷史記住這些平凡的、苦難的、令人涕淚的母親們。

陝西眾多單身的、喪妻的、貧窮的男人以婚姻方式接納了數萬逃荒婦女和逃荒兒童，挽救了他們的性命，給了她們新的生活和希望，可謂“民間自救”方式。大多數男人沒有嫌棄這些不是自己血緣的“兒子”“女兒”，視如己出，辛辛苦苦拉扯著大這些孩子，為大饑荒中最為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

在這裡，我也儘量寫下這些陝西男人的名字，因為他們是逃荒婦女的接納者、“掌櫃的”（丈夫）、“救命恩人”。這些逃荒兒童的“大大”“父親”“善人”。

一、火車站上就有男人領婆娘哩

受訪人：李淑芳，女，71 歲，陝西省興平縣桑鎮鄉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李河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3 日
錄音長度：28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興平縣桑鎮鄉李淑芳的鄰居家

大饑荒餓亡人：
無名嬰兒，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李河村人，因為母親沒奶水而餓死。

依：姨，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李：我今年七十一了，屬蛇的。耳朵有些背，成聾子了。
依：姨，你是甘肅哪地方的人？
李：是秦安縣人。
依：是哪個鎮子你記得不？
李：王堡鄉，李河村，我回去過一回，就再沒有回去，娃大了，孫子也大了，就再沒有回去。我來的時候才十八、九歲。給人咋說這些事情哩？
依：你隨便說，你在秦安老家生活怎麼樣？
李：我在屋裡，爸爸已經把我給了人了。婆家沒有吃的，一個月一個人吃十五斤糧食，誰能吃飽？我的娘娘呀，大人吃不飽，娃娃就都餓死了，那埋山溝溝裡都扔著餓死的娃娃，娃娃家沒有人埋，叫狼吃叫狗吃。我就看見七、八個娃娃被扔在水溝裡，都是一、兩歲的，餓死下的娃娃。

李淑芳

依: 那時候, 你爸爸已經把你給人了?

李: 我爸爸把我給了人了, 十六上就給人了, 屋裡沒啥吃, 把人餓得招不住。我就跑了, 就再沒有見他。 我再不回去了。

依: 你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李: 把我的娃娃餓了, 娃娃要吃奶, 大人吃不上, 沒有奶, 娃就吃不上, 就吸我的奶頭子, 咋吸都吸不出奶水來, 餓死了, 就扔了。 我在那裡扔掉了一個娃娃, 就扔在水溝裡。 那就不敢說了, 說了我難過得很, 難過得很。

依: 娃娃多大了?

李: 小得很, 一歲多些, 扔到山溝溝裡了。 沒人可憐。

六零年, 把人餓的, 不好得很。 我們村裡幾個姑娘, 一個傳一個, 一個傳一個, 都說: "咱往外前跑, 咱跑陝西去。" 一共下來了好幾個, 兩個小夥子來領就跟上人家走, 人家給上些吃的就對了。 提起來難過得很。

六零年, 沒啥吃的, 把人餓的。 我父親下世了(注: 去世), 我大哥得了些病, 下世了, 二哥也下世了, 家裡只有一個妹子。 我餓得到地裡找吃的, 一個大姑娘家, 胳膊只有筷子粗, 餓得路走走不動。 你想想, 害怕不? 我們幾個走呀走呀, 走到甘谷縣才上的火車。 甘谷縣才有火車, 我們秦安縣還沒有火車, 其他地方搭不上火車。 就是一路扒車, 想起來難過的很。

咱沒有買票, 胡混哩。 爬上火車, 有的人看我可憐, 婦女家出門就不多說話, 有的人就嘟嘟囔囔說幾句。 把人餓的, 胡跑哩, 咱也不管, 咱出門要飯哩, 不敢多說話。 那一天, 在甘谷上車的, 有七、八個婦女, 都往陝西逃活命哩。

依: 是婆娘, 還是女子娃?

李: 有婆娘, 也有女子。 都說去陝西, 去要飯去。 婆娘多, 都領著一個、兩個娃, 為娃逃命哩。 女子少。 六零年, 沒啥吃, 把娃娃餓的, 睡在炕上頭都抬不起來, 女人能跑的都跑了。 唉——, 娘娘呀。

依: 你在秦安餓的時候吃什麼?

李: 吃苦曲菜, 到地裡找些野菜, 草根, 抓上一把面, 看都看不見, 一天到晚吃那個, 苜蓿地裡挖得沒個啥, 情況好的男人, 有的人就對我說: "走, 咱走陝西去, 等著餓死呀。" 是到陝西割過麥子的人說: "走, 我把你領到陝西去。" 兩個來陝西當過麥客的人。

一個月十五斤糧, 能吃個啥? 你想像一下。

依: 你是哪一年來陝西的?

李: 是六零年生活不好, 我們一起來了三、四個, 在火車站下來了三個, 是人領來的, 在火車站上, 有個人領來的。

依: 是一個男人領, 還是兩個男人領你們?

李: 兩個, 兩個男人來甘肅領人, 往陝西領。 婦女, 我們就一個串連一個, 有

男人沒男人的都串連，四個婦女，那一年下來的人多得很，陝西這邊有人上去領人哩，男人人家不要，只領婦女。一個月只有十五斤糧，你能吃上啥？你端上些菜湯，能看見碗底底子。可憐得很。

情況好了，有些人回去了。我再也沒有回去，屋裡沒有親人了。

依：你父母親同意嗎？

李：我走了，我大下世了，兩個哥哥也下世了，沒親人了。

我來以後，我媽也下世了，都八十了，我都沒回去，都沒有見。路太遠了。

依：你在甘肅哪個站上車的？

李：在天水搭火車，搭到這裡來。要上火車了，我身上沒有錢，沒有掏錢，沒有買票，人家遠遠的過來查票哩，我就到處跑到處鑽，他就沒有查到我。

依：你路上吃的啥？

李：人家領的人用個布口袋裝了些菜饃，有時間了給上一個，黑的硬的就咬不動。

依：到了陝西，也是人家把你領到這裡的嗎？

李：不是，不是，是在車站上，車站上男人領回來的。

依：就是說，你屋裡的男人是在車站上把你領回來的？

李：嗯。

依：哪個車站？

李：馬嵬坡車站，聽人家說就是吊死那個楊貴妃的車站。有的人都跑了，我瓜（土語：傻）得很，沒有跑。下了火車，這裡的男人就有去領婆娘的。是個大火車站，大站人多，小站不停。有人來領你，就把你領到牆角角子，就悄悄打問："你屋裡有人沒有？"就是問你屋裡有沒有男人？人家問我哩，我就說："我肚子饑，沒啥吃，生活不好。"這個男人就說："那就跟上我走，到我屋裡去。"

這裡的男人就在火車站上等甘肅來的女人哩，給自己領婆娘哩。

依：你和我這個伯伯咋見的面？

李：哪裡見面哩？一到火車站就領上了，在馬嵬坡火車站，把我就領回他的屋裡了，再沒有走嘛。就在火車站上領來當婆娘的。

依：有那麼多男人，你知道喜歡哪一個？

李：哎呀，那時候還說啥同意不同意。人家一叫，咱就跟上來了，就像咱們現在說話一樣，你是個男人，我是個女人，你把我看上了，面對面的說，說上兩句，你說你同意了，就把我領上走了，我就跟上來了，再也不多說話。火車上領的人（注：人販子）不管，人家只要錢，你跟了就跟上去。

我不來陝西就餓死了，那個晚上村裡走了八個，都說好，一夜就走到車站上了。沒有錢，要著吃哩，這難說得很，我不說了。下了車，婆娘、女子一夥子下了車，這裡老漢、小夥，站了一排排子，給自己領婆娘哩。火車站上人多得很。陝西這些男

人去給你買吃的買喝的，娘娘呀，提不起來了。

依：人家給你買得啥好吃的？

李：人家人好，給上些吃上就行了。

依：你那時候多大？

李：我十七歲。

依：這個男人多少歲？

李：比我大些，二十了。

依：人你看著順眼不順眼？

李：人可以，人可以，就跟上來了。

依：那咋結婚呢？

李：我羞人得很，我羞人得很。咋給人說哩？讓人笑話哩。（注：說到這裡，七十歲的李淑芳很害羞，用雙手捂著臉。）

依：不羞人，我不笑話你。那個年代都是這樣。

李：羞人得很。就落腳到這了。結婚再沒有啥手續。

依：你結婚有沒有請村里人吃飯？

李：沒有，沒有，就親戚來看了看。

依：他對你好著呢？

李：人家對我可以。

依：你後來有幾個娃？

李：一兒一女，我在這裡生了兩個娃娃，我的小子，都下世了，在西安打工，叫電打死了。我的女子也三十多了，在鎮子上賣肉著哩。

依：這裡是不是生活好一點。

李：還可以，你問我這些幹啥哩？

後記：李淑芳的口音很重，我說的話，她常常聽不懂。她說的話，我也常常要問好幾次。來陝西的逃荒婦女中，有一部分是由人販子帶領來的，有一部分是自己跑來的。從李淑芳這裡，我是第一次聽說，逃荒的婦女在火車站一下車，就有陝西的男人在車站給自己領婆娘。兩個人說幾句話，婦女就跟上回來了，就是一世的夫妻。

二、死三個當一雙半

受訪人：林苗巧，女，72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村餘姚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林家窯人

時間: 2012 年 9 月 15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澇店村餘姚村林苗巧家

林苗巧

依: 你今年多大了?

林: 七十二了。

依: 你是從甘谷來的嗎?

林: 甘谷, 大莊鄉, 在山裡頭哩, 叫個林家窯, 都是姓林的人多。

依: 你是哪一年來的?

林: 六零年, 人家說土地難離, 在外艱難。 離開總是有點那個。

依: 那時候甘谷情況怎麼樣?

林: 唉——! 咱一輩子就不敢提。 那時候在還小哩, 家裡就把咱給人了, 五八年不是遭了年景了, 我就不想提以前的老事情, 提起來就痛苦得很。

依: 我知道。

林: 我那陣才十六歲, 我媽我大(土語: 父親)說: "餓死了就餓死了, 餓死到人家家去。" 我們家庭成分是個上中農, 人家不給我們供應糧。 人家都齊齊搜糧食, 滿院子都挖哩。 我媽在枕頭裡, 不是咱都是用蕎麥皮裝枕芯, 在裡面裝了大概兩碗蕎麥, 人家來搜騰的人把枕頭都扯開, 把那兩碗蕎麥都搜出來拿走了。 就是這樣的生活, 我大說: "娃, 我也沒辦法, 就把你送到人家屋裡去, 看能不能吃飽你的嘴?" 我才十六, 就送到人家家去了, 屋裡的老婆子(注: 婆婆)就說: "話我就明說了, 就分這麼點糧, 我就要顧我的娃子(注: 兒子), 我就不顧我的女子、媳婦。把你們媳婦餓死上三個當一雙半。" 人家就頓頓給咱不吃, 我走路就腿腳軟的走不成路。

這怎麼辦呀? 不給吃等著死嗎? 這就想著偷跑, 等到天黑, 都是到了臘月了。我記得是臘月十四從屋裡走出來, 你說, 臘月十四誰出門哩? 那麼冷, 又快過年了。拿了些穀糠, 炒了一點白豆, 推了一點炒麵, 人家老婆子不叫推, 說他們推上他們吃哩, 死活不叫咱推。 這路上吃啥哩? 人就沒路了, 糠也吃不上了, 穀糠都吃不上, 挖了些樹根、草根拿上。 我就不知道跳下崖摔死好還是走了好, 我前前後後想了兩天。

那天, 人家給了一個鏃頭、一副擔子, 讓我去地裡挖黍黍根(土語: 高粱根), 地凍得挖不動。 我乘到地裡做活的功夫, 就沒有回去, 就跑了。 沒敢走大路, 在地裡就打捷路就跑了, 臘月時間, 過了三道河。

依: 你一個人?

第四章　逃荒的已婚婦女

林：我自己，一個人。那兩天縣城上有集哩，我還甚怕碰上村裡的人，就從坡上硬是爬上去，又溜下來，沒有路了，下面就是河。河凍著哩，咱就拐來拐去，看那一段水能淺些。我就把鞋子襪子脫下來，提在手裡。有的地方凍著哩，有的地方消著哩。你說，是臘月十四的天氣，等我過了河，又往山坡上爬。唉——，你沒有看見我的腳，雪塊子和冰喳子把腳都戳得流血了。風再一吹，裡面的骨頭都是疼的。顧不上穿襪子和鞋，就趕緊跑。我走到甘谷縣了，腰裡還圍著圍裙。我的媽呀。

依：你還知道走到甘谷縣？

林：以前成天在甘谷縣砸那個礦石，大煉鋼鐵，所以知道甘谷縣，知道甘谷縣能坐上火車。

依：你還煉過鋼？

林：咱是在甘谷縣給人家砸石頭，砸石子，大煉鋼鐵。在甘谷還打壩，還當了一年多的煤礦工人。咱瓜（土語：傻）得很，在甘谷是啥活都做哩，掙了個模範，得獎把人身體得日遢了，落下一輩子的病。

那一個晚上，我在甘谷縣的木材公司找到我大，我大問："人家知道你出來嗎？"我說："沒。"我大就說："那你趕緊回去，趕緊回去，你已經不是咱屋裡的人了。"我沒有回去，在甘谷縣的火車站等了一個晚上，也沒有等上個車。

火車站上兩邊的列車員（注：可能是火車站的民兵和巡查）都背著搶，甘肅人就不得上火車，就不得來陝西。我的腿有點瘸，就是那天被人用槍托戳的。我冷得受不了，就到處亂鑽，最後我鑽在爛貨車裡避點風，站上搜查人哩，那些人用搶托到處戳，一槍就戳到我的膝蓋骨，聽著就"逛當！"一聲，我牙咬得緊緊的，就硬是沒啃出聲。最後人家走了，就算是混活到第二天。

後來天黑了，我終於看見一趟拉牛的貨車從西邊子開過來了，等車停下來，我就爬上去，在兩截油罐的連接處坐著。那一路把我凍的，渾身冰涼。一想起來那一趟，我就渾身打哆嗦。等到了早晨，火車就開到了陝西的寶雞。

依：車上就你一個人嗎？

林：那時候逃荒的人多，到了天水檢查的緊得很。人到了天水就不得過來，看守的人背著搶，到處找人抓人哩。那些人坐在車廂裡，牛糞都有半尺厚，背搶的人把這些人就攆下去了。

依：把你攆下去了嗎？

林：我個子小，又身體乾瘦，就像狗一樣縮成個蛋蛋在車廂角落裡。我們一起有三、四個人。我就聽人家喊："你們這幾個人下去，到勞改隊去。"我就聽見槍托打人"啪！啪！"地響。我們這幾個人還沒有下去呢，車又開起來了。那些人也沒辦法了。

到了寶雞附近的一個站，我就下了車，一路走到寶雞，遇到個甘肅來的老婆

子，就把咱給賣給這裡了。

依：是她把你領來的？

林：先是坐車坐到新平，新平，你知道吧？半夜下了車，我給你說，那個老婆子是個人販子，就是想掙上些錢。

依：那個老婆子多大歲數？

林：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多歲，她的女子給了咱這灘裡了，她認識這裡的人，她就說："你是要飯的，我把你領上走。"這裡的一個人，那一天跑到那老婆子村子，到他丈人家去了。回來就知道咱這裡的老漢（注：後來的丈夫）沒老婆，就給說上了。

依：他沒有成過家？

林：沒有，家裡窮得成不起家。我就說："咱是個要飯的，還想要個啥人？"他兄弟姊妹七個，他大被國民黨拉去當壯丁去了，再沒有回來。唉——，我就想，咱跑出來圖啥呀？甘肅那個老婆子不給咱吃飯，咱回不去。這裡的老漢一個眼睛看不見，是個半瞎子。

人家有的人來了挑呀撿呀，咱就算了，就跟上了。

我這些苦難事情給子女都沒說過。給娃娃都沒說過，從來沒有給人說過。

那陣子我小哩，沒啥吃，我媽說："餓死就餓死了。"我大說："許過人的人了，怎麼辦？餓死也不能死在咱屋裡，人家還找咱賠人哩。好壞到人家屋裡去。"去了，人家屋裡的老婆子就沒有把咱當人，說死三個當一雙半。咱就苦命的提不起來了。

到人家這裡來，人家說我是綠豆的模樣，餓得臉色成了綠的了。我這裡的人（注：丈夫）說："我把死人給養活活了。你剛來，臉都是綠的啦。"說我瘦得快死了，還給活過來了。我就說："你還膽子大得很，臉綠的女人你都敢要？再到公墳裡給你挖上一個去養。"我們這是說笑話哩。

依：他對你怎麼樣？

林：好著哩。

依：你在這裡有幾個娃？

林：四個，兩個女子，兩個男娃，老大是個男娃，當中兩個女子，最小可是個男娃，我現在就跟最小的男娃過活著。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得下場下的人？

林：我娘家，兩個嫂子都餓得沒辦法，把我哥哥丟在屋裡，都出來了。大嫂跑到咸陽，現在還在咸陽，她出來的時候還沒有娃，現在有好幾個娃了。甘肅那幾年把人餓的，還能要上娃，就沒有個娃。

依：那你哥哥就沒老婆了。

林：沒有了，等年景好些了，我哥哥又找了個人。把我二嫂子跑出來，還帶了個娃，再還沒下價了（土語：音信），到現在也不知道在哪裡。一家子，把兩個嫂子

跑了，我算是出嫁了。 我家算是沒有餓死人。

我大是個木匠，有些手藝，最後沒有啥吃了，我媽用一副棺材板子換了人家六斤糜子，還不是穀子。

依：姨，你現在身體怎麼樣？

林：去年到今年，身體一直不好，你說起來沒什麼，但是睡不著，失眠，腳麻手麻，眼睛也不好，就是這麼個毛病。 從去年中藥吃了七十副，總覺得肉裡面發燒，皮膚外面還不燒。 就是年輕那時候挨凍、掙著幹活落下的毛病。

唉——！你就是問這些老故事，是嗎？

三、唉——！

受訪人：趙玉芬，女、77 歲，陝西省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通渭縣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6 日
錄音長度：16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趙玉芬家

大饑荒餓亡者：
趙玉芬的母親，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趙玉芬的父親，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人，餓亡。

前記：魏連福帶我來到趙玉芬家，她看上去身體單薄，健康狀況不是那麼好，聽力也差，真讓人不忍心多打聽過去那些令人傷心的事情。 我就想，由著她自己說，說多少算多少，說到什麼程度算什麼程度。 不能為了自己的調查工作，再一次讓她的身心受到傷害。

趙玉芬

依：姨，你是哪里人？

趙：甘肅，通渭縣，屬於定西地區。

依: 通渭哪個鄉?

趙: 唉——, 我現在都忘了。

依: 你多大歲數了?

趙: 七十七了, 年紀不大。

依: 你是哪一年來的?

趙: 我來那一年是食堂退散的那一年。

依: 你食堂的時候吃的啥?

趙: 唉……! 吃的啥? 把人都餓死完了。 吃不夠, 把人都餓死完了。 吃的連爛菜都沒有, 吃草根樹皮。

依: 給你吃的什麼?

趙: 一天二兩麵。 都是一樣, 給二兩麵一碗湯。 用個盆子打回來一盆飯, 全家吃。

依: 那時你家有幾口人?

趙: 唉——! 人都跑完了, 我的兄弟都跑出去給人家幹活去了。 跑到哪裡去了? 我現在都忘了。 那個時候可憐得很, 可憐得很。 唉! 把人都餓死完了。 吃食堂吃的沒有人管, 把人餓死完了。

依: 你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趙: 有哩, 怎麼沒有? 把一大家子人都餓死完了。 我媽都餓死了。

依: 你媽那時多大歲數了?

趙: 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 我大也餓死了, 我的兄弟跑了。 我的兩個妹妹都跑到陝西了, 都在這裡。 通渭那個, 人家說書記不好, 餓死的人太多了, 後來撤職了。

依: 你敢不敢偷些苞穀棒子吃?

趙: 唉——! 不敢, 人家打哩, 檢查得緊得很。 不敢偷。 人家時時檢查哩, 你還敢偷?

依: 有沒有到你們家搜糧食?

趙: 拉完了, 人家拉完了, 我們糧食多得很, 都拉完了。 幾千斤, 都拉完了。 灶火裡不讓冒煙, 不讓自己吃。

依: 來拉糧打不打人?

趙: 人家派來的人, 打哩? 咋不打? 我們是富農成分, 才打得凶! 什麼都拿走了, 糧食, 什麼好東西都拿走了。 鬥地主, 把地主都打死了。 給地主開會, 把地主拳打腳踢往死裡打。 辯論、鬥爭、打。 唉——!

依: 你們村裡死的人多嗎?

趙: 唉——, 村裡死的沒有幾戶人啦。 我看見那死人, 放在炕上沒有人管。餓死的人有男人, 也有女人, 還有小娃娃。 小娃娃餓死的還快, 吃不上奶, 就餓死了。 可憐得很, 唉——!

依：也沒有人管？

趙：沒有人管，誰管哩？誰給你糧？國家就不給你糧。

依：有沒有幹部來看一看？

趙：唉——！等幹部來看的時候，已經餓死完了。餓死完了才有人來看。可憐得很。

依：你餓的時候怎麼辦？

趙：那怎麼辦？那怎麼辦？吃草根吃野菜。最後沒有辦法，我出去要飯去了，跑到酒泉那裡要飯，要飯吃。我們幾個女娃娃媳婦子相跟著一夥子，出去要飯去。搭火車去酒泉要飯。

依：人家給不給？

趙：給哩。

依：天黑了到哪裡睡覺？

趙：到人家房子前的台子上睡。冬天太冷了，就回來了。要上吃的上火車還不要錢，我們就要些面、饃拿回來，給家里人吃。沒有票，沒有錢買票，上火車上去一個，幾個人就跟著上去了。酒泉、武威要飯的很多，都是天水、定西過去的人。

依：能不能要點錢？幾毛幾分？

趙：要不上，沒有人給。人給點面給點饃。

依：你是自己來的？別人領你來的？

趙：那一年，我二十五了，我有個姑姑在這裡，在梁村。我姑姑先從通渭逃過來，後來領我來。

依：到這裡吃什麼？

趙：這裡好一點，有饃、有飯，強多了。那些年可憐得很。

依：你再回去過沒有？

趙：回去哩，家裡還有我的嬸子、侄子，家里人領我回去的。

依：那幾年為什麼沒糧食？

趙：公糧重得很，國家都要走了。國家要的沒有口糧了，都要著去了。

現在好著哩，二個兒子都好都乖。

後記：老人年紀大了，聽不清楚，說話語氣緩慢，說不出離奇古怪的故事，講不出驚心動魄的細節。但是想一想，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子餓死了父親、母親，自己跑到一千多里外的酒泉去要飯，要承擔“養家糊口”的重責。不離奇嘛？二十五歲，要離開老家，到陝西嫁人求生，不古怪嗎？

唉——！這一聲：“唉——！”太沈重了，千斤還是萬斤？

唉——！

四、酒泉 姨

受訪人: 茹鳳玲, 女, 70 歲,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
時間: 2013 年 8 月 27 日
錄音長度: 36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茹鳳玲家

大饑荒餓亡者:

茹鳳土, 男, 30 多歲,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 ,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逃往新疆後失蹤, 估計死亡。

茹永武, 男, 60 歲,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 餓亡。

張 ×× , 男, 60 歲,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公社四八大隊人, 地主, 被槍斃。

王建國, 男, 19 歲, 甘肅省酒泉縣永久公社人, 餓亡。

前記: 我來到距離我家不太遠的東川四隊, 沒有想到, 茹鳳玲和我的父親、母親、姑媽都很熟悉。 她來自酒泉, 距離層生活、工作過十幾年的玉門市只有一百多里路。 因此我叫她“酒泉姨”。

依: 姨, 你叫什麼?

茹: 茹鳳玲, 就是草字頭下面一個如。 這個姓少, 在酒泉就我們一家。

依: 姨, 你是哪一年來咱陝西的?

茹: 我回來又回去幾次了。 我第一次從甘肅來是六幾年嘛, 我都忘了。

依: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茹: 七十了,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下的, 屬羊的。 我來的時候是十九, 還是二十?

依: 你老家在什麼地方?

茹: 我家, 我家在甘肅, 酒泉。 酒泉距離那個玉門市二百里路嘛。

我們是酒泉泉湖鄉, 泉湖鄉四八大隊嘛。 泉湖鄉有幾個大隊, 我都記得, 城跟前城東是四八大隊, 城南是唅峰大隊, 城東還有一個永久大隊, 城西還有一

茹鳳玲

個西峰大隊。 城北還有一個果園鄉嘛。

依: 你們那時候是什麼成分?

茹: 我娘家成分高, 是地主嘛。

依: 可能以前你們比較富一些。

茹: 富啥呀? 地多得很。

依: 鬥地主, 把你們家地、東西都分完了?

茹: 分完了。 甘肅那邊厲害得很! 糧食拉完了, 騾馬都拉完了, 把炕上的鋪蓋枕頭都拿完了。 甘肅那裡厲害得很嘛, 甘肅那裡厲害得很嘛。

依: 有沒有打人?

茹: 我大那個時候有文化, 給定了個開明地主。 還有惡霸地主, 還有××地主。

依: 什麼叫開明地主?

茹: 就是在當地人不惡, 沒有得罪過人。 你知道嗎? 現在的衛星發射基地, 就是在金塔縣, 我大在那裡當過副縣長嘛, 當時很有地位。 那個社會, 我們家都在農村, 有了錢都要買地嘛。 後來, 我大回來, 在酒泉城裡, 國民黨有個參議會, 我大當了參議會的會長。 一解放, 就把我大給定了個開明地主, 就有上大會批鬥過。 我大沒有得罪過當地的老百姓、窮人, 比較有地位, 所以沒有挨鬥。

依: 你有沒有參加過鬥地主的會?

茹: 我上學著哩, 當然要參加, 三天兩頭開會鬥地主哩, 讓學生受教育。 我在學校都不敢說話呀。 因為我們家成分不好, 學生娃都喊我是地主的"狗崽子", 胡罵哩。 還罵我是"地主婆", 還喊叫: "打倒地主婆。" 罵哩, 罵哩, 咋不罵哩?

依: 鬥地主的時候有多少人參加?

茹: 那多得很, 多得很, 有學生有群眾。 多得很, 黑壓壓的一片。

依: 有多少個地主?

茹: 站一排排子, 平時批鬥不太綁。

依; 打了沒有?

茹: 打哩! 咋不打? 打的流鼻血。 我們那裡有一個地主, 當過鄉長, 被槍斃到戈壁灘上了。 他的娃娃還小, 兒子才十幾歲。 大會開完了, 他的老婆和娃娃等著天黑了, 人都走光了。 老婆是個小腳, 跪在那裡哭, 娃還小, 才八、九歲, 就在那裡哭著哭著。 那時候養狗的人多得很, 狗就把死人圍住了, 娘們兩個一晚上就在那裡擋狗, 害怕人讓狗吃了。 就這樣還是讓狗把兩隻腳咬爛了。 沒有人敢給幫忙, 看著可憐, 但是親戚鄰居不敢幫忙。 那個社會你還敢幫忙去? 不是人沒有心, 你一幫忙就是同情地主。 母子兩個看守了一個晚上, 最後用一扇門把人放上去, 就地挖了個炕, 就埋了。

依: 誰埋的?

茹：後來村子派的人讓埋了，血赤呼啦的，讓狗把人吃了去？

唉……！這人是我們的親戚，是我嫂子的大，就是我伯叔嫂子的大。

依：那就很親了。可能你們家當時比較有社會地位，找的也是好人家。

茹：那時候就是門當戶對嘛。

依：他叫什麼？

茹：不知道。姓張，張家。那時候有民兵，第二天農民到他們家，把門扇卸下來一邊，就埋了。老漢死的時候就是個六十多歲，可憐。地是人家下苦掙下的，哎呀！解放了，誰敢說話？你不問，我還不說這些。說這些幹什麼？

依：你家那時幾個人？

茹：我家那時有兩個哥。五七年反右，我哥教書哩，我大哥是蘭州大學畢業的，文化高，給他打成右派了。五七年反右整風，你知道那個運動嗎？那個運動厲害得很，其實我大哥也沒有什麼，就是人家要收拾他。後來生活緊張了，他也吃不飽，把我大哥餓得，跑到新疆去了。

依：你大哥叫什麼？

茹：茹鳳土，哎呀！我哥如果活著的話，屬虎的，都八十了。

依：你大哥去了新疆什麼地方？

茹：不在了！找不到了！

依：唉？（我聽到非常驚訝）是別人讓他去？還是他自己去？

茹：我大哥被打成右派了，他是教書的，被勞動下放。餓得受不了，那時間甘肅人都往新疆跑哩。那時候右派下放了，單位上下放，跑到新疆再找不到了。

我二哥以前在酒泉的建築公司，我大哥的老婆娃娃吃不飽，為了逃活命，就把全家都領上跑到新疆了。你知道嗎？我大哥去了新疆以後，這個老婆就和他離婚了，嫌棄他是右派。她去了跟了一個維族人。我哥就跑的沒有下落了。唉——！這說起來話長，六四年，新疆不是有個伊犁，伊犁有個公社，那個公社的書記政變了，就把整個公社帶到俄羅斯。就找不到了，我二哥去新疆找了兩次都找不到。

依：就是說你大哥失蹤了？活也不知道，死也不知道。

茹：沒有人了，沒有人了，他是蘭州大學畢業的，他總會寫個信回來嘛。哪個時候他學的是啥，我也不知道。沒有人了，早都沒有人了，他又不是瓜子（土語：傻子），我二哥去新疆找了兩次都沒有找到。

就是失蹤了，就是死了。

依：你做為地主的女兒，受到什麼待遇？

茹：哈，哈哈，說來話長了。我那時候還念書哩，初中畢業了，張掖有個衛生學校，我考上那個張掖衛校了，但是學校裡政治一審查，就不讓我去了。說我哥是右派，家庭出身是地主，有什麼資格上衛校？你明白了沒有？不然，現在我不會在這裡受這樣的罪。

第四章　逃荒的已婚婦女

依：這是哪一年？

茹：五九年嘛，我考上張掖衛校了了，一審查，通不過去嘛。就耽擱了一輩子。你自己聰明也沒有辦法。人家說又是右派、又是地主成分，憑什麼上衛校？哪有資格？我們的班主任這麼說，我就哭死了。我們的校長和我大哥是同學，也是蘭州大學畢業的，那個社會，校長他也不敢說話，誰敢替誰說一句話？那個社會，稍微一句話說的不對，就把你批鬥得死去活來的。誰還敢說話？

我是在窗戶外面偷偷聽見的，他們開校委員會，我偷偷聽見的。我也不敢去說話，不敢爭取。所以，我想起來就難過，一輩子就耽擱了。不然，我來陝西受可憐？

依：那時候酒泉的生活怎麼樣？

茹：那時候，生活苦得像什麼樣。六零年哪個肯定苦嘛。沒什麼吃。吃的野菜什麼的。

依：沒有麥子、玉米？

茹："三年自然災害"，生活苦難，全國各地都一樣。甘肅的武威最厲害了，張掖、武威餓死的人最多了，一家一家的人都餓死完了。玉門市有個昌馬公社，在山裡面，那個公社的人 90% 都餓死了，最後死的沒有人往出拉了，是屬於酒泉地區管的。把甘肅的省委書記張仲良都撤職了。

依：你們吃食堂了嗎？

茹：吃了，吃食堂了，全國都一樣嘛。食堂的大鍋飯，吃的糊糊，麵糊糊。中午弄上些麵，糊糊麵。就吃那個。

依：能給你多少？

茹：給人用勺子舀，一人一勺。就等於一搪瓷碗。吃不飽，稀湯湯根本吃不飽。

依：那時候，在酒泉，能不能打下糧食？

茹：那時候是集體的，生產隊種。

依：你那時有沒有勞動？

茹：我哪個時候還上學哩，念書哩，還沒有怎麼下過苦。

依：你們有沒有大煉過鋼鐵？

茹：煉了，怎麼沒有煉？我們學生娃背上書包，給人家撿礦石。我背礦石，把我好幾個布書包都磨爛了，在石頭裡面撿礦石。

依：最後煉出來了沒有？

茹：誰知道它煉出來了沒有？那時候，我們是學生娃，也不懂什麼。老師帶領我們去的，不上學了嘛。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餓死的人？

茹：有哩，有哩。我大（土語：父親）都餓得得了病死了，是六一年，還是六二

年。 我大才六十出頭些。

依: 你大叫什麼名字?

茹: 茹永武。 我給你說了, 你也不知道。 死在家裡了。

依: 他最後能走路嗎?

茹: 能走, 他是餓死在家裡了。 沒有病嘛, 是餓死了嘛。 沒有幾天, 就死了。

依: 問別人要不下些什麼給你大吃嗎?

茹: 要不上, 人家食堂是有定量的。 一個人一頓就是一勺飯。

年輕的茹鳳玲和丈夫

依: 你父親死的時候, 你在眼前嗎?

茹: 在哩, 我媽都在哩。 死在炕上了。

依: 他又沒有給你們安頓後事?

茹: 也沒有說什麼。 是晚上還是白天我都忘記了。

依: 那時候, 你們怎麼打發(注: 埋葬)你大?

茹: 我們家原來有一個櫃子, 就放在櫃子裡, 一個木頭櫃子, 很長, 就把我大放進去。 沒有棺材, 把人放在櫃子裡當個棺材。 家裡沒有人管, 我兩個哥都逃到新疆逃活命去了, 後來我二哥回來了。 情況好了回來了。

依: 你們村子還有餓死的人嗎?

茹: 有哩, 咋沒有? 有幾個我都忘記了。

依: 你看見了嗎?

茹: 能嘛! 那時候大人死, 娃娃也餓死了。 這麼高了, 就餓死了。

依: 你們認識嗎?

茹: 我們隊上的娃, 我怎麼能不知道?

依: 男娃? 女娃?

茹: 男娃, 可憐得很, 可憐得很。 餓得, 餓得, 可憐得很呀!

武威的人都坐上火車往新疆跑, 跑新疆近一點, 一路上餓死的人多得很。 不是白楊河有一個水庫, 往新疆跑的人一走到白楊河水庫就給擋住了, 就送到水庫上去幹活, 就餓死在水庫上了。

依: 水庫上不給吃的嗎?

茹: 給上一點點吃不飽嘛! 吃不飽! 給一點點呀! 一頓給一個小饃饃, 沒有油水, 人吃不飽。 我嫂子有個弟弟, 那時候在酒泉城裡念書哩, 生活緊張, 不念書了, 找不到工作, 誰給你安頓哩? 最後沒有辦法了, 就往新疆跑, 坐火車到了白楊河水

庫，被人家擋住不讓過去。

依：他多大歲數？

茹：十八、九的小夥子，上高中了，在白楊河修水庫，就餓死在那裡了。 是我嫂子的兄弟，娘家兄弟，是酒泉永久公社的人嘛。

依：娃娃叫什麼？

茹：叫個王建國。

依：人死了，有沒有給家裡通知一下？

茹：誰給你通知哩？死到那裡就死在那裡了。

依：有沒有來個信，說你們家人死在這裡了？

茹：唉……！誰給你寫信哩？沒有，沒有。

有一起去的人，一起去了兩、三個都往新疆跑，白楊河有個火車站，過去就是玉門東站，再走就到哈密了。 但是一到白楊河人家就把人給擋住了，人家公家擋住你，你沒有辦法，就給人家修水庫。 把王建國餓死了，那兩個人眼看著不行，天黑了偷偷跑了。 娃娃剛上高中，就那麼一個兒子，家里人哭死了。 我嫂子的親弟弟嘛。

可憐，可憐，娃娃長得好得很，高大高大的，漂亮小夥子。 給人家背石頭，用石頭壘水庫，又餓又累，把他給勞死了。 那兩個人一看，就不敢在玉門東站上車，害怕被人家逮住，抓住就送回來了。 是天黑跑的，天黑都跑不動了，就一氣跑到玉門鎮，還是什麼地方才扒上火車。 還不敢上客車，爬的煤車，從最後一截車廂爬上去。 到了善鄯車站才下來，在善鄯那裡有農民，在人家生產隊，給人家幹活。 這才逃了個活命嘛。 去了三個人，活了兩個人。 把我嫂子的兄弟給捨掉了。

我們還不知道，都到什麼時候了？都過去五、六年了，那兩個小夥子在新疆都成了家，落了戶，有了婆娘娃了，他們回來看父母。 我們才去問："你們一起去的那個人怎麼樣了？現在在那裡呢？來往著沒有？"那兩個人哭得說不成，可憐得說不出來話。 多少年了？

太年青了，才十八、九的小夥子。

依：家裡有沒有人去找過，看人跑到哪裡去了？

茹：我們找去了，水庫上的人說："跑了，不見了。"那個時候，人都害怕，愛搞運動得很，害怕得很，不敢問，不敢刨根問地的問。 那些人說："再沒有見這個人，這個人不在這裡了，不見了。"

依：誰找他去了？

茹：她娘家人，人家說沒有這個人，不就完了，你還怎麼樣？

依：我估計水庫上死的人不少？

茹：哎呀哎呀呀！死的人多得很呀！沒數字，沒有名字。

依：那時候人餓得腫了沒有？

茹：那多得是！把人餓得黃的、腫的，還有的人腳面腫的裂開了，流那個黃水哩，還？

依：有沒有浮腫醫院？公家來人給人治病？

茹：那個時候大隊裡有醫療站，也治也治哩。

依：有沒有給病人多吃一點，多吃一點，病不是就好了？

茹：有哩，有重病號的灶火，開個小灶，給的麵餬糊，能喝稠一點。 還有點麵條，能吃稠一點，比如一般人吃兩頓，給那些病人吃三頓，能多吃一頓。

……

那個時候甘肅人可憐得很呀，不然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能被撤職？死的人太多了，甘肅死的人太多了。 武威那裡的人餓得沒有辦法，領上婆娘娃娃逃荒，一路上走不動就死了，走不動就死了。 沿路上火車上有的人拿上燒餅就扔給，讓那些人拾上吃一吃。 那時候生活緊張，都可憐。

上班的人一個月三十斤供應，十五斤麵粉，十五斤雜糧。 城市都吃不飽，那個時候城市都吃不飽。 誰可憐誰，誰同情誰也沒有辦法。 自己連自己都保不住，還管別人哩？玉門市的人都餓得腫了，腿上一按一個坑，一按一個坑。

……你為什麼調查這個？

依：因為我媽是從甘肅秦安來的，我就想知道我的老人是怎麼來的。

茹：哎呀！那時候從甘肅逃出來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後來哪一年，人家清查戶口，讓來陝西的甘肅女人都回去，從哪裡來回哪裡去。

依：你怎麼來陝西的？

茹：我娃他爸在玉門市工作，我們在酒泉鄉下，距離城裡有個五、六里路。 跟上他回來了。

依：你是哪一年來的？

茹：我是我的掌櫃的（注：丈夫）在玉門市工作，不是逃荒過來的。 我有個表姐，在玉門石油管理局工作，六二年，我表姐給我介紹的。

依：你們在哪裡結婚？

茹：在玉門市嘛。 我掌櫃的是市政單位，商業上，不是在石油單位。 他是咱陝西人，就是這個隊裡的人。

依：那你的成分影響不影響你的婚姻？

茹：那個時候已經不太要緊了。 他知道我的成分，他是上中農成分。

依：那為什麼又回來了？

茹：家裡有老人，他為了照顧父母親，就轉回來了，帶職轉回富平的。 說是支援農業生產哩。

依：你是哪一年回來的？

茹：我六三年回來的。

依: 那時候為什麼沒有糧食吃?

茹: 不知道, 人家說那個時候給人家蘇聯還賬哩, 我不知道。

那個社會, 把人折磨的, 多虧鄧小平上來, 把地主反壞右的帽子給摘了, 不然第四代還是地主的娃呀! 現在這個社會和以前也是一樣的。

五、把我的人(丈夫)餓死了!

受訪人: 馮玉芳, 女, 75 歲,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隴西縣許家鄉人
採訪時間: 2013 年 8 月 27 日
錄音長度: 26 分鐘

大饑荒餓亡人:
馮玉芳的丈夫, 27 歲, 甘肅省隴西縣許家鄉人, 餓亡。
馮玉芳的弟弟, 6 歲, 甘肅省隴西縣許家鄉人, 餓亡。

前記: 馮玉芳老人家距離我家不遠, 知道她是從甘肅來的, 我就去看望她。老人不知道我為什麼來, 怕自己不會說話, 非要找一個村裡的老師和我談。 我說: "我們聊家常話, 不要找人。" 她才不找了, 坐下來, 我問, 她答。

依: 姨, 你叫什麼名字?

馮: 我姓馮, 叫個馮玉芳。

依: 姨, 你老家在哪裡?

馮: 隴西, 許家鄉。 隴西也是苦焦地方。 山區, 在山上種地。 我們那裡山小, 不是那個大山, 能種地。

依: 你來多長時間了?

馮: 我來, 我來時間太長了。 哪一年? 我記不清楚了, 反正是幾十年了。

依: 你來的時候多大?

馮: 我來的時候, 人家說二十, 其實還不到二十。

依: 你現在多大了?

馮玉芳

馮：七十五了。我來五十多年了。

依：你們那時候在隴西生活怎麼樣？

馮：那陣子，你想，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人看著臉色就青的很。隴西一帶餓下的人多得很，多得很。沒有啥吃。

依：那吃什麼？

馮：都幾年了，連住幾年，就是糧食打的少，報的多，國家就用那個數字把糧食要完了，農民就啥都沒有了。打下的糧食國家要完了，一個勁兒要糧，幹部一個勁兒要糧。

就說打上幾百斤，人家說兩千（注：畝產），就這樣子給弄壞了，把糧食要完了。幹部去開會去了，不得下台。

依：什麼叫幹部開會，不得下台？

馮：幹部開會去，就讓你表態，生產隊長、大隊幹部，天天開會，看你打下多少糧食，讓你報數字，要糧食，你不報，人家就不散會。讓你難受著，讓你表態，報數字。

依：你開過會沒有？

馮：開過，我不是幹部，我是社員。打的少，要的多，報空數字，把糧食整個都要走了。

依：你吃過食堂沒有？

馮：人家還不讓在屋裡吃，給弄的大食堂，吃包穀麵饃，吃著吃著，最後包穀麵饃都沒有了。最後食堂又散了，沒有糧食了。你自己想辦法去。沒有糧食，怎麼想辦法？自己怎麼想辦法？

沒有吃的，你去要去，要飯去！全省都沒有糧食！你到哪裡要著吃去！

依：你要過沒有？

馮：我沒有要過，還不是餓死完了，我們隴西餓死完了。

依：你們家餓死了誰？

馮：我們家把一個年青小夥子餓死了。

依：你兄弟嗎？（注：我沒有聽明白老人的意思。）

馮：不是，我的人。（注：老人意思是丈夫）餓死了，我就走了。餓死了，我就沒有辦法了，就走了。

依：你掌櫃的？（土語：丈夫）哎唷，那可憐，多大歲數嘛？

馮：沒有啥吃，就餓死了，那個時候就是個二十七、八。

依：你掌櫃的？哎唷，哎唷，那可憐得很。（聽老人的丈夫這麼年青就餓死了，我非常難過。）

馮：二十七、八，沒有啥吃。出去打工去了，出去修水利去了，抽調上去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人家抽上去了，是硬性的，把你的口糧轉走了，你不去連一口

把我的人（丈夫）餓死了，才 27 歲的小夥子。胡傑插圖。

飯都吃不上了。去了就吃，隊裡就沒有他的口糧了。把勞力都抽上走了。去了炸山，用炸藥炸山，山擋住了就要爆破掉。有炸短胳膊的，有炸瞎子眼睛的。那個洮河不知道在哪裡，遠得很嘛。人家說長得很，天水、定西、慶陽，兩千里哩。長得很。

去了，就吃，不去，就不給你吃，給你沒有糧食吃。去了有多長時間？時間也不長，就跑回來了，家裡也沒有什麼人，就我和兩個老人。他偷跑回來了，受不了餓，受不了那活重，偷偷跑回來了。

依：他是不是在那個洮河工程上？

馮：就是，洮河修水利工程。去了吃還是定量，一頓給一個小饃。他都不捨得吃，每天吃一點，藏一點，悄悄的背上走回來，走回來路上還能吃上點。有的人走不回來，就餓死在半路上了。走不回來，吃不上。他還算是回來了，回來了還是沒有啥吃，回來還是餓死了。家裡還是沒有吃的。

依：他把饃拿回來給家裡吃嗎？

馮：嗯，自己捨不得吃，拿回來半路上吃，拿回來給屋里人吃。我一看，拿回來的是高粱麵饃，紅不黢黢的，拿回來一點點給我。

依：他真是有心，自己都吃不飽。

馮：他回來，幾個饃幾個人吃。眼看著家裡什麼都沒有，家裡還有兩個老人，眼睜睜的就，……我眼睜睜的看著他沒有了。

依：你那時候有娃嗎？

馮：有個娃，男娃，娃小。有個男娃，一歲多了，才會走路了。我的人在家裡躺下了，還歇不下，還叫去修水渠，幹這個那個，我的人就捨了（餓死了）。人捨到家裡了，算是沒有捨在外面，餓得病了，不得出去了，動彈不了了。二十幾還是小夥子，還是小夥子，又不是個老漢！就死了。死在家裡了。

人家就埋了。我沒有辦法，我就回到我娘家。我娘家近。

依：你娘家有沒有餓死人？

馮：把一個五、六歲的小娃給捨了。就是我媽最小的娃。

依：就是你的兄弟。

馮：就是我的小兄弟，我媽最小的娃。沒有人管，我兄弟就捨了，餓的，那陣子誰也管不了誰。

依：餓死人了，有沒有救濟？

馮：救濟是救濟，但是一個月就給你一把大麥，讓你吃，一把大麥給貓娃都不夠。你說一把大麥怎麼吃？不得夠，我來的時候，給救濟了些糧食，幾口子人，連十斤大麥都沒有，你吃？一天吃十顆都不夠。

依：那娃娃怎麼辦？

馮：人家先是不讓我領，男娃子，人家的後人。後來人家管不了，又讓我去

領，我又不想領了。一個女人，領上個娃娃不方便，我也不要娃娃了。讓人家管去，我自己能活不能活，也說不上來。

依：你現在來往著沒有？和娃娃？

馮：沒有！兩個老人都死了，我走了以後，兩個老人都死了，娃可能也死了。娃娃怎麼樣了？我也不知道。

依：你找過沒有？

馮：沒有找過，我沒有找過。我也不好意思，自己跑了，也就不管了。不找了，找到也沒有什麼意思，你想怎麼樣？我又領不來。

我回到娘家，娃就留在人家家，我也沒有辦法，我就再沒有見過我那個娃，再沒有管過。

沒有辦法，我說我走，黑馬咕咚的，看把我領到哪裡去。我說："領到哪裡算哪裡。"留下就餓死了，出去或者死或者活，我說："要死了更好，活了就活了。"我就走了。

依：姨，你來是別人領來的？

馮：這都多少年了，給年青人說，你們都不知道。

我們隴西有火車，火車就從我們村子裡過去，我不要別人領。

我這是他去了，他去了。

依：你後來這個掌櫃的（注：後來的丈夫）去了？

馮：我們這個人到隴西不知道幹什麼去了，他到隴西城裡不知道幹啥事去了。我們村裡有個姑娘說："走，咱到城裡逛一圈去。"就是人家給介紹的，我就逛去了，然後就回來了。人家就給咱說了，咱也沒有娃，咱也沒有主意。那陣子咱餓得沒有主意。我們娘家一家子人都不願意，我兄弟不願意，我父母不願意。

依：為什麼不願意？

馮：我娘家人嫌陝西太遠，他們不願意，我天亮就走了。

依：偷偷跑了？

馮：不偷跑怎麼辦？我說就這麼個了，瘋狗瘋去就跳下去了。留在娘家，也把我養活不了，娘家還有人哩，女子還是得出門去。我說我就瘋狗瘋來就跳下去了。

依：什麼叫"瘋狗瘋來"？

馮：我就說我自己，瘋狗瘋來，就一下子跳到懸崖底下去了，就是這麼個事情。死了，就死在半路上，活了就活了。不給人家死在家裡。娘家也待不住，我說，走，有命了就有命了，沒有命了就死了，也沒有辦法。

馮：那時候過來，火車上還擋著不讓走。

依：為什麼不讓走？

馮：人家不讓人往陝西跑，跑得人太多了。車上擋哩，隴西的人跑得太多了，不讓過陝西來。不像現在。

和老人在她住了一輩子的院裡留個影。

依: 誰擋哩?

馮: 車上的人, 不讓走, 擋哩。 但是我們來的順利, 一路上沒有人擋, 就算好。 過來了, 過來也窮得很, 沒家沒捨得。

依: 你後來的家姓什麼?

馮: 姓胡, 我掌櫃的叫個胡要武。 一說, 周圍的人都知道。 人都沒有了, 早都沒有了。

依: 你就跟上來了? 不害怕?

馮: 那陣子就不想了。 害怕啥? 路再窄, 還得往前走。

依: 他給你家給點錢什麼沒有?

馮: 沒有。 啥都沒有, 沒有東西沒有錢。 白撿上的媳婦子。 那一陣子, 人家陝西也不讓留人, 我又回去了一次。 我來一年, 我回去了一次。

依: 你媽見了你哭了沒有?

馮: 沒有, 我媽還高興得很, 說: "我的娃, 你還活著哩? 你還回來了? "

依: 你哭了嗎?

馮: 我看見家里人, 就哭了。 我哥我兄弟都看我來了, 我回去了有十天。 家里人把我送上火車, 又回來了。 我們那裡火車方便。 我就自己回來了。

依: 你沒有戶口, 這裡的幹部有沒有讓你回去?

馮: 人家說了, 讓我回去, 但是隊裡的人都護著我哩, 沒有催促我回去。 關鍵是我已經跟了人了……。 戶口這裡也給落上了。

我到這裡幾年, 也沒有地方住, 以後蓋了些房子。 我來的時候, 這個家裡還有個嫂子, 嫂子後來也過世了。

依: 你剛來吃什麼?

馮: 剛來還是食堂, 吃食堂還是吃的苞穀面饃, 雜七雜八的東西, 吃了大概有一年, 不吃了, 最後食堂也散夥了。

依: 你到這裡有幾個娃娃?

馮: 四個娃, 都是男娃, 哈, 哈哈哈。 那時候, 人家都說, 一生一個男娃, 一生一個男娃。 我說生下來, 怎麼找媳婦呀? 現在媳婦都有了, 孫子娃都有了。 現在都好著哩。

我的兒子都出門打工去了, 都混人家的日子呢, 都長大了, 這就幾十年了。 我誰都沒有跟, 我一個人在家, 老大老二都蓋了新房子, 讓人家過去。 現在是年青人的世事。

這幾年了，家裡就我一個人。 在六隊有一個人也是甘肅來的，現在都死了。

依：咱們再回過頭來說，那時候你們隴西有沒有什麼旱澇災害？

馮：有哩，但是不要緊。

依：為什麼沒有糧食？

馮：不知道，咱還不知道。 就是沒有啥吃。

依：你回去過沒有？

馮：回去過嘛，就今年二月我妹子、我兄弟都看我來了，轉了轉，過了年過了十五就回去了。 算是跑對了。

後記：馮玉芳一個人住在老房子裡，丈夫去世多年了。

“把我的人（丈夫）餓死了！”我的“人”，我的“人”，這不是一個喪夫婦女的質問嗎？不過，餓死年輕的丈夫，在當時都是“正常情況”，不足為奇。

六、我和老頭都是秦腔演員

受訪人：劉惠珍，女，69 歲，陝西省富平鄉華朱鄉順陽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威縣縣城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31 日

錄音長度：72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鄉華朱鄉順陽村劉惠珍家

大饑荒餓亡人：

小女孩，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一個老人，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威縣人，餓亡。

劉 ××，男，5 歲，甘肅省武威縣縣城人，餓亡。

劉 ××，女，7 歲，小名豬丫頭，甘肅省武威縣縣城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記錄：甘肅省武威縣城附近，一家兒子媳婦出門要飯，許多天不回來，他們的小女兒餓死了，爺爺餓得沒有辦

劉惠珍夫婦

法，就吃了自己的小孫子。等兒子媳婦回來，他們的父親也餓死了。這件人吃人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前記：聽朋友說，有一個親戚以前是秦腔劇演員，也是從甘肅省過來的。我就很好奇，一個演員怎麼來陝西農村落戶？她有著怎麼樣的經歷？見到劉惠珍，她一頭白髮，身體發胖了，看不出當年當演員的風采，倒像一個普通村婦。但是她一口南腔北調的口音，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知道她是有些文化的人。我就更加有興趣聽她說說了。

依：姨，你是哪里人？

劉：甘肅人，甘肅武威人。

依：那你丈夫哪里人？

劉：我的老頭，老頭是這里人。我娘家是武威人，他從陝西到武威劇團唱秦腔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我以前在歌舞團，後來調到秦腔團。我念書的時候說普通話，十二歲就到歌舞團，就說普通話。我十六歲以後，給發胖了，跳不成舞了。就開始學秦腔，就學習說陝西話。所以我說話就是亂七八糟的，即不是甘肅話，又不是陝西話，也不是很標準的普通話。

依：挺好聽的，一般農村婦女還說不了普通話。你老家是武威農村嗎？

劉：城市。（注：聽劉說是演員出身，又是城里人，我對這個受訪人有點“失望”。）

依：那你是怎麼來陝西的？

劉：我是六三年“支農”來的。就再沒有回去。

依：你們家在武威的時候，是什麼成分？

劉：解放的時候，給定了個小土地經營。我們在城裡面有幾間鋪子，家里人口多，在鄉下買了四十畝地。我爸爸在商業局，就這個運動那個運動，我爸爸為人好，也沒有把我爸爸怎麼樣。公司合營以後，我爸爸就到鄉下給商業部門收豬、收羊、收牛，到山村裡去，農村去收。在農村威信很好，人善得很，一進村子，人就喊：“大鄉的劉爺爺來了，劉爺爺來了。”

五四年，解放不久，我爸也就是個五十多歲。最後把我爸調到天祝縣，把我們一家的戶口都落到山區去了，還算是城鎮戶口，吃供應糧。

依：你們那個劇團大不大？

劉：劇團有七十幾個人，就是武威市青劇團，算是比較大的。

依：你們那個團裡面有沒有“反右”？

劉：有呀。反右派那時候我才十五、六歲嘛，我在劇團上。

依：什麼樣的人能被打成“右派”？

第四章　逃荒的已婚婦女

劉：就是對黨不滿了，看問題和別人看得不一樣，就把你打成右派了，不一定是壞人。比如說一個宿舍住了四個女同志，其中一個平時不愛說話，比較看不起人。有的姑娘比較漂亮，清高。我們三個就不太喜歡她，說她打扮的像什麼？妖裡妖氣的，穿個細細的褲子，高跟的皮鞋，頭小小的，看看像不像漫畫上的那個胡風？胡風就是胡風分子，是反黨集團。我們三個說這個女孩長得像誰像誰，是胡說著呢，開玩笑著呢。但是這三個人中間有一個人和我們不是一條心，就背後向領導告狀去了。就說×××、×××說×××是胡風，話就變了，味道就變了。其中之一，被人家告了，領導就把她叫去，找她談話。問她："你是不是對黨不滿？"這就一下子提高政治路線了，因為我們說的這個人是個黨員，也是領導面前有威信的人，領導要保護的人。

"你是不是對黨不滿？你是不是說了×××是胡風？你的企圖是什麼？"一下子就上剛上線，嚇人得很。這說的就是我自己，就把我給告到領導那裡去了。

依：那時候你多大？

劉：十六歲！五七年成立劇團，我是五八年去的，一去就倒霉。領導問我，我說："我們是瞎聊天呢，我們說著玩呢，沒有什麼企圖和目的。"我才十幾歲，還是個娃娃家，什麼政治都不懂。我說："我身為一個團支部副書記，我知道黨的政策是啥。我覺得她上面寬，下面細，我是開玩笑呢，說她像漫畫上的胡風。"

那個女孩也不漂亮，只是女娃娃愛評論人，評頭論足，說她穿的衣服不合適。我說："我是團員，可以用我的人格來保證。"我上學上過初中一學期，算是有點文化，有些人還說不出個理由。後來領導把那兩個都一個個叫去，單獨審問，套話。那兩個和我歲數差不多，都是小丫頭。我們說的人二十幾歲，已經結婚了。她也不是個領導，只是個演員。

依：為什麼領導要保護她呢？

劉：她是個黨員，那時候是個黨員可是不得了，又年青，又是個女的，就是單位上的重點人物嘛。黨員就是紅人。那兩個人就說："我們是聊天的，她進宿舍，也不和我們打招呼，我們就說她穿的衣服不搭配，不合適……。漫畫上的胡風就是小頭，大身子，細腿，大皮鞋。我們沒有什麼目的。"領導聽了聽，就說："算了算了，以後不許背後說人。"

雖然我年齡小，但是我經過的運動不少。我經過反右派、反右傾、反左傾……劇團裡有一個右派，給他開批鬥會，讓他坦白，你說了什麼？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個精神壓力可大了。運動一來，每個人都壓力大，成天開會學習。社會到那裡了，誰也沒有辦法。就好像大風刮過來了，樹葉子再堅強，就唰唰的落了。

到了五八年又是煉鋼煉鐵。

依：你煉過沒有？

劉：煉過嘛。劇團的演員、導演、拉二胡的都去搬石頭，我也去搬石頭。誰

知道能不能煉出來鋼鐵。 實際上黨的政策對著呢，提倡大煉鋼鐵，下面的土皇上胡整，吃食堂把私人家的鍋碗瓢盆都收了，只要是鐵的，都收著煉去了。

依：六零年左右那邊情況怎麼樣？

劉：六零年，那邊情況不好。 那時候是吃食堂，我父親在商業部門工作，我母親是市民，還有一個弟弟，算是城鎮戶口。 劇團裡一個月二十四斤糧，也不夠吃。

依：不夠吃，怎麼辦？

劉：一個月才三十多塊錢，每個月的工資領下來，就買高價面，白面。

貴得很，一塊七毛錢一斤。 哎呀，一個月工資買不上二十斤麵粉。

依：那時候沒有市場，不讓流通嗎？國家控制著嗎？

劉：偷著買，就是黑價糧。 就是將就著過，往前混，都是一樣的。

我們劇團的人出去買糧，人都不願意說，我們關係都好得很，相互瞞著。 領導看見了也不說。

依：來武威城要飯的人多不多？

劉：多嘛，都是農村來的，我們給上些。 我們自己吃的都不夠，人來敲門要飯，看著可憐得很。 我們兩口子人心善、心軟。 我是六一年結的婚，就是最困難的時期。 我自己領上的飯，還沒有吃完，就給要飯的撥上一點。 領上一個饅頭，一掰兩半，給要飯的半個。 我自己也餓，看著那些人可憐嘛。

依：那時候是不是要飯的特別多？

劉：特別多，特別多。 街道上死的人橫三豎四的。

依：什麼叫橫三豎四的？

劉：就是滿街道上的人、城門外面、野灘上都是斜著躺的人，橫三豎四死的人。 就是去要飯，又吃不飽，就餓死了，餓死了。 大人、孩子、女人、男人，還有老人。

我們那裡有一件事情，有一家人，有一個老漢，一個兒子媳婦，還有一個孫女。餓得沒有辦法了，就對老漢說：“你在家看娃娃，我們出去要吃的去，要上了就回來。”老人走不動，結果兒子、媳婦出門七、八天了，都不見回來。 老人餓得沒有辦法，孫女已經餓死了，老人可憐的，說：“孫女都餓死了，我還活著幹啥？”想死吧，死不了，還想等著兒子、媳婦回來，拿點東西回來。 左等右等，沒有辦法，就把自己死的孫女給吃了。

依：是你們附近的嗎？

劉：是我們附近鄉里的事情。

依：給這個老漢法辦了嗎？

劉：不法辦，那陣子。 吃了人是犯法，但是那時候誰能顧上誰？兒子、媳婦回來一看，老漢也死了，沒有東西吃，吃了娃娃，能頂幾天，也沒有用處，還是餓死了。一個餓乾的小丫頭能有多少肉吃？兒子、媳婦回來也不哭，那時候人都沒有眼淚了，

自己連自己都顧不上。 那時候死人見過了，沒有感覺了，還說啥感情不感情。

依：那你說這個兒子、媳婦回來，怪不怪這個老人吃了他們的娃娃？

劉：老人也死了，別人都給他們說了。 兒子說："沒有辦法，我的老人餓得沒有辦法。 我的娃娃餓死了，他吃的是餓死的娃娃。 我怪啥？沒有吃的嘛。"也就不怪了，怪誰哩？老人都死了，如果活下來，沒有臉見兒子，都死了，還怪老漢什麼哩？如果兒子要上一口，都會拿回來，可憐，老人可憐，娃娃可憐。

沒有辦法，真的沒有辦法，去要飯也要不上。 城裡的人也沒有吃的，也受餓。在武威城的食堂門口，那些要飯的就喊："給一口嘛！給一口嘛，叔叔。"有些女人，自己不進食堂，讓自己的娃娃進去，娃娃要上半碗麵條，先端出來給當媽的吃。吃完了再端上碗要上些，自己吃。 要飯的都是拖兒帶女的，死了男人死了父親的，看著可憐得很。

依：最困難的時候，你們家在哪裡？

劉：我媽就在天祝縣的山裡面，是在武威的東邊，一個小縣。 其實，我媽去那裡還好，在山裡面，藏族人多，漢人來往少，政治運動少，不整人。 再一個，你人好，藏民對待人好得很。 語言不能溝通，慢慢學，人家對人好得很。 小孩上學有藏語漢語，就能溝通了。 我媽在那裡基本沒有問題，供應一點糧食，藏民給一點肉、一點奶、酥油，還有那個奶酪，吃了可頂事了。 那時候交通不方便，我如果回去一次，就帶好多吃的東西回來。 大包小包的。

依：你們家親戚裡面有沒有餓死的？

劉：我從小是我媽生的，我大媽把我養大的，我四十天就抱到大媽家了，我二弟是五歲領去的。 就是我大伯的婆娘，我叫大媽。 我們家娃娃太多了，拉扯不了。我媽的姊妹們就是因為沒有吃的，都各自跑遠了，我有一個小姨也跑到陝西了，那個男人不知道到武威幹什麼去了，就領我小姨來了，我的親小姨。 那時候女人跟男人，只要能給上些吃的，沒有其他條件。

我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是餓死的。

依：你媽那裡？

劉：親親的弟弟妹妹，在鄉下餓死了。 一個五歲，一個七歲，還是小娃娃。 我五歲那個弟弟肚子腫得就這麼大，肚子大是水，浮腫，瘦得胳膊腿幹幹的。

依：那個弟弟叫什麼名字？

劉：我都忘記我弟弟叫什麼了。 我妹妹七歲了，叫個豬丫頭，長得醜得很，就叫豬丫頭。 我媽一共生了我們十二個娃娃，那時候人也不知道避孕。 我媽娃娃多，就賤了，像一把草一樣。 我媽說："終究養不活了，死了就死去，是他的命到這裡了。不受罪了。"那是五九年，最餓的時候，我們不敢說，什麼都不敢說。 不敢哭，不敢有啥表示。

我聽說是中央來人坐飛機看武威這裡荒涼的不行，給主席、總理回報，從那

舞台上劉振榮的花臉扮相。

年輕的演員劉振榮回到老家當了一輩子農民。

以後才運來豆餅救濟，我們也吃過豆餅，像狗屎一樣，吃了拉不下大便，浮腫。

那時候，我還沒有訂婚，我老頭叫劉振榮，劇團說他要走，說工資太少，要走，他的祖籍在陝西，要回陝西。劇團說："不行，這種演員太少了，他什麼都能演。鬍子聲、花臉，比較全，不像有些人生就是生，醜就是醜。"劇團想辦法要把他留下，那幾個師傅就出主意。我的師傅說："給他在團裡找個媳婦，把他心給留下。看團裡哪個丫頭合適給介紹上一個。把人留下。"我的名字不是叫個劉珍惠嗎？師傅成天就叫："惠珍，惠珍。"

陝西人叫女孩娃，甘肅叫丫頭，我的師傅說："我看惠珍這個娃乖，老實、厚道、心好，給他說一說，看他願意不願意？"

依：人家沒有先問你嗎？

劉：人家團長是陝西人，偏向陝西人，就給我做工作，你為了咱們劇團，為了工作，把這個人幫我們留下。我才十七歲，虛歲十七歲，還傻著呢。甘肅說就是傻丫頭，陝西話就是瓜女子。我是團支部書記，人家就說："你政治好，業務也好，就把你介紹給他，你願意不願意？你考慮，為了咱們集體，我們不勉強你。"人家把話放在這裡了，本來腦子就發熱著呢，一想為了集體和劇團。聽上去人家是好心好意說，但是也是很婉轉地命令我。我就點了頭了，我就說："那我回家和父母親說一聲。如果我父母親願意，就定下。如果他們不願意，你們再給他找一個。"劇團領導說："行，行。"我給父母講一下是應該的，把我養了這麼大了，這麼大的事情。

春節放假了，我就回去，給我父親一說。我父親問："他家是什麼成分？"我說："貧農。"我爸說："貧農可以，如果成分不好，那可不行。"我爸說："經過這些運動，我看著也害怕，你將來還有孩子，不能不想好。雖然我沒有受太多罪，但是我看的多了，還有我的孫子呢。那這樣吧，過了春節，我送你回武威，我去把人看一下。"就是相一下女婿。我爸來了以後，就叫到我師傅那裡見面，看一看。

依：叔叔有文化嗎？

劉：他沒有念下書，家庭貧寒得很，自己認些字。我爸一問家庭情況，他說："我們兄弟姊妹七個。"解放前，我的婆婆是寡婦，那時候都是抓壯丁，我婆婆看著

兒子大了，害怕把兒子抓走了，領著兒子跑到林油山裡躲壯丁。 解放以後，又領著兒子都回來。 我家老頭在林油山裡放著六個牛，才六歲，給人家放牛，掙一點糧食吃，那時候可可憐了，苦出身……。 我爸爸看了看說，人長得可以，就是個子矮一點。 我爸爸問我願意不願意，我說："你說，你定嘛。"我爸說："人模樣還可以，說起話來還講道理，挺厚道的，家庭貧寒一點不怕。"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三從四德，不會嫌貧愛富。 那個社會都是窮光蛋，沒有挑的。

我們就在武威結婚了，結了婚七個多月就回來了。

依：那時候是不是國家糧食緊張，大搞農業，你們就回來了？

劉：那時候，城裡生活也不行，城市居民一個月二十四斤糧嘛。 也不夠吃，毛主席說："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大有作為。"就把一些城鎮戶口下放了。 我就發熱了，我十七歲就是團支部書記，頭腦發熱，響應黨的號召，帶頭申請。 前後寫了七封申請書，到了第四封申請書，把我老頭的名字也寫上，恨不得寫血書。 那個時候就是"我為祖國獻青春"，有那個口號嘛。

我們是屬於退職，我們是國家職工，是拿工資的人。 我還懷著我的大兒子，就退職了，就和老頭回來支援農業了。 六三年的七月份回來了。 就沒有養老金什麼的。

依：劇團只有一部分人支援農業，你怎麼做這個決定？領導怎麼就選你們呢？

劉：我給你說，開一次會，沒有人報名。 誰也不願意去農村，都不說話，都低個頭。 領導繼續開會動員大家，我就想："我懷孕了，也不願意唱戲了。 那我寫申請，回去。"剛開始領導不找我談話，也沒有批我的申請。

依：你當時寫申請，是真心想支農？還是為了表現自己的積極？

劉：就是真心想支農，就是真心。 人家都說陝西地方好，不缺糧不缺吃。

依：你是一個演員，一下子成了農民，你願意嗎？

劉：哎呀，沒有想，根本就沒有考慮那個事情。 那就是青春熱血，熱血沸騰，沒有腦子了。 發熱了，太年青了。 我老頭都不知道我寫了申請，到最後才知道。 他比我大六歲，我說："我以前沒有寫你的名字，後來這幾份都寫了你的名字，咱夫妻雙雙回家。 為國家做貢獻，我本來想自己一個人回去，但是又兩地分居，我又有娃娃了，那又不行。 我寫上你的名字了，你怨不怨我？"他說："我怨你幹什麼？你說回，咱就回去。"

我們夫妻兩個，沒有吵過架，一指頭都沒有指過。 酸甜苦辣一起過，有苦同吃，有難同過，算是恩愛夫妻。

依：他不打你不罵你，當時有沒有抱怨你？

劉：沒有，沒有。 這是一個重大決定，我們就一起回來了。 他到這裡，出門給人家幹活，人家給一點點大肉，他都不捨得吃，他就讓回來的人給我帶回來，就說："帶回去，帶回去給家里人吃。"不是說我真的要吃那個肉，他有心，對我對娃娃。

依: 你說苦難的事情, 我還不難過, 你說叔叔不抱怨你, 我還聽著難過, 苦難一起苦難了, 就不覺得那麼苦了。(注: 聽到這麼感人的愛情, 我感動的抹起眼淚。)

劉: 我回到農村, 還是團支部書記, 搞青年之家。 文革以後, 青年之家就散夥了。 最後把我調到大隊部, 搞縫紉, 成立了一個縫紉組, 做衣服。 我做了三年, 就當了大隊幹部了, 多年都是大隊幹部。 我們又搞農田基本建設, 我們這個村子的地, 都是我們這一代人修下的。 四十歲以上的人都不知道。 哈, 哈哈。 從八零年當幹部到九五年。

七八年, 我的大兒子, 得了白血病, 娃娃長得可好了, 個子高得很, 都上初中了, 十七歲了。 娃娃上西安去看病, 他爸爸陪著去, 住了兩個月醫院, 醫生說: "回去吧, 這種病沒有辦法治了。" 現在都沒有辦法, 是絕症。 回來以後, 連得病到去世就是一百天。 發現的時候就已經晚了, 娃娃走了以後, 對我老頭打擊特別大, 愛孩子呀, 打擊最大了。 我身邊還有這四、五個孩子, 我得堅強。 我說: "他走了, 我們還有孩子嘛。 你何苦呢? 得了病了, 有什麼辦法? 你不要難過。"

七幾年, 我們可艱難了, 娃娃多, 勞力少, 分的糧食不夠吃, 日子過的熬煎得很。 我的老頭沒有工資, 沒有辦法, 看我可憐, 就說: "你跟上我沒有一天好日子過, 不行了, 你就走, 找個有本事的男人, 享幾天福。 我……" 我聽他這麼一說, 我就哭開了, 我說: "人家老人說, 一日夫妻百日恩, 苦了好了, 咱們在一起過。 你不可以攆我走。 除非我自己變了心了, 心壞了, 我自己走。" 他也是好心, 不是他不要我了。 說到這裡, 夫妻兩個人抱頭痛哭一場, 誰也捨不得誰。 大哭了一場, 我就說: "你把你的身體搞好, 我還要管娃娃。 日子還得往前走嘛。"

我的娃娃都是分麥的時候生的, 就能多分一點糧食。

依: 你是算好懷孕的, 還是冒懷上的?

劉: 都是冒懷下的, 都趕在分糧的時候。 那時候是沒有糧食, 多娃娃一個人的口糧就解決不少問題了。 人算不如天算, 不是有計劃的, 但是都趕上分糧了。

依: 娃娃一年能分上多少口糧?

劉: 娃娃能分一百多斤糧, 大人也分一百多斤, 吃起來就寬展一點。 娃娃們吃的比較少, 大人也就差不多夠了。 不緊張了。 就那邊有一個大溝, 長滿了陰沈, 我們叫白豪, 那個味道不臭, 一大枝一大枝的, 就讓我們老頭子都挖回來了。 我們家老頭嘴巴嚴得很, 回來給誰都不說, 人家問: "哪裡挖的白豪, 那麼好?" 老頭說: "我地裡剜的。" 那個白毫弄回來一洗, 攪和點面, 一蒸。 那有多餘的面, 就撒上一把兩把, 全家人吃……那是六八、六九年。 發現一點野菜都不敢給人說, 不是老頭心不好, 先顧自己。 別人都挖完了, 我們到哪裡挖?

依: 你當時有沒有手續?

劉: 我把手續都丟完了, 當時沒有當回事。

依: 你們有沒有任何補助?

劉：沒有，沒有任何補助，我們和單位就沒有關係了。這是當時國家的一個政策，就變成農民了，沒有任何工資、補助，什麼都沒有，全部依靠種地生活。

依：就等於把你騙了，“騙了”！

劉：騙了，把我們的城鎮戶口、工作都沒有了，變成了農民。回來以後國家也沒有什麼照顧，什麼都沒有。當時沒有想到，回來了我才慢慢的意識到我有工資，有工作，還是個演員……變成了一個農民。

七八年，國家的文藝政策變了，我就想，國家過去把我們給騙了，單位上把我們給騙了。走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提要求我們就回來了，沒有一分錢的補助。我的大娃娃也走了，我就讓老頭到原單位找一找，看怎麼處理。我自己想，我就給老頭說：“咱們兩個還得振作起來，下面還有這幾個娃娃。我們又不是犯了錯誤，下放回來的，你去找一找看。我們當時是退職回來的。”去找的時候，武威單位上說：“可以，你可以回來。”但是回去就牽扯一個戶口問題，是從陝西回到甘肅，垮省，不好辦。我的老頭就說：“那你們把檔案都給我，介紹信給我，我到陝西省自己去聯繫，自己辦。”單位上就把工齡、手續都寫了，他拿回來到陝西省文化廳。結果運氣好，陝西省文化廳的幹事，就是我們以前劇團的團長，他陞遷了，專門管文化這部分。這個人一看，就說：“好辦，好辦。都是自己人嘛。”

那個幹事和別的領導通了一下氣，就說：“你們看安排到哪裡去？”別人說：“這個人穿得破破爛爛的，那像個演員？”我老頭這近二十年農村生活，早變成地地道道的農民了。我老頭說：“你們不要小看我，我當年是舞台上的台柱子，紅人，農村把人‘鍛煉’成這樣了。你們辦不辦？不辦了我找別的劇團去。”就把他安排到景陽劇團，距離家近近的。那時候，陝西省各地的劇團都在開什麼會，就把洛川劇團的團長王坡找來，說：“我們給你介紹一個演員，可是個多面手，台柱子，你要不要？不然人家要去景陽劇團了。”那個團長說：“讓我看一看。”那個幹事說：“你不要看，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到，我給你介紹的人肯定是好！”王坡說：“要！要！要！”我老頭，文的武的都能行，相貌人也長得可以，濃眉大眼，一化妝，上了台，就有那個角的架勢。就是穿著破衣爛鞋的，不像個樣子。

就給我老頭一張介紹信，五十塊錢的盤纏，就到陝北的洛川縣。到了劇團門口，演員都在門口，我老頭說：“我找胡導演和夏書記，我有一份介紹信，省上的。”人家就趕緊讓洗臉吃

出門的時候，依娃和劉惠珍相擁而泣，被他們苦難中的愛情深深感動。

飯，就算安頓下來。

那時剛好是二月份，每年的陰曆二月份，都開三幹會。 絡川縣開三幹會，白天開會，晚上演戲，第一個晚上就讓他上了一處摺子戲，他就拿出自己的拿手戲。 老頭等到了七九年，國家的政策變了，歷史劇可以重新演，重演。

依：他這麼多年不練可以嗎？

劉：六三年回來，八零年再拿起來，這就扔了十六、七年了。 人都說："拳不離手，曲不離口。"但是他可以，從十來歲練出來的童子功、硬功夫，頭一晚上出的是《金沙灘》、《葫蘆橋》《臨潼山》這三摺子戲一出來，劇團的人都看呆了。 台下的那些領導幹部都說："咋沒有見過這個演員？這演得好。"就上台子來問夏書記。我老頭就算又有工作了，算是國家職工，有工資了。 到了八幾年，有一個什麼政策，就是評審技術職稱。 給我老頭評上國家正式演員，工資、養老就有保障了。

依：你自己就什麼都沒有了？

劉：我沒有。 我就照顧家，人不可能什麼都有。 我老頭就問我："你後悔不後悔？"我說："不後悔。 我不後悔。"我老頭找原單位的時候說："我復職了，你怎麼辦？"我說："一頭沈嘛。"就是男人在外面掙錢，女人在家操持家務，一頭沈嘛。

除了我那個去世的孩子，還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 我和老二過著，我老頭 2001 年退休，國家還照顧著，一個月拿一百八十多塊退休工資，老頭今年虛歲七十五了，屬於兔的人。 工資是一年一年上漲，去年又調了一次，一個月三千二。好著呢，鄉下糧食是自己的，菜也便宜。 我很知足了，我也受了不少委屈。 過年的時候，我對老頭說："還是共產黨好。"我也是黨員呀，他也是黨員呀。

我們被離職，繞了一大圈，最後結局還可以，起碼老年有生活保障了。 我再沒有找以前的劇團，我也不找了，現在國家給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一個月六十塊錢。七幾年我給老師學校裡燒水、做飯六年，今年五月來登記與教育有關的，如果批下來，一年還有一點錢。

依：那我們在回過頭來說，你們那時候有工作，是城市戶口，國家的政策把你的命運就改變了。 你有沒有氣憤呀、心裡不平衡呀，恨呀、抱怨呀，有沒有？

劉：沒有，我沒有。 為什麼沒有？因為是我自願的。 回到農村也可以鍛煉人嘛，我剛到農村，看見麥地就喊叫："咋長這麼多韭菜？"我的老漢就說："你瓜子，那是麥，小麥。"我把人家老漢種的煙葉當白菜。

依：你的娃娃知道你們的經歷嗎？

劉：娃娃們？曲曲折折的，我也不願意說。 我的老二，在甘肅的張掖當過五年兵，比較有見識，老二知道一點。 如果我一說，娃娃們會說："都是你們把我們搞壞了，弄成農村人了。 你們不回來，我們都在城市里。"所以我也不愛說。

在那個時代，一個個人的命運不算啥。 看看國家主席和那些大將？

後記: 劉惠珍、劉振雲夫妻是千百萬精簡下放人員中的一對夫妻。

所謂“三年困難時期”, 全國開始精簡下放城市和企業人員。“大躍進”運動受挫, 全中國有 2600 萬人被精減下放, 中國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 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 1962 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1958 年 ~1965 年之間, 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鎮居民下放, 完全是源於三年自然災害引起的當時的國民經濟極度困難, 而三年自然災害則禍起千軍萬馬大煉鋼鐵、盲目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即當年所謂的“三面紅旗”。 進入 60 年代, 為了糾正嚴重的“左”傾錯誤, 解決因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的突出困難, 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政策, 並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 動員和組織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1962 年至 1966 年 5 年內全國共有 129 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當時中央再次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為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方針, 其深層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加強農業, 直接原因是當時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造成了經濟形勢惡化, 城鄉人口比例失調, 加強農業、增產糧食、大規模壓縮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成為當務之急。——摘自《我們也有兩隻手　不在城裡吃閑飯》作者: 郭忠慶（白銀市檔案局副局館長、副研究館員）

七、餓死的餓死　上吊的上吊

受訪人: 侯香花, 女, 65 歲, 陝西省周至縣尚村鎮西岩村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4 日

錄音長度: 29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周至縣尚村鎮西岩村侯香花家

侯香花

大饑荒餓亡者:

×××, 女, 30 多歲, 甘肅省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 上吊死亡。

侯××, 男, 20 多歲, 甘肅省武山縣月牙鎮李家門村人, 上吊死亡。

依: 姨, 你叫什麼名字?

侯: 我姓侯, 叫個侯香花。 我媽想生個男娃, 結果生了兩個女娃。

依: 姨, 你老家在哪裡? 甘肅哪裡?

侯: 武山縣, 月牙鎮, 李家門。 也算是天水地區。

依: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侯: 我今年都六十五了。 你看, 我頭髮都白完了, 老了。

依: 你那時候家裡情況怎麼樣?

侯: 我那時候小, 我記得那時候火車從我們那裡過, 我記得我媽說: "趕緊吃飯, 吃了飯咱去看火車。" 那時候還能吃上, 還好著哩。

到了五八年, 這裡的人調到那裡, 那裡的人調到這裡。 讓人開荒、翻地, 修洮河。

家裡窮, 才跑過來, 來的時候都二十了。 哪一年來的, 我也不記得。 六零年都過了, 我可能就是六五年來的, 過了饑荒來的。 我來得遲。

依: 你們那時候鬥地主嗎?

侯: 鬥哩, 把地主打得鬥的, 我們是貧農, 我們家還分過地主家的房子。 到了五八年, 一會在這裡住, 一會在那裡住。 到最後才落了個地方, 我大當時當隊長著哩。

依: 吃食堂的時候, 你們武山情況怎麼樣?

侯: 吃大灶飯, 一天只給人八兩面, 就是玉米麵, 八兩面, 還是老稱, 你說能吃夠嗎? 就是半斤。 我家有我爸、我媽、我姐、還有我, 就是那八兩面, 不是天天給, 還要隔一天才給一次。 爺! 榆樹葉葉也吃過, 柳樹葉葉也吃過, 榆樹皮也吃過。 主要是不要讓人餓死了, 我六十幾的人了, 那個玉米杆, 磨出來的面, 在籠上鋪上紗布, 人家叫 "澱粉饃", 哈哈哈。 榆樹皮做麵糊糊, 還不敢吃太多, 吃了拉不出來。 吃了那個玉米芯, 人拉不出來, 用棍子掏糞, 讓別人給掏, 不然就憋死了。 最後人腸子上沒有油, 就拉不出來了, 就有人撐死了。 不吃了餓得受不了, 吃了就撐死了。 你就不要提, 一提我就……

娃上學哩, 去大灶上吃飯, 食堂說: "沒有你吃的, 你的飯在學校裡。" 娃到學校裡, 學校又說: "沒有, 沒有你的定量, 你到大灶上吃。" 娃就兩頭不得吃, 誰都不給, 有些就餓死了。 可憐得很。

有的娃娃餓死了, 有的娃娃媽能行, 就把娃娃領到陝西來了。

那時間, 我還沒有來, 等大灶飯散夥了, 我來得遲, 比人家都來得遲。

依: 那時候有沒有搜家?

侯: 搜了, 五八年主要是搜糧哩, 我記得我只有十來歲, 到家裡搜糧, 不讓自己家吃飯。 到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 爺! 甘肅人餓死的少? 爺!

我們家還好, 我在舅舅家長大, 我舅舅早早偷了些玉米, 放在麻袋裡, 挖個坑, 上把玉米埋起來, 再填上些草, 上面埋上土, 用腳來來回回踩實。 人家來了用棍子紮哩, 一紮虛的就被人家發現了。

依: 你埋到哪裡了? 埋了多少?

侯: 哎呀, 我們埋在茅房裡呀, 埋在人拉的屎下面, 人家嫌髒, 人家不挖那裡。哈哈。

依: 吃的時候又怎麼辦?

侯: 人家不檢查了, 不來了, 我們再把糞鏟開, 爺! 把糞鏟開, 土鏟開, 才慢慢把玉米弄出來。

依: 人家不讓你在家裡冒煙嗎?

侯: 爺! 炒點玉米豆都要蓋住哩, 還害怕人聞到味道, 就把人拉出去鬥爭去了。一炒就有味道了, 只有等到半夜了炒, 就這還害怕人進來, 就是把玉米顆炒焦了, 也把鍋蓋蓋住。 掀開炒兩下, 再趕緊蓋住。 甘肅人吃兩頓飯, 吃的早, 到了十一點、十二點就睡了, 就那時候炒熟了, 用石頭窩窩砸碎, 沖上水一喝。 有時候, 就乾脆吃生的, 用石頭窩窩砸上半碗, 用水煮, 熟不熟就吃上了。 那是救命哩! 那確是是救命哩! 就那麼吃哩!

就那麼救人命哩。

依: 你舅舅藏了多少?

侯: 我舅舅用麻袋裝的, 裝了三袋子。 那時候, 最親最親的人才敢給, 不親的人還不能給。 不然傳出去, 把你拉起來, 打哩。

依: 你村裡有打人的嗎?

侯: 打哩! 我那時候八、九歲, 我媽把我和我哥領上去開會, 人家就喊叫: "你老實坦白!" 台子上鬥人, 有的人用拳頭打, 有的人用腳踢, 還有用牛皮鞭子抽的。老早的趕車用那個牛皮鞭子, 那個打人不得了。 我記得是要糧食哩, 那時候地主家都站在那個台子上, 讓人打, 抽, 不得了。

依: 你們修過水利嗎?

侯: 有, 修洮河, 都是壯勞力, 年青人去。 我們村子有的人去了, 就沒有回來。餓死的, 炸死的, 淹死的。

依: 你家有餓死的人嗎?

侯: 爺! 家裡沒有吃的, 我娘, 就是我二爸的婆娘, 去拔了些蕎麥, 準備在磨子上推著磨。 哪裡來的驢? 就是人在石頭磨子上轉著圈圈磨哩。 人家隊長來檢查, 看見了, 就拉去開鬥爭會。 打了一頓, 開完會回去, 我娘回去就上了吊了, 把她自己吊死了。

依: 那你娘年紀不大嘛?

侯: 死的時候才三十幾歲嘛, 不到四十, 就上了吊了。 我娘上了吊, 還是沒有吃的, 大的小的躺在炕上, 沒有人能下地找野菜。 小娃還不敢去剜野菜, 狼又吃娃哩, 一去狼又吃人哩。 不敢出去, 結果天黑了, 我二伯的兒子把隊上的一個羊偷著給殺了, 煮上給一家子人吃。 爺! 隊長又發現了, 把我二伯的兒子拉去鬥爭, 那時間

侯香花在陝西的第二個丈夫，已故。

就叫鬥爭。結果我二爸的兒子回來也上了吊了，一個家兩個人都上吊了。

依：那個娃多大了？

侯：剛二十了，叫個啥我也忘記了，過去了。都是姓候的，我娘叫個啥我也不知道，那時間我太小了，十來歲嘛。我娘上吊了，我二爸娃上吊了，就是為吃的。你說偷，都是為了活命嘛。娘們兩個都是隊長來家裡檢查，看見有糧有羊肉，就叫去開會，打得不成，回來就上了吊了。

依：最後你二爸家怎麼辦？沒有女人了？

侯：最後，我二爸大女子出嫁了，沒有辦法了。我大當著隊長，就到山上把他們叫下來，就讓住下，隊上給分上一點點糧食，就那麼過著。以住在山上，我們在渭河岸的川區。我大當個隊長，糧食多少能吃上些。

我大是家裡的老大，我說的是二爸，婆娘和兒子上了吊了。兩個人就沒有了

依：你們那裡有餓死的人嗎？

侯：餓死的人不少，都是我們村子的人。有餓死的，還有撐死的，吃了那個玉米芯，又沒有油，沾在腸子上，太乾燥了，就癟死了。不吃，餓得受不了，一吃就沾在腸子上。人就癟死了，等於餓死了。你想想，人只吃不拉，怎麼受得了？那個害怕得很！

依：你敢偷玉米、洋芋嗎？

朱：到哪裡去偷？人家地裡有專門看守的人。有的人等麥子黃了，割麥子去都是一家腰裡一個圍兜，哈，哈哈，偷上幾個穗子，一揉一吹裝起來。等回來倒出來半碗，人家還搜查哩，搜出來人家就倒到倉庫了。

依：你去要過飯嗎？

朱：我沒有去過，我大說："餓死都不要出去，你餓死在外面了，你大你媽都找不到你了。餓死了就餓死在家。咱餓死到一堆，餓死在外面，當鬼都回不來。"

兩塊錢能買一個餅子，中間還薄薄的，邊上厚一點。你拿在手上，還沒有吃，人家一把就搶走了，那時候，害怕的，人就不敢出門。你就不要再提了，爺！如果你吃飯，一、兩塊錢買一小碗面，你還沒有吃，人家一把從碗裡就抓跑了，人餓了，人餓了。啥都不管了，你就是把那個人往死裡打，那個人還吃哩。

還聽說，有些胖些的人出門，就叫人給殺了，煉成油，炸那個油餅子賣，有的人正吃著哩，吃出來那個指甲。

依：你大當隊長，是不是你們的日子好過些？

侯：屁！我大才不好過。當了隊長的都弄到幹校學習去，就是甘谷城學習去。

說是學習、開會就和受法一樣。 餓死了人了，人家說你幹部沒有當好，批鬥哩，有些人就上吊了，有些人餓死在那裡面了。 有些幹部是山裡面來的，沒有吃的，一天吃上一頓飯，也就餓死了。 自己家人一個星期送一次吃的，黨校一天只有一頓飯，有些人沒有人送糧，吃不上，就餓死在裡面了。 我大說的，說學習哩，讓那些幹部受餓哩，餓死了。

依：你大受餓了沒有？

侯：爺！我十天半月送一次吃的給我大，我家裡還有我媽，還有一個小娃，三個人吃飯哩。

依：你去送飯能見到你大嗎？

侯：去了，叫我們見面哩，打人不打人我不知道，我大又不說。 在裡面成天讓你坐著交待哩，去的人不光是我們村裡的幹部，多了，到處的幹部都去。 一天給一頓飯，沒有吃的，當幹部的也可憐。 我大半年才出來，和犯人一樣！黃瘦黃瘦的。幹部也可憐，吃啥？沒有吃的。 我那一年才十一，記得清楚得很。

依：你大回來，你媽哭了沒有？

侯：我大哭哩，說有些人就餓死在裡面了，人就給抬走了，在甘谷城裡就埋了，也不叫家里人來收屍首。 屋里人拿啥收？沒有糧食沒有錢，路都走不到，山上路難走的很。

我大算是死人堆裡爬出來了，活了一條命嘛。

依：國家有沒有救濟？

朱：國家救濟，你看，國家那幾年有救濟糧下來，等下來人就死的差不多了。後來餓死的人就少了。

依：那你最後怎麼到這裡來了？

朱：是我大些了，二十了，要找婆家哩，給我找了個女婿，有那個氣管炎病，人還懶，我就跑了。 就跑到陝西了。 我也不知道哪年來的，過去就忘記了。 那個女婿不好，我自己就跑了。 我們家距離火車站近，晚上六點坐上火車，第二天就到陝西了。

依：甘肅那邊的男人沒有來找你嗎？

朱：他來找我，我就不回去，他能怎麼樣？他來找了幾次，我沒有回去。

依：你自己來，就找到這裡嗎？

朱：能，親戚找親戚，一個托一個。 有一大批是早來的，我來的遲。

依：你到這裡有幾個娃？

朱：我在周至縣上還有個娃，到縣上先跟了一個男人，結果腦出血，死了。 和那個男人過了十一年，他死了，我沒有辦法了，又到這裡來了。 跟上這個男人，這就四十多年了，你算，今年我都六十五了。

八、我把娃領上就跑了

受訪者: 劉桂花, 女, 78 歲, 陝西省戶縣喬家堡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天水縣北道鋪人
錄音長度: 26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劉桂花家

大饑荒餓亡者:
劉桂花的三娘,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天水縣北道鋪人, 餓亡。

依: 姨, 你是哪里人?
劉: 天水縣, 就是在北道鋪。
依: 你多大歲數了。
劉: 我今年都七十八了。 屬牛的人。
依: 在家裡生活怎麼樣?

劉: 我媽娃不多, 就我和我兄弟兩個娃。 五八年、五九年那幾年可憐。 我娘家是貧農, 是個川裡人, 我家兄弟小, 把我給到山上了。 我的婆家咱山上面。 我十八就結婚了, 二十歲上就有我的大娃了。 那時候沒有吃的, 沒有喝的。 娃他爸是個教師, 家裡可憐的沒有地, 沒有地, 吃不上嘛。

依: 你們那時候吃什麼?

劉: 爺! 一天半斤白豆, 磨出來面, 你看能吃個啥? 熬些糊糊湯, 放些酸菜, 就吃上了。 一天就吃那個。

依: 你偷莊稼嗎?

劉: 偷哩, 偷那個穀子。 到地裡上工去, 裝兩衣服口袋回來。 偷兩個苞穀棒子回來, 給娃娃炒著吃上。

依: 那被抓住了開不開批鬥會?

劉: 開會哩, 你拿了啥, 就開會批鬥, 我當了個組長, 但確實沒有鬥過誰。 那時候都可憐, 拿一點回去給娃吃, 把人鬥啥哩? 不是人當賊, 是人肚子餓得受不了。

我不給他(注: 丈夫)說, 把娃領上就跑了, 我把娃一領就跑了。

劉桂花

去戶縣，正是包穀豐收的季節。

依：那他家里人不知道嗎？

劉：不知道，不知道，家裡沒有吃的，成天把人餓的。 我跑了，他找不到。

依：你有沒有想過，把娃留下，你自己跑？

劉：不行，娃才四歲，把娃留下，娃就餓死了。 人家說陝西好，我就跑來了。

沒有吃的，有吃的跑到人家這裡來？就是沒有吃的，跑來了，領著我的娃。

依：你們那裡有餓死的人嗎？

劉：唉——爺！餓死的多得很，多得很。 我們一個隊上，和我年紀差不多大的，餓死的多得很。 人能行的就跑了，不能行的就餓死了。

依：村裡的人餓死你能看見嗎？

劉：能嘛！死在屋裡、路上。 人可憐的，把人餓死了，就沒有人給埋嘛。 人慢慢就臭了，臭了臭去，人都餓著哩，沒有勁嘛。 就挖個坑坑都沒有力氣嘛。

依：你自己家有誰餓死了？

楊：把我三娘餓死了，她是屬雞的，比我大三歲，也就是個不到三十歲。 糟蹋了，留下兩個娃娃。 娃娃活下去來了。

劉：那你跑出來，是白天還是晚上？

楊：我白天說去我娘家去，逛娘家去，就跑了。 身上拿些菜疙瘩，身上多少有點錢，買上些吃。

依：那你有沒有給娃說去哪裡？

楊：我給娃說："走，咱走你舅舅家去。"娃又不懂個啥。 我到渭南鎮上搭車，我家到渭南鎮近近的，我上了火車，一路就坐到陝西。

依：不是別人領你的，是你自己跑來的？

楊：一起出門要飯的人也多，我們一起還有四個人，我自己跑，領上娃跑。

依：那四個人你認識嗎？

楊：四個女子，出門要飯哩，都是我們一個村子的人，以後又都回去了。 那幾個都是結了婚的婆娘，家裡有娃，出門又沒有領娃，心裡放不下。 以後又回去了。都回去了，就我一個人領著娃，一個男娃，就我沒有回去。 出來就是逃個命嘛，我捨不得把娃留下，領上就上了車了。

依：那幾個人的名字你還記得嗎？

楊: 唉! 我回去兩個都死了, 記不得叫什麼了, 這麼多年了。

依: 坐車坐到哪裡?

楊: 西安, 下了車要飯哩, 我給你說, 咱是要下飯的!

我們一起要飯著哩, 在西安的火車站遇到一個女人, 也是咱甘肅人, 也就是個二十八、九歲的樣子。 比我們大, 我那時候才二十三、四歲, 沒有出過門, 把我們幾個都領來了。 在車站上遇到了。

依: 她是不是人販子, 介紹給人, 她能拿到些利?

楊: 我沒有給她啥, 她介紹到這裡也沒有給她啥。 我說: "我沒有吃你的, 喝你的, 我沒有錢。"

依: 她一下子領來五個女人, 怎麼給安頓呢?

楊: 她把我們先領到她家裡, 先給吃上些。 她是咱甘肅人, 先跑到這裡來的, 安了戶了。 唉……! 我給人說這些, 我都害怕人家笑話哩, 我就不給鄰居家、給兒孫說這些。

依: 姨, 你說什麼我都相信, 我們家都是逃荒過來的, 誰不笑話誰。

楊: 到那個女人家, 給我們一人一塊餅子, 咱在甘肅幾年就烙不起個餅子。 我娃一看就香得很嘛, 見都沒有見過。 就吃得香得, 唉——, 我給任何人都沒有說過, 我回去給我娘家媽都沒有說過這個話。 我嫌丟人。

那個角角饃我娃吃了, 我也吃了, 香得很呀, 算是吃飽了。

依: 最後她怎麼安頓你?

楊: 把我安頓了一家人, 人也好著哩, 就是把婆娘死了, 收留下我, 以後我又回去了。 咱是有娃的人, 回到甘肅天水, 人家又去找我去了。 我又回來了

依: 你們在一起過多長時間?

楊: 三、四天我就走了。 我在我娘家住著, 帶著我的娃, 過了一段時間, 我又第二次來陝西。 我自己就回來了。 還是到這一家, 人家對咱也好著哩, 這一家姓喬。 我掌櫃的叫喬忠義, 他又到天水把我找回來了。

依: 你回來又有了幾個娃娃?

劉: 有了三個兒子, 沒有女兒。 加上甘肅的男娃就是四個兒子。

依: 那甘肅那邊的掌櫃的, 有沒有找你來?

劉: 我們離婚了。 他有找, 他把我告到法院裡去了。 把我娃領走了, 我說: "你要娃, 娃給你, 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把人餓得, 跑來跑去, 兩個人一點感情都沒有了, 我就不想回去了。 我說就辦離婚手續, 沒有手續, 這裡報不上戶口。 人家天水那邊一判, 給我個東西, 我這裡就能辦手續。 報上戶口。

依: 是你們兩個感情不好? 還是就因為餓?

劉: 就沒有啥能活命的, 還啥感情。 娃在陝西幾年, 又回到天水他大那裡, 也有八歲了。 他要他娃哩, 男娃子嘛, 他要哩。

依：娃是哪一年回去的？

劉：咱算嘛，我大娃五十八了，屬猴的，回去八歲了，就就是六三年、六四年的樣子。

依：誰來接娃的？他大嗎？

劉：他爺爺來接回去了。他大也來了，來了兩個人，害怕我不給娃。唉——！娃走，我哭，娃哭，就硬拉上回去了。

依：你給娃怎麼說？

劉：娃說："媽，咱一起走。"我給我娃說："娃乖，你先回去，過兩天媽跟上你勾子（土語：屁股）就回去了。"娃回去硬哭哩，咋還能不哭？

娃回去，在他大家裡幾天，在他舅舅家裡幾天，也可憐得很。我家有我媽，照看一下，就兩頭子跑來跑去的長大了。

娃回去了，我就穿穿戴戴每年給娃做好，寄回去。那陣子啥都要布票，咱買不起。咱就紡線，咱有棉花，紡了線再織布，粗布衣裳、棉襖、棉鞋，冬季的衣服、夏天的褂子，我都趕著縫出來，給我娃趕緊寄去。

依：娃娃回去八歲，再多大才回來看你？

劉：二十一、二了，過了十幾年，都長大了，才來看我。我一下就認出來了，他經常給我照片哩，掙錢了以後，還給我錢哩。娃好，他不埋怨我，咋都是媽。那時候是沒有辦法嘛。

我想娃了，就回娘家，就能見到我娃。我娃也不說："媽，我要跟上你去哩。"不說，娃懂事得很。我沒有辦法嘛。

他自己婆家（土語：奶奶家）把娃照看大了，書也念了。我給你說，我的大兒子還在北道鋪裡，在車站上工作，都好著哩。我兒子、孫子，重孫子都抱上了。

依：你甘肅那裡的兒子多大了？

楊：五十八了，屬猴的。我一來就生二老二，我有四個兒子哩。甘肅一個，這裡三個。

老大叫個建州，老二叫個永州，老三叫個永會。我們這裡是喬家部子。

依：你這裡娃娃知道不？

楊：知道，我那邊娃也來往著哩。媳婦、孫子都來看我哩，我是婆，親得很，來把我看一看。我也去哩，身體好了就去看一看。

我這裡的娃也過去看他們的大哥去，兩邊的娃彼此關係都好著哩。我大兒的娃結婚，我這幾個兒子都去了，熱鬧得很。一個娘生下的嘛。

依：你不給娃說過去的事情嗎？

劉：我嫌丟人，我給媳婦、兒子都沒有說過我受過的可憐，我說，人家說不勞動，你不搶不偷嗎？說這些弄啥哩？

現在都好著呢，幾個兒子都蓋了樓了。

九、我今年 86 歲了

受訪人: 楊生花, 女, 86 歲, 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徽縣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7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來來家

大饑荒餓亡者:
楊樹方, 男, 40 多歲, 甘肅省徽縣人。 餓亡。
楊樹 ×, 男, 30 多歲, 甘肅省徽縣人, 餓亡。

前記: 年青的來來說, 他的三媽是甘肅來的, 怎麼來的, 啥時間來的都不清楚, 我們去楊生花家找她, 她不在家。 我想老人出門聊天去了, 來來說: "可能到地裡幹活去了。" 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能幹什麼活? 等了一會兒, 有人把楊生花從菜地裡叫回來。 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老腰彎、滿臉歲月的老人。 我拉著她的手坐在後院, 面對面喧起來。 她說, 她去給人家幫忙摘豆角去了, 掙點零用錢。

依: 婆,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楊: 我今年八十六了, 我是屬龍的。 我們姓楊, 我叫個楊生花。
依: 你老家是哪裡的?
楊: 徽縣, 甘肅人嘛。
依: 你耳朵還好著哩?
楊: 我也聽不見了。
依: 誰給你的錢? (注: 我看見老人手裡有一卷錢, 很小心地攥在手裡)
楊: 我上午給人家摘了十幾斤豆子, 人家給的工錢。
依: 一上午給你了多少錢?
楊: 十塊錢。
依: 四塊, 沒有十塊, 你丟了嗎? (注: 我幫老人一數, 只有四元。)
楊: 人家說給我十塊, 咋是四塊?

楊生花

依: 你給誰摘豆子哩?

楊: 給種豆的人, 人家種得多, 雇人摘哩。

依: 人家給你怎麼給工資?

楊: 一斤兩毛五分錢。 我一天摘一百多斤豆莢, 一斤兩毛五, 我手慢, 摘不了那麼多, 有些人手快, 能摘一百多斤。 我能掙幾塊錢。 過幾天, 就沒有豆角了, 就不去了。

依: 婆, 六零年那陣甘肅情況怎麼樣? ,

楊: 六零年那陣不好, 不好, 沒有吃的, 人可憐得很, 人都沒有吃的。 爺, 可憐的, 把榆樹葉葉、柳樹葉葉都吃上了, 沒有吃的嘛。 到酒坊裡, 把做了酒的糟子都吃了, 難吃得很。 你當啥哩。 沒有辦法, 坡上長的草根人都挖出來, 挖得多深都挖出來吃上了。

依: 你那時候給隊裡幹活嗎?

楊: 幹哩, 給人家鋤地、掰苞穀棒, 啥都幹, 莊稼活都幹。 我腳不小, 能幹活。

依: 那時候你家是啥成分?

楊: 啥成分, 貧農, 家裡情況不好。

依: 你吃過大灶沒有? 人民食堂?

楊: 吃了, 吃的……。 吃的也不好, 吃不飽, 都是菜、苜蓿, 吃不飽。

依: 人家到你家搜糧食嗎?

楊: 搜哩, 家家戶戶都搜哩。 看誰家有糧食, 有人家就拿去了。 用個棍子, 牆上戳、地上戳、炕洞裡戳, 到處戳。 那時候那人壞得很, 到處搜。

依: 你去修過水利嗎?

楊: 去過嘛, 去修那個河, 修水庫, 大水庫。

依: 你去能幹什麼?

楊: 我能幹, 去了搬石頭, 搬這麼大的石頭。

依: 你在水庫上吃啥?

楊: 你幹活一天給你一斤糧, 不幹活就是幾兩糧。

依: 你在水庫上有沒有看見被炸死的人?

楊: 人家老早就喊叫開了, "炸山了, 石頭下來了, 炸山了, 石頭下來了。" 有的人就跑脫了, 有的人耳朵背, 就沒有跑脫, 就……。 有些被炸死的人, 我認識的人, 也不記得名字了, 都過去了, 年成多得很了。

依: 你敢偷著吃不?

楊: 不敢, 我不敢。

依: 你們哪裡餓死人了沒有?

楊: 爺! 把人餓的, 酒坊裡做過酒的糟子都吃上了, 難吃得很。 餓死的人多得

很，餓死的人不少哩，爺爺，可憐得很。

依：你家誰餓死了？

楊：我家裡兩個我哥都餓得沒有了，都是壯年男人了，都有了家了，兩個哥都沒有了，可憐得很！

依：你哥叫什麼？

楊：我記得，年成多了，我記得，我們姓楊，我哥叫個楊樹方，還有個哥哥我記不住了。我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得很！老人、小孩子，多得很。

依：你看見了嗎？

楊：看見嘛，老人了，小孩了。

依：你看見的？

楊：嗯，看著的。在屋裡也有，睡在炕上就死了。有的大人正走在路上，跌倒，就不得動彈了。沒有人管就死了。

依：那誰埋哩？

楊：誰埋哩？家裡有人的，好壞挖個坑就埋了，沒有人埋的，有沒有穿衣裳的，沒有板子抬的，就挖個坑，就埋了，就這麼隨手一埋。爺，能喝上一碗拌湯的人，就把自己的老人就埋了，用個板子一抬就埋了。多數就沒有個板子、草蓆子，沒有個啥，就那麼埋了。

依：國家沒有救濟？不管嗎？

楊：不管，到處都是這樣子，不管。誰管誰哩？

依：那說話路上逃荒的人多嗎？

楊：逃荒的人多嘛，人都跑哩，胡跑逃活命哩。

依：你今年八十六了，來的時候就三十多了，你在甘肅已經嫁人了，是嗎？

嗯，我跟了人了。

依：有娃沒有？

楊：有一個娃，女娃，女娃。

依：你來的時候，你的娃多大？

楊：我來的時候，娃還小著哩，我馬馬虎虎記得，娃才一兩歲。就那一個娃。

依：你沒有領娃來？

楊：沒有，給人了，我就給人了，領不上。

依：你是怎麼來的？自己來的？人家領來的？

楊：唉——！有一個人把我領來的，那人在城裡做生意著哩，那個人是陝西人，在徽縣做生意著哩，把我領來了。人家也是領人哩，能見上幾個錢就走了。人家也花錢哩，一路吃喝，車票。

依：你路上走了幾天？

楊：徽縣有火車，就一路拉到這裡了，到了咸陽，下車，再搭汽車到這裡。我

過來的時候還沒有收容站，我過來沒有多少日子，就有收容站了。 讓甘肅來的人都回去，回自己屋裡去。

依：你路上吃什麼？

楊：路上隨便吃一點，買一碗糊糊一喝，喝一碗。

依：那個人直接把你領來這裡嗎？去過其他地方嗎？

楊：沒有。 領我來的人都死了。

依：你老漢（注：丈夫）那時多大了？

楊：我老漢，我老漢……。 人家把我領來這裡，就給這個老漢了，老漢叫個李喜成。 我老漢比我小四歲，他都去世了，去世了四年了。

依：他以前成過家沒有？

楊：沒有，他也是可憐的人，沒有房子沒有錢，就光棍棍，就是一個人。 光棍，光人。 我也可憐，他也可憐，我就跟上了，可憐得很。

依：你們有幾個娃？

楊：我生了一個女子，領了人家一個男娃，把男娃養活大了，給人家把媳婦找上了，也不頂用。 爺，人家也不管我。

依：老漢對你好嗎？

楊：唉！嘿，嘿嘿。 好壞都過著。

依：你現在和誰過哩？

楊：我一個人獨過，沒有人一起過。 女子管我哩，但人家有婆家哩。 我還要幹活，勞動著，養活自己，給人家幹點輕活嘛，我的女子還管我哩。 我的兒子就在這個村子裡，人家不管我。

依：你現在住在哪裡？

楊：老漢死了，我老漢的家業，國家給的錢都給了我的孫子了，我現在就跟孫子過著，就算把我收留下來了。 村上的幹部就讓他們把我管上。 吃飯，孫子媳婦做啥，我就吃啥。 好壞就一碗飯，一頓飯一個饃一碗湯。

依：你再回過徽縣嗎？

楊：以前回去過，這幾年沒有回去。 這四、五年沒有回去，我老漢有病，要伺候老漢，兩三年走不開。 老漢死了，我又沒有錢，出不了門了。

依：你想老家不？

楊：想也去不成了。

依：你知道以前為啥沒有吃的？

楊：誰知道怎麼弄的？地裡沒有糧食，人家說打得多得很，說打得多了好。 人家都打得多，你打得少就不行，說你不好好勞動。

依：你這個手錶誰給你買的？上面還是毛主席。（我看見老人戴了一塊表）

楊：是我看了病，人家說帶上好，讓我買一塊帶。

依: 你愛毛主席嗎?

楊: 愛嘛。

依: 你為什麼愛?

楊: 為啥愛? 人家說毛主席把咱江山治理好了。

依; 你知道毛主席哪一年死的?

楊: 哪一年死的, 我都忘記了, 不記得了。

依: 你說解放前好, 還是解放後好?

楊: 解放後好, 你看現在好不好, 解放前不好。 以前人吃不上……。 說完了, 我就回去摘豆角去。

依: 你不要太勞累了。

後記: 86 歲了, 我採訪甘陝逃荒者中最年長的一位, 而且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86 歲了, 還要勞動, 自己養活自己。

十、人完了

受訪人: 王蘭芳, 女, 76 歲, 陝西省戶縣澇店鄉里賢莊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8 日

錄音長度: 26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澇店鄉里賢莊人

大饑荒餓亡者:

楊老四, 男, 30 多歲, 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 餓亡。

楊妻, 女, 30 多歲, 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前進大隊人, 餓亡。

王蘭芳的二伯、二娘、三娘、三娘的一個男娃娃等, 甘肅省隴西縣玉峰鄉人, 死亡人數、姓名、年紀不詳。

王蘭芳

依: 姨, 你多大了?

王: 七十六了, 我屬虎的, 我名字叫個王蘭芳。我來了好多年了, 我以前在隴西縣, 隴西縣大得很,

以後又把我們分成小縣，舊社會是一個縣。 解放了，人家說太大了，就分出去了個漳縣。

依：你在隴西那個鄉？

王：隴西玉峰鄉前進大隊，名字還好聽得很。

依：你在家的時候生活怎麼樣？

王：爺！五八年還可以，到了五九年是翻箱倒櫃，那是國家的政策下來了。 本來咱那個山區地方地裡糧食就打得少，那些幹部表現積極哩，書記說一畝地打一千斤。 咱那山區地，能打上三、四百斤都是好的。 我看見人家做了一個大船，把那個麥糠往裡面放，上面鋪上些麥子，就說是麥，都是假的，哄人哩。 說空話哩，以後糧食就拿完了，拿完了就把人餓著。

到了五九年的快過陽曆年的時候，來人就翻箱倒櫃把糧食都拿完了，到了陽曆的二月，沒有見到一星星面！把地裡的野菜，都挖得乾乾淨淨的，一下都吃了。 一下子把人餓的。

依：沒有吃的了，你們吃什麼度日子？

王：沒吃的了，人湊合著能動彈了，咱那裡有那個苦曲菜，都挖的吃光了。 給豬曬乾的苦曲菜都吃上了，把那個榆樹皮一刮，剁成塊塊，到磨子裡一磨就吃那個面。 柳樹葉子做的糊糊，苦得吃不下去，但是你肚子饑，不吃也得吃。 只有磚頭、石頭吃不下去，再啥都能吃下去，只要肚子裡裝上好受一點。 把玉米芯磨成面，和榆樹皮面和在一起，熬成糊糊喝。 唉——！咱把可憐受多了。

依：你敢偷隊裡的苞穀、穀子穗子嗎？

王：哪裡有嘛？統一都是沒有吃的。 人家書記、會計、村長，人家還生娃哩，就可憐了個咱農民。 我到街道上，撿到一個小狗娃，我媽說："你把那個弄回來弄啥？"我說："貓兒也吃哩，狗兒也吃哩，人家把狗踩在腳低下多受罪。"我媽說："你不要給我說這個話，扔出去。"人都沒有吃的嘛。

依：你村裡有餓死的人嗎？

王：爺！五九年，五九年，五九年快過年的時候，沒有見過個面。 到六零年餓死的人多得很。 我看見一個小夥子，就坐在牆邊，就那麼溜倒死了。 前面死的人還有人給埋，後面死的人就沒有人給埋了。 娃娃、大人都沒有人埋，就叫狗吃了。

依：你看見了嗎？

王：當然看見了。 看見殘忍得很。 有一家子人，和我們有些親戚關係，早晨，隊長說："你去看一看，那家子門還沒有開。 看看咋了？"我嘴上沒有說，心裡說："唉——！怕是都死了，不死他早晨起來就開門了。"我去把門一開，兩口子這頭睡著哩，一個娃還爬在她媽身上吃奶哩，還有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女子在另外一頭睡著。 我不敢看，不敢看，可憐得害怕。 我出來，我說："人完了。"隊長說："啥完了？"我說："這兩口子都死了，小娃子還爬在她媽的奶頭上吃奶哩。 那個小女

兩口子餓死了，娃娃還在他媽奶頭上吃奶哩。 胡傑插圖。

子還睡覺著哩。”這是我姑婆的兄弟家，隊長說：“你去，把那個娃抱出來。”我說：“把娃抱出來？我也沒有吃的，把那個娃抱出來弄啥？”

依：兩個娃娃多大了？

王：娃才一歲，女娃三歲，啥都不懂。 那個書記說：“你沒有辦法，我也沒有辦法，給國家送。”辦了個孤兒院，叫娃先吃些 .，就把兩個娃娃送到孤兒院……我那一年回去，那兩個娃娃把我叫姐，我說：“你是誰？我都不認識，你大是誰？你說說名字，我就知道了。”

依：他爸叫什麼？

王：他爸叫個楊老四，他媽叫個啥？不記得了。 現在這兩個娃都五十多了。

依；你自己家呢？

王：我娘家二十幾口人，死了幾個人。 我三爸的一個娃，我兄弟死了。 還有我一個妹子，我二伯，我二娘，我三娘，還有兩個娃，也死了。 都餓死了，我都不敢提，一提我心裡就難受得很。 自己的親人嘛。

我家就留下我兄弟、我妹子，還有我。

依：你是哪年來的？

王：唉——！我是六二年過來的。

依：你來的時候已結婚了嗎？你都二十四、五歲了？過去的事情了，不怕。

王：說起來是結婚了，沒有在一起。 還沒有娃哩，我不愛去他家裡，我不愛在他家裡。 以後受了餓了，他家裡也有老人。 我對老人說：“我出門吃肚子去，過個一、兩年我就回來了。”我來陝西了，又不想回去了。 我就讓人寫了個信回去給他說：“咱們各走各的路。”就算清白了。

依：你是自己來的？還是有人領來的？

王：我自己跑來的，獨個跑過來的。

依：你身上有錢買火車票嗎？

王：有些錢，那些年從隴西搭火車來陝西才八塊錢，西安到戶縣的汽車票才四毛錢。 那個時候路上沒有人擋，沒有人管。

依：你怎麼知道往陝西跑的？

王：我是胡走哩，走到哪裡算哪裡，那一年我二十五、六了，我就胡走，過去了，就忘記了。

依：你路上吃啥？

王：路上，一夜就到這裡了。 沒有吃啥，就餓著。

依：有沒有個包袱、行李？

王：就穿一身衣裳，就是一個人，沒有個包包、包袱，啥都沒有。 沒有手巾、沒有梳頭的梳子，就是帶了一個人。 還有鼻子、眼睛都帶上。 我搭車哪裡來的錢？那個可憐，西邊有那個核桃，我們那裡核桃樹多得很，還要做賊哩，嘿，嘿嘿。 咱

自己家也有核桃樹，人家也有核桃樹，到這家摘些到那家摘些，把那個核桃賣了，一斤核桃才兩毛錢。就可憐的當路費，有個十多塊錢就好得很。

依：你到哪裡下的車？

王：我到西安下的車，西安到戶縣還是搭汽車。

依：那你到這個家有人領嗎？

王：到這裡還是有人領，走到哪裡算哪裡，在各個村子裡轉。

王蘭芳和丈夫王志茂。

依：要著吃，你要了嗎？

王：要哩！要上啥吃啥，不要吃啥？我沒有要多長時間，東邊有個小羊河，在那裡住了四、五天，這裡的人給我說了說，我就到這裡來了。那是九月份，人家把我攔住，就到這裡了。這個家里人不多，就一個老人，一個老婆婆。

依：你掌櫃的（土語：丈夫）多大？

王：人家叫個王志茂，比我大了五歲。人家還精神，今年都八十一了。

依：有了幾個娃？

王：娃娃不少哩，兩個男娃，兩個女娃。說起來就是老話了，咱自己三個娃，那一年到公路上又拾到一個娃，那些年扔掉的娃娃多得很。那一年，他大到公路上，看到一個娃，前一天生下來，我們第二天拾回來，就是我這個小女子，娃乖得很，放在炕上，肚子餓了，也不哭，就看人哩，乖得很。我就拉扯大了，就是我的娃了。

傾聽訴說。

依：你那女子多大了？

王：現在都三十幾了。娃抱回來，大些了，這個也要，那個也要，我說：“這是我的娃！我捨不得給人。”沒有給遠，就嫁在一個村子裡，能經常見個面。我娃有心得很，自己生的都沒有那麼好，那麼有心。

依：人家娃知道你把她養活大了。

王：自己養活大的就是自己

的娃，這個女子回來總是拿好多東西給我，捲起袖子就進廚房給我做飯下灶。叫“媽”叫得親得很。

依：那年國家讓甘肅來的人回甘肅去，有沒有讓你回去？

王：讓人回去的時候，要送人我就沒有回去。我沒有回去，沒有回去。我回過幾次家，回娘家看一看。家裡也沒有啥親人了。

依：你們這個村子甘肅來的女人多嗎？

王：唉——！這一個村子就有六個，都是甘肅那幾年來的女人，有的來的早些，有的來的遲些，有姑娘、有結了婚的女人。那些年，女人都是小腳，走路都不穩，唉——！不為逃活命，走不了這麼遠的路。

依：那時候地裡有沒有打下糧食？

王：糧食打下了，是說了空話了。光往多裡說，一下子都拿完了，把人都餓死了。

後記：最為讓我感動的是，饑荒年過來的王蘭芳有著慈悲之心，一個小貓她不捨得讓餓死，路上撿到一個小女娃，“這是我的娃。”棄女當成女兒，她辛辛苦苦給養活大了。

十一、你領上娃娃逃個活命去

受訪人：楊海棠，79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楊家莊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8 日
錄音長度：2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楊海棠家

楊海棠

依：姨，你多大歲數了？

楊：七十九了，身體還可以。

依：你是哪里人？

楊：甘谷人，甘谷楊家莊。我是老三家的，她是老七家的。（注：兄弟兩個都娶了甘肅來的逃荒婦女當媳婦）

依：來時候甘谷情況怎麼樣？

楊：報的多，打下的都報上去了，把人餓的一天

給人吃四兩糧食，把人餓得受不了。 最後還成了二兩糧，煉鋼鐵的那年整個可憐的。

依：你去修過河嗎？

楊：修過，我給人家做飯，爺，我啥都做哩。 還給人家擔糞，一早晨起來就擔糞，給記幾個工分。 沒有錢，記工分。

依：有沒有到你家搜糧食？

楊：沒有搜糧，人家把鍋都搜上走了，沒有糧食，沒有糧食，一天只給上二兩糧，都給國家報上了，人家得紅旗哩。

我爸死得早，我才五歲，我哥八歲，我媽給人家下地，給地主家做飯養活我們兩個，可憐得很。 人都是偷呀逮呀，沒有吃的嘛，可憐的偷著吃

依：偷什麼？

楊：偷糧食哩！偷麥顆子吃。 我不敢偷一個女人家，半夜裡不敢出去，人家讓我出來，我才出來。

依：餓的時候吃什麼？

楊：從隊裡的食堂打上一罐麵湯一樣的湯就那麼喝，吃什麼，女人做個月子，剛生了娃娃，都不准在自己屋裡做飯嘛。 人都餓得吃麥糠哩，玉米芯、麥糠都吃上了。 糧食打的少，報的多，給國家交糧食，就能得上紅旗。

依：你那時候有奶水嗎？

楊：有一點，大人吃不上，可憐的，人瘦幹了。

依：那時候，你餓得腫了沒有？

楊：爺，餓死人了。 人吃那個榆樹葉子，都吃的臉上腫了，臉腫得多大，明光光的。 我在甘肅把罪受夠了，你知道我怎麼住？就住在豬窩裡，用個草墊子當門，我媽給了我一個鍋，火燒了幾次，鍋都燒漏了。 我就在那裡面住著，我哥後來伐了些木頭，給我蓋了一點房。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餓死的人？你看見的？

楊：看著了，我們村子裡的。 從河灘走過來，那裡就躺著人就是餓死的人。沒有人給埋，可憐得很，那時間。

我的當家人（注：當時的丈夫），給隊上幹活去了，把腿壓壞了。 我有兩個娃，留下一個男娃子，領上一個女子，就走了。

依：他幹什麼把腿砸了？

楊：給大隊去拆房子，來是快過喇叭節了，隊上說：“你去把那個房子拆，把那個木料拆出來。”結果就把腿砸壞了。 我就給看也看不好，男人腿砸壞了，就沒有辦法了，還兩個娃哩。 他才三十幾歲，我的男娃子兩、三歲，女子才一歲多，我就把女子領上。

依：男娃叫個啥？

楊: 男娃叫個秋軍。 女子叫個英娃。 女子領來了, 男娃給他留下了。

依: 那個娃娃沒有說: “媽, 我跟上你去呀。”

楊: 以前來過幾次, 再沒有來過, 再沒有來過 .

依: 你走你男人讓你走嗎?

楊: 人家讓走哩, 他說: “我這樣子了, 你領上娃娃逃個活命去。”

是我哥出來找我嫂子, 把我領來了, 不然, 咱還沒有本事跑, 我嫂子是在家裡沒有吃的, 就領上個娃, 就先跑出來了。

依: 你來的時候多大?

楊: 也就是個二十五、六歲的樣子, 領了一個女子出來。

依: 是五九年還是六零年?

楊: 就是正挨餓的那一年。 我嫂子領上娃跑出來了, 我哥來陝西找我嫂子, 就把我和娃娃領上。

依: 你出來拿了點什麼?

楊: 沒有, 啥都沒有。 就兩個手, 牽引了個娃。

依: 路上怎麼吃?

楊: 路上吃啥? 路上就不吃就餓著。

依: 你哥領上你怎麼辦?

楊: 我哥領上我就要飯吃, 走到哪裡要到哪裡, 找我的嫂子。

依: 你怎麼找到這一家了?

楊: 是我哥走到這裡, 把我賣到這裡, 安頓下, 要飯要到這裡了。

依: 這裡的人(注: 你的丈夫)比你大多少?

楊: 這是一大家子人, 比我大得多, 比我大十幾歲, 沒有自己的娃。

依: 你哥把你放在這裡, 能不能換些糧食?

楊: 給兩個錢! 給了一百元, 哈, 那時候是逃命哩。 把我給到這裡, 拿上些錢回去, 家裡還有我媽哩, 要養活我媽哩。

依: 你就留下了, 過活上了, 把娃娃養活上了?

楊: 我到這裡又生了三個男娃子, 一個叫個文喜, 一個叫文許, 一個叫文青。 這個老漢叫個茂許, 王茂許人都死了。 我現在跟著老小過著哩。

依: 你哥找到你嫂子了嗎?

楊: 沒有! 沒有! 我哥又回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 又來陝西找, 結果看見娃娃在地上耍著哩, 我嫂子在地裡摘棉花著哩。 那個娃娃一下就認出我哥了, 就一下子把他大的腿抱著了, 叫: “大! 大! ”, 那是在周至

楊海棠牆壁上的毛像, 掛了很多年了。

縣，娃叫“大”哩，一下子把他大的腿抱住了。我哥就把娃先領回去了，我嫂子以後政府領回去了。但是人家領回去就跑，領回去就跑。

依：你嫂子最後回去那沒有？

楊：回去了，我哥來領了三、四次，人家不願意回去，我哥就把娃先領回去了。爺，我哥來了好幾次來找我嫂子，給人家好說呆說。

依：你哥叫什麼？

楊：我哥叫個全福，楊全福，我嫂子叫啥咱也不知道。我哥把人叫不回去，就先把娃領回去，來一次把我嫂子領回去就跑了，領了四、五次哩。

依：你嫂子這裡跟人了嗎？

楊：有，有在這裡留下一個女子，是這裡這個男人的娃，就留下了。這個女子都五十多歲了，就在咱這附近住著，屬牛的娃，在燕北住著

依：你嫂子願意回去嗎？

楊：她不願意不行。

我哥非要讓回去，我哥見了就打，咋不打？我哥來領，她硬是不回去。我哥領了幾個人來領我嫂子，領著我兄弟，我兄弟來時候剛當兵回來，穿的那個黃衣服，威風得，把這裡的男人嚇的，就把我嫂子領回去了。我哥領上人來搶人來了。我嫂子回去半夜又跑了，又抓回去……。別笑話我嫂子，是沒有吃的，把女人餓的胡跑哩。沒有吃的，受可憐哩。唉——！

我嫂子回到甘肅生了兩個男娃，三個女娃，又添了四、五個娃了，人家不回來了。算是把婆娘領回去了。

依：有一陣政府讓甘肅來的女人回去，你怎麼辦？

楊：他們讓人回去，我手裡有離婚證，我來的時候，在甘谷開了個證明，我拿來了。不然，他不敢要咱，黑人黑戶，人家不要。要了往回去送哩，人家沒有送咱。我來受的可憐就多了。

依：你離婚那邊同意嗎？

楊：同意，不同意咱離婚離不了婚，他不得動彈，連個柴都從地裡背不回來，燒不成炕，娃娃凍得。他說：“你願意就領上一個，不願意就算了。”我就好心，給他把男娃子留下，把女子領上。

依：那個男娃來看你嗎？

楊：人家也不來了，人家不認咱，路這麼遠，回去一次也不容易，要錢哩，咱也沒有錢。我這女子也不回去，和他大沒有感情嘛。

依：你的娃娃們知道你是甘肅來的嗎？

楊：給娃說那些幹什麼？不說，不說。

依：你知道這個人是誰？（注：我指著牆上的毛澤東像問）

楊：毛主席。我街道上十塊錢買來的，哈，哈哈，毛主席。毛主席是幹大事情

的，對咱好。

依：你說毛主席好嗎？

楊：毛主席好，把人都解放了。咱知道，解放的那一年咱知道。咱知道，咱還不知道？毛主席好。

現在好，還給點錢，不要公糧了才好了。老早哪裡有錢？你做死做活哪裡能見到個錢？在生產隊能見到錢嗎？可憐得很。

十二、媳婦餓死了她的婆婆

受訪人：李桂蘭。女，77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都縣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8 日
錄音長度：30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澇店鎮裡賢村人李桂蘭家

依：姨，你是哪里人？

李：武都城是個城，屬於天水管。天水是專區，武山、洛門、甘谷解放以前是三個縣過去就是三寨河，過去就是鴛鴦鎮子。鴛鴦鎮是個重點，過去就是隴西縣。

依：你多大歲數了？

李：我七十七了。我身體也不行，有高血壓，幹活也幹不動

依：你們那時候情況怎麼樣？

李：解放以前也不好，我聽大人說人家拉壯丁哩，我爸身體也不好，把我爸半腰一抱，進來幾個人把你五花大綁一綁，一綁就拉走了。為啥我爺爺每年要雇壯丁，年年雇壯丁花錢，年年雇壯丁花錢，兄弟幾個沒有人願意當兵……

不好，我們是蔬菜區，務菜哩，把菜賣了，給你一點錢，你再去買面。

五八年大煉鋼鐵，修公路，我去給人家大煉鋼鐵，在峪河灘，我剛去，還不會幹不認識，端上一盆子沙子，穿著雨鞋，在裡面涮，一直涮，一直涮，剩下最後一點點就是鐵。到天黑了，那個盆子就裝滿了。

我那時候梳著兩個長辮子，都掉到勾蛋上（土語：意思是兩條辮子垂在屁股上）

李桂蘭

依：去煉鋼能不能吃上？

李：吃在大灶上嘛，在人家的部子裡睡，白天在河裡面涮鐵。爺！大躍進，你幹農活都是抽空做，讓你去修公路，唱的那個歌是："大躍進呀嘛呼嗨！大生產呀嘛呼嗨！啼哩哩，嘩啦啦……"哈，哈哈哈，唱的解放軍的歌。

依：你們是什麼成分？

李：我們是貧農，把那些地主富農收拾得厲害，把東西都沒收了，把人全部攆出來，把門一封，不讓你進去住。我家是雇農，要啥沒有啥，是最窮的，貧農雇農，可憐得很。文化大革命還派人去那裡調查，人家說是雇農，沒有問題。

依：後來就沒有糧食吃了嗎？

李：隊長就把糧食裝在庫裡面，不給人吃。餓得沒有辦法了，人就去給人家隊長下話、下話（土語：求人說好話），給上幾斤。糧食在倉庫裡，隊長不隨便給人，把人餓死了，餓死的人多得很！

那是幾十年才遭一回的大年景，人吃那個榆樹葉子，吃的只拉屎，拉得停不住，吃那個甜菜根曬乾磨成面熬湯喝，一天就吃那個飯。老人娃就受不了，把腸子餓得薄薄的了。再一吃就把腸子撐爛了。我家裡沒有餓死人，村子裡餓死了幾個哩。人吃人，狗吃狗，老鴉吃石頭。那是大年景！東莊子人不敢到西莊子去，西莊子人不敢到東莊去嘛，就害怕半路上讓人給殺了刮上人肉了。去了就把你殺了，人家把你殺著吃了，人吃人哩。這是大年景！

自己的娃娃餓死了，自己人埋了，有些人又去掏出來，就煮著吃了。有的人去要飯，晚上隨便歇息在爛房子裡，人家就把他殺了，人家支的床板，下面墊著灰就一殺，吃了，頭髮還積攢了在籠裡。

依：人沒有了，政府不找嗎？

李：政府，政府也沒有辦法管，管不過來了。被殺掉的人，人家就埋了，過了幾年還給他家兒子媳婦託夢哩，說："人家把我剁成塊塊子吃了，又把我給埋了。"他家里人去找把人挖出來，都是碎骨頭，剁開的碎骨頭。

依：剁人的人不法辦？

李：看你說的？幾百年了，從墳墓裡面挖出來的，法辦誰去？在半山上哩，那是六一年的事情。那時候有一張蓆子卷住就算好的了。

麥子都成了紅的了，就是不給人吃？紅的了就是壞了，發霉了，成紅顏色了了。麥子壞了。

我爸去那個部子一家，在我三爸部子裡，日子過得好得很。把他媽和他兄弟領過去，那個女人給他媽這麼做飯？一個鍋裡做兩樣飯，一邊是漿水菜放一點點面，菜多面少，煮一下就熟了，讓他媽吃那個。他家吃的菜少面多，她和男人吃。做飯是一個鍋吃兩樣子飯。兩口子吃饃，他媽看著，坐在案板邊上不准她拿。給他媽說："你吃不成這裡沒有你的糧！"先把他爸餓死了，後來把他媽也餓死了。他媽

第四章　逃荒的已婚婦女

還沒有死的時候，就爬到房頂上，咱那裡的房子都是石頭修建的，她爬上去喊叫："村里人都聽著，我把人家的面呀米呀都吃了，大家都聽著，我都吃了。"就坐在房頂上喊叫，喊叫了三、四聲，就從房頂上跳下來，落在一堆糞土上，把腿摔斷了。

依：這個老婆子為什麼跳？

李：是媳婦不愛他媽，不給他媽吃，沒有吃的，就餓老婆子，老婆子就餓死了。我媽去看了幾次，給她飯，她不吃，給她端水，她不喝。七天不吃不喝，讓媳婦欺負的咽不下去飯，就只是："呼——！呼——！"等死的時候，兩件衣裳用手指頭扣得爛爛的了。不吃不喝不會說話了，就是讓那個媳婦害死了，就是那麼個下場。最後挖了個坑就埋了。

唉——！遭遇了年景了，他們家有糧食著哩，過得好。有肉有酒有面啥都有給外人說就說給他媽啥都吃。人家男人是個手藝人，人家積攢下著糧食，結果還捨不得給她婆婆吃，硬是把老人餓死了。

依：你家情況這麼樣？

李：不好，咱不認識字，農民嘛，受罪哩。我是老大，家裡呆不住，吃不上。

依：你是哪一年來陝西的？

李：五八年！五八年的八月來的。

依：是你自己跑？還是別人領你來的？

李：這裡去了人把我領過來的，不是人販子，是這里人去做生意的人，落戶在咱那裡了，說給我的老漢（土語：丈夫）問個親事，就讓我過來。

依：來時候你多大了？

李：我也就是個二十歲的樣子。

依：你來你爸你媽同意你來嗎？

李：我爸我媽不願意，那個來領我的人說："你媽不願意，咱就把這事情退了，你就在家裡，不去陝西了。"陝西這邊的人又傳話："咱都是說好的，你去了能回來，坐車便宜得很，坐一天車就到家裡了。"人家這麼一說我又跟上過來了。

依：你就敢跟上人家來？你不害怕？

李：人家把我送過來，帶過來。我在武都還有一個娃，我又回去看了娃幾回，以後娃大了，我來以後又生了一個男娃一個女娃。我甘肅那個兒子的兒子都有孫子了，我都有重孫子了。

依：你來陝西以後生活這麼樣？

李：我來了，沒有戶口，沒有口糧。咱山區人不會紡線，不會織布，我就先借了一個單子賣了，到北山裡換糧食拿回來吃。我再給人家做啥活還上，人家就准我吃飯。我們兄弟五個，老大家的婆娘不會織布，我大（公公）把糧食換回來就不讓她吃，她有三、四個娃哩，不讓他們一家子吃飯。我大坐個板櫈在鍋灶前，對幾個娃娃說："你不准拿饃，你不能吃。這裡沒有你家的糧，你吃不成。"等我阿公到地

晚年的李桂蘭只守著一堆破鍋爛灶。

裡幹活去了，就偷著趕緊吃。 就是我男人的大。

家娃把他大叫爺哩，他還不給娃吃飯。

生活緊張，他就說："別的女人織布哩，你咋不織布？你吃啥？"咱這裡的人也沒有吃的，把衣服、布都拿到北山裡換些糧食，換些雜糧回來度荒苞穀、豆子。

依：那些娃娃偷著吃嗎？

李：等我阿公不在家的生活，大媳婦趕緊和一塊面，火一燒烙一個大餅子，鎖在櫃子裡頭，哈哈哈，他們娘們幾個半夜偷偷吃，不讓他爺看著。我們這個村子有個女人，自己烙一個餅子，從窗戶裡扔到炕上，放進自己房子，誰都看不見，自己一個人偷著吃

我老家武都可憐，人沒有吃的，我來了下地幹活，想給老家寄去點糧票。 我們這裡媳婦子多，人家不准我寄，我老漢就偷著寄，寄糧票還要寄去全國統一糧票。 陝西糧票到甘肅還用不成，我去換全國糧票，還要給人家提上二斤油，沒有這兩斤油，人家就不給你換。 一個農民家庭一年吃不上二斤油！

依：你來給你分地嗎？

李：地不給分，就照顧一點糧食，還有點紅薯吃。 咱甘肅餓死的人多，陝西很少聽說餓死的人。 那一年甘肅來人查人口，又讓我回去，我回去辦戶口，要一百多裡路哩，坐車去辦戶口。 跑了幾次才辦好。 我老漢是復員軍人，當過解放軍，還照顧些。 沒有趕我回去，沒有戶口就讓回去。 我早就有戶口了。

依：你有幾個娃？

李：一個男娃，一個女娃，我來都五十五年了。

等秋收了，我讓我的大孫子再帶我回去一次，就這最後一次了，我再不回去了。

我回娘家在西安坐車，高速三路，鑽好多個洞子，到天亮就到甘肅了。 到月牙下車就是汽車站，我下車搭汽車，加夜班，下了汽車我往上走，坐去炭城去的車，去炭城的車路過我家有個白門江河。下了車我就走過橋就到家了。

我老漢死了，我就一個人住在這裡，兒子媳婦單獨過著，我有這個狗陪伴著，這個狗叫個寶寶。

後記：老伴去世了，李桂蘭一個人住在破舊的老屋。 破鍋爛灶的，蒼蠅蚊子亂飛……是她害怕媳婦嗎？不願意和兒孫生活在一起嗎？因為來了幾個逃荒姐妹，我

不好多問老人她在甘肅的婚姻、丈夫、兒子的詳細情況。

老人說話聲音宏亮，性格倔強，對幾個逃荒姐妹說話毫不客氣，也不願意讓我給照張相。

她快八十歲了，說還想回去看最後一次，是想看看當年留在甘肅的兒子和她的孫子嗎？看看自己離別五十多年的老家嗎？

十三、女娃送人了男娃沒人要

受訪人：劉玉芳，女，79 歲，陝西省戶縣縣城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漳縣鹽井公社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8 日
錄音長度：27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縣城劉玉芳家

大饑荒餓亡者：
劉玉芳的丈夫，27 歲，甘肅省漳縣鹽井公社人，餓亡。
劉玉芳的父親，50 多歲，甘肅省漳縣鹽井公社人，餓亡。

依：姨，你叫什麼名字？

劉：我的名字改了，到這裡叫個劉玉芳，以前的名字我都忘記了。我都快八十了。

依：你老家在哪裡？

劉：我是漳縣人，天水地區。就是鹽井公社，五八年、六零年，遭災了，那裡餓死的人最多了。

依：你那時候去大煉鋼鐵過沒有？

劉：我有娃哩，去不了，我在豬場養豬。吃大食堂吃了幾天，就是稀湯湯，後來稀湯也沒有了。

依：人家到你家搜糧食嗎？

劉：搜哩，來搜了幾次呢。過幾天搜一次，過幾天搜一次，滿家裡屋裡搜。那是拿個棍子敲牆搗坑，爺，一點糧食藏在炕裡，人家能搜出來，藏到草房子里人家也搜出來了。你埋到廁所的茅坑裡，人家也搜出來了。你看，那些人厲害嘛？到處都能搜出來。

依：那時候打人嗎？

劉玉芳

劉: 打哩! 爺! 有時候是那個幹部打人。 有時候是你把那個面藏到哪裡, 人家搜出來, 就把你拉到哪裡開大會打, 幹部也打, 群眾也打, 把那個人打得可憐得很。 把人打到了, 拉起來, 再打。 誰都不敢說話, 一說話, 人家就說是反革命。 就打, 就打。

依: 有沒有打死的?

劉: 就打死了, 打得不得動彈了, 回去了, 就不得活了。 有些人受不了, 就上吊了, 吊死了。

依: 你來陝西多少年了?

劉: 哎喲, 我的女子是在這裡生下的, 都五十多歲了, 你想一想?

依: 五八年、六零年你們那裡情況怎麼樣?

劉: 那, 那可憐得很, 遭了災了。 沒有吃的, 人挖那個草根吃, 冬天, 那裡什麼都沒有, 就挖那個野草根吃。

依: 你吃過榆樹皮、包穀芯嗎?

劉: 爺呀, 那還是好東西。 還吃那個蕎麥皮, 苦的, 苦得很, 苦得很, 把人能鬧死! 沒有吃的, 胡吃哩。 榆樹皮還是最好的東西。 不鬧人也不苦。 蕎麥皮子苦得很, 人餓得受不了, 就先填肚子。

把人都餓死完了, 一個隊上幾家子幾家子人都死完了, 沒有人給埋, 在炕上放幾天, 最後隊長幹部讓人去埋。 那還有啥埋的, 就是挖個坑就埋了, 還有個啥? 挖坑都沒有人挖, 人挖不動嘛。 你不知道, 你是這裡生下的。 可憐的很。

依: 你在村裡看見過死人嗎?

劉: 能嘛! 都是一個隊上的, 咋能看不見哩? 都認識。 大隊裡公社裡都死人, 我們漳縣一個縣餓死的人多得很。

依: 你在哪裡看見的死人?

劉: 炕上嘛, 咋能看不見? 睡在家裡就不得動彈了, 躺幾天就死了。 人家隊上幹部吃飽著哩, 人家有吃的, 人家貪汙哩, 光是農民沒有吃的, 群眾沒有吃的。

婦女出門逃荒, 只要是為了娃娃活下來。

依: 你們家誰餓死了?

劉: 把娃他爸(注: 劉的丈夫)餓死了, 把我爸也餓死了。 我家兩個人餓死了, 我那時候有三個娃哩, 沒有辦法呀。

依: 娃他爸多大歲數了?

劉: 才二十幾歲, 他比我還小一歲。 我二十八那年, 他二十七歲了, 可憐的很。 家裡一顆糧食都沒有, 國家也不供應。

依: 娃他爺多大歲數?

劉：我大，娃他爺也有五十多歲了，就餓死了。

依：你在漳縣三個娃？

劉：嗯，三個娃，我沒有辦法了，一個女娃，兩個男娃子。 不得活了。

依：你敢不敢偷上些糧食吃？

劉：不敢，不敢。 那個時候，狼也多得很，狼吃人多得很，成那個樣子了。 爺，害怕的很，那是年景。 狼吃娃的多得很。

依：有沒有人搶著吃？

劉：有哩，鹽井那個街道上，看人手裡有個菜饃，一把就搶走了。 和餓狼一樣的，餓瘋了。 沒有人打人，都餓得打不動人了，搶了就搶了。

依；那最後國家有沒有救濟糧來。

劉：沒有。 老早國家就不救濟，不管。 死了病了沒有人管。

依：你自己來的？還是別人領你來的？

劉：我們一起來了四、五個人，我娃多，領不了。 我有個兄弟，把我們領過來，把三個娃都領上。 娃走不動路，我一個人領不了，你不知道，漳縣去隴西坐火車，要走八十多裡路哩，那時候沒有汽車，全憑兩條腿走哩，你說小娃娃怎麼走？沒有汽車，娃才五、六歲，七、八歲。 那可憐得很。

依：你從漳縣走到隴西走了幾天？

劉：走了兩天。 我背了一個娃，我兄弟背了一個娃，一個大的娃娃自己走著。晚上就歇息在人家村子裡，草房子裡。 第二天再走。

依：那你們路上吃什麼？

劉：吃什麼？沒有吃的，餓了歇息一下再走，沒有吃的。 人家有男人的，走遠路去販面販雜糧，咱沒有人，男人餓死了。 一個女人家領著三個娃娃，咋辦哩？我兄弟就領我來了。 那時候我兄弟還小，才十幾歲。 現在六十多歲了

依：那路上查的嚴格嗎？

劉：查的緊張得很，你能跑就跑了，跑不了就把你送回去了。 人家不叫人過來陝西，甘肅不讓走，人家陝西也不要。 在火車上給娃買了個饃，坐一晚上就到了。

依：你領上三個娃怎麼落腳到這裡呢？

劉：一個老鄉領來的，介紹過來的。

依：這裡的伯（注：劉後代的丈夫）比你大多少？

劉：比我大幾歲，沒有娃，他是以前結過婚，離婚了，沒有留下娃。

依：他願意養活你的三個娃娃嗎？

劉：他沒有娃，如果他有娃，就過活不到一起了，他姓王，我姓劉，兩家合成一家子。 到這裡還吃的大灶，一頓一個人一勺子飯，爺！

依：你來的時候多大了？

劉：我來的時候二十八歲了。 到這裡又生了兩個娃，一個男娃，一個女娃，我

領我的女娃來，沒有戶口，養活不了，就把我的女娃給人了。

依：你的女娃來的時候多大了？

劉：來的時候五歲多了。

依：哎喲，娃叫個啥？

李：來了，沒有戶口，娃小，吃不上，可憐得很，給了人家，讓混肚子去。娃給了人就再沒有見過面，長大了才找到見了面。她結婚了，才來找我這個媽，才來看我，二十多年沒有見過面。

依：你為啥給女娃，不給男娃，是不是捨不得男娃？

劉：男娃大，人家沒有人要，人家不要。

依：不是你不想給人男娃？

劉：不是，是男娃大了，人家養活了，怕留不住心，怕娃跑了。人家不要男娃。

依：有一陣讓甘肅婦女回去，有沒有讓你回去？

劉：讓我回去了，我這裡都有娃了，我又跑回來了。有娃，放不下，我又回來了。

依：你知道為啥沒有吃的？

劉：給人家還外債，一下子把糧食還了外債了，有糧食哩，就是還了外債了。國家還了外債了。

依：現在和誰生活在一起？

劉：我的老漢都走了七、八年了，我和小兒子過，那兩個兒子分開自己過著哩。

依：你給娃娃說這些事情嗎？

劉：娃都知道。我兩個娃娃都回去過漳縣，去了就住在我二爸、四爸家裡。我現在十幾年都沒有回去了，山區地方，不知道他們的電話。

十四、人販子把我販來的

受訪人：劉慧霞，女，81 歲，陝西省武功縣鋪邑鄉大堡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山縣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10 日

錄音長度；2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武功縣鋪邑鄉大堡村劉慧霞家

前記：介紹人帶領我來到劉慧霞家，房子破舊，炕上也很不乾淨。老人面色黑紅，背駝得厲害。

劉慧霞

依：你叫什麼名字？

劉：我沒有名字，一個老婆子誰叫我哩？我沒有名字，我不認識字。

依：你多大歲數了？

劉：八十一了，我耳朵不背，就是眼睛看不見了。

依：你老家在哪裡？

劉：在甘肅的隴西。甘肅那幾個縣不好，甘谷縣、武山縣、隴西縣都不好，是天水的。

依：你家裡當時是什麼成分？

劉：富農，人家到家裡胡搜。把我們的門還封了，撇出去不讓住。門封了幾天，讓村里人討論，討論了幾天，又打開了。村子人說："這是一家好人，沒有剝削人。"把我們家的兩個金碗拿去了，金子做的碗，值錢得很。

依：在隴西的時候生活怎麼樣？

劉：那時候是沒有吃的。吃樹葉、樹皮，哎呀，人難受得很呀。農業社只給一點點炒麵，拿回去，攪和些野菜、苜蓿就吃上了。我在食堂給人家做飯，做這樣那樣，還變化樣子。我鏟下來些鍋巴巴也就吃飽了，我沒有受餓。

依：你給農業社幹活嗎？

劉：幹嘛，啥都幹，咱是窮命鬼。

依：你們哪裡有沒有餓死的人？

劉：有，有，有的人肚子餓，胡亂找東西吃，吃了拉肚子，把人就拉死了。病了，餓了胡吃，胡拉，人就不行了，成軟得了，就死了。小娃也死得多。

依：你是哪一年來的？

劉：我是五八年來的。是人販子把我販來的，是人販子把我領到這裡的，

依：你來的時候多大了？

劉：還不到三十。我來的年成多了。那時候還不到三十歲哩。

依：你走，你家裡讓你走嗎？

劉：家裡沒有人……。我娘家，但是離得遠。我娘家在武山。

依：你在那裡成家了嗎？

劉：沒有，沒有。（注：按老人的年紀和當地農村的習慣，老人當時應該是成了家的婦女，但是處於某些原因，老人一口否認。）那裡是弟兄三個人，還沒有分家，我走了，就成了弟兄兩個人了。

依：人販子領你，你認識嗎？

劉：認得，人販子說："下面好的很，跟上我轉一轉去，看一看，我回來的時候就把你領回來。"人家是哄我哩，就把我領來了。我來了就是上了當了，上了當了。

依: 領你的是男人還是女人? 多大歲數了?

劉: 男的, 可能有個五十幾歲了。

依: 那男人叫什麼?

劉: 哎呀——! 不記得了。 我認識那個人, 在我們一個村子裡, 當過兵, 見過世面的人, 現在已經死了。

依: 他一次領了幾個人?

劉: 他領過的人多得很, 和我一起領來五個人。

依: 都是女子娃(注: 未婚的姑娘)?

劉: 有婆娘, 有女子, 沒有小娃娃。

依: 婆娘在老家有男人能領嗎?

劉: 有男人, 沒有娃, 沒有吃的, 就領上出來了。

依: 你路上有行李嗎? 包包?

劉: 沒有, 沒有拿個啥, 是人家哄來的。 我哥哥都不知道我出來, 人哄過來的。

依: 你路上吃嗎?

劉: 我拿了些炒麵, 就吃炒麵。

依: 人家把你怎麼安頓下來了?

劉: 讓我到這一家子, 跟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家裡有兩娃, 以前婆娘留下的娃。他的婆娘死了, 沒有人管娃, 就要重給他找個婆娘。

依: 他比你大多少歲?

劉: 這個老漢比我大十幾歲哩。 人家人販子領到這個屋裡的, 人家早說好的。

依: 那人販子能掙點錢嗎?

劉: 可能也掙不上些錢, 就是一個人換一斗大麥。 一斗就是個三十斤。

依: 那人家放你在這裡, 你願意呆嘛?

劉: 我不願意, 我還跑回去一次。

依: 你跑, 你有娃了嗎?

劉: 我生了一個男娃, 我不願意在這裡待, 就領著娃娃跑回去了。 這裡我的阿公(土語: 公公,)人能得很, 找我去了, 找到把我的娃背回來了。 他把我的娃背走了, 我還在隴西弄啥哩? 娃的爺爺找我去了, 我的阿公, 老人心疼娃, 想娃了, 就跑去把娃背回來了。 我呆不住了, 沒有辦法了, 就回來了。

依: 你阿公有沒有給你說好話?

劉: 說好話, 求我哩, 就說: "咱回去, 好好過日子, 好好養活咱的娃。"

依: 你為什麼跑? 都有了家了?

劉: 唉……! 我帶走一個娃, 這裡他還有兩個娃, 也難弄得很, 我不想回來。

這里人說話我也聽不懂。

依：那這個伯對你好嗎？

劉：老漢好著哩……我還有一次跑到鋪基站上，要上火車哩，來了三、四個人，就把我往回抬，這裡我的老漢把娃娃搶過去，罵我："你回去，你回去，把娃給我留下，我的娃。 你回去！"我第二次又跑，沒有跑脫。 我先後跑了幾次哩。 到半路上人家就把我攔住了，說："你滾，你滾，別想帶走我的娃。"帶不上我的娃，我不跑。

依：你為啥要跑？有老漢有娃了？

劉：我不愛這個地方，不想在這裡。 人家哄上來的，哄了一輩子。

依：他打你嗎？

劉：不打，我跑了，他就再見不上了。 哈，哈哈。

依：有一陣讓甘肅婦女回去，那你呢？

劉：人家讓回去，但我把手續辦來了，給我開了個證明。 戶口來了，就不回去了。 那陣子把那個些婦女集中起來，往回去送。 送回去了幾個，自己又跑回來，在這裡有娃了。 沒有送我回去。 後來給我分了地，我有手續。

依：你們一起來了五個人，別的人怎麼樣了？

劉：有些在別的地方，這個村裡有兩個，都死了。 這麼多年了。

依：最後那個人販子怎麼樣了？

劉：哎呀！人販子把多少人都販過來了，哎呀，等他再回去，讓村子裡的人打得頭破了，血到處流，腿都打瘸了。

依：誰打誰哩？是幹部打嗎？

劉：不是幹部，是人販子把誰家的婆娘領到陝西賣了，誰家就打人販子，男人又來不了陝西，也不知道女人跑到哪裡去了，就打這個人販子。 最後把那個人販子給打死了，把人販子給打死了。

依：打死人不受法嗎？

劉：不，他把甘肅的人領完了，人家都沒有婆娘了，打死就打死了，沒有人上報。人販子也沒有掙下錢，一個婆娘三十斤大麥。

依：那你說人販子犯法嗎？

劉：犯啥法？反正都死了。 不算犯法。

依：他販賣人不犯法？

劉：等公家知道，人都打死了。 把人家婆娘給賣了，還不打死他？

他販賣人公家怎麼知道呢？

依：你老漢哪一年去世的？

劉：哎呀，十來年了。 現在就是我娃養活著我哩。

依：你再回去過沒有？

劉：回去過，今年過年還過去了，女子女婿都一起回去看了看，坐火車，來的時

候坐火車，回去還是坐火車。隴西站上下車，就到家了。唉——！

後記：這個老婆婆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她是鄉下的神婆，能掐會算，說我是來“調查”的，是問她的話，雖然她不懂得寫作。我心裡暗暗說：“上帝讓我幹的事情，她看見了。”過後打聽她的名字，才知道她叫劉慧霞，在甘肅隴西結過婚，夫妻感情尚好，但是遭婆家虐待，不給吃飯，才跟上人販子跑出來。

過後，我很後悔，如果能陪伴老人睡一個晚上就好了，她就會說得更多更細緻。

十五、嫂子問你怎麼才來？

受訪人：牛玉鳳，女，75 歲，陝西省戶縣龐光鎮蘭正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
時間：2013 年 9 月 14 日
錄影長度：32 分鐘

大饑荒餓亡者：
牛潤斗，男，4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董凡俊，女，21 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牛 ××，女，3 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牛玉鳳的女兒，5 歲，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人，餓亡。

牛玉鳳

人吃人事件記錄：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一個家裡沒有吃的，媳婦說回娘家找些吃的。一個老婆子殺了自己三歲的小孫子，第二天隊上人進去問：“你媳婦呢？咋不見人。”老婆子說：“媳婦回娘家去了，我把我的孫子吃了。”村里人說：“你胡說，你胡說。”老婆子不知是餓糊塗了，還是嚇糊塗了，還是說：“真的，我把我的孫子吃掉了。”

後來，公社來人將老婆子綁走遊街，法辦槍斃，殺人償命。

前記：9 月，陝西農村正是收包穀的時候，每個村子的路都曬著黃澄澄的包穀，路很不好走。好不

容易找到牛玉鳳家，她正在炕上睡午覺。 我說：‘我媽也是甘肅逃荒過來的，我來看看逃荒過來的老姨。”老人說：“好得很，上炕來。”我就脫了鞋子，盤腿坐在炕上，面對面和老人喧起來。 沒有想到，老人很健談，聲音宏亮，竹筒倒豆子般的說起過去的事情，

依：姨，你多大歲數了？

牛：我？七十五，我這個老漢比我大五歲，八十了。

依：你來陝西的時候多大了？

牛：我二十三四的樣子。 我是六一年來的，那來得人多，龐光陣鎮來的人多。

依：你老家是甘肅哪個縣？

牛：甘谷縣。 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村。 現在好著哩……

那陣子，可憐得很，我們姓牛，我叫個牛玉鳳。 我們那裡有個上莊，有個下莊，我們就在上莊。 就是為了混嘴過來的。

依：那時候正吃食堂嗎？

牛：那年正吃食堂，哎呀，我還在食堂給人家燒湯著哩。 到最後就散夥了，沒有吃的了。 沒有東西做了，鍋裡沒有啥下了。

依：那糧食呢？

牛：不知道，那時候就是那麼個情況嘛。 不在食堂吃還不行，自己吃還不行，我的爺，由不了你。 砸門敲窗，翻箱倒櫃，屋裡一顆糧食都沒有了，都收走了。 地裡的糧食都壞在地裡了，爛在地裡了，社員不敢往家裡拿一點點。 大煉鋼鐵，人拉人背，牲口拉，這是大腳的女人。 腳小的女人，洋芋、穀子爛在地裡，眼看著拿不回來，那是山區，腳小的走不動。 路不好走，洋芋都凍壞了，都流開水了。 還是不准拿回來一個。 唉——！那個政策壞得很，甘肅那幾年政策壞得很，我一輩子就不愛甘肅。

依：那食堂停了以後，怎麼辦？

牛：那就是自討苦吃嘛，人家生產隊給一點糧食，有面子的人家多給一點，沒有面子的就給的少一點。 一天給上個一兩、二兩，那不把人餓死完了。

我娘家的村子小，我記得有一百七十個人，我來的那年七月，來人檢查人口，只留下七十多個人了。 連死帶跑，就剩下七十多個人了。 我娘家是甘谷縣安原鄉候川溝大隊。 死的人不少。

依：人家幹部也不給一點？

牛：不，不給，和土匪一樣。

依：你們自己家有餓死的人嗎？

牛：我們自己家，我看，有四個人都餓死了，我大、我嫂子，我嫂子的娃。

依：你大（土語：父親）叫個什麼名字？

牛：我大叫個牛潤斗，小名我還不知道，咱年紀小。 才四十多歲。 牛潤斗。

盤著腿，和老人面對面聊天，採訪就是聊天。

依：你大去世，你在身邊嗎？

牛：我在，我大是餓死了，餓死了，人睡在炕上，吃不上。就睡著，等著死，也不叫喚。解放以前，我大是學校的教書先生，是個長才居士，人封建得很，思想落後得很，從小到大都是念佛的人，善良得很，不偷人，不搶人。我大以前教的是私塾，解放以後，沒有好事。就把一個大廟給拆了，附近的人都是到那裡上廟念經。我大都是忌口念佛的人，不讓你信佛還不說，把我大抓起來。最後把那個廟改了，改成學校了，讓我大去教書，我大思想上通不過。那時候，一個月給我大二十塊錢，我大心裡還是不願意，最後就不去學校了，不幹了……。人家說我爸是迷信頭子，封建迷信，不來廟裡給娃們上課，就批評我爸。後來遭了個年景，那一年我嫂子也死了，我大就壓力大得很。

依：你嫂子才多大嗎？

牛：我嫂子才二十一，娃才三歲，她十九上生的娃。我嫂子是五九年，還年紀輕輕的就死了。我嫂叫個董凡俊，和我哥兩口子關係好得很。

依：你嫂子是得病了嗎？

牛：你不知道，那幾天到哪裡修水渠，就是洮河，水渠大得很。隊上叫人去哩，我哥有病，不能去，就讓我嫂子去頂替去。那個叫白嶺渠，修河去，讓我嫂子修河去。我嫂子去了半個月，拉肚子，人餓的，臉腫得多大。那陣子男女都叫去，我哥身體不好，去不了。我嫂子拉肚子，拉肚子，人幹不成活了，人家水渠上的幹部說："那你做不成了，你回去。"她走到甘谷車站，走不動了，讓人回來帶話，讓我哥去接。我哥第二天去了，借了一個推車，看見我嫂子睡在人家的房檐下面，人家那家人不敢讓進門，說人瘦得不像樣子了。那人說："死在我家怎麼辦？"就給她鋪了個爛舊氈，讓我嫂子在房檐下睡了一個晚上。我哥去就算見了一面，我嫂子說："你，你怎麼這麼長時間都不來接我？"又問了一句："屋裡媽和娃好著沒有？"就問了這麼兩句，我嫂子和我媽關係好得很。我哥說："好著哩，媽和娃都好著哩。我把你扶起來，咱回家，回家。"我哥哥把她一扶，剛扶起來，"當！"一下子給摔下去了，她就一下子給咽了氣了。人早就不行了，就等我哥來見了最後一面，說了一句話，就死了。就算是兩口子見了最後一面。

我哥可憐，把我哥傷心的，接婆娘去了，婆娘就死在他眼前了。我哥以後精神上就有病了，下一年又把娃死了，餓死了，才三歲個女娃。婆娘死了，娃死了。我哥

給傷了心了，再不問媳婦了。誰說都不要，誰說都不要，再不娶媳婦了……到現在還是一個人過著。八十一了，還是一個人。我哥是個癡情的人，也是念過書的人，吃齋念佛的人。把心給傷了，如果來了人給他說媳婦，他就睡下不起來了。每天天黑了，我哥就點個燈，坐在炕上，唱著唱著，身子搖著唱著，就唱一個晚上，不找其他的女人。

依：他唱什麼？

牛：哼哼唧唧不知道唱啥哩？正夜不睡覺，那人神經受刺激了。你想想，先是第一年十一月娃死了，第二年二月媳婦就走了，可憐得很，打擊太重，再沒有結婚。

依：你們那裡餓死的人多嗎？

牛：爺！從甘谷那邊過來，在那個深溝裡，都是人，用麥草裹起來的人，沒有人給埋，看溝渠裡麥草裹住的人多得很，這裡幾個，那裡幾個，滿了，滿了，人死了就扔到溝裡了。

人餓得受不了，二十幾天不見面，就吃那個草、野菜，就吃那個，我說把人餓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都餓瘋了。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人吃人的事情？

牛：有一個，有一個婆（土語：奶奶）把孫子殺著吃上了。兒子餓得跑出去找吃的去了，媳婦小娃在家裡，那個下午，媳婦給婆婆說："媽，我回娘家去，咱沒有吃的，我回娘家找些吃的去。"媳婦回了娘家，那個晚上沒有回來。天黑了，他婆把娃給殺著吃了。是個男娃，三歲了。三歲娃，有啥肉嘛？第二天，幹部在門口喊叫著讓幹活去，進去問："你弄啥哩？不做活去？"就看見案板上血呼呼的，幹部問："你媳婦哩？咋不見娃？"老婆子說："媳婦回娘家去了，我把娃吃了。我把我娃吃了。"隊長不相信，就說："你胡說！胡說！"那個老婆子說："真的，娃還在鍋裡呢。"隊長把鍋一揭開，娃的頭還煮在鍋裡呢。

依：把這個人法辦了嗎？

牛：公家來人就把老婆子拉走了，把那個砍了娃的刀子，煮了娃的鍋都拿走了。

依：這是哪一個鄉？

牛：大莊鄉，甘谷縣大莊鄉。那一天，公家來拉這個人，村里人都見了，最後就槍斃了，你殺人就是犯罪了，再餓殺人就犯罪了。殺人犯，有意殺人。人後來說也奇怪，一般殺了人的人都不承認，她就說在鍋裡哩，把人腦子餓出毛病了。把人餓瘋了，他婆把自己孫娃吃了，老婆子小小的腳，餓糊塗了，餓糊塗了。她把娃抱到三歲了，不餓能下得了手？人都成了狼了嘛。老婆子也可憐，也可憐。人餓空了，走路走著就死了。

依：你看見死人嗎？

牛：看見嘛，從路邊走，往溝裡一看，就是用麥草裹住仍扔掉的人，兩頭紮住，

嫂子問:“你怎麼才來?”就咽下最後一口氣 . 胡傑插圖。

就扔了。人都瘦幹了，扔了就扔了，山區，沒有人管。有些溝有上百米深，人臭了都聞不著個味道了。人都瘦幹了，還能臭嗎？

依：那時候打糧食嗎？

牛：打糧食哩，公家把人趕去煉鐵，能幹活的人不能在莊稼地裡幹活。在家的都是老人，腳小的，幹不成活。年輕人到白嶺渠，又是啥家渠，又是煉鐵廠，勞力都調走了。有點糧食還拉走了，動彈不了的就往死裡餓，沒有點辦法。

那個時間，人就往死裡餓，沒有辦法，如果有人給穿針引線，就跟上跑了，先逃活命。在屋裡等死呀？那些小腳老婆子，就走不動，有人領也走不動。我就硬逃出來了。隴西、定西、通渭都是苦地方，餓死的人沒有數。

依：你是怎麼過來陝西的？

牛：我是遭了年景跑過來的，有一個女人，前一年的二月，從甘肅來這裡住了一年，回去轉娘家。就領我來了。

依：你那時候成家了嗎？

牛：成了家了，家裡餓的呆不住，只有走。出去逃個活命去。

依：那人家（注：丈夫）讓你走？

牛：讓走。那個婆娘回娘家，我說："你把我領上走。"我有個娃，是個女娃，兩歲了，我就領上來了。我把娃領來了陝西，後來他又領回去了……把娃後來也給糟蹋了。我二十三了，是人家的娃，人家領走了，回去了娃又死了。說回去給娃買了一包麻糖，把娃的喉嚨給卡住了，把娃給沒有了，娃都四歲、五歲了。

人家領我來的，不然，我沒有本事來。先領到那個婆娘家裡，住了幾天，有個人介紹到這裡來。

依：甘肅那個男人怎麼辦？，沒有叫你回去嗎？

牛：離婚了，鬧了半天，我是好馬不吃回頭草。他經常不在家，在外面要飯吃哩，那個家庭我呆不住。因此我才能走，年景不好，咱就走了，誰都顧不上誰了。到了六一年，咱給娘家去了信，他知道了，跑來陝西叫我回去，我說："我不回去，回去弄啥？吃屎嘛？"我就沒有回去，他就把娃領走了。他是按照我給娘家的信的地址找上來的，第二次，他又來了，要和我離婚，從甘肅開了介紹來，來就離婚了。

來也好著哩，算是逃了活命了。

依：你到這個家情況怎麼樣？

牛：我這老漢叫個石銀生，弟兄三個，只有兩間房子，可憐的很，二十七了，還沒有媳婦，窮得沒有人跟。我來說比我大兩歲，實際上大四歲。那不要緊，咱不嫌棄，就是家窮，人好著哩。我說，咱甘肅女人到這裡來就是收拾爛貨，找不好的，人家條件好的還不要咱。看不上咱。

我來了找了個窮鬼，還要給老二、老三娶媳婦，咱是老大，老大就是大。給老二娶了個高價媳婦，要一千塊錢。借帳，慢慢還。我就給人家還了六百元的帳，那

牛鳳雲和丈夫石銀生

時候的六百元多值錢？……家裡的老人還一直害怕我走，以後有兄弟媳婦了，就分開家，自己過自己的，兩間房子分了半邊房，我就說人是一口氣。我要了三個娃，一個女子，兩個男娃子。

我來那幾年可憐得很，咱是個離鄉人，把苦吃多了，少吃沒喝，要啥沒有啥，我就要和別人過的一樣，我成天紡線織布，我來才學著紡線織布，我織布還快得很。我沒有黑明的織布，哎呀，我的爺，把苦受多了。都好幾年了，我這老漢到山背木頭，背椽，就蓋了兩間房子。帳務還完，日子還沒有過，娃長大了，要娶媳婦了……。

我來了陝西，就把我的小兄弟弄到陝西來了，我就心疼我這個兄弟，再沒有管我哥。有吃的有穿的，都給我兄弟。我兄弟結了婚，有了兩個兒子，三個女子。這裡有廠子，在廠裡幹，後來修車，做生意，就在戶縣買了房子。就是我哥還在甘肅，就獨個過著，給人算命，到處走，混一口飯吃上。就是我哥一個人在那裡，受可憐。

後記：再聽錄音的時候，我聽出來一個細節，牛玉鳳說："我嫂子在人家家的房檐下睡了一個晚上，人家不敢讓她進門。"讓我心疼、難過極了。嫂子只有二十一歲，是一個年青的妻子，一個剛有娃娃的母親，可是她死了，累死了，餓死了，病死了。

"你怎麼才來接我？"那一夜，她是怎麼熬過來的？沒有人知道。

五十多年了，她的丈夫用一輩子的獨身不娶回答這個問題。

第五章　孩子們的逃荒記憶

大饑荒中的甘、陝逃荒婦女、逃荒兒童，目前在大饑荒研究中尚處於空白。

不要說個人和國家，就是一個做研究寫作的專業人士，一個簡單的觀點，都需要經過長期的思索。官方有不少關於逃甘、陝逃荒婦女的文件，我最初做逃荒婦女調研的時候，思想上就只有“逃荒婦女”的概念，她們帶來的孩子就“屬於”逃荒婦女這個群體。在我採訪中瞭解到不到十歲的男娃陳金有自己坐火車流浪乞討，十二歲的張千虎、十歲的張纏虎兩兄弟走山路、扒火車逃荒來陝西，有些小娃娃由母親背著逃荒來到陝西……作為一個當過孩子的人，作為一個孩子的母親，我常常心疼如錐，為這些娃娃孩子們流淚。為什麼他們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幼嫩的生命，要受這麼大的罪？吃這麼多的苦？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不斷的琢磨分析，逐漸認識清楚，產生出一個新的觀點———一個兒童，首先他是一個人，一個獨立的人。他作為一個個體的生命，是獨立的，不是母親的附屬品。這些逃荒兒童是很大的一部分受迫害、摧殘的群體，逃荒給他們幼小的心靈留下終身的陰影，應專題研究。所以我整理、編寫出一章“逃荒的男娃娃、女娃娃”，成為一個單獨的逃荒群體記錄。也為以後的逃荒婦女、逃荒兒童研究打下一些基礎。

小小年紀，天真爛漫。本該無憂無慮，吃喝玩耍，本該在牛背上吹笛、在樹蔭下玩抓石子。無辜蒙童，可是他們卻經歷了飢餓、寒冷、餓死家人，跟隨母親背井離鄉的逃荒，在他鄉異地受人歧視打罵等等。他們的童年記憶只有飢餓、尋食、恐懼、絕望、無家可歸、生不如死……

有些嬰兒在逃荒路上餓死、凍死，沒有姓名。有的小娃娃送給了陝西當地人，不知道父母姓名，不知道老家的地址。有的來時年紀太小，什麼都不記得。我能找到的年紀最小的逃荒者任金巧時年只有五歲，她記得有人背著她，走了很長很長的路。她的丈夫羅志前來時四歲，他的父親去修水力不知是炸死了，還是餓死了，人販子帶領他們母子三人逃荒到陝西。這麼小的年紀，就要經歷生死存亡、逃荒異鄉，是讓我最為心疼的。

這麼多年了，從沒有人詢問，沒有人關注，沒有人撫慰他們心裡永恒的傷疤。

一、我啥都不知道（16 歲）

受訪人：王秀英，女，69 歲，陝西省戶縣澇店鎮餘姚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16 日
錄音長度：17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澇店鎮餘姚村王秀英家

依：姨，你叫什麼名字？
王：王秀英。
依：你多大歲數了？
王：我是屬猴的，今年六十九歲了。
依：姨，你是哪一年到這裡來的？
王：是六零年。
依：你老家在哪裡？
王：甘肅，甘谷縣。
依：你的甘肅口音也不重了。
王：改了些，還是有。 來的時間長了。
依：你在甘谷那陣也是吃大食堂吧？
王：食堂就是吃洋芋，那陣是個勞力給你吃，不是個勞力就不給你吃。 沒有勞力的，比如家裡老的、小的、有病的人，就要靠有勞動力的人掙下的稀飯，打回來加些野菜和水，給娃娃老人吃。 勞動的人吃過，有剩下的了你吃上些，沒有了就吃不上。
依：你是自己來的，還是別人領來的？
王：那陣子，有人往下面（注：陝西）領人哩，我是叫人家領來的。（王的聲音很小，因為她的兒媳婦在隔壁屋子。）
依：你來的時候，還小著哩？
王：小著哩，十幾歲，還正在上學哩，就是那一陣子吃的太短（土語：少），家里人口多，又有我嫂子管著，她也有幾個娃娃，吃的上面就特別的困難。

王秀英

依：你要走，你的父母同意嗎？

王：父親早不在了，我小的時候，父親就不在了，家裡生活緊張得很，我媽娃多，娃娃放了學，冷了就上炕暖著，有湯喝上一碗，我啥都不知道。

依：你走的時候，有沒有人送你？

王：沒有，我媽、我哥哥都沒有送，沒力氣出門送。 那陣子誰送哩？沒人管。

依：你家到火車站有多遠？

王：二十多里路，就是走著去的。

依：你出門拿了些啥東西？

王：啥都沒有拿，啥都沒有拿，連個包袱都沒有，家裡沒有東西叫我拿。 我記得就手裡捏了一疙瘩菜饃饃，叫我路上吃的，是我要出門了，才給個乾饃，平時連見也見不到。 再是啥都沒有。 就身上穿的一身爛舊衣裳。

依：領你來的人你認識不認識？

王：不認識。

依：那個人是甘肅人還是陝西人？

王：那時候，我還小，不太記得了，可能是咱甘肅人，就到我們家遊說："陝西人家地方啥都好，你去了能吃飽肚子，吃白面饃哩，叫我把你領上下去。"其實，那個人是個人販子，從甘谷把咱賣到這裡了。 咱小，啥都不知道。

依：人家領你來幹什麼你知道不知道？

王：人家不說實話，就說陝西好，說得好聽得很，"女子，你去了，給你找個活，給人家洗洗衣裳，補補褲子，你個人就能把肚子混飽了，就能生活下來了。"咱就想，也不說掙錢，不敢想掙錢，能吃上，能活命就行了。

依：哪個人有多大歲數？

王：也就是個四、五十歲的樣子。

依：路上領了幾個人？

王：咱沒出過門，他就教我："丫頭，如果路上有人問我是你的啥人，你就說我是你的姐夫。 記得了？姐夫，其他的話別說，說了招禍哩。"咱一路就啥都不敢說，一直跟著人家。 就把咱領到這裡來了，來了就再沒有見那個人。 那陣子，咱年紀還小，人家說啥話咱也聽不懂。

依：你們路上有沒有被攔截、被收容？

王：那個時候，人都沒有錢，都是扒火車哩。 是天黑了走的，黑咕隆咚的上路，咱就跟上人家走，陝西在哪裡不知道，咋才能走到不知道，啥都不知道。 就跟上人家走。

走了兩天，下了火車，又步行了幾十里，我實在累得走不動了。 那個人說："快了，快了，到了就好了，你就要享福哩。"人家把我領到戶縣這裡，錢一結算就走了，我啥都不知道。

逃荒姊妹，都叫王秀英。

依：你從甘谷來這一路上吃啥呢？

王：去火車站的路上，二、三十里，一邊走一邊要著吃，就要著吃，能要上些清湯喝上些。在火車上，領我的人拿著些東西，能給上一點點，能把你領來就行了。吃飽就不要想。

依：你從哪裡下的火車？

王：不知道，晚上上路的。那一陣咱還正念書著哩，連門都沒有出過，啥都不知道。

依：販賣你來的人叫個啥？

王：不知道，那陣人瓜（土語：傻）著哩，人家沒有給我說，我也沒有敢問。人家和這里人說話，搞價錢，我也聽不懂，反正人家之間有交易，人家不會白從甘肅販人嘛。要走了，他悄悄對我說："女子，你先歇上幾天，出門幾天走乏了。叔出門辦個事情，過兩天就回來看你，你先好好歇，不敢出門胡跑。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小心把你丟了。叔兩天就回來看你了。"說得好好的，人家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連個影子也沒有。我等一天沒有，我等一天沒有，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咱那時候只知道哭，就再啥都不知道。

人家說好了，我啥都不知道。

依：到陝西以後，他領你走了幾家子，還是就這一家？

王：就這一家，把我留下人就走了，給我啥都沒說，就說出門辦事去了，過兩天就回來，咱就啥都不知道。

依：你從甘谷來之前，有沒有人對你說，要帶你來陝西嫁人？

王：那個時候，沒有說來了跟上個人，就是說："咱這裡現在沒有啥吃的，我把你領出去逃活命去，陝西人家地方好，能吃飽肚子。"我就跟上人家來了，他就說出去辦個事情，就脫了身了。可能背後和這一家子人都說好了，就算是把我賣給這一家子了，人家的生意就算做完了，就跑了。就算是給我好壞找了個吃飯的地方。

依：那個人走了，你咋辦呢？

王：我也不知道咋辦？只有哭，哭了兩三天，想我媽，想我大，想我們甘谷老家，咋也回不去，也不知道咋回。等了好幾天，那人還不回來，我就知道人家不回來了，人家是哄了咱了。沒辦法，就留下來了，不認識一個人，說話聽不懂，就和瓜瓜一樣。

依：這屋裡的伯（注：丈夫）比你大幾歲？

王：大五歲，歲數差不多。

依：人家把你留下，有沒有辦個結婚酒席啥的？

王: 沒有, 那個時候, 日子都不好過, 兩個人在一起就算結婚了。

依: 你結婚那一年多大歲數?

王: 十六, 還是個娃。

依: 那你以後再有沒有回去過甘谷?

王: 十年了, 在陝西十年以後才回了第一次。

依: 你怎麼聯繫上家裡人的?

王: 我會寫信, 寫信回去聯繫上了。 我大、我媽早都不在了。

依: 你的掌櫃的(土語: 丈夫)後來有沒有給你說過, 給領你的人給了多少錢?

王: 不知道, 那陣子家裡有老人, 是老人給辦下的。 咱過的是啥日子?

依: 你在這裡生了幾個娃娃?

王: 四個, 一個男娃, 三個女娃子, 現在這個媳婦子還是辦下咱甘谷那邊的姑娘, 來了都十幾年了。

後記: "我不知道", 是王秀英整個採訪中說的最多的話, 一個方面, 不太願意說出過去的傷痛, 一個方面, 一個十六歲的山區女娃被一個不認識的人領到陝西, 放在不認識的人家, 就走了, 哄、騙、瞞, 她又知道什麼呢? 哭, 哭, 哭完了, 就成了人家的婆娘, 生娃幹活。 回不去了, 就是一輩子。

二、我媽領我逃出來的(9 歲)

受訪人: 王新定, 曾用名張新定, 男, 63 歲,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
時間: 2013 年 8 月 25 日
錄音長度: 45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北耕村王新定家

王新定

大饑荒餓亡者:

張君山, 男,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千戶鎮永樂村人, 餓亡。

前記: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王新定。 因為他和我的舅舅黃富貴在一個村子, 一起從甘肅逃荒來陝西, 一起長大, 所以關係特別好。 因此, 我們的關係特別

的親昵，我也叫王新定“舅舅”，這個舅舅過去的什麼都願意給我說。我也特別喜歡聽，因為他說的是歷史的一部分。

依：你從甘肅你來多大？

王：九歲。

依：你叫什麼？

王：新定。在老家姓張，張新定來了以後改成王。人家養活了咱，就叫王新定。我六零年來，來是九歲。什麼都記得。六零年，還是冬季，那個時候，甘肅秦安縣、甘谷縣人都可憐。知道陝西地方人不太受餓，能好點。秦安、甘谷餓死的人不少。下來那是人不少。真正的沒有辦法了。

依：你記得吃大食堂吃什麼？

王：吃大食堂吃的洋芋糊糊，洋芋糊糊，就是煮下的洋芋。

依：能給上多少？

王：一個人一頓二兩。大人是分的。大人多，娃少。分回去，咱們那裡有這麼樣的罐罐，我媽就用那個罐子提飯，我記得我也去領了幾次。咱人小，不敢提，就怕提摔了。摔了就沒有什麼吃了。反正提回來，洋芋糊糊，裡面還有苜蓿、刺荊、野菜，都是那個野菜，在裡面攪著。攪一點玉米麵，就一點點，湯裡面能看見人。提回來，當大人的還不捨得吃那個，為什麼？總想讓娃吃上。我媽把稀的一喝，我把稠的一喝。大人就沒有吃的。

依：你們那時候敢偷著吃上些嗎？

王：我媽上工回來，給我偷點吃的。偷著挖些洋芋，在炕洞裡一燒，那你不敢搭火。誰敢？當時是私人不准冒煙。做飯就要搭火嘛。人家讓你吃食堂。給你的頓頓飯，一天兩頓，你一吃，誰家敢冒煙？你敢冒煙？鍋都給你砸了。咱小，不知道什麼原因砸鍋。你還敢冒煙？誰冒煙，就到誰家去。我媽偷點洋芋，弄回來。

依：你媽往那裡藏哩？

王：哎呀！婦女家腰裡揣著，你還敢提個啥？如果碰上人，人家搜哩。你就不敢。人都害怕。烤得不知道生不生，熟不熟，湊合吃一下。你還敢冒煙，是炕洞裡火不著了，沒有煙了，把洋芋塞進去。這人就睡，睡到半夜了就弄出來趕緊一吃。白天誰敢弄這個事情？都是餓的，天黑了塞進去，到半夜才弄出來一吃。半生不熟的。

我記得我媽讓我吃洋芋，自己吃野菜。就是野菜，苜蓿地裡的苜蓿都撅光了。沒有苜蓿，把榆樹皮，剝得光光的。榆樹皮還是最好的，還沒有。把玉米芯芯，磨成麵，把人吃的，我記得我媽大便都大便不下來。榆樹皮、玉米芯芯吃多了就把人吃死了。榆樹皮就把人吃死了，帶膠的。

大人把榆樹皮弄回來，大人晚上在石磨上偷著磨。磨出來熬成飯，還烙成餅

子。 玉米芯芯砸爛，晚上偷著吃，還是偷著吃！你還敢白天吃！就吃這樣的糧食還不敢讓人知道！

依：那時候，是不是幹部很厲害？

王：幹部厲害。 你也不敢和人家爭？誰敢？那個時候人家打哩！我記得，隊長為什麼把我媽頭都打破了，我記得是冬季裡，把我媽頭打破了。 流血哩。我住在我大媽家，反正我記得。

甘肅人連洋芋都吃不上。

依：你當時恨那些人不？

王：恨有什麼辦法？小娃娃？恨有什麼辦法？我父親又不在家。 餓得流浪著哩，不知道人在哪裡。 我們走的時候，我父親都不在。 那時候，一個家庭也是自己顧不住自己。 誰還顧誰哩？

娃吃上，大人就餓死了，我大（土語：父親）就是餓死的。 年紀不大，才四十多些。

依：你大（土語：父親）是什麼時候死的？

王：我大是六一年，我們下來不到一年，我大就餓死了。 我大叫個張君山。

依：那餓死了，誰給埋的？

王：家裡有親戚，我大伯、二伯，都在家，就看著給埋了。 用什麼埋？那個時候，一張蓆子把人一卷，挖一個坑，就埋掉了。 那時候，誰都顧不上誰，顧不上誰。把人餓的，有的人就在地下爬著。

依：你看見的嗎？

王：我看見的。 我給你說，我的大媽餓得走不動，在膝蓋上纏上些墊子，兩條腿爬下，跪著走哩。 實在沒有辦法了。 我記得六十多歲的人了，爬著走路，餓得太可憐了。

我沒有出來之前，我父親餓得流浪哩。 不在家裡呆，我和我媽兩個人，我每天干什麼？提上這麼大一個籠籠，出去幹什麼？出去找野菜，那幹刺莖，把那個弄上，回來一熬。 咱甘肅不是洋芋多，弄上些一吃。

農業社，說那時候天旱，咱年紀還小，還打糧食哩，咋能不打糧食？糧食一收，反正家裡沒有糧食。 誰敢去偷人家的苞穀棒？生產隊抓住就打哩。 我記得我出去偷人家的洋芋，娃嘛。 出去偷洋芋，不敢放在籠裡，往衣服裡一塞，一綁，偷回來，餓得招不住。

我記得我八歲了，家裡養的綿羊，偷點豌豆，回來煮上些吃。 咱就那麼小，哎呀，餓死的人，我給你說，我們住在溝上面，溝很深，兩邊住著人，聽說哪裡死人了，都是餓死的。 死了怎麼辦？有席卷一下，一埋，沒有席，挖個坑就埋了。 那時候席

都緊張。 許多家庭多一張蓆子都沒有! 哪裡有席? 死人用了, 活人怎麼辦?

我給你說, 咱甘肅都燒炕, 一張席一個被子, 蓋一家子。 一個被子蓋一家子, 布都爛了。 穿的衣服不叫衣服, 根本就沒有, 穿的鞋連底子都沒有, 可憐得很。 生產隊裡, 咱那裡豆子了、高粱了、豌豆了, 咱那裡以雜糧為主, 麥子少。 但是還是打糧食, 打下沒有了, 群眾吃不上。 五九年、六零年那兩年, 死的人不少? 我九歲, 去我外婆家, 比較遠, 經過山區地, 經過那個窯洞, 我能記得, 我早晨去, 晚上回來, 反正我看見兩個死人。 就在那個窯洞裡, 餓死的人。

依: 可能是討飯的人?

王: 肯定是要飯的, 餓死的, 門在這裡, 死人在那裡。 沒有姓名, 誰知道? 到哪裡要飯去? 一聽說死人, 都是餓死的。

依: 你的村子死了多少人? 你記得?

王: 死的人多得很。 我給你說, 餓死的人, 多得害怕, 唉——! 咱不知道數字, 但是知道當時的風聲, 說哪裡死人了, 把人餓死了。 誰知道餓死了多少? 就是餓死人, 得病的少, 就是餓死的。 死沒有病, 就是餓下的。

年青的人還能逃荒, 比如六、七十歲的, 你就是死。 走不動。 那時候都是小腳婦女。 我媽的腳還沒有纏, 人販子把我們販賣下來。

依: 你媽叫什麼名字?

王: 我媽叫董玉蘭, 來陝西的時候三十多歲了, 這也去世多年了。

依: 你說一說你出來的那個晚上, 那個過程。

王: 那是冬季, 我記得冷得很, 我們坐的火車從甘肅來陝西。 出來之前還不敢說, 你說了。 收拾你哩, 不准你走。 吃不上, 還收拾你哩。 都是天黑了跑的。 我走的那一天晚上是冬天, 冷得很, 我穿了個薄棉襖。 我給我大媽敢說, 我大媽知道, 我大媽說: "娃, 你趕緊和你媽逃命去。" 我大媽對我好得很。 沒有什麼吃, 農業社分一點糧食, 自己有那個石磨子, 偷著磨些高粱麵, 給我弄個小餅子。 高粱麵, 吃上難受得很, 讓我吃。 關鍵是娃娃可憐的很, 把我餓的, 坐在角落不得起來, 老是我大媽哄著把我拉進去的。 她捨不得吃, 她藏下一點玉米麵糊糊, 抓上一把, 鍋裡一煮, 趕緊讓我喝上。 餓得不得起來。 我走的時候。 偷著給我吃上, 她愛我的很。 給我大媽說了, 別的人都不敢說。 不敢說, 我們是為了逃命哩。 晚上我們要步行到秦安車站。 那是三九天氣, 下著大雪哩。

依: 那麼冷, 你穿的什麼?

王: 穿什麼? 就穿的粗布棉襖。 沒有棉鞋, 誰見過棉鞋? 連襪子都沒有, 我記得我穿的那個鞋, 幾個腳趾頭都在外面。 還有鞋? 都是爛鞋, 自己做的爛布鞋。 可憐的很。

依: 你們走了多少里?

王: 我們千戶鎮到秦安縣要四十里路哩。 走到車站, 搭火車。 一百多里路,

山區的路，彎彎曲曲的，彎彎曲曲的。咱年紀小，人販子領來的，都是通過熟人領來的。人家賺錢哩，人家賺多少錢，咱可不知道。

依：過後有沒有聽你媽說過人家賺多少錢？

王：我媽沒有說過。也不好意思問。那怎麼問？媽已經可憐的。我媽可憐得很，來的時候才三十多歲。人家肯定要錢哩。人家人販子肯定有利潤嘛。我記得那個人販子，胖胖的，個子不高，白白淨淨的。人家把咱送到，人家就走了。咱也不知道人家那交易怎麼做的。

那是沒有辦法了，真正的沒有辦法了，如果有辦法誰出去呢？就說咱那地方不好，都捨不得走。不捨得自己的家。那你沒有辦法，那你白白的死嗎？大部分死的，都是老人，還有飯量大的。

等我下來（逃荒到陝西）以後，餓得面黃肌瘦，這個村子的人都看我哩，都笑話哩，瘦成一把骨頭，臉黃的。都說："看娃餓成啥樣子了？黃皮爛西瓜了。"

依：你知道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往陝西跑的人特別多？

王：那就多了。我給你說，五九年、六零年、六一年，火車上坐的人，都是逃荒的！

依：是不是婆娘（女人）多一些？

王：婆娘領娃的最多。沒有男人，都是女的。為啥？婆娘的出來好找對象，這裡年紀大的，不好找老婆的。我們這樣的，我媽把我領上，人家就收拾下了（收留下了）

還有這樣的情況，餓得不行了，男人沒有辦法，男人對女人說："你去把娃娃領上逃個命去。"男人沒有辦法了。男人領，到哪裡去？女人把娃娃領上逃活命去。

依：那這個男人以後怎麼辦？重找，還是等女人回來？

王：走一步算一步，活一天算一天。命都顧不上，還說什麼感情。吃了今天，沒有明天。就是那麼情況。

依：女人是願意走，還是不願意走？

王：那是沒有辦法了。我媽那個時候就沒有辦法了。我爸還在的時候，她就來了。我媽來的時候才三十幾，重新跟上個男人，就有人養活咱，那沒有辦法了。沒有辦法了。也不存在什麼結婚、離婚、同居，什麼都沒有。不逃荒，我和我媽連命都沒有了。我給你說。

依：你來陝西後，敢不敢對人說甘肅餓死人了？

王：到這裡誰還敢說什麼？毛主席手裡，你一說，還說你是反革命分子，還收拾你哩。給你扣上個帽子，你就斃了，一輩子都不要想了。

依：你當年是黑人黑戶來的，對不對？在陝西五十多年了，會不會經常想老家？

王：想哩，咋不想？經常想哩。但是沒有辦法了。已經……想也沒有辦法。什麼都在這裡，回去現在和過去也不一樣了。回去怎麼落戶？房子都倒塌了。我

也回去過兩次，當兵的時候回去過一次。 我當過兵。

依：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挨餓，沒有吃的？你自己覺得是為什麼？

王：我剛說了，沒有吃的，給蘇聯還賬哩。

依：你覺得國家領導人，毛主席、周總理、國家這些高級領導人，他們有沒有責任，你覺得？

王：他怎麼沒有責任？那幾年人家都喊叫："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人不敢說，那個時候人不敢說這些話。 有口難言。

現在改革開放了，那時候毛主席管的是全國的大事，甘肅省餓死的人最多了。我不知道多少，就說咱的秦安縣、甘谷縣，我都有記憶。

依：你給你的娃說不？

王：說哩，天黑了就說。 娃知道，娃還想回去看看，我說現在好了，改革開放就好了。 前些年在老毛手裡，打下糧食，給國家一交，人家說戰備糧，戰備糧，人家說是戰備糧。 戰備糧，就是必須交的。 而且是沒有報酬的。

給國家一交，拿個口袋給咱分下一點點。 不過就是餓不死，就是吊你的命哩。吊你的命哩。 人家說戰備糧，存十五年，有了自然災害、打仗了就有吃的。

依：我看到的文件，甘肅的文件、陝西的文件，把你媽這樣、我婆這樣的寫成是"非法同居"，說這些婦女是非法的同居，文件上說是甘肅婦女和當地群眾非法同居，你怎麼看？

王：他就說的不對。 人都餓死了，先找個落腳處，先把命保住。 說這個話，對，你把糧食供應上，你看人還出來不？為什麼出來？餓得沒有辦法，你不給糧食，你餓的。 非法，話要人說哩，你把糧食給供應上，把命吊上，誰要跑出來！

你給誰說？誰管你的事情？

依：你覺得是什麼問題？對不對都沒有關係。

王：那是一收國家都調走了。 自己打下糧還吃不上，你知道什麼原因，你就不敢說話！人家收走了，說還債哩，就全部收走了。 咱老人餓死了，咱難受不？你現在把你的歷史搬出來，找國家去，誰管你的事情？

咱是個娃娃，都不懂。 咱光知道這一代人把恓惶（可憐）受了，咱把恓惶受了。

後記：母親董玉蘭已經故去了，王新定和兒子生活在一起，腿被車禍截至了，還要下地幹活。 他喜歡說過去的事情，因為只有對"自己人"說，這些話，在他心裡憋屈了幾十年了。

他說什麼，我就記錄下來。

三、五福兄弟（14 歲）

受訪人：魏連福　男，67 歲，陝西省蒲城縣興鎮曹家新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6 日
錄音長度：41 分鐘

大饑荒餓亡者：

魏根福，男，5 歲，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餓亡。

魏增福，男，16 歲，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小川村人。 逃荒到陝西後，參軍到西藏“剿匪”中犧牲。

前記：魏是我妹夫的“乾大”，就是乾爹的意思，我從來也沒有見過。 聽妹妹說他也是從甘肅來的，也是六零年左右來的，而且幾個兄弟都來了。 我就決定去四十里以外的蒲城拜訪魏，瞭解一下他一家來的情況。

到了門口，一位笑容可掬、駝背得非常厲害的老人迎接出院子。 妹妹叫：“大大！”我叫：“叔叔！”看來，老人勞動了一輩子了，日子非常艱辛。

依：叔叔，你是哪一年從甘肅過來的？

魏：六零年。

依：甘肅哪個縣？

魏：甘谷縣。 甘谷和你們秦安連著呢。 我們那個叫大莊鄉，小川村。

依：六零年你多大？

魏：那個時候，我才十四歲。

依：你是哪年出生的？

魏：我是四六年出生的。 我叫個魏連福。

依：你們那個時候生活怎麼樣？

魏：咱們那個時候還小，但是吃食堂。五八年吃食堂。

依：為什麼吃食堂？

魏：五八年，國家給辦的食堂。

依：不是家家戶戶自己做嗎？

魏，那時候，全國各地都辦食堂，五八年全國各地都辦的食堂。 五九年還是吃食堂，人都

魏連福

在食堂吃飯哩。 國家上面的政策，說給群眾的口糧一個人四百九十五，但實際上沒有給農民分糧食。 人都在食堂吃飯，家裡就沒有分上糧食。

依：一個村子一個食堂嗎？

魏：一個村一個食堂。

依：有多少家？多少人？

魏：一個村子有十幾家，有七、八十個人。

依：那時候，你什麼都記得了？

魏：知道了，在食堂吃飯哩，國家要掙紅旗，掙紅旗就上交糧食多，人家問口糧怎麼樣，說口糧一人四百九十五。 實際上農民沒有糧。

依：那就多得很了，夠吃了。

魏：夠吃了。 實際上給農民沒有分糧，不給分糧，去吃大灶。 最後沒有糧食了，食堂“垮踏”一散。

依：什麼時候吃？什麼時候散的？

魏：食堂到了六零年，沒有糧食了，一人一天分上四兩面。

依：什麼面？白面嗎？

魏：豆面，咱們甘肅吃的粗糧多得很，艱苦得很。 我的父親去世的早，他去世的時候，我只有五、六歲。 可能是剛解放，我模模糊糊記得事情了，但是……我父親去世了，媽領著我們弟兄五個。 我媽那時候還年青，就拉扯我們這幾個娃娃。

依：你媽當寡婦的時候多大歲數？

魏：我媽當寡婦就是二十幾歲，快三十歲了。 以前的人結婚早。

依：你們弟兄們都是男孩子嗎？

魏：都是男孩子，都能吃的很。 我是老二。 最後我們家的老四當兵去了。

最後生活不行，在甘肅說起來有糧食，但農民沒有糧食，農業社的大灶一散就沒有吃的了。 中央、省上政策說給群眾四百九十五斤糧食。

依：文件上、紙上看著夠了，但實際上沒有？

魏：就是，實際上沒有。 甘肅的通渭縣餓死的人多得很，餓死的人多得很。我們那裡餓死的人也不少。

依：你有看見餓死的人嗎？

魏：有哩！那些要飯的走不動了，往牆上一靠，再一凍就餓死了。 可憐得很。

依：你在逃荒的路上看見過餓死的人嗎？

魏：那有哩。 我朝通渭北邊那邊要飯去，人走著走著，走不動了，就死了。 那邊都是山。 人沒有吃的，走不動了，那麼窄窄的路，走不動了，一坐就起不來了。人死了只留下一個幹骨頭架子。 那害怕的很，看著害怕的很。

甘谷縣還餓死的人少，通渭最嚴重。 我們魏家幾家子，死的基本上沒有人了。

有的人比較死板，就等著等著，想跑得時候已經跑不動了。

依：你家有沒有餓死的？

魏：我家裡算是沒有餓死的。

依：你看見你們村裡有多少人餓死了？

魏：我走的時候，人都餓得逃荒去了，等我一走，就更嚴重了。有的人就餓死在炕上了。動不了。一個小夥子能跑，一個老漢，怎麼辦？我為什麼走？我們家並不算最窮的，我們姓魏的本家人很多，他們把我們的磨子、喂牲口的糟子都拿去了。

依：誰拿？搶還是拿？

魏：自己人。人家拿走了，看我們出門討飯去了，就拿走了。我出門要飯去了，拿了我們東西的人卻餓死了。都是我們本家子的人。後來把我們的房子都拆的燒了火了。

我十來歲，但是厲害，膽子大，就出去要飯去。我跑到甘谷車站，那坐車不要錢，不買票，逃票著哩。

依：娃娃家，就鑽進去了。

魏：就鑽進去了，唉！我這一生也可憐得很。以前都是人都出門逃荒，車上人擠得滿滿的實實的，一般小車站就不開門。我上的那個車要往蘭州開去，但是人家不開門，不開門我就扒在車門上。

依：在火車外面？

魏：嗯，在車門上，不是有個把手。我要上車，人家不給開門，不一時車就開了。我沒有辦法，就把胳膊從把手裡伸過去。我還是個小娃娃，害怕得很，胳膊伸過來，用牙把大拇指頭咬住。害怕掉下去。

依：那牙齒再厲害，也把一個人咬不住呀？

魏：還有那個台子，我就站在那個台台上，火車不是有個車門，我就在車門的外面，那個台子很窄。只能踩個腳尖。

依：但是火車的速度是很快的呀？

魏：我要上車，列車員人家不給開門，車就開了，我胳膊就套住把手，然後咬住大拇指頭。咬著走了一個站，那一個站只有二十多里路。

依：那還好，不然把你的命沒有了。

魏：那當然，車開起來土大得很，“呼！呼！呼！”的，風吹沙子吹得呼呼呼。

依：旁邊萬一什麼撞一下，你就粉身碎骨。沒有命了。

魏：我想把手放開，放開算了，卻不敢鬆開嘴巴，就一直緊緊的咬著。等我了車站以後，我的指頭都咬得流血哩，人家列車員把門一開，怎麼看見車門上有個娃娃。小娃娃這麼胖，我小時候胖得很。沒有什麼吃，就到處要著吃。看見一個娃娃，把列車員給嚇壞了，趕緊把我叫上去，給我倒了些開水，讓我喝上。那個列車員好得很。看我可憐，一個小娃娃。

小逃荒魏連福進不了車廂，就扒在火車外面，生死由命。 胡傑插圖。

依：人家還好心，是男的？女的？

魏：女的。給我倒點水喝上了。車到了蘭州，我就下車了。我到蘭州要飯，到定西縣要飯，到處要著吃。

依：能要上嗎？

魏：能，小娃娃能要上，那裡生活能強一點。

依：蘭州附近可能強一點。

魏：我還到靖遠要，山區地方。要些饃饃吃上，再要些面，時間長了攢多了，就拿回來給家里人吃。回來一看，家裡還是不行。我就把我媽領上，就跑出來了，當時我大哥、老三，都小小的，都出去要飯去了。要活命嘛，個人顧個人，都出去要飯去了。

我走了，還有一個老四、一個老五，我家兄弟五個。老五那時還小小的，才會走路。就把老四、老五留在家裡了。隊裡分了半斤，還是一斤面，就留給那兩個娃娃，我就說："你們吃去。"我和我媽兩個人就來了陝西了。

依：那是沒有辦法了。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魏：我是想把兩個娃娃領上，餓死在路上了。我就把他們留在家，看國家怎麼辦？我和我媽就出來了，就在甘谷車站搭車。我給兩個弟弟說："我和媽一走，明天你就去找隊長去。"

依：這是哪一年？

魏：六零年，我走的時候是秋季時候。

依：就是你決定帶你媽走，不是你媽說咱們走？這是一個大決定呀。

魏：是個大決定。

依：是你決定的嗎？

魏：是我決定的。我要過飯，有些經驗，出門就餓不死。我膽子比較大，敢往外走，我就給我的弟弟說："等我們一走，你們就找政府去，就說我媽我哥都走了，我們沒有人管了。"我和我媽就跑到陝西來了。

依：你從甘谷上車，到哪裡下車？

魏：從甘谷上車，到渭南（陝西省）下車。

依：你有沒有錢買票？

魏：買什麼票？對，也買了，就買一站的票，混上車就算了。到了渭南下車，就討飯，一路討飯，就到了南邊，就一路走到這裡（蒲城縣）。

依：你從渭南怎麼到這裡來？

魏：走呀，走哩，一邊走一邊要飯，要著吃。

依：是走過來的？

魏：那個時候陝西這地方生活也不行，下了火車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就要飯要到這裡。

依：你媽那時多大？

魏：我媽那個時候就是三十出頭。

依：你媽媽名字叫什麼？

魏：叫個羅桂花，

依：你那時候才十多歲，你媽才三十多歲，得嫁人才能活著呀？

魏：就是，我媽腳不太小，但是也是纏過的小腳，一個婦女。 我們一路要飯，一路走過來，人家看我們娘們兩個可憐，這裡有個老人，這個老人腿也不行（有殘疾）。

依：是老婆死了？還是光棍？

魏：是個光棍，是別人介紹的，說這村裡有個光棍，腿不行。 就把我們叫過來。

依：和你媽年紀差多少？

魏：比我媽大個兩歲。 但是他腿不行，殘疾著呢。 他是早先砸磨子，就是咱甘肅人砸的那種石磨子，最後把腿給砸了。 家裡窮得什麼都沒有。 他的老家是陝西的藺田縣，後來跑到這裡的，他沒有房子沒有家舍。 就住了個爛土窯。

依：你們就活過到一起了？

魏：就過活下，就算落戶到這裡了。 就在這個村子，那時候就沒有房子，我們就住下來。

住下來以後，我就回去甘谷了一趟，去領我的兄弟來，領我的兩個兄弟來。 我才十幾歲，是個娃娃家，但是生活逼迫著。 我回去，我的大哥和老三都出去要飯去了，我到家的時候，我哥還沒有回來，我家老三回來了。 我走了以後，兩個弟弟給隊長說："我哥和我媽都走了，我們成了孤兒怎麼辦？"國家就把他們兩個收留到甘谷縣孤兒院。 政府管，有食堂，讓他們吃食堂。

但是，我們家老五，還小，吃什麼東西吃壞了，拉肚子就拉死了。 娃就沒有了。

依：那是死在孤兒院了？

魏：死在孤兒院了。

依：你去人家給你說的嗎？有名有姓有登記嗎？

魏：沒有登記。

依：你怎麼知道這個娃娃死了呢？

魏：我問老四："咱們的兄弟呢？"老四說："不知道他吃了什麼，拉肚子吃死了。"娃娃受了餓，吃好的也吃不成，肚子受不了。 娃娃就沒有了，死在孤兒院了。

依：娃娃叫個什麼？

魏：老四叫增福，老五叫根福。 我回去的時候，那個娃娃已經……

我還害怕人家不讓領，我偷著領出來的。

依：當時是政府管著呢？

魏：老五沒有了，我就把老四要領出來。

依：你怎麼偷？

魏：老三、老四、老五當時都在孤兒院，我去了，人家說老五死了。我就給管孤兒院的領導，頭頭說："我去給娃娃買些東西。我是他哥。"我把娃娃領上就往甘谷車站跑。

依：你那時身上有錢嗎？

魏：我帶了一點錢，那時候車票只要六塊半，從甘谷車站到陝西的咸陽，就六塊半。我回去領娃娃拿了些錢。我的繼父給我了點錢，他賣掉了一點糧食，給了我三十塊錢，去領娃娃。因為不叫幾個娃娃來，我媽成天哭，就說："我的兩個娃娃扔在那裡，不知道活著死了？"

依：那當然，當媽媽的。你把他們救了，起碼團圓了。

魏：我還害怕人家領導不讓領，我說："我去街道上給娃娃買些吃的，就送回來。"

依：他們兩個當時多大了？

魏：老四七、八歲，老三十三歲。老三比我小三歲，我們兄弟一個比一個小三歲。買了車票，就趕緊上，趕緊跑。就領他們來陝西了。

依：你們和這個父親相處的好嗎？

魏：就是湊合，他什麼都沒有。誰也不嫌棄誰，也沒有辦法。

依：你以後有沒有叫這個後父"爸爸"？

魏：我叫"伯"，不叫"爸爸"。

依：叫"伯"也親得很。

魏：他讓我改他的姓，我不願意改。他姓錢，叫個錢生金，我姓魏，魏連福。

依：你就是已經十四、五歲了，感情上接受不了，是嗎？

魏：轉不過來，不願意改姓。

依：他對你好不？

魏：可以，最後，人家又不要我們了，說讓我們走。

依：這個老漢不要你們了，為什麼？

魏：到這裡來還是吃食堂，還是吃大灶。那個時候湊合著能吃飽，生活也不好。那個時間，他就讓我們走。攆我們走。

為什麼？我從甘谷領弟弟回來了，我媽和我的繼父常生氣，這麼多娃娃，都要吃飯飯。人家不要了，我說不要了算了。那是收麥的時候，收了些麥，磨成麵，烙了些餅子。我和我媽準備回甘肅去。我們準備回甘肅的時候，這裡有一個住隊的幹部，鄉里派來的工作組，那個領導來找我媽，就說："姨，你們不要走，不要走，這幾個娃娃將來都是好勞力。"人家不讓走，我媽四個兒子呀。我哥後來也來了，

都來了。老五死了，還有我們兄弟四個。

依：你哥叫什麼？

魏：我哥叫魏祥福。

依：你們家都叫福、福、福。

魏：一點沒有福。老早人起名子就這麼個。我哥那時十七歲，在甘肅要飯的時候遇到一個姑娘，她家的父親母親三說兩說，就把我哥和姑娘給說成了，給我哥說成媳婦了。我哥也沒有個家，就領上媳婦要飯去了。他把媳婦領到陝西的興平縣，要飯要到那裡。我哥那個人話不多，要不來飯。媳婦出門要飯去了，進了一個家，我哥在門口等著，結果……。我哥的媳婦人長得漂亮得很，也就是個十七、八歲，真是好年齡，長得漂亮得很。進的那個家條件比較好，家裡有個學生娃，沒有媳婦，那姑娘一進去，人家就不讓出來了。我哥在外面等、等、等了一天，也不見出來。我哥沒有本事，老實得很，如果是我，我就找去了。他打我我也不害怕。

魏連福的母親羅桂花，由 14 歲的兒子帶領著逃荒。

依：你哥的故事能拍電影了，又好笑，又難過。

魏：唉……我這一輩子。坎坎坷坷太多了。不是我伯不要我們了，那些幹部說："先遷戶口，先把戶口遷到這裡。先到食堂把飯吃上，將來長大了還是好勞力。"我們就住下了，我的那個繼父，看著也沒有辦法。不是我的繼父要留我們，是人家公社幹部給留下的。看我們是用處的人，能勞動，就留下了，沒有回去。

我的繼父讓我的兄弟改姓錢，跟上他姓，我不同意，不同意，我的繼父姓錢。

依：你媽同意不同意？

魏：我媽沒有說，反正我不同意。咱沒有文化，沒有念下書，在農業社給人家當保管員。管理糧食入庫什麼的。那時候我也快二十歲來，我想去當兵，人家說我是保管員，不讓我去。我沒有去，就讓我們家老四去，老四個子長得高大，長得好，才十六歲，都已經長的一米七六了。他那時候念了個小學，最後文化大革命，學生就造反開了。就念不成書了，我的兄弟就參軍當兵了。才十六歲，身體好，就當兵去了。是老四。

老四當兵去了西藏，到西藏的雅都，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去剿匪，就犧牲了。

依：哎唷！你有沒有烈士證明什麼的？

魏：有哩，有個烈士牌子掛著呢。

依：娃娃十幾歲就犧牲了，太可惜了。

魏：十七歲。娃娃來陝西逃活了一條命，去西藏又送了一條命。

我弟弟當兵犧牲以後，我們就成了烈士家庭，國家來問："你們有什麼要求？"我說我也要當兵去，接過我弟弟的槍，我要到西藏去，給我兄弟報仇去。結果部隊不允許。

依：為什麼不能去？

魏：他們說你弟弟在西藏犧牲了，你不能去。我的腦子也受了點影響，就想去，我也不是去報仇，我的兄弟沒有了，我就想去西藏。

依：你不害怕犧牲嗎？

魏：那不害怕。我的弟弟是六九年七月二十一犧牲的。部隊的人來了，我說我要去當兵，部隊首長是八、九月來的。十月西藏的部隊來了，對北京的部隊說："看，你們把魏連福招去，他兄弟犧牲在西藏了。"最後，就把我招到北京去了。我是特種兵，當了六年兵。

依：那你回來多大了？

魏：我當兵的時候年紀比較大，已經二十三歲了，回來就二十九了。

依：那你的大哥怎麼安頓了？把媳婦給"丟"了。

魏：我哥把媳婦給丟了，他沒有能力娶上媳婦，窮得找不上，就到這裡的南邊，還是蒲城縣，招了上門女婿了，給人家當上門女婿去了。

依：你們家的老三呢？

魏：老三的腿不行，還是給人家當上門女婿去了。來到這裡一窮二白，也沒有辦法。最早還給老三找了個媳婦，是甘肅通渭縣人。那個媳婦有病哩，有羊羔瘋病，是別人家不要了，他的父親跑到這裡來，找我媽，我媽說："怎麼了？"她父親說："人家不要了，屋裡吃不飽。"我媽就想給老三娶上當媳婦，我媽說："讓娃來，我們窮，但是能讓娃吃飽。"

依：這個姑娘是怎麼從通渭來的？

魏：她還是從通渭來的。是她的姑姑領來的，也是逃荒。給了一家子人，人家又不要了。娃娃吃不飽，到處胡亂跑。我媽就把娃收留下，讓娃娃吃飽。

我從部隊上回來，從北京拿回來毛毯，讓我媽鋪上，我在我媽面前是個孝子。我媽受了一輩子罪，讓把毛毯鋪上。但是老三結婚的時候，我媽又把毛毯給老三媳婦鋪上了。當時老三媳婦是個瓜娃（弱智）。腦子不行，她有羊羔瘋病。那時候也看不了，沒有錢，也沒有條件看。那個娃娃每天晚上抱住饃饃沒饑沒飽的吃，是娃娃受了餓了，見了饃饃就恨吃。一吃就拉屎拉在炕上了。

依：她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魏：把我媽愁死了。這可怎麼辦？想不要了，讓這個媳婦跟上他父親回去。我們讓她家大人來領，他們不要，也不來領。我媽愁得不行，就說："把她領回去娘家住幾天，他們不要了再說。"她的通渭娘家也不來人領。

我從部隊上回來，在大隊當副書記，我在部隊上就入黨了。因為我工作踏實、也愛學習。當過五好戰士，當兵第一年就入團了。第二年就入黨了。

當時檔案上說回來給分配工作，回來地方上沒有給分配。欺負人哩。

依：那這個通渭姑娘怎麼辦？

魏：我媽愁得不行，我到鎮子上開會去，我說："我兄弟的媳婦生活上不行。"人家就給我先把戶口開出來，她結婚以後，戶口已經從通渭遷過來了。我給鎮上的領導一說，因為我那時是大隊幹部。我就把兄弟媳婦的戶口開出來，寄到通渭縣。

她的父親來看過，我媽說："你把娃領走。"人家不領。我媽說："我們這樣的人家，找個媳婦不容易。你先領回去，以後腦子好轉了，病好了，回來還是我們的媳婦。"我媽磨了一袋子白麵，甘肅地方窮，讓他們背了一袋子白麵，給了錢，做路費。把人家好好送走。送走以後，戶口也寄去了。

依：她有沒有再回來？

魏：沒有再回來過。我把戶口寄回去了。這個事情就算了掉了。那個媳婦也可憐，但我們收養不起。

依：你們兄弟五個，老五在孤兒院沒有了，老四犧牲了，你們三個就算活下了。這兩個就招女婿招出去了。

魏：這一家子就留下我一個人了，我的繼父，我最後把他養老送終了。人家對我有恩呀，怎麼葬埋我媽，就怎麼葬埋他。收留了我們就是大恩情，我繼父對我也好著哩。饑荒年間不說好壞，有一口吃的就是好的。不說饃饃粉條肉，有吃的就行了。

依：我發現，你們兄弟幾個，你的性格比較剛強，腦子靈活一些。

魏：不是腦子厲害，人家說老二是山裡的閻王，都厲害，哈，哈哈哈。厲害不厲害，也是生活所迫。就算活下來了。

依：你母親哪年去世的？

魏：我的腦子現在也不行了……我媽去世已經三十七年了，毛主席死那一年死的。我母親去世那一年，我兒子還不會走路，所以我記得清楚得很。

後記：訪問過魏連福後，一個十四歲的少年扒在火車外，火車呼嘯前行的畫面總是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感覺到他被咬住流血的大拇指頭的疼。十四歲，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大人的呵護。可是少年魏連福卻要承擔帶領母親逃出甘谷活命的重擔。他身上有著多數農民所沒有的倔強、反叛精神。但是在那個時代，任何反叛都不過是螞蟻對抗磐石，自取滅亡。

他的四弟魏增福在西藏"剿匪"犧牲了，又是怎麼"犧牲"的？無人知道。

四、五歲逃荒小女娃娃（5 歲）

受訪人：任金巧，曾用名岳金巧，女，58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岳王鎮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7 日
錄音長度；23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任金巧家

大饑荒餓亡者：
任 × ×，男，40 出頭，甘肅省秦安縣岳王鎮人，餓亡。
任金巧的三個哥哥、姐姐名字、年紀不詳，餓亡。 甘肅省秦安縣岳王鎮人。

前記：見到開著一家大型養雞場的任金巧，如果她不說，誰也不會知道她有過逃荒要飯的童年。 她相貌端正，笑起來很好看，能想象出，她小時候一定是個可愛乖巧的小女娃。 她是由母親在人販子張廣祿的帶領下來陝西的，當時年紀太小，記憶比較模糊。 但是一個小孩的記憶是非常珍貴的，是那個時代的“照片”。

依：姨，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任：五十八，虛歲五十九了。

依：你老家在哪裡？

任：秦安縣，和你媽老家在一起。 我是甘肅生下的，秦安縣岳王鎮，我回去過一次，具體地方不太清楚了。

依；你來的時候多大？

任：五歲，才這麼大。

依：你記得什麼？

任：我只是記得我在門檻上爬著，我記得我家兩個老人，就是我的父母到地裡給生產隊掰苞穀去了，我記得我老爬在門檻上等，候著大人回來。

依：你都記得？

任：我就記得那個，再什麼都記不得。

任金巧拿著逃荒母親的照片。

我就等大人回來，大人回來了，就有吃的了。那時候可憐得很，沒有吃的。

依：誰看管你呢？

任：沒有人看，沒有人看。我哥還要到地裡幹活。我哥今年六十五了，那時候還是個小娃娃，那時候也就是十二、三歲。

依：你能等父母回來吃上嗎？

任：他們回來了，就有些東西吃。我媽回來就能做飯了，我就爬在門檻上等呀盼呀，我就記得這個事情，別的都不記得。

依：那時候吃食堂，不讓家裡吃嗎？

任：是老人下地，偷上些，在衣服口袋裡裝一點，挖些洋芋，掰些苞穀棒子，還有一種蔓青根，甜甜的，拿回來一煮一吃。

依：不是不讓自己做嗎？

任：老是天黑了偷著做，偷著吃。等天黑了，看不見冒煙了，才敢偷著做。那可憐得很，你沒有經過那個，可憐得很。

依：光是你吃，還是全家吃？

任：都吃，大人也吃，餓了一天了嘛。那個可憐，人厲害了，還能偷上，人但軟弱，還偷不上吃不上。我知道，貧農敢偷，我們家是貧農，那個地主、富農一點都不敢偷。偷了打死你，可憐得很。

依：住的條件怎麼樣？

任：住在半山上。成分高的還來搜糧食搜銀元，我們家沒有人來搜。窮人家搜什麼？就那麼幾間爛房？搜啥？

依：你們到生產隊要不上些吃的嗎？

任：要什麼，人家不給，就靠偷著吃上些。

依：那你家捨（土語：餓死）了誰？

任：捨了人，我爸最後給捨了。我爸不在了，我們才到這裡來的。

依：你爸那時候多大歲數？

任：有三十幾歲，不到四十歲。我爸的長相我記不清楚了。我是個小娃娃，瓜瓜的（土語：傻傻的。）

我爸就是餓的，就是餓死的。

依：你爸死在家裡？還是死在外面？

任：死在家裡。

依：你們兄弟姊妹還有捨的人嗎？

任：都捨完了，都捨完了，就剩下我和我哥兩個了。

依：捨了幾個？

任：捨了兩、三個哩。捨完了，就剩下我和我哥了。我們姊妹七個，有兩個小小就捨了（注：夭折）。三個是後來餓死了。

依：那三個當時多大了？

任：那不大，就是個幾歲吧。是男娃女娃我都不記得了，我是後來聽我媽說的，我能記得啥？我媽提起來心裡難受，就愛和我說。可憐得很嘛。

依：你們家的伯伯、舅舅、姑姑有沒有捨的人？

任：沒有。人家還都在，就我們家不好。我爸那個人性格懦弱得很，老實得很，不甚敢偷偷摸摸。不像人家幹部偷分上些拿上些。就把他給餓死了，三個娃娃也餓死了。農民嘛。

依：那時候為什麼沒有糧食？

任：我不知道，國家又不管。可憐得很。甘肅整個沒有糧。餓死的人，可以說一層。

尚尚他媽把一個娃餓死了，就住在我家東邊，就是硬餓死了。把兒子管活了，把女娃娃餓死了。給男娃吃，不給女娃吃，就不管女娃。家裡沒有吃的嘛。

依：餓死的娃娃多大？

任：那是個小娃娃，不給她吃，光給兒子吃，就不管她，為了保住兒子的命。可憐！可憐！兒子也到這裡了，他媽把他們兄弟兩個領來了，今年六十三了，人老實得很。

就是把一個妹子給餓死了。可憐得很。我們是一起來的。

依：你走是人家領來的，還是自己來的？

任：我是張光祿領來的，就是領你媽來的那個人。我們比你媽來的早，我們大概是六零年來的。

依：張光祿一次領了幾個人？

任：領了三、四個人，領著我媽、我哥、我。路上我記不清楚了，我們一起來的。

來的那年我五歲，我哥有個十二歲。一塊來的。我媽領出來兩個娃娃。

依：你們路上怎麼坐車？

任：我不記得了。我媽沒有給我說過，秦安沒有火車，要走到南河川坐火車。

依：路上吃什麼？

任：不記得，我那時候瓜得很。走不動，還是人家背我回來的。

依：誰背你？

任金巧和我的母親都是逃荒者，認識五十多年了。

任: 這裡的後爸背著, 人家說好去接的, 在哪裡接上的我也不記得了。 大人也不給我說, 就是這個張廣祿給這裡的人說好: "我給你找個婆娘, 還有兩個娃, 一個男娃, 一個女娃。"人家願意就願意, 不願意就不願意。 人家就把我背回來了, 別的我也不知道什麼。 我的老人, 就是怎麼熬過來的。

依: 你一來就到這裡嗎?

任: 就一直在這裡。 我這後爸人好, 人好。

依: 他當時多大歲數?

任: 也就是四十多歲。 都是老漢了, 沒有過老婆, 也是可憐人, 可憐人, 沒有過老婆。

依: 他姓什麼?

任: 姓任。 以前我家姓岳, 姓就改了。 我以前叫個岳金巧, 現在叫個任金巧。 人家養活咱哩, 人家對咱好著哩。 這沒有啥, 我都想得開。 我哥也在這個村, 六十五了, 有兩個兒子, 都有孫子了。 我哥也改姓任了。 都跟了後面父親的姓了。

依: 到這裡生活怎麼樣?

任: 到這裡就好多了, 湊合著能吃飽了。 還能吃上白麵饃。

主要是我後爸對我好, 對我哥好, 對我媽好, 我們就像親的一樣。 村里人, 村裡小的一輩都不知道我們是兩邊組合的家庭, 他就看不出來。 我們一家好的很, 他單身一個, 有了我媽, 領上兩個娃, 就是個家, 就全了。

好心人, 善良人, 對我好得很, 就當自己的娃。

依: 你把他叫 "大" (土語: 爸爸) 嗎?

任: 我叫 "大", 他沒有娃嘛。 我記得, 我都八歲了, 還是愛我的很, 老是背著我, 到處逛。 我自己的父親我沒有記憶。 把我稀罕的, 我是個女娃子, 小時候招人喜歡, 叫上兩聲 "大", 把老人高興的。 有好的讓我吃上喝上, 愛我得很嘛。

(注: 整理錄音的時候, 聽到這一段, 我的眼淚湧出來, 為殘酷饑荒年間的人間溫暖所感動。 親不親, 逃荒到一個家就是親人。)

依: 有一陣甘肅來的婦女要被遣送回去, 你們被遣送了嗎?

任: 要遣送回去, 我們找了人, 沒有戶口, 不讓住。 我們有家了, 也就沒有送回去。

依: 你媽是哪一年沒有的?

任: 我媽都沒有了十五年了。 我媽活到七十一, 我媽是脾氣壞得很, 心地好得很。 愛給自己人發脾氣。

依: 你回去過嗎?

任: 我舅舅還在郭家鎮, 我回去看了一次。 那個人販子張廣祿就是郭家鎮人, 最後被政府法辦了, 出來沒有幾年就死了, 兒子也不管他了, 斷絕關係了。 可憐得很, 說起是人販子, 也是為了人好。 他的女兒也來了, 就在我們村, 和我關係可好

了。

我們家這口子，也是秦安人，他媽帶他逃荒過來的。

後記：這就是一個五歲小女娃的童年記憶……

五、四歲逃荒小男娃娃（4 歲）

受訪人：羅志前，男，58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炭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
時間：2013 年 8 月 27 日。
錄音長度：17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炭村羅志前家

大饑荒餓亡者：
羅 ××，男，3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餓亡。

前記：任金巧說她的丈夫也是甘肅秦安縣逃荒來的，可謂是一對逃荒夫妻。任說丈夫是個性格內向、不多言談的人。但我不善罷甘休，總想“撬開”逃荒者緊閉的嘴，撬開歷史沈默多年的嘴，哪怕一言兩語。他自己說的，真的，就夠了。

依：你們這個地名是什麼？
羅：屬於流曲鄉管，叫個炭村。
依：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一個五歲的娃娃逃荒能記得什麼？

羅：五十八了，快六十了。
依：你的老家在哪裡？
羅：咱還是甘肅人，秦安縣郭家鎮，和你媽的王堡鄉不遠。我聽人說能走著去，那就不算遠。
依：你那時候還小？
羅：我小得很，記不清了。
依：你對老家有什麼記憶？你記得什麼？
羅：我回去過一次。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回去過一次。六幾年回去的，大

約是六五年、六六年，我和我媽回去的，再沒有回去過。

依：你來的時候只有四、五歲，對老家？

羅：沒有一點印象了，屋裡的情況都不記得了。 過來早得很。

依：那陣國家不讓私人家裡做飯，都吃食堂，你媽說過沒有？

羅：我媽說過，我記不清楚了。

依：你記得父母親去修過水利工程嗎？

羅：我爺爺就死在修水利上，不知道是炸山炸死了，還是餓死了，反正是死在那裡了。 就是我爺死了，我才下來了。

依：你來的時候幾歲？

羅：哎呀！聽說是四、五歲。

依：你父親那時候在不在？

羅：已經不在了，就是他不在了，我們才逃出來。 準確時間，我看就是五七、五八年，大概就是這個時間。

依：你才四、五歲，你父親應該年紀不大嘛？

羅：哎呀！具體？我不清楚。 不大，肯定不大。

依：是你媽把你領來的嗎？

羅：聽說，聽說是人販子把我們販過來的。

依：你的兄弟姊妹呢？一起來的？

羅：沒有，先是我的姐姐讓人販子販到甘肅的正寧了。 正寧，從銅川上去，屬於陝甘交接，但是甘肅管。 慶陽地區的。

依：你姐姐年紀不大吧？你才四、五歲？

羅：讓我看……。 我姐姐那時最多是個十五、六歲。 哎呀，我估計都沒有十五，小小的呀。

羅志前的孫子很調皮，爬高上低。爺爺會給他講自己的逃荒經歷嗎？

依：你姐姐年紀那麼小，她是作為一個娃娃販賣掉，還是給人家當媳婦子？

羅：給人家當媳婦。

依：當媳婦太小了，才那麼大，沒有成年嗎？

羅：年紀我也說不准了。

依：你們現在有沒有來往。

羅：來往著哩，來往著哩。 說起來在甘肅，但是比較近。 早晨坐車，下午就到了。 一天就到了，坐車到銅川市，再倒車，就到正寧了。

依：你說人販子把你姐姐領去，有沒有經過你媽媽的同意？

羅：沒有！沒有經過！是後來找了好久才找

到了。 最初不知道姐姐到哪裡去了。

依: 不經過你媽媽同意, 他能把你姐姐領走嗎?

羅: 那是其他一個人領走的, 人家領走以後倒了個手, 可憐得很。

依: 你姐姐走, 沒有給你媽說一聲嗎?

羅: 那具體……? 當時還是熟人領走的。

依: 最後怎麼找到的?

羅: 最後是我姐姐寫信了, 不然我們不知道她在哪裡。 那陣社會也亂得很, 人都亂跑哩, 一家子人跑了幾個地方。

依: 你媽出來的時候多大歲數?

羅: 三十多了, 人販子領過來的。 那陣來的人多得很。

咱老家都是山區, 水又困難。 現在都沒有自來水。 那陣子, 我們吃的是泉水。

依: 你媽回去過沒有?

羅: 我和我媽回去了, 是六五年, 當時是這裡要遷移證, 要辦證件, 回去辦戶口去了。 把手續辦好, 就遷到這裡了。

依: 你們到陝西以後, 吃的怎麼樣?

羅: 那當然比甘肅好嘛, 這裡地平。

依: 你媽還健在嗎?

羅: 去年才過世的。 九十三歲了, 活了九十三。

依: 你媽高壽、高壽、高壽。 你媽領了你一個人出來?

羅: 我還有一個哥, 我哥也在這個村子裡, 今年六十四了。 我媽領了兩個男娃娃出來, 一個女娃娃人販子領走了。

依: 你媽是小腳嗎?

羅: 是小腳, 那時的女人都是小腳。 不是我媽本事大, 是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了。

依: 你的繼父也過世了嗎?

羅: 過世了, 過世了七、八年了。

能活到我媽這年紀的人不多, 九十三了, 她到最後人都精神。

依: 你甘肅還有親人嗎?

羅: 有是有, 我年紀小, 不記得, 也就沒有來往。

依: 你還想回去看一看嗎?

羅: 想哩, 去年想回去看一看, 那地方我都知道。 不用聯繫我就能回去, 我有老家的詳細地址。 我現在有車, 自己開車回去, 有導航, 七個小時就到了。

想有空回去看一看。

後記: 羅志前是一個不愛多說話的人, 問一句, 說一句。 逃荒時他年紀還小, 能記住的事情不多。 後來聽他的妻子任金巧說,他的父親是去修水力工程時死的, 餓死了? 炸死了? 反正是死在工地上了。 他的母親在食物極端短缺的情況下, 只給兒子吃, 不給小女兒吃。 保住兒子, 最後餓死了女兒。 許多家庭都面臨著這樣的"生死選擇", 保小不保住老, 保男不保女, 保兒不保媳婦。 把唯一一點食物留給家裡的小男孩, 留給家裡的希望。

本來想問一問他的哥哥, 但他說哥哥太老實, 不愛說話, 就沒有去。

93 歲的小腳母親故去了,帶走了她的苦難記憶。 如果我早些開始尋找、詢問, 就會少些遺憾。 甘陝之間, 有多少母親, 是以三寸金蓮帶出自己的兒女, 得以活命?

六、天上下雨想親娘(16 歲)

受訪人: 侯水蘭, 66 歲, 陝西省富平縣到賢鎮西仁村五組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
時間: 2013 年 8 月 29 日
錄音長度: 31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到賢鎮西仁村五組侯水蘭家

大饑荒餓亡者:

侯財, 男, 50 多歲, 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 餓亡。

侯長福, 男, 8 歲, 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 餓亡。

×××,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武威縣河寨鄉人, 餓亡。

侯水蘭

前記: 回到家, 家裡每個人都是我的聯絡員、秘書, 我問妹夫: "你有沒有認識的從甘肅來的人?" 他說: "和我一起幹裝修的小夥子他媽就是甘肅來的, 但是年紀大了, 不記得啥了。" 我說不管記得不記得, 我見見人, 能說多少算多少。 不想, 她什麼都記得, 很能說。

依：姨，你多大了？

侯：我六十六了，我眼睛不太好了。 我家姓侯，我叫個侯水蘭。

依：你老家在甘肅什麼地方？

侯：武威，你知道嗎？以前是個縣，現在是個市了。 我們在武威河寨鄉，叫個什麼村？第四隊，我們是四隊。

依：你那時候情況怎麼樣？

侯：剛開始是吃食堂，咱陝西人叫白麵饃，甘肅人叫饅頭。 我們也叫饃饃，就是饅頭。 剛入了食堂，吃得好，一個人每頓一個饅頭，一碗稀飯。 以後鬧著鬧著，可能是蘇聯和咱們中國鬧得不好，就把糧食一下子給蘇聯還了賬了。 總的來說，毛主席也可憐。

依：地裡能打出來糧嗎？

侯：地裡打不多，大鍋飯，農業社的大鍋飯。 那個時候就落後，那個牛呀馬呀都要吃，他就是當主席的，一個大家庭他就不好管。 弄不下去，食堂就散夥了。以後過的沒有吃的，就開始餓死人了。

依：你們家誰餓死了？

侯：我那時候小，我都記得，我都記得。 我記得我才十三，我哥十八，我爸就走了。

依：爸那時候多大歲數？

侯：就是個五十幾歲，就走了，生活不好，就病了，就餓死了。

依：你爸叫什麼？

侯：我爸叫個侯財。 那時候生活條件不好，把我大餓死了。 我大在家裡，那時候都條件不好，都沒有什麼吃。

我爸沒有了，我媽那時候才四十幾歲，你看我媽可憐不？四個娃，我心裡難受得很……。 提起我媽。（注：老人忍不住抹起眼淚，說不下去。）我平時不給人說，我是給你說說。 我們村子隊長好得很，對我們好。 我們四個娃，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弟弟。 我還不大，我哥十八了，我哥就是能下苦，跑到山裡拾麥子。 人家攆來了，跑脫，人家走了，再回來拾一點。 拾了一袋子，人家把他抓住了，讓他全部倒出來，不讓他拿。 娃娃年紀還小哩。

我哥有個乾大（土語：乾爹）拾上點麥穗回來，用那個石磨子一磨，磨出來點麵。 我們和我媽熬一點稀飯，沒有饃，沒有幹的吃。 不敢吃幹的，今天吃了，明天吃什麼？人不敢想吃上點幹的。 就那麼湊合著、湊合著。

依：你們那裡餓死的人多嗎？

侯：多得很！我們隔壁這個人的大就餓死了，她的外婆也餓死了。

我們大隊當支書的都餓死了，那個人心好的很，不偷著吃。 個子大得很，飯量大得很，沒有啥吃的，就餓死了。

侯水蘭的母親對她說:“娃,你逃你的活命去,不要管媽了。”

小娃娃也餓死的多,我們家還有個弟弟也捨了。

依:親弟弟?

侯:親弟弟,就那麼捨了。 可憐得很。我的弟弟八歲了,就餓死了。

依:你弟弟叫什麼名字?

侯:那年紀小,叫個長福,侯長福。我們家最小的一個,哎呀,那陣子誰都管不了誰了。

那一年,沒有辦法了,我們那裡的人都往新疆跑,就是逃荒哩。 我哥利索,我哥叫個侯金志。 我哥現在都七十多了。

依:那時候你多大歲數?

侯:我就是個十二、三,就那麼湊和著。 我們那個隊長對我們特別好,他按輩分把我媽叫娘哩,還有點關係。 他雖然當個幹部,總想把我們喂一下,但是他也沒有辦法,手裡沒有糧食。 就是那個麥糠給我們舀了一碗,我們熬上喝了一頓。

人家都走了,我們就去了新疆了,我和我媽、我哥就走了新疆了。

依:坐火車你買票了嗎?

侯:買了,那時候火車票便宜,坐到烏魯木齊市。 再坐汽車到南疆。 汽車是國家管的,不買票。 那時候,逃荒的人多得很,你看,河南的、山東的、四川的、甘肅的人都往新疆跑,都逃命哩。 還有陝西人,新疆多得很!

依:到新疆哪裡?

侯:到新疆的南疆,在那裡住了兩年。

依:在那裡怎麼生活?

侯:是人家新疆安排的,還是在農村。 但是那個地方水土不太好,吃的水是澱的咸的,鹼性大,得把土地的鹼挖掉,才能種糧食。 還有那裡的維族人和我們生活習慣不一樣,吃飯穿衣都不一樣,其實那些人對人還好。 人家說話,咱不懂,還要人來翻譯。 那些人粗魯些,人家身上就帶著刀子,那些女的,放羊都不穿鞋子。光著腳,穿著裙子。 過得富的人穿皮靴子,過的窮的人就是光腳。 哎呀——!可憐得很。

善良的公公李其成一家收留了逃荒的侯水蘭。

我們去的人多,就住的土胚房。 我們那個院子住

著河南的一家、四川一家，我們住了兩年就回來了。六零年去的，到六二年就回來了。為什麼要回到老家？我大走了，老家也沒有人了。我老家還有我三娘、四娘，我三娘還在九條嶺。我堂哥寫信讓我們回來，我們就回來了。

侯水蘭一家

依：回到武威有人管你們嗎？

侯：誰管你？還是你自己想辦法去。我哥想辦法，幹點苦力活，掙一點點錢，想辦法買一點糧。

六三年我就到這裡來了。

依：你媽媽怎麼辦呢？

侯：我媽可憐，我大沒有了，要拉扯我們這幾個娃，一個寡婦拉扯娃多艱難！可憐！我媽幹不成啥，下地都是我哥下苦。這女人沒有男人了，領上娃娃肯定可憐。沒有男人，人家就看不起，她也撐不住這個家。沒有個男人了，人家就欺負你嘛。我給你說，就是給親人說哩。

依：你來的時候多大？

侯：我六三年來的，那陣子十六，我一見你就想流眼淚，我們這一輩子把可憐受了，簡直不能提，提起來就難受。

我來的時候十六，我們這個隊裡的人特別好。對我是特別好。我來了沒有人欺負。

依：你來是別人領的嗎？

侯：我姑姑領的。我姑媽。

依：你才十六，你走。你媽讓你走嗎？

侯：哎喲！那時候，人家說出來能找工作，我說："我出去能逃個活命。"也沒有要錢。我姑媽在這裡先落了腳了，她是別人領來的。她以後回到武威，又把我領來這裡。我從武威上車，就一路到這裡。主要是有我姑媽這個關係，就到這裡。

我到這裡，我媽還在武威。想回也回不去。我還是個娃，我媽不放心。我回不去，我媽來不了。這麼遠，我們又沒有文化，連個車也不會坐。又沒有錢。

依：你掌櫃的（土語：丈夫）多大？

侯: 掌櫃的二十一嘛, 他在西安的建築隊上工作, 當的是會計。 也是六二年回來了, 國家讓回來哩。 六三年又叫他回去, 我來了, 他就沒有去。 他如果去了, 也就有工作了。

依: 他姓什麼?

侯: 姓李, 叫個李北愧, 老漢今年都七十一了。 這個人性格還可以, 心地好, 人家對娃好, 對我們三個娃從來不打不罵。

我的老公公叫個李其成, 死了三十多年了, 死的時候七十三了, 我們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哩。

依: 你再回去過沒有?

侯: 回去過, 我沒有文化, 但我利索, 我帶著一個兒子, 抱著一個女子回去了。 我都敢走, 我都是一個來, 一個去。 我敢走。

我一回去就和我媽睡在一個炕上, 我就抱怨我媽: "你把我給那麼遠, 想回個娘家也難腸。" 我媽說: "好我的娃, 那陣社會不好, 把你給那麼遠, 我是為你好的。 到那裡都是為了活人, 你活去吧。" 我媽又勸我: "你的李北愧是個老實人, 你和人家好好過, 把娃娃看管好, 你好好過日子。" 我和我媽頂嘴, 把我媽氣得哭, 我哭, 我媽哭, 娘們兩個……我媽把我摟著睡, 我媽說: "娃, 你再別哭了, 媽都是為了你好。 到哪裡都是活人哩。" 老人想的遠, 當時的社會……天一下雨, 我就想娘。 人從娘胎裡出來, 再遠都連著呢, 我把我媽的照片擺在桌子上, 天天看, 天天看。

我一見你就想哭, 你媽從甘肅來, 我也從甘肅來, 一個水土養下的人, 就是親人嘛。 一個根裡出來的, 分了杈了。 都是一個根來的。 一個土地養的人, 見了就是親人, 以後, 你就來姨這裡轉。

七、我媽先後跟了三個男人(7 歲)

受訪人: 李巧雲, 曾用名侯金雲, 女, 62 歲, 陝西省富平縣到賢鄉西仁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武威縣人
時間: 2013 年 8 月 28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到賢鄉西仁村李巧雲家

大饑荒餓亡者:
侯 × ×, 男, 36、7 歲, 甘肅省武威縣人, 餓亡。
侯 × ×, 女, 8、9 歲, 甘肅省武威縣人, 拉肚子病死。

李巧雲

依：姨，你多大了？

李：六十二了。

依：你家以前在哪裡？

李：在武威那邊哩，我也不知道。 哪個鄉我都不知道，我來的時候小得很，才七歲。 記不得，但是我記得離武威城不遠。 那時候一上會（土語：趕集）就是個五、六里路，近近的，不遠。

依：你來是哪一年？

李：我來的時候只有七歲，你算算，我們來的早，大概是五九年就來了。 我們來的早。 這裡有幾家子來的遲，我們村裡有幾家子。

我媽，我媽以前是甘肅人，我媽來這裡了，為啥？我們姊妹幾個哩。

依：你媽把你領到這裡來了？

李：我媽領來的。 我媽領了姊妹三個。

依：那時候武威的情況怎麼樣？

李：那可憐，不可憐人都不出來。 我們家往西有一個飛機場，我都記得，距離我們家不遠。

依：那吃什麼？你記得嗎？

李：那時候還沒有吃食堂，成天吃洋芋。

依：有沒有大煉鋼鐵、修水利？

李：大煉鋼鐵，我記得我媽都去幹過。

依：你媽當天回來不？

李：當天不回來，在外面住著。 去了能吃得好一點，比家裡強得多。 人說難聽的話，人把麥子從地裡偷回來，偷偷炒上些，生熟都不管，就趕緊吃上了。

依：有到家裡來搜糧食的嗎？

李：有哩，來了啥都搜哩。 我們就兩間房子，就那幾口人，能搜出什麼？那個時候人都是個人顧個人。 自己把自己都顧不住，兩口子為吃的都嚷仗，沒有辦法。

依：那時間你們的家大嗎？人多嗎？

李：我沒有大（土語：父親）了，我大都老了（土語：過世）。 那我大年紀不大，死的時候才三十六、七歲。 我大餓的，沒有吃的，最後就得了病了。 我媽拉扯三個娃，不得活下去。

人得了病，能吃上了，病能輕一點。 沒有吃的光是些洋芋，沒有糧食嘛。

依：還有舍下的人嗎？

李：人吃生的，就肚子不好，拉肚子。 我的二姐就是吃生麥子吃的。 麥子拿回來猛吃，吃死了！

侯水蘭和李巧雲住兩隔壁，採訪很方便。

依：哎呀！你二姐？是不是拉肚子了？

李：我二姐，還不到十歲呀，娃餓得很，沒有啥吃，就吃生麥子，就拉肚子，就在地裡揉著吃著。家裡又沒有人管，就那麼吃，就吃死了。那時候都是那個樣子，也沒有辦法。吃的最好的就是洋芋，再沒有什麼。生麥子還是隊裡的，還偷著吃哩，還不敢讓人看見了。也髒得很。

我二姐就吃的拉肚子，控制不住了，誰給看醫生呢？又沒有錢，就死了，死在家裡了，還留下我們姊妹三個。

依：都是女娃嗎？

李：兩個女娃，一個小子。我們走的時候，我有個姑姑就說，不是我有個兄弟，我姑姑就說："你不行了，就把男娃給我留下。"我媽不願意，我媽說："我要走，我就全都走，我不走，就都不走，我一個都不給你。"我媽不捨得，自己的娃娃。我媽就說："咱走，不走，這幾個娃娃怎麼弄？把咱餓死了餓死去，娃娃咋弄？"

我們來的時候，這裡我伯（土語：後父）一個娃都不准留下，一下子都來，我們一來就是娘們四口人。

依：是你的後父領你們去了？

李：他在甘肅那邊做生意，我們那邊有羊毛，倒賣一點。我後面這個大我叫"伯"。

依：他姓什麼？

李：他姓李。我以前姓侯，我到這裡把我大的姓賣了，就改姓李。人家把咱收留了，養活了，姓名就改了。你進了人家的門了，不改不行。

依：你以前叫什麼名字？

李：我以前叫個侯金雲，現在叫個李巧雲。我伯給我改的，改一下村子人覺得不怪。不然我姓侯，人家說："哪裡來的？咋姓候？"（注：農村的村子大多都是一個姓，本家子人）

依：我還沒有聽明白，就是你的伯，到武威去，把你媽、你、你兄弟、還有你大姐三個娃都領來了。一起領來的？

李：一起領來的，我媽領來三個娃。我這個伯好，有的男人就不要娃，人家還

嫌麻煩。

那時候，我伯家裡情況不好，他們弟兄兩，家裡十三口子人，沒有一個月，把人死光了，沒有一個娃娃留下。他們的墳埋的不好，把人都嚇死了，村里人都不敢從他們門口經過……。

依：你們從武威到這裡坐火車，坐來多長時間？

李：那坐的時間長了，坐了三天三夜。我們過來的早，還沒有人管，沒有人收留。後來就查，不讓走，走到天水就不讓人往陝西走，就擋住了。

人家嫌走的人太多了，那些年甘肅來的人多，光我媽一個人就領了三個娃，水汪媽領了兩個娃……藏村，革村這就幾個了。看看多少個？

依：你們到哪裡下火車？

李：我們到富平下火車。

依：你伯那時候多大歲數？

李：我也不知道，大概四十多歲。

依：有過老婆沒有？

李：有過老婆，但是他的婆娘、娃都整個死了，我們不敢問怎麼回事情。怪得很，我們不知道那個情況……。我們知道不知道，咱要逃活命哩，我伯把我們領回來，咱也不知道人家的情況，咱條件不好，也不能挑揀人家。

我媽那陣三十幾歲，沒有了男人，寡婦拉娃娃，那陣過來的人，都可憐得很。我媽人細緻，頭髮總梳得光光的，但是遇到那個世道，女人再好也沒有用，男人再能幹也沒有用。再好的女人也得出來跟上個人，就活下，留在那裡怎麼活嘛？那世道？

依：到這裡吃的怎麼樣？

李：到這裡來吃食堂，還是沒有什麼吃，吃的榆樹皮，把人吃得難過的。吃苞穀芯、豌豆蔓子磨出來的麵。還有高粱，把人吃的乾燥的。到這裡來還是沒有吃的，都可憐。

我們跑到這裡來，還是沒有吃的。那幾年，蘇聯和中國打哩，給人家還賬哩，賠哩。

我到這裡來，咱小小的，提上個籠，餓得在地裡吃那個豌豆蔓蔓。以後食堂散夥了，自己吃，就能強一點了。

依：你伯人好不？

李：好嘛，好得什麼樣的。我們來，這裡隊裡的人都好，對我們好。

李巧雲的小孫子也 6、7 歲了，當年奶奶逃荒的年紀。

我沒有叫“大”，我叫“伯”。 我伯人好得很，他的先一個老婆死得早，受了不少可憐。 我們村里人都好得很。 我伯從來沒有說過：“你們甘肅來的。”“你們吃我的，喝我的。”不！不！不！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我媽來的時候，吃紅薯最多了。 第二年，我媽要回武威辦戶口去，老家生活還是艱難，我老家的大伯，讓她把他的兩女兒領來，我媽不敢領。 領回來人太多了，負擔太重了，吃誰的？喝誰的？一個老漢養活我們四個已經吃力得很了。

這隊上的人知道我媽辦戶口去了，就說：“瓜老漢，你讓你老婆子走了，看人家不回來了，你瓜老漢咋過活呀？”我伯心裡清白得很，我伯說：“去，讓她去，她不回來，我有這三個娃，我害怕啥哩？”三個娃娃才是他的寶貝。 我伯人心靈得很，他知道我媽不捨得娃，怎麼樣都就回來了，跑不了。

我媽辦戶口從武威回來，一個女人，沒有文化，應該從流曲下車，流曲是鄉政府嘛。 車一下子把我媽拉到臨潼，我媽一看，就喊叫開了：“你咋把我拉到這裡來了，我要在流曲下車呢，你咋把我來到這裡來了？”我媽回不來，以後沒有辦法，那個司機又把我媽拉過來，我媽說：“我沒有錢了，身上連一毛錢都沒有了。”那個司機把我媽領到館子吃了一頓，又給買了十個包子。 又把我媽拉回來。 那時候人好，現在的人，沒有錢，你自己走去，走的是沒有眉眼的路，幾百里哩。 我媽說了點好話，司機又拉到流曲，我媽就回來了。

我伯高興的，他有兩個女子，一個兒子，有兒有女。 把我的兄弟愛的很，我兄弟來的時候，三歲了，餓得連路都不會走。 我伯成天給我兄弟洗臉、喂飯，他一天天把我兄弟照看大。 感情好得很。

依：你媽回去幹什麼去了？

李：我媽回去辦戶口去了，那陣子政策讓回去哩，說是黑人黑戶。

日子長了，感情就有了，我們一家子人都過得好，熱鬧得很。 我媽又生了兩個女娃，把我伯高興的，日子剛過好，後來我這個伯也死了。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依：他是哪年去世的？

李：我都不記得我伯是哪年去世的，我才十歲，我們來沒有幾年我伯就去世了。他是得了病了，人可憐。 婆娘有了，娃娃有了，日子剛剛好，人又不行了，不得過去。我伯過世以後，我媽又沒有辦法了，就又找了一個人。

依：你媽到這裡和你這個伯，有沒有娃？

李：有哩，一個男娃，現在在陝北，在煤礦上工作，那時候礦上招工呢，我媽不讓去。 我媽說：“人家就一個兒子。”我說：“一個兒子，沒有錢，將來怎麼娶媳婦，你哪能給人家啥？”我就找人，花了點錢，讓我兄弟去了。 在陝北的神木，現在都好著哩。 我們親得很。 人就看不出來，我們不是一個父親的娃，不是親的。 那麼遠來了，都親的很。

我媽一輩子，嫁了三次人，三家留下幾個娃。 我給你說，我媽命苦成那樣子，

總是沒有吃的，咋能熬過來，是我媽手裡總有點錢。 我們武威家裡有點錢，可能我們那裡成份高些。 我媽總多少手裡有些錢，不然不得過來。 我們隊上人對我們好，我伯去世以後，也一直照顧著我們。

依：你再回去過沒有？

李：沒有，老家沒有什麼人了。 咱出來的時候年紀小，咱也不知道，舅舅、姑姑都沒有來往，我們來了都五十幾年了，你想。 我總想咱那裡洋芋粉麵粉面的，好吃得很。

我媽回去辦戶口再沒有回去過，我媽叫個張秀良，八七年過世的，那陣子六十九歲了。

一輩子跟了三個人，留下六個娃。

後記：甘肅餓死了丈夫的女人，留下幾個娃娃，逃荒出來到陝西，跟上一個男人拉扯娃娃長大，是唯一的出路。 陝西的男人，多數沒有嫌棄這婦女，沒有嫌棄這些婦女帶來的娃娃，愛如親生。 親情，是那個饑荒年代、非人歲月唯一的溫暖，也是熬煎著往下活的理由。

八、甘谷苦兒流浪記（9 歲）

受訪人：陳金有，曾用名謝金有，男，63 歲，陝西省眉縣金渠鎮棗林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謝家莊人
錄音長度：51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眉縣金渠鎮棗林村陳金有家

大饑荒餓亡者：

陳金有的父親，謝 × ×，五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謝家莊人。 餓亡。

陳金有的母親，五十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謝家莊人。 餓亡。

甘肅省甘谷縣很多想外出逃荒的人，坐在牆邊曬太陽，因為飢餓，站立不起來，便餓亡，人數不詳。

陳金有

前記：我問：“你們這裡還有沒有甘肅來的人？”張千虎說：“有一個，甘谷人。”就由張千虎

大哥帶領著，步行去找另外一個村子的陳金有，沿途都是碩果累累的彌猴桃。半路上遇到一個騎著摩托車的年青人，不想，他後面帶著的就是陳金有，被我們“阻攔”下回村，陳金有開了家門，我們三個人坐下，聊起來。知道我老家在甘肅，陳很高興，沒有任何顧慮。

依：叔，你家是哪里人？

陳：甘谷。甘谷縣，謝家莊。我今年六十三了，屬虎的。我是五零年的人。

依：那時候你們家情況怎麼樣？

陳：兩個老人都不在了，我才七、八歲，老人不在了，我才走了。就是吃食堂那一年。

依：那時候，你的父母年紀不大嘛？是餓死的嗎？

陳：我父母就是餓死的，沒有啥吃的。

依：父母親死你記得嗎？

陳：我媽死我記得不清楚了，我大死我才六、七歲。在毛主席手裡是吃食堂，沒有啥吃的。我記得我大（土語：父親）把那個苞穀芯芯用斧頭砸碎，用磨子磨出來，磨成麵吃。我也吃過，吃了人大便不出來，但是沒有辦法。我還吃過榆樹皮，刺莖野菜，什麼都吃過。

依：你們那裡搜過糧食嗎？看你家藏下糧食沒有？

陳：反正是沒有糧食，要啥沒啥。我家裡是貧農成分。

我年紀小，記得不亮清了。我記得那時候家裡有一個姐姐，還有我婆。那時候我哥在上學，學校已經分配了，分配到西安工作。家裡就剩下我和姐姐兩個人了。

依：那時候，你們吃的什麼？

陳：在食堂吃飯嘛。就是沒有樣子的菜了湯了。

依：你能吃飽嗎？

陳：吃食堂誰管你吃飽吃不飽，就是一點稀湯湯子。咱那時候小，吃飯也吃不了多少，到了吃飯時間我就拿個小碗，飯好了，人家就給我一點。我姐把我放在食堂，她還要去地裡給人家勞動哩。我們家在甘穀火車站附近，我姐一去勞動，讓我去學校。我姐姐一走，我就從學校門裡出來了，到學校門外面玩水，那裡有一個水渠。等放學了，我就回去了，回家給姐姐說，我去上學去了。

我姐那時剛二十，成人了。她去勞動，回來還要照看我。我是家裡最小的一個，最後食堂又解散了。

依：為什麼解散？

陳：吃大鍋飯沒有吃的了，就解散了。食堂吃不成了，就把糧食分下去，誰家裡有幾口人，一個人給分幾兩，或者半斤，按照人數給你分，一次分個三天、五天的。

咱甘肅不是有那個穀面，就是種的穀子磨出來的面，吃起來嘴澀得很，但是不吃還不行，只能吃那個。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餓死的人？

陳：餓死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在火車站上，靠著火車站的圍牆，就是一排排人，眼看著就靠著牆起不來了。到下午一太陽一落山，天氣冷了，人就起不來了，又沒有人管。第二天早晨，就死了一層人。就是餓下的，坐在那裡，沒有人給吃，就純粹是餓死的人。沒有水沒有飯，沒有人管。那時候甘谷車站死的人多得很。

依：那誰來收屍？

陳：人一死，國家派人來一拉，扔到溝裡，那個溝深得很。咱那裡的地形，不用挖，多少人都能埋，深得很，多得很。都是沒有姓名的人，逃難的人。車站一收拾，第二天，圍牆又坐下一排排人，曬太陽，老老少少的。歇息一下，太陽一下山，人就起不來了，又死一批，再收拾。

依：是冬天還是夏天？

陳：冬季夏季都是一樣的，反正人肚子餓著呢，站不起來嘛。一坐下來就不得起來。那陣子，國家不管。

國家那時候拉啥東西從甘谷站過，往西走，拉不過去。那時候咱小，我就看見人爬上火車，從火車上掀下來袋子筐子，這樣那樣的東西，搶火車哩。反正是吃的東西就搶。

人肚子餓著哩，就搶哩。

依：那被抓住了怎麼辦？

陳：人來了，手裡拿著槍，但他不敢打，只放空槍。

依：你聽到槍響嗎？

陳：聽到嘛！來人放槍哩，“啪！啪啪！”的，他不打人，就是讓人害怕。意思是你們再不要搶了，那一代甘谷人搶火車很有名氣，人肚子餓著哩，沒有辦法。我那陣年紀還小，還沒有本事偷。

最後我哥要走了，我說：“哥，你白天走，怎麼晚上走？”我哥說：“我晚上走，隊上人不知道，還認為我在學校上學哩，分糧的時候分咱們姊妹三個人的糧。多一個人的糧給你們吃上。”他的意思是，他偷偷走了，我和我姐能多吃一個人的糧，多上一口半口的。晚上，我哥要走了，讓我去送他，拿了些我姐給他烙的穀子饃，讓我哥背上路上吃。我用了個口袋裝著饃，提上去送我哥，往車站上送。走到半路上，我哥小便去了，我就趕緊挖石頭，因為我們是順著鐵路走的，路上都是小石頭，我把鐵路邊挖出一個坑，把那個饃袋子塞進石頭裡面。我想等我哥一走，把饃拿回來，和我姐吃。我們餓得很。

等我哥小便回來了，問我：“那個饃袋袋子呢？”我說：“你拿去了，我又沒有

拿。”我故意這麼說，害怕我哥收拾我，那陣我哥念書，也有二十歲了。我說：“你咋把饃兜子不見了？”我哥說：“你提著哩，我上廁所去了。饃饃就不見了，見了鬼了嗎？”我哥就打我罵我，不讓我送他。嫌我把饃提著不見了。我一生氣，我說：“我還不送你了，你打我。”結果他走一頭，我走一頭，我還不願意送他了。實際上那個晚上，我們想坐同一趟車，他到外水裕，我回甘谷，我們要坐同一趟車。我心裡明白。

依：那個饃呢？挖出來了嗎？

陳：在哩，我挖出來了，我做了個記號，在上面放了三塊大石頭，不然都是小石頭，就找不到了。等我哥一走，我又回來，我把那個袋子又挖出來。想拿回來我和我姐吃。我們還餓得很。

依：有幾個饃？

陳：有三、四個餅子嘛。我家就在鐵路附近，我對車次清楚，我要回甘谷，就順著鐵路走，它就有過來的車。等那個車過來，我上去了，我知道我哥也在車上。走到半路，到了天水，車停下了，我就下來了。

依：你一個人跑，你幾歲？

陳：七、八歲，下了車以後。我在天水市逛了逛，轉了轉。有一趟車又來了，我就又上去，一下子拉到蘭州去了。

依：方向反了，你不認識字吧？

陳：我那時候小，我不管，它愛拉到哪裡就拉到哪裡，胡跑哩。

依：你是想去哪裡？還是火車拉到哪裡算哪裡？

陳：車到哪裡，停下了，我就下來，逛一逛，有車過來，我再上去。

依：你有什麼行李嗎？

陳：沒有，啥都沒有，就是一個人。我一下子被火車拉到蘭州去了，我就下來，轉了轉，過來一趟車，我就又上去。胡鑽胡上，胡混車哩。

依：你路上怎麼吃？

陳：吃？吃？我上了火車，有些人領著小娃娃，看咱也小，是個小娃娃，餓著哩，他給自己娃娃買上飯，也給我碗裡撥一點。就吃上了，多少都吃上些。

依：你伸出手要嗎？

陳：我不要，我在鐵路上從來沒有要過飯。人家看我小，沒有父母大人領，給我吃上些。那幾個穀麵饃，我還沒有捨得吃，提來提去，我又返回家，給我姐姐吃。

依：你姐姐說什麼？

陳：我姐姐不知道我回來，我把饃往家一放，又跑了，我就是回來送那個饃。到站上，有火車過來，我就混上去，往西邊跑。

依：你去過新疆嗎？

陳：我烏魯木齊都去過，我那時間小，火車一來我就上，又不出票，免費的。我下了車，在烏魯木齊的火車站逛一逛，人家看我是個小娃娃，就給吃一頓。有時候，我看見有解放軍，就跟上去，到人家部隊裡去，到那裡還吃好得呢。部隊上伙食沒有限制，都吃的是白麵饃。人家看我小，就給吃上嘛。

依：路上有人打你？欺負你嗎？

陳：沒有，我往西跑的次數多，烏魯木齊都跑過，往東沒有怎麼跑過。

依：那你怎麼來陝西的？

陳：我有一個鄰居，咱老家就叫鄰居，有個小夥子在這裡上學，好幾年沒有回去，回去了，我問："你幾年不見，野到哪裡去了？"他說："我去陝西了。"我說："啥叫個陝西？"我才七、八歲，還是個瓜娃，我問他，他給我解釋說："陝西就是個地名，叫個陝西。咱這裡叫個甘谷，甘肅的甘谷。"我問："你在陝西哪裡？有沒有火車？"他說："我就住在陝西的鐵路邊上，那裡有個糧站，你以後來了，就來找我來。"我說："陝西地面那麼大，我把你能找到嗎？我找不到你。"

依：你"免費旅遊"完就到這裡了嗎？

陳：我沒有"旅遊"完。我坐車到這裡來找這個人，沒有找到他。那個人在岷縣，岷縣的糧站，他是學校畢業以後分配到那裡的。在甘谷火車站，我坐上火車，就一下子給拉到陝西了。

依：你坐的什麼車？

陳：客車，人家有攔截大人的，沒有人攔截我。人家可能當誰領的娃，就混上去了，我下車的時候是九點，晚上九點。到馬家鎮子下了車我一看，月亮亮得很，我又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到哪裡去。

依：你怎麼知道到陝西了？

陳：我不知道，車上有列車員，我問："這個地方叫個啥？"列車員說："這個地方叫個馬家鎮。"列車員說："你下了車，往北走，順著鐵路走。"我下了車，把糧站找到了，把人沒有找到。有幾個人剛下了火車，不是甘肅沒有吃的，就跑到糧站偷糧去了。

咱那時小，想都沒有想偷糧。想拿些糧食也拿不動，主要是找那個人去了。人家幾個大人，一個站在一個人肩膀上，就翻牆進去了，到庫房偷東西去了。我看著情況不好，那個晚上，我哪裡都沒有去，就回到候車室鑽著。餓得不行，我出去找東西吃，看見地裡蒜苗長那麼高，我沒有見過蒜苗。我餓得很，嘴裡渴得很，想不管啥先拔上吃上些。吃個葉子，有點水嚼嚼。哎呀，我一吃，辣得死哩，把我的眼淚都辣出來了。我說這是個啥東西，辣得眼睛都睜不開了。晚上也看不出來，就想吃點啥，我就趕緊吐出來了，眼淚流了好幾行。

沒有辦法，我又跑回火車站，等火車。我也不知道到哪裡去，隨便坐上就胡跑，它把我拉到哪裡算哪裡。主要是火車上能混上飯，拉到哪裡算哪裡，比在家

裡受餓強。

那一天晚上有火車經過，但是我沒有上上，是我在火車站給睡著了，乏了餓了，就睡著了。等天亮了，來了一趟車，是早晨八點鐘，如果坐上，晚上六點就到甘谷了。但是等車的時候，遇到一個這裡河北邊的一個人，是個木匠，給人蓋房的木匠。他有親戚在南山裡，要走親戚家。他的親戚是個老漢，就委託他說："你到火車站看看，有娃了給我領一個來。"那陣沒有父母，逃荒的娃也多。我在等車，火車眼看就過來了。

這個木匠把我三盤問兩盤問，就把火車給盤問過去了。

依：他盤問你啥？

陳：問我叫啥？哪里人？多大歲數？家裡還有啥人？我說："我沒有老人了，都死了。"他拉著我要走，我看火車來了，我不走了。我說："我要走，坐火車去。"那木匠硬拉住我的胳膊說："走，走，我給你買飯吃去。"就把我哄住了，火車也開走了。他就帶我到峪河畔，老毛那時候，不讓人賣吃食。但是有私人偷偷賣饃的，那個木匠走過去給我買了一個小饃，讓我吃。那時候咱小，就一邊走一邊吃，不捨得吃，從河北吃到河南邊，慢慢得吃，就走到趕集的地方。

我問："你幹啥去？"木匠說："我趕集去，買些啥。"他的意思趕集買完東西，就把我領到他家去。就領著我到齊鎮，那裡有國營食堂，老毛手裡國家辦的飯店、食堂，就到食堂給我買了一碗飯，讓我一吃。就是一碗素麵，八分錢一碗。我吃上就飽了，坐下歇息了一下，就領上我走。上山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啥都看不見了，一下子走到半夜，把我給領到南山裡去了。

依：南山是什麼山？

陳：南山就是太白山，我們走的是近路，從齊鎮上去。就把我給領到南山裡去了，那裡有一個老漢，一個老婆子，沒有娃。（注：陳金有被領去的地方具體地址是：陝西省太白縣鶯歌鄉瓦窯洞村）

依：這兩口子多大年紀？

陳：那時候四十多，兩老人沒有娃。半夜走到那家子，給做了些飯一吃，我又乏又瞌睡，飯碗一放下，我就上炕睡著了，啥都不知道了。等天一亮，我爬起來，木匠不見了，人家早走了。我問老人："昨天晚上那個人哩？"那個老漢說："地裡幹活去了，一時就回來了。飯好了，你趕緊吃去。"人家和木匠都哄我哩。

依：吃什麼？

陳：那時候到這裡還吃食堂著哩，他們打回來，給我吃上一份。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那是六零年，我九歲。

依：你沒有哭沒有鬧沒有叫喚嗎？

陳：沒有，沒有，沒。我就住下了，出不來了。路是晚上走去的，根本記不住。慢慢的就習慣了。

這個木匠把 10 歲的陳金有領到山裡，放在一戶人家。 胡傑插圖。

依：剛開始你有沒有想跑？

陳：肯定想跑嘛，找不到路，都是小路，兩尺寬，草比我還高，小路，我找不到。不知道路，不敢跑，往哪裡去哩？我就留下了，就習慣了。過了好多年了，我慢慢長大了，老兩口就送我上學，那裡有學校。

陳金有的養父陳得貴，養母王秀蘭，養大了流浪兒。

依：你開始叫“媽”叫“大”嗎？

陳：開始啥都不叫，他們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給他們說。 後來國家來了人普查戶口，讓哪裡來的人，原回到哪裡去。 人家幹部來說了，沒有辦法，老兩口翻過山梁把我交給太白鄉。 交給那裡的幹部，那裡有住隊幹部，都集中到一起，讓人家帶走。

老兩口捨不得我走，老漢老婆子就教我：“娃，去了，把你送去，我們一走，你就哇哇地哭。”就是國家的政策硬得很，讓我走哩，他們也沒有辦法，就領上去去交人。 說把我送去，就再不得見了，說讓我一哭，就把我留下了。 說我小，國家也拿我沒有辦法。 你就吱吱哇哇的哭。

依：你自己想回去，還是不想回去？

陳：回去家裡沒有人了，時間長了，也和老兩口有感情了，就習慣了。 兩口子把我送去，老漢說：“娃，我把你交來了，讓國家把你送回甘肅去。 你是哪里人，就回家裡去。”他剛要走，我就“哇——！”地哭開了。

依：你是真的哭？還是假的哭？

陳：真的哭，真的哭。 我還害怕，人家送我，還不知道往哪裡送。 我一哭，鼻涕都流下來了，老漢老婆子也哭開了，不捨得我走。 那個住隊幹部說：“行了，行了，趕緊把娃領回去。 你們兩個好好把娃看管好，是個人嘛。”兩口子高興的又把我領回來了。 吃食堂還是三個人吃兩個人的飯。

後來上戶口的時候，就給我報上戶口了。 我以前姓謝，叫個謝金有，我這個爸爸姓陳，我就改成陳金有。 姓改了，名字沒有改。

依：你這裡的父母親叫什麼名字？

陳：父親叫個陳得貴，我媽叫王秀蘭，我的兩個老人都當過幹部。 在老毛手裡的農業社都當過幹部，兩個都是幹部。 我大人老實得很，給人家踏踏實實得幹活，我媽是婦女隊長，都是幹部。

依：你們在一起生活了多少年？

陳：二、三十年哩，後來去世了。我媽死的突然，天爺下雨哩，得了個急病，給我兒子做飯去了，說讓娃娃吃了飯再耍。人到灶房，拿起一把麥草要往灶火裡塞，就摔過去，叫不應了，不再說話了，可能是腦溢血。我媽就沒有了，六十多歲。我大活到七十多歲，在炕上躺了好長時間，在炕上吃喝拉撒都是我照顧，在炕上吃，在炕上拉。早幾年，我找人拉了兩車磚頭，給兩個老人固的墓。我媽活著的時候說："你先給你大固，不要給我急著固。我年紀還不大。"我說："我要買磚一次買，要固墓一次固。"人家把我養了，沒有生，有養的恩。我把他們埋好了。盡了心了，那時候掙那些錢可不容易。也是時間比較好，改革開放以後，人就能多少富裕一點，以前連棺材都買不起。老毛手裡農民可憐得很。

依：你和他們感情怎麼樣？

陳：好著哩，沒有娃的人都愛娃，後來還給我又領了一個妹子，我們隊裡的。農村人愛兒子，來了個妹子，我的"地位"，沒有變。他們老了也要依靠我哩。

依：你哥你姐後來怎麼樣？

陳：我們現在都來往著哩，我哥也從西安回到老家了。我哥性格不好，脾氣暴躁。那時候，我哥上學去了，我姐一個人在家沒有吃的，我們住在鐵路沿線，也找不到個野菜，就到山上去揪苜蓿，讓人家擋住不讓走。就留下給人家的羊圈除糞，後來有人給找對象，就嫁到山上去了。那個地方不好，沒有水，是苦焦地方。我姐剛二十，跟了人了。我不知道她的情況，她不知道我到哪裡去了，我哥也找不到我了。我們兄弟姊妹三個，一個不知道一個在哪裡。

我哥和我姐現在關係不太好，我哥說我姐："我就一個妹子，你看你去的那個爛地方，不去個平川，生活好得多。"我姐說："你走了，我吃的都沒有，沒有辦法。我上了山了，都有幾個娃了，我咋辦？回不來了嘛。"

我姐還在甘谷，吃什麼水？就是天爺下了雨，蓄些窖水，雨水淌到窖裡去，慢慢的沈澱，就吃那個水。

依：後來，那你哥哥怎麼找到你的？

陳：我跑了，我姐姐給我哥去了信，說不見咱弟弟了，讓他找我，我哥還登了個報紙，怎麼找都找不到。誰知道我被領到深山老林裡去了，根本就找不到。我回去了，我哥見到我說："你自己不回來，還不知道你活著死了，還說見面？"我哥說他著急，出來找我，沒有吃的，不敢亂跑。就讓我姐夫找人算了個卦，說到原龍山裡找我去，我哥就去了。那裡的幹部說："我們登記這裡有一個娃，在那裡放牛著哩。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有老兩口子收留下了。"我哥著急了，就當是我，以為是親弟弟，就要見面了。就爬到山上去看，見了面，一個不認識一個。那麼多年了，我哥也不認識了，就把那個娃娃領回老家去，給領錯了。後來我回去了，我哥一路就發愁，我哥說："不怪我今天對你冷淡，我把你領回去你嫂子還要罵我了，你說一個弟弟

陳金有村子的人在收秋，如果當年糧食是自己的？

嘛，怎麼前面來過一個，這後面又來了一個？”

依：那個娃娃你哥能領回去嗎？

陳：那個娃娃小，甘肅逃荒出來的，家裡有啥人自己也記不住。我哥以為是我，就領上回去了。領錯了，那個娃自己也不知道，跟上我哥就回。到了原龍車站，我哥爬山爬累了，走不動了，睡著了，等醒來，那個娃娃給跑了。我哥還不知道那個不是我，等我哥回到家了，那個娃娃又找來了，我哥就把娃娃留下了，讓吃讓喝。那個娃娃自己也不知道不是他哥。

那一年，我都成人了，沒有錢，還是想回家看一看，就沒有買票爬的車，我就問：“甘谷現在有沒有站？”車上甘肅人多得很，老鄉說：“一下車就回去了，沒有人管。不要經過站台，從後院下坡就走了。”人家說沒有人管，我一下車，就大搖大擺的走，被站上的人叫住了。那一次，車站被抓住了十四個沒有買票的人，讓那些人在候車室補票，站在桌子前問：“你為啥坐車不買票？”都是農民都可憐，就說：“我沒有錢。”站上的人說：“你下次坐車要買票。”問一個放一個，問一個放一個。我在最後，人家問我：“你是哪里人？”我說：“甘谷。”人家問：“你是陝西口音嘛？”我說：我是小時候跑到那裡去了，我在甘谷生下的，到陝西長下的。所以口音不一樣。”他又問：“你坐車咋不買票？”我說：“如果我有錢，還要你說這個話？我有錢就買了。”人家又問：“你是那個隊的？”我說：“我走的時候，才八歲，記不亮清。我這是第一次回家。想咱老家了。”三問兩問，那個站長按輩分還要把我叫“爺”哩。他也不盤問我了，就數落我：“看看你，看看你，出門坐火車連臉都不洗？”我說：“火車上人那麼多，走都走不過去，還洗臉哩？都沒有水。”他讓我到他宿舍洗了個臉。他說：“你趕緊走，我還把你叫小爺哩。我還把你哥叫大爺哩。”

我這是第一次回去。我就順著鐵路走，走著走著，想不到我哥就在鐵路邊上坐著，和人聊天哩。我就問這問那，我哥也問我，我就說家在哪裡，有房子是怎麼樣院子朝那邊開，有幾個水缸，還說我大有個銅制的水煙袋。我哥說：“你才是我兄弟，走，咱回家。”我說：“我沒有錢，連票都沒有買，也沒有東西給你拿。下一次再給你補上。”我哥說：“沒有啥，沒有啥。”我回去了，我哥對我嫂子說：“又來了一個兄弟。”那個娃娃不知道自己的家在甘肅哪個縣，找不到了。我說：“都是苦命娃，來了就來了。”吃飯的時候，我嫂子炒了臘肉，我就撿給給我侄子吃，我哥說：親的就是親的，那個娃娃吃臘肉就只管自己吃。”我現在還和這個人有來往，他在原龍車站那裡。

我有時間還回去著哩，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兒子，以前住在太白縣鶯歌鄉窪窯村。 那是山區，前些年，我們花錢把戶口遷移到眉縣這裡，這裡平，生活能好一點。

後記：聽完陳金有的談話，我說不出我的感受，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孩子的童年是這樣的苦難，這麼離奇，這麼讓人不可接受。

被一個陌生人帶到山區，天亮了，那個人已經走了，就留下給老兩口當兒子，住了一輩子……

我能做的，就是記錄。

九、到陝西就好了（13 歲）

受訪人：李芳萍，女，66 歲，陝西省戶縣倉游鎮許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
時間：2013 年 9 月 7 日
錄音長度：46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戶縣倉游鎮許村李芳萍家

大饑荒餓亡者：

李 ×× ，男，3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 修水庫被炸死。

李妻，女，3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餓亡。

李 ×× ，男，2 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被撐死。

李的舅婆、女，5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人，餓亡。

李守魁，男，50 多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餓亡。

李鳳花，女，4、5 歲，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餓亡。

宋寶的父親、母親、姐姐、哥哥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甘谷縣西平鄉燕州村人。 均餓亡。

李芳萍

前記：李芳萍生活在條件比較好的戶縣，靠近縣城。 家就在公路邊上，我去的時候，她正在摘韭菜，她說讓我進家說話，我說你摘你的菜，我和你說話就可以了。 我就坐在她對面，和她聊起來。 她是

個說話很快，很利索的婦女。

依：姨，你今年多大了？

李：六十六。我是屬豬的，我是哪一年的人？

依：你是哪裡人？

李：甘谷縣人，叫個西平鄉燕州村。我們在甘谷縣的北山裡面，水土不好，也不長個草。也沒有樹，光禿禿的就是個山。

依：你有姊妹幾個？

李：我媽就我們姊妹五個女娃，沒有男娃，我是老大。我們姊妹五個，到處跑，甘肅的、新疆的、陝西的到處跑。

依：你們家是什麼成分？

李：我們是貧農，家裡沒有啥。我看見把人家地主家到處挖，挖出來那個銀元，用咱們甘肅抬糞的那個糞簍，裝滿，抬的一簍子一簍子的。成天批判鬥爭，批判鬥爭。那陣子，運動多得很。拿了人家的東西還要鬥。運動多得很。

依：吃糧困難的時候，你多大了？

李：說那個？爺！五八年，我都十來歲了，五八年就遭了年景了，沒有吃的。葉子草都吃了，這麼粗的榆樹把皮都剝了。我爸把我領上，老三走不動。娃才兩、三歲，咋能走動呢？

那時候收拾人不得了，把你推著搡著，你把你胳膊推摔破了。我爸為啥去會寧，那裡有我一個姑，就去看了幾天。我爸回來不敢見村里人的面，你外流幾天，人家抓住了就往死裡打。打我爸，往死裡打，把我爸嚇得天黑了就跑，把我們娘們幾個領上就跑，害怕挨打。一棍子打在頭上，死了就死了，或者就打殘廢了。沒有法，也沒有人管。但是沒有領我三妹子。

依：你妹妹叫什麼？

李：叫個鳳梅，走不動。我能走動，我家老二能走動，她比我小三歲，就是個七、八歲，年紀大些。我媽是小腳，解放以前纏過，走不動路。我們全家往會寧（屬於甘肅省）走，想到會寧逃荒去。走到半路上，遇到的人說："不要去會寧了，那裡也沒有吃的。去西吉（屬於寧夏省），西吉那裡好。"我們全家七個人就走到人家寧夏的西吉，那裡是回民的地方。那個地方叫個南溝彎，我們就在那裡住了三年。

我的第三個妹子沒有領，就放在我舅舅家，娃走不動路嘛。等我們都住好了，我大回去領我的三妹子。等三年回去，我舅舅家人沒有啥吃，把我舅舅家人給餓死完了。

依：噢！哎唷！你舅舅家有幾個人？死完了？

李：我舅舅家有我外婆、我嫂子、一個表哥。我舅舅是舊社會抓壯丁，就死在

部隊上，沒有回去。 我表哥自己有個娃，還在懷裡，才一兩歲。 我表哥去修那個三峽水庫（注：天水地區當時的一個水利工程），就死在那個三峽水庫上了。

依：是餓死了？還是炸死了？

李：我表哥那時候才三十好幾，我舅就這一個兒子。 人家說修那個三峽水庫，在山上放炮哩，炮一放一炸，那個崖被炸下來，把人給壓死了。 那難找得很，人都在土裡面了。 最後工地上的人給挖出來，還算是找到了，就弄回去。 回去了也就給埋了，傷到哪裡我沒有看見，一下子就讓土給埋了。 家裡就一個我嫂子，一個娃。

我嫂子到地裡幹活，甘肅種的那個油麥，給隊裡除草，餓得動不了，幹著幹著就死在地裡了！

依：你嫂子年紀不大嘛？

李：我嫂子，年紀不大，才三十多歲的樣子。 人家都放工了，能走動路的人都回去了，她坐到地裡起不來了。 等人去看，她都已經死在地裡了。 那是餓的！家裡就留下我舅婆和兩個孫子。 那是五九年。

那時候，我們還在人家西吉的北山裡。 我六一年回來，我舅家連一個人都沒有了。 我表哥死了，我嫂子死了，我舅婆也死了，我表哥這個男娃也死了。 娃才一、兩歲，先是讓人家領去了，娃餓了，給娃吃啥給吃多了，又把娃給撐死了。 這家子是自己沒有娃，我舅家人死完了，就把娃領去，愛得很，說沒有人管了，他們領上當兒子去。 把娃領到食堂，想讓娃好好吃上一頓，給娃買了一碗面。 大人看著，還捨不得吃，叫娃一個人吃。 娃餓了好長時間了，餓極了。 一下吃的把娃撐死了。 娃餓得腸子都薄了，一吃好的就撐死了。

依：那個娃叫個啥？

李：是個男娃，叫個啥我咋不記得了？就是我的外甥，本來人家領著去，能活個命，又把娃給撐死了。 你看，可憐不？那陣子。

我大回去把我三妹領到西吉縣住了三年，我們又一家子回來了。 這是六一年的十一月，冬天的十一月回來了。 到了正月初八就把我爸給餓死了。 我爸在炕上睡著，快死了，我媽還在旁邊鉸榆樹皮哩，用剪刀鉸，鉸成小塊，曬乾，在磨子上推面。 磨眼子還磨不出來，一邊磨一邊用棍子往下戳。 那不是糧食，夾在磨子裡不下去。 我爸死的時候，六一年、六二年，穀子糜子，一個人一天給四兩糧，你說咋吃哩？還要下地幹活哩？不是吃上不動彈。 我爸就餓的沒有人了。

依：你爸是病了嗎？

李：一餓，再加上病，人就不行了，成天沒有吃的嘛。 我爸那時間也就是個五十幾歲，就餓死了。

依：你爸是怎麼埋的？

李：我爸死了，用了個門扇，我們家的雙扇門，卸下來一扇，那是正月，我爸穿的棉衣服，就穿的蓋的就這樣抬出去，三、四個人挖個坑，把我爸放下去，土一填，

這就清白了。我大正月初八就餓死了。到了正月十八，把我的第四個妹子又餓死了，也就是個四、五歲。我爸臨死前還要著吃，家裡沒有啥給吃，也就死了。

依：老四叫個啥名字？

李：老四叫個鳳花，李鳳花，老三叫個鳳梅，老二叫個小英，我的小名字叫個英英。

依：你爸叫什麼名字？

李：我爸小名叫個李楊生，官名叫個李守魁。

逃荒的“血緣”，讓我們一見如故。

依：你爸沒有了，你們家怎麼過呀，沒有掌櫃的了？（注：沒有當家的了）

李：咋過的？你就不要提了。咱是逃活命哩，把人往死裡餓哩！把人硬往死裡餓哩！可憐，小娃可憐，男人一吃不上就死了，男人人家說命短。一個男人個子高、要幹活，不吃就不行。開始一個人吃三碗，吃著吃著四、五碗都吃不飽。稀溜溜、水湯湯一喝，那個時候，整個是可憐，我們家姊妹五個，用一個瓦罐，到人家的人民食堂把飯打來。飯稠了還沾罐子，不稠了還不沾罐子。為了用指頭刮那個飯罐子，我們姊妹們都要打架。你想刮那個罐子，我也想刮那個罐子，人餓了就和狗一樣，就搶著吃。那還有臉？

依：你知道那時候為什麼沒有糧食吃？

李：其實地裡莊稼長得好著呢，就是胡報哩，就是你打了三百，人家說五百，你有五百，人家說八百。你報的多，就徵收的多，一下子給國家徵收完了。沒有吃的了，國家又給你返銷糧，一個人給你供應四兩，四兩糧還要讓你自己掏錢買。我們走到甘谷的縣城上去，要八、九十里路，用人往回擔糧。有的人用力氣能擔回來，有的人沒有力氣，還擔不回來。返銷糧擔回來，還不給你私人，交到大隊上，大隊上管。大隊長、保管員、會計這些人都偷著給自己家吃。到你嘴裡看你能吃上多少，你沒有看見那時候的飯，你端起來那個飯碗都能看清楚你的模樣。

我村裡的老人說：“這飯裡面有星星，還有月亮。”娃娃說：“我的飯是玻璃飯，透明的。”一碗飯裡都是洋芋葉子、苦曲，就那野菜，曬乾了，兩毛錢一斤，我們還沒有錢買。我們就挖那個苜蓿根，就吃那個根，一邊挖一邊吃，吃得滿嘴都是水，屁股裡也是水。樹葉都吃光了，胡麻衣、麥衣，麥衣還有麥芒，就燒，燒焦，放在磨子上一磨。燒飯的時候，抓兩把那個黑灰，在鍋裡一攪。一做一吃，把人苦的，咋沒有把人鬧死？苦是苦，但沒有毒。把蕎衣、胡麻衣在鍋裡煮，煮完了曬，曬

完了炒，炒完了再磨。 就這還沒有多的，一頓飯就是兩把，苦的吃不下去。 人的舌頭苦的辣的能知道，吃不下去嘛，那個油麥吃了身上還發癢……。 那些年的人真個是可憐，真個是可憐得很。

爺，把人餓得瘦的只剩下個骨頭了。 我記得人就餓得瘦的，我老三、老四妹子端上一點稀飯，手都端不住，沒有力氣。

那個年景，人都浮腫。 把人的臉、手、腳都腫的裂開了口子，黃水一個勁兒淌。我記得我媽早晨起來不敢見太陽，把人手疼的，像火燒一樣，舀一碗涼水，兩個手泡在盆子裡面，冰著，就不太疼了。 你看，可憐不？裂開了，就流開黃水了。 腫著腫著，皮膚繃得太緊了，就裂開口了，就流水哩。

那餓死人多得很，我那個村子，和我一樣大的娃，幾家子，死的沒有人了，就留下一個娃。 黑天半夜，人到外面要著吃，凍了凍，熱了熱，吃不上，喝不上。 咱哪裡都是山，要不上吃的，到哪裡要去哩？人都沒有！自己都沒有吃的嘛！自己走不動了，你死去，到哪裡要一口喝的水？

我們往會寧縣走的時候，有一個朱嶺梁，過那個梁，有些人就把過路的人給殺了。 有錢的人到西吉、會寧去買糧食，往家裡擔。 擔些糧食走到路上，人家就把你打劫了，人家要活命哩，把人一殺，把人的肉都刮去都吃上了。 把糧食拿走了，還把人殺的吃了。

依：你們那裡有被人殺掉的嗎？

李：有嘛，我們那裡有一個小夥子，叫個宋寶，和我同歲，他大就死在那個山梁上，不知道怎麼死的。 是人殺了？是餓死了？不知道怎麼死了？人去了就沒有回來。 家裡把他哥餓死了，他媽餓死了，他姐餓死了。 他嫂子跟上人跑了，逃活命去了，改嫁了。 那幾年的人，我的爺，嚇死人了。

有些家就死的絕戶了，就一個小娃娃，就成了孤兒了。

依：你看見的人死在什麼地方？

李：有的人死在炕上，有的人死在地裡、路上，人死了，村子上有村幹部，磨地的磨，有的人放在磨上就埋了。 到地裡挖個坑坑就埋了。

我們是貧農，沒有吃的，還不敢偷，你去偷，只要人家把你拉住，就往死裡打哩。 把人掀倒，把人胳膊、腿都摔爛了。

李芳萍和丈夫史致民

依: 你們那裡有勞改隊嗎?

李: 有! 有! 你沒有糧食交, 勞動不好了, 說了啥話了, 就把人管起來, 勞改去了。

依: 那你是怎麼來陝西的?

李: 把人餓的死呀, 沒有活路了!

我村裡有一個人, 我叫嫂子的一個人, 她的妹子在陝西, 來了陝西的周至縣, 在個馬照還是啥地方。 說她妹子在陝西好, 吃的好, 啥都好, 陝西好。 她要來陝西, 就把我們村裡的三個女子都領上, 那一次就領了三個女子。 我媽說: "你也去, 逃個命去。" 六一年, 我才十三歲, 還小的很嘛。 我媽說: "你是大的, 知道家在哪裡, 能寫個信回來, 我就放心些。 你妹子還小, 咱這家……" 我幾個妹妹哭著喊著說: "你把我姐姐送出去陝西, 讓吃飽飯去, 把我往死裡餓哩。 哇——" 我家老二比我小三歲, 哭的鼻涕眼淚的, 傷心得很, 我媽一看又說: "那你不去了, 讓你老二妹子去陝西。 你留在家裡, 還多少能掙點工分回來。 媽又做不成啥, 你年紀大些, 還能勞動。"

我、老四、老五還在家裡, 人家就把我家老二妹子領到陝西去了, 才十歲的樣子。 我媽給娃烙了些菜餅子, 讓娃路上吃, 沒有錢, 給娃了兩、三塊讓路上用, 又把家裡的一床爛被子讓背上去。 我媽就給那個媳婦說: "路上沒有錢了, 就把這個被子賣了, 給我娃買個吃的用的。 當個盤纏。" 那個嫂子把我妹子領到陝西, 就送了人。 那個人回來, 也沒有說啥也沒有出聲。 把我妹子給到啥地方、好不好、有幾口子人, 咋落腳下的, 她回來啥都不說。 人不是個羊, 不是個狗嘛, 我媽就去問她去了。 就問: "我的娃到哪裡去了? 是個啥人家? 有幾口子人? 住的怎麼樣?…… 給我說一說。" 那個嫂子說: "好著哩, 都好著哩。" 人家不說實話, 咱也聯繫不上。 我媽不放心, 給那個嫂子說: "你妹子在陝西, 你把我領上, 我去把我的娃看一看。" 我媽晚上睡不著, 就想來陝西看我二妹子。 我媽是小腳, 不好出門。 那個嫂子不領, 不去陝西, 說: "我忙著哩, 你去你自己去。" 人家要領年青女子, 老婆子人家不願意領。

我媽沒有辦法, 就把我領上, 把我老四妹子、老五妹子領上, 我們娘們四個, 還有我村子裡的一個婆, 她的侄子、侄子侄媳婦都在陝西, 在那個周至的棗村, 我們四個, 還有這個老婆子, 一共五個人就跑出來。 坐火車來到陝西, 先是到了馬照, 住了一天。 人家家也沒有吃的, 我們就走了。

依: 你們路上怎麼吃?

李: 路上? 吃不吃就那麼回事情了, 一天一夜就沒有吃的。 總想著到了陝西就好了, 到了就好了。 我們去先把我老二妹子一看, 我妹子就在那個馬照, 就是周至縣的馬照。 我們去了, 咱是生人生地方, 人家說話咱還聽不懂。 就由著我二妹子的後媽了, 說給我媽找個主(土語: 男人)。 陝西話, 剛來咱聽不懂, 家裡來了一

大圈人，圍著我們說話哩，看哩，議論哩。 那個女人就把我媽安排到一家，給了一個老漢，有個男娃。 那個老漢也有五十多歲了。 把我安排到一家，把我老三妹子也給了那附近的一家子人。 一家子人住在一家，黑人黑戶，不分糧食，沒有吃的。 就把我們到處給，這家一個那家一個。 我們娘們東一個西一個。

依：是不是人家不能收留，人太多了？

李：那家只有父子兩個人的糧。 這麼幾個人都來，養活不了，沒有吃的。 咱是黑人黑戶，不給糧。 結果，住了幾天，人家把我妹子給轉賣了，周至那一家不要她了，又把她給給南山裡面，遠得很。 我媽說："我把娃給你了，你就不能再給人家了。 我在這個隊上，我還能見到娃。 你現在又給南山裡，我就見不到了。"我媽成天想娃，問那個人要娃，要見娃。 那家人說："那山裡，遠得很，你這麼小個腳，走不得去，走不成，山路。 走幾天幾夜都沒有人煙，老虎豹子狼都把你吃了。 幾天幾夜，你路上想喝口水都沒有。 看你怎麼去？"人家不讓我媽去找我妹子。

我媽又氣又傷心，我媽說："咱回，回老家去，不在它陝西住了。 咱跑出來為娃逃活命，為了娃。 我把娃領出來，娃給人了，還不由得咱。 由別人亂給人，咱回去！"就是我老二的妹子的後媽，把我妹子亂給，可能收了人家的啥好處。 這家一個，那家一個，給到山裡面，我媽不得見娃。 我媽成天哭，哭娃，我媽說："到陝西了，還不得見我娃，跑來弄啥哩？咱逃活命哩，叫人家亂安排。 咱的娃不由咱管，咱回！"隊上又不給分糧，我媽說那就回去。

到了二、三月，我媽就回去了，我媽一生氣，就把我和老二領回去了，我媽還抱著老五，抱回去，四個人又回到甘谷。 回到老家，麥子剛割完了，隊上知道人回來了，就給分了些糧。 又讓我們自己在撿些麥穗歲子，湊合著吃。 我大伯家的大兒子，給了我們一個缸，說："給你們一缸麥，先吃著。"我們就住在家，慢慢得混。

可是後來，甘肅到陝西收留外流婦女的時候，又把我三妹子給收回去了。 我三妹子到了甘谷縣，她以為我們還在陝西，才八、九歲的娃，還瓜得很著哩。 知道我媽把她領到陝西給人了，收容回到甘谷縣，沒有地方去。 她不知道我們已經回來了，那陣子又沒有電話，也不會寫個信。 我們都沒有念過書，不認識字，最後甘谷縣有個王家莊，有一對老人，只有一個兒子，沒有女子，就把我三妹子收留下了。 給他們當女子，兒子在部隊上，沒有人照看老兩口。 就讓我妹子陪伴老兩口，後來念了幾天書。 後來她的哥哥嫂子有娃了，就到蘭州給哥哥看娃去了。 最後長大一點了，找了個電廠的工人，就結婚了，算是在城市生活。 都十幾年了，我妹子才來找我媽，她就給工廠的老鄉說她家在哪裡，就讓回甘谷的人打聽著問。 最後問到我姑姑的兒子跟前，他一聽就說："這個娃的大人的名字是我二舅，是我舅的娃。"給我媽一說，才算是找到了。 二十多年了，我媽才找到我三妹子。 唉——！

依：那你怎麼又回來陝西了？

李：唉！我的事情，從小定了個娃娃親，一歲就定下了。 我爸死了，就讓我結

婚，才十六。 我從陝西回去，就讓我結婚，我媽就說把我安頓一下，能有地方生活。先在陝西的馬照，給那家就說給當兒媳婦……。 我回去，我是屬豬的，那男娃比我大一歲，屬狗的，我不願意，我就從他家走了。 人家不讓我走，我偷著就跑了。

依：那你為什麼要走？能吃上嗎？

李：吃，那時多少能吃上。 我嫌那個娃耳朵有些背，人太老實，人太瓷了（土語：老實）。 他是小時候耳朵裡出了瘡，流水，把耳朵弄壞了，沒有好好給看。 人耳朵不好，反應就遲鈍、慢，沒有念過書，連個錢都不認識。 沒有自己的主見，啥都由他父親說了算。 我就不願意，我就跑了。

依：你是白天跑？還是晚上跑？

李：晚上跑了，連個包袱都沒有，沒有吃的沒有穿的，隨身穿的衣裳就走了。我身上沒有錢，就挖了些乾草、當歸，還有籽如，還有紫苦皮、半夏，我就挖著賣著攢了些錢。 有十來塊錢，就拿上。 我村上有一個女人，從陝西回去了，去辦戶口，她給我說了個地址，我就跑過來找她。 我自己搭上火車就來了，來了在她家住了十幾天，她給我找了這一家，我就來了。 就是把咱叫“黑人黑戶”，咱沒有戶口嘛。

依：你和伯伯有幾個娃？

李：四個娃，兩男娃兩個女娃，大的是女娃，最小的是男娃。

依：你媽最後怎麼樣了？

李：我媽最後又跟了人了，改嫁了，在甘谷縣城裡。 我兩個妹子，小得很，在山溝裡，自己下不了地，不跟個男人就不得過去嘛。 分些糧食、分些洋芋都擔不回去，路窄的，又陡。 我媽重跟了個人，就把我們這兩姊妹養活大了。 我媽去世的時候都六十七、八了。 我媽一輩子把罪受多了。 唉——！

依：你還回去甘谷嗎？

李：我老家沒有人了，我爸不在了，我媽不在了。 去年我還回去了，看我老三妹子，她現在在甘谷距離縣城不遠。 老二現在在新疆，我們姊妹們都來往著哩。

後記：韭菜摘完了，我們的談話也結束了，我同時見到李芳萍的丈夫史致民，一位相貌端正厚道的莊稼人。 給他們拍了幾張照片，準備以後郵寄給他們。

“把人硬往死裡餓！”是一位逃荒婦女的控訴之聲！

第二次整理這篇口述的時候，恰是毛澤東誕辰 120 週年，新上位的習近平毛屍前的三鞠躬，讓我深深受傷。 給餓死數千萬的罪人鞠躬，就是罪人。

十、姐姐的愛情（14 歲）

受訪人：王香雲，女，68 歲，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逃荒前為: 甘肅省甘谷縣廟灘人

採訪時間: 2013 年 9 月 7 日

錄音長度: 42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張香雲家

王香雲

大饑荒餓亡者:

王香雲的父親, 50 多歲, 甘肅省甘谷縣廟灘人, 死於新疆柴達木。

王小雲, 女, 22 歲, 甘肅省甘谷縣廟灘人, 逃荒陝西戶縣, 病亡。

前記: 朋友帶我去找張香雲, 她個子不高, 眼睛大大的, 雖然六十多歲了, 但能看得出她年青時的嬌好容貌。 她也是逃荒者中保存老照片最多的人, 從照片上的衣著看, 她以前有著很富裕的家, 父親行醫, 母親照看幾個娃娃。 她和二個姐姐喜歡梳頭打扮。 可是, 大饑荒來到了那個山區。 他們的命運天翻地覆, 覆巢之下, 安有完卵?

依: 姨, 你是哪里人?

王: 甘谷縣, 那裡山多得很。 甘谷算是天水地區的, 距離天水就是一站路。 我是五九年來的, 遭了年景了……(注: 張有些不好意思)我媽領我來的, 來是十四了。 還有我兄弟, 十二了。 我今年都六十八了。

依: 那時候, 你們家的情況怎麼樣?

王: 唉! 我們在廟灘, 村子名字叫個廟灘。 我們那時候是個大成分……哈, 哈哈哈, (注: 張又有些不好意思說)大成分, 地主! 我們那個家大得很! 人家把啥都拿去了, 爺! 房子、牲口、糧食都分給人了, 全部分去了! 全部分去了! 不是我們給人家, 是人家搶哩。

把我們一家攆到門房裡住。 我年紀小, 還記得, 有一天把我媽拉到廟灘的馬家坪, 我家是地主, 要鬥爭我媽哩。 要開大會哩, 把我媽押到會場, 我們部子有個遠泉溝, 有一個人跑上台把我媽一下子打了一個耳光。 結果那些人都站起來了, 都喊叫起來了, 說打了我媽了。 我媽那個人好, 對村里人、對鄉親好得很。 地下的人就喊: "為什麼打人? 這會開不成, 有話就說嘛, 打人哩? " 會場給攪亂了, 群眾一喊叫, 會還沒有開成。 我媽說, 那些人就把她關起來對她說: "你小心些, 我把你綁起來吊起來, 慢慢刮你的肉……。 看你說不說? " 就這麼嚇我媽, 讓我媽交待家裡有啥財產。 我媽先前埋了一罐子銀元, 我媽害怕, 就說出來了, 但是家裡還有三個娃, 交出來以後怎麼生活? 我媽第二天又變了, 不交了。 那個房主, 我們叫姨, 我

媽說:“昨天人家打我嚇我,我說出來了,我沒有嘛。 我把這些銀元交給你,你把我的三個娃管上。 我已經說出來了,人家把我打死了就打死了。”我那個姨就給人家隊上人說:“她沒有的,沒有的,你們一嚇她就說有,她沒有嘛。”那些人問了半天,最後說:“你沒有就算了。”把我媽就放了,我媽就把那些銀元放在我舅家,有時候拿些回來,買些糧食吃。 那時候我就是個五、六歲,還沒有念書。 就這麼過日子。

依:那時候你大不在家嗎?

王:我大(土語:父親)是個看病的先生(土語:醫生),唉……說來話就長了。我大出門給人看病,常年在外頭,我大就死在外面了。

依:你大死的時候多大了?

王:有個五、六十歲了。 我大是個醫生,國家讓他給那些勞改的人看病,最後調到那個新疆的柴達木去了,遠得很,遠得很。 我大不是去勞改,就是給勞改的那些人看病,我大那個人好得很,給人看病,救過的人多得很。

依:這是哪一年?

王:這麼多年了,我也記不得了,我大走的時候,我就是個五、六歲,還念不成書。 我記得隱隱忽忽的……。 到了五八年、五九年,我有個舅爺的娃到我家去看我姐,我姐那時候都十六、七了,成人了,我姐都結婚了,咱農村結婚早。 我姐十六就結婚了。

依:你姐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王:嫁了人了。 我姐夫是個老師,他領著學生那一年來我們那裡大煉鋼鐵,和學生在河邊勞動,我姐去河邊擔水,那個馬老師說:“看那個女子長得倩得很。”李老師說:“你去給我說一說,那個姑娘長得聰明得很。”李老師看上我姐,馬老師就來給我媽說媒。 我媽說:“我娃還小哩。”馬老師做媒要把我姐給李老師,李大海,他也是教書哩。 後來我姐就結婚了,但是後來學校的老師都混不過去,我姐過年回來住了幾天,沒有回去,那個李老師也沒有來找,我媽給了我姐五十塊錢,讓我姐做一身衣服。 我姐夫是個後娘,學校開學了,李老師就把我姐領去了,給學校的老師做飯。 學校裡也沒有吃的,老師學生都受餓著哩,最後沒有辦法了。 這個馬老

解放前,王香雲一家是富貴人家,父親行醫,母親照顧孩子。

李大海對王小雲說：“我在新疆找到工作，就來接你。”胡傑插圖

師和李老師一商量，就偷偷跑了，實在是混不住了，兩個人一路跑到新疆去了。餓得受不了了，偷跑了。

依：李大海沒有給你姐姐說嗎？

王：他給我姐說了，走的時候他給我姐說："我先去，到新疆去，等我在那裡把工作找好了，安頓下來了，我就回來領你去，一起去。"不是李老師不要我姐了，他們兩關係好得很，是那個年景不好。但是我姐夫一走，再也沒有聯繫了，沒有信沒有人，不知道怎麼樣了。從那以後，我姐就有了病了，想我姐夫，成天哭成天哭，自己想去，又沒有個路費，也不知道李老師在哪裡。我姐就病了，我媽說："去陝西，去陝西，不要想那麼多了。"

到陝西，我姐有個十八歲，唉呀——！就把我姐領來了。我那時候腿上長了個瘡，我媽一個人，也沒有錢給看病，人家說："陝西的醫生好，你和你姐先來，給你姐找個主，給你看看腿。以後給你也找個主，留在陝西，就不回去了。"他說，讓我們兩個女子領來陝西，我媽再領我兄弟來，做點零碎活。我舅哥說讓我媽重找個人，我媽說："不，我有這幾個娃娃哩，有男娃子哩。我就能把這個張家撐起來。"我那個舅哥給我媽說了個男人在蘭州，是個教書的老師，讓我們三個去到那裡念書。讓我媽在託兒所管娃，我媽就不答應。我們就來陝西了，就走了這一步路。

我們來了，這裡沒有能做上的活。不走又不行，在家裡等著餓死呀？

依：你們村裡有餓死的人嗎？

王：有哩，我記得村裡有一家幾個兄弟，那個娃餓死了，他哥去埋了他，過了幾天，他哥又死了，餓死了幾個。我們走的時候，沒有吃的，我媽把那個糧食種子都磨的吃了，我媽把我兄弟領到地裡挖苜蓿，等不到回來煮，生著就吃上了。可憐成那個樣子。

我們不走不成嘛。

依：是誰能你們來的？

王：就是我舅爺的娃，把我和我姐領來了，是五九年。那時間冷得很，還穿棉衣裳著哩，我過去都忘了……。哈哈，下了車，這裡沒有媳婦的人，都在火車站上等著哩。我們下了車，有一個男人看見我姐，他們父親和伯伯就這麼一個後人，長得醜得很，在這裡問不下媳婦，沒有人願意跟。咱那時間小，也不懂，那個人長得醜得很。那個人年紀到不大，長得不好看，我姐就不同意，我姐看不上。我姐人長得好，白淨，個子高，人亮堂得很。那裡非要我姐結婚，我姐沒有辦法，就去了，不願意，以後又跑了。

人家給我也找了個主。

依：你那時候還小得很嘛，就找主（土語：婆家）？

王：就是給人家當童養媳婦，先養上，我才十四，人家把我領去，他們家弟兄四個，把我說給老二，他家老大在外面工作。老二還念書著哩。我去，害羞得很，

我不願意。 我姐的那個婆家就把我送到那家去了，我不去，我一個勁兒哭。 那個人就走了，不領我了，我就在那家，有十來天，我在那家就不吃飯，我不願意。 那家有個小孩，我還要給人家哄娃。 飯熟了，人家吃，我不吃，只是哭。 最後，我這邊的媽來了，我媽也來陝西了。 我就到我媽那裡去，就在大王村過去的個村……。

我給你說，我媽是怎麼來的？爺，我舅爺那個兒子，把我們兩個留在這裡，換了些錢和糧票，就是販賣人口哩，人家把利得了。 他就回去了，回去沒有到我媽那裡說一說，回去又找了幾個女子，又領到陝西這個地方來。 把他莊子裡的女子都領來陝西，在火車上上，其中一個女子沒有上上火車，回去就找我媽去了，她把我媽叫姑哩。

那個女子對我媽說："那個城回來了，領了幾個女子去陝西，我跟著走來走去，找不到他了，我就跑回來了。"我媽說："嗯？回來了？咋不見人哩？我的兩個娃哩？"我媽一聽那個話，我媽就瘋了，我媽就說："咋把我的兩個女子領的不見了，回來也不說一聲。"爺，我舅的娃把我們兩姊妹領的不見了，我媽就坐不住了，跑到我舅爺家去問："你回來不給我打個招呼，把我的兩個女子領到哪裡去了？你說一說，我就知道娃在哪裡，有個地址，我就知道人在哪裡呢？"我媽就問我舅爺要人，我媽在我舅爺家住了幾天，還是呆不住，就跑到我舅舅家，對我外婆說："媽，我找兩個女子去呀，非找到不可。"我外婆說："爺，人家陝西那麼大，你到哪裡找去？你沒有錢，這麼小個腳能走幾裡路？"沒有吃的，我的舅母就把柳樹葉子煮了一下，用涼水滔一些，捏成蛋蛋，給我媽裝上路上吃。

我舅舅家在山上，我媽下山的時候，在那個葉家坡，我媽就跪在那個地上許願，我媽說："天爺呀，求你保佑我去陝西把我的兩個女子找到，我再回來給你還願。 我來給你買個雞，一包點心來還願。"我媽就是沒有辦法了，就許了個願。 我兄弟才十二歲，家裡糧食種子都吃完了，本家人不讓走，我媽偷偷走了，把我兄弟領上就偷跑了。

我媽領上我兄弟爬上火車，到了半路讓人家給擋住了，人家不讓人口外流，我媽給我說把他們兩個給拘留了，差一點就凍死在那裡面了。 裡面冷得很冷得很，人就哆嗦的不成，縮成一團。 有一個人好，把自己的爛棉衣脫下來給我兄弟蓋上了……（張說到這裡眼淚溢出眼眶，我筆錄到這裡，也是淚水不停的湧出……）我媽說："差點就把我凍死了，不是那個人給一件衣服蓋一蓋，就凍死了。"擋住了還好，不然她來還找不到我和我姐姐。 把這些人關一個晚上，凍了一個晚上，就把這些人送到車上。 我舅爺的兒子把他的妹子也領到陝西來了，和我媽坐一趟火車，名字叫個香女，我媽一上去，就看見香女坐在那裡，就一把抓住衣裳，再沒有鬆手，就問她："你哥把我兩個女子領到哪裡去了？"那個香女說："不要拉我，我知道在那裡，我領你去。 咱一起去，我領你去。"這個香女領著，就這樣才找到了，不然怎麼那個找到我們？

拖兒帶女逃荒的母親張蓮花

我媽來了，我媽想把我們兩個女子給這裡的人，自己給人家看個娃，做個衣裳，納個鞋，掙點錢，等年景好了，她就回甘谷老家去了。可是這裡站不住腳，我媽那時候也就是個四十二歲，還要養活我兄弟，不容易得很。

依：人家隊裡讓你們走嗎？

王：女人在甘谷有男人有牽連，人家就不讓你到陝西來，我媽是我大死了，不逃命不行嘛。

依：你媽叫什麼名字？

王：我媽叫個張蓮花，我大姓王，我媽娘家姓張，最後人家給說了吳村一家子，一個老漢，我媽就是被逼到這一步了，我媽就跟上了。我後來的大是老婆死了，還留下一個女子，才九歲，有一個老婆婆。就在吳村住下了，唉——！我媽把可憐受多了，人家給我找的那個主，我不去了，那一家弟兄四個，可憐的很，兩間舊房，我就不願意在那個家呆。我跑到我媽那裡。我在吳村，和我媽在一起。你看，我媽有我、我姐、我兄弟，來了四口子，那幾年吃糧也緊張。

依：那你姐姐呢？

王：那幾年國家叫甘肅人回去，往回叫。人家就把我姐送回去了，甘谷還有我一個大姐，就住在我的大姐那裡一段時間。我姐姐又回到陝西，準備找個臨時活幹，我姐姐說："我掙點錢，攢下來，我就到新疆找李大海去。"我姐姐就在大王鎮的制棉廠給人家幹活，就拾棉花，賣錢攢錢，想存夠了車費，就去新疆找李老師去。

咱甘肅人，到這里人不親，吳村這裡有一個老婆子，我們叫婆哩，就是我媽的婆家，人心壞得很。看我媽來帶了幾個娃，人家就不願意，嫌棄我們吃得太多了，成天找我媽岔子，罵我媽。對我還好一點，對我兄弟不好得很，我媽看不行，準備把我們領上回甘谷去。他家那個女娃九歲了，在漿水盆子裡面用手撈著吃菜哩，我姐姐人乾淨，看見了，就說："你要吃，用個筷子把菜撈到碗裡吃，用手抓，漿水就壞了。"那個老婆子進來了，就問："咋了？"我姐姐說："娃用手撈菜哩，我說拿筷子撈。"就這麼個話，我婆一下就昏過去了，躺在地上不動彈了，氣死了，嫌我姐說了她的孫女了。沒有氣死，是裝著哩，裝著哩。我姐

王香雲和陝西同母異父的妹妹

王香雲的丈夫劉漢民，已故。

姐叫“婆! 婆! ”叫不醒人家，我媽叫，我叫，人家直“呼嚕——，呼嚕——。”的出氣，不睜開眼睛。 把我姐姐嚇得，我媽就使勁罵我姐，把我姐嚇得只知道哭。 一個大姑娘，哭出聲音又害怕人家笑話，我姐姐就憋著哭，憋著硬是捂著嘴哭。 最後我姐就有病了，得了白喉，還是啥? 連害怕帶生氣，我姐也在制棉廠上不成工了。回到家，看病沒有錢看，沒有錢看，我姐就那麼給害死了……

我姐死才二十二歲，我姐來的時候十八，來了四年就沒有了，就是六三年。 還沒有成家就死了，連害怕，又生氣，在人家家看人家臉色。 沒有錢，如果有錢看，我姐就不會死，沒錢……還不光是錢的事情，在人家家，看人家臉色，一直都覺得害怕。 我姐叫個王小雲，我叫個王香雲，我大姐叫個王雲雲。 我姐跑出來了，還把命沒有拉住……我媽就留在這裡了，想回去，我大也不在了，一個人也艱難。

依: 最後你的姐夫李大海找到了沒有?

王: 最後年景都過去了，那些跑出去的人都讓國家叫回來了，他回來了，公社的幹部到陝西專門找我姐來了，叫我姐回去。 等他們來的時候我姐都死了，慘得很，可憐得很，我姐和我姐夫始終沒有見上個面嘛。

依: 你媽到這裡有沒有生娃?

王: 生了一個妹子，我們都來往著哩，關係好得很。

我兄弟慢慢長大了，我兄弟叫個王歲義，找了個工作，在縣上麵粉廠掙錢哩。掙上些錢，給那個老婆子買上些好吃好喝的，才慢慢的好了。 娃大了，能掙錢了，她老了，還要靠孫子哩，對我兄弟也就好了。 她家裡就這一個男娃。

依: 那你怎麼到這裡的?

王: 人家說給我找個主，我瓜(土語: 傻)得很，我那時候人瘦完了，眼睛大得很辮子長得很，人家給我說了一個醫學院的，在西安醫院工作呢，她媽都來看我。我那時候，人家一說這個事情，我就哭，就哭。 我太小了，不知道是弄啥，就知道哭。 最後都十八了，人家給我又說了一家，我媽說: “你都十八了，不能在人家吳村住上一輩子。”我在吳村住了四年，腿有毛病，就成天坐著。 人個子也不長，也沒有錢看，走路腿就瘸著哩。 人家給我介紹了這家，我媽說: “我一分錢的禮都不要，就是給我娃把病看好。 內臟沒有病，就是個瘡，你運氣好少花些錢，運氣不好多花些錢。”

這裡也弟兄四個，那年我才十八，這裡的婆家讓我結婚，我媽說: “娃才十八，讓到二十歲再結婚，我連給娃的一件衣裳都沒有，我先攢些錢，給娃做兩件衣裳。”

我婆家說:“不要你弄啥,我給娃弄。”這裡要分地哩,我來了就結婚了,來了多一個人口,多分點地。結婚的時候腿上的瘡還沒有完全好,我十八結婚。

依:那時候你掌櫃的(注:你的丈夫)多大歲數?

王:比我大了一輪,我十八,人家就三十歲了,人家哄我哩,說比我大六歲。他們是從漢中搬移過來的,在漢中是個地主成分,地主到這裡找不到媳婦,沒有人願意跟。他們也弟兄三個,都找不上個媳婦,成分不好嘛。人家介紹哩,讓我們見個面,他媽給他做了一身新衣裳,他還沒有穿,放在大王鎮,他聽說我腿上有瘡,不願意來看我,就不穿新衣裳。他來的時候,穿著髒衣裳,我坐在炕上做針線活哩,咱年紀小,害羞得很,不敢抬頭看人家。等他出了門了,我從窗戶裡瞄了一眼,我一看他就穿著髒衣裳,鬍子拉查的,人老相的人,我就不願意。我就哭了一下午,他的弟弟笑話我:“姐姐,你是不是嫌我哥黑,嫌我哥老。”我嫌這人太老了,太難看了。他想是個瘸子看不上,也沒有打扮,結果又把咱給看上了。我就來了,我這裡公公人好得很,一家子人也可憐得很。花了一百元錢給我看病,吃了些中藥,那時候一副藥才一元五,也沒有看好,腿走路不行,個子也再沒有長。耽誤了。

依:最後你怎麼又願意了?

王:最後把咱逼得沒有辦法了,哈,哈哈。那是咱的命!人家把咱一看,跑回來又願意了。人家性格好。

依:他看你長得好,眼睛大大的,皮膚白淨。

依:你再回過老家嗎?

王:回去過,

依:這裡你掌櫃的姓什麼?

王:姓劉,叫個劉漢民,都沒有了兩年了。

後記:我要給王香雲照相的時候,她說:“我先梳梳頭。”年近七十歲的她,還是那麼愛整潔,注重自己的模樣。

2013 年 11 月,我在波士頓見到姚監復先生,向他敘述了這個故事:“一個年青的教書老師,在河邊遇到一個美麗的村姑,她去擔水,教書先生一眼就看上了她,娶為妻子。多美好的情節。好像電影或者小說裡的畫面。可是,等他從新疆逃荒回來,姑娘已經病死在陝西了。”

整理這個錄音時,我總感到心口疼,全身都疼。

現在教師李大海在哪裡呢?他一輩子都想他河邊認識的妻子王小雲嗎?

十一、遇到了一個好人(16 歲)

楊菊蘭

受訪人: 楊菊蘭, 女, 69 歲, 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14 日

錄音長度: 22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戶縣渭豐鄉元南村楊菊蘭家

大饑荒餓亡者:

楊俊傑, 男, 20 多歲, 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 淹死。

楊俊傑的母親,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 餓亡。

楊俊傑的兒子,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定西縣菜口鄉人。 餓亡。

依: 姨, 你老家在哪裡?

楊: 定西縣, 定西縣菜口鄉, 那地方情況不好, 不好。

依: 你是哪一年來的?

楊: 我是六零年來的, 我是四四年的人, 來的時候才十六歲。 還是個娃嘛。

依: 你那時候家裡有誰?

楊: 有我媽, 有我大, 生活不好, 好不到這裡來。 還有我兄弟。 我們那裡修那個水力, 就是洮河, 我哥就抽上去了, 才十七、八的娃。 吃不飽, 又餓, 人受不了, 就跑到新疆去了。

依: 你哥為什麼跑?

依: 我哥年紀小, 幹不動, 才十七、八, 我哥說吃不飽, 把人餓死的多得很, 多得很, 一天吃不飽。 餓死的、炸死的就仍到山溝裡了, 沒有人管。 住的就是山上挖的窯洞, 成天找那個苦曲菜吃, 挖回來一煮, 一人一疙瘩, 一人一疙瘩。 我哥說有的人正在幹活, 就跌倒, 就死了, 有些人睡覺就死了。 餓死了, 凍死了, 隨便就扔到那個河裡了。 給我哥放假, 回來我哥就沒有回去, 我大說: "你趕緊走, 不然人家就叫你回去哩。" 我哥趕緊就跑了, 半晚上就坐上車去新疆了。 那裡有個熟人, 在兵團找了個臨時工, 給人家開車。 我哥就跑了。 我大讓跑的, 還算跑好了。 以後回來定西還找了個工作。

我哥說洮河上餓死的多得很, 一死就扔掉了, 沒有人管。 我哥膽子大, 有些人還不敢跑。

依: 那麼村裡有炸死的嗎?

依娃、楊菊蘭、楊彩蓮在村裡手牽著手邊走邊聊。

楊: 有一個, 有一個掉到河裡了, 那個山路危險的很, 他走路抗了個掀, 掉到河裡去了, 路窄得很, 人掉下去連個泡泡都不冒。 那個水就那麼深, 人掉下去, 就看不見, 就沒有人打撈了, 兩個泡泡都沒有嘛。 如果河淺的話, 掉個石頭都冒泡泡哩。 不要說是個人?

依: 那個男娃多大了?

楊: 比我哥大兩歲, 二十, 成家了, 家裡有個媳婦一走, 把他媽餓死了, 把他娃也餓死了。

依: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楊: 楊俊傑。 他的娃還小得很, 我大進去一看, 老婆子死了, 小娃死了, 沒有辦法, 就看著給埋了。

依: 那時候吃什麼?

楊: 五八年是吃食堂, 沒有吃的, 就是吃苜蓿菜, 人去了, 一人給一碗, 吃了就上工去了。 咱屋裡沒有糧食, 幹部來搜, 到處搜, 咱沒有糧嘛?

依: 你們敢偷些吃嗎?

楊: 不敢! 不敢! 拉住打人哩, 開批鬥會哩。

武山、通渭、隴西就是最不好的地方, 害怕得很, 那人死的, 多得很, 有數嗎? 沒有數!

依: 你怎麼來的?

楊: 他爸領來的。(註: 孩子的爸爸)

依: 他爸去甘肅去了?

楊: 嗯。 我是他爸自己領回來的。

依: 他去甘肅幹什麼去了? 專門領媳婦嗎?

楊: 沒有幹什麼, 這裡有人介紹, 他就去了, 坐火車去的。 隴西有火車站。

依: 你們第一次見面在哪裡見? 這個不丟人, 我媽也是逃荒過來的。

楊; 他去就把我領來了, 還見啥面哩?

依: 他那時候多大歲數?

楊: 二十幾歲了。 比我大七、八歲哩, 我十六, 他就是個二十三、四的樣子。 我的這個老漢年紀大, 有的人找的好, 同年同歲, 人家找得好。

依: 你那時候願意嗎? 覺得喜歡不喜歡?

楊: 唉——! 咱那時候瓜, 沒有吃的。 這個人也好著呢, 當過志願軍, 在一個

廠裡當工人，有些文化，還有工資，算是比較好的。 就把我領來了。

依：你害怕不害怕？

楊：我不害怕，不害怕，領到哪裡算哪裡。

依：他給你家給什麼了嗎？

楊：沒有給啥。 我家也沒有要啥，沒有錢沒有糧食，也沒有給我啥。 連一件衣服都沒有，就白撿到一個媳婦，我就跟上來了。

依：你就跟上伯伯回來，路上說話了嗎？

楊：路上沒有說話，咱不會說話。 年紀小，害臊得很，一路上都不說話。

依：路上怎麼吃？

楊：從隴西搭上車，一個晚上就到了，也沒有吃啥。 六零年，最餓的時候來的，不想啥，啥都不想。 陝西怎麼都好些。

依：你來有結婚證嗎？

楊：隴西給咱開了個證明，到這裡有結婚證，有，我們手續都有，都有。 往甘肅往回去送人的時候就沒有送我，咱戶口結婚手續都有，就不送我。 人家是復員軍人，當過工人，國家給照顧哩。

依：你以後罵他了嗎？什麼都沒有給？

楊：不罵，遇到了一個好人，人家人好，咱就不圖啥，連一個手絹都沒有。 他對我好，我對他好，我到二十幾了才生娃，剛來身體也不好乾瘦乾瘦的。 我們生了三個男娃，娃娃都好得很。 都過得好，都對我好得很。 還有一個女娃，都出嫁了。

依：你多大來的月經？

楊：我來了，都結婚了，第二年才來那個（月經）。 那時候營養不行，身體不好，貧血。 來的遲。

爺！有些人是人販子販過來的，大王莊子有一個人，是她婆把她領來的，她光記得老家是隴西的，那個人販子給她婆五升高粱，就把她給領來了。 來的時候才五、六歲，她婆把她放下，拿上五升高粱就走了。 你看，可憐不？現在都五十好幾了，快六十歲了。 她再沒有回去，可能她媽都死了，也不知道具體地址，就再沒有見面。 她來向我打聽："你知道我甘肅娘家不？在哪裡哩？你知道不？我想回去看一看。"我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說："你但回咱甘肅老家了打聽一下，是徐原人，隴西人。"我到哪裡打聽去？我沒有打聽。 她說："我們家以前村裡有個大槐樹，我們家住在西邊。"我回去問我大，我大說不知道，有大槐樹的村子多了，到哪裡找去？

依：他們這一家收留這個女娃是當童養媳？還是當女子？

楊：養活大了，就給人了，就嫁出去了。 從大王給到康莊了。 她婆就把娃換了五升高粱，就是一斗，三十斤，你看，可憐不？再沒有見過她媽，找又找不到，那麼小，不記得家裡的地址，找又找不到。

依: 她哭了嗎?

楊: 咋不哭? 前幾天來找我, 說想回娘家, 看看家裡大和媽還在不在, 活著沒有, 她都不知道。 說著哭著, 哭著說著。 來的時候太小, 才六歲, 啥都不記得。 這裡的大和媽, 又不讓娃寫信, 不讓認。 出嫁了, 人老了, 想找親媽了, 就找娘家。 我說: "我給你幫不了這個忙, 不知道許原在哪裡? " 咱老家是定西, 她是隴西, 那麼遠, 又沒有地址。

依: 這個女人叫什麼?

楊: 我也不清楚。

依: 你們這裡還有甘肅來的人嗎?

楊: 甘肅來陝西的人多得很, 那個部子裡一個媽領來五個娃, 五個女子, 她媽把五個女子送了人自己回去了, 死在甘肅了。 把五個女子領到這裡, 給娃逃個活命。

依: 她媽為什麼不留在陝西?

楊: 年紀大了, 她甘肅的兒子叫回去了。

我的老漢去世了, 去世的時候七十幾了。 腦溢血死了, 還不到一年。 叫個×××, 遇到個好人, 過活了一輩子, 是咱的福。

後記: 楊菊蘭說: "遇到了一個好人", 天下總有好人。 她在逃荒婦女中算是比較幸運的, 所嫁的男人不老、不醜、不殘, 而且有工作, 還對待她好。 一個 16 歲的女娃娃的饑荒婚姻就是這樣……

十二、沒有戶口回甘肅去! (11 歲)

受訪人: 余淑霞, 63 歲, 陝西省戶縣龐光鎮新陽坡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張掖縣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15 日
錄音長度: 33 分鐘

大饑荒餓亡者:
余淑霞的堂哥, 年紀不詳, 甘肅省張掖縣人, 餓亡。

前記: 尋找余淑霞頗費周折, 前一天在龐光鎮怎麼都找不到, 不甘心, 第二天又去, 最後終於在太白山下找到月陽坡村, 由村人魏志成帶我去她家。 魏雖然不是甘肅逃荒過來的, 本地人。 但對余淑霞一家逃荒來的情況非常瞭解。 他的插

言，正好補充了余講述的不足之處。

依：姨，你叫什麼名字？

余：余，余淑霞。

依：姨，你老家在哪裡？

余：張掖，遠得很，過了天水，過甘谷、定西、蘭州，都快到酒泉了。我來的時候還吃大灶，我們還在大灶上吃飯哩。

依：你在張掖能吃上嗎？

余：我在張掖有個本家的哥，他在縣政府工作，有些錢，工資也不多，就給我們買些吃，就那麼對付著，還是沒有辦法。那可憐得很，有一頓沒有一頓的，把罪受多了。

那時候不是沒有打糧，都給國家交了。不讓你在家裡做飯、吃飯，如果發現了，就整治你。咱年紀小，就知道吃，連我舅舅家在哪裡都不知道。

依：你們能分上糧嗎？

余：少得很，分上一點點。沒有人掙工夫，那幾年靠工分吃飯。我家沒有人下地，一個女人家能下什麼地？我媽還是小腳，腿上綁著繩子。

依：你是哪一年來的？

余：六一年，我才十一歲，我媽帶我來的。我媽先領我來，過了一年我媽回去才把我哥領來。張掖我大去世的早，我兩、三歲上就沒有大了，那時候剛解放，咱年紀小，咱也不清楚咋死的。我有個姐姐，都餓死了。火車從我們那裡過哩，我們就來了。

依：你們自己跑，還是別人領的？

余：我有個堂嫂出來的早，她在寶雞，就把我們領出來了。她是我堂哥餓死了，她沒有辦法生活了，就跑到陝西來了，在寶雞找了個男人，先落下腳。她還沒有娃，男人就死了。結婚幾年，沒有娃，那些年，添娃的都是隊長。社員生不下娃。

我那個堂嫂第一次回去辦戶口，沒有辦上，人家不讓遷移。她沒有辦法，又跑回寶雞，寶雞這裡不行，沒有戶口不給分糧，還要讓她回去辦戶口。我堂姐又回到張掖，還是沒有辦上戶口，那個難辦得很，她回到寶雞，這個男人屋裡說："沒有戶口，你就呆不住，沒有吃的。"人家男人就不要她了。她領上我們娘倆，天黑了從火車站回去，人家男人不要她了。天還下雨哩，又往西安走。那一次，她還領著我和我媽人，家不要她了，我們幾個都沒有辦法了。

這是我的堂嫂，把我們領來，爺，那時候可憐，可憐的。不是我嫂子領著，我們娘們還不得過來。

依：下雨你們怎麼走？

余：下雨還是走，沒有方向，不知道走哪裡。人家寶雞那家不讓進門嘛，到西

安一路沒有個車費，沒有吃的，可憐的。 沒有辦法了，我媽把一個單子賣了，那時候也就是賣了個幾塊錢。 買了些吃的，後來遇到一個在這個村子做小生意的人，一個貨郎，就說："你們弄啥哩？"我媽說："要飯哩，沒地方去。"那人就把我們領來了，給我嫂子找了個主，在東邊，我們到這裡，就是這麼個情況。

沒有辦法了，我媽把那個單子賣了，才吃上了一點。 那個可憐，黑天半地的。

魏：可憐，可憐，還是沒有吃的。 那不丟人，那是社會的逼迫。 那社會，路上，國家把你查出來，就把你收到收容站去了。

余：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堂哥來看我們，叫我們回張掖去，這個村里人把我堂哥拉到四隊，開批鬥會。

依：他是甘肅人，到陝西被批鬥？

魏：那是文化大革命，人家不讓外省人來流串，不讓生人來。 怕人弄啥壞事情，搞破壞。 外來人口讓那些紅衛兵關在小房子裡審問哩、批鬥哩。

余：到了文化大革命，復查戶口，我媽才回去了，回張掖了，人家幹部來復查戶口，沒有戶口的都讓回去，我媽沒有辦法，那一年就回去了。 我媽走的時候，坡兒（注：餘淑霞在陝西同母異父的弟弟）才三歲。

魏：有三歲嗎？他爸還背著哩，你媽走著哩。

依：你媽為什麼回去？

余：文化大革命，復查戶口，她沒有戶口，就非要讓回去。

魏：把幾個婦女都逮了，都送回去了，不讓在這裡住了。

依：你媽回去了，你怎麼生活？

余：我媽把我安頓到這裡了，我就算成家了，我媽就回去了。 我十八就結婚了。結婚第二天，我就回張掖，看我媽，住了一個月。 我媽還在這裡生了一個弟弟，就住在我家隔壁。 我媽一走，我弟弟就想我媽，想我媽。

依：你媽在這裡都生了娃還讓回去，你媽沒有戶口嗎？

余：我媽沒有嘛，有娃也不讓住，娃我媽領回去又養活不了。

依：那時候，你兄弟多大？

余：三歲，三歲。 我記得三歲。 就把我兄弟留下了，我媽哭，娃哭。 說不成了。 坡今年也有五十歲了。

依：有了娃了，就不能讓人家回去嘛。

魏：文化大革命，把人整的，沒有戶口的，一律不許在這裡，都讓回去，那是硬性的，誰有啥辦法？

依：那你媽這裡的丈夫怎麼辦？

余：我媽跟了人，你也得走。 一個家庭就這麼給拆散了，他就跟上我弟弟過。弄得男人沒有女人，女人沒有男人，我這個大（注：後父）就管著我兄弟。 我也去住個十天半月，給他們做飯、洗衣裳，我一直都給照看著。 我兄弟念書我供繼，一

直念到高中。 我弟弟也可憐，沒有媽。 現在和我關係也不好。

依：你媽回去怎麼生活？

余：回去的時候，我媽都五十多了，回去就是和我哥生活。 一個老婆子，回去也是受了罪了，在兒子媳婦面前不好過。

魏：這個村裡還有一個婦女，叫劉俊芳也攆回去了，你們一起來的嘛？

余：她來的遲，是我們張掖一個村子裡的人。 是我媽回去領我哥去了，她餓得受不住，就跟上過來了。 她來了一年多，跟了一個男人，外號叫個葫蘆。 就是個一年，把娃都懷上了。 後來，她男人跑來找來了，把這個女人硬是搶回去了。 他這個男人有辦法，在隊上當著隊長，來了就找了公安上的人，就硬弄回去了。

魏：人家男人不答應，通過公安上弄回去了。

依：這個女人自己想回，還是不想回？

余：她不回去，他張掖的男人就不答應。 她就回去了。

依：那娃算誰的？

餘；娃就生在張掖了……回去又生了三個娃，和陝西這個娃，一共四個娃子哩。 後來都跑到新疆去了。 人家那個男人比葫蘆長得好，能幹。 那時候是沒有吃的，跑出來男人不知道，總得來說是逃活命哩，後來人家又過到一起了。 人家男人也不計較。

依：這個葫蘆以後有沒有老婆？

魏：有嘛，現在都八十多歲了。 重找了一個，也是傷心得很。

依：你兄弟多大了？

余：有五十了了，都抱上孫子了。

魏：咱農民，從分開大灶，一直到八一年，一直沒有吃的，到處買糧。 到山裡打柴換糧，

依：叔你多大歲數了？（注：我問坐在一邊餘的丈夫，他牙齒豁了，看起來比餘老氣得多）

餘的丈夫：我七十一了，我比她大個五、六歲，我們六八年結婚的，到現在，四十五年了。

余：我的大女子都四十多歲了。

後記：余多少有點戒備心，不太願意多說過去的事情。 但是她的口述的價值是談了母親被遣送回去的情況，母親來陝西已經跟了男人，生了孩子，但是因為沒有戶口，還是被硬性送回去了。 還有“戶口”的婆娘，已經懷了陝西人的骨肉，也被公安人員送回甘肅。

“沒有戶口，回甘肅去！”一個政策，又有多少骨肉分離？

政策是刀，先徵糧餓死這些婦女的男人，逼迫這些婦女、娃娃逃荒、要飯、求

生……等他們好不容易在陝西安頓下來，有了能避風雨的貧寒家舍。緊跟著就是遣返，不管有沒有家，有沒有孩子。政策這把刀讓夫妻分離，母子分離，三歲的兒子再也見不到媽媽，懷孕的妻子硬生生離開丈夫。

逃荒的婦女、娃娃，留在陝西了幾萬，回去甘肅了幾萬，甘、陝之間的幾百里路上，多少骨肉分離？多少血肉模糊？多少婦女、娃娃、和這些甘、陝男人的淚？

第六章
十多萬逃荒婦女、兒童
——血肉凝結成“甘、陝一家親”

甘、陝兩省地界如唇齒相連，文化、禮儀、生活習俗非常近似。甘、陝兩省人均以麵食為主食，甘肅人的饅頭是陝西人的饃，甘肅人的拉麵是陝西人的麵條，兩省人都愛吃辣子吃醋。甘肅人說“肚子餓了”，陝西人說“肚子饑了”。甘肅人說“咱莊農人”，陝西人說：“咱農村人”。兩省人都愛聽男吼女叫的秦腔戲。甘肅人把婦女叫“婦人”，小孩叫“娃娃”，陝西人把婦女叫“婆娘”，小孩叫“小娃”。但甘、陝兩省自然條件有著天差地別，甘肅為河西走廊，多為沙漠地帶，天水、定西、慶陽幾個能產糧食的地區多為山區，交通不便，地貧缺水。陝西地處八百里秦川，地平易耕，一年可種麥子和包穀兩季，為產糧區。因此，陝西人老實、守舊，不愛出門闖蕩。傳統上，每到麥黃，都有大批甘肅麥客到陝西幫人割麥，求得吃幾頓乾面。

民國十八年，陝西遭了年景，大旱無收，許多陝西人逃荒到甘肅要飯以求活命……著名作家陳忠實的《白鹿原》有對這場饑荒的描寫。

到了老天爺沒有大災大旱的 1958 年——1962 年，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對中央吹噓“甘肅糧食吃不完，還可以調給其他省。”大肆徵購農民的糧食，開“反瞞產”現場會，棒棒隊到農民家的炕洞裡、菜窖裡、草窩裡、女人衣箱裡、茅廁裡到處搜……許多地方，一天供應四兩、二兩、一兩口糧食。通渭、秦安、定西、天水、清水等縣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零年春四、五十天不見糧米，村村家家開始餓死人。政府沒有救濟來，村裡沒有糧食，親戚各人顧不上各人，父親餓死了，丈夫餓死了，娃娃餓的天天哭，能動彈的人朝外面胡亂跑。“陝西好，到陝西能吃飽。”往東邊陝西逃荒的大多數為婦女，和她們年幼的娃娃。自己跑，被人販子領著跑，扒火車跑……

陝西日報
SHĀNXĪ RÌBÀO
社址：西安中山大街144号
第1356号 今日共四版
看一年四熟亩产二万二
烽火社的大火箭
社小志气大
鎮巴魏家河
防洪防澇
鄠县祖巷乡千余群
銅
提前

當年的《陝西日報》也刮浮誇風。（網絡圖片）

她們從甘肅逃荒到陝西，可是，在全國統一的統購統銷政策下，就是陝西這樣的產糧區也是被壓榨、剝削的農民勞動一年，分不下夠吃的口糧，以紅薯、苜蓿、野菜度日。 家中男人更是要去陝北等地找糧，農民長年忍饑挨餓，熬煎度日。 相比較河南、甘肅的幹部作風惡劣，抓住掐黃偷青的農民不是暴打就是扣飯，陝西的幹部對待偷糧食、棉花、蔬菜婦女、兒童，很少有搜身、動手打人、體罰的現象。 一般只是喊叫："把你們偷下的自己都掏出來。"溫和人性很多。 大饑荒年間，陝西農民挨餓受饑是普遍的。 雖然沒有餓殍遍野家家死人，但是幾乎每個大隊都有幾個被餓死的農民。 陝西省合陽縣路井鎮農民侯永祿出版的《農民日記》就記錄了"1961 年元月，全大隊因營養極為缺乏而死亡了 10 多人"。 帥好在《畫殤——中國、愛爾蘭畫家反饑荒行為比較》一文中說："陝西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 18.7 萬人，是全國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之一。"

成千上萬的婦女拖兒帶女逃荒來到陝西，女人餓，娃娃沒有人養活，老實、善良的陝西男人接受了她們，素不相識的兩省人組成一個新的家庭，屋漏糧短，搭伙在一起相互取暖慰藉，往前熬，度日子。 這些"後父"扶養大了這些不是自己血脈的孩子。 這是大饑荒中仍然可見的人性之善、人性之光。 民間有：陝西人救了甘肅人、甘陝一家親之說。

著名學者楊繼繩先生接受陽光衛視採訪時說："中國農民從解放以後將近三十年，就沒有吃過飽飯，直到包產到戶、統購統銷結束以後。"一晃五十多年了，甘肅人說："她們去了陝西了。"陝西人說："她們是甘肅來的。"沒有人關注她們、

瞭解她們。 她們也不願意給自己的後代說逃荒往事，覺得丟人……

我的父親是陝西人，母親是甘肅人，我是甘、陝逃荒婚姻的一個證明。

我生在陝西，長在甘肅。 長大了離開了甘肅、陝西，這些年又一次次的回到陝西，回到甘肅。 如果有人問："你是哪里人？"我會說："我是陝西人，也是甘肅人。"象我這樣的甘、陝逃荒者的兒女在陝西各地至少有幾十萬之多，她們的第三代、第四代有上百萬之多……

三年多來，在陝西十幾個縣市走訪、整理、寫作出這本《尋找逃荒婦女、娃娃》，是想讓人們不要忘記了這條遺留下白骨、灑下無數血淚、撕扯開骨肉親情的數百里逃荒之路，不要忘記了，我們是甘、陝逃荒者的後代。

一、甘肅女人都往陝西跑

前記：2011 年——2013 年，我去甘肅省的天水市、秦安縣、通渭縣等地採訪，很多受訪者人談到甘肅所受饑荒的同時，談及到自己親戚逃荒到鄰省陝西的情況。 其中一個受訪者蒲一葉是夾邊溝回來的右派，從事過天水市盲流勸阻站收容工作，並去陝西領逃荒婦女回甘肅。 且聽聽甘肅眾人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回憶逃荒婦女、兒童吧。

（一）《金橋路漫》作者張大發的講述

受訪人：張大發，通渭縣誌辦公室主任，用十五年時間寫出七十萬字的《金橋路漫》，楊繼繩先生《墓碑》一書關於"通渭問題"，引用了不少他的提供的資料。我專程去通渭縣拜訪張大發先生，交談中，他如數家珍，講述他多次到鄉下採訪聽到的各種各樣的人物實例。

採訪時間：2011 年 6 月 31 日

張大發

通渭那幾年家裡不死人、死得少的不是隊裡的幹部，就是會計，飼養員也好一點，從麥草堆裡簸出來些麥粒粒，拿回家用石窩窩搗一搗，燒些清湯糊糊，就餓不死。 一個媳婦，男人在水利工地上回不來，家裡啥都沒有得吃，就一邊奶給兒子吃，一邊奶給阿公吃，用奶水救活了爺孫，自己卻沒能活下來。 在

食堂給幹部做飯的婆娘，手都捨不得洗，回家洗下來給家里人喝麵湯。還有撐死的，國家救命糧來了，許多人生著吃，餓慌了，一下吃多了，撐死了一些人。吃了人的人還理直氣壯地很，說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啦，不吃人早死了。我們的老百姓要求低得很，就想好好種地，能吃飽個飯。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當事人，當事人的幾個孩子我都採訪過。不說出來都不會有人相信，人間會發生這樣悲歡離合的故事，我們有這麼善良的百姓。

1959 年，施家河經歷了一場歷史罕見的大災難，人稱其為“五九奇荒”。1957 年天旱歉收，1958 年風調雨順。但是人們不爭氣，都跑東跑西大煉鋼鐵，修洮河，搞會戰，好好的莊稼收不回來，爛在地裡。小河兩邊的榆樹皮被剝光了，其他樹砍了挖了拿回家當柴燒——煮榆樹皮。每當夜生深人靜的時候，就有人揣上斧頭刀子，提上籃子，到河灘上向那些死屍爛骨頭要飯吃。人吃開人了嘛。

女人叫月花，男人叫施貴。解放那年生了一個兒子就叫解放，後來又有了一兒一女。家裡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了，每到三個孩子熟睡時，月花就輕輕搖起解放，給他喂兩口，還叮囑不要讓弟弟妹妹知道。先是女兒餓死了，後來小兒子也餓死了。施貴知道，卻說：“你做的對著呢。”

“往包頭跑，聽說那裡好一點，能跑一個算一個，你先帶上解放跑，想盡一切辦法保住咱家這條命根子。”村裡天天都餓死人了，施貴勸花跑，怕全家跑被人逮住一個也跑不了，自己有機會了再去找他們娘倆。“你就先討要著，說不定會遇到好人的，比如有沒了女人要討老婆的，只要他不嫌棄咱，你就跟著去，這樣你娘倆不就有安身的方了嘛。”不到萬不得已走投無路，一個男人不會說出這種混帳話。

可是月花一個沒出過門沒文化的女人，一聽寶雞有個寶字就帶著解放擠上去了，娘倆一路要飯一路風餐露宿來到了寶雞。當然等不來自己的男人施貴，也不敢往家寫信聯繫。後來要飯要到了槐樹寨一戶人家，給他們母子吃了一頓熱乎飯，洗了把臉。就給月花介紹了一個老單身男人楊田福，“一則你有個歸宿，二則也有人幫你拉扯孩子。”人生地不熟，沒吃沒喝，花答應了。“只要我這孩子有命餓不死。”吃了一碗面就算結婚了，光棍漢討個要飯的，剛好。

張大發帶依娃去農家訪問。

兩年過去了，月花為楊田福生了兩個孩子。楊田福四十得子，樂得合不攏嘴，對月花、解放和兩個孩子都愛寵有加，可是月花始終都在思念著施貴，不知是

生是死，人在哪裡？常常做著活就哭起來。

“你聯繫他呀，如果他還活著，讓他來寶雞，他要領你們回去，我馬上送你們走，畢竟你們是結髮夫妻，你給我生了一對兒女，我知足了。 貴哥來了，我就還人，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證。”

施貴還真被他們找到了，他逃出施家河到包頭，一直在一家工廠當臨時工，幾年來，到處打聽四處託人，千方百計想盡辦法尋找自己的妻兒。 收到解放來信後，他立即買了些東西，坐火車直奔寶雞。

“娃他大，你活著呀！”月花見到施貴一下子就不省人事了，施貴和楊田福將她放在炕上，一邊一個握著她的手安慰她，三個人都一個勁兒的哭，這時，解放也回來了，“大！”撲進爸爸懷裡，一家人哭成一團。

楊田福高興的想辦法買來肉買來酒，讓月花做好飯炒好菜給施貴接風洗塵，哥倆好好地幹了幾盅，敞開心扉說說心裡話。 晚飯後，楊田福對花和施貴說：“你們夫妻好幾年沒有見面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今晚你們住在一起，好好說說話，我去柴火房睡去。”

“不行，不行，大哥，她在你這裡就是你的老婆，你是她的男人，你幫我養活了老婆和兒子，我一世做牛做馬都感謝不了你。”施貴死活不從。 那一晚上，還是月花和楊田福睡在一起。

“哥，你住上幾天，就帶月花和解放，女兒回去，給我留下兒子留個陪伴。 月花是你的妻子，也是我的老婆，是你的愛人，也是我的恩人。 雖然我一千個一萬個捨不得讓她走，但我不是不知足的人，不通情達理的人。 你們回去好好過日子，不要因為我，一吵嘴心裡疙瘩的，你要對月花好。 你要打就使勁打我。”楊田福跪地磕求施貴，要施貴對月花好。

“你放心，你放心。”

離別的時候，幾年恩愛夫妻，月花和楊田福哭做一團。 吃住情同父子，解放和楊田福哭作一團，全村人都跟著掉淚跟著哭。 為了能讓月花一心一和施貴過日子，楊田福忍受煎熬下了恨心不再和月花通信來往。1988 年，施貴因病不幸辭世，臨終前留下遺言，“花，把我簡單打發走後，去找楊田福，你們相伴著好好共度晚年，人家是咱的救命恩人哪，救過咱的命哪！”

真希望有人拍成電影。 那樣的社會把人逼成那樣，世界上就有這麼善良的人，就有這麼美好的人性，令人感動令人垂淚。

後記：敘述完故事，張大發先生不覺聲音哽咽淚水滿眶，用紙巾沾著眼睛。雖然這次採訪過去十幾年了，這篇作品寫完六七年了，可是說一邊就是重新經歷一遍。

通渭逃荒婦女月花的經歷張大發寫成《施家河記憶》，收進《金橋路漫》下

冊。

（二）我們家親戚被遣送回來了

受訪人：馬鳳英，女，75 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西關鎮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4 日

你是從陝西來的嗎？那陣咱們甘肅逃荒到陝西的女人多得很呀。

我們家有個親戚，家在禮縣順義店，聽說那裡飢荒嚴重得很，餓死人多得很。我和我孩子他爸爸就去看去了。那個女人有三個娃娃，就穿得破破爛爛的，一個個胳膊腿細，肚子大，吃不上，娃娃成天沒有吃的，就坐在門口曬太陽著哩，脖子把頭支撐不住，頭都歪著哩。

後來那個女人的男人餓死了，這個男人姓苟，原先是供銷社的採購員。女人沒有辦法了，就叫人領到陝西去了，要飯去了。我就和孩子他爸爸說："去了陝西也好，能拉住個命。"誰知道，過了一年多這個女人又回來了，到天水沒有地方去，就找到我們家來了。哎呀，那個女人穿的那個衣服就是一個補丁落著一個補丁，人就黃瘦黃瘦的。我就問："你個人去陝西，咋不帶上你的娃娃？娃娃沒有媽咋弄哩？"那個女人說："我餓得受不了了，就跑了。帶上三個娃娃了，誰要哩？我有啥辦法呀？我餓受不了了。"

她去了陝西什麼地方？啥地方，我不知道。就是讓人販子送到山裡面了，那家子一個老媽，一個兒子。人窮，娶不上個女人。她去了，就不敢讓她出門見人，就成天鎖在屋裡，害怕跑掉了。甘肅跑過去的女人多，有些男人領上，就說是妹妹，要上些糧食就把女人又領回來了，把人家給騙了。這家七十歲的老媽看著她，這個男人去種地。這個女人就在家紡線、做飯。最後就把娃娃給懷上了，生下來，還是個男娃娃，把那一家子人高興的。這個女人想著，反正男人也死了，就留在陝西過活算了。都有娃娃了，還想跑？往哪裡跑？

娃娃還不到一歲哩。那時候，聽說是咱們甘肅的省委書記告了陝西的書記，叫甘肅的女人都回甘肅來，跑了好幾萬，甘肅的男人沒有女人了。兩個省開了個什麼會議，就決定遣返從甘肅逃荒到陝西的女人。公家有個政策，你女人送回去，但是娃娃你不能抱回去，人家那邊也不讓抱。女人沒辦法，幹部領著人到村子裡蒐人哩，就讓遣返回來了。那男人人老實，沒本事，人家認識幹部的，也還是能留下了。這個女人坐火車到了天水，人家就不管了，你自己回去。她就從火車站打問著到我們家，一進門就哭，一直哭，不吃，不喝，就一直哭。可憐得很呀。

這個女人年紀也不大，不到三十的樣子。叫個啥名字我也忘記了。反正是我們家的一個親戚。人家把婦女送到火車站，給買上車票，給兩、三天路上吃的幹

糧，就再不管了。就給你說哪裡來的，回哪裡去。你自己聯繫家裡的人來接。有些女人，沒有出過遠門，別人領出來的，怎麼回自己家都不知道呀。

晚上了，我就讓那個女人和我睡在一個炕上，陪伴一下她，也是為了勸一勸她。她一晚上都不睡覺，就一直在我身子背後哭。我就看她脫下來的衣服，白補丁藍補丁落了不知道有幾層，重得提不起來。女人還是哭，我能聽著她忍著呢，但是那個鼻子一會子就吸溜吸溜的。她在哭，我也就睡不著。我就問："你哭啥哩？現在老家也好一些了。"我一問，不得了了，那個女人一下子就大嚎起來了："我想我的娃娃呀，娃還沒有斷奶呀，把我的娃娃要餓死了。"她的兒子還不到一歲，還是個離不開媽奶頭子的娃娃，女人就被攆回來了。別說那家子不讓領娃娃，她帶回來也沒有本事養活，自己去哪裡生活還沒有著落。婆家讓不讓進門？她還發愁著哩。農村出了嫁的姑娘，就不要再想回娘家的門。她就想娃娃著哭了一夜。

第二天，我就給找了些舊衣服讓她拿上，我孩子的爸爸去給賣了汽車票，送到汽車上，就給她說："你回去，看看你的幾個大娃娃，都一年多了。"我們一起回到禮縣，見到幾個娃娃，死到沒有餓死，一個個都是面黃肌瘦的，穿的破破爛爛和叫化子一樣。娃娃的叔叔從隊裡要一點雜糧麵，每天就給三個娃娃燒點湯喝，就算是沒有死。

從陝西遣送回甘肅的時候，是那幾天村裡就有風聲了。那個男人說："如果實在不行，就把娃給我留下。"他們也是想也許就躲過去了。但是人家村幹部知道誰家有甘肅來的女人哩，一搜就搜出來了。就拉著讓回來哩。

她甘肅的丈夫已經死了，和那個人有了娃娃，還要送。那些幹部講什麼道理呢？讓你回你就得回，管你有沒有嫁人？管你娃娃吃奶不吃奶？走的時候，女人說："我男人不在，我去說一聲。"那個男人當時還不在家，還下地幹活去了，男人還不知道女人被要遣送回甘肅了。人家幹部就說："你不要去了，我們給說一下就行了，公社裡車等著哩。"人家集中到一起，就馬上送上火車了。一起送回來不少人。聽說留下的也不少，有些人家聽到風聲就跑得躲起來了。這個男人人太老實了，人回來，女人就叫人家帶走了。到哪裡找去哩？

就這，甘肅的書記張仲良還在人民大會堂放砲著哩，說甘肅的糧食吃不完，要給陝西支援上些，給他個人掙面子。陝西省的省長張德生就罵開了："你能得很？這麼能嘛，你甘肅的女人往我們陝西跑哩，讓我們給你養活哩。還吹啥哩？把你們的女人趕緊領回去。"兩個省上有政策，說結了婚的，有了娃娃的，就不用遣返了，但是執行的時候就不一樣了，就亂來開了。抓住就往回送。

女人哭，娃娃哭，男人打架的，打死人命的。就多了。那陣，逃到陝西的女人多得很。

（三）有人販子到村子裡領婦女

受訪人：安歲女，女，八十二歲，甘肅省天水市秦城區天水鎮上街村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5 日

沒有飯吃的時候，能跑的人都逃荒去了。

那一陣子，來了一個拐子，就是人販子。 他就悄悄對我說："娘娘，去陝西去，陝西人家地方好，能吃飽飯，跟我去。"這是五九年，專門有男人到這鄉下地方領人去陝西去哩。

我莊上有一個女人就把男人扔下，自己去陝西逃活命去了，就把男人放在屋裡餓死了。 女人年輕，領了個娃娃，是個男娃娃，才兩歲些。 不走不成，娃娃餓得站立都站立不起來。 就跟上陝西男人走了。 自己的男人有病哩，幹啥活也幹不了，硬是餓死在屋裡了。

來的這個人販子就在村子裡轉來轉去，把這個女人領上，又把那個女人領上，人家嘴會說得很，說著說著人就相信了。 把我們村子上幾個女人姑娘都領著去了。 又來叫我："娘娘，你想好了沒有？要去，我就把你領上去，人家陝西吃的是白麵，還不吃苞穀面。"我說："要去，我就和我的老漢我的娃娃一起去，我一個人我不去。"那人說："不行，把男人留在屋裡，你一個人走，男人跟上了誰收留你哩？"我說："不行，我走到哪裡，我都要養活我的娃娃哩，我把我個人活下，為了啥哩？我把我的老伴不能留下，我不去了。 要餓死餓死在一起就好了。"我就出門去找野菜，就沒有往陝西去，我想人要存點好心，不能把男人娃娃扔在屋裡。 我村子上往陝西跑了五、六個哩，等於是販過去了。

還有一個女人，想去陝西哩，沒有離婚手續。 她的男人叫雲讓，她就對男人說："咱們把手續辦了，我就把你領到陝西去，陝西能吃飽。 人家問開了，我就說你是我的舅舅。"來了個陝西的男人，女人死了，有個兒子，這個女人就跟上這個男人了。 這個陝西男人說："帶上娃娃行，帶上娃娃他舅舅不行。"這個女人就求她的男人："這屋裡餓得受不了了，人家陝西好，我就先跟上去，給你弄些吃的來，你不辦手續，人家就不敢收留我，也給你弄不上吃的。 你趕緊把手續辦了，我拿上個證明，我把你也領上，我就說你是娃的舅舅，我能吃飽了，你也能吃飽。 能把你的命保住。"這雲讓跟上去了，老婆和陝西男人睡著哩，過了兩天，這個女人說："你趕緊回去，再不要找我來了，讓人家知道了，把咱都攆回去了，我餓死了不要緊，娃娃誰養活哩？"男人沒有辦法，就拿了些苞穀回來了，再沒有去陝西找女人。

那陣子，有老漢的女人跑掉得多得很。 村上有一個男人，叫個吳吉祥，小名子叫吉祥子，他媽媽在天水市上。 餓得不行，偷了幾個苞穀棒棒子回家，塞進爐膛裡燒著吃。 叫女人看見了，就要給隊長報告去。 因為那陣餓的，女人不想跟這個男人了，想去陝西去。 男人說："你不要報，報了就把我打死了，沒有命了。"這個女人

還是要去報，男人就給女人下跪了，就求女人："姐姐，姐姐，求你不要報，報了就把我往死裡打哩。我就沒有命了。我以後再不偷人了，再不偷人了。"男人磕頭說好話，那女人不聽，一腳就把男人踢到一邊去了。這個女人還比男人小三歲，他還叫他姐姐。為啥這個女人這麼狠，是因為她要到陝西去，吃飽，不要挨餓，男人不願意讓走，不給她辦手續，離不了婚。

隴西逃荒婦女羅瑞芳，來陝西時 17 歲，現在戶縣澇店鎮餘姚村。

那個女人出門就報給了隊長，隊長叫人就把吳吉祥狠狠得打了一頓，把那個男人打得躺在地上不得動彈了。等他醒來，女人沒有在屋裡，他就想到天水來找他的媽媽，沒有吃的，又挨了一頓打。問鄰居要了些酸菜吃上，人走到關樹樑上，一場大白雨，吉祥子走不動了，就餓死在半路上了。後來人看見了，就抬回來挖了個坑坑，填了些土就算完了。

男人死了，女人走了陝西了。把一個兩歲的兒子也領走了。再沒有回來，村里人都罵："這個娼婦，把自己的男人害死了。"

晚上睡下了，我就給我的老漢說哩。我說："運讓叫我去陝西去哩，說能吃飽肚子，能不能咱一家子走。"我的老漢說："人家怕是只要你去哩，不要我。"我說："他但要你，要咱的娃娃，咱就跟上去，他但不要了，我就再不和他多餘說話了。"我丟不下我的老漢、娃娃。我活下一個人弄啥哩？

我就沒有去陝西，在家和老漢、娃娃熬著過……

（四）陝西人救了甘肅人

受訪人：李順子，男，六十六歲，甘肅省甘谷縣原鎮大城村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31 日

人沒有吃的，就開始到處跑。我爺爺的老婆，就是我的繼奶奶也跑到陝西去了。就是我的奶奶過世後，我的爺爺續弦續下的女人。她已經五十多歲了，就從甘谷爬上火車，去了陝西的週至。

她跑不是因為我的爺爺過世，是因為家裡沒有吃的，我爺爺還在哩。有些女人是沒有丈夫走的，還有很多是有丈夫走的，沒有辦法了。我的三嬸子，也跑到陝西了，當時我三爸都在哩。我們家有幾個女人跑到陝西去了，我的姑姑，親姑姑跑到陝西，現在還活著哩，在週至的雞村。你看，我的繼奶奶、我的三嬸子、我的姑媽就是三個女人了，還有一些遠房的親戚也跑了。都是有丈夫的女人，都是有家的

女人，就逃命去了。不走沒有辦法。

我的姑姑當時也就是個二十幾歲。都是有丈夫的女人，以後就形成了這邊的丈夫還活著裡，人家去了陝西跟了新的男人，又生了孩子，兩邊就當親戚走，女人回不來，又想家。甘谷、武山、秦安這樣的情況相當得多，就當親戚走著，來往著。

當時這些女人也沒有人領，自己跑去的，甘谷上火車方便，能上去就去了陝西了。給自己的丈夫說一聲就走了，那是很正常的，能逃一條命就逃去。我那時小，他們怎麼說的我不知道，但是都是丈夫同意她們出去的。就說："你出去，能逃一條命逃一條命，不逃，就死掉了。"就是活一個算一個。甘谷、秦安那陣已經死了很多人了，女人不走不行了。

這些婦女當時還不能和男人一起走，家裡還有孩子，一家子逃出去不方便，吃喝就多了，男人逃出去沒有人收留，沒有人要。因為我們村子裡前面有個例子，跑了一個女人，找了個男人，拿回來些吃的，救了一家子人的命。所以，我的遠方親戚女人裡走的都很多。

後來情況好了，又回來和自己的丈夫過日子婦女非常少，這幾個女人沒有一個回來的。我三嬸子死在陝西了，我的姑姑還活著哩。回來的有，很少。因為人家陝西生活能好一點，所以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的一大半"。不光是救了女人，還救了男人。因為女人一走，她的那份子糧還在哩，就是一天二兩，還有哩，這樣讓男人還能多吃上一口，不是把男人也救下了。

到了供應豆餅的時候，黑油油的豆餅一天一個人是二兩，走了的女人還是給二兩，家里人還能吃這個供應，陝西說真的是把甘肅真個救了。當時人家陝西沒有那麼左，甘肅是張仲良，甘谷、武山、漳縣三縣合併，縣長是張世存。

（五）男人用媳婦換糧食

受訪人：趙志勇，男，80 歲，一九六一年為"中央搶救人命小組"委派奔赴甘肅省通渭縣搶救人命小組的連長。現為甘肅省天水市某院校教授，退休。

時間：2012 年 8 月 30 日

一九六一年春天，"西蘭會議"以後，中央小組來了以後，除了省上派了一些工作人員以外，就是從蘭州各個工廠裡面組織工人，成立搶救人命工作隊。我們蘭煉就找到我頭上，我那年是二十七歲，我是軍人出身，讓我組織一個連隊。我就提出來全部要轉業軍人，因為當兵的比較好指揮，不然到那種山區，雖然是工人，有些人去了，吊兒郎當的也不好指揮。

我們去通渭的主要任務，第一就是搶救人命，第二是幫助春播，那時候沒有幾個人能幹活了。第三個就是整頓幹部。

這個村子有一對剛結婚兩三年的小夫妻，餓得沒有辦法，就聽人說陝西好，就搭上火車一路走到陝西的周至，出了寶雞的一個小站。 一邊走一邊要，路上就商量好了，害怕不好要飯，就說如果有人問了，就說是兄妹關係。 就要到一戶人家，出來了一個老漢、一個小夥子，老漢就看了姑娘幾眼就問："這女子是你啥人？"小夥子哼哼唧唧的就說："妹，妹子。"老漢一聽高興了，就說："那咱們商量一下子，我們家父子倆，沒有個女人給做飯、洗衣服。 能不能把你的妹子給我們當個兒媳婦？我們沒有錢，給你上些苞穀？"那小夥子左右為難，一頭是自己的新媳婦子，一頭是糧食、是命。 看了看媳婦，就對老漢說："我們商量一下。"兩人在門口說了沒有幾句，就敲門說："行，我把我妹子給你們留下。 叫好壞吃飽。"兩個人也沒什麼好商量的，與其兩個人餓死，不如讓媳婦留下，男人能拿上些糧食拿回來救家裡人的命，以後還有個"富親戚"可以來往。 小夥子背著糧食就回來了，村裡人就問："媳婦子呢？"小夥子說："跟了人了。"也沒有人笑話，哪家沒有跑掉的女人？那個男人又去了幾次，還帶上村裡的年輕人去陝西幹活，背糧食。

（六）我去陝西領秀美回來

受訪人：蒲一葉，男，77 歲，甘肅省天水市人，原天水市共青團委秘書。1957 年，被定為"黃峰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劃為右派分子。 送夾邊溝勞動教養。

時間：2012 年 8 月 30 日

我從夾邊溝回來，右派帽子摘掉以後，我算是比較幸運，民政局的局長熊思茂，那個人心思很好，臨時把我安排到收容站上，就是（天水市）外流人員檢查收容站。 我們是半路上截人，截往陝西跑的人，不讓出去。 為啥收容人？是人跑光了，地怎麼辦？誰種哩？今年不種明年吃啥哩？我幹這個工作最大的好處，是能吃飽。 要多少糧食就給多少，比如晚上收容了五十個人，第二天早晨跑了四十個人，下午勞動的時候就剩下三個人了。 所以糧食也沒有辦法控制，就把我們三四個工作人員給吃美了。 吃的當時的照片臉胖的這麼圓的。

都是收容的什麼人？都是咱甘肅往你們陝西跑的人，到火車站、到窯洞裡頭、到街上、還有旅館，就這四個地方收人。 弄上七、八個人給我們幫忙，都是外流人員，出生好、成分好，身強力壯的，聽話的。 把那些逃民收來以後，往原籍送。 我的身分是幹部，收容站的站長是個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老幹部，另外還有一個武警幹部。 我負責登記、審查，當保管員。 下面這幾個人還願意給我們幹活，因為能吃飽肚子了。 天黑了就帶人出去收人，來了以後登記，買票，然後強制送回家去。 他們都不願意回去，送到半路就跑掉了。

我們負責把人送到北道，北道有轉移站，再送到各縣各鄉。

一天能收容就是六、七十個人。幹那個人要勤快一點，六點，天黑了，要去查旅店，有些是在旅店住著哩。候車室過夜的，十二點以後去找。這些都不是壞人，都是被生活所迫的農民，有些是出來做生意的。其中百分之一、二的流竄犯。這些人很危險，搶劫、偷盜，什麼事情都幹。所以給那些去收容的人都配備著手槍和長槍。這些人混雜在農民盲流裡面是很危險的，經過審查核對，把這部分人就交給公安方面了。一般農民給買上票，給上三天的乾糧就送回去了。

那時候，去了陝西的婦女很多，如果你去陝西把人往回領，常常能把你打死。人家的老婆，養活了幾年了，你去領當然不行。

我很僥幸，把一個人給領來了。哈哈，哈，我記得是陝西省的興平縣鑼鼓村。我作為民政局的幹部去的。人家的丈夫是個當兵的，在新疆當兵。我和這個隊長去，隊長以介紹對象的名義把這個婦女賣到陝西的，我們把隊長抓住教訓："你把人看著領回來，不然就給你判刑哩。"因為這是軍婚，現役軍人，民政局很重視。這個隊長很年輕，也就是二十四、五歲。

"這咋弄哩？"我就發愁，我去了全莊子人反對，鐵鍬鏃頭提起來能把你打個半死。我們非常僥幸的原因是啥？我們三個人在興平縣鑼鼓村一下車，看見四、五個婦女，頭上頂著花手巾，陝西婦女不是喜歡把手絹頂在頭上，叫陝西一大怪，帕帕頭上戴。我們剛下車哩，這個隊長眼睛尖，一下子上去一把抓著，抓著就喊："秀美，秀美，你認得我嗎？"秀美心軟，猶豫了一下，就走開了。我對隊長說："這怎麼辦？咱們回去嗎？"隊長著急著立功贖罪，就追上對秀美說："咱們回去，現在甘肅不挨餓了。"秀美說："我不回，現在我在陝西攢下一點糧票、一點棉花，我還要和人家告個別哩，不能不說一句就走嘛。我這樣走，對不起人家。良心上過不去呀。"我覺得這個秀美是個好人，回去了出不來怎麼辦？她說："你放心。"結果去還順利，把她的衣裳東西都收拾好，那個男人也乾脆，他就說："你們當幹部的也來了，他男人在新疆當兵也不容易，那就跟上你們回去。"他可能也害怕，這個是軍婚，弄不好會判刑。就放回來了。我對隊長說："你給弄點吃的。"就給我們弄了點苞穀乾飯，我說："這飯咋吃下去呢？"結果就在房背後拔了一個蘿蔔，把泥土搓了一些，我們就下著吃了。總之人領回來了，任務完成了。結果那個莊裡的人還很厚道，對秀美說："你去了，就好好的過日子去。"把秀美安慰了一下。如果遇上凶一點的，根本人就帶不走。

秀美在陝西有還沒有娃娃。走時也沒有哭哭啼啼，沒有，沒有。秀美還很高興。那個男人最後沒有見面，我們在村裡隊長家等著，秀美來了，那個男人好壞給了些棉花，說你們甘肅現在還是困難，拿回去用去。人家人還好，有的人去陝西領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回來了，還有被打死的。根本領不回來人。這是六二年，甘肅情況稍微好些了。

我去了一次，再不去了。 我那時候年紀不大，弄不好被打殘了。 你餓的時候往陝西跑，肚子吃飽了，來領人來了，把你不打死去？全村子人來打人哩。

聽說陝西的省委書記張德生和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吵架哩，張仲良是陝西人，張德生就罵："你看你弄得那個爛爛攤子，我把你多少下來的女人都給你養活下來了。 你還不領我的情？不然我給你全部斷了，你的罪就更大了。"張仲良在甘肅犯下的罪大得很，夾邊溝的右派就是他的"功勞"，全甘肅省餓死那麼多人，甘肅婦女都往陝西跑，他到哪兒都跑不了。

（七）婆娘出去男人受餓

受訪人：牛景峰，男，71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4 日

小娃娃自家都往陝西跑來。 要飯去了。 就是我這個姨姨的三兒子，我的表弟，在這裡餓得受不了，就逃荒去了，自己就走了。 娃娃家逃荒嘛，出去死了就死了，有人收留了就活了，娃娃個人就走了。 這是我姨姨的老三，老二都比我小得多，反正也就是個七、八歲，就自己跑到陝西去了。

到陝西讓人給收留了，後來給找到了。 現在和我姨姨有來往哩。 唉！餓的那個時間的情況就不能說了，還說啥哩？能留在世上是命大，是命好的。

咱這村子跑出去的人多，走得多，走得女人多。 男人出去沒人要，沒有收留。不知道那陣是不是陝西那人少一些，咱這裡去陝西的女人多得很，逃荒的女人不要人家一分錢，給上一碗湯就行了。 男人給上一碗湯，女人就留下給當媳婦子了。陝西那地方餓得勁不大，會寧那地方一片一片不一樣，山這邊挨餓著哩，山那邊還就好一些。 看當地的幹部怎麼樣了。

女人跑出去，給上一碗湯就留下了。 咱這個村子裡，風祥大的女人就走了，就是個二十幾歲，都是結了婚的嘛。 男人在家，女人就走了。 女人餓的呆不住，女人要走，男人也不擋女人，男人擋下人，把人也餓死了。 好比我們兩口子，你有辦法了就往出逃，把我一個人餓死在家裡就算了，沒有辦法了。 男人也沒有本事當，沒有本事給吃上一口飯，

風祥兩口子那時候剛結婚，還沒有娃娃，就餓得受不了，就走了。 有些女人去了陝西幾年，也有叫回來的。 餓過了，有心的就回來了，有些在人家陝西有了娃娃了，人家就不回來了。 有些是叫共產黨硬趕回來的，人家有政策哩，不讓在陝西落戶嘛。

你大姑婆早先嫁到王堡鄉君灣裡，那個地方也叫個牡丹園。 那個老婆子壞得很，不給你大姑婆吃飯，你大姑婆就出門逃荒去了，跑到陝西去了。 你大姑姑走

男人被餓死了，婦女娃娃只有出門逃活命去。 胡傑插圖

後那個男人就死了，也是餓死了。叫啥名字就不知道了。那剛剛結婚就逃活命去了。

（八）右派的妻子成了陝西人的婆娘

受訪人：龐瑞琳，73 歲，甘肅省天水市人，退休幹部
時間：2013 年 6 月 × 日。

你們陝西沒有女人嗎？為啥甘肅的女人都往陝西跑？

我在市婦聯工作的時候，來了一個陝西女的，五十多歲了，一口陝西話，我能聽懂。說是給他爸爸來落實右派政策，他爸爸是天水一中還是師範的老師，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了，就被送到夾邊溝去了。那一年，天水先後送去了兩百多個右派，光一中就二十幾個。說錯一句話就是右派，有個小年青人開會玩麻雀就被打成了右派，才十五、六歲嘛。這個女的說，她爸爸一走，也沒有工資了，家裡就沒有吃的，媽媽實在沒有辦法，就帶著她扒火車逃荒去了陝西，那時候她才兩、三歲。去了就跟了一個當地的農民，媽媽也不喜歡，因為爸爸比較有文化，但是當時不跟個人，在陝西根本呆不住，沒有吃的。跟個男人就是為了先活命。她就把這個陝西男人叫“大”。（土語：父親）

過了一、兩年，她的爸爸從夾邊溝活著回來了。她媽常常說：“可能人都沒有了，沒有了。”她媽媽經常偷偷哭，還不敢讓陝西的男人看見，也不敢給自己的女兒說實話。他爸爸一問，鄰居說：“你女人跑陝西去了，等你回來，能等住嗎？沒有吃的呀！”他爸爸急了，坐上火車就到陝西找她媽找女兒，一路打聽著，聽人說陝西的戶縣甘肅來的女人多，就走到戶縣，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打問……

人倒是找到了，這個右派見到妻子，看見妻子挺著個大肚子，按時間算，肯定不是他的娃娃，是人家陝西男人的娃娃，眼看就快生了。自己的女兒看見他也不認識，躲得遠遠的。人家男人出來問：“這是誰？”她媽不敢說實話，就臉紅紅的撒謊：“這個是我哥，娃的舅舅，來看看我，家里人不放心。”兩口子讓這個右派進門吃了飯，她媽就讓她喊舅舅，她就喊：“舅舅，舅舅”。晚上就讓她爸在另外一個炕上睡下。哎呀，這個右派怎麼能睡著，夾邊溝餓死、病死、凍死了那麼多右派，十個死八、九個，自己好不容易從死人堆裡爬出來了，那精神支柱就是要見到年青的妻子，自己的小丫頭，和她們好好過日子……他們在夾邊溝還不知道外面的饑荒這麼嚴重，報紙上總是說形勢大好，人民喜洋洋。

妻子逃荒到陝西，跟了人，肚子那麼大了，自己的女兒喊自己“舅舅”，回去日子怎麼過？早晨起來，那個女的就趕緊給這個右派做了吃的，就偷偷說：“你趕緊回去，回去了再找上個人，我，我回不去了……”女人就哭得說不成話，以前兩個人

感情好得很，他去夾邊溝的時候，女人還說："你去好好勞動，我等你回來。"

自己的女人跟了別的男人，就為吃的。自己跑來陝西找到了，女人卻懷著人家的娃娃。這個右派就整個絕望了，那個精神就倒塌了。他也不想回甘肅了，到了晚上，不知道在那裡找了一根繩子，就把自己給吊死在那個村裡的大樹上。哎呀，早晨村里人一看樹上咋掛著個人？都喊叫著："甘肅來的那個人，甘肅來的那個人！"……

你聽聽慘不慘？也不能怪這個女人呀？出門也是為了拉扯活這個小女娃子。這個女的當時也不知道這人是自己的親生父親，後來是她媽給她說的，讓她來找甘肅天水的單位，來落實政策，也就是給上幾千塊錢。又沒有個啥說法。

那個女的叫啥，我都不記得了，過去很多年了。但是我記得這個事情。我們天水的夾邊溝右派家屬有幾個過得好的？

（九）那個事情以後再說

受訪人：王佔雲，男，74 歲，甘肅省天水市人，經營工藝品商店
時間：2012 年 8 月 30 日

那時候，咱天水跑到人家陝西的人多了，為啥，為活命。不是你們陝西男人長的好！我們家親戚就好幾個，以後讓回來，可就難得很。為搶女人回來，帶上幾個人，帶上傢具，去了打得頭破血流的，人家陝西那邊不放人，人家都是自己人向著自己人。人家也有人家的道理："你們狗日的，有本事讓女人要飯哩？我給你養活婆娘養活了幾年，吃我的喝我的，現在你知道要人來了？""我的婆娘我的娃，讓你領回去？沒有那麼美的事！"有的男人去陝西找婆娘根本就見不到人，人早把婆娘不知道藏到親戚家，藏到紅薯窖裡去了。

有的去了幾次要不回來，也就不去了。有的回來，婆娘又跑來。人家那頭都有娃了，想娃了。還有一個到陝西叫人給打死了，打死扔到井裡去了……

那說起來，幾天幾夜都說不完。現在還不能多說，為啥，要開十八大了，不知道這風又咋刮哩。咱還不敢給人家胡說，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注：王是個精明的小生意人，我打電話問了好幾次，他找這樣那樣的藉口，不願意多說，還是害怕禍從口出。）

（十）陝西親人赴馬營祭祖圓夢

牛小亞，男，年紀不詳，《蘭州晚報》記者
時間：2013 年 4 月 10 日

通渭的張振春接到了陝西姑姑的電話。

本報訊清明前，陝西網友李龍（化名）發帖稱：尋找自己在定西市通渭縣馬營鎮的舅舅，稱母親想在有生之年了卻一樁心願——回老家祭祖。 記者先後數次趕往定西市通渭縣馬營鎮，最終找到了李龍舅舅的家人（本報 3 月 19 日 A14 版報導）。 隨後，李龍和大舅張柄的兒子張振春約定，清明節陪母親回老家祭祖。

4 月 3 日，清明節前的一天。 張振春一大早趕到通渭縣城等待親人的到來。

上午 11 時許，當李龍告訴張振春他們乘坐的出租車就停在通渭汽車站前的小廣場時，張振春沒能認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哪位老人是自己的姑姑。 當張愛蓮在兒子李龍的攙扶下湊到張振春眼前時，張振春才從張愛蓮的臉上依稀看出父輩的容顏。 張愛蓮老人和侄子張振春相擁而泣。

隨著張愛蓮老人的敘述，時間又將我們拉回到那個特殊的年代。

1960 年，通渭大旱，四鄰八鄉的人外出逃荒。 大約是年初，張愛蓮的母親帶著年僅 9 歲的張愛蓮和 7 歲的弟弟張梁三人到了陝西，但母子三人又在寶雞失散。由於沒有當地戶口，張愛蓮和弟弟張梁被當時的收容所送上了去往甘肅的火車，張愛蓮姐弟倆在隴西火車站下車，想前往隴西的外婆家，但兩人只知道外婆家在隴西，卻不清楚詳細地址。

流浪數日後，張愛蓮姐弟倆與馬營當地的鄉鄰在隴西火車站巧遇。 就這樣，他們在鄉鄰的幫助下，又回到了馬營。 到當年 10 月份左右，張愛蓮和在陝西旬邑縣的母親又一次取得了聯繫，於是，張愛蓮和弟弟張梁再赴陝西。 這一走就是五十餘年。 在陝西落定後，他們也曾託人數次寫信給老家，但都沒有回音。

張振春的老家在通渭縣原黑燕鄉（現合併至馬營鎮）景家窯，三輪車轟隆隆沿著蜿蜒的山路一路狂奔大約半小時後，張愛蓮卻堅持要下車，她說剩餘的路她要走過去。

“爺爺，我們來看你們了。 娃們都好，給你們上墳來了。”張愛蓮望著長滿草的墳地老淚縱橫……

“我們也有年紀了，我哥張棟身體有病，不能來，我和我姐代表我們姊妹三個來給你們上墳……”張梁將從陝西帶來祭奠的石榴敬獻在他爺爺的墳墓前。

（注：《蘭州晚報》上的這則消息是按記者“做一件好人好事”發稿的，對逃荒原因只有四個字“通渭大旱”。“通渭問題”被中央點名，二十八萬人的一個紅旗

縣死亡八萬到十萬人, 死亡率 30%, 高過 "信陽事件"。)

(十一)思鄉心切

水果幫論壇 西北
時間: 2010 年 4 月 19 日

今天在果園疏花時, 同村三組的一位老人, 在我果園挖小人參, 與疏花的雇工們閑聊中, 談起甘肅省發生地震時, 老人潸然淚下: 甘肅是我的家鄉, 為什麼這麼多災多難? 家鄉僅有的一位親人大哥, 他還在嗎? 多麼想回家看看! 可是家到底在甘肅什麼地方, 已記不清! 18 歲時逃荒至甘肅天水市, 被人販子拐賣到陝西咸陽市, 流落咸陽市馬莊鎮, 生活十幾年; 由於家境所迫, 後又流落到咸陽市禮泉縣叱幹鎮劉家村, 生活至今, 膝下一兒, 現年 68 歲。 人至暮年, 思鄉情切, 更希望自己的親人還健在, 葉落歸根, 好想回家看看, 拜拜父母, 認認大哥。 當年逃荒時, 父母、姐姐已撒手人寰, 僅有一位哥哥! "大哥! 你還在嗎? 老妹好想你呀!!" 一聲哀婉的淒呼, 痛徹心腑! 現場靜默; 無語!

拭乾了眼淚, 老人的情緒慢慢的好轉起來, 我認真的問起老人的家世: 流落他鄉 50 餘載, 從沒有回過家鄉, 僅存的一點記憶就是家鄉好像是什麼石棺區磨平大隊。 這些只能是諧音, 具體的市、縣、公社全然沒有印象! 她生長的村子是幾個自然村合併而成, 腳下是溝壑, 頭頂是山; 這就是她對家鄉的印象! 老人多麼希望好心人能幫幫她, 找到她的家鄉! 思鄉之情怎麼也揮之不去, 多麼希望能回家看看!

受老人的情緒感染, 所以發此帖, 願甘肅的果友們能幫幫老人, 圓她回鄉探親之夢!

上邊談到的老人姓王。 這位王老太太, 最近老是來我的果園找些草藥, 以換回些零花錢! 通過幾次的交談, 老人對家鄉的記憶慢慢的有所恢復!

她的父母在她 15-17 歲幾年間相繼離開人世。 父親的大名不知是出於忌諱, 還是真的記不起來, 她總是不談。 但對其舅家姓 "薛" 非常肯定, 其母叫 "薛銀鐲"。 兄弟姐妹五人: 大姐、大哥、二哥、三哥, 加上她本人。 大姐沒有詳談; 大哥解放前被抓壯丁去當兵, 解放後獨居異鄉, 確切地址也記不清。 二哥沒詳談! 三哥在家務農, 曾患過 '瘡癤' 類病, 部位左腿胯處, 由於沒錢醫治, 流膿不止終於落下殘疾! 她本人在 18 歲那年由於忍受不了飢餓, 逃荒至 '天水市' 後又被拐賣!

家鄉的地址只能說是"蒼石管區——磨坪大隊——晉坡村"(這些都是諧音) 她的資料很難湊得完整, 東拉西扯談起來非常費勁!

可是, 她對我又抱有非常大的希望, 希望找到她家鄉。

就在今天下午，那位老大娘又來到我的果園，交談之中老人對她悲慘的命運，癟腳的生活感慨不已！她也知道家鄉親人們可能都都已故去，晚輩還能記起她嗎？當我再次詢問她家人的情況時，老人哽咽難忍，老淚縱橫："我只想知道在這個世上，我還有親人！"

老人撩起衣角擦了擦眼淚，長吁一口氣："我的大哥因為臉比較黑，一家人都叫他'棕冠'（乳名，諧音）'，以後有沒有大名我也不知道。二哥的一隻手長有六根手指（不曉得是左手還是右手），在大母指上長了個小拇指，所以二哥叫'六爪'（乳名，諧音）"有人和老人打招呼，終止了我們的談話。

老人18歲離家時，大家都叫她'王清蓮'，現用名'王清芳'。她的父親兄弟三人，其父排行"老二"。

後記：甘肅婦女、兒童出門逃荒，是被逼無奈之下的最後一條路。如果一個家有一個或者幾個婦女出門逃荒，那麼，家裡僅有的一點糧食別的家人就可以吃的稍微多一點，久一點，或許就能救下家里人的性命。

但同時也造成了甘肅各縣勞動力減少，原來穩定的家庭四分五裂，男人跑了婆娘，娃娃沒有了娘，村裡小夥子找不上媳婦。幾年間，為了吃飯為了活命，女人都往陝西跑。但是那幾年，陝西也是八百裡秦川人受飢。

二、殺狗熬湯澆莊稼

受訪人：李振榮，男，71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時間：2012年8月17日
錄音長度：69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李振榮家。

前記：我妹妹帶我來到李振榮家，他正在摘花椒，雖然退了休，拿著退休工資，他仍然閑不住。

依：叔，我想問一問六零年糧食困難時候的情況。（注：我沒有敢說饑荒這個詞，害怕老人有戒備，而不敢說話。）

李：糧食困難的時候，我的母親回去過河南一回，我們是河南偃師縣人。那地方比咱陝西還要緊張，自己不捨得吃，省下的糧食，我母親回去拿裡二十斤面，想叫家里人吃上些。她年紀大，也拿不動，一個老太婆，和我們村裡一個老婆子，一下偃師火車站，就叫人家給逮住了，就問："打開！打開！檢查！檢查！"人家一看

她拿的是麵粉，就給沒收了。

依：這是哪一年的事情？你母親那時多大歲數？

李：叫我看，我母親那陣也就是個五十多歲。 五八年，河南家裡沒有吃的，她就說回去看一看，帶點口糧，起碼不要太為難家里人，自己帶些糧食。

依：他們以什麼理由沒收？

李：那個時候不需要啥理由，不講道理。 糧食不能出，不能進。

依：你說你自己吃可以嗎？

李：自己吃也不行，那你一下火車，得出人家的站，就叫人家公安抓住了，一捏軟軟的，一檢查是麵粉，就不讓出站。 我媽就求人家了，“叫我走嘛，叫我走嘛，這是我自己屋裡拿的糧食，不是偷下人家的。”求了半天，也說不通，人家那陣子是不讓糧食流通，一個省不能到另外一個省。 有這個規定。

依：她到河南偃師情況怎麼樣？

李：哎呀！那邊情況更糟糕，比咱這裡害怕（注：嚴重）得多。 六零年是我和我母親一起回去的，在偃師火車站就看到滿車皮的魚草，從外地拉來的。 就是大海里的草，難聞得很，又臭又腥氣，這是給人吃的。 村裡的人都到河灘上鏟燕屎去了，就是大雁的屎，大雁吃的是麥苗，鏟回來淘一淘水，煮湯喝。 用大雁屎和野菜養活人哩。

偃師當時屬於洛陽地區。 我外婆家在偃師的東站東閘口，我自己家在偃師的西閘口。 我舅舅過去是在國民黨的部隊裡當兵，當官級別也不夠高。 人家往台灣撤退的時候，他也沒有跑掉。 他就跑到了廣西，領著一團人起義了，投誠了。 當時的形勢，你不投誠，人家就把你槍斃了，誰也不想死，對不？後來，我舅舅就在八路軍裡面幹，從東北往南方調糧食。 我家距離鄭州有七十多里路，他就順道回來看了看，一看家裡吃不上飯，就把我外爺外婆帶到廣西去了。 不帶走，怕是就餓死在偃師了。

人餓到啥程度？人都跑到河灘上鏟雁屎去了，拿回來吃。

依：你在偃師有沒有看到要飯的人？

李：唉！要飯算是正常現象，不算個啥怪事情。 經常有，天天有，到處有，咋能看不見？那時候的糧食，一百元只能賣到一斗麥，一塊錢一斤。

依：咱們陝西這邊的農村也是吃食堂，是吧？

李：吃食堂，你就再不要提了，簡直是胡成亂倒。 河南糧食緊張，咱陝西這邊糧食也緊張。 吃食堂的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在咱附近的美原上學，一個禮拜回來只能背三天的饃，就是我的口糧，其它四天就沒有吃的，只能餓著。 從隊裡的食堂只能領到三天的饃，多了人家就不給了。 走到美原回來是二十五里路，每三天就得跑回來一次。

依：三天你能拿多少饃？

李：拿九個，一天三個，三天九個。禮拜三下午再回來，跑上二十五里路，路上把九個饃就能吃光，大小夥子，正長身體，能吃得很。

等糧食不太緊張了以後，我就在人家學校裡搭伙，一個月要交七十二斤麵粉，我還愛好體育，一跳一跑以後就特別能吃，飯量比一般人大一點。

說起來還有一個笑話。我記得我有一個禮拜六回來，我們家住的是地主宋子強的後院房，我到門口一看，屋裡空空的沒有一個人。我就問鄰家，鄰家說："哎呀，你們的羊跑到一隊去了，一家子人都出去找羊去了。"我肚子餓了，就找吃的，看見我母親從食堂領回來的飯擺在案板上，一瓢稀飯，三個饃。那個饃還沒有拳頭大，我抓住一個就吃了。吃上還餓，就又吃了一個，還不飽，就把第三個也給吃了。我也沒有多想，就以為家里人都吃過了，給我留下的飯。我就順著子成家牆邊的路去找家裡人，正好碰著我父母親，找到羊拉著往回走哩。我媽見了我就說："娃，飯在案板上擱著哩，你先吃去。"我說："媽，我都吃了。肚子饑了，等不住你們回來。"我媽回家，走到廚房就叫開了："好我的爺呀，你把飯都吃光了？一家子人的飯都叫你一個人吃光了？"我說："我當是留給我一個人的。"我吃了三個人的飯一點都不覺得多，鬧著玩就吃光了。我媽等天黑了，又偷偷摸摸做了些，和我父親吃上。

依：那時候不讓私人屋裡冒煙，是嗎？

李：吃食堂不讓做，但是社員都偷偷摸摸的做，趕緊做，趕緊吃，吃飯就像做賊一樣。

那陣我們村有三個食堂，後村一個，中間一個，大門口一個。人多難辦，辦了有一年多就散夥了。辦不下去了。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煉過鋼鐵？

李：哎呀！再別提了。

我給你說，大煉鋼鐵的時候，我在美原上學，那個地方的公社書記姓井，到我們學校作動員報告，發動學生娃去大煉鋼鐵。我們就去了李村，挨家挨戶到農民家裡，看見誰家有車子，就是那種單輪子的車子，只要寫一個紙條子，就推走車。農民還不敢說不讓推，不讓推就是不支持大煉鋼鐵。最後把人家的車推了多少輛？最少也有一百多輛。推到北邊的山裡面去了，上去以後，天不作美，下開大雨了，啥都幹不成。那雨一下就是半個月，幾百人一天礦石都沒有背。就在山上等。

依：那你們吃什麼？

李；吃的怎麼辦？山下面供應的是原糧，就是麥子、苞穀。叫學生自己磨面，我就推過好幾回磨子。面磨出來蒸成饃，再往山上送。雨大的做不成什麼，我們就在窯洞裡住了有半個月以後，車子也拿不動，推不走，就給人家扔在山上，空手下山了。本來是把小車車拉上去拉礦石，結果是一次都沒有拉。學生也不管，沒有人負責。學校也不想去，是人家公社給的任務，你這個學校必須去多少學生，就

這麼給命令哩，不去不行。去了不做啥就沒有人說了。就這麼煉鋼鐵哩。

說起來，學生應該好好念書，又給我們包了八十畝地，叫老師學生種地。哎呀，那就可笑得很，我們班主任拉著幾個年紀大的同學磨地，叫一個女同學坐在那個磨子上，這樣不是能把地磨平些，好下籽種，學校又沒有牛，全憑人的力氣。學校分了這八十畝地，一個班分攤了兩畝，自己種，自己收，成天也不好好上學。我們還燒過石灰，我還在學校裡養過羊，那個叫勤工儉學。

因為家裡比較貧寒，暑假裡我就不回家，學校把貧寒的學生集中在一起過年。等我回來，那時學校裡也不煉鋼了，農村還在搞煉鋼。

依：咱們這裡也煉過鋼鐵嗎？

李：煉哩，到處都是那種小高爐。

依：農村沒有礦石怎麼煉？

李：把鍋砸了煉，都是胡成精哩。家家戶戶一搜，把人家正做飯的鍋端出來一砸。把那個碎片片扔進爐子裡燒，一個公社給一個大隊一個小隊都布置著任務哩。我們這個隊修建了五個土爐子，必須煉，你這個小隊不煉你隊長就當不成了。就這麼砸鍋賣鐵胡亂成，反正我是沒有看見啥鋼鐵煉出來。誰知道人家咋弄哩？

我是五八年上高中，那一年就是大躍進，六一年畢了業。那幾年是胡混哩，沒有學下啥，學生老師也沒有辦法，公社任務多得很，一個事情沒有做完，又讓你做另一個事情。社會上做啥，學生就得跟上做啥。

我高中畢業，回來教學，一個月的工資是三十元，能買三十斤麥，還不夠我一個人吃。我還沒有成家，連父母兄弟還有好幾口子人，我想了想，堅決不想幹教師工作。後來人家讓我當公社團支部書記，我還不想幹。那時候，就是公社一般幹部也就是個三十多塊錢。也沒有錢。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搞什麼畝產萬斤田？

李：哎呀！再別提了！我們把這畝產萬斤田咋折騰出來？先是有個打狗隊，組織了幾個小夥子，挨家挨戶打人家的狗。見狗就打，打的狗叫喚，人直哭。幾天把村裡的狗打完了，沒有狗叫喚了。把狗打死，皮一剝，還把狗熬成湯，等湯涼了澆到地裡。說是不知道從哪裡學習來的先進經驗，試驗畝產萬斤田哩。

依：打誰家的狗？

李：生產隊想打誰家的狗就打誰家的狗，人家又不給你說。當時還有個口號是："把錯誤在這小面積裡犯。"用狗肉湯澆萬斤試驗田。

依：狗肉有沒有人吃？

李：把狗打死了，殺了煮了，一般人也不敢去吃肉。工作組前前後後跟著指導哩，誰敢動人家的狗肉？把肉熬成湯，澆到莊稼地裡去了。人從地裡一走過，都是香的。把人饞的沒辦法。我父親和幾個老漢下午在我家喝茶哩，就說："一畝地產一萬斤糧食，你把糧食口袋齊齊的擺在地裡，都得堆起來。"這種話還不敢公開

說，一說馬上就開你的鬥爭會。當時是每個隊都搞萬斤田，都是縣上公社傳下來的指示，說狗肉湯澆地莊稼長得好，必須給人家打幾個狗，澆到地裡去。你知道是荒唐事情，你也得做，沒有辦法。

等糧食打出來，交公糧人家都不要，質量不行，太稠密了，顆粒不飽滿。咱這老農民，幾輩子人都是種地的。

五八年大躍進，說是一天等於二十年。人幹了一天，晚上還要加班，把紅旗地裡到處插著，鑼鼓在地裡敲著。人在哪裡呢？鑼鼓咚咚洞響著，人在哪裡呢？人勞累了一整天，哪裡還有力氣加班嘛？浮誇風，亂來嘛。人都愛做假，等公社來通知，說縣上檢查團今天要來檢查了，就叫人敲鑼打鼓，檢查團的人坐著小車看幾眼，揮揮手就跑了。回去就有那些秘書寫一個報告，還有什麼文件、材料，什麼地方、畝產有多少斤，上面一表揚，積極分子大會一開，獎狀一拿回來，就算完事了。

浮誇風，一層一層都刮浮誇風。那狗，就打死了。主人還心疼狗哩，夜裡來個小偷，連叫喚的聲音都沒有了。

依：統購統銷，那徵購的糧食是不是就很高？

李：我給你說，我們這個老二隊，我已經從學校回來了，馬上就參加夏收。麥還沒有開始割第一鐮，工作組就提前進隊了，一個生產隊一個工作組，工作組一般來說不是黨員，也是哪裡來的幹部，權力大得很。一個生產隊打下的糧食，不能自己分。先交公糧，還有個購糧。購糧就是人家給你付款的糧，公糧是徵收的，不給錢。就是供應部隊上這些吃飯不掏錢的人的糧。購糧是給居民、幹部拿工資人吃的糧，得掏錢買著吃。我們這一個生產隊用馬車拉上三十車才能夠。一車就是一千五、六百斤，三十車是多少斤？你算算，一個隊就要交四萬多斤糧食。

那時候，地裡打不下糧食，咱村裡的老漢都說畝產過擔，好好過年。意思就是說一畝但能打個三百斤就好得很了，就了不得了。那陣沒有化肥，一個生產隊分上一馬車化肥，還要找可靠的人去買。不像現在，一家子就拉一汽車化肥回來，那打一千斤就沒有問題。

依：拉走了公糧以後，每個人能分下多少？

李：那還能分多少？剩下多少分多少。平均一個人能分下一百斤麥就是好的了。有些隊也就是個幾十斤，再一上磨子，能有多少麵粉？農民忙了一夏，不敢吃饃，不敢吃麵條。

過年吃上白面饃人就高興得很。

依：有沒有工作組到家裡搜糧食的情況？

李：這到沒有，你屋裡就沒有糧食可搜。為啥？不等麥黃，不等你開鐮，人家工作組就把你的地全部看了一遍，還有大隊的幹部、生產隊的幹部都在地裡走了一圈，把產量都估計過了。你想跑也跑不了，在人家手心裡攥著哩。

農村這地分為三等，比如，三陣的地就是比較不好的，產量低的，算是三等。

再往北是一等，產量能高一點。地不一樣，能打下的產量就不一樣。人家那些幹部都會看，會估產，八、九不離十。糧食拉走了，社員敢說個啥？誰還敢說夠吃不夠吃的話。不敢說，啥都不敢說。

依：咱們這裡最困難的時候是哪一年？

李：最困難是六零年、六一年。那陣把人受了餓了。

依：最困難的時候吃什麼？

李：我上學上到最後，就快回來了，最困難的時候，背上白蘿蔔上學，咱這裡的社員就說："今年這蘿蔔把人給救了，咱隊裡種了四十畝白蘿蔔。"我母親就把白蘿蔔切成四條，蒸熟，讓我背上去念書。一次能背個十斤八斤，那是菜，不是糧食，根本就吃不飽。也背了幾個饃，那饃外面是麩子，裡面是玉米麵，蒸成軟糕。太散了，捏不成，就用兩個碗扣到一起，用塊抹布包住背到學校。就是這樣的條件也是我的父母親節省下來，給我背上去上學。好多同學，就因為家裡背不起一點饃，就退學了。沒有吃的，上不下去學了。人回到屋裡，能喝上些稀飯、米湯。稀飯沒有辦法背到學校去嘛。那陣，退學的學生多得很。

我父親有點小手藝，一個男人家會織襪子。給人家打一雙襪子一毛錢。人家把線送過來，他就給人家加工，掙上一毛錢能買一斤鹽，五盒火柴，或者五個雞蛋，那陣雞蛋便宜得很。現在一毛錢能買個啥？我就算湊合著把高中給念完了。那時候，鄉下高中生少得很，一個隊沒有兩、三個。

依：那餓的時候，有人偷著吃吧？

李：說起來偷著吃，我們隊上有一個老黨員，老隊長，叫李安厚，那人思想好。那人餓得不行了，白天沒有人敢偷，到了晚上沒有人不偷的。這些婦女，不論婆娘，還是姑娘娃，小腳老婆子，都成群結隊的去偷苜蓿。他就給他的大姑娘，叫個李興雲說："你晚上不要胡來，不要去偷人家生產隊的苜蓿。"他的姑娘也不理他，還是跑出去偷苜蓿，誰能不吃飯？第二天家裡蒸了些苜蓿菜疙瘩，這個李興雲就不給她爸吃。她媽說："叫你大（土語：父親）吃飯，看把你大餓得可憐的。"他的姑娘怎麼說他爸？她說："你早晨睡覺哩，中午看報哩，下午散心哩，晚上害人哩。"是啥意思？他這個當隊長的早晨不起來，為啥不起來？是前一天晚上開會太遲了，人起不來。那一陣會多得很，每天晚上都開社員大會，講黨中央的政策，給社員布置生產任務。開會的時候，婦女有奶娃的，納鞋底子的，聊天的，說笑話的。一開會就開到十點、十一點，公社來幹部、大隊來幹部，隊隊晚上都開會。咱農民不懂啥，就知道種地、吃飯。上面來的幹部講什麼百分之幾，那農民知道百分之幾是多少？那時候，一個隊裡連個中學生都沒有。一開會，幹部說幹部的，社員說社員的，就當聽和尚念經哩，一晚上不知道人家念的是啥經。

隊長一派完活，又回去睡覺去了，中午看看報紙，中午地裡轉一轉，把不好好幹活的說兩句，一晚上又是開會。就是不給人吃糧，讓人肚子餓。

依: 有沒有因為偷苜蓿挨打的?

李: 打著偷著, 偷著打著。 不偷沒有辦法, 人餓得受不住。 隊上有派人看苜蓿, 偷的人也聰明, 去上兩個人, 一個人去和看苜蓿的老漢說話, 給上一鍋子煙抽著, 陪著說說閑話。 另外一個人就去偷, 偷上了兩個人再分。 兩個人說好是合夥偷哩。

當年只有八歲的劉淑琴吃上打過農藥的苜蓿, 險乎中毒死亡。

哎呀! 說起來這個偷苜蓿, 婦女去偷苜蓿, 人家一喊叫一攆, 跑得鞋子掉了的, 籠掉了的, 頭巾掉了的, 狼狽得很。 婦女她得給這一家子找吃的, 她做飯哩, 不能拿兩隻空手做嘛。 不偷全家吃不上嘛。

依: 你去偷過苜蓿沒有?

李: 我當時還不敢出去偷, 因為我是個幹部, 是大隊的團支部書記。 那一天, 我早晨起來沒有吃早飯, 到了中午, 就實在是餓得沒有辦法了, 走路都覺得腿是軟的。 我就提了個籃子, 到生產隊的苜蓿地裡, 拔了半籃子苜蓿, 實在餓得受不了。 地裡有隊裡專門看苜蓿的老漢, 我去了就給老漢說: "伯, 我實在是餓得受不了了。 屋裡沒有點點吃的。" 老漢說: "你少揪上些, 趕緊走, 不要叫人看著。 不然, 我就麻煩了。" 還是不知道讓誰給看見了, 下午就開我的批鬥會, 副支書在會上教訓我: "身為一個大隊團支部書記, 你居然光天化日之下, 偷生產隊的蓿蓿, 你這帶的啥頭? 你是啥思想? " 讓社員發言批評, 社員誰都不說話, 沒有人不偷呀。 我也不覺得有多丟人, 我不是那種吃喝浪蕩的那種人, 我是實在餓得沒有辦法了。

再給你舉一個例子, 我們村上的副隊長, 還有你們一隊的宋林須, 宋林須是個教師, 兩人都餓得不行了, 就想找些啥吃上。 那時候幹活都是大兵團作業, 男男女女一起去上工, 遠遠就看見地裡有兩個人, 在苜蓿地裡偷苜蓿哩。 隊長喊我: "去看看, 有人偷咱的苜蓿哩。" 跑上去一看是副隊長, 還有這個當教師的宋林須, 一人拿一個籃子揪苜蓿。 一個是副隊長, 一個是教書先生, 都是生產隊上受人尊敬的人。 我就悄悄對隊長說: "算屁子了, 你看這兩個是偷的人嗎? 那實在是餓得沒有辦法了。" 隊長也就沒有多說話, 就讓那兩個人走脫算了, 看著也可憐。 再說, 他隊長家也偷著吃哩, 說人氣不硬。

依: 那後來有沒有國家的救濟?

李: 困難的時候, 國家有一種糧叫供應糧, 供應糧一到隊裡, 並不是每家每戶都有。 是幹部分配哩。 有些人能買到, 有些人就買不到。 你有沒有錢買是一回事

情，是數量少得很，很少。 和幹部關係好了，能買上，如果人家看不上你，你還買不上。

那時候，不允許個人經營小生意，但是黑市交易還是有，但是很少。 想買饃的找不到賣饃的，賣饃的找不到買饃的。 我就看見那個賣饃的穿著寬大些的黑棉襖，懷裡裝上幾個饃，見人想買，就跟上去，把棉襖一敞開，就悄悄問："要饃不？一塊。"一塊錢一個饃。

依：你買過饃沒有？

李：買過！肚子饑了，不買怎麼辦？說起來是二兩一個饃，我看沒有二兩。 賣的人和買的人都害怕，錢一塞，饃一拿趕緊走。 被人逮住了就不得了了。

依：你的錢從哪裡來？

李：錢也不多，是人餓得受不了了，先買上一個充饑。 那餓的滋味不好受，難過的人睡不著覺。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餓的浮腫的人？

李：有哩，有一個時期人就餓得了浮腫病。 宋自貴，就是子強的哥哥，他是上大佛寺水庫上修水庫去了。 是在陝西的彬縣，那時候是大修水庫、鐵路，生產隊派你去，你就必須去，掙人家的工分哩。 你看去可憐不可憐？人沒有糧食吃，背著苜蓿菜。 先是把苜蓿煮熟了，捏成一個疙瘩，一個疙瘩，用個布袋子背上去。 活重得很，幹起來沒有黑沒有明，還沒有吃的喝的。 就那麼幹了半年，宋自貴就受不了了，偷偷跑回來。 工地上把人餓得不行，吃不飽。 你知道韓城距離咱富平多少里？三百多里路硬是走著回來了。 走著去，走著回來，還背著鋪蓋行李。 人跑了，也沒有人管。 這麼遠的路，人家不來找。

依：去韓城修水庫去了多少人？

李：修水庫是人家富平縣組織的，好幾千人哩。 給一個公社下達多少任務，然後公社又給大隊下達多少任務，大隊又到小隊，每個小隊去多少人都有安排。宋自貴去了半年，人也餓得浮腫了，不能幹活了，人就回來了。 走了好幾百里路呀。人看見就害怕的很，腿腫、腳腫、下半身都腫。 宋自貴當時也就是四十多歲，年紀不大，就是餓下的毛病。 後來家里人照顧的好，那個病就慢慢的好了。

我這婚咋結的？是河南偃師那邊餓的受不了，我回去訂婚去了，我這愛人也餓的受不了了，一聽我是從陝西過來的，就同意了。 婚一定我就回來了。 簡單得很。

咱陝西不算最差的，算是產量區。 我的岳父在偃師老家餓得受不了，就跑到我家裡來。 他一來，我就知道是找吃的來了，就給好壞換些糧食。 我岳父六二年、六三年，到了六七年都來過，一次能背個六、七十斤苞穀回去，能頂點事情。

依：你知道什麼原因當時糧食這麼緊張？

李：一個是自然災害，一個是好像是給人家蘇聯還債務。 咱們陝西的三門峽水電站，蘇聯專家撤走了，說中國和蘇聯有了矛盾了，人家不願意幫助咱了。 還聽

說國家有了自然災害了，好幾年沒有啥收成，人就沒有吃的了。

我現在和年青人不愛抬杠，你再說，毛主席把一家子人都犧牲到中國的革命上頭了，我認為就是功勞大。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好，這麼大的國家也難搞，後來的改革開放，確實這一步是走對了。

三、咱陝西能比甘肅強一點

受訪人：李中原，男，72 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19 日
錄音長度：56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作者家

大饑荒餓亡者：
城兒，男，40 多歲，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餓亡。

前記：年紀大了以後，中原叔的兒女孝敬的給他在縣城買了房子，他們兩口子已經不務農了，搬移到縣城居住。 當我的父親過世後，每次見到中原叔，我都叫他“乾大”（乾爸），因為他是我父親交往了六十多年的好朋友，形影不離，親如兄弟。這一次見到中原叔，我說：“見到你，我又高興，又難過。”他說：“因為你又想起你大了。”

依：中原叔，你給我講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飯緊張那段時間的事情。

李：噢，你要瞭解當時那些背景。 五八年我剛好當兵去了，六四年我才回來，那段時間我剛好不在家。我到部隊上還吃了幾年飽飯。

部隊上是每年有新兵，每年有復員。 剛好是六一、二年，國家糧食緊張，吃的不得夠。 我們那一批當兵，關於安排問題，請示中央，周總理說支援農業。根據國家的需要，所以我們那一批就全部回農村，就沒有安排工作。

依：你多大去當兵？

李：我十八歲去當兵，當了五年半。

李中原

依: 那你把你記得的人民公社的情況說一說。

李: 那都是眾所周知的, 到了五八年, 大躍進, 煉鋼鐵, 到山上背礦石。 現在說起來, 就是個大概的印象。 我那時候剛從學校出來, 還是個年輕娃, 是第一批上山煉鋼鐵的人。

依; 是五八年的幾月份?

李: 是收了麥以後, 就是個六月份, 還不到秋季。 麥一收、秋種了, 農閑了, 大批上去。 我是第一批上去的, 我們那個叫尖刀連, 因為我們去的最早, 稍微有一點那個礦石的知識。

依: 到哪裡去煉鋼?

李: 到北面山裡, 七、八十里路。

依: 走著去?

李: 走著去。 當時的編制叫一個連, 就是一百多人。 後來人就大量去了, 我們只要發現那個石頭是紅顏色, 有鐵鏽的顏色, 就說那個是礦石。 後來把去的早的人就分在大兵團裡面了, 把我們當技術人員對待, 把我們稱為技術連。 認為山土發紅, 石頭上有鐵鏽就認為是鐵礦。 到秋季以後, 大批人都去了, 老漢、老婆子都上去了。

依: 你所說的大批是多少人?

李: 周圍咱就不說了, 就咱們這個村裡就是一、二百人去了。 還不說全大隊, 老漢、老婆子都有。 六、七十歲的老年人都去了。 挖礦石, 背石頭, 看著可笑得很, 那個老婆子, 還是小腳, 拿不動, 用個手帕包上一塊石頭提, 就是那樣的運輸隊。 現在想起來, 就是紅石頭, 不是什麼礦石, 根本煉不出來鐵。 說有沒有含鐵, 只能說有鐵的成分。 大煉鋼鐵, 最後總結是失敗了。

依: 這麼多人吃飯、睡覺怎麼辦?

李: 當時的編制叫營、團、連編制。 像部隊一樣, 一個生產隊就算一個連, 自己開灶, 自己做飯。 後勤人員不斷的往那裡送面送糧, 糧食也緊張, 就是吃苞穀面。 當時又是用的石磨, 把苞穀又磨不出來那麼多。 用水泡一個晚上, 第二天磨, 磨出來的面還是濕的, 那時候連塑料袋子都沒有, 就是用那種布口袋一裝。 當時條件比較差, 沒有運輸工具, 汽車、手扶、拖拉機什麼都沒有, 連架子車都很少。 只能用牲口往山裡馱, 馱上去的面都已經發燙了, 都發酵了, 酸了。

李中原的妻子趙貴香說: "我就吃過大雁屎, 餓得沒辦法呀!"

依: 馱一趟得多長時間?

李: 後勤供應中間有一個中轉站, 倒個手。 下面的糧食拉上來, 找個大些的農家, 把糧食放在這個人

家，然後前線派些人來背，背到山上去。

住就是在附近老百姓家找地方。特別是秋天的雨水多，哎喲，白雨一下，還在這個陳爐鎮，是個燒瓷器的地方，裡面有燒窯。人走山路，高一腳、低一腳，人都摔跤摔得渾身泥巴，全身都濕透了。人就鑽進窯裡面，又沒有衣裳換，身上濕濕的，就在窯裡面烘，連人帶衣服一起烘。

那一年是大煉鋼鐵，後來就是修水利，修那個東幹渠。我去的時候才十六、七歲，我現在都七十多了。再年紀大的人，都沒有了。

依：修水利你去了沒有？

李：去了。那個在耀縣，有七十多里。工地上，我沒有幹過，我是運輸東西去過幾次。

依：你運輸什麼？

李：麵粉了，糧食了。

依：面從哪裡來？公社還是隊裡？

李：咱們隊裡，自己供應自己隊。我是給人家運輸的。辦食堂，是你隊裡找炊事員，還是在人家屋裡做飯哩。

依：那時候這裡有沒有搞高產田、密植？

李：有，有，有。我那時大煉鋼鐵去了，村裡的人深翻地，毛主席不是說深、密，你知道挖多深？挖一米深，翻，翻一米深。如果說平時一畝地種一斗，那陣就種一百斤，就是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結果打下的麥子沒有顆顆，都是秕的。那陣地的產量也低，一畝就是個兩、三百斤，就讓人種一百斤種子。

我正在修東幹渠的時候，就徵兵了，我就當了兵了。

依：辦大食堂的時候你在不在？

李：在東幹渠上，我就當兵走了。咱隊上兩個食堂，我回來過幾次，也吃過幾頓飯，沒有當地人知道的那麼多。但是我的父母弟兄都吃食堂，情況基本都知道。咱們這裡辦食堂，我吃過幾頓飯。唉！村裡就說，這是胡弄哩。我回來聽村里人說，辦不下去了，後來散夥了。

等我當兵回來，村里人給我說了這麼一件事情。就是咱們這個東川四隊，這個人比較老實，沒有什麼壞心眼，人很老實。讓他幹點輕巧活，動腦筋的活他還幹不了。隊裡開食堂就讓他磨麵，我們說磨麵就是個很簡單的活，出力氣的活。那時候沒有機器，就是牛拉著的石磨子。給隊裡磨麵，就是給你一百斤麥，你得交多少斤面、多少斤麩子回來，總數得夠。那一天，他正磨麵哩，上了一回廁所，那石磨子沒有在公共場所，是在私人屋裡。他上廁所回來，這個人特別老實。回來麵就少了。

過後村里人就分析，可能是石磨這家子偷了。但是沒有人看見是誰偷的，就是偷去人家也吃到肚子裡了，沒處查去。

依: 偷了多少?

李: 就是個二、三十斤, 也不敢多偷。 結果人家一偷, 給食堂交的時候對不夠數字了。 對不夠數了, 這個人特別老實膽小, 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做這個事情。 但是管理員拿不夠糧食, 灶上有帳哩。 結果他這個人的口糧, 不能全部扣了, 一個人一天半斤, 就一天扣他一半。 留下一半讓他活命, 只給他二兩半麵, 就要把丟失的麵從他的口糧裡扣回來。 因為發生了這個事情, 就不讓他磨麵了, 就算是處罰了他了, 他也說不清, 到地裡幹活去。

一個壯年男人一天吃二兩半, 咋吃哩? 還有那個人特別的老實, 也不敢偷也不敢摸, 讓幹活還老老實實給人家幹。 最後餓死在地裡了, 餓死在地裡了。 你想, 多慘。

依: 這是哪一年?

李: 就是五九年, 或者是六零年, 吃食堂的時候, 就把這個城兒餓死了。 人都說哩, 都懷疑放磨子的那一家子人偷了, 沒有逮住人還不能說。 但是反過來說, 偷麵的這一家子, 人也不是多麼恨, 如果人有吃的, 就不偷那點糧。 如果放在其他人家裡, 誰敢說自己不偷? 是把人餓的。 可憐的是這個城兒。 當時流傳的話就是: "不偷不逮, 你餓死活該。"

咱大隊就餓死了這一個人, 正在地裡幹活就跌倒死了。

依: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李: 大名不知道, 小名叫個城兒。 他媽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老實的人, 還是個共產黨員, 當時個城兒還沒有成家, 也就是三十多, 四十歲的年紀。 就是因為太老實, 沒有人願意跟, 說老實就是窩囊。 他去上了個廁所, 那個面就叫人給偷了, 少了。 這不是把人給害了?

你爸(注: 我的父親宋長順)都給我說過, 那陣子他都浮腫的厲害, 週身浮腫。 大腿一壓一個窩窩, 起不來。 沒啥吃, 就吃菜, 菜都把人吃傷了。 一看糧食不得夠, 就蔬菜代。 那一年蘿蔔豐收了, 就成天吃蘿蔔。

依: 蘿蔔也吃不飽呀?

李: 吃不飽, 好壞能充饑。 玉米芯都吃了。 吃了玉米芯就大便不下來, 就用竹子棍掏。

依: 自己掏怎麼掏?

李: 別人給掏, 自己想掏還掏不成, 得旁人給幫忙。 浮腫的厲害的人, 醫生看是營養缺乏的太厲害了, 給開一個條子, 能賣一斤黃豆, 就是最大的優待, 最好的營養品。

依: 那時候為什麼不出去逃荒去?

李: 還沒有逃荒的, 你出去還要路費, 人也不敢出去。 吃食堂, 還有一碗稀飯, 你逃荒出去, 連一碗稀飯都要不回來。 到處都是吃食堂, 你去要飯都要不上。

到哪裡去要？要不上飯，就沒處要去。 都是吃食堂飯，到哪裡要飯去？

依：是不是偷吃的也很多？

李：不偷不得活，黑天半夜去偷苜蓿，還把人給掉到井裡去了。 就是到賢鎮我一個親戚，偷苜蓿去了掉進井裡去了？

依：人死了沒有？

李：沒死，是那種幹井，沒有水。 人就用個繩子又把她拉上來了，還不敢大聲叫喚。 因為你偷人掉到井裡去了，怪誰哩？人都去偷苜蓿，挖苜蓿芽芽子。 把榆樹皮都剝光了，都吃光了。

依：你們知道不知道為什麼挨餓？

李：那陣收成是不好，沒有化肥，但是不至於把人餓到那個程度。 天災可能是有一點，還關鍵是幹部浮誇，虛報，實際上沒有那麼多糧食。 上面一看你的數字，實際打了五十萬，幹部說一百萬。 上面給你把吃糧一留，說你留下五十萬，五十萬交給國家。 一交，都沒有了，就都要著去了。 自己哄自己。

本身咱這裡地少人多，打的糧也少，幹部一虛報，一交公糧就啥吃的都沒有了。幹部虛報哩，就把人餓得招不住了。

再怎麼說，咱陝西比河南能好一些，一個是地比較平，糧食多一點。 一個是陝西的領導執行國家的政策沒有那麼左，相對比甘肅、河南好好得多。 用土話就是說都是鄉里鄉親的，不要把人逼那麼緊。

咱陝西人一向比較保守，那時候吹的勁頭不大，最後遭的殃也就不太大。 餓是餓，沒有太餓死人。 你要問的話，問問我姐，她那時候在家，知道的情況多，能給你多說些細節。

四、我敢說嗎？

受訪人：李燕雲，女，77 歲，陝西省富平縣薛鎮廟西四隊人，為李中原的姐姐
時間：2012 年 8 月 19 日。
錄音長度：51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李中原家。

前記：打著雨傘，我和中原叔來到同村他的老屋，和他的姐姐李燕雲聊天。雖然說李中原和我的父親是交往了一輩子的知己朋友，但是他的姐姐李燕雲我還是第一次見面。 說明了我想瞭解以前的情況，老人很猶豫，看了看她的弟弟，問：“說那吃糧困難的事情，我敢說嗎？”李中原說：“敢說，你說，現在說話沒有啥怕的。”老人聽到弟弟這麼說，才打消了顧慮，開始慢慢談起來。

依: 姑, 你叫什麼名字?

李: 我的官名, 李, 李燕雲。

依: 你今年多大歲數?

李: 七十七歲了。

依: 你慢慢說, 想起來什麼說什麼。

李: 說糧食困難的事情, 我就想起來啥說啥, 我經過啥, 吃啥, 我就給你說, 都是羅嗦事情。

吃食堂是五八年, 唉! 吃食堂就是困難, 吃糧短得很(土語: 少得很)。

依: 為什麼讓你吃食堂?

李: 隊裡要讓你吃大鍋飯, 不叫你自己吃。 叫你集體幹活, 集體吃飯。

李中原插言: 那是人家腦子熱了, 提前進入共產主義。 吃飯不要錢, 幹活也不記工, 沒有報酬。 共產黨最後得目的要奮鬥到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什麼標準? 就是按需分配。 需要啥就給你啥, 你能幹啥就幹啥。 這就叫共產主義。

李: 人家就把你管治得緊得很, 你也不能出外, 你沒有啥吃, 也不能出門做生意, 就只能死守住農業社。 你在農業社幹活, 人家一打鈴子你就到場, 再打鈴下工了, 你就回家吃飯。 一吃飯, 人家再一打鈴, 你就趕緊上工幹活。 你說今天出去做些啥生意, 你回來人家就要鬥爭你。

不敢說, 我不敢說那個了。(注: 老人有些猶豫害怕了)

李中原: 咋不敢說? 現在啥都能說?

依: 你說以前的事情, 你不敢說?

李: 嗯。

依: 你為什麼不敢說?

李: 現在的社會和那個時候不同嘛。

依: 你害怕什麼?

李: 哼, 哼哼。(注: 李笑了, 也說不清楚害怕什麼)

李中原: 不害怕, 啥都能說, 沒有人抓你的辮子, 開你的鬥爭會。 毛主席那時候, 一句話說不好, 你就是反革命。 現在不害怕了, 不是以前了, 你過去害怕怕慣了。

依: 你說你是一個農村老太太, 你心裡是害怕什麼呢?

李: 是那個時候, 人不敢說話。

依: 多少個人吃一個食堂?

李: 多少人吃飯, 我不太清楚。

依: 誰去領飯?

李: 領飯我也去, 我那時候一家六、七口子人, 一個人能領一勺飯, 按人口給你

倒。 我提上個罐罐子，領回來。 提回來夠喝這麼多，不夠喝還是這麼多。

依：有沒有乾糧？

李：一個人給一個小饃，一個小饃拿回來，大人還不捨得吃，給娃娃掰一點，先叫娃吃。 把大人餓得就有了毛病了。

李中原：你是寫書的，越是瑣碎的事情，越是細節問題，才是珍貴的。

依：對，對對。

李中原：咱村裡南部子那個人叫宋水溪，到食堂領飯去，提著個罐子，一家子七、八口子人，一個人一勺稀飯，稀飯稀得能看見人影子，特別稀。 老漢領上一家子的飯，一出門那個罐子的繩子斷了，一家子人的飯就倒到地上了。 你猜那個人怎麼辦？捧又捧不起來，這人趕緊就爬在地上把湯舔著吃了。 這就是細節，這是真實的。 你想，當時到啥程度了？他不舔這一頓就沒啥吃。

依：是咱們村子嗎？

李中原：就咱村裡，如果活著就八十多了。

李：領的飯少，不夠吃，天黑了我就偷人家的大麥根，這個敢說嗎？（注：老人又害怕了，不敢說自己偷吃過東西）

李中原：敢說，有啥不敢說。

李：咱鄉下有大麥，有小麥。 把人家的大麥根一剜，回去攙和上些麩子、黑面什麼的，弄上些餅子給每一個娃分一疙瘩。 就是大麥根，大麥根是甜的，小麥根是硬的。 大麥根人能吃，剜回來一淘，一煮就吃了。 唉！想起來那個日子，人可憐。

人餓得沒有辦法了，到地裡偷些豌豆角，回來煮著吃。 吃上一點點就算是一頓飯，就是搞哩，這一頓搞到那一頓。

李：人家隊裡還搜哩，過兩天把你一搜。 你們這裡搜不搜？

依：誰領人來搜？

李：隊長，隊長積極哩，表現哩。 領上人來搜。

依：那個隊長叫什麼名字？

李：吃食堂時候的老隊長叫得讓，姓任，任得讓，跟了幾個人來搜。 我到地裡摘了些豌豆角，我看見人來了，把我嚇的，人家前門進，我後門出，就害怕人家把我逮住了，我就跑了，就藏起來。 人家進來屋裡就搜開了。

依：那你把豌豆角拿上了沒有？

李：看人家來了，我就趕緊跑，顧不得拿豌豆角。 來不及，趕緊跑，就讓人家看見了。 那後來也沒有罵，就扣我的糧了。 就說那些豌豆角算一頓，這一頓就不給你分糧了。 你偷下的就算成糧了。 把我的瓦瓮有揭開看，裡面還有點面，我案板上有些麵條，人家就給我算，這個吃一頓，面瓮裡的能吃幾頓，都給你算上。 人家算肯定是給你算得多，就給你少分上些。

依：他為什麼拿你的糧食？

李：是隊裡有限制，不讓你吃那麼多。不給你分那麼多，不讓你吃那麼多。比如說分上兩斤糧，讓你吃三天，你不能兩天就吃完了。你吃完了，人家就不管了。你吃不夠，就忍饑挨餓。吃的沒有辦法了，我就讓我掌櫃的（土語：丈夫）去找同學，找點糧票。他的同學是個教師，他不好意思去。走到半路，把帽子脫下來，摘了一帽子豌豆角抱回來，一煮，幾口子人一吃，就是一天的飯。就過去了，明天看隊裡再分糧食，再吃。

以後食堂就散夥了，給每家分一點點糧。那陣就是吃糧短（土語：少），隊裡一次分上幾兩糧，收麥前給你分上幾兩糧，一個口袋就裝個底子，拿回來一磨一吃，三天兩天沒有了。再去隊裡領糧，不夠吃，就吃稀飯。稀飯喝的把大人和娃娃的臉都喝腫了，把老人餓的。我們家娃娃多，越是娃多越受惜惶（土語：可憐），娃還不少吃，還分的糧少，和大人不同量。

人餓了，把蘿蔔塞進灶火，燒一燒，給娃吃個蘿蔔。再剜些蔓青根，清水一煮，就吃上了。味道甜甜的，一吃就是一頓。胡搞哩。

依：那時候一年能分上多少糧食？

李：是一頓給幾兩，一天一個人是四兩，小孩分的少，有好幾等哩，十二歲才算大人哩。一到三歲一個月分幾斤糧，三到十二歲是一個等級。我們那裡地少，打的少，一個大人一天就給半斤糧。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浮腫的人？

李：人腫了就是臉腫，腳腫。有的女人餓的身上都沒有例假了，也不生娃了。營養供應不上，嚴重缺乏營養。就是吃上些菜，沒有鹽沒有油啥都沒有。

依：最後有沒有救濟糧來分一點？

李：沒有，社員多了，誰給你救濟哩？沒人管。你自己給自己想辦法去。娃娃少還好一點，娃娃越多受的苦越多。娃娃分的沒有大人多，娃娃還吃得和大人一樣多。娃娃饑得快。

李中原：娃娃飢餓，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是，可憐天下父母心，有一點糧食，寧可自己餓，先給娃吃一點。

李：好比說，拿回來一個人一個饃。大人總想給娃掰一點，就是這樣大人才餓得浮腫了。

李中原：有些娃不懂事，一餓就哭就要吃。他還沒有長大，不知道孝敬父母，一餓就喊叫。大人心疼娃，就給娃多吃，自己就受罪。就把身體餓壞了。

李：我娘娘不是餓的就浮腫了，就是我們一家子的一個娘娘。餓得浮腫的厲害。人臉腫，沒有力氣，臉色黃瘦黃瘦的。最後家裡養了個羊，讓她喝點羊奶，喝上慢慢好一點了。

依：你們那邊有沒有幹部到你家裡搜糧食的？

李: 搜嘛, 搜嘛。 搜到就拿走了。

依: 在什麼地方搜?

李: 家裡到處搜, 放糧食的倉, 各到處搜, 你放在哪里人家都能找到, 有些人來了就在地下挖。 人家腳一踩, 覺得虛虛的, 就挖開了。

依: 當時藏糧食主要在哪裡藏?

李: 有的人藏的妙了, 他就找不出來。 藏的不妙人家就搜出來了。 一般也在地下藏, 比如把大櫃子抬過來, 挖個坑埋下糧食, 再把櫃子抬過去, 就像防日本鬼子一樣。 人家也會想辦法, 到處踩, 搜到就拿走了。

依: 搜出來打不打?

李: 沒有, 咱陝西還好, 河南打人多, 那邊搜出來打。

李中原: 咱陝西搜出來就沒收了, 沒收了就行了。 搜出來, 按多少標準, 給你留下一點, 其它都拿走。 如果放在河南, 不但一兩都不給你留, 還要批鬥你哩。 咱這地方執行政策還稍微有點人情。 比河南強得多, 人還厚道一些。

李: 順喜大人家藏得好, 那個老漢把麥藏了, 就沒有搜出來。

依: 他藏在哪裡了?

李: 人家藏在案板下面, 是我的鄰居, 叫個彙強, 周彙強, 人還在哩, 都八十四了, 人還活著哩。 他把糧食藏在案板下面, 又把煤炭倒在上面。

李中原: 你知道咱們這裡的人的習慣, 上面是案板, 下面是裝煤炭的地方。 人為了藏些糧食, 先把煤刨出來, 把糧食埋住, 再把炭倒進去。 每次拿出來就很麻煩。

李: 當時也沒有多少糧食。 那陣是誰也不敢說, 是以後說起來了, 他才說出來。 後來當笑話說出來了, 你說你在哪裡藏, 我說我在哪裡藏。 他說他沒有太受餓, 沒有太多艱難, 糧食沒有太搜走。

李中原: 每次拿糧食要到後半夜, 拿一點點出來吃, 不敢都拿出來。 吃幾天再拿些。

李: 我就說周彙強: “你怎麼不給我說, 讓我也藏到案板下面。” 那時候誰都不敢講, 說出來是好笑又心酸, 誰都要吃飯, 就吃得那麼艱難。 不經歷的人就想不到。

李中原: 農村人膽子小, 人家越搜, 他越害怕。 真正的賊還不害怕, 沒有多少糧食的人就害怕得很, 就哆嗦開了, 叫人家發現了。 陝西政策執行不是過左的, 比甘肅、河南都能強一些。

當時五萬、八萬斤都吹哩。 過後人就分析, 當時吹畝產多少萬斤, 就是光把糧食口袋堆在地裡都得摞起來。 那就是說誰吹得美, 誰就是好的。 你吹一萬, 我就說兩萬。 另外一個說五萬, 就看誰吹得美。

李: 那幹部能得利, 農民受的罪就大。

我的老家陝西富平，是產糧區，六、七十年代，農民卻挨餓受饑。

李中原：當時說真話的人受批評，挨鬥爭，說你把莊稼沒有收好。

依：那時候有沒有讓隊裡的幹部去開會，徵購糧食？

李中原：那個時候是公社，把大隊幹部叫去開會，讓他們報糧食產量。 誰報的少誰挨批評，叫幹部開會。 小隊長也不好當，不報高產，人家說你沒有管理好。

習仲勛是富平人，他也給富平辦過事情。 他是比較耿直的人，敢說真話，在中央也得罪了好多人。 六一、二年咱這裡沒有什麼吃，到陝北背糧，陝北沒有棉花，我們這裡得的人就拿些棉花、布、衣服去換些糧食回來。 後來把這個情況反映到習仲勛那裡去了，他就給陝西下了一個通知，凡是到陝北背糧的人，把糧食放在陝北，不要人力往回背。 給你開個票，人回來以後憑票到富平糧站去領糧。

那陣子，又沒有什麼交通工具，人步行到陝北背糧哩，能背著把肩膀背爛，我姐夫就去了。

李：我的老頭就去了。 我老頭叫趙新民。 今年他七十八，背糧食的時候也就是個二十七、八。

依：到哪裡背糧食？

李：到甘省，就是甘肅。 我老頭親自去的，親自背糧去了。 到什麼地方，沒有啥吃，就吃洋芋疙瘩子。 陝北、甘省都去背過。 他去甘省背糧一次背回來一百二十斤。

依：那你去背糧用什麼換？

李：拿些襪子、衣裳、老粗布。

李中原：陝北地方不出棉花，咱這邊的人過去就拿些衣裳、布，換些糧食回來。咱村里人背過糧的人都沒有了。

李：我讓老頭穿的布都是我用染料給煮下的布（注：自己染的布），土布。 做成棉襖，叫老漢穿上，汗出的，那個黑顏色把棉襖裡面的棉花都染成黑的了，整個棉花都成黑棉花了。

李中原：有的人背糧食把人肩膀都背爛了，血流得，皮膚都爛了。 那時候背糧就是為了自己家吃，為了婆娘娃吃，沒有人說想倒騰些錢。 不是做生意，屋里人餓著哩。

李：血流得把棉花都滲硬了，汗一出，你看可憐不可憐？和我老漢一起背糧的

人都死的差不多了。

依: 當時讓出門背糧嗎?

李: 剛開始還不讓背, 出門就擋哩。 後來, 就你說的習啥? 習仲勛, 他開放了陝北了, 人才大量出去背糧去了。 他可能就犯了錯誤了。

我這個老漢背上小米回來了, 我現在說也不嫌丟人了。 我娘家我媽領上潤山, 就是我的小弟弟去看我去了, 就是走女兒家。 我做的小米飯, 就想做的稠一點, 做得好一點。 平時我們自己也不捨得那麼吃, 我媽輕易也不來一次, 總想讓媽媽多吃一口, 讓弟弟多吃一口。 飯做好了, 我弟弟一吃, 就轉過來看我媽, 就笑開了, 說: "今個吃的這個飯好吃得很呀, 這麼稠。" 你想我媽跟前幾個娃娃, 吃的也困難得很, 從來沒有吃過那麼稠的飯。 我家還有我的公公、婆婆, 媽就嫌丟人, 就小聲罵我弟弟: "你趕緊吃, 不要說話, 沒有人把你當啞巴。" 我那裡有老人, 咱還是個媳婦, 咱還不敢多說話。 還害怕人家不高興。 我媽懂事, 知道好歹, 就說吃了就吃了, 不要多說話。 把我弟弟一瞪, 我弟弟那時才十多歲, 吃得高興的。

我這話沒有給人說過, 嫌丟人, 好像我娘家都沒有吃的, 窮成那個樣子。 你要瞭解情況, 你找我老頭問去, 在哪裡去背糧, 在哪裡歇店、咋走的路線、受的罪, 他都清楚。

李中原: 你要問這些事情, 就是要像聊家常一樣的問, 就是最好的辦法。

五、我一直都當著村幹部

受訪人: 宋子成, 男, 82 歲,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時間: 2012 年 8 月 19 日

錄音長度: 79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宋子成家

宋子成

大饑荒餓亡者:

康振花, 女, 60 多歲,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餓亡。

依: 十大(注: 宋子成排行老十, 我們稱呼他十大), 你今年八十二, 六零年也就是三十來歲, 把你經歷過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大躍進、大煉

鋼鐵的事情講一講。

宋：唉——！說這些事情，是這麼個情況，就是困難，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困難。那我來說，我在這個生產隊當幹部好多年，小隊、大隊都當過，那都是困難。那一陣就是誇大，就是這麼個情況。就說農業上的話，黨人家要當家。我記得那時候公社，給地裡上肥啥進度都要彙報。

依：你那時候當什麼幹部？

宋：我在大隊裡，當主任。

依：什麼主任？

宋：那個體制，就是個大隊的主任。主任管行政，書記管黨內的工作，就是怎麼個情況。每天上糞的進度就得上報，我記得正主任是胡整哩。是以畝數為單位，就說有多少畝數。報的時候，我們說："十畝。"公社說："你們才進度了十畝？"我們那個正主任腦子特別的靈活，馬上就說："我們一個生產隊進度十畝。我們七個隊，就是七十畝。"這是上糞，就胡說哩。人家腦子靈活，讓我我就反應不上來這麼快，人家就反應過來了。過後他就給我說："子成，我說十畝都報的多了，人家說'才上了那麼點點？'我馬上就說'一個生產隊十畝，我們七個生產隊上了七十畝。'"你看這個浮誇風，加大了多少倍？這就是我給你說的浮誇風。

再一個問題，就是年年這個交公糧，我記得是六二年，我不記得很準確了。咱東川大隊有五千多畝地，畝產才八十三斤。

依：那麼低嗎？

宋：畝產才八十三斤，還要幾千口子人吃飯哩。還要扣除籽種、飼料、口糧。你想，人在那個時候還吃啥哩？哈，哈哈，這是我手裡辦下的，八十三斤畝產，種籽不講，絕對不敢給人家留的少了，那怕哪裡省都不能省下種子。籽種一減少，明年拿什麼種哩？那一定要留夠留足。飼料要留下，那陣一個牲口一天才給留半斤多飼料，看那個大牛一天得吃多少？人一天要吃多少？

我給你舉兩個例子，產量就是怎麼個情況。

依：你說畝產八十三斤，公糧怎麼交？

宋：中國的交糧過程中有一個稅收。稅收就是交公糧，統購統銷。公糧，就是必須完成的，咱隊裡公購糧任務要完成兩萬四千斤，我記得是這麼個情況。下來這個問題是怎麼樣？最後還是完成了，有工作組，有住隊的，公糧要給人家完成了。一個是保證公糧，一個是保證種籽，人吃的就不保證。這是為什麼呢？公糧是國家徵收你無論如何都得給人家交夠，國家需要糧的地方也多，軍隊都要吃哩。購糧，農民都沒有吃的了，如果實在是沒有了，就減免一些。購糧能減免，公糧不減免。就是這麼個情況。

依：最後吃食堂是怎麼回事情？

宋：唉——！

咱食堂就在現在你惠雲嫂住的地方。

依：誰在做飯？

宋：就是農民嘛，都是婦女，輪流著做。 有時候是一個組一個食堂，有的是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

依：吃食堂是什麼？

宋：按量供應，就是饃、飯、紅薯，給你，你就吃。 人家有定量，看你有幾口人，一人一瓢，你就是拿個臉盆，還是一瓢。 給你一舀。 你端回去，到家分著吃。

那陣子人就說，這個炊事員人家都吃飽了，炊事員有幾個人？

依：大隊長也吃飽了，包括你。

宋：大隊的人，還不敢在人面前吃。 被人看見還不行。 因此食堂就不行了。

宋：那時候，農民是願意吃食堂，還是不願意吃食堂？

宋：那一陣的政策，是不允許農民兩頭冒煙。

依：什麼叫兩頭？

宋：兩頭冒煙是怎麼回事？我給你說，一頭就是食堂冒煙，一頭就是家庭冒煙，就是不許兩頭冒煙。 因此，不許兩頭冒煙過程中，就是取締的農民家庭，因此都吃食堂，家裡不讓冒煙，不讓搭火。

依：這個原因是為什麼？為什麼不讓冒煙？

宋：省勞力。 當時的想法是，這個家庭的婦女，回來要做飯，吃了才能幹活。那咱隊裡來說，有三百多口子人，一個管灶的，有五、六個婦女做飯，就把一個村子的飯都做了，就能省出來勞力，這些勞力能到田間去勞動。 但是，從數字來說，從正面來說是節省了勞力，不關怎麼說，是節省了勞力。 但是實質，這些勞力在幹啥？我是隊長，這些婦女上地裡把鞋底拿上納哩，幹自己的活。 吃飯去，又不急著回來做飯。 吃了飯，慢慢走。 吃的人按人發。

依：那時候食堂的糧食是生產隊的，還是從社員家裡搜出來的？

宋：生產隊的糧食就在生產隊，不給社員分，就控制在生產隊。 但是留了一點自留地，一個人二分。 自留地打下的糧自己在屋裡吃，食堂的不夠吃，吃上些。逢年過節，吃上些，就是這麼個。 實質是勞力浪費了，看著節省了，實際是大量的浪費了。 生產上越搞越垮。

就簡單說這個路，在國民黨時期，是私人制。 那個路人就開，開著開著寬路開成窄路了，都種了莊稼了。 到了生產隊，邊邊上的地人就不犁地了，草也不拔了。因此質量上，趕不上，產量也不行了。 就循環著不行了。 農業上是糞多糧多，沒有糞就沒有糧。 那陣都沒有豬了，因此糞沒了，糧少了，人閑了，一畝地兩百斤苞谷都打不下來。 為啥？沒有糞。

依：十大，我們這裡有沒有煉過鋼鐵？

宋：煉過，在陳路鎮。

依: 你去過沒有? 說說。

宋: 去過, 在陳路鎮煉。 離咱這裡有六十里路。

依: 當時是公社發動的?

宋: 我給你說, 那把村裡的人, 就留了些飼養員, 看住牲口。 我帶著隊去了, 在陳路鎮呆了一個多月。

依: 你帶了多少人?

宋: 整個都去了。 生產隊留了些幹部、飼養員、老人、小娃。 婦女都去了, 這個春芳都去了, 都去了。 那時候是全民動員。 我說去煉鋼鐵哩, 帶隊哩, 還不知道咋煉。 把那個叫礦石還是啥? 人家說那裡面有鐵。 我去, 主要是搞了後勤了, 主要是沒有去過生產第一線。 是這麼個情況。

哎呀! 那個陳路鎮大煉鋼鐵的人, 多得很! 多得很很! 聽人家說, 有一個人放衛星, 一個人背了一千斤。

依: 那不可能。

宋: 事實上是的, 說那個人背了一千斤。 這就是浮誇風, 人家回來我問, 人家說: "是的。" 就是一個人背, 後面幾個人抬著, 說起來就是這一個人背, 就放了一個衛星。 人家回來說, 放了一個衛星, 背了一千斤。 我說: "一千斤? 人受得了? 一個騾子才能馱多少? " 這都是我親眼、親耳、親人經歷的。

依: 是為了宣傳照相嗎?

宋: 是為了大煉鋼鐵, 昇帳, 為了多報些數字。 我給你說, 我只是搞後勤的。

依: 搞後勤搞什麼?

宋: 生活, 要給人家把糧送上去, 我和那個朱書記搞的是全大隊的。 後勤工作弄不好, 糧食送不上去, 煉鐵的人吃什麼? 因此, 就抓得緊。 我就沒有去過山溝裡。

你說, 那陳路鎮, 去上一夥子婦女, 又沒有筐子, 用手帕提上一疙瘩礦石, 就那麼運哩。 人多得很, 你想, 一個人一疙瘩, 一百個人提多少? 那是, 全民運動。 我只知道在陳路鎮。

依: 你有沒有看見煉鐵的土爐子?

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我們只是把原料弄上去, 在哪裡煉咱不知道。 我們只是把礦石搬上去, 有另外的人煉。

宋維(十大的孫女): 你知道那個煉鐵的技術嗎?

宋: 哎呀, 我的娃, 爺去都沒有去過, 山溝我都沒有去過。

宋維: 你都不懂那個技術, 你咋煉哩?

宋: 就說現在, 你去把玉米扳了, 咱只是扳玉米的。 就不知道人家把玉米拉到哪裡去了。 人家國家是命令的, 不是你想去不想去的問題。 在山溝裡往外運石鐵礦哩。

依：食堂停止了以後，那個“三年自然災害”又是怎麼回事情？

宋：唉！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人受了可憐了。人餓的沒有辦法，偷著吃苞穀棒子，偷紅薯。不是一個兩個偷，偷的人多得很。你偷，我也偷，是同病相憐。那時候食堂解散了，沒解散以前人就吃不飽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把糧食分到戶，就自己吃。

在那個時候，農民把苦受多了。我去延安販糧，走了一個月零三天。

依：那是哪一年？

宋：六一年，還是六二年。習仲勛就是因為這個犯了錯誤。我是到延安的小關逸，到延安還有六十里路。去的時候拿著些東西，把糧食換下，拿人家的驢拖出來。

依：是你個人換？還是給隊裡換？

宋：給集體換。在延安的寶塔這邊，糧食拉到延安橋，糧食堆得多得很。咱富平人都到延安弄糧食去了，人多得很。延安橋的兩邊糧食堆滿了，運不下來。糜子、高粱、苞穀、小米，都是些雜糧，運不下來。最後就是習仲勛就在這個時候犯了錯誤了。為啥犯錯誤？當時富平底典有一個人，是一個派出人員，我把名字忘記了。把糧食運不回來，糧食換好了，人家山裡的人把糧食搭在驢身上，驢就馱過來了。富平換糧的人都集中在那裡，山路難走的很，還沒有架子車，就用小驢馱出來。

宋維：延安為什麼有糧食？

宋：我在那一家住過窯洞，石窯。那老漢說：“我們這裡的穀子、糜子撒到石頭上都結哩。”嘿，人家糧食多得很，延安的糧食放不壞，在山上挖個窯，就藏糧食哩。

依：你拿什麼去換糧食？

宋：布、鞋、衣服，所有能拿得都拿去。山裡的婦女可憐得很，沒有衣服穿。

依：你的東西從哪裡來？社員家裡的嗎？

宋：都是社員家裡來，都有名字，都有登記，你給的是布，我給的是鞋，我拿他一個褂子。我去延安是群眾推選出來的，我、繼光、培林、萬才，我們四個去的，聯繫的聯繫，過秤的過秤。帳目要清楚，回來了。一個褂子換了啥就給人家。還有花花布能換些啥，我都有個單子，照著單子給村里人糧。把富平人餓得沒有辦法了，咋把人餓成那個樣子了？生產隊那陣不讓人出去，誰敢出去？說你投機倒把去了，誰都不能出去。

依：最後糧食怎麼從陝北弄回來？

宋：嗨，你不知道，糧食弄回來，屋裡要收麥了。這糧食咋弄回來？汽車。我從延安回來到富平縣，那陣我八哥在富平縣秦劇團工作，人家說：“子成，你去找你八哥去，看能不能走個後門？給我們弄個車。”我回來給我八哥說了，我八哥給我找

了個汽車，我回延安就坐著汽車又回去，但是車到那裡，不知道怎麼回事情，我剛到那裡，全富平的糧食起運了。我坐車上去，但是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人家找了幾輛車，把富平的糧食運回來了。

糧食在延安放了一個多月後，因為習仲仲勛的關照，就運回來了，分給了社員。社員吃了些糧，就開始收麥了。那時候是我和繼光的隊長，我們就把這個事情辦了。

依：餓得最厲害的時候，這裡有沒有浮腫的人？

宋：有哩！有哩！浮腫的人多，唉！人沒有病，原來人就不知道，不知道人會浮腫，後來才知道是把人餓的。後來村裡好些人都腫了，餓的時間長了，人才知道是得了浮腫病了。

依：有沒有給浮腫病人給點什麼照顧？

宋：沒有，沒有。唉——，好我的娃哩，那陣那人吃得可憐得很。唉……

依：你看到的浮腫病人是什麼樣子？

宋：臉、腿、身上都腫了，人還不難過，有，有，有，浮腫病有。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因為吃不上，餓得不行的人？

宋：唉——！餓死的是咱東川大隊四隊的康振花。康振花是個女的，是咱四隊人。

依：她多大歲數？大概。

宋：六十多了，是個地下黨員。那時候的地下黨員人都不知道，後來人都死了，把她埋了，人才知道康振花是個共產黨員。她吃什麼？就把那個玉米芯新在鍋裡炕，炕幹以後放在磨子上磨，用籮子一籮，吃那個玉米芯炒麵。她就給隊裡磨面，別的人還幹不上這份活。她吃下去大便不出來，你說那個幹面，沒有一點水分，還要吸收水分。後來人就死了，把她都葬埋了，我們才知道她是個共產黨員，是個地下黨。

人就死在自己家了。提起來那時候，把人餓得牺惶得很。

依：當時人敢不敢說她是餓死的？

宋：餓死了就餓死了，沒有人敢說話，誰還敢說社會主義了還餓死人哩，就埋了就算了。

等以後農民吃上飯了，才說："康振花是餓死的。"唉——！你不知道那個情況。

依：你自己吃什麼？

宋：吃野菜，我自己五個娃，跟上混著，對付著。生我秋燕的時候，我買了十五斤糧票的饃，那陣買饃都要糧票哩，再什麼都沒有。春芳要生巧麗，子強（春芳的丈夫）在薛鎮當教師著哩，和那裡供銷社的人熟悉，就買到了兩把掛麵。一個女人坐個月子就是兩把掛麵。我八哥到銅川演出，咱這裡蘿蔔多，就往銅川戲

校拉了些蘿蔔，你到市面上去買饃，必須買一碗菜，就是白蘿蔔菜。 我就跟上去了銅川，在食堂買了十五斤糧票的饃。 拿回來就讓娃他媽坐了個月子。

唉……我們這一代人，受下的艱難就多得很了。

依：等過了那個時期是不是就好一點了？

宋：好是到了啥時候？

就是鄧小平提出來爛隊以後。 以前誰提出來爛隊就是挖社會主義的牆角。

85 歲的楊芳蘭說：“隊長爬梯子看人做飯了沒有？”

依：什麼叫爛隊？

宋：就是生產隊爛了。 就分到私人家裡，以前誰敢說這種話？說了就把你當反革命。

後來鄧小平提出來包產到戶，人還害怕。 地種了一年了，心裡還沒有底，最後誰打下的糧食是誰的。 這人才拼命的到地裡勞動開了，種開來，把寬路又挖成窄路了，都想多種一點點。 我給你說，唉——！如果鄧小平不說包產到戶，誰還敢說？

像現在，鄧小平提出來土地歸私人耕種，你想，就說咱這地方，這是我經歷過的。 到今年這玉米，一畝地打一千斤沒有多大的問題。 現在這個人還懶得很，天氣一熱，人就不下地了，化肥多了，豬養得多了。 都給地裡上。 那現在來看，咱這裡就缺的是水。 雖然黃河干渠打開了，不停的澆灌哩，水還是不夠用。 南水北調，引黃的水到咱們這裡來，幾萬畝地，水成天流，地裡是幹的。

現在我還不想死，國家給老年人一個月五十元，還有保險費五十元，我一個月一百元，就是想吃啥吃啥。

補充採訪：8 月 23 日我採訪楊芳蘭老人，她提到當年的隊長宋子成搬著梯子查看社員家裡有沒有開火。 宋子成是目前村裡最老的長者，為了問清當時的情況，我又一次來到宋子成家詢問。

依：十大，有一陣子不讓自己做飯是吧？

宋：吃食堂的時候不准。

依：那人偷偷做了怎麼辦？

宋：就開會哩，一般的農民都不說。 只要工作組不管。

依：那人家怎麼查呢？

宋：就到農民跟前瞭解，看誰還做飯哩，農民都是一口腔，說：“沒有人做飯。”

人不敢在灶火裡做，把爐頭鬥扒了。 用個小泥爐子做。 就是人看見了，也說：

“我沒有到人家屋裡去，我不知道。”

依：我還聽說，隊裡搭上梯子爬上去，到人家家看人家做飯了沒有？有沒有？

宋：唉——！我給你說，那個時候有人舉報，給公社一舉報，來人一檢查。舉報的人有舉報費哩。

依：有什麼報酬？

宋：那個有，給啥我不知道。給的是錢，置於多少咱不知道。

依：咱們村裡有沒有搭上梯子檢查的？

宋：沒有，咱村子裡還沒有。（老人不承認自己曾爬梯子檢查別人家的灶火），說到這個問題上，有個道理在裡面，比如說是我，一般情況下我都不說。外處有，外處有，如果幹部左一點、積極一點、年青一點的人就進了人家廚房，指著鍋頭就喊叫：“挖，挖，挖。”挖了，你就做不成飯了。

依：你當幹部的時候，有沒有挖過別人的灶火？

宋：沒有，咱這裡沒有。

依：過去的事情了，做了也不是你的錯，是上面要求你做的。

宋：唉！有制定政策的，有執行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兩、三個人，執行政策的千千萬萬。你制定下政策，我不一定執行。我就是一個黨員，還是一個幹部。如果危害農民和群眾，我也不一定聽你的，有時候就是矛盾的，一個人和一個人想法不一樣。

依：咱們村子有沒有挖人家灶頭的？

宋：沒有，沒有，咱這裡沒有。咱大隊還沒有。說起來是禁止，但是沒有那麼做。

（當了一輩子村幹部的宋子成不肯承認自己搭過梯子，我又問同村的中原叔，中原叔回答：“他爬過，因為那人一輩子當幹部，都欺負村里人哩。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看到垂垂暮年的老人，我也不忍心多揭他的傷疤了。）

後記：我和十大宋子成聊天完畢後，因為他十九歲的孫女宋維也在場，我就問了她幾句，因為下一代對那段歷史是否瞭解是我關注的。

依：你聽了你爺爺說這些，你有什麼想法？

宋維：我以前聽我爺爺說過一點我覺得不可思議，不可接受。我就是想不通那個時候的人為什麼沒有自己的頭腦，為什麼要聽別人的指揮？我覺得過去的事情和我們今天沒有關係。

六、就害怕吃不飽還要勞動

受訪人：王元成，男，79 歲，陝西省富平縣美原鄉人

第六章 十多萬逃荒婦女、兒童

時間: 2012 年 8 月 23 日

錄影長度: 26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醫院住院病房。

前記: 在富平醫院一個小病房採訪趙新明老人的時候, 另外一個病床看護父親的年輕人插言說: "我父親也去背過糧呀。" 我轉過身, 對面病床上坐著一位牙齒稀疏, 頭髮脫頂、但精神挺好的老人。 看得出, 他一直在聽我們的聊天。 我就開始採訪他。

依: 伯, 你叫什麼?

王: 王元成, 中間就是一元錢的元。

依: 伯, 你家在哪裡呀?

王: 我屋裡在美原,

依: 你今年多大了?

王: 七十九。

依: 伯伯, 你也給我說一說那時候的事情。

王: 那個事情, 我不能給你說。(注: 剛開始, 老人很抵觸。)

我不知道你問這些事情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過去那些事情不值得再提了。

依: 我就想知道當時的真實情況。

王: 我沒有辦法說,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 當地的群眾沒有糧食吃, 這是事實。 但是它的原因很多、很多, 不是一種原因, 起碼有十種以上的原因。 所以這個問題, 我不能談論。 一談論, 就是說, 共產黨對我們不好。

依: 我們不談政治, 就說事實, 農民吃的什麼?

王: 有些話, 就不能說了。 有些事情過去了, 就過去了。 我不想說那個, 我不想說那個。 已經過去了。

(注: 老人很堅決的回絕了我, 我看到他的眼睛裡包含著淚水, 很委屈的模樣。)

依: 我想, 歷史應該讓年輕人知道, 比如你犯過什麼錯, 應該讓你的兒子知道, 避免讓你的兒子犯錯。 如果你不說, 你的兒子就又犯錯誤了? 是不? 伯伯。

王: 那當然, 你說的這些我都懂, 應該是這樣。 你問一個人, 一個人說出來是一個樣。 當時沒有糧, 原因很多。 我對當時的看法和感想, 我認為還怪個人。 為啥? 因為每一個人都對農業社不忠(土語: 忠誠), 都想混工分, 做活不求質量。 所有說, 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 所以, 我不想說這個事情。

依: 說一說, 沒有關係了, 都是過去的事情。

王: 我不願意說, 如果你寫出來是一個錯誤, 我們的黨不願意, 共產黨不願

當年只有十二歲的興平縣少年晁玉槐獨自去天水給家人找糧食。

意。 我給你說，歷史要寫得恰當，寫得不恰當就不能寫。 所以說，你讓我談的十分恰當，我也談不好。

依：我們不說政治，不說對錯，就說你那時候經歷了什麼，吃什麼，幹什麼。

王：吃糧緊張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有些人說是共產黨領導的出現了這些問題。 這個態度，我不同意。

依：你不同意，那你覺得是什麼問題？

王：我覺得當時那個自然災害，沒有吃的原因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觀點，農業社，就是領導幹啥不用你的方法，生產隊長讓你幹啥，你就幹啥。 沒有你說話的權力，所以他們領導的不恰當，把群眾領導的不恰當。 所以造成了當時的大幅度減產。

社員上了工了不願意出力氣，不好好幹，不求數量，也不求質量。 幹部把社員攆到地裡，自己回去睡覺去了。 哈。 哈哈哈……幹部不幹活。

依：你回去睡覺了沒有？（我和老人開玩笑）

王：我沒有睡覺。 我不是幹部。

依：我聽人家說你是當官的。

王：人家給我按了個帶頭人。 我給你說，還不是帶頭人，我在生產隊，就是在農業社。 農業社那個東西，我給你說，每一個人一天幹啥，都要由人家隊長指揮。 但是他們的生產能力並不佳，說實話，他們的水平還不如一般群眾。 就是瞎指揮，那時候當幹部的，因為聽毛澤東說窮就光榮，所以地方幹部窮人多。 他那個思維就不太好，所以把生產弄不好。 把群眾的事情辦不好，一個農業社首先要生產出來糧食。 你領導不恰當，糧食就生產不出來。 不但生產不出來，還造成了大幅度減產。 這些都不可以說了。

依：能說，都是過去的事情，咋不能說？

王：不是，這事情說起來，因為和咱們共產黨有關係。 有啥關係？有些人認為有關係，我不認為有關係。 客觀存在的事情，沒有辦法，黨也沒有辦法。 人就說有沒有辦法生產，把糧食種的夠吃，那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客觀原因的存在，每一個社員的思想都不正確。 我就總結到這裡了。

依：你去煉過鐵沒有？

王：去過，我去煉過鋼鐵。 我沒有煉出來鋼鐵。

依：你在哪裡去煉？

王：我就在地店上面那裡去煉，弄了個土爐子，用炭燒哩。 那個爐子不高，直

徑有一個一米多，高度有個兩米多高。

依：你看到有多少土爐子？

王：我都忘記有幾個了。那是做樣子，人心裡都知道是做樣子，不敢說。當時是解放了，咱中國是個農業國家，人家西方國家看不起咱們，主席說全民煉鋼，到處都煉鋼。這是吹那個空氣哩。叫外國人知道，我們中國也有鋼，全民大煉鋼。毛澤東說："我們既能煉鋼，也能煉人。"就是說把我們煉得不怕苦，不怕累。

就是人煉鋼，鋼煉人。人勞累，就飯量大得很，能吃的很。

依：沒有礦用什麼煉鋼？

王：人家說找了一個地方，把山劈開，裡面是石頭，就是紅石頭，就像是鐵鏽，人家說那個就是鐵礦石。就用那個石頭燒，燒了半天也沒見到一點鐵。就在那裡胡成哩。

依：最後煉出來什麼？

王：沒有，沒有，啥都沒有。石頭裡面就沒有鐵，就是有，也是一點點。一燒成了一堆渣，就是那麼個事情。現在看就是純粹胡成（胡搞），把炭浪費了，把人力浪費了。我給你說，一種事情都有多種原因。下面這些坐辦公室的幹部，他們想全民煉鐵，就是胡弄，和五八年那時候的浮誇風一樣。說一畝地種上一千斤，能打上一萬斤。你相信不？那些坐辦公室的幹部來了，給你開會，就這麼說，讓你這麼做。

依：你們那裡有沒有合併地的？幾畝合併一畝？

王：那種情況還沒有。有深翻地的，從來沒有深翻地過，把地深翻三尺，就是一米深。那翻一畝地用翻十畝地的功夫也翻不出來，那是搞形式，還是搞形式，一層一層讓搞，社員就得挖。

依：你們隊有沒有給地裡澆狗肉湯的？

王：不用聽說，我親眼看見過。我們隊裡也打狗，把狗都打完屁子了。就是把狗都澆到深翻地裡去了。

依：是先攆還是先打？

王：攆狗，把狗攆得跑不動了，就打死了。

依：是隊長打嗎？

王：隊長派社員，就是好小夥子，跑得快的，能攆上狗的。

依：狗是生的，熟的？

王：煮熟。

依：肉有沒有人吃？

王：那些人偷著拿來就吃了，狗肉好吃，澆到地裡就可惜了。

依：你吃了沒有？

王：我沒有吃。我那時候是最棒的勞力，隊裡的一些重活都是我們幹。我為

什麼現在這麼多病? 就是經常拉上架子車, 累得嘴張開, 直喘氣, 那時候把人勞傷了。 等年紀一大, 到了五、六十歲毛病就出現了, 就覺得身體不好。 我是年輕時候掙壞了。 人不害怕勞動, 就害怕受著餓, 肚子吃不飽還要勞動, 這樣最傷人了。

咱是農民, 多做點活是應該的, 但是你要吃飽。

依: 你吃過食堂沒有?

王: 吃食堂, 吃過。 大食堂吃了幾個月。 後來就受開餓了。

依: 為什麼要吃食堂?

王: 那時候是當時, 那些幹部想像出來的一個東西。 不叫個人做飯, 一個村, 幾百口子人在一個鍋裡吃飯。 剛開始, 還說要讓群眾吃好, 後來還是沒有吃好。 還把糧食給浪費了。

人家那陣是不過個人屋裡冒煙。

依: 你冒了煙批鬥不批鬥?

王: 人家到你家裡檢查, 搜出來糧食就拿走了, 鍋都提去了, 你就做不成。 食堂一辦, 不給你分糧, 你就沒有糧。

依: 剛開始吃什麼? 後來吃什麼?

王: 我記得最開始還能吃上糧食做的饃, 過了年就沒有了。 後來一看沒有辦法了, 就解散了。

依: 解散了怎麼辦?

王: 解散了, 就沒有辦法了, 一家幾口子人就沒啥吃了, 乾瞪眼。 這就是出去搞糧的原因。

依: 你到哪裡去搞糧?

王: 我到延安也跑了幾次。

依: 你去延安換糧用什麼換?

王: 就是家裡穿的鞋子、襪子、布, 就是這些東西。 其它東西人家還不要。

依: 你是走去的嗎?

王: 我騎了個自行車。 我去搞糧還是最先進的辦法, 騎的是自行車。 一趟就是五百多裡。

依: 路上吃什麼?

王: 路上家裡給準備上些饃, 用自行車帶上, 夠路上吃幾天。 幾個人一起去的。 這些乾糧能吃到延安。

依: 糧食回來怎麼回來?

王: 回來就用自行車帶回來的, 一次能帶一個一百七、八十斤。

依: 哎喲, 你厲害。

王: 我現在老了, 個子縮了, 年輕的時候我也有個一米七幾, 不低。 那時候, 騎自行車去帶糧算是最先進的辦法。 那個時候村裡有自行車的人很少很少。 我

們村上一起去幾個人都騎自行車。 自己沒有,可以借人家的。 聯合起來,一起去,路上做個伴。

依:就是自己給自己換,不是給隊上換?

王:不是,那時候隊上就管不了了,人,沒有飯吃了誰都管不了,一次去五、六個,有時候七、八個。 都是男人,女人娃娃在家裡等吃的呢,你不趕緊去?

依:你到延安是到人家村裡換嗎?

王:嗯,用衣服、布,還人家的小米、高粱、苞穀。

依:你們路上害怕不害怕?

王:不害怕,沒有土匪,沒有人搶。 還有,一路上去換糧的人多得很,來來回回,就像走街道一樣。 不要說那麼多的換糧人,你一個人,也沒有人搶你。 管得嚴格,社會安定得很。

我那陣就是個二十七、八,正能吃哩。 三個人能吃一鍋飯。

依:在哪裡吃一鍋?

王:吃一鍋的事情是在旬邑縣,天黑了,人餓了,自己帶的饃也吃完了。 找了個地方,求助人家,做點飯吃。 吃什麼飯?掏錢賣了幾斤苞穀,到人家的磨子上磨出來那個碎珍子,也沒有脫皮。 那家主人家有洋芋,又買了幾斤洋芋。 我們三個人,煮了一鍋,鍋裡放了多少水?就像家裡蒸饃那麼多水,快溢出來了。 就做了那麼一鍋飯,三個人,你說咋吃完了?我現在都不相信。

依:放了有幾斤苞穀?

王:我們三個人就是六斤苞穀,還切了些洋芋蛋,也有個好幾斤。 就是咱農村人給一家子人做飯的鍋我們三個人都吃完了。 你說,人餓了那個肚子有多大?我不知道,就是那個大腕,吃了一碗還想吃一碗。

越是缺糧,人越吃得多,沒有啥油水,沒有菜。

依:沒有糧食吃的時候,你們那裡有沒有人浮腫?

王:有,有有有。 人的臉腫起來,好長時間都消不下去,有那種現象。 人吃野菜,沒有營養,中毒了。

依:後來有沒有救濟糧來?

王:那個時候,是六零年、六一年沒有救濟糧。 我們隊上有一大片苜蓿地,就靠那個苜蓿把好多人給養活下來了。 到二月,這個苜蓿一出來,人就去掐,掐得苜蓿長不出來。 到了六三年有一點返銷糧,很少,給個別戶特殊戶,也就是兩斤三斤。

依:社員偷不偷著吃?

王:偷到哪裡偷?偷玉米是有。 偷苜蓿剛開始還有人管,等社員都沒有啥吃,就不管了,都偷去,都拔去,沒有辦法了。 他幹部也看不住了。 還不是拔苜蓿,是掐裡,掐那個芽芽子。 人餓得等不住,成天往苜蓿地裡跑,人坐在地裡,一堆一堆的

人掐。

依: 當時的村幹部有沒有多吃多佔的?

王: 我沒有看到過, 不能亂說, 只是有這樣的懷疑。

依: 報紙上、書上說是"三年自然災害", 你同意不同意?

王: 這個我同意。 如果不是人為的話, 還不至於那麼困難。 人為的佔了一半, 我的看法, 佔一半。 還有一個原因, 人幹活不求質量, 不求數量, 磨洋工。 和人民公社有關係, 但也沒有關係。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黨的教育和毛澤東思想落實不下來, 這是個根本原因。 當時毛澤東的思想是, 你們好好幹, 為了吃飽飯, 你都好好幹, 聽隊長的話。 人都說, 火車跑得快, 全靠車頭帶, 就是說隊長要帶頭, 隊長不帶頭, 回家睡覺去了。

首先是要怪這些幹部, 他們有權了, 沒有人能管他們。 他有權力管群眾, 群眾沒有權力管他。

依: 你和自己的孩子說不說這些事情?

王: 說哩。

我給你說, 你記我的名字我也不怕, 你要寫東西, 我也不怕, 但是我有一個宗旨, 不能說我們的黨壞, 我們黨的確好。 有些人說毛澤東怎麼樣, 共產黨怎麼樣, 他們都沒有全面的思想。 看問題太片面了。 我看問題, 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 有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 是客觀上形成的, 沒有辦法。 共產黨也沒有辦法。 你寫的時候, 儘量不要加到共產黨的頭上。

我也不是黨員, 我要公公正正的活一個人, 不應該馬馬虎虎的活人。 我這個人從來不看他人的樣子, 種莊稼也是這樣, 我有我的一套。 說話也是這樣, 我不會人家放了個屁, 我就刮開風了, 我堅決反對這個樣子。 做一個實事求是的人, 不給社會散布不良的謠言。

我給你講的都是事實。

依: 你講得很好, 我們說事實就好了。

後記: 我在富平縣醫院同時採訪過的趙新民老人已經於 2012 年年底故去, 在此紀念。

七、村口 88 歲的老人敘說

受訪人: 宋錢發, 男, 88 歲,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

時間: 2013 年 8 月 30 日

錄音長度: 30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村口

宋錢發

前記: 大熱天, 我提了兩包點心去找“大漢婆”的兒子簍子, 想多問問“大漢婆”的身世。 可是簍子不在家, 只有他的婆娘在家, 一問三不知, 連老人的照片都沒有一張。 我有點“氣急敗壞”心情低落地回來, 走到二隊和一隊連接處的村口, 大樹下, 一位髮須花白的老人坐在輪椅上, 看上去有八十多歲了, 臉上的皺紋記錄著歲月的年輪。 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位老人, 他好像就是等我從這裡經過, 等著和我說話, 好像是上帝安排好了。 我蹲在他的輪椅前, 打開錄音機, 聽老人說過去, 說歷史。

依: 爺爺, 你叫個啥名字?

宋: 錢發, 宋錢發。

依: 爺爺, 你多大歲數了?

宋: 我八十八了, 我八十八的生日都過了。 快九十了。 我就是沒有這車子不行。

依: 你身體好! 你知道我“大漢婆”不? 她是我乾婆。

宋: 知道, 知道。 咋能不知道? 我啥都知道。

依: 她是哪裡來的?

宋: 甘肅, 酒泉, 酒泉來的。 是這裡(宋)寶林領來的, 寶林有個兒子叫長命。那陣子生活緊張, 寶林去酒泉把這個老婆子領來以後, 以後生活緊張, 他又不要了。

依: 是哪一年你記得不?

宋: 哎呀, 那是“三年自然災害”以後的事情, 六幾年, 那幾年沒有啥吃, 哎呀! 人可憐。

依: 寶林為什麼不要她了?

宋: 寶林這個人, 哎呀, 老婆跟上他忍饑受餓, 還是不行。 以後跟上二隊的永祥, 還過好了。 她老年, 經常到我們家門口坐, 我也經常到她家裡去, 我們愛說話, 拉家常。 她有啥愛給我說。

你“大漢婆”到這家, 簍子才七歲, 把這個娃給養大了, 媳婦都是你“大漢婆”給找下的, 沒有功勞有苦勞。 到了晚年, 簍子也對你“大漢婆”照顧著哩, 不然, 他到村里人面前說不過去, 有社會議論哩。

老婆子晚年還可以, 錢肯定不是多寬展, 但是都能湊合。 總之那個“三年自

然災害”，把武威、天水好多人都餓死了。

依：咱們這裡還有其他從甘肅來的婦女嗎？

宋：有，有些都死了，五十年了，你想想。以前三陣那裡就有。那個女人到咱這裡要飯，給了半碗苜蓿菜，就跟了那個隊長，在倒賢鎮。

依：你怎麼知道？

宋：我咋能不知道？唉——！我有一個朋友，過去和我一起趕過膠輪車，是我的知己朋友。

依：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宋：朋友叫個石商貴。他比我年紀大，那陣都四十幾歲了，住在距離咱這裡不遠的小溪，還是咱富平縣，小溪是個鄉。我說的都是老故事了。

他有六個娃，女子大了還要出嫁哩，婆娘不在了，病死了。他生產隊還要勞動哩，沒有人做飯咋弄哩？這個家庭實在過不成。我去給他一說：“你去，去武威去，找一個屋裡做飯的回來。”他去甘肅武威沒有受周折，就領回來一個婆娘，給幾個娃做飯洗衣裳。婆娘來的時候才三十多歲，出身是個富家，自己有一個男娃，一個女娃。三口人，男人沒有了，生活就緊張得過不下去。

他去武威前，我在北橋見了他，他回來了我還見了他。我那時生活也緊張，成天跑著找糧食。他就給我說了這個過程，他去的時候，用一個日本那個尿素袋子，自己用石子打下的饃（注：陝西特產石子饃），用一條褥子捲起來，包起來。一路不敢揭開褥子，路上人都搶著吃哩，就那個樣子。自己拿著饃餓了一路，那陣子車慢得很，走了一天兩夜，才到武威。自己拿著饃，不敢吃，受了一路餓。到了武威，進了店，才把尿素袋子解開，拿出來兩個饃，都餓得不行了。店掌櫃的招呼著，給倒些水洗臉。一看那個石子饃，就喊叫開了：“哎呀，你吃的這麼好的饃！”哈，哈哈哈，他就給了那個掌櫃的半個饃。掌櫃的一吃，就問：“你這麼遠的，幹啥來了？”他說：“我家裡沒有做飯的人，我找婆娘來了。”掌櫃的說：“行！我明天就給你找來！”我的朋友問：“距離三十里路，你要啥條件？”那個店家說：“什麼條件都不要，你得給兩個饃饃。”哈，哈哈哈。那婆娘三口子人，兩個饃也搭救不了。不敢多呆的原因，沒啥吃。

依：饃是給店家了，還是給女人了？

宋：那是人家領他去的條件，那時候沒有汽車，也沒有自行車，要跑路哩。三十里路哩。條件說好，給了兩個石子饃，把女人領來，就沒有多呆一天，就來了。

依：那女人就願意跟嗎？

李：哎呀！女人願意不願意，就沒有多說的一句話。哎呀，那陣先顧生命哩。沒命了，還說啥哩？

依：他去武威找女人，給人家給不給錢？

宋：沒有！沒有！他說在武威遇到一個店掌櫃的，這個女人是店掌櫃的親戚，

以前是個富家。 那個女人是男人不在了，留下兩個娃，也沒有辦法。

那個婆娘也八十好幾了。 前五、六年，老漢不在了，我去看了一次。

這個婆娘到這裡來，兩個人又生了一個男娃，一下子六個，還是七個兒子，哈，光是娶媳婦就把兩個人弄糊塗了。 給這個婆娘領來的兒子娶媳婦的時候來找我借錢。 我說："我比你可憐得多。"反正再艱難，人家最後把媳婦都娶上了。

那時候，武威的縣政府都拿著證明，都派著人領出來。 我在屹君趕牲口哩，在十五里鋪，有三個小夥子，都手裡拿著縣政府的證明，還有三個小孩，給小孩找能收留的家。 就直接說："你要這個娃娃，我給你開證明，只要你保證人給我餓不死。"甘肅武威來的人，是地方上派的人，領了幾十個婦女和小娃，在銅川北邊，在延安那一代，就把這些人分散了。

人家手裡拿的是國家的手續、證明，就是不要把這些人餓死了。 你要保證不給人家把人餓死，才留人哩。 那是度春荒，那形勢到那個樣子。 你沒有受過那個可憐，那個可憐。

那個時候，我三十多歲，我的朋友四十多了，我們過去一起趕過馬車。 因此是知己的朋友，他的事情我都知道。

依：你笑話你的朋友不？就那麼領回來一個老婆？

宋：笑話？咱都餓飯哩，還笑話人哩？我自己也一群娃，差點點餓死了。 我九個娃。

依：九個，你怎麼拉扯呀？

李：哎呀！咋拉扯？你都不知道那個艱難。 咋養活？生產隊裡，咱沒有勞力，娃娃多，超支戶，就是欠人家生產隊的錢。 人家分糧是人七勞三，我們一家子分不下糧。 婆娘哭，娃哭，我媽哭，簡直把我聽得沒有辦法說，熬煎得很很呀。

我在馬車隊寫了申請回來，就是富平縣的二運司，公家的，在那裡面幹了幾年。 工資低得很，趕一個月的馬車，才五十一塊錢的工資。 可憐得很。

那幾年，一年幾個大躍進，哎呀，了不得！就不能說了！你看，馬車出去，生活緊張，沒有吃的，工人不給你裝車，隊裡還問你要任務。 你這拉一趟車，三百多公里，必須給人家完成。

依：你拉的什麼？

宋：就是當地拉公糧，拉雜貨，還有建築材料。 那時縣城周圍的建築，油廠、郵電局、鄉政府，都是我們拉磚頭、沙子，那陣子沒有汽車。 馬車是主要的運輸工具，人家行動就是軍事化，沒有辦法說了。 你是趕馬車的，還讓你加班，每天晚上半夜三點起來套車。 晚上回來，都十點了，還要開會哩。 會還得開，三點還得套車，人能睡屁大個功夫嘛。

依：會開到幾點？

宋：會是個形式，那是個出苦力的單位，領導給人開會哩。 說你沒有完成任務

了，工作有啥缺點了，都是套話，一套一套的。咱說了不怕，咱是個文盲。

依：三點起來往那裡趕車？

宋：每個隊都有車，以前你們隊的寶林也是趕車的。拉糧食，哪裡收了糧，就是公購任務，都拉到富平火車站，往外地運哩。給國家運哩，我們是拉短途運輸工作。

依：你一年能拉多少糧食？

宋：一個車一次能裝兩噸，四千斤。現在的汽車裝三、四十噸。我每天拉多少？牲口還要吃料哩，苦就吃不下來。

依：你拉糧食，你能吃到什麼？

宋：你不幹還能行？是供應糧，一個月吃五十六斤糧，是重體力勞動，最後減到四十二斤，肚子餓還不敢說話。

依：為什麼不敢說？我肚子餓嘛？

宋：你說，你一說馬上就給你開鬥爭會。你吃不飽，你不能說，那時候情況就是那麼個，你敢說啥？你不敢說。裝車沒有人裝，工人不給裝。趕車的人都肚子餓，裝不動。那一次，銅川和富平幾個地方三縣並市，那個桌椅板凳都是我拉去的。去了有工人搬東西，回來還是我一個人，這分了家了，不給工人。那些人不裝車，東西都在三層樓上呢，那個張局長非要讓我搬……

我在外面吃不飽，家裡老人、老婆、娃娃還受餓，沒有吃的。我寫了三份申請，人家還不放我，到最後，找的沒有辦法了。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全縣召開了一個“支援農業第一線”的大會，說有些職工思想不好，不願意回到農村。幹部還鼓勵我們回到農業第一線。我就支援農業第一線，在馬車隊，我是第一名。我要回來，我非要回來，不然把我的人餓死了。人餓死了，誰給你伸冤哩？娃可憐得很，我就回來了。就算逃過了。

麥子，麥子，農民種，卻吃不上。

那個形勢到那裡了，國家都沒有辦法，咱能怎麼樣？我就寫申請，我就回來了，回來就只是弄糧。

依：怎麼弄糧？隊裡又沒有？

宋：家裡沒有吃的，我就騎上自行車到陝北，嘿，到處找。以後又去外地拉甘草，吃人家的苞穀、麥子，在三原、月陽、蒲城到處胡跑。我有一副石頭眼鏡都是幾擔麥子買來的，還有一輛八成新的永久自行車，還有一輛匈牙利自行車，三件好東西，換了人家九斗麥子！三九二百七十斤。你看！我不換？把人餓死了！不換？

那時候三塊錢一斤糧，了不得，農民哪裡來的錢？就是黑市。 你如果帶上糧從一個村子經過，人家就擋住了，人家就搶去吃了。 哈，哈哈。 我是天黑了拉回來的，不敢讓人看見了，人餓了。 我就想盡辦法，把家裡的東西賣掉，到處跑著找糧。主要是救人，沒有辦法……不管怎麼樣，都度過去了……給我戴了一大堆帽子。

依：給你戴什麼帽子？

宋："投機倒把"、"長途販運"、"糧販子"，哪裡有糧食，販啥哩？

現在，我的老婆子都不在了，娃娃都大了。

依：後來陝西省不是下了文件，讓甘肅逃荒過來的女人回去，是嗎？

宋：以後又讓回去，荒度過了就讓回去。 有些女人是本本分分的跟了這裡的男人，就不回去了。 這個消息，國家有這個號召我知道。

讓婦女回去也正確，甘肅那邊還有男人、娃娃，各式各樣的，男人沒有婆娘，娃沒有媽。 國家的命令，不管你是怎麼樣，都讓你回去。 人家婦女在這裡有家了，人家跑回去弄啥？那個形勢，不管怎麼說，在年景中，咱陝西這個地區還比較好。在年景中，咱這個村就不能說了

宋、李兩村，解放以前，紅軍到咱這裡、國共合作、打日本人，在你家後院裡面盤的鍋台，在後院裡面，紅軍過來，雙十日事變以後，國共合作以後，才編成八路軍了。 我那時候八、九歲，黑明的跑，軍隊不找我麻煩。

依：你都八十八了，我怎麼不認識你呢？

宋：你的情況我清楚，你家的情況我都知道。 我住在二隊，但是是咱宋家人，現在年紀最大的就是我了，活不了幾年了。

後記：就住在我家鄰村的老人，這麼多年我都不認識。 第一次說話，就說了這麼多，真讓人感謝上帝的安排。 從這位 88 歲老人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陝西雖然沒有大面積餓死人，但是廣大農民、壯年男人、婦女孩子都常年出於飢餓之中，掙扎之中。"餓"陝西人說"饑"，陝西農民人人肚子"饑"。

老人的記憶，猶如古樹的年輪，年紀越大，年輪越多……但如果不及時打聽記錄，樹木全被歲月摧折，老人會逐漸逝去，那麼歷史就會被湮沈淹沒。

八、人販子張廣祿——是拐賣婦女？還是救命恩人？

尋訪人：張廣祿，男，去世時 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

受訪人：我的母親牛淑英、舅舅牛富貴、逃荒者王新定、任金巧

時間：2013 年 8 月 29 日

錄音長度：25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我家

大饑荒餓亡者:

張廣祿, 男, 5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人, 因為帶領甘肅婦女、娃娃逃荒來陝西, 後來被政府法辦, 出獄後病死。 寫此紀念。

"硬盤子",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人, 餓亡。

前記: 寫人販子張廣祿前, 我上網查了一下"人販子"的定義, 維基百科是這樣定義的: "人口販賣是指以剝削、利用為目的, 而進行的招募、運輸、移送、提供或取得某人。 人口販賣的過程通常會牽涉到非法的手段, 例如以暴力威脅、其他形式的強迫、綁架、詐騙等方式。"

人販子——在這次大饑荒中, 出現了這種角色, 甘、陝之間, 有上千名人販子。那時候沒有糧食販回甘肅, 那是國家嚴格控制的。 但可以把人販賣去陝西, 尤其是販賣婦女。 人販子可以從中得利, 掙取一些錢財或者糧食, 更是搭救了這些在生死線上掙扎的婦女娃娃, 帶領她們走出了一條逃生之路。 張廣祿就是當年數多人販子的其中之一。

那天, 舅舅和同村逃過荒的王新定來我家串門, 加上我的母親就是三個逃荒者。 真是老鄉見老鄉, 苦事說不完。 他們回憶逃荒的過程, 說的最多的是關於人販子張廣祿。 我計算了一下, 就他們三個人所知道的, 張廣祿就販賣了二十幾人次, 多數是婦女、娃娃。 並販賣來了他自己的親姐姐和女兒張勤娃。 最後在甘肅省天水市被逮捕, 以販賣婦女罪判了若干年刑。 出獄後, 大兒子和張廣祿斷絕了關係, 沒有幾年, 就貧窮愁苦而死。 沒有人知道, 張廣祿最後的時刻認為自己是好人? 還是壞人? 是有罪? 還是有德?

逃荒婦女牛貴英說: "我和我媽的眼淚都哭乾了。"

我問過我的母親: "你恨不恨人販子? " 我母親說: "不恨, 咱是為了逃活命哩。"

我問過我的舅舅: "人販子是不是能掙點錢? " 舅舅說: "就是掙, 也就是一點點利。 一路上還要管吃管喝。"

同是張廣祿從甘肅領來的任金巧說: "張廣祿死的可憐, 兒子都不理他, 沒有人管。 就那麼死了。 我認識他的女兒, 我也不敢多問, 太傷心了。"

雖然, 之前我轉輾找到了人販子張廣祿領到陝西富平縣炭村落戶的女兒張勤娃, 也很

想很想問一問她父親被判刑、入獄、最後去世的情況，但出於一個調研者的職業道德，沒有去揭這個傷疤，害怕讓她傷心。 他可愛的重孫女賈心月一定不知道自己曾外祖父的悲慘往事。

我的母親、舅舅、王新定三個“老逃荒”說張廣祿

依：媽，領你的那個人販子叫什麼？

母親：姓張，叫個張廣祿。 是我三外婆的外甥。 是我們的親戚。

依：那時候張廣祿有多大歲數？，

王：我和我媽也是張廣祿領來的。 我記得隱隱約約的，那陣子那個人有個四十吧，有個四十四、五。 人長得白白淨淨的，中等個頭，臉白淨得很。 我記得那個人的面貌。

依：他是哪里人？

母親：甘肅秦安縣人，郭家鎮人。 他的婆娘就在郭家鎮，他把他的女兒都販過來了，把他的姐姐也販過來了。 郭家鎮距離我老家王堡鄉二十來裡路，那邊山陡峭得很。（注：張廣祿的女兒叫張勤娃，姐姐姓名不詳）

依：張廣祿的婆娘你認識嗎？

母親：不認識，他有幾個娃我也不知道。

王：他是甘肅人，他和陝西人掛鉤著哩，來來回回跑哩。 雖然說那個人是個人販子，人家掙錢哩，人家掙多少錢，咱也不知道。 但是人家給咱辦了個好事，為什麼？讓咱逃了一條活命。

你說是不是？如果人家不把咱販過來，咱不一定能活到今天。 你說是不是？好事裡面有壞事，壞事裡面有好事。 人家掙人家的錢，他也是有本錢的，也有危險哩。 從國家來說，他幹的是違法的事情。 他那時候，看甘肅的人吃糧緊張，餓死人多了，那個時候往陝西販人就好販。

依：張廣祿在甘肅是自己找人？還是別人給找？託人去找？

王：他肯定知道，哪裡吃糧緊張，知道哪裡餓死了人。 那肯定也托一些人，他自己跑不了那麼多的地方，地方大了，路不好走。

依：就你們自己知道的，張廣祿販了幾批人過來陝西？

母親：販了多少人？販了幾回？那多得很……

我們一次，我、你婆、你舅就是三個人。 俊芳、俊芳的妹子、俊芳媽娘們三個人，還有魏店的一個老婆子一共七個人。 這是六一年夏天，張光祿把我們七個人領過來。

還是六一年，梅家莊是第二次，本來要和我們一起來，結果那個娃的大（土語：父親）餓死了，要埋人哩，就遲來了一個月。 最後到了炭村，那個老婆子叫什麼

我不知道，她的老漢叫個“硬盤子”。這就母子兩個了。

金巧比我來的早，可能是六零年就來了，我來了，她就已經在這裡了，她一家子有她媽，還有一個兄弟。也是張廣祿領來的，那一次，還把他的女兒（注：張勤娃）領來了。藏村五隊還有一個老婆子，娃的名字叫個裳裳（注：音注），帶來幾個男娃子，一個女娃……他販的人不少。

依：你們一起來了幾個人？

王：我和我媽是六零年來的，還有喜花，喜花那個時候二十來歲，還是個姑娘娃，以前落腳在我們隊，以後又回去了。他又跟了以前找的男人，她和我外婆家在一個村子裡。我們就這幾個人。六零年，是冬天，還穿這著棉襖。我們就來了三個人，都是張廣祿領來的。

另外一批是三隊的人，北耕三隊。這個女人也是張廣祿販過來的，嫁的男人叫個喜財，來了以後生了五個兒子，不得了。這個女人叫什麼？我還把名字給忘記了……這個女人是張廣祿販過來的。

依：這個女人來的時候多大了？

王：來的時候還是個年青姑娘娃，還沒有結婚。

喜財死了好多年了，五個兒子，一個女兒。就在我們北耕隊，和我在一個大隊，都熟悉得很。

仁立坊一隊還有張廣祿販過來的人。有些婦女是自己親戚領來的，姑姑了伯伯了，不是說都是人販子販過來的。有些是自己胡跑哩，自己逃個活命。

依：張廣祿路上給你吃嗎？

母親：吃什麼？吃？

王：吃什麼？沒有饃。那時候一個饃一塊錢一個，就買了一個，小小的。我媽捨不得吃，給我留下，自己捨不得吃。讓我一個人吃，一路上就那麼一個小饃，我媽啥都沒有吃。

母親：我們在西安買了一個菜餅子，還沒有吃，過來一個小夥子，一把給搶走了。

依：最後張廣祿沒有在陝西落腳嗎？

王：人家來回跑，販人哩。最後，咱就不知道怎麼回事情了。他把咱販來，就沒有啥來往了。

依：舅，你記得張廣祿嗎？你把記得張廣祿的事情說一說。

母親：一路上，張廣祿都罵你舅：“狗吃的，狗吃的。”

舅舅：我大概記得，矮墩墩的個子，白白淨淨的，吃得肥肥的。可能還有些文化，說話斯文得很。

依：你知道那個張廣祿是農民嗎？

舅舅；看起來不像農民，穿得還洋氣的很。我估計他的家庭成分低，如果高

的話，他販賣人把他逮住，就不得了了。

依：那個時候販賣一個婦女能掙多少錢？

母親：不知道，哪誰知道？

舅舅：那時候掙不下一百元，那個時候，能掙一、二十塊錢都是好的。還要給你出路費，管吃的。把人從甘肅領到陝西來哩，路不近。

王：那是人家提前說好的，這裡陝西的男人給出路費。我記得，我和我媽到這裡，張廣祿問我的後父要路費來著，在那個睡覺房子裡。張廣祿張口問我後父要，他要："你先給我把路費一給，人給你交到手裡了。"我不知道人家那個路費是多少，我聽見他說了這麼一句話。我突然給想起來了，咱那裡的人，都是來了人上炕。上了炕腳一盤。張廣祿在炕上抽水煙哩，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他們說話哩，我只有這麼高，在炕邊邊和我媽站著。他們兩個人討價還價，我們兩個看著。他要讓我這個後父親掏錢哩。

依：你後父給了多少錢？

王：咱那時候是個娃，七、八歲的娃娃，還沒有念過書，知道什麼？我就聽張廣祿說："把兩人的路費給我。"我就聽著他這麼說。給了多少錢？我就不知道，就是把錢拿出來，我也不認識，沒有見過錢嘛。。

依：張廣祿路上打人、罵人嗎？

舅舅：不，他不打，好壞還給吃上一點點。

依：他有沒有哄人（土語：騙，說假話達到目的）？說把你領到陝西，給個好人家？

舅舅：那沒有說，他去我們那裡，手裡拿著一塊點心，給我吃上一口，說："陝西天天就吃這個哩！"

依：給你一包，還是一個？

舅舅：一個是不可能的，就給指頭大的一疙瘩。那時候，一包點心貴得很。他說："去陝西，陝西就吃的這個！"就給我吃了一口，沒有一塊，就是個四分之一。那時候，張廣祿穿得好，人就相信這個人了。那時候也是沒有辦法了。

依：媽，給你吃點心了嗎？

母親：沒有，誰見他的點心了？他來說你老姨叫我們來，說你老姨先逃到陝西來了，你老姨在劇團上，家常出門。我們來了，就沒有見過你老姨。你老姨夫那時候就讓你老姨先領上兩個娃娃出去，逃活命去。

依：他把甘肅的女人領過來，給安頓個男人。是張廣祿自己給找的？還是有又託人給找的？

舅舅：他當地肯定有認識的人。比如說這一次領兩個婦女來，就有人找他，托他找婆娘。他越領，就"生意"越大越多了……都找他哩。

依：張廣祿把你送來，你再見過沒有？

母親: 沒有見過。

依: 後來張廣祿怎麼樣了?

母親: 販人家一個軍人的婆娘, 犯了法了。 那個軍人沒有在家, 在部隊上, 婆娘吃不上, 張廣祿給領到陝西, 給這裡的人了。

王: 那是破壞人家軍婚, 從那以後就爛了。

舅舅: 他那個人救的命不少, 救的命不少。 那個時候不出來, 人就餓死完了。

依: 光我們知道的, 張廣祿就販了幾十個人, 他能不能發點小財?

舅舅: 我估計也就掙一點小錢。 一個人二、三十塊, 十個人兩百多塊。 那時候錢值錢。 最後在甘肅被逮捕了, 法辦了。 被判了刑了。 他是屬於"販賣婦女、兒童罪"。 也可憐, 以後就死了。

依: 你們說一說, 以前的歷史就清楚了。 我媽說一說, 我舅說一說, 叔叔你再說一說, 就差不多了。 不然, 一個人說不清楚。 都說出來, 就清楚了。 我也就清楚了。

任金巧說張廣祿

時間: 2013 年 8 月 27 日

依: 張廣祿領來我媽他們一批七個人, 你們一批五個人, 那不是發大財了?

任: 發屁財! 那個人可憐得很! 那個人可憐得很! 死的時候可可憐了!

依: 為什麼可憐?

任: 他的女兒就在我們隊, 那時候是為了逃命!

依: 他不是販人了嘛?

任: 說起來是販人, 實際上是為了人好, 為了人活命!

他被逮捕了, 受了幾年法, 最後死可憐得很。

依: 受法是在甘肅嗎?

任: 在甘肅。 在天水被逮住了, 算是人販子, 算是犯了法了。 把他關了好幾年, 算是從監獄裡熬出來了, 出來沒有幾年就死了。

依: 你怎麼知道他可憐?

任: 他出來, 兒子和他斷絕關係了, 沒有人管。 那幾年判的厲害, 販了幾個人就不得了了, 就成了人販子了。 他是勞改犯, 兒子就不認他。 嫌他名聲不好, 家里人也跟著受罪。 監獄裡的日子也不好過, 打呀罵呀, 不給吃, 還乾重活, 挨打…… 出來沒有多長時間, 就死了。

我估計那時候人販子也能掙點錢, 不然這麼跑來跑去。 不然本錢都不夠, 來去坐車, 那時候還有收容所。

張廣祿的女子就在我這個隊，我們關係好，他的姐姐已經死了。

後記：張廣祿是我採訪中唯一一個調查比較清楚的人販子，有名有姓的人就販過來二十一名，六次，另外沒有尋找到的人次就說不上多少了。

1958 年～ 1963 年，陝、甘地區產生一種職業，就是人販子，他不是販牲口，不是販糧食，是而販買婦女。 大批的婦女從甘肅的六十多個縣販賣到陝西的二、三十個縣。 最小的只有四、五歲，最大的有七十多歲的老太婆。 以未婚青年婦女、帶著娃娃的中年婦女為主。 年老的婦女來了幹不了活，沒有人願意收留。 年幼的給陝西人家當童養媳婦。 具體數字，有關論文上、當年的文件上都有，（官方文件為五萬、八萬，實際數字至少在十萬以上）。 二十歲到四十歲的婦女是最熱手的“商品”。 拐賣婦女的事件頻繁發生，有時候會被政府抓住處理。

這些餓死了丈夫、父親、家人的婦女孩子，在不出門就會被餓死的的絕境時，在人販子的帶領下，翻山越嶺忍饑挨餓徒步走到火車站。 他們往往連一個包袱都沒有，沒有一分錢，身上沒有一個饃饃（沒有任何干糧）。 他們的命運、他們將來怎麼辦？就在這個人販子手裡。 這個人販子把他們帶到哪個縣，給上個什麼人家，都是這個人販子決定。 人販子就成了他們的領導人，命運的決定人。

人販子帶領婦女、兒童從甘肅到陝西，當然不是為了當“人民的小救星”。 他們明確的目的是為了掙取些錢財、糧食、財物等，以解救自己飢餓的父母妻兒。 但從客觀上看，他們的確起到了甘肅婦女、兒童“救命恩人”的作用。 如果那些年沒有這些人販子的往返帶領，毫無疑議，這些逃荒婦女、兒童中的絕大部分會被餓死在甘肅的山區鄉村，早成了孤魂野鬼。

所謂人販子，應該是欺騙婦女、拐賣婦女、用強迫粗暴的行為轉手買賣婦女，是一個法制社會所不允許的犯罪行為。 但是大饑荒時期的甘陝人口販子有以下幾個特點：

1，這些婦女、娃娃自己願意跟隨人販子來陝西逃活命。 他們大多在甘肅已經餓死了父親、丈夫、家人，政府沒有任何救濟，生活無著，掙扎在死亡線上，跟上人販子只為能活命。

2，人販子和被販賣的婦女之間關係往往都是親戚、村里人、認識的人，並非陌生人。 有的時候也是遠親，或者熟人託熟人。 絕大多數情況下，沒有綁架，沒有暴力，都是被販賣人同意後，才帶領她們來陝西。 比如帶領我外婆、母親、舅舅來陝西的張廣祿就是我母親三外婆的外甥。

3，人販子充當了這些寡婦、未婚女子的“媒人”角色，安置了她們的生活。 當時甘肅省在多處設立收容所，陝西的寶雞也設立收容所，但是國家和政府沒有解決這些婦女、娃娃最基本的生存問題。 因此，這些十四、五歲——六十多歲的甘肅婦女最可行的生存方法——嫁人活命。 但這些婦女在甘肅多生活在山區，沒有

出過門，文盲，人生地不熟。人販子充當了她們的嚮導、領路人、媒人等等。

4，被販賣過來的婦女對人販子充滿感激，認為他是救命人。我詢問過不少逃荒過來的婦女、娃娃，他們基本上沒有人憎恨人販子，即便當時人販子誇大了陝西有多好，給她介紹的男人的情況並沒有嘴上說的那麼好。但是她們還是說："在家裡就等著餓死，人家再說，搭救了咱的命了。"

5，其中一些不良人販子，視這些婦女、兒童為"貨物"，他們到甘肅的村子裡到處遊說，說甘肅如何好，來了能找到工作，還能帶來家里人落戶等等，讓急於讓女兒吃上飯的母親們同意讓人販子帶走女兒。但是這些人販子把年輕女子帶到陝西後，隨便安頓給一個人家，"人貨兩清"回到甘肅後，不給女子的母親說明人帶到哪裡了？給了什麼樣的人家？情況如何？結果，擔心、焦急的母親們又邁著小腳踢上了尋女之路，來到陝西尋找被販賣來的女兒。

6，人販子也販賣自己的女兒、姐姐等親人，為了讓她們能活命。因為販賣有夫之婦，當人販子再返回甘肅，也有被村人、民兵暴打致死的事件發生。"政府對販賣婦女的不法分子給以嚴厲打擊，追回贓物依法沒收。犯罪情節嚴重的人販子，還在適當範圍內進行了公開審判，以收懲一敬百之效果。"（注：《甘肅省民政廳制止人口外流辦公室一九六三年陝西、甘肅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在西安的座談會記錄、兩省紀要等文件》，1964 年 12 月 11 日。）

像張廣祿這樣的人販子，是拐賣婦女？還是救命恩人？張廣祿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個悲劇人物，無論如何，都應該記下他的名字。也希望更多的學者、專家關注這個特殊的群體，探討和研究人販子在大饑荒時期解救飢餓中的婦女兒童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和付出的慘痛代價。

歷史應該怎麼評價大饑荒時期的人口販子？

九、"大漢婆"的命運

尋訪人：朱秀英，女，已故，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東川大隊人，因為個子非常高，外號"大漢"，我們稱呼她"大漢婆"，是我的母親的乾媽，我們的乾婆，去世時 85 歲。

逃荒前為：甘肅省酒泉縣人

受訪人：老隊長宋子成、我的母親牛淑英

時間：2013 年 8 月 31 日

錄音長度：35 分鐘

大饑荒餓亡者:

焦××,男,40多歲,甘肅省酒泉縣人,餓亡。

朱秀英

我記憶中的“大漢婆”

自從我有記憶以後,我就記得,母親有一個乾媽,是我們的乾婆,住在我家走路不需要五分鐘的二隊。我和母親經常去她家玩耍、串門。

“大漢婆”叫什麼名字?我從來也沒有問過,就是稱呼她“婆”。她的個頭高過一般婦女,我估計她有一米七五左右,因而得名。我也聽大人們說過她來自甘肅酒泉,因此早些年和甘肅天水來的母親結為乾親,相互來往,彼此照顧。但她是什麼時間來陝西的?為什麼來?怎麼來的?我一點都不知道。心裡想:“可能是萬惡的舊社會來的。”那麼多年的宣傳是:“萬惡的舊社會,廣大人民吃不飽,穿不暖,賣兒賣女,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我五、六歲的時候,母親生了第三個孩子,因為沒有吃的,沒有奶水,小妹餓得直哭。母親經常打發我去“大漢婆”家,每天提著一個裝過藥水的鹽水瓶子去提羊奶。“大漢婆”家養著一個羊,可以賣點羊奶換點零用錢。“大漢婆”擠好羊奶,給我裝滿一瓶子,叮嚀著:“好娃,路上提好,不敢打了。”我總是叫“大漢婆”“婆!”“婆!”叫得可親熱了。我們提奶,並不給“大漢婆”錢。

“大漢婆”手巧,善於納底上鞋,多少能補貼一點家用。家裡房屋破舊,一個老實巴腳、抽著旱煙的的老漢,一個兒子。聽人家說,那個兒子不是她親生的。以後我才知道,那個兒子是“大漢婆”丈夫前妻的兒子。

我參加工作後回家探親過十幾次,有時候去看望“大漢婆”,有時“大漢婆”提著幾個雞蛋來看我。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問問“大漢婆”過去的事情,她的身世。

我聽村里人說,“大漢婆”的丈夫去世以後,她成了孤寡老人,養子嫂子,卻因兒媳凶悍,並不供養照顧她。和她分了家,兩個灶火頭過日子。晚年的“大漢婆”依靠別人承包的一點地,給她一年到頭一點糧食,卻沒有零用錢和醫療費用。親戚的幫助必定有限,隨著老邁,度日如年。“大漢婆”跑來對我妹妹說:“人家也不管我,怎麼辦?我不如喝了農藥去。年青還能動,我現在啥都做不動了。”妹妹好生勸說,“大漢婆”抹淚回去了。度過一天算一天。

朱秀英是母親的乾媽，是我們孩子的乾婆。

2003 年，我回國探親，最後一次見到“大漢婆”，在她白天都黑的看不見手指頭的家，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就一點點麥子和包穀。也無親故，我留下少許錢資助。 卻不能改變什麼。

“大漢婆”於 2008 年去世，終年 85 歲。村里人說：“你“大漢婆”死前可憐得很，人老了，連點柴火都抱不回來，兒子媳婦又不管。有一天，看見院子裡堆了些柴，家裡沒有人，就趕緊“偷”了些苞穀杆，塞進炕洞裡，給自己把炕燒上，結果又太燙了。 把腳燒壞了，下不了炕，吃不上，又沒有人管，就死了。 痛苦得很，死得痛苦得很。”

我開始調查甘、陝逃荒婦女以後，想起來“大漢婆”，想起來她是從甘肅的酒泉來的。 她是哪一年來的？怎麼來的？誰領來的？她的遭遇是怎樣的？……我腦子裡冒出很多問題。 是的，“大漢婆”已經去世了，不可能開口給我講述她的一生遭遇、她的苦難經歷。 但是，“大漢婆”的幹女兒，我的母親還在。 和“大漢婆”一個村子生活了幾十年的老人還在，她的兒子簍子還在……回家探親的幾天，我開始尋找、打問“大漢婆”的經歷、故事、遭遇。

把我母親、隊長宋子成等說的，一一寫下來，“大漢婆”的一生遭遇就清楚了。我也就對得起我九泉之下的乾婆了。

我的母親回憶“大漢婆”

時間：2013 年 8 月 31 日

依：我“大漢婆”叫什麼？

母親：外號叫個“朱大漢”，名字叫個……叫個朱秀英。

我還聽說解放以前，家裡窮，你“大漢婆”被送到窯子店（注：妓院），在那裡面喝了藥，就不能生娃了。 個子高得很，以後老了，腰給彎下來了。 一輩子沒有自己的娃，可憐得很。

依：媽，你和我“大漢婆”咋認識的？

母親：她是甘肅酒泉人，我是甘肅天水人，出了門了，就覺得親得很，就認了個乾親。 我認了個乾媽，老婆子一輩子沒有生下一兒一女，可憐得很。 對我好得很。

依：我“大漢婆”在酒泉什麼地方？

母親：在酒泉鄉下。

依：她在酒泉有家嗎？

母親：她有男人哩。 男人死了。

依：男人怎麼死的？

母親：吃不上，餓，又得了病，就死了。 餓下的，姓焦。

依：“大漢婆”在酒泉有沒有娃？

母親：沒有娃，自己沒有生下娃。 後來要了她嫂子的一個娃，一個男娃。

依：她沒有領來？

母親：沒有，那個娃原回到他媽家裡了，到她嫂家去了。

依：為什麼不領？

母親：她自己逃活命，領個娃，到人家家也不行。 酒泉遠得很，快到玉門了，也是那子沒啥吃，跑出來的。

依：她男人死了就來陝西了，誰領過來的？

母親：咱隊的寶林領來的，領來給自己做婆娘。

依：大漢婆哪一年來的？

母親：六零年，沒有吃的，跑來了。

依：“大漢婆”來了就在寶林家？

母親：嗯，以後，寶林又不要她了，把她攆出來了。 那個壞東西。

依：後來這個男人對我“大漢婆”好嗎？

母親：好嘛，好得很，那個老漢人老實，好得很，對她好得很。 你“大漢婆”會做鞋，用麻繩上鞋。

依：我“大漢婆”哪一年死的？

母親：這都死了四、五年了。 死的時候八十好幾了。 可憐了一輩子。

老隊長回憶“大漢婆”

時間：2013 年 8 月 30 日

依：十大，你知道二隊的“大漢婆”嗎？她是我媽的乾媽，我的乾婆。

宋：知道，知道嘛，你要問她的啥事？

依：我從小到“大漢婆”家擠羊奶，我妹子沒有奶吃……。 現在，我想知道她是怎麼來的，老人有過世了，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大漢婆”是怎麼從酒泉來咱這裡的？哪一年來的？

宋：那是咱隊寶林辦回來的，哪一年來的，我記不起來了。

大漢婆養子簍子一家

是咱隊裡的寶林去酒泉領回來的。（注：宋寶林，已故多年。）

依：他是去做生意，還是專門找女人去了？

宋：專門找女人去了，他不是給別人領，是給自己領女人。 寶林自己以前的婆娘死了，有個兒子叫“長命”，那個人好，病死了，他就到酒泉，上千里路哩，把你“大漢婆”領回來。 酒泉多遠？快到新疆了！

依：寶林跑那麼遠去找女人，那本錢不是很大嗎？

宋：他在這裡找不上女人嘛，酒泉遠得很，遠得很，那陣坐火車三天三夜哩。 寶林去把人領回來，咱這裡的人瞭解情況，沒有人跟。 酒泉的人，不知道啥。 那陣子那裡缺糧食，一些人都餓死了，好些甘肅的女人都逃難過來了。 比如你外婆、你媽……。

依：我估計大漢婆來的時候，不是姑娘娃（未婚），年紀已經不小了？

宋：不是，不是。 你算算看，死的時候八十幾了，來的時候差不多四十了。 不可能是姑娘娃，不是。 不是。 能算來，在酒泉是怎麼個情況咱不知道，寶林也沒有說過。 那邊老漢怎麼死的，有沒有留下娃，都不知道。

這個寶林，咱這裡的女人就不跟這個人，不好好過日子。 我給你說，寶林除了不抽大煙，吃喝嫖賭啥都幹，就是那麼個人。

依：他怎麼有路費呢？

宋：人家家以前有錢。 以前還雇用過幾個活計。

依：你說寶林怎麼個不成器？

宋：哎呀！寶林是財東家出生，解放前，拉了一馬車糧食，到西安糶糧去了。把糧一糶，車馬一賣，把錢都胡吃亂花了。 在西安幾天都花完了，吃喝嫖賭都佔全了，就是不抽大煙。 人到那裡都有這樣的人，就比如你收回來一筐子苞穀棒，有些就飽滿，有些就歪七扭八，不像樣子。 人種不一樣。

寶林遠近名聲不好，遠近有名。 腦子夠用，就是那種人，個子小小的，穿一件黑棉襖，用繩子腰裡一捆。 把你“大漢婆”領回來，人都叫她“大漢”，個子高得很，人都知道“大漢”。 我看都有一米八高，瘦高瘦高的。 個子高得戳天哩，比一般男人都高。

依：“大漢婆”叫什麼名字？你知道嗎？

宋：叫什麼花？寶林把大漢領回來，我聽寶林說過，在酒泉吃食堂的時候，大漢還是一個管理員。他把大漢領回來，村上人都看新媳婦去了，寶林說：“人家還是食堂的管理員哩，管食堂著哩。”那時候都是食堂化，最後食堂辦不下去了，沒有吃的了……。剛回來那幾個月，還好。還沒有一年時間，寶林不要大漢了，又和別的婆娘鑽到一起去了，就是石頭的媽。這個婆娘還是有老漢的，還有幾個娃哩，人家兩個人鑽到一起了，唉——！大漢這個人能吃苦，做鞋做得好，給村里人做鞋。但是寶林有女人了，就不理大漢了。喜新厭舊嘛，就不要大漢了。大漢就沒有辦法了，到哪裡去？

依：寶林打“大漢婆”嗎？

宋：打！怎麼不打？今生客人今生親朋，大漢有時候就來給我說，在我這裡哭。我那時候是隊長，要給群眾解決問題。我去找寶林，我說：“寶林，你這個狗日的，你不要人家了，你把人家從酒泉領過來幹啥？大漢回不去，你又不要了。你說怎麼辦？”但是寶林我也勸說不了。寶林最後不要大漢了，就罵著：“滾！滾回你甘肅去！滾！”寶林這樣的人才不說對不起對得起人的話，沒有人道主義。不是厚道人，不是過日子的人。三天打兩天罵，就過不成。大漢沒有一點辦法，回酒泉沒有路費，自己也沒有本事回去。最後二隊有個老窯罐，就當媒人介紹給宋永祥。

依：那個老漢是我乾爺。他沒有婆娘嗎？

宋：宋永祥是給人家當上門女婿，那個婆娘死了。二隊的老窯罐就把“大漢婆”說給宋永祥，就是從咱一隊走到二隊，幾十步路的事情，還是宋家人。一個女人家，出了門不得回去，跟上一個男人，一天吃上兩頓飯就行了。結果，“大漢婆”和這個宋永祥過得好的很，那兩個人和和氣氣，夫妻恩愛。夫妻之間一天吃肉喝酒，打打鬧鬧也沒有意思。他們兩個過得好得很。

依：他們兩個有沒有娃？

宋：他們兩個有一個娃，但不是“大漢婆”生的，是宋永祥前面那個河南婆娘留下的，小名叫個簍子。簍子是永祥的娃，永祥是這個娃的親大。

簍子還小，媽就死了，“大漢婆”就去了，把這個娃喜愛得很。那時候，簍子還不到十歲哩，就養著，照看著，就把簍子養活大了。這三口人都過得很好，“大漢婆”再也沒有添下娃。

以後，簍子大了，給娶了個媳婦，這個媳婦驢日的壞得很。沒有給簍子生下一兒一女，兩個娃都是要下的。最後宋永祥也死了，得了病了，大漢把永祥伺候到死，大漢要依靠兒子了，又靠不上。簍子害怕婆娘，沒有辦法，就偷偷給大漢給上些啥。但是大漢要來的孫子好，偷偷給他婆擔水擔柴。

後來，大漢的地就和簍子分開種著，一個老婆子怎麼種？人家有手扶拖拉機的一種，這個簍子就偷偷把錢給付了。

依: 簍子還活著沒有?

宋: 活著呢, 都六十多了, 大漢可憐, 自己老漢一死, 兒子又管不成, 媳婦把簍子拿住了, 婆娘厲害……。 大漢到死的時候可憐得很, 鄰居都不敢給老婆子一點吃的, 那個媳婦還罵人哩。 宋永祥死了, 大漢自己做自己吃, 自己拾柴, 最後幾年, 就算死了。 簍子就算給埋了。

大漢可憐, 大漢可憐, 一個下苦人, 一輩子能吃苦。 大漢怎麼落腳、中途、怎麼死, 我就給你說完了。 大漢一輩子在這裡名聲好得很。

寶林也死了多年了。

依: 十大, 你那時候是什麼幹部?

宋: 我是大隊的隊長。

依; 那時候從甘肅逃荒來的婦女很多嗎? 就你所知道的?

宋: 光是咱東川三隊就辦了三個。 七隊還辦了一個。 為啥要辦哩? 因為那邊(注: 甘肅那邊)沒有吃的, 都跑過來, 找上個男人。 那是人餓得沒有辦法了, 為逃活命的。 不光是咱大隊的情況我知道, 還有些婦女, 甘肅那邊以後收成好了, 情況好一些了, 又跑回去了。 還有以前的男人來找的, 人家婦女牽掛以前的家庭也沒有錯。

咱這裡的老實人都要著吃哩, 進了山區了, 以後收成好了, 才又回來了。 酒泉、武威、天水那時候人餓死的多得很, 男人死了, 女人逃出來, 都找男人哩。 就是找個地方吃飯, 還想要錢? 不要錢! 三錢找了一個, 胡蘇林的兒子找了一個, 子英找了一個, 這裡找了好幾個。 這邊的男人沒有婆娘, 就先問: "你能做飯不?" 女人來說: "我給你做飯! 我會做飯!" 男人就說: "你先在我這裡做兩天, 我看看你做的飯怎麼樣?" 能做能吃兩個人就行了, 別的都不說了。 醜了好看了, 就不說了。

這些男人在本地就問不下媳婦。 都是條件不好的, 都是窮的, 還有老光棍, 死了老婆的。 那幾年, 過來的女人多得很。

依: 你當隊長, 你敢隨便收留人? 不害怕人家的政策嗎? 沒有戶口嘛?

宋: 沒人管! 沒有人管! 那陣沒有人管, 你叫這些婦女怎麼辦?

依: 最後政府有沒有讓這些婦女回去?

宋: 我給你說, 回去的回去了, 死的死了。 老家有人的回去了, 沒有人的就留在這裡了。 東川裡有一個甘肅來的婦女, 以後年齡大了, 也老死了。 有一個回去了。

後記: 1960 年, "大漢婆" 朱秀英在丈夫被餓死後, 留下收養哥哥的娃娃, 被宋寶林領到陝西省富平縣流曲鄉, 但是不到一年, 宋寶林拋棄了 "大漢婆", 後來被附近的宋永祥收留。 貧賤夫妻艱難度日, 後來宋永祥也死了。

"大漢婆" 一輩子都再也沒有回到過酒泉。 不知酒泉的家人知道不知道她已經在陝西過世? 這就是一個逃荒陝西婦女的命運。

十、武功的逃荒婦女情況

受訪人: 王福全, 男, 66 歲, 陝西省武功縣正元鄉鋪邑大隊人
王妻, 67 歲, 陝西省武功縣正元鄉鋪邑大隊人
時間: 2013 年 9 月 10 日
錄音長度: 28 分鐘
採訪地點: 陝西省武功縣縣城某小商店

前記: 武功是距離甘肅省最近的縣之一, 加上位置又在鐵路沿線上, 因此, 湧來大批的逃荒婦女。 可惜, 我在武功認識的人不多, 委託朋友找到目前在縣城開著一家賣食油店的王福全。 我想他是本地人, 以他的年紀, 應該瞭解當年逃荒婦女的情況。 我便從西安坐車兩個多小時後, 去找他詢問。 他的妻子也在店裡, 夫妻你兩句, 我三句, 說了不少自家親戚、和村裡逃荒婦女的情況。

王福全

王妻

依: 你們武功距離甘肅比較近, 我就想問一問當年甘肅逃荒婦女到你們這裡的情況。 麻煩你們講一講。

王: 我們這裡有火車站, 來的甘肅人多得很。

那時候甘肅沒有吃的, 人就坐著貨車過來了, 有時候就是敞開的車, 沒有棚子的車, 人就鑽上去、爬上去。 那些麥客來到陝西給割麥子的時候, 都是爬敞車, 還有拉炭的煤車, 上面一坐就走了, 沒有人買票。 以前鐵路上也不怎麼擋, 麥客多, 人家鐵路上也松。 甘肅來的麥客、做生意的人都是坐貨車, 到武功來, 一下子拉到西安去了, 人家武功小站就不停嘛。

那邊的人, 肚子餓得很, 男人過來, 有吃沒吃的。女人過來, 肚子餓得受不了, 就改嫁了。

有幾種情況, 有的是熟人介紹過來的, 有的是人販子介紹過來的。 比如村裡有個熟人, 在陝西有個親戚, 就這麼個線索, 就在陝西找個男人, 就過來了。

甘肅來的女人, 找這個陝西男人, 大部分都是家境比較窮的人家。 如果不是窮, 人家就能在本地找

上個媳婦。主要是家庭經濟情況不好，也有男人比較老，有些殘疾這些情況。窮人，找不起媳婦，就領了個客人（土語：遠處娶來的媳婦）如果年青，找上當媳婦，就給村里人說："我給我辦了個客人，拾掇了個客。"拿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下等一點。現在，戀愛自由，原來是在陝西本地找不上，沒有人願意跟，才找甘肅來的婦女。

領個客人，外人就叫客人，不是咱本地人。本地人，如果情況好，人家在本地就定了。到外地找的都是比較窮一點的人家。也有身體有缺陷的，也有年紀大一點的，要不就是婆娘死了的。

王妻：甘肅來的婦女不要錢，隨便就能領一個，不花錢。如果本地的人，就要禮錢。

王：甘肅來的婦女，有的就不要一分錢，只要好好跟上個人……二、三十歲的，三、四十的女人多得很。後來，那邊情況慢慢的好了，人家就不過來了。

依：你們有看到過那邊過來的人嗎？

王妻：那時候，本地人也窮得很。我娘（注：本家叔叔的妻子）就是甘肅人，以後又回去了。因為她甘肅有男人哩。

依：她當時有多大歲數？

王：如果活著就九十多歲了，那時候也四十來歲了。她在甘肅還有幾個娃哩，這邊也有娃，那邊也有娃。

依：和你們是什麼關係？

王妻：是我娘，在甘肅吃食堂，沒有啥吃，沒有啥吃，來嫁給我叔了。她甘肅有娃，在這裡也有娃，為難得很。

那一年來了一些當兵的，開著證明，就找公社、找大隊，不管這些婦女有娃沒有娃，就讓回甘肅老家去，人家是強制性的。那些當兵的厲害，當兵的厲害，就把我們村子裡的婦女領走了。把娃娃就留下了。我記得我六娘的男人來了，領著娃，找大隊上要人去了，我娘沒有辦法，就回去了。她剛來，這裡不知道她在甘肅有娃，後來男人把娃領來找他媽來了。

依：娃多大了？

王：娃五十多了。名字叫個利民。她娘叫個啥我還忘記了。人家是通過這裡民政上，非要讓回去。這些女人不回去他們也沒有辦法，還有一個女人，人家不願意回去，咱這南頭有那個池塘，她就喊叫著："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就"噗通！"跳到池塘裡了，她就是耍賴，就是不回去。她跳了池塘，就站在中間……。留下了，有了幾個娃。現在人都死了，這都幾十年了。

依：她叫個什麼名字？

王：叫個……。甘肅那邊來的人硬氣，政府出面，是民政局來的人。那個女人就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你讓我死嗎！"人家再勸說，她就不回去，人家就

跳池塘了。

依：你們村的具體地址是什麼？

王：武功縣正元鄉鋪邑大隊，那逃荒來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各個隊都有。

依：你娘就回去了？

王妻：我娘就回去了，還回來了幾次。 到這裡還住了幾個月。 這裡也有娃，那邊也有娃。

王：人家兩邊來往著哩，回去了，和那邊的老漢生活，回來了，和這邊的老漢生活，就是這麼個情況。 哈，哈哈。 就是陝西這邊也再沒有娶婆娘，甘肅那邊也再沒有娶婆娘，這個女人就兩邊跑。 這裡是她的娃，那邊回去還是她的娃。 以後這邊的老漢死了，我娘就再不來了。 和甘肅的老漢過活著。

依：你六娘還在不在？

王妻：我六娘回甘肅還在不在？其實，我娘也可憐，兩邊都有娃，顧哪頭？我六叔也可憐的很，這個女人就是我六娘。 我六娘是小腳，腳只有這麼長。 她是沒有辦法，有辦法要跑到這裡來？沒辦法了。 一走，我六叔又沒有婆娘了，孤孤單單的一個人，連做飯的人都沒有。

王：我們村裡很多，有些都死了，有些一輩子都沒有回去過。 有個別的還可能不知道自己家在哪裡，想回去看看也回不去了。 我家村裡還有一個，和我們家門對門，現在有七十多了，是托付自己的親戚領到這裡來的。 還是個女子娃。 讓跟這個男人，這個男人的腿有點瘸，這個男人年紀還大一點，這家裡條件也不好。 後來都有了兩個娃了，這女子跑了，那個晚上跑回去了。 回去跟了人了，再沒有回來。

依：那個女子的叫什麼？

王：她的娃叫個黨新，她叫個，叫個……這名字我還想不起來了，

依：她來的時候多大？

王：十七、八歲。 現在也就是七十多，當時不到二十歲。 是人販子領過來的，那個人販子還能掙點錢。

這麼多年再沒有回來，人家看不上這個男人嘛。 這個男人腿瘸著哩，能幹活。就是人懶惰得很，不動彈。

王：我說一個笑話，當時剛結婚，這女子就不和他睡覺，這個家裡的老婆子還要教兒子怎麼弄，這個女人就不給他，這個老婆子就教，就說："你硬來，給咱生了娃就好了。 她就跑不了了，娃就把她拴住了。"後來有了兩個娃。 一個男娃，一個女娃，人家還是不願意。

依：她再沒有回來看過娃娃嗎？

王妻：有一個男娃，一個女娃，她來看娃，人家把她關起來，不准她走。

王：她回來以後，時間不長，就想跑，跑到火車站，這裡又去拉回來，到半晚上，從窗戶裡翻出去，搬了個櫈子，踩上去翻牆，翻牆又跑出去，又被擋住拉回來。

王: 是後院, 農村的牆這麼高, 婦女還翻不過去, 她就端了個板櫈, 就站上去, 從牆上溜下去, 黑麻咕咚的, 就跑了, 不然婦女不得上去。

王妻: 人家出去能跟個好人, 在這裡跟這麼個人。 一輩子, 不是一天兩天。 人把她領來沒有找個好人家。

王: 她沒有找好, 甘肅人過來, 她能挑的面積不大。 過來都是"定點"的, 給誰介紹, 都是提前說好的。

依: 拉回來這個男人打她嗎?

王: 不打, 不敢打, 不打, 總是好好哄人家, 哄不住。 哄著有了娃了, 想著把人家拉攏住。 後來還拉不住。 有娃也不行, 人才不如人家嘛, 配不上人家嘛。

依: 現在娃多大了?

王妻: 娃都四十多了, 娃對他媽都沒有什麼印象, 那時候才幾歲, 他媽逃跑了, 就不回來了。 不敢回來了, 也不怪人家。 娃也回甘肅看過他媽, 他婆就害怕娃去了不回來, 就跟上一起去甘肅。 她回來看一看, 又跑了, 人家不願意跟那個男人嘛, 對人家再好, 留不住人家的心。 人家不願意, 成天就和男人不說一句話, 不說話。 她心裡不愛那男人, 沒有辦法, 出了門了, 沒有地方去, 先活命嘛。 這家子看管得緊緊的, 不然早跑了, 都跑了好幾次了。

我還有一個哥, 找不上媳婦, 就領了一個甘肅的婦女, 在甘肅有娃沒有娃, 年成多了, 我也記不得了。 男人當兵去了, 家裡沒有吃的, 她跑出來了, 但是在甘肅有結婚手續。 到這裡生了一個男娃, 一個女娃, 和我哥生了兩個娃。 人家部隊來了信, 寄到公社、大隊, 硬棒得很, 大隊帶人就找到她家。 我哥嚇得把她藏到這裡、那裡, 捨不得讓走。 人家公社、大隊非要人, 後來就把那個女人領回去了。 人家不行, 是部隊上的軍婚, 國家保護著哩。 有一年, 她還回來了, 來看她的娃。

娃也回甘肅看過他媽, 他婆就害怕娃去了不回來, 就跟上一起去甘肅。

現在娃都大了, 娃都出門了, 也沒有去找他媽, 家裡就留下三間房子。

依: 哪一年來的人最多?

王: 六零年, 六幾年, 六一年、六二年來的人最多。 那些女人不認識字, 也可憐, 人領到哪裡算哪裡。

依: 你看到的甘肅來的婦女, 是自己逃來的, 還是別人領來的?

王: 自己沒有人逃! 前幾十年的婦女, 如果沒有個人領, 沒有個線索, 她好像還是害怕, 不敢出門。 沒有文化, 不敢出門。 那些女人肚子餓得很, 不出門找個饃吃肚子餓嘛。 但她得有那個線索, 沒有線索, 她不能過來, 她害怕。 你想, 甘肅大部分地方都是山區, 沒有出過門, 沒有見過火車, 人來了到哪裡去? 那時候不是那麼開放的? 不能自己去找個男人跟上。 總得有個人領上, 看誰沒有媳婦, 給找個媳婦, 就留下了。

依: 有女子自己來要飯的嗎?

王：那多，那多，女子遇到有些人就說：“女子，給你找個主（土語：婆家）。你願意不願意？”有的女子就說：“願意。”逃荒的女子自己想找個男人，自己還不能說，讓別人去說，看村裡誰沒有媳婦，就留下了。

依：你看到的那些逃荒的婦女有多大年紀？

王：有四、五十歲的婦女，三、四十歲的、二、三十歲的都有。還有小娃，男娃女娃，都是他媽領著來的。可憐，離鄉背井，不到那一步人不走。離鄉背井，那是走投無路了，走的最後一步路。那邊領人，這邊找婆家。

依：你說，這些人販子都是甘肅人嗎？

王：應該是兩邊都有人販子，甘肅的人販子領過來人，再讓陝西的人販子給找主家，不然不瞭解情況也不行。就是那邊能找到婦女願意跟上出來，這邊還有人能接應，給找男人。

王妻：那時候也沒有錢的多少，可能給些糧食，就能給些糧食。我的八娘跑到武功車站領了一個女子回來，給她的侄子領媳婦。那個家裡窮得很，找不上媳婦。我八娘到火車站坐火車去了，就領了個女子娃回來，認了個幹女兒。領回家沒有吃的，我八娘也有個男娃子，我八娘就說把那個女子給她娘家兄弟的男娃。就給人了，隨便就給了，那個女娃才是幾歲，就是童養媳，養大了就當兒媳婦，這娃現在六十多了。

王：農村話就叫小妾，文明的話就是童養媳。

依：這個女娃叫什麼？

王妻：翠蘭，翠蘭。姓個啥我還不知道，我八娘到火車站就隨便領回來，又給了趙村，給那家當乾女兒。那是甘肅不好，好了不跑。這裡就給了一斗麥，一斗就是三十斤，給了三十斤麥。哈，哈哈，那些年就為吃的。那時候的人也不圖錢，就隨便領回來了。就讓人領到趙村去了，我八娘這裡也不管，現在還過得好。後來嫁給一個復員軍人，把她老家的人都弄到陝西落腳了。

王：來了，咱這裡也沒有吃的，稍微好一點，

依：你說陝西當地人對待這些逃荒人怎麼樣？

王：一般來說，女的來的，這個男的還看得起她，不嫌棄，那是遭了年景了。

依：那她們來了，有沒有給分地？

王：第一年不給糧，那就是先上工，先幹活，慢慢就把戶口給上上了。就分上糧了，為啥？那男人沒有婆娘嘛。都是窮人，都是自己人。這婦女來了，還給生產隊上工，一年就是分些糧食嘛。

那時候人先過來了，沒有戶口，咱這裡說起來就是“黑人黑戶”。

王妻：六零年沒有吃的，我記得清楚得很，成天吃包穀麵，哎呀！吃包穀麵、吃高粱米。還有紅薯，吃多了吐酸水。

王：當時家家戶戶都是那個樣子，不是誰一家。來了，男女搭在一起，日子還

是要往前過嘛。

那是時代!

後記：王福全總結的很準確，當時找甘肅婦女的陝西男人，多是貧窮、年邁、殘疾、喪妻的男人。 條件好些的，不找這樣的“黑人黑戶”。 但是，人民公社集體化階段，農村那有什麼富人，好些的，只不過人多家大一點罷了。

武功縣一個村子就有這麼多逃荒婦女，有留下的，有回去的，有來來回回兩頭走動的。 甘肅一個丈夫，陝西一個丈夫，哪個親？哪個不親？甘肅幾個娃娃，陝西又幾個娃娃，當娘的愛哪幾個？捨得哪幾個？其中苦衷，苦得說不出來。

十一、去西安火車站尋找逃荒蹤痕

提起古城西安，人們自然會一下子想起來兵馬俑、華清池、大小雁塔、碑林等名勝古跡。 但是有沒有人會聯想到：1942 年的河南大饑荒，那裡是成千上萬河南逃民的聖地，他們一路扒火車、乞討往潼關跑、往西安跑，在沿途就餓死幾十萬人，屍骨在鐵路沿線被狗吃、被人刮，死屍遍野……。 在人們的信念中，到陝西就有吃的了，就能活命了。 這段歷史近年由著名導演馮小剛拍成電影《一九四二》……。 可是，在“中華人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們從此站起來了”後的十年，又遭受了一次席卷全國各地的大饑荒，為期五、六年之久。 陝西臨省的甘肅餓殍遍地，人們飢腸轆轆，餓死父親、餓死丈夫、餓死孩子的婦女們只有逃荒。 天水地區、定西地區、平涼地區六十個縣的婦女娃娃都決堤洪水般的往陝西湧流。 天水北道的政府攔阻站、寶雞的政府收容所都不能阻攔她們的流出湧入，“逃活命！”“到陝西逃活命去！”“到陝西就能吃飽！”西安——再一次成為每時每刻都有可能餓死生命的逃荒者的聖地。

我是陝西人，對西安火車站並不陌生。 記得三十多年前的西安火車站比較小，一排黃色的平房，有候車室和售票廳。 那時候，很少有農民出門坐火車，出門的大多是出差開會的幹部、回家探親的工人、學生等等。 沒有幾年，西安修建了氣派、寬

西安，你記得當年的逃荒婦女娃娃嗎?

敞的火車站，古城牆邊上的火車站總是車水馬龍人流熙攘，即使深更半夜也是燈火通明。 火車站附近賣土特產的、小吃的、計程車二十四小時不打烊。 這裡，我在甘肅玉門工作時，從十幾歲開始年年回家探親，來來往往過不下十多次。 但是，我從來沒有把陝西省的省會——西安——西安火車站和中國這場大饑荒聯繫在一起。 因為，沒有教課書給我教過，沒有影視讓我看過，也從沒有人給我說過。

“我先坐火車到西安。”“到陝西先坐到西安，要了幾天飯。”“那時候的西安火車站，就是幾間平房，掛著電燈泡。”“從西安倒車，正下著大雨，那個可憐……。”聽了眾多的逃荒者這麼回憶，我才知道西安是甘肅逃荒者的最後一站。 但是西安這座城市根本不可能接受這些逃民，城市、鄉村的戶籍制度，猶如萬里長城那麼堅牢和無情，將人分成城市人、農村人，高低貴賤，不可逾越。 在西安找不到吃的，混不下去，這些逃荒者很快分散去附近的縣、社、隊、村，從此安家、生活、養育，紮下了根，甘肅人變成陝西人。

從眉縣、周至採訪回來，我已經很累了，但是想到五十二年前，外婆、母親、舅舅在人販子的帶領下，來到陝西的最後一站是西安火車站，在那裡等待了一個晚上，等待著天亮，等待著希望。 等待著去他們不知道前途好壞的鄉下。 本來想好好休息一下，我又呆不住了，打了一輛的士，直奔西安火車站。 我希望能找到一位在火車站工作過一輩子的老人，當年見過這些逃荒者的見證人，老職工、老扳道工……

我錯了，年輪已經轉了五十多圈，舊火車站在若干年前被新火車站所替代，當年二十出頭的火車站工作人員早都退休回家了，賣洗臉水的地方成了賣礦泉水和康師傅的地方，賣小雲吞的鋪子換成了裝璜漂亮的“加州牛肉麵”……物是人非，火車站廣場維持次序的小夥子只有二十來歲，我怎麼問他當年的逃民？那簡直是問天上有多少顆星星。 很多很多出門打工的農民工席地而坐，吃著包子、餅子，等著自己的那趟火車。 他們中一定有甘肅逃荒者的後代，如果問他們，他們一定不會很清楚，因為他們要去打工、要去掙錢、要去給孩子掙學費、要盤算著蓋新房子……。 我走不動了，眼睛怔怔地盯著他們手中的白面大包子，望著他們不停咀嚼的嘴，吞咽的喉嚨，那麼司空見慣、平平常常的場景，卻那麼刺激我、攪動我的心緒，讓我莫名其妙地想哭，想流淚，心裡喊著：“糧食！糧食！如果，如果那時候他們有包子吃……”歷史是一次性消費品，沒有如果。 有的，是我今天找不到蹤跡的尋覓。

我不甘心，照了幾張照片後，在火車站轉來轉去，候車室如今管理頗嚴，沒有身分證、當日車票不得入內。 我找不到老人詢問，火車站如今是年青人、出門討生活人的進出站。 我安慰自己：“沒有關係，我知道這個尋找會一無所獲，就在這當年逃荒者來陝西的最後一站站一站、看一看、聞一聞、感覺一下。 閉上眼睛，還是能聽見他們的甘肅口音，還是能看見他們破衣爛衫、面黃肌瘦的模樣。 我站在這

西北最大的、最輝煌的火車站，能看見我家當年的逃荒者——我五十二年前的的外婆、母親、舅舅。我對他們默默地說："我來了，來看望你們。"

逃荒者曾經從這裡經過，歷史古城有對她們的記憶。西安火車站——應該有當年十多萬甘肅逃荒者的雕塑，刻下歷史，讓後人記住他們的苦難。

(一)第一位受訪人：張青芳，女，75 歲

時間：2013 年 9 月 9 日

錄音長度：10 分鐘

前記：我在西安火車站廣場出口見到一位賣地圖的老太太，看她有七十多年紀了，想必知道當年的甘肅逃荒情況，為了好搭上話，就五元錢買了一份西安市地圖，就在嘈雜的火車站廣場，採訪起來。

依：姨，你是咱西安人嗎？

張：嗯，西安人，在未央區，

依：你一輩子都在未央區嗎？

張：屬於西安市管，以前叫個大明宮，現在叫個張家部。

依：我媽是從甘肅逃荒來陝西的，你知道那個情況不？

張：嗯，那時候甘肅跑過來的人多得很，就我們村跑過來的人都多得很。有的就回去了，有的找到個相（土語：對象）。以前，多年了，西安火車站就是幾間平房嘛，多年了。幾十年了。

我們那個村裡河南來的、甘肅來的，多得很，現在還有哩。那時候人可憐，都來了。

張青芳

那時候咱這裡娶不起媳婦的人也多，就來火車站上把女人領回去了。

你知道嗎？有的女人領著娃，有的娃留在家裡就跑到西安來了。多得很，多得很，我們那個村子，有弟兄四個，其中三個都是在火車站上領上媳婦的。

依：到火車站領媳婦？

張：嗯——！有的是自己來領，兩個人說兩句話，就跟上走了。還有些愛管閑事的人，把婆娘、女子領回去，給誰一說，就給人家留下當個婆娘。就是那麼個情

況嘛。

有自己找的，也有人介紹去了。

依：介紹的人能得到一些錢嗎？

張：唉，那時候可憐，得利不得利，咱也不清楚，有的人給，有的人不給。人來了就能吃飽，有地，能打糧食，就能活個命，活下去。來的人多得很，我們村有好幾個哩，有些老的都死了。

西安火車站席地而坐吃食物的農民。

依：有甘肅來的人到你們村裡要飯嗎？

張：有哩，有哩，有要飯的，這幾個打發走，又來了幾個。

依：咱這里人給嗎？

張：給哩，人要飯你不給？給哩。給上半個饃，或者有熱湯了，給舀上一碗飯。那時候做飯都是大鍋，多少能給上些。有些人家裡吃的緊張，沒有寬裕的，也就不給了。

依：有人到你家要飯嗎？

張：有，咋沒有？但是人家要歸要，人家不偷。我就給上半個饃，有時候給上一個饃。多少給上一點，讓吃上。

依：給那些人在家裡吃，還是外面吃？

張：就在門口吃，不讓人進來。

依；那些來要飯的人晚上怎麼歇？

張：那就可憐，那時候有那個井房子（注：陝西一帶，種菜的地邊都會有一個小房子，讓看管蔬菜的人住，條件很簡陋），就是看菜的，就那麼胡睡下。

有些就落了戶了，就有了娃了。

依：那如果甘肅那邊的男人來找怎麼辦？

張：有些女人，甘肅有男人有娃，來了陝西又有男人了有娃了，就看怎麼說了，基本上不回去的佔多數。回去的少，那邊太可憐。

依：你說陝西人對甘肅人好嗎？不說黑人黑戶嗎？

張：我們這裡沒有人說，那是遭了年景了，沒有人說閑話，沒有人說，沒有人說。

那人沒有吃的，沒有穿的，可憐得很。哎喲，甘肅來的人，穿的衣服補丁補過來補過去，補丁上還要補補丁。

甘肅那陣來要飯的人多得很。

依：你的地圈賣得怎麼樣？

張: 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今天人家就攆我, 不讓賣。 我老了, 給自己掙些零用錢。

(二)第二位受訪人, 男, 姓名不詳, 石油單位工程師, 60 多歲

時間: 2013 年 9 月 9 日
錄音長度: 18 分鐘。

前記: 離開火車站, 我走路來到西安圖書大廈, 總想找一位當年的西安老居民詢問一下。 在工具書部門前, 我看到一位六十多歲, 戴著眼鏡, 知識分子模樣的長者, 就去和他搭話, 請他講一講所知道的甘肅逃荒者。

依: 老師, 您是西安人嗎? 我看您年長, 我想問一問當年甘肅逃荒來陝西的情況, 您知道一點嗎?

老者: 我不是西安人, 但是在西安很多年了。 五八年, 我還在讀書, 就是肉吃的少一點, 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城市生活, 必定有定量, 所以沒有這方面的體驗。 這是後來才知道, 就是我們從西安下鄉到寶雞的農村, 農民憶苦思甜, 就憶到 "三年自然災害", 那些農民就講: "我這一輩子最苦就是'三年自然災害'"。 現在我才知道不是什麼自然災害。

我工作以後, 有一大批的老師傅, 據我所知, 他們是跑出來招工, 招到蘭州煉油廠。 他們比我們大個三、五歲, 我是老三屆, 先是紅衛兵, 後來下鄉, 上山下鄉。 最後進了工廠, 就聽這些蘭州過來的師傅們說, 五七年、五八年中國上馬了一大批化工廠, 他們在那裡成了老工人, 最後到了六十年代末, 毛主席說, 蘇聯不幫助我們了, 我們模仿別人, 把蘭煉的那些老工人作為骨幹來帶領我們這些人。 我們當時二十出頭, 他們也有二十六、七歲了。 五八年他們也就是十幾歲, 他們不講甘肅老家的情況, 他們不敢說, 都不說。 一方面他們的文化程度也有限。

依: 他們有沒有說過家裡餓死人, 說吃什麼?

老者: 他們都不說, 不是中國人膽小, 中國人的膽小是這個制度造成的、法律體系和統治者造成的。 我們比較有思想, 在文革後期已經懷疑毛澤東了, 在任何時代, 被當局所迫害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

依: 因為西安是最後一站, 我就想從普通市民的角度問一問情況。

老者: 五八年, 我也就是十歲左右, 家裡條件還比較好, 這個事情當時是比較封鎖的, 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記得那時候發肉票, 我們到食堂去買肉菜, 一個月吃一次肉菜, 我們端在路上, 有一個要飯的一下子就搶過去吃掉了。 我媽看著, 我看著, 都沒有說什麼, 沒有怪罪一句。 看著太可憐了。 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因為是搶

的我和我媽媽兩個。

我們那裡還有一件事情，有逃荒來的人晚上翻牆進那個雜貨店，什麼都不偷，就偷那個石頭一樣硬的水晶餅。 那是最高級的，就白糖和豬油，結果這個人給撐死了。 他就是吃完以後，一喝水，就給撐死了。 一個原因是他平時已經餓得胃、腸子很薄很細了，吃了受不了。 就是我們家附近的事情。

依：你當時在西安看不到那些流民嗎？

老者：見不到，一般大城市都有收容審查，就把這些人收容起來了，害怕影響市容，再一個西安不是工業城市，人來了也呆不住，也就馬上流散到附近鄉下地區去了。 當時的政府幾乎沒有什麼管理，就是難民來了，也沒有什麼辦法，就是讓回去，你再苦，再沒有吃的，回到你鄉下去，不到留在城市里。 城市里沒有糧食給他們吃，政府不給，普通市民沒有糧食給。

到了六三年，甘肅、陝西兩個省就來人召開會議，商量討論這些甘肅逃荒來的婦女怎麼處理問題，人家都有家庭，有孩子了，也不能強硬驅趕回去。 就是對軍婚呀、童養媳呀、甘肅還有丈夫孩子的都有一個處理辦法。 你得去查資料，但你要小心，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是，我知道共產黨的高官什麼都知道，他們的黨校都有資料。 那些教授，不要說正義感，他們有自己的思維，他們有自己的利益，現在不說，有一天就會說。老百姓首先是要生存。

現在共產黨有兩個問題沒有清算，一個是大饑荒，一個是六四，你如果有機會，去香港、看一看，到台灣買點書。

他們是樹根，我們是樹幹，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 我們下一代是葉子，我們是中間的枝幹。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能說的。

後記：我知道，在西安這個大城市不可能找到到當年的甘肅逃荒婦女、兒童。

戶口、工作、糧本、住房……這麼大的城市沒有逃荒者的立錐之地，他們只能到農村去，到有土地的鄉間去。 西安，城市只是逃荒路上的中轉站。

“人餓死在王府井，國際影響不好。”鄧小平對李井泉這麼說。 這是一次有選擇性的大饑荒，誰生誰死？就看你的戶籍是城市還是農村。 國家給城市居民保證了糧、油的供應，保證了他們基本生存的需要。 但是對廣大農民橫徵暴斂、殘酷壓榨，收購了他們的口糧、種子、飼料。 在他們坐以待斃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逃荒到城市，又被阻攔和收容、遣返。 因此，這是一場中國農民的大饑荒，被餓死的都是種地的，養活城市人的農民。

著名詩人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難者》一文中寫道：“我們的存活是以幾千萬人餓死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幾千萬餓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們死去的。”北京、上海、成都、鄭州、西安等城市沒有餓死人，但是被千千萬萬餓亡者

白色的屍骨所包圍。

十二、去逃荒第一站——寶雞市繼續尋找

寶雞是陝西省的第二大城市，位於關中平原西部。寶雞是中華文化重要支脈，有兩千多年的建成城史，被譽為“炎帝故里”“青銅器之鄉”等，目前有三個區和十多個縣，三百七十多萬人口。在百度百科、維基百科的網絡條目裡沒有當年甘肅逃荒婦女在寶雞被阻攔、收容、遣返的任何信息。更是沒有多少甘肅逃荒婦女兒童落戶在寶雞的數據。也許有，只是從來不公開。所以，對今天的人們來說，當年的成千上萬的婦女逃荒就成了模模糊糊的“傳說”。

寶雞市，我坐火車經過十多次，卻一次都沒有停留過，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城市。經過三年多在陝西七、八個縣的採訪，我從逃荒婦女口中得知，她們有一部分人直接坐火車到達省會西安，有一部分人在寶雞下車，或者被當地政府的工作人員阻攔，被關進收容所。有些人逃荒出去在寶雞市內討飯，然後慢慢流散到眉縣、鳳縣、陳倉等地。有些人被強行送上火車，再一次被送回甘肅老家。因此，在甘、陝逃荒史上寶雞是非常重要的一站，不可錯過。

離開武功後，我決定坐車去寶雞，先坐汽車到楊林，然後倒車去寶雞市。可是比較困難的是寶雞我沒有一個熟人，但是還是決定去一趟。因為那裡曾是眾多的逃荒者被收容的地方，是很多逃荒女人在火車站被男人領回家的地方，也是有些流浪兒童被附近農村婦女帶回家當兒子的地方……寶雞，寶雞，是漫漫逃荒路前方顯露出微弱光亮和生存希望的地方。所以，哪怕我白跑一趟，哪怕沒有任何收穫，哪怕沒有採訪到任何人，就讓我像一個逃荒者那樣毫無目的的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

“你們那裡甘肅逃荒來的人多嗎？六零年的？”我問汽車上一位陳倉的農民，年紀和我差不多。他回答：“不少，不少，以前多，都死了不少了。我媽就是甘肅人。”“甘肅哪裡人？”“秦安縣的，就是逃荒過來的。”“我去看看你媽媽好嗎？”他立即打電話給家裡的妻子，妻子說他的母親去山裡撿栗子去了，沒有在家。要天黑了才回來。“我一起幹活的人他媽也是甘肅人，哪個縣城的咱也沒

寶雞，逃出甘肅第一站

有問過，那陣子，甘肅來的人多得很。都往咱陝西跑哩。 那幾年，真格是陝西人把甘肅人的命給救了……人家不是說，甘肅陝西是一家人嘛。”

到了寶雞的汽車西站，我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真不知道該去哪裡？想起來寶雞曾經設有收容站，還在不在？在哪裡？能有什麼收穫？能不能找到一點原始記錄？還有戶縣的黃金蓮老人委託我尋找失散五十多年的姐姐黃淑女，寶雞的收容機構裡會不會有當年的收容名單記錄？或許能有奇跡出現，找到姐姐黃淑女在陝西落戶後的下落……。 我向路邊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打聽：“老伯伯，請問收容所在哪裡？”老人說：“坐五路車，到療養所，就到收容所了。”我坐上五路汽車，只要一元錢，坐了十多站後，就是療養院了。 隔壁就是寶雞市收容所。

寶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

門衛、接待人員都很客氣，年紀三、四十歲的他們並不知道那場大饑荒，也不知道當年的甘、陝大逃荒。 我不敢把自己的目的說得太清楚，他們也沒有耐心問清楚。 其中一個小夥子帶領我來到院中一座大摟前，打開大鐵門，說：“你自己去看一看，有沒有你要找的人，都在這裡。”我心裡暗暗好笑，倒也是一次難得的瞭解社會的機會，還是第一次呢，就進鐵門看，有男樓層和女樓層，大多是城市流浪者、乞丐、智弱者、無家可歸者等等。 他們住在乾淨的房間，三、五個人一間，床是磚頭砌成的，統一的花被子。 其中就有不少甘肅人。

“這些人有的是職業乞丐，到處要錢，我們買了票就送他們回家去。”

（一）詢問寶雞市救助管理站門衛、工作人員

時間：2013 年 9 月 11 日

依：你們這裡叫什麼單位？

門衛：叫“陝西省寶雞市救助管理站”。

依：這裡以前叫什麼單位？

門衛：全稱叫“自流人口中轉站”，就是盲流，有甘肅來的人，還有河南來的，三門峽從渭南過來的。 我們是從寶雞轉到天水，再轉到蘭州，一站一站的轉。

依：我是幫助一個老人找姐姐，妹妹叫黃金蓮，以前叫黃改女，現在在戶縣，她的姐姐叫黃淑女，就在寶雞走失了。

門衛: 看看咱們這裡有沒有這個記錄, 有沒有送去地方的地址, 看看有沒有這個人?（注: 門衛對大廳工作人員解釋）

工作人員: 這裡沒有這個人。

依: 就是妹妹不知道姐姐還活著沒有, 就是在寶雞丟了。 她先逃荒出來, 姐姐又跑出來找她, 她就再找不到了。

門衛: 查一查, 看一看有沒有這個記錄。 以前有沒有登記過。

工作人員: 沒有, 沒有。 好多年了, 也……

依: 我想找一找六零年左右來寶雞逃荒的婦女的登記, 你們有嗎?

工作人員: 這都四、五十年了, 找起來確實有困難。

依: 你們有沒有當年的收容名單, 或者記錄什麼的?

工作人員: 不清楚, 我才工作沒有幾年。 不知道。

依: 你能不能給我找一位以前在這裡工作過的老同志? 我問一問那時候的情況。

工作人員: 哎呀, 人家都退休了, 也不好找了……都換了多少次人了, 年青的根本不知道情況。

我懇切相求, 還是被一口拒絕。 查閱當年的有關文件和記錄, 需要一定的身分、證明等等, 只好作罷。 從收容站出來, 我拍了幾張照片, 又坐車來到寶雞火車站, 看看能不能找到當年附近的居民和見證人。

（二）在火車站詢問普通農民 男, 63 歲。

時間: 2013 年 9 月 11 日

依: 師傅, 你是咱寶雞人嗎?

師傅: 是, 是咱這里人。 寶雞縣, 峽石鄉。 距離寶雞市只有十公里。

依: 你年齡不大嗎?

師傅: 六十三了。

依: 我想問一問五八年到六幾年, 那陣甘肅婦女娃娃逃荒到寶雞的情況。 你記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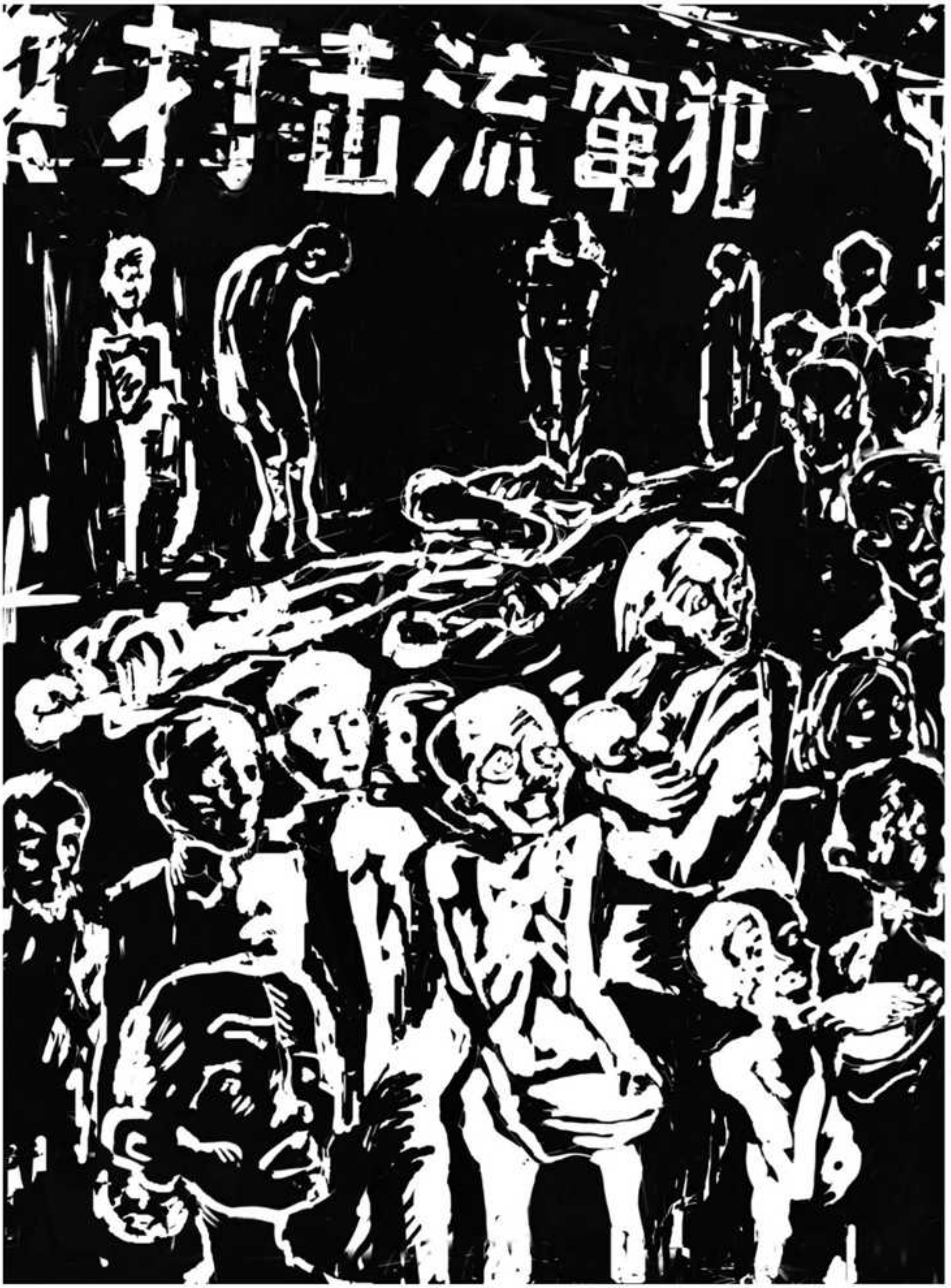
師傅: 那個, 時間長得很了, 時間長得很了, 你想想, 多少年了?

依: 那時候, 你在這裡嗎?

師傅: 我就在峽石西邊村子裡, 這裡距離火車站近, 方便。

依: 那時候甘肅來的人多嗎?

師傅: 我村子甘肅來的人九十個哩! 我們村裡甘肅人多得很! 人家來了生了娃, 戶口有了, 現在這些人重孫都抱上了。 現在還有二十幾個, 老些的都死了, 這麼



在甘肅的攔阻站、陝西的收容站，又有不少婦幼被餓死、凍死。 胡傑插圖

多年了。

依：是不是婦女多？

師傅：女的多，男的少。那陣子下來陝西，女娃子也有婆娘也有。我們村裡有兩個姊妹，是甘肅的武山人，現在孫子都十幾歲了。

依：他們是自己來的？還是別人領來的？

師傅：五八年，我們這裡有些人是到酒泉幹臨時工，就是現在導彈發射基地那個地方，就領回來幾個婦女。就給了村裡的男人，這裡還要，就繼續領。現在年紀最大的八十多了，我看，我們村裡從酒泉來的年紀最大的就是八十六、七歲了，那是最早的。

都是別人領來的婦女，就留下來了，生了娃了。還有那時候甘肅人來割麥，和咱陝西人交成朋友，回去甘肅又領上婦女來。就是那些麥客，就給陝西人說："我回去，給你領個婆娘來。"因為領來的甘肅媳婦比較便宜，不多花錢。

依：那要多少錢？

師傅：那時候一個婦女，只要幾十塊錢，也就是三、五十塊錢就能領回來。我們隊有一個娘娘，就是我四媽，娘家沒有給陪嫁的，就自己來了。她是甘肅的武山縣人。

依：甘肅那時候來的人多。

師傅：唉！我們村上，我的本家子的五媽，和我們一個隊上，今年都七十五、六了，甘肅那時候逃荒過來的人多得很，武山、隴西、甘谷都是苦地方。我們村來了九十多個，現在還有二十多個。

甘肅地方大了，陝西地方也大了，我看，甘肅來的人有幾十萬，人多得很，寶雞這地方最多了。

依：人家那些婦女來要飯，你們給不給？

師傅：給嘛，自己吃的也緊，但是還有一把吃的。

依：當地人笑話不笑話逃荒來的人？

師傅：不笑話，不笑話。五八年、五九年這附近都是河灘，都是河南來的人，搭著牛毛氈棚子，我和我父親來過，這兩邊都是牛毛氈棚子，風一吹，亂七八糟的。

依：那時候，你來過火車站嗎？

師傅：我來過，來過。我那時候十一二歲，火車站附近都是難民。

依：那國家收容不收容？

師傅：收容了，國家又送他們回去，回甘肅去。

依：收容的時候，給吃的嗎？

師傅：給呀，咋不給？國家也給點吃的，糊糊、紅薯，還能看著餓死？給吃上些就送回去。好多人逃出來，又被送回去了，陝西不讓甘肅人過來，過來社會就亂了。

依：你現在還務農嗎？

師傅：務嘛，種些包穀、麥子，我還在這個廠裡幹，做了七、八年了，一年有個一萬多塊錢。 我的女人是河南跑過來的，不認識字，老實得很，都不上街道去。那你忙著，我就走了。

依：謝謝你，師傅。

後記：去寶雞還有一個原因，是我想坐火車。 因為當年的逃荒者都是坐火車從甘肅來陝西的，而且走的也是這條鐵路線。 離開寶雞，我多少有點沮喪，因為收穫不大，沒有找到幾個見證人，更沒有找到逃荒婦女、兒童的原始記錄。 但是，我想看一看當年逃荒者來到陝西的第一站——寶雞火車站——當年的盲流中轉站。

“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日難”。 出門逃荒的路每走一步都難，先是要躲避村裡幹部的監督，比如王新定和母親就是大雪天的半夜逃離了家。 大隊、公社又在半山上、主要路口設有關卡，阻攔出門逃荒的人，比如張千虎、張纏虎就被民兵抓獲，關押起來。 扒火車到了天水北道，又會被政府的工作人員在火車站阻攔、清查、遣送，哪裡來哪裡去。 冰冷的收容所，一天兩頓稀湯飯，有些人還沒有走上逃荒路，就已經餓死在收容站的破爛房子裡。 王秀英老人說：“每天早晨都有幾個人被抬出去，餓的、凍的。”林妙巧老人在火車上被民兵的槍托打得瘸了一輩子。扒油罐車、煤車、擠客車，到了陝西的第一站——寶雞，立刻又被收容、關押起來，不允許饑民在城市里乞討。 又把她們強行送上返回甘肅的火車。“我被抓住了五次，跑了五次。”“抓住就是打，那個我記得太深刻了。”“逮住了讓我去幹活，不幹活還不給湯喝。”“我的女娃子就餓死在收入站上了。 才一歲。”……

甘肅省的隴西站、甘谷站、天水的北道火車站——陝西寶雞火車站、楊林站、馬家坡站等，這條逃荒路既生死路，“不逃等死”“回去也是死”，這些已經吃了幾年野菜野草的婦女面色青黃、身體單薄、衣衫襤褸，從家鄉的逃出來，跟上人販子、自己扒火車，只是出於一個人、一個生命最基本的求生的本能，一個信念“逃活命”“活下來”。

三、五年後，這條路又成了甘肅流陝婦女的遣返路，又有多少婦女在公社幹部、轉業軍人的看管下，淚水漣漣地返鄉？又有多少婦女在前夫的打罵、哀求、好言好語勸說中跟著回家？又有多少婦女被遣送回去後，因為牽掛在陝西的丈夫、孩子，又坐火

坐在火車上，這條逃荒路讓依娃這個後代思緒萬千。

車從這條路上第二次跑回陝西？……這條路不過三、四百里，但是記錄不下她們的苦難、血淚、生死之途。

這是一條求生之路、黑暗之路、泣血之路！！！

我知道，在寶雞這座城市找不到當年的逃荒者，這裡沒有她們的立錐之地。但是我還是來到這裡，是為了走一遍她們走過的路途。 坐在回西安的火車上，望著窗外，我想像，如果我是一個逃荒的女子，如果我是一個領著兩、三個娃娃逃活命的母親，我應該在哪一站下車？我下了火車應該往哪裡走？沒有出過門的婦女在異地他鄉，如同身在荒漠，沒有道路，如同面對沼澤，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肚子餓得飢腸轆轆，身體凍得只哆嗦，得趕緊吃上一口，有個熱炕睡下。 唯一的出路——跟上一個陝西男人，先活命再說。 可是，跟上了，就是一輩子，是好是歹，是福是苦，全靠運氣。 同是女性，同是母親，同是人，我為這些無辜的、善良的、無助的婦女、兒童的悲慘遭遇感到心疼如錐，淚眼中望著片片農田、遠處的村莊。 座位對面低頭玩手機的年青人，怎麼會知道她們所經歷的苦難逃荒。 就是我的妹妹也反對我的走訪調查，說我思想不好。

到底有多少甘肅婦女、兒童逃荒到陝西？最後政府遣返回去了多少？留在陝西多少？人數不是我所能準確回答的，也不是我調研的重點。 這個問題有待於人口學家、社會學家、甘陝兩省的戶籍管理部門統計、研究、公布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一個嚴格控制戶籍、控制糧食和人的吃飯問題的國家，不會“查不清楚”“沒有辦法查”。 我要尋找的是為什麼逃荒？誰在逃荒？逃荒的經歷？逃荒者後來的生活？

整理完這些口述，又修改一遍，準備交給編輯的時候。 我的眼前總是看見黃金蓮老人，看見她含淚的眼睛，淒苦的面容，和“五十多年了，我都找不見姐姐”的聲音。 我曾經委託國內的家人和朋友上網尋找，也沒有任何音信。 深感不安和愧疚。 陝西有多少個黃金蓮？誰應該真正對她們感到愧疚？誰是逼迫這些婦女、兒童逃荒的萬惡罪人？

但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留下這些婦女的哭訴之聲，就是對那個黑暗時代的控訴！對毛政權所人為製造餓死數千萬人的控訴！

我相信，她們的口述歷史，將成為大饑荒歷史的一部分。

附件一

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記要

為了貫徹西北局和陝西、甘肅省委關於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指示精神，陝、甘兩省的省、專、縣有關部門，於 1963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西安召開了座談會，研究討論了進行這項工作的一些具體問題。甘肅省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民政廳副廳長王志厚，天水專署副專員白璋、定西專署副專員毛德功以及省公安廳、高級人民法院、武山、甘谷、秦安、張家川、通渭、隴西、漳縣的負責同志等 22 人；陝西省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民政廳副廳長呂向晨、省高級人民法院尚振瑞庭長，省婦聯副主任劉靜以及省公安廳、寶雞專署民政局、咸陽專署民政局等單位的負責同志和幹部 12 人。

據部分地區的調查材料估計，自 1959 年以來，甘肅災區流入陝西的婦女約有 5 萬多人，由於兩省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已先後動員遣返原籍有 2. 5 萬人。現仍留陝西的約有 2. 5 萬人，這些婦女中原籍有丈夫的佔相當比例，而很多人已同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妥善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對維護國家法紀、社會秩序，對保障人民群眾的婚姻、家庭，對發展集體生產、鞏固集體經濟，對增強兩省人民的團結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陝甘兩省的有關部門和有關地區，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互相密切配合，認真做好這項工作。目前的形勢很好。甘肅地區的農業生產已有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群眾生活有了保證；各地正在陸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群眾的政治覺悟都有很大的提高；兩省各級黨政領導均很重視，幾年來在具體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多經驗，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有利條件。

座談會認為：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的問題，必須認真貫徹西北局轉發的陝西省委批轉省政法辦公室“關於制止、處理與外省災區婦女非法同居問題的報告”精神。在座談中，雙方就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經過協商討論，共同提出以下意見：

一、對甘肅災區流入陝西的婦女，流入地區應認真動員，使她們返回原籍與家人團聚，而動員重點是有夫之婦。

1. 有夫之婦原則上均應反覆說明動員其返回原籍和家人團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攔。由於人數較多，工作量大，因而在進行工作的步驟上，應盡先說服動員原夫來信或來領的婦女和現役軍人妻子及早返回。

2. 現役軍人妻子（包括未婚妻），革命殘廢軍人、復員、退伍軍人妻子，應堅決說服動員返回。涉及訴訟法律等問題時，應按保護軍婚的原則處理。

3. 部分有夫之婦因與本夫感情不合，或因與現同居者已生有孩子等原因堅決不願回原籍的，應繼續說服動員，什麼時候思想通了什麼時候送回，不要強迫命令，防止發生意外。個別與原丈夫感情已完成破裂，無法和好的，如雙方同意，可向男方或女方現居地的法院起訴，由法院判處；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應向本人現居地法院起訴，由法院和對方法院取得聯繫後判處。

4. 無夫之婦，願回原籍的，應當送回原籍；如和現在同居者情投意合，不願回原籍的，由本人和原籍聯繫，原籍公社應及時出具該人在原籍無有配偶的證明，女方現居地公社接到證明後，應准予落戶，承認其婚姻關係。

5. 童養媳和流來的小孩，原則上應一律送回原籍。其中原籍確無親人，生活沒有依靠願回原籍的，遣回甘肅，由甘肅省設法安置。個別堅決不願回去的，應准許現撫養人繼續撫養，不得歧視虐待；但屬於童養媳的，應一律宣布廢止，待雙方達到婚齡時，是否結婚由雙方自行決定。返回婦女原帶來的小孩，應一律隨其母返回原籍；與現同居者所生的小孩歸誰撫養，應本有利孩子教育成長的原則，由雙方協商確定。

凡經說服動員後願返回的婦女和小孩，應按本人具體情況，有的可由政府或本人與原籍聯繫，取得同意後自行返回。有的由前來接領的家屬領回，毗連地區，如陝西的隴縣、千陽、略陽、寧強遣回甘肅清水、張家川、康縣、文縣等地的盡可能通知原籍家屬和政府派人前來接領，有的可由甘肅工作組接領，不能自行返回也無人接領的，經當地收容站通過專區所在地收容站送至甘肅省天水北道埠接收站接轉，但由收容站遣送時，必須防止強迫命令、民兵押送、打罵捆綁、侮辱婦女等違法亂紀現象的發生。自行返回和家屬領回所需車路費一般的自籌，有困難時由當地民政局從資遣費內酌情補助；甘肅工作組或有關縣來人接領的，所需車路費由甘肅方面負責；各縣、市遣送婦女所需的車路費，由各縣、市資遣費內開支。

二、工作中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

1. 處理甘肅災區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是一項相當複雜和艱巨的工作，有些基層幹部、群眾有許多思想阻力，特別是現在未返回的婦女，其中有很多人流來時間較長，有些和同居人已建立了感情，有的已生有孩子，有的是過去曾動員而不願返回的。因此，必須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和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嚴肅慎重，妥善處理，絕不能強迫命令，簡單從事，嚴格防止發生打罵、捆

綁等事情。 流入和流出地區，均應向基層幹部、雙方當事人及其家屬，反覆地耐心地做好思想工作，時刻掌握他們的思想動態，嚴防搶親、鬥毆、凶殺等事件的發生。凡黨、團員和基層幹部有留居甘肅流來婦女的，應說服教育他們帶頭將留居婦女送回原籍；並通過他們積極向群眾宣傳動員，將流來的甘肅婦女及早送回。

2. 對送回的婦女，甘肅地區必須認真的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對她們的衣、食、住等具體困難，應及時予以妥善解決，不能岐視虐待和刁難，以便使她們回原籍後心情舒暢，積極參加生產，防止再行流出。 具體接待，安置辦法，由甘肅省另定。

3. 這一工作涉及兩省的很多地區，情況又很複雜，因此在工作中省與省之間，流入地區與流出地區之間、上下左右之間必須取得經常的聯繫和配合。 任何地區和單位，對有關方面索要的情況和要求配合解的問題，均應及時予以認真處理，以便使工作順利進行。

4. 在陝西、甘肅省委、省人民委員會和各級黨政的統一領導下，兩省各級民政、公安、法院、婦聯、共青團等有關部門必須密切配合，民政部門應主要做好說服動員、資遣和接領安置工作；法院應做好有關法律、訴訟等審理工作；公安部門應做好保證安全和辦理戶口登記等工作；婦聯、共青團應主動協助做好說服動員和安置教育工作。

三、為了做好這一工作，甘肅省已由民政廳王志厚副廳長率領工作組二十餘人到陝西具體聯繫和協助。 工作組的主要任務是接領返回婦女、協助陝西地區進行說服動員工作、和流入流出地區聯繫並處理一些具體問題。 工作組住寶雞市。 寶雞市和其他地區對工作組的工作和生活應給以協助和照顧。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摘自《陝西省志·審判志》

附件二

《省制止人口自由流動辦公室1964年天水、定西、酒泉、武都、張掖等地關於安置回鄉外流婦女情況的報告》摘選

針對省委關於解決外流婦女問題的精神，甘肅省內各個地方的民政局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也紛紛 頒發文件，出台政策來解決這一問題。

如以下是定西專區隴西縣民政局根據本縣外流婦女情況采取的一些措施：

1：凡是有夫之婦，持我縣民政局介紹，讓其家屬前來接領，望你們做好動員工作。

2：現役軍人或復、退專業軍人之妻（包括未婚妻）我們註明情況，望你處堅決說服動員，以確保軍婚。

3：確係寡婦和未婚婦女應徵求本人意見，使再辦理手續。 若其中一方系未婚婦女同意在當地結婚者，請你們將情況轉我局，並介紹其丈夫前來我局協助在當地公社開以證明以使戶口糧食關係轉為你縣，以便辦理正式的結婚手續，承認其婚姻關係……

通渭縣民政局在省上原有指示的基礎上，也頒發了利於解決本地外流婦女問題的文件：

1，原籍無丈夫，本人不願返鄉，當地政府同意安置的，有當地政府安置。 原籍註銷戶口，不再動員返鄉。

2，原籍有丈夫，但感情不好，男方同意離婚。 女方不願返鄉的可動員雙方申請辦理離婚手續後，不再動員返鄉。

3，原籍有丈夫，女方願意返鄉者，不論在流去地區已否和別人同居，均應動員返鄉。

4，原籍有丈夫，但女方堅決不願意返鄉的，由當事人申請法院依法判決，判決准予離婚者，原籍註銷戶口，不動員返鄉。 判決不准離婚者，應動員返鄉。

5，確定返鄉的外流婦女，在流去地區和人同居，所生子女，和確定不動員返鄉原籍所留子女的撫養問題，應根據婚姻法有關規定由男女雙方協商解決。 協商不同者，申請法院處理，雙方協議同意，或經法院處理確定由女方帶回原籍撫養的

子女，原籍應該接受安頓。確定由不返鄉婦女撫養的原籍所生子女，原籍應轉戶口關係，流去地區應該准去入戶。

……

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各專區、縣對各地的不同情況，對外流婦女安置工作采取了適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措施，如張掖專區規定：

1，個別婦女外流和舉家外流返回後應視其家庭現在佔有糧食情況，凡是自己能解決安排下來的一律吃自己的；自己安排有困難或只能安排幾個月，吃不到新糧下來的，應由所在生產隊從儲備糧中按平價賣給；生產隊解決不了時，可按農村口糧回銷辦法逐級上報，由國家按農村回銷口糧標準供應到新糧下來。

2，全家外流，返回家中沒有依靠的，可參照上述辦法由生產隊或者國家解決供應。

（注：以上文件來自《1958~1963 年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探究》作者孟鳳鳴，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2011 年 5 月）。

附件三

《制止人口外流辦公室一九六五年張志發等來信要求協助尋找接遣其妻子》摘選

一封張××、康××、康××、王××、張××等30多個鄉親的來信請求政府出面找回外流的妻女："……災後農業生產有起色，我們起早貪黑，努力生產，真（這）才像個建設社會主義的樣子了，現在一天勞動結束，吃飽肚皮以後，我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外地流落的妻子兒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多年來夫妻兒女至今不能團聚，我們的心情是什麼心情你們當然會瞭解到的。對於生產積極性有一定的損傷你知道嗎？我們之中，今年以來，有人已經到陝西去了五次以上，多的達到七次，只花的錢就平均達到460元，多的達到600元。至於曠時誤工，影響農活的事情就不用提了。現在的情況是，有的就根本不讓我們進莊，有的還遭到毒打，說我們是拐騙人口的，有的妻兒還不知流落何方。一提起這件事，我們就難過的流下淚來。我們堅信，我們的苦處，只有黨知道，只有西北局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希望你將我們的苦處在給西北局反映一下，使我們夫妻兒女早日團聚，重新活人，重新振作精神，發展農業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用實際行動來報答黨對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

……

（注：以上文件轉引自《1958～1963年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探究》作者孟鳳鳴，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2011年5月）

附件四

甘肅省、地、縣下發有關甘肅外流陝西婦女問題解決辦法部分文件目錄

1,《甘肅省民政廳黨組一九六三年西北局批轉省委關於外流婦女非法同居的報告,甘肅省委批轉民政廳、法院、婦聯安置外流婦女的報告,陝西兩省座談會報告和接遣情況的報告》1965 年 8 月 18 日,甘肅省檔案館。

2,社會處一九五九年甘肅處理外流工作組關於人口外流情況的工作報告》1959 年 8 月 25 日,甘肅省檔案館。

3,社會處一九五九年本廳駐陝西工作組及其禮縣關於人口外流情況的調查報告》1959 年 8 月 23 日,甘肅省檔案館。

4,《省制止人口自由流動辦公室 1963 年本廳關於制止人口自由流動情況向內務部的報告和動員接遣外流婦女有關問題向省委、省人委的報告》1963 年,甘肅省檔案館。

5,《甘肅省民政廳制止人口外流辦公室一九六三年陝西、甘肅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在西安的座談會記錄、兩省記要等文件》,1964 年 12 月 11 日

6,《甘肅省民政廳省制止人口自由流動辦公室 1964 年本廳關於接遣外流婦女及收容遣送工作的有關通知、指示》1964 年 7 月 31 日

7,《甘肅省民政廳制止人口外流辦公室一九六五年陝、甘兩省處理甘肅留陝婦女、兒童遺留問題座談記要》,1965 年 8 月 16 日,甘肅省檔案館。

8,《甘肅省民政廳一九六五年省民政廳王子厚關於流陝婦女兒童接遣情況和遺留問題的處理意見向王健君的請示》,1965 年,甘肅省檔案館。

9,《省制止人口自由流動辦公室 1964 年天水、定西、酒泉、武都、張掖等地關於安置回鄉外流婦女情況的報告》,1964 年,甘肅省檔案館。

10,《省制止人口自由流動辦公室蘭州、定西等站 1964 年呈報的處理外流人員遺留物質的處理清冊》,1964 年,甘肅省檔案館,

11,《制止人口外流辦公室一九六五年張志發等來信要求協助尋找接遣其妻子》,1965 年 4 月 22 日,甘肅省檔案館。

12,《駐寶雞工作組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本組關於流陝婦女、兒童的摸底遣送,群眾來信等四種彙總表》,1965 年,甘肅省檔案館。

13,《駐寶雞工作組關於咸陽專區永壽、乾縣、興平等縣市未遣返有夫之婦花名冊》, 1964 年, 甘肅省檔案館。

14,《駐寶雞工作組一九六五年元月關於禮泉、旬邑外流婦女情況不明花名冊》, 1965 年, 甘肅省檔案館。

15,《駐寶雞工作組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組織工作組調查外流婦女接遣安置工作報告》1965 年, 甘肅省檔案館。

（注: 以上資料轉引自《1958 ~ 1963 年甘肅省外流婦女問題探究》 作者孟鳳鳴, 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 2011 年 5 月）

附件五

她把毛澤東時代的苦難告訴世界

依娃，《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厚大書。50 張飽經滄桑、溝壑縱橫的臉龐從封面凝視著我。 他們剛從莊稼地走出來，從打麥場走出來，從土窯洞走出來——從遍地餓殍、屍堆墳頭走出來。 他們集結在這本書裡，講述自己，以家庭、家族、村民慘絕人寰的往事。 這些往事，他們在 50 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臆，沒有人傾聽；漏出來一句半句，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

——直到旅美作家依娃，跋山涉水，到偏僻鄉村尋訪到他們，用她的真誠和執著，開啓了他們的心扉——拯救了他們行將隨風而逝的記憶。

當近 54 萬字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之際，《新史記》記者採訪該書作者依娃，她給我發來這樣一段話，是自我剖白，也是自我期許：“尋找真相，即求索真理。 我寫作的力量來自於正義和愛，我愛這些受過世間最深刻的苦難的人。 最真實的記錄苦難，這是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道德和勇氣。”

而依娃在該書中獻給大饑荒倖存者、見證者的獻辭，更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詩篇：

讓我握住你的手
聽你敘說五十多年前的遭遇
那時候，你們的糧食哪裡去了
那時候，你們每天吃什麼
那時候，你家餓死了誰
那時候，你去哪裡要飯
那時候，你怎麼活了下來

告訴我，餓死的人叫什麼名字
告訴我，他（她）死的時候多大
告訴我，他（她）最後說了什麼話
告訴我，他（她是）怎麼埋葬的

《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封面，明鏡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告訴我，把記得的都告訴我

親人，想哭就哭吧
有我給你抹去眼淚
親人，想說就說吧
有我坐在你對面的小櫈上傾聽
死去的他們，是我的親人
我將為他們修建文字的紀念碑
活著的你們，也是我的親人
我將把你們的苦難吶喊給這個世界

“野生作家”的饑餓基因

新史記: 依娃女士，祝賀《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的出版。 感謝您不辭勞苦，不畏艱辛，跋山涉水，尋訪記錄。 這部作品，凝聚了您的汗水，更沈澱了大饑荒受難者、倖存者的血淚，這對於我們探尋、反思半個世紀前中國大地上那場駭人聽聞的慘劇，增添了實實在在的證據。

請先談談您的經歷好嗎?

依娃: 我的經歷一言難盡。

我 1965 年出生在陝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我是長女。

新史記: 哦，陝西富平，那也是習仲勛、習近平的家鄉了。

依娃: 記得小時候吃得最多的是包穀和紅薯，常年沒有油、沒有糖。 我很瘦弱，身體不好，因為營養極端不良，一個小姑娘滿臉長黃瘡，流膿流水，還得了貧血。

我不到七歲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對我說，父親就把我領到千里以外的姑媽家，從此以後我就被過繼給他們，成了“城裡人”，背上書包上學了。 但是我不是一個優秀的學生，成績很一般。 上了初中，因為語文老師的表揚，喜歡上了寫作文，就夢想當個作家。

1980 年，我只有 15 歲，我的養父養母在兩、三個月內相繼去世，我就必須自己工作養活自己。 我進了一家銀行，成天數錢算帳，我很不喜歡幹，1989 年辭去了工作，南下海南。1993 年隨丈夫來美定居。

很遺憾，我沒有上過一天大學，但是我也不是很羨慕，我覺得我可以自己看書、自己學習。 這麼多年，我一直愛好閱讀，就像吃飯喝水一樣不可缺少，書籍就是我的老師。 寫作之路也是經歷過無數退稿、失敗、停筆、困惑……並非一帆風順。

從小離開父母和過早地失去大人的呵護，讓我的內心世界敏感而豐富，我的大學，就是生活和苦難。 所以我自稱“野生作家”——不是哪個文學院培養的，美也

好，醜也好，我就是我。

新史記：您認爲，自己的家庭出身對您寫作“大饑荒”這一選題，起到什麼作用？

依娃：我是一個農民的女兒，這是事實，卻是我這一輩子都羞於說出口的話。不像朋友們說父親是高幹、是醫生、是教師、是工程師……那麼感到自豪、榮耀。農民，在中國就代表著貧窮、愚昧、無權、受壓、被歧視，是社會最低等的人。我覺得很丟人，我怕別人看不起我。

正是因為貧窮，娃娃多，讓我從小失去父母親。我一直非常抱怨我的父母，我覺得他們不愛我，為什麼把我送給別人？等我長大了，反覆回想起很多往事，我明白了這一切都不是他們的錯，雖然他們模樣是人，也會說話，但是他們在那塊土地上只是像牲口一樣勞動，吃不飽穿不暖。我父親一輩子吃的都是紅薯、包穀，經常犯胃病，所以他才 64 歲就去世了。特別是我看了楊繼繩先生的《墓碑》，感覺上了一大課，知道了我為什麼從小到大不敢告訴別人，我的父親母親是農民。終於有了這一天，我明白了，他們的苦從何而來、我的屈辱感從何而來。

因為從小被領養，我和母親的關係一直有隔閡。漸漸的，我發現我活了40 多歲了，卻並不瞭解給我生命的母親，對她的過去和歷史、感情和內心一無所知。我小時候我媽媽總是說：“我是叫花子”、“我是叫花子”。我根本沒在意。

對母親身世的強烈興趣和不斷挖掘，是這本書的“導火線”。也可以說是命中注定，無法逃避。我感到了書和人的宿命。到今天，我更是相信，因為飢餓，母親 20 歲還沒有來月經的身體，一個飢餓的子宮孕育出的一個小生命，她並給予我飢餓的基因，就是為了有一天寫出她的故事，寫出眾多倖存者的記憶。

母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

新史記：您是從什麼時候、受到什麼觸動，決定尋找、採寫大饑荒倖存者？

依娃：很多年以前，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蘇聯逼迫我們還債”。

首先要感謝研究大饑荒的前輩楊繼繩先生，治學十載，寫出百萬字巨著《墓碑》，內容翔實、證據確鑿，分析透徹，《墓碑》也可以說是在這個研究領域立起了一座豐碑，已翻譯成五、六種文字出版。最初看到這個書的售書廣告時，我根本不相信餓死人，更不相信餓死 3600 萬人這個驚人的數字，我想作者是別有用心，誣衊黨，討好老外。但我還是很好奇，買了一本，起先不喜歡看，因為這種專業學術著作，不是數字，就是圖表，很枯燥乏味，放了一年多。後來我好好地拜讀了兩遍，一字一句，還做了重點筆記。這部著作對我起著啟蒙和指導的作用。我非常欽佩楊繼繩先生的道德勇氣和學術精神，他說連坐牢的準備都做好了，《墓碑》也是為自己提前立個碑。

此外，還有我本人家庭的緣故。從五年前開始，我的腦子裡，像一棵棵小苗長出來一樣，冒出了一個個問號：我的母親從哪裡來的？那裡是什麼景象？甘肅老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們逃荒路上是怎麼走的？我產生了非常強、非常強地去知道的欲

望。

我就想和母親回一趟她的老家，回一趟她出生的地方，她成長的地方，她逃離的地方。我從沒有去過，我渴望回去一趟，關於母親和她代表的家族的一切，我就會知道得更豐富、更切近。我覺得，我和那塊土地肯定是聯繫在一起的。但只有回去一趟，那兒才能真正屬於我，我也才能真正屬於那兒。

2011年7月，從甘肅老家回來後，我反覆思考了好幾個月，才決定採寫大饑荒——我被它給粘住了、纏住了，身不由主。

新史記：中國大饑荒慘烈的省分和地區很不少，您集中寫了甘肅和陝西老鄉的故事。您是根據什麼選擇這些調查地點的呢？為什麼這些人能夠進入您的視野？

依娃：我最初也考慮過走訪四川、河南、安徽、山東、廣西等地，後來發現不切合實際，花費和時間就不說了，最主要的是，我不認識那裡的人，怎麼能儘快得到他們的信任？於是我放棄了“花錢亂跑白費力”的設想。

選擇甘肅，因爲甘肅是我母親的老家，秦安縣是我最早、也是比較容易的切入點。我還有一些親戚在秦安的鄉鎮，他們提供了不少幫助。通渭縣本來有一個好朋友，說好帶我去鄉下採訪。但是他提前“暴露了”，被有關方面警告，我不能給他增加更多壓力和麻煩。剛巧我有一個本家遠親在通渭，我就去了——通渭餓死了1/3人口，被中央列為“通渭問題”，因此是很有挖頭的，一家餓死幾個人在那裡是“正常”的，十個人有八個人見過人吃人。天水地區是甘肅大饑荒的重災區，餓死了一、二十萬人，通過記錄片導演胡傑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些當地人，他們很熱心，很支持我的採訪工作。

甘肅逃荒婦女遍布陝西各縣，這也是我採訪的一個重點。家人、朋友都很積極地幫我四處打聽，用汽車、三輪車、摩托車帶我去採訪。

進門是初識，出門成親人

新史記：您這個考慮是對的，您與調查對象有比較相近的背景，才便於理解他們。

依娃：我是個歷史的小學生，口述歷史的初級探索者。我是一邊學、一邊做、一邊總結經驗。

新史記：您這樣說，是謙虛的，不過，從您的書，也可以看出您確實是在實踐中摸索和總結。口述調查的專業性其實是很強的，有一套學術規範，時間、地點、人物姓名和身分這些要素都要介紹清楚，得到的材料才可作為口述史料，放心使用。您在初期可能缺少經驗，有的要素交代得不夠清楚，越到後來就越完整準確了。

請問，您是怎麼向這些農民們調查的呢？

依娃: 我去採訪，得帶兩個錄音筆，好幾枝筆，兩三個筆記本。我一般都是和受訪者單獨在一個房間裡談，這樣讓他們覺得沒有壓力，因為有時候婦女會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老人們會罵村子裡的壞幹部；同時談話也不致於受別人插言攪擾、打斷思路。

有時候受訪者會把話題拉遠，我就把話題再問回來，自己要懂得掌握控制，讓對方儘量敞開地、暢所欲言地說，不去打斷、不去評論，更不要表現自己。其實，就是當一個專注的好聽眾，看著他們的表情，對視著他們的眼睛，聽他們說，把自己的苦難都講出來。儘量從不同角度多提問題引導他們敘述。因為每個人的經歷、感受都不一樣。

常常讓我自己都很驚訝：進門，彼此是陌生人；到離開的時候，我們擁抱握手，無所不說。那些老奶奶、年長的婦女拉著我的手就喊："親人呀，見到你就見到親人了。"給我裝上花生、雞蛋、水果等，把我當成來串門的親戚。所以，我不是覺得我是在工作、是在採訪、在搜集資料，而是來看望我的親人，聽親人講述他們的經歷，我要把我的父母兄妹的苦難寫下來，記錄下來。不寫，我對不起他們對我的信任和熱忱。

這三年多，我走訪了甘肅和陝西十幾個縣，採訪了近 200 人，錄音 200 多個小時，有照片 800 多張，包括搜集到一些珍貴的老照片，還有倖存者的手跡等等。我希望以後捐獻給有關學術機構保存。

新史記: 從這部書來看，我覺得您的照片還可以照得更多，留下更豐富的影像資料。您採訪了近 200 人，才有 800 多張照片，似乎不夠，讓我覺得有點遺憾啊。除了倖存者本人，還有家人與親友鄰居，家內外、村內外環境，死難者的墳塋墓碑，當年的用具、遺物……這些都有歷史價值，都能讓沒有經歷過大饑荒的後來人和研究者，更直觀地感受那個浩劫年代。

第一次採訪順利嗎？是採訪家庭成員嗎？

依娃: 第一次採訪，可以說是非常順利，其實那時候還沒有寫作大饑荒的想法。就是想多瞭解大饑荒、飢餓、餓死人是怎麼回事。我就給住在紐約的作家張方晦先生打電話，他說："你想知道飢餓，算你找對人了。"記得那是 2011 年 9 月 11 日，我坐上從波士頓到紐約的長途巴士，找到張先生，他很健談，談了他作為歷史反革命子女"被移民"到甘肅戈壁灘的經歷——500 多人，半年就餓死了 100 多人，讓我非常震驚。

新史記: 就這樣一發而不可收了？

依娃: 我得老老實實回答，我本來對歷史和政治根本沒有什麼興趣，從來沒有就任何主題，採訪過任何人。這個調研和寫作，讓我脫胎換骨，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做不做？有沒有能力做？怎麼做？都是我最初掙扎、考慮、徘徊的問題。

在決定做這件事情以後，有很長時間，我非常焦慮，寢食不安，就擔心能不能找到受訪人：到哪裡去找？找到了他們敢不敢說？願不願說？會不會說？如果沒有大量的倖存者口述，我根本不可能寫出一本書。

新史記：這種調查，難度特別大。第一，您的課題非常敏感，很難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幫助；第二，這個課題決定了您的調查對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記憶、表達能力都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第三，大饑荒畢竟過去了 50 年，即使是當年十來歲的孩子，現在也年過花甲。

依娃：是的，有些朋友和搞研究的前輩對我說："和農民說話，很不容易，他們也說不清楚。""農民不敢說，看你拿出錄音機、筆記本就不說了——這不是他們的錯，是中國歷年的政治運動把人搞怕了！這很可悲。"還有人出主意："你雇人去採訪，這樣比較實惠，花錢少。"我也想過在媒體上刊登啟事、電話採訪。但是，我發現，真正的老年倖存者，根本不上網、不看報也不與外界交流，甚至沒有電話。我知道，那些辦法都不可行，挖掘歷史的真相沒有捷徑，不可能"多快好省""大躍進"。我必須自己去農村，尤其是去窮山僻壤，去一個個尋找，去一家家面對面，親自問、親自聽、親自記。

他們的苦難讓我揪心

新史記：為什麼這些倖存者能夠信任您，對您打開心扉呢？

依娃：我過去回家，和父母沒有話說，和村裡老人、年青媳婦、兒時夥伴都"沒有共同語言"——我覺得他們又不看書，又不懂文學藝術。

但是大饑荒讓我和家人、和村裡人，和這些素不相識的老人連接在一起了。我從書上所讀到的大饑荒，和他們所經歷的大饑荒疊印到一起。我不太喜歡用"同情"這個詞，"同情"有居高臨下、有施捨的意思在裡面。我覺得我和他們是同樣的人，沒有區別。如果我生活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我可能就是一個餓得什麼都吃、甚至活活餓死的人。

漸漸的，我也總結出來一些與他們儘快心貼心的技巧：到鄉村，我不化妝，穿著儘量樸實，儘量縮小和農民之間的距離。在農民家裡，人家端水給我就喝，哪怕那個杯子顯得並不夠乾淨；人家讓我吃飯就吃，哪怕有時那個飯看上去很粗糙；人家讓我上炕坐，我就脫鞋上炕，哪怕那個炕相當簡陋——包括坐的姿勢，我都很注意，不坐高處，不坐沙發，不當客人。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他們的孩子，我回來探親了。我叫這些老人家"爺爺""婆"（奶奶），談到這裡，想到他們，我的眼淚會忍不住流出來。我更喜歡用"愛"這個字，我愛這些受過大苦大難的人，他們的苦難讓我非常心疼，常常流淚不止。

這些老人稱呼我"這個娃娃"，"這個女子"，雖然都是第一次見面，但是我們之

間沒有距離。他們願意給我說一輩子都沒和自己孩子談過的話，只是因為我問，我聽，我總是拉住他們的手，有時給他們擦去眼淚……

我想知道他們所受過的一切苦難。死去的人是我們的同胞，不是和我毫無關係的人。在尋覓大饑荒倖存者的過程中，我也尋覓到了自己。我是誰？我是什麼人的後代？我應該為他們幹什麼？……回到他們中間，就如同種子回到了土地，讓我覺得很厚實，讓我重新發芽生長。

這本書是他們寫的

新史記：您這種感情非常可貴。那麼，您作爲一位調查者，對他們的回憶，如何判斷真實程度，如何把握自己的整理加工尺度？

依娃：我發現文學和歷史的性質與功能有根本區別。文學是虛構，在揭示歷史真相的時候，不能採取文學的手法。

我相信，這些倖存者說的都是真話，他們的眼睛、表情、面孔告訴我都是真的。

我的觀點是：我沒有權利改變他們的話，沒有權利美化、修改、潤色他們的語言，沒有權利把他們的苦難經歷拿來編造成生動的、好看的、離奇的故事。

我必須尊重他們，這是他們說的，是他們遭遇的，是他們記憶的、是他們要留給這個世界的。那麼我就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按照原始面貌呈現出來。比如他（她）的臉上布滿皺紋、帶著憂愁辛勞，我就不可給他們塗脂抹粉，讓他們好看一點。我認為真實最重要，完全不需要什麼“魔幻主義”“超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大饑荒已經是全人類歷史上最“魔幻”、最“黑色幽默”、最“超現實”地殘酷了，天才的作家也編造不出來這樣一部超大規模的人類悲劇。

他們說什麼，我就寫什麼，對他們的話本身，不做加工修改。我所做的，是刪去一些與主題無關的話、重複的話，有些要調整一下順序——老人家說話一時說這個，一時說那個，跳躍性比較大。我就做些調整，讓讀者能理解時間、事件的順序；還得做一些方言土語的解釋，還有，牽涉比較重大事件和說到的人物，要訂正一下。其實，主要都是他們說，我記錄。從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是他們寫的——這 69 個倖存者寫的，是從 120 多位倖存者的口述中挑選出來的。

簡直不是人幹的工作

新史記：調查過程中，您聽到了大量各種各樣的事例。最讓您受到震撼的事例是什麼？

依娃：讓我最為震撼的是苟應福老人的全家遭遇，我在《全家死光》這一篇裡記錄了他的回憶。他本來是一個大家庭，竟餓死了 16 個人：父母、哥哥、哥哥的孩

子、伯伯、嬸子、堂弟兄……都全餓死了。他沒有餓死，因為他出門幹活去了。這樣的慘事，讓我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簡直是毛骨悚然。不只如此，他的妻子家也餓死了三個人，一共就是 19 個人。

但是他們講述的時候，沒有恨，沒有怨，沒有怒，甚至沒有悲傷、沒有眼淚，那麼無奈無助……他們現在居住在破舊的老屋裡，政府沒有任何補助。

還有宋宏任老人說三媽餓得吃隊長小孩拉下的大便，老人親眼看見的；他的父親打老鼠吃，也讓我非常震撼。牛耀乾老人親眼看見有人餓昏在地，還未嚥氣，就有人割他的肉。我不敢想像那樣的慘景。但是作為一個調研人員、一個作家，我強逼自己去問那些異常殘酷的細節——很難啟齒啊，但是我還得問："內臟呢？只留下骨頭嗎？是煮著吃，還是燒著吃？……"這簡直不是人幹的工作！

不過，我從來沒問過："你吃過人肉嗎？"這個太殘忍，不可以問啊，不能讓他們再次受到傷害。吃人肉的人沒有罪！只有那些剝奪人與生俱來的吃飯權的人，那些逼迫人吃人肉的人有罪！

新史記： 你一定也得知了很多讓您憤怒的事例。

依娃： 有啊！讓我憤怒的是不把人當人！比如通渭縣雞川鎮，到了夜晚，幹部就來挨家挨戶用封條封門，或者鎖上。第二天生產隊長再來打開——這是關牲口嗎？人就是幹活的牲口嗎？

讓我憤怒的，還有那些專門關沒有糧食的農民的"勞改隊"，大隊小隊都有"勞改隊"，老人、婦女都抓去打，有些人就被打死在"勞改隊"裡。

還有，嚴重侵犯婦女尊嚴的搜身，對她們腰裡、腿裡，甚至褲襠裡都搜。95 歲的三婆說："只有屄裡搜不出來，其他地方都能搜出來，連我的三寸腳裡面都搜，看有沒有藏下糧食。"幹部還到廁所的大便裡檢查有沒有穀粒。

最可惡的是，公社大隊都三令五申，禁止飢餓到極點的災民出門逃荒，到處設關卡、攔阻站、收容所，有些被打罵，有些人餓死在收容所。有些婦女在陝西有了孩子，還被強行送回來，血肉再次分離，政府還誣衊她們和陝西男人"非法同居"等等。

新史記： 在陝甘這樣比較邊遠貧窮、交通不便的地區採訪，困難更多了一重。

依娃： 調研不是喝著茶，吃著點心，舒舒服服就能完成的工作，我有這個思想準備，但是有時候去的地方的條件之艱苦遠超過我的預想。

新史記： 您最艱苦的採訪是哪一次？

依娃： 最艱苦的一次，是去我老姑牛俊娣家，她住在深山老林。我家人都勸我不要去，說上山的路非常難走，很危險。但是老姑生病了，不能來我家和我見面談，我又非常想採訪她，就還是決定和我的母親一起上路了。一路上換了三、四次車，到了山下面，等待老姑的孫子慶濤來接，一個年紀只有 18 歲的小夥子，他開了一輛三輪車來，帶著鐵鏈子。我開頭不知道他拿鏈子幹什麼？後來才明白，原來山路太滑，需要輪胎上綁鐵鏈子。

那是我這一輩子走過的最顛簸、最泥濘、最可怕的山路，因為都是黃土路，下過暴雨後，大坑小窪，根本過不去。 我們只有下來，往山上爬，慶濤一個人想辦法再把車開出來。 大概開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才到了老姑家，那裡真的是深山老林，只住了六戶人家，夏天還得燒炕，因為太陰冷了。

那一趟雖然辛苦艱險，但是我去了，我看了，我做了。

“餓死人了，但不能說”

新史記： 讀您的書可以看出來，倖存者讓您印象深刻。

依娃： 對，很多倖存者令我印象深刻。 但還有另一類讓我印象深刻的，書裡難以涉及：有一個老人，86 歲了，我說請問大饑荒的事情，他就生氣了，拿起板凳就走。嘟嘟囔囔地說：“餓死人了，是餓死人了，但那個不能說，不能說。”我不知道他是害怕，還是維護黨的利益？還有一個老人，我一問，他就委屈地哭開了：“我不說，說這個就是說我們的黨不好，我們的黨的確好啊，我不能說。”但是後來，他也慢慢地說開了。 那是在醫院裡，我採訪別人，他口裡說“不說”，又忍不住講了很多當年經歷，說到自己餓得一頓吃了六、七碗包穀湯，惹得我和他兒子哈哈大笑，老人也笑了。 有好幾個老人都問：“說了這個，有沒有什麼後果？”“說了可能對社會不好。”讓我備感辛酸：他們家都餓死了親人，他們自己吃了那麼多苦，卻仿佛自己做了虧心事，像罪犯一樣驚恐害怕。

新史記： 要是您的採訪對象都是這樣，您的難度可就太大了。

依娃： 幸虧不是。 在甘肅天水採訪劉春花。 我和她素不相識，但是因為有朋友介紹，我倆一下子就說到主題。 她簡直是黃河開閘滔滔不絕，語言生動，記憶清楚，沒有任何顧慮和遮掩，遇到這樣的受訪者真是很幸運！她說到傷心處痛哭流涕，抹一下眼淚繼續講。 我也跟著哭，集中精力聽她說。 她的先生進來倒茶，叫我們吃飯，都被她“罵”出去。 我們一共談了五、六個小時，是我整個採訪中最長的一次，也是苦得讓人難以相信的一次。 我筆錄成《一個反革命女兒的歷史》，最初寫了 4 萬多字，最後刪去 2 萬字。 在那個年代這樣一個小姑娘的遭遇並不出奇，只是作家們往往沒有給予關注，就是關注，往往也變成“終於得到了溫暖和幸福”這樣的老套故事。

還有一次，在一個親戚的商店，我就和來店裡的顧客聊，他們都很愛說話，問什麼說什麼，現在大多數人也不害怕了。 那一天我聊了男男女女六個人，收穫豐富，簡直“發大財了”。 其實聊天、拉家常、隨便談是口述歷史的最佳狀態。

也有很遺憾的採訪。2012 年，我從天水市坐汽車到靜寧縣。 一位胡先生起先說得好好的要帶我去採訪，但我到了那兒，他卻改變主意，說他是共產黨員，又說村幹部不在，又說他要出門打工。 面露難色，不願帶我去採訪。 人生地不熟，我也沒

辦法，坐了五、六個小時的車回到秦安。 遺憾中的收穫是，看到了曾餓死 100 多人的村子。

要採訪，也得做好失敗的思想準備。2013 年回國的一次採訪也失敗了。 是去陝西的戶縣，別人提供給我的信息說是“月陽村”，我和妹妹開車去，用汽車的導航儀尋找，到了那兒卻不是我們要找的月陽村。 又繞了一圈，還是找錯了村子，白費了半天時間。 我不甘心，第二天打電話給妹妹的一個朋友帶我去，想他的開車技術好，先給這個朋友的孩子買了禮物，又請他吃飯，然後上路去找，好一番費力，卻又回到昨天錯誤的村子，連村裡人都認得我們了。 打了不下十個電話後才弄清楚，這裡有一個“月陽村”，還有一個“月陽坡村”，我們要找的其實是後者，但是介紹人沒有說清楚。鄉下的路狹窄，路邊多草多刺，把妹妹朋友的汽車也給劃了。 加上又跑了大半天，朋友禁不住發起火來。 那天那個受訪人也不太願意說，採訪結果很不理想。 回來的路上，還停下給朋友賠禮……

但是，不錯過一個採訪線索，是我的態度。 哪能每次都順利呢。 這些挫折，也都算不了什麼。

餓死與“被餓死”

新史記： 國內外許多學者如楊繼繩、丁抒、貝克、馮客等對大饑荒的研究，對您有什麼啟發和借鑑？

依娃： 幾年來，我幾乎搜集到了全部這方面的專著，只要知道了，我就設法去買，有的是郵購，有的是託人從香港、台灣買。 我第一個採訪的研究者是《金橋路漫》的作者張大發——我是從《墓碑》中瞭解到這本書的，就專程去甘肅通渭拜訪他，請教他，受益匪淺。

楊繼繩先生是一個很嚴肅、很謙和的學者。 在華盛頓大饑荒國際研討會上第一次見到他，我對他說：“感謝你寫出《墓碑》。”丁抒先生的《人禍》我也拜讀過，他是研究大饑荒的先行者，上個世紀 90 年代就指出，大饑荒並不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禍”。 我很喜歡貝克的《餓鬼》，他是一個老外，卻採訪了很多親歷者、倖存者，資料生動而紮實。《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我對他做過一次採訪，他的一個觀點是：“我發現，你可以把一個人打死，但是更方便的你可以讓他餓死。 餓死和被餓死有一個很大區別，餓死就是沒有食物吃，就餓死了。 但被餓死，就完全不一樣，是有食物，但是我不給你吃。 餓飯扣飯，就是把糧食變成武器，糧食就是武器。 吃公共食堂後，糧食成了征服控制農民的武器。 把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殺人。”他研究出來的餓死人數字為 4500 萬。

我從他們的著作中得以對大饑荒有一個全局的瞭解。 比如發動大躍進的起因、廬山會議風雲、糧食政策、死亡人數等等，都有了清楚的概念。3600 萬至 4500

萬，那不是冷冰冰的數字，是人，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啊！他們從宏觀上披露和研究，我是從對一個個的個體生命的關注著手，不研究數字、百分比等等。我要寫出一個人、一個婦女、一個家庭在大饑荒中的遭遇、經歷、心理歷程——不只是吃或者死。我是寫“人”，寫他們的痛苦、感情、血淚。

“就怕杏葉大的手”

新史記：張純如寫南京大屠殺等多個人間慘劇，加劇了她的抑鬱症。您在寫作過程中，一定也很壓抑、很痛苦？

依娃：是的。我在這本書的封底上寫道：“這不是一本書，是餓亡者的累累屍骨、是倖存者血海淚河，是活人餓鬼們的控訴和悲鳴。”

這本書是用我的眼淚澆灌出來的，用我掏心挖肺般的疼痛熬煎出來的。我這麼說，不是誇張，更不是爲了推銷。這確確實實，是一次嘔心瀝血的、牢獄般的、自虐式的寫作過程。

一個作家必須敢於面對人類的苦難，最真實地記錄苦難，才對得起“人”這個有尊嚴的稱呼。

多少次，我再聽錄音、整理採訪記錄，淚水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我又一次聽見受訪人因為家裡父親、母親等親人餓死而哭，我也泣不成聲。我聽到一個婦女，當時只有六、七歲，父親偷了生產隊的豆子，因為害怕被批鬥，半夜吊死在房梁上，她就睡在一邊的炕上。錄音裡，她哭得說不下去……還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嫂子說：“不怕簸箕大的口，就怕杏葉大的手。”意思是，當一個孩子伸出小手說：“媽，我餓得很，我要吃饃。”可母親給不了，眼看著孩子活活餓死……我就想，我也是一個母親，我怎麼辦？人世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一個母親眼見著自己的孩子活活被餓死！我一下子崩潰了，嚎啕大哭了一場。

這個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受折磨的過程。讓我很自閉、不願意和人說話，經常陷入一種悲傷、難過的情緒之中。但是，他們的苦難，又給我無限的力量，讓我堅持寫下去。不然，對不起死去的人、活著的人。我在心裡說：“我要和你們一起受苦，我就當我餓死了，又活了，我要寫。”

感謝上帝安排讓我做這份“苦差”。

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新史記：您的採訪和寫作這麼艱難，有沒有爭取得到什麼機構的資助？您有助手嗎？

依娃：我是個調研個體戶，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

手, 用英文說就是 "one man boss", 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任何資助。 曾經有一個受訪者問過我: "你是不是拿了美國人的錢來調查? 那我可不說。" 我說我的英文很爛, 沒有深交一個美國人。 我的親戚也問過我: "你寫完一本書, 能掙多少錢? " 我說: "不掙錢。" 他不解: "那你寫書幹什麼呢? " 2012 年我見到中國學者姚監復老人, 他也問: "那你的經費怎麼辦? " 我說: "我自己出。" 他說: "你們家一把手(丈夫)支持不支持? " 我說: "還好, 還好。"

我所有的回國機票、車費、食宿費、答謝介紹人、資助窮苦老人……都是由我和家庭開支, 三年來整理、寫作期間的生活費用都是依靠家庭默默的支持。 我 2012 年一年沒有去商店買過衣服, 一是節省, 二是沒有心情。

我的想法是: 我不和餓亡者算帳, 不和歷史算帳, 我做我應該做的事情而已。 我對人的愛支撐我完成這項本來 "不可能的任務"。 我要做那個喊出 "皇帝沒有穿衣服" 的孩子! 很多時候, 人需要的不僅是知識和學問, 而是真誠和正義, 還有愛!

新史記: 中國有大饑荒, 外國也有大饑荒; 中國 60 年代有大饑荒, 更早的時候, 例如 40 年代也有大饑荒。 您在調查和寫作時, 是否比較過中外大饑荒、古今大饑荒的異同?

依娃: 在準備、調研和寫作過程中, 我閱讀了大量中外有關大饑荒的研究專著, 還觀摩了很多記錄片、訪談錄等等。 對前蘇聯的大饑荒、北韓的大饑荒、1942 年的中國河南大饑荒有所瞭解。 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做比較。 這裡我引用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迪亞？森的話:

"人類的饑荒史的一個重要的事實是, 沒有一次大饑荒發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 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 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 發生在原始部落, 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 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 發生在一黨專制的新興獨裁國家。 但是, 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 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楊繼繩先生也說: "造成大饑荒的政治體制, 利用政權的力量, 強制地掩蓋、抹殺中國人對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記憶。 我寫的《墓碑》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有人對此十分恐懼, 誣衊《墓碑》是 '反動黃色書籍', 下令收繳。"

今天調查、研究大饑荒, 是因為沒有人承認, 沒有人謝罪, 沒有人賠償。 那些千千萬萬的餓魂還在中華大地上飄蕩。 沒有一處紀念碑, 沒有一座紀念館, 不能出版《墓碑》這樣的研究成果, 還有孫經先、楊松林之流在極力否認大饑荒, 為統治者造假史; 夾邊溝餓死了 2000 多位知識分子, 竟有作家說是什麼 "親娘打孩子" ……

因此, 搶救歷史, 搶救記憶, 搶救真相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新史記: 本書出版了, 您有什麼新的計劃?

依娃: 感謝明鏡出版社出版本書, 我覺得此時出版意義重大。2013 年是毛澤東

誕辰 120 週年，毛左們大肆紀念，歌功頌德，國內最近出版了一本書《總要有人說出真相》，作者楊松林，全面否定大饑荒，振振有詞地問："誰親眼看見餓死 3000 多萬人了？"說是戶口搞錯了等等。 我也送上這一份"大禮"！關於大饑荒研究方面的專著還是比較少，專家學者的著作雖然已經有幾本了，但是像這樣跋山涉水、在民間多處採訪的倖存者口述，可以說這是第一本。

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人造大饑荒，千卷萬言都不夠記錄和控訴。 雖然我個人的能力很有限，我還是想繼續調研、寫作下去。 目前正在寫作第二本書，採訪資料已經有了，是關於大饑荒中的逃荒婦女兒童境遇的專著。 我希望留下一部婦女兒童逃荒史，也希望得到何頻先生和明鏡出版社的繼續支持，共同留下歷史見證人的記憶和聲音。

最後，讓我們共同記住倫理學家馬格利特的一句話："忘記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人的不幸是倫理的背叛，忘記與自己並沒有多少關係的人類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喪失。"

新史記： 這句話說得很深刻。 感謝您坦誠地談出這麼多肺腑之言！（原載《新史記》）

後記：走村串戶的尋找

已是早春二月，窗外是皚皚的雪。我的書房好靜，能聽到電腦發出輕微的聲音。三、四年來，天天早晨一起床，我就坐在這裡聽錄音，然後寫。然後改，然後整理。就和天天抗著鋤頭下地幹活的農民一樣。

現在，終於要放筆了，要將稿件交付給出版社付梓了，我好像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要說的都在書裡了。

逃荒娃娃王香雲 14 歲

三年、陝西十幾個縣、八十多位逃荒者，我不敢對她們說感謝，說感謝太輕太輕。此時，淚水溢滿了我的眼睛，因為，我的書是以她們再次揭開傷疤、再次流血、再次疼痛寫就的。每進一家，寒喧少許，就進入正題。她們不清楚我的背景和職業，也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問這些，用來做什麼。但她們對我完全的信任，對我這第一次見面的人說出一輩子不和村里人說，不願意對自己兒女說的心酸逃荒往事。好像，她們等著有人來詢問，有人來傾聽。常常說著說著，她們聲音哽噎了，抹一把眼淚繼續說。我握住她們的手，企圖給她們少許安慰。作為一個調研者，我想挖掘到最深最深，想讓她們說出最苦難最難忘的事情。我經常能得到出乎預料的好口述，但是，我有沒有想過，我走後，她們會不會難過得生病、血壓昇高、心律不齊？會不會悲傷得幾天吃不下飯？會不會心情難以平復得多日失眠，頭疼難忍？會不會受到鄰居、兒女的打聽和譏笑？會不會很久都擺脫不了已經遠去得夢魘？……我給予不了她們什麼，採訪完畢的時候，進門時的生人，出門時她們喊我“親人”，給我裝上雞蛋、柿子、花生、梨子、自己做的餅子，戶縣的牛貴英老人還非要給我二十元，她家正在蓋房子，正在花錢。我推都推不掉。……很多地方，很多人，我都沒有機會、時間再去看望她們。我覺得非常歉意和自責，心中十分不安。

這些逃荒婦女大多沒有念過書，不能讀寫。但這本書是她們“寫”的，每一頁

都記錄著她們的名字。想起這些和我母親一樣逃荒、幸存、辛勞、樸實、善良的婦女們，想起這些曾經那麼屈辱、那麼非人、經受那麼多苦難的苟活下來的人，我的淚水不停的流淌，流淌……

這本書的寫就，不是我一個人的能耐和功勞，背後有無數的幫助者。想起來，前年去耀縣採訪的時候，小燕姑娘放下打工掙錢，陪我到山裡採訪老人。想起來，我沒有什麼交往的朋友小鵬騎著摩托車，吹著風塵帶我去村裡找人。想起來，在戶縣，逃荒老人王秀英牽著我的手，提著微薄的禮品，出了一家，又走進一家。想起來，楊彩蓮老人頂著大太陽在村裡給我找人後，又回到家裡剁陷捏餃子，讓我吃上一頓“自己家裡的飯”。想起來，戶縣的年輕人小秦每週末才回家陪伴媳婦兩天，他沒有出門玩，給我提供了食與宿。想起來，一個看上去有些油氣，沒有什麼文化的小楓自己開車、自己出油費帶我去興平縣採訪，去年又帶我去戶縣採訪，路邊的野草刮壞了他的車子。特別是小鵑，一個愛打扮愛漂亮的姑娘，兩、三年來，不辭辛苦地四處打聽，多處給我尋找採訪對象，然後放下手裡的生意，一邊在導航上寫地址，一邊開車找，有一次，我們轉了半天也沒有找到要找的地方，氣急敗壞。想起來，還有多次用摩托車帶我去採訪的小明，還有用三輪車來接我的小濤，給我做戶縣軟面的小淡，素不相識卻很熱心找人的小旗，等在半路上來領路的小山，在高速公路上還給我們前面指路的小來……他們都是我要感謝的人。在這個商業時代，什麼都講錢的時代，他們依然保持著真誠、淳樸、熱心、樂於幫人的民風。我不敢寫出幫助過我的這些年輕人的真實姓名，是考慮到他們的安全，避免給他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學問的淺薄，資料的有限，採訪的疏忽，文筆的笨拙，都會讓這本書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我不求專家、學者和讀者的寬諒，懇切地希望聽到你們的批評和指正。

2013 年出版了《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後，這本書繼續得到明鏡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皆是為國留史的同道人，就不多說感謝的話了。

將大饑荒中甘、陝逃荒婦女娃娃的悲慘血淚匯聚成書，並不能因此減輕我對數千萬餓亡者的傷痛和悲哀，並不會由此停止我對這場反人類滔天大罪的譴責和審問。它將伴隨我一生，至死難以成灰。

WITH LOVE——愛

2014 年 2 月 15 日於 美國麻州家中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